前　言

历史是奇怪的魔方，虽然有些人和事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一提起来，就历历在目。也许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来评价，但是历史上的坏人终究还是坏人，这一点不可置疑！也许，在你看来，坏人这个名字很俗，但是难道你不承认坏人比俗人更让人恐怖吗？当我们翻开摆在面前尚未发黄的历史之页的时候，这个坏人——毛人凤就赫然出现了，因为他制造的恐怖真是令人发指！

毛人凤小时候就以色著称，与戴笠同窗时就坏事干绝，痴迷一风流寡妇，但其内心却野心勃发，善于忍辱负重，工于心计，蜗居崇德，做过八年县吏，如一条蛰伏在丛林中的毒蛇，一旦猎物出现，就会一窜而出……就这样一个“等”字了得，特务处长戴笠的一封邀请信，让他这条“龙”归大海。从此，他甘愿充当戴笠的马前卒、哈巴狗！把戴笠“谁杀人手段高绝，就是好同志”奉为至理名言，双手沾满鲜血。西安事变，戴笠西安救驾，名利双收，毛人凤自然也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刀阔斧地清除异己，严加看守抗战功臣张学良将军，极其卑鄙地逮捕了杨虎城。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为毛人凤提供了蠢蠢欲动的绝妙机会，他绞尽脑汁地筹备“美女招待会”，积极为“美国朋友”渔色猎艳。戴笠死后，毛人凤以退为进，排除异己方面更是高人一筹，近乎疯狂地举行了屠刀，残杀生灵。1948 年内战濒临结束时，毛人凤又以退为进，整日奔波在溪口与上海之间，积极策划暗杀李宗仁，一派走狗形象！一个人连狗都不如，还如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无法开列毛人凤这个“恶魔杀手”的罪恶清单，因为流出的血不是能用清单偿还的。在我们撰写这部传记时，依稀看到一场场大屠杀，听到声声大爆炸，为此我们的心都在颤抖。我们完全相信你的体会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更入木三分！

目录



目录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两统互相火并,以至两败俱伤,特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做了进一步划分。军统内部更是乱作一团,争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向影心堪称“军统第一荡妇”,她依仗美貌艳色为军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毛人凤深知此女人克夫,婚后一定少不了给他戴“绿帽子”……可是他还是把这位荡妇迎进了洞房……究其因……

1943年,臭名昭著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标志两国特务的联手,这种罪恶的联手抬高了军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的地位,

这一时期军统的势力达到鼎盛。戴笠指示毛人凤，对美国朋友的要求，一定要随时提供方便。

戴笠死后，最有希望执掌军统的是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而当蒋介石问起军统局局长人选时，贪恋权力的毛人凤却举荐了戴笠的死对头郑介民……毛人凤眼看唐纵的到来使自己美梦难成，立即在背后使起拳脚，唐纵难以招架只得落荒而逃。……郑介民则退回国防部。

赶走郑介民，为赢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表现得比戴笠更加凶残，反共也更加积极，但已是黔驴技尽。马汉三是老资格的军统大特务，在郑、毛冲突中支持郑介民，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斗争中支持李宗仁。是可忍孰不可忍，毛人凤最终对他举起了屠刀……

目录

第一章　紫气升天,风流贵子落地

天降贵子,亦不过一庸才转世,小时候即与戴春风不务学业,作在厕所偷窥的勾当;后痴迷一风流寡妇,差一点送了小命……

一　小磕头虫,小神童

毛人凤身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机要秘书,对于他出生时的种种传闻烟雨迷蒙。军统特务以戴笠为首笃信风水、命相,其基本特务训练班内竟设有此类课程,如《冰鉴》(曾国藩曾以此书做取舍部属标准)、《麻衣相书》、《柳庄相法》等,令毛人凤无法不陷入命谶的玄想中诚惶诚恐。

1897年(清光绪丁酉年),浙江省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母亲生他时,月光煞白。

道士逢生。那道士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全家上下一齐忘了打听,都呆立住。不知该喜该忧,木然听那道士阴阳怪气连声道喜。

"云盖其上,晦月无光;紫气升天,贵子落地。恭喜!恭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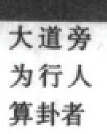
父亲记得,月光霎时暗了,忙请那道士吃茶。

毛人凤的想象中,那道士俨然《红楼梦》中的跛足道人模样: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拖泥。他并不暂留,兀自说道:

"贫道路经此地,忽闻婴儿初啼,能不贺喜?不过——"

"不过什么?请道长直言。"

"观此时天象,东方文笔既显,西方催官亦猛,后有玄武高耸,前有朱雀平坦,四面巩固,八将归堂——唉呀!头顶那团乱云,恰在犯煞的位子!小施主生不逢时,乱世苦情;面带凶相,祸患无穷!"



大道旁为行人算卦者

道士语音未落,飘然而去。

世道果然乱了。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少年毛人凤和他的家族以惊恐的目光看这血腥时代,以为历史的刀光剑影缘自他出生时


义和团团民，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

头顶那团乱云。

为全身避祸，他受尽隐忍的教育，成为一个勤劳踏实、谦卑忍让、再三算计、绵里藏针的人。即民间所谓面带猪相，心头嘹亮的人。这使他得以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脾气暴躁、动辄骂人打人关人的戴笠的衣钵。沈醉回忆说：

他在军统局当代理主任秘书时期，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极少看到他板起面孔发脾气，见了任何人都是笑嘻嘻的。当戴笠责备他的时候，他能毫不勉强地忍受下去；即便遇到部下向他耍态度，发牢骚，他也同样能忍受得住。当时特别使许多特务高兴他的，是他还肯代人受过而无怨言。

毛人凤这样处心积虑应对道士的谶语，悬崖想勒马。但也许劫数难逃罢——正是他的一生用功使他备尝"乱世苦情"，使他成为"祸患无穷"的千古罪人。

钱塘江是浙江省内最大的河流，全长四百公里，滋润着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入海口远眺，江水清澄，与天一色，浩浩森森，蔚为壮观。殊不知景象宏大，源于涓滴；溯流而上，来到皖赣交界的怀玉山脉，那一股股顺着坡势潺潺流下的小溪毫不起眼，5岁的孩童光着脚板就能蹚过。然而，再往东绵延数百里，经过沿途不断地接纳由黄山上淌下来的横江、富资之水，穿过翠绿的丛山峡谷，于浙西汇聚而成大泊，气象不凡。五代时，吴越在此置江山县治，这个钱塘江上游的第一大泊，就有了个响亮的名字——江山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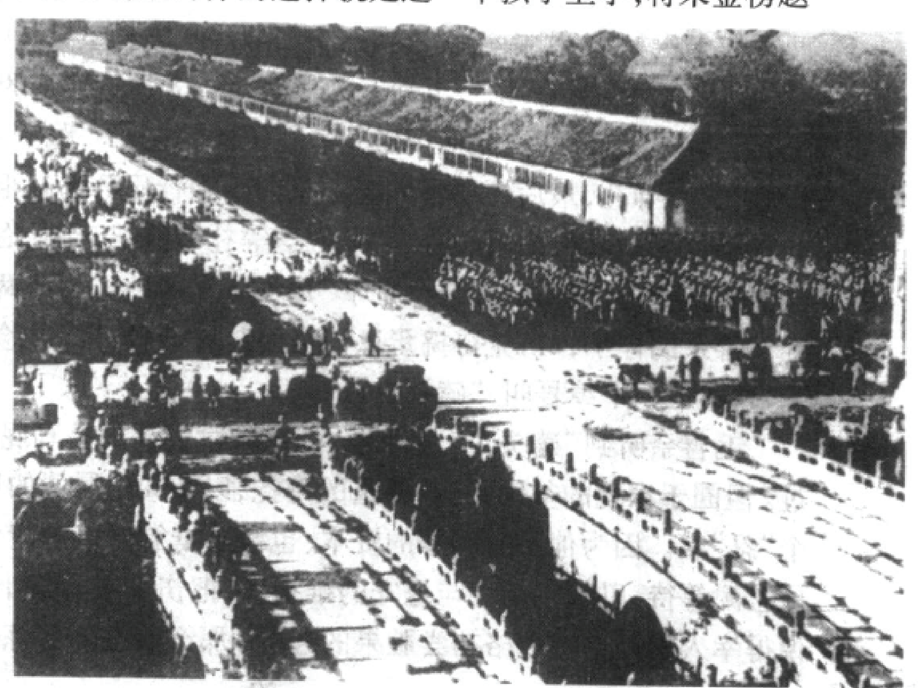
江山港因依附于江山县成名，江山县则得缘于江郎山。江郎山高八百多米，原名金纯山，当地人也有叫它三爿石的。相传古代时，有江氏兄弟三人登山访仙，得道后"臭皮囊"化为巨石。自此，三座拔地如笋，直插云天的石峰便成了远近闻名的胜景。南宋时，词人辛弃疾途经此地，目睹奇观，不胜惊羡，兴笔做诗云："三峰一人青如削，卓立千寻不可攀。正直相扶无倚傍，撑持天地与人看。"词人借咏大自然的神工鬼斧，表达了充溢于胸际的刚正之气。

如果说胜景激壮志是一种胸臆造化的话，那么地灵育人杰则是一段墨写的历史。江郎山之灵，够得上"青山耸翠，秀水长流"这八个字；江山人之杰，也够得上"精英荟萃，人才辈出"这八个字。先说文才，有北宋词坛名家毛幵、毛滂，有南宋文字学宗师毛晃、毛居正，明代刑名学家毛恺，以及民国著名女教育家毛彦文、国学大师毛子水等等。再说武才，有北宋时立功边陲的毛渐，战过方腊的毛桌。南宋时，有抗击

元兵的毛附凤，及至清代，还出了个远征黔川出名的毛秉刚。

说来也蹊跷，江山县秉承的本是江氏兄弟的仙缘，但真正得着灵气的倒是毛姓一族。且不说毛氏列祖列宗朱紫连缀的庇荫福祐，只看那瓜瓞绵绵的后嗣兴旺，走遍江山县境，也难找得出能与之匹敌的。有人掐指数了一数，弹丸大的地方，前前后后排列着供子孙合祭祖先的毛氏宗祠就有数十处之多，总堂号都叫"西河"，意思是源出一脉。

旧中国，宗法原则备受推崇，由其出发，平生遇事，大多可以随俗，唯独待祖宗必须尽心尽力。这种行为定势落在江山，大凡毛姓一族，哪怕穷得丁当乱响，只要不辱没祖宗，未必会遭人白眼。其间，最得体的选择就是送一个孩子上学，将来金榜题名，弄个墨绶金印的威风，从此便可昂首做人了。或许是聆听苦发愤、贱而贵、穷出山、富还乡的遗训太多，江山毛家门里当父母的，似乎都把读书求进取的传统当成了一种耀祖光宗的责任。于是，一方山水育一方人，穷人家的孩子大多有了当读书郎的福分。



八国联军在天安门前列队

照谱系规定，父亲给他取名"善余"。毛善余有四个哥哥，老大善安，老二善庆，老三善国，老四善富，这以后又有了六弟善高，即毛万里。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穷人家忙完了生计图发展，毛善余呱呱坠地不久，他们家正值这个转变的当口。四个哥哥大多从张嘴吃饭的娃娃，长成了能帮父亲料理农活的劳力，家里佃耕的土地面积也就不断地扩大。到了老六善高出生时，粮囤里有了十几担积谷。不久，毛家父母开始考虑耀祖光宗的责任，决计把6岁的善余送进学堂。

"老五身胚小，人又瘦，看样子不是干力气活的命。"当父亲的先向老大、老二做解释，他明白这两个儿子的心思，一味指望着卖掉积谷好娶娘子。可谁叫江山毛氏宗族的传统有别于它处，有时候对读书进取的渴望要压了香火急切的一头呢？"你们的事，等两年再说吧。"父亲说完，闭上眼睛，捧着烟杆，嗞嗞地嘬着，摆出了一副

不容分说的样子。老大、老二蔫了，嘟着嘴走出了堂屋。接着，父亲又把老三、老四叫来，半哄半压地说："阿爸请算命先生看过了，你们兄弟六个，老五的八字最好，所以阿爸先供他读书，等他发迹后，再叫他帮衬你们。"老三、老四年龄尚小，父亲发话不敢犟嘴，心里却把老五的福分羡慕到了极处。

就这样，毛善余换上母亲给他缝好的小蓝衫，挎上书篮，颠颠地跟在父亲身后去拜先生了。一路上父亲的言语不多，说来说去就是穷人家读书不易，不好好用功对不起祖宗之类的话。小善余一下子理解不了太多，却知道哥哥弟弟让了自己，难得的事一定要倍加珍惜才是。

毛善余启蒙的学堂是吴村乡的一家乡塾，三间东倒西歪的土砖屋子，其中的两间用作先生和师母的卧室和灶房，剩下的一间当教室，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学生挤在里面，他们大半姓毛，先生也姓毛，按辈分算，应是毛善余的叔祖父。因此，毛善余的进学礼节要复杂一些，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一跪三叩首礼，接下来向叔祖父行族礼、拜师礼，最后还要去先生房里向师娘行侄孙谒叔祖母礼。难为他一个6岁的村童，貌似木讷，却用心着哩，早把这等礼节熟记于胸，临场使来，毫无差池，喜得先生连连称善，逢人就夸善余是个"知书达礼的种子"，要两个不喜安分的大同学多学学善余的样子，挤兑得捣蛋鬼们当面装着恭敬，背过脸去却挤眉弄眼地嘲讽善余，并送他一个绰号叫："磕头虫"。

毛善余听到"磕头虫"的绰号，知道同学们骂他是马屁精，臭奴才，心里好生难过。但囿于家境的贫困，父母厚重的寄托，以及天生孱弱的躯体，他从小就认准了一个"忍"字。因为他没有明争的资本，也没有抵御侵害的能力，唯一的法宝就是默默地忍耐等待，以求在韧性与退守的维护下，把伤害减到最小，尽可能多地获取。如果说得幸入学是这一性格初尝胜果的起端，那么涉世的磨练却是从当"磕头虫"开始的。

戊戌六君子被杀时的新闻报道

國聞錄要

明正典刑 ○八館北京訪事人來函云 朝廷以康有爲一案案情重大特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此十二日諭也旨日下午在刑部南北監提集官犯徐致靖等七人嚴訊於十三日請 旨午後奉硃筆着將犯預審叱之軍機章京劉光第楊銳譚嗣同林旭四人及戶部革御史楊深秀康有爲之弟康廣仁一起官犯六人提赴菜市口斬決并梟首示眾此十三日下午六七點鐘事也至日革侍讀學士徐致靖刑部尚未議決改爲斬監候至訊供情節若何事屬機密外人不得而知

一般乡塾的启蒙课本大多是《三字经》之类；先生用以教授的方法也大同小异，死记硬背是起码的。每天开课，学生们捧着线装的小册子，每半页六行，每行六字，先生领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字音差不多念准了，就摇头晃脑地往下背诵。

跟毛善余差不多同年出生、同时入学的周启祥（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人，与毛人凤算是小同乡中的小同乡），脑瓜子好使，一天两个半页，能记十二行，没花多少时间就把《三字经》背得烂熟。毛善余相对钝拙一些，

一天只能记三行，同样博得了先生的喜欢。原因是功夫在书外，他比周启祥更懂得如何遂先生的心意，尤其是取悦于先生也惧怕三分的师母。平时，先生常被乡里举办婚丧事务的人家请去帮忙，写应酬文字。临出门时，他照例把作业布置下来，指定该念的诗文，随后再暗中托付师母代为监督。师母要管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所谓监督，大不了就是走到教室外朝里探探头，看看哪个怠惰，哪个勤勉。每次观察，总发现十几个小猢狲中，惟独毛善余屁股坐得最牢，埋头在那里用功。他偶尔抬头发现师母站在窗外或门口，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礼，还问"阿娘"有啥事要吩咐的，有啥要帮忙的，话音不响，听得师母心里甜滋滋的。先生一回家，问起学生的情况，师母少不了要对善余多夸几句，虽说考查课文时，善余不如周启祥等背得快，但记住的，决无差错。先生本是就赞赏恭敬敦厚、沉稳勤勉的品性，再加上师母美誉的余音犹响，反过来说这才是"大器晚成"，恼得满心想露一手的周启祥感叹不迭。

再往后，碰到先生、师母一块儿出门，"学监"的担子，索性交给了善余来挑。这时，周启祥和其他一些同学，正愁平时憋着的一肚子不服没地方发泄，有此良机便一个个跑过来挑衅撩拨，甚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善余。面对种种羞辱，小善余口里不说，心里明白，这叫得之东隅，失之桑榆，自己受先生恩宠，无形中又成了大家对先生不满的靶子。然而，好一个善余，别看他年纪小，琢磨事已是审时度势。他自知家境贫寒，天分不足，无力与人较劲，便狠捏了一个"忍"字诀，以求退守保周全，硬把溢在眼眶里转悠的泪水压了回去。傍晚，先生、师母回来，问起情况，小善余谁的恶状也不告，倒是乡塾的邻居们看不下去，说了公道话，气得先生抓起板子要打捣蛋鬼们的手心。这时，小善余又出头替大家遮盖，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先生是闯过世界的人，以为孩子的用心"仁厚"，一感动就放过了那几个捣蛋鬼。这样一来，捣蛋鬼们和小善余相继成了好朋友，"磕头虫"的绰号慢慢地也听不到有人叫了。倒是大人们啧啧不已，当着先生的面说善余人小鬼大，表面上看有点儿木讷，其实"世故"得紧。先生爱其所爱，自然忙着袒护，笑眯眯地说："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论读书，善余比起启祥他们欠点颖悟，但论处世做事，我看他出息大着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天，正当毛善余把"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旧训嚼得滋滋入味时，县衙门里突然来人宣读圣旨，说是："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原本满心希望在科举上博个出身的毛家父母，一下子傻了眼，失望之际，硬把毛善余从学堂里带回家来。道理很简单：读书没了进取，再花那银子干啥？这时，老大、老二已成家分开单过，家里短了劳力，活脱脱的一个儿子，总不能晾在书篮里干晒吧。父亲的主意定了，善余不敢执拗，离学堂时，倒是先生不忍弃舍，千叮咛、万嘱托，要小善余好自为之，千万别把学业荒废了。

其实，没有先生的关照，毛善余也会好自为之，几年的乡塾没有白读，学了诗文

长了心，10岁的村童，眼界瞄上了高台阶。眼下，无奈归农，造化随缘，到时候少了本事怨谁？为此，小善余下了决心，白天农活再累，晚上仍是自学不辍；没有先生点拨，就把习过的《大学》、《中庸》反复嚼上几遍，读得烂熟于胸。与此同时，足以自矜的，就是习字，几年用功下来，一笔正楷写得端庄工整，同族中不少进过县学的老廪生看了都夸赞不已。

旧时里衡量读书人，一手字是门面，字写得好，不露诗文就讨了口彩。更何况乡下人，见着廪生们夸赞，也跟着叫好，一传十、十传百，毛善余便得了"神童"的美誉，不知不觉地竟引出了一门"倒贴"的亲事。姑娘出自江山礼贤乡的一户小康人家，姓姜名春梅，论品貌都不错，只是比善余早生了两年。姜姑娘的父亲轻财重才，见了毛善余的一手好字，认定这娃儿大器，便托人传话，说是只要放过定礼，姜家愿意每年贴一担米供未来的女婿继续读书。

这种人财两得的好事，毛家打着灯笼也难找，怎会拒绝呢？于是，一应程序快马加鞭，不过月余，年方13岁的毛善余由父母做主和春梅姑娘订了亲事。举行仪式的那天，老六善高一边喝着糖茶，一边琢磨着，倏地恍然大悟，原来读过书的娃儿讨娘子容易，回过头来嬲着父亲直嚷："我也要上学堂！"最后得到的是一记巴掌。

二　毛、戴同学，坏事做绝

故事是从江山县文溪小学开始的，大概的时间是1911年。

在这里，毛善余认识了一个名叫戴春风那时学名是戴征兰的男孩。戴春风的父亲名叫戴士富，是乡里有名的浪荡子，毛善余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父辈常常骂村里一些捣蛋的孩子："我看你们和戴士富差不多坏了！"

据村里的老人说，戴士富干了不少坏事，坑蒙拐骗就不要提了，单说两件很有代表意义的事：戴士富小的时候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看到一位长辈休息时间坐在树下纳凉，因为太劳累，一会儿就睡着了，戴士富见这位长辈穿的是宽腿短裤，坐在石阶下面那不雅之物露了出来，于是灵机一动，从家里寻来一条麻线，一头系在下面，另一头则套在长辈的脖子上，弄好后大叫一声，"鬼来啦！"长辈惊得一仰脖子，痛得哇哇大叫；第二件事是戴士富做了戴春风的父亲以后，一天和一帮无聊的浪荡子玩得没有什么花样了，竟想到打赌剃卵毛，戴士富自告奋勇，剃了个精光，赢得一两银子。消息一传开，戴士富立即名声大噪，四乡都知道了他的伟大壮举。

不过，为这事戴士富的妻子、戴春风的母亲蓝月喜伤心透了，常常暗自垂泪。

毛善余比戴春风低一个年级，刚入校不久，他听说戴春风是保安乡的，而且姓戴，便主动问他："你是戴士富那里的么？"问得戴春风脸刹地红了。

毛善余和戴春风交往并成了朋友，除了保安村戴家和水晶山毛家世代通婚，算



今日的戴春风明日的戴笠

起来是老表关系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毛善余生得矮小，经常受到同班同学周念行、姜绍谟的欺辱，毛善余无奈，只好想出一个办法来，他告诉戴春风，说周、姜两人在背后骂他"爹卖卵毛"。这句话是戴春风最忌讳的，理所当然给周和姜一顿痛打。毛善余从此认为若要不让人欺侮，最好的办法是投靠戴春风。

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有其父必有其子，有戴士富的恶名昭著，戴春风也绝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下课钟打响了，老师夹着讲义，宣布下课，教室里"轰"地一下，同学们迫不及待地从课桌上起来，冲出门去，玩各自的游戏。



毛善余因为轮到擦黑板，教室里只剩下他。

才擦到一半，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窗外叫他："毛善余，毛善余，快出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毛善余道："我没擦完，等一会儿吧，要不你就进来说吧。"

戴春风道："不能再等了，很快就看不到了!"戴春风见毛善余慢悠悠的样子，急得冲进教室，拉着毛善余就走。

毛善余问道："去哪里，有这么好看吗?"

戴春风道："你去了就知道，不快点什么也没有了。"

毛善余跟着戴春风走过几排教室，向西头走去。西头的小山坡上是一栋低矮的小木层，它就是文溪小学的厕所。

毛善余见戴春风拉他去厕所，心里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停下脚步，道："还是你去吧，我觉得没意思。"

原来在毛善余来校没多久的时候，戴春风就带他来厕所看老师小便，宣泄对老师的不满。

戴春风见毛善余不愿去了，急了："善余，不去你会后悔的!"

毛善余不耐烦道："没什么好看的，后悔什么?"

戴春风见毛善余不理解他的意思，急得涨红了脸，道："不是看老师，是，是看——"

正要说，国文老师彭先生也去厕所，见两个学生鬼鬼祟祟，便喝道："戴春风，你俩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这彭先生是毛善余的现任班主任，去年是戴春风的班主任。毛善余见班主任老

师喝问,吓得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

还是戴春风从容,答道:"我在和毛善余商量点事。完了再去厕所。"

彭先生道:"那快些,等会儿上课了。"

毛善余本无大小便,见班主任如此说,也就不得不进去了。

建立在西头小山坡上的小厕所是南北坐向,因学校十多位老师大多数都有家眷在校,因而在男厕所的隔边还用木板隔出两个厕位来。

在男厕所这边,有十几个厕位,还有专门的小便坑。

毛善余,仿佛想起了什么,问戴春风:"你不是带我来有好看的么,就看你和我的?"

戴春风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指指前面道:"你运气不好,刚巧碰上了彭先生,怪你自己没眼福。"

毛善余顺着戴春风的手,看到了一位比他们早一会儿出了厕所的女人,心里一下子明白了。

原来,戴春风在厕所的壁板上发现了一个小孔,通过这小孔可以看清对面那边女厕所的情景……

一天,毛善余在厕所里正想入非非的时候,一个声音吓得他几乎从厕位上弹了起来——"毛善余,你在干什么?"

毛善余定眼一看,原来是戴春风,不无埋怨道:"你吓死我了。"

戴春风道:"有点小事我想跟你说说,过来吧。"

毛善余顺从地出了厕位,没想戴春风一个箭步冲过来占了厕位,脱下裤子蹲了下去。

这时,隔壁的门响了,毛善余才知道上了当……

毛善余带着惊悸和遗憾回到教室里,一进门,彭先生就喝道:"毛善余,你干什么去了?"

毛善余心里一惊,无言以对。

大约愣了十几秒钟,毛善余才随便扯了个谎搪塞过去。

他回到座位上,想着刚才的情景,虽然什么也不曾看到,但已经有了冲动。

这一节课,毛善余走神了,不知道老师在上面讲了些什么,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快下课,快下课!"

自从上学以来,毛善余第一次熬过了一个难熬的钟点,他心里默数着数字,觉得早就该下课了,可事实还没有下课,于是他开始怀疑打钟的值班老师忘了时间。

下课的钟声敲响了,毛善余板结的心仿佛得到了释解,他轻松地舒一口气,小声地央求同桌的周念行:"念行兄,帮我擦擦黑板,下次我给你擦两次。"

周念行道:"你干什么去?"

毛善余扮作痛苦的样子,道:"我闹肚子,去趟厕所。"

周念行鼻孔里哼了一声,本不想答应,可毛善余早已离开了座位。

毛善余首先站在走廊上眼巴巴朝西头望了一阵,见没有他希望的好事出现,便丧气地去高年级教室外找戴春风,戴春风见了毛善余,老远就袖着手走过来,笑嘻嘻道:"看你急的,比我还——"

正说着,有位先生太太去西头,两位心里一热,心照不宣地尾随……

三 毛、戴一对登徒子

一日,戴春风又来找毛善余,把他带到一个很僻静的角落。

戴春风不屑道:"窥视有什么用,我现在发现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戴春风对毛善余耳语一番。他发现离学校不远处有位寡妇,带着一个小女孩住在单家独宅里。于是一个新的鬼点子又诞生了。

话说时下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已先后爆发,辛亥革命之风席卷全国。江山县地处闽、浙、赣交通要道,得风气之先,思想活跃,结社之风盛行。受此影响,戴春风、毛善余在文溪高小内发起了组织"青年会",戴春风任会长,毛善余担任秘书长。青年会的三大宗旨为:宣传讲卫生、反对吸鸦片和女人缠脚。

一天,戴春风领着毛善余、周念行、王蒲臣、姜绍谟等人去了一个山村宣传这三大内容,进村时,群众都很欢迎,表示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人还没离开,村子里就传来了女孩的哭声,原来是那些思想古板的父母把女儿藏在内房里偷偷逼着缠脚。针对这种情况,戴春风采取了挨家挨户搜查的办法。

事后,戴春风灵机一动,偷偷对毛善余道:"啊呀,这倒是个好办法,有了这借口,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进寡妇的家门了!"

两人商量好了之后,随便对众人扯了个谎,然后让周念行领同学先回学校去,戴、毛两人,自去干他们的勾当。

一会儿功夫,戴春风、毛善余来到寡妇家门口,拿腔拿调地将口号喊了一通,大模大样地走进寡妇家门。

事不凑巧,寡妇不在家,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瞪着惊慌的眼睛看这两位大哥哥。

两人见小女孩并不曾缠脚,便指着房前的垃圾说:"这里很不卫生,必须彻底清理干净,小姑娘,你妈妈呢?"

小女孩见这两位并不曾打她,胆子也大了,答道:"我妈和老黑去后山拾柴去了。"

戴春风一愣,道:"什么?你家又有了个老黑?他是你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

小女孩见戴春风一脸失望的样子，便躲在一旁偷偷地笑。

毛善余走过去摸着小女孩的头问道：“你笑什么？我们当真问你呢。”

小女孩小声道：“老黑是我家的狗。”

戴春风对毛善余扮着鬼脸笑道：“我还以为她招了个上门女婿呢，若是那样，好事全砸了。”

毛善余蹲下去拉女孩的手说道：“小妹妹，快去让你妈回来，说青年会的来了。”

女孩蹦跳着出了门，一会儿又折了回来，扑闪着一对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道：“我去了，谁替我看家呀？”

毛善余手指戴春风说：“我和他替你看，你说好不好？”

女孩这才三步一回首地离去了。小女孩消失在门外后，戴春风道：“我们还不如去后山找她，在那里干还好些，你让小孩子去叫，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毛善余道：“这办法是上上之策，一来女孩路熟，二来寡妇只要知道家里有人，会不放心，因此回来也肯定快。”

戴春风道：“那就等一会儿试试看。”

这寡妇毛善余也认识，他们每次回家都要路过这里，常见她坐在门口的石榴树下纺纱，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从外表看，学校每一位先生的太太都比她漂亮。两位所以选择她做为攻击目标，就因为她是寡妇，即使她不愿意，最多挨一顿臭骂，没有太大的危险。如果是有夫之妇，一不小心丢了命也有可能。

戴春风早一年曾和寡妇有过两次来往，那是和他的班主任彭先生一起来的。彭先生和寡妇的丈夫据说是很要好的朋友，那位朋友有病，自知命不会长，生前托咐彭先生照看他的妻子和女儿。彭先生因考虑到“寡妇门前是非多”，所以每次都带一两位学生同来。那时候戴春风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戴春风因一篇《问立志》试题，一挥而就，尤其文中的“希圣、希贤、希豪杰”令他非常欣赏，下发到全校传阅，所以彭先生很器重他，带他来了两次。

三寸金莲鞋



毛善余的估计没有错，一会儿便闻到了狗叫声，接着，一位背着柴禾的年轻妇女出现在坡上。她的额上淌着汗珠，她的腰身上扼了绑柴禾的绳子，把胸部更夸张地突出来。

寡妇首先以为是来了小偷，从女孩腮上挂着的泪花可以猜想得到娘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见是文溪小学的两位学生，便放心下来了。

还是毛善余反应迟钝点，当他意识到

该干些什么时，戴春风已抢先一步跑过去帮女人背柴禾了。

黑狗还在围着两位陌生人汪汪地叫，直到戴春风骗说彭先生派他们来搞宣传，女人才把狗喝退了，并请进屋里坐。

女人先问彭先生有没有东西带来，得知没有什么之后，便对戴春风的宣传口号不大感兴趣了，从椅子上起身，很老练地解开身上的围巾迈着一对小脚去了后屋，并随手把门带上。

毛善余发现了可乘之机，于是小声对戴春风说："我去外面望风，你在这里等着，一会儿她会回来的。"

毛善余出了门，并不曾"望风"，而是绕了一道弯，从屋山墙转到屋后。屋后，女人正蹲在高马桶上，上半个身子由草帘掩盖。

……

女人见到有人偷看，"呼呼"一下把草帘揭去，见是那位文溪小学的学生用变异的目光窥看她，她恼怒的脸慢慢放松，变得和蔼起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多大了？"

毛善余如实地回答了。

女人用手在毛善余的鼻子上刮了一下，悦色道："你还小，等几年再说罢。"

毛善余急道："我16岁了，我是大人了……"

女人见拗不过这位执著的小青年，只好找借口道："青天白日的，外面又有人，改天吧。"

毛善余恋恋不舍地放过女人，转身时，踩着了地上的青苔，跌了个狗啃屎，失口叫道："哎哟——"

毛善余这一声惊叫，惊动了外面的狗，汪汪叫着寻了过来，毛善余见状，吓得连滚带爬，被狗一路追到正门口，才由小女孩把狗喝住。

闻到毛善余的惊叫和狗叫，一无所获的戴春风从屋里出来，问道："怎么啦？"

毛善余发现狗只是吓吓而已，啐了一口，回味着刚才女人的话，于是拉着戴春风就走。

戴春风三步一回头地被毛善余拉了很远，然后才恋恋不舍道："我什么也没捞到，你到底怎么样了？"

毛善余只是摇头，不答戴春风的话。

戴春风急了，问道："你到底收获怎么样？是不是捞了好处了？"

毛善余道："我在门口见里面很久没有动静，以为女人从后面跑了，我才去看，谁知她蹲在马桶上。"

戴春风阴阳怪气道："好呀，你小子占尽了便宜，还说没捞好处，老实交代，你看了以后，又怎么样了？"

毛善余见戴春风捏着拳头欲揍他，边跑边道："我正看得起劲，没想她从马桶上

走下来,狠狠给了我几耳光,并警告我,说再敢这样告诉学校把我们都开除了。"

戴春风这才平衡了,道:"怎么要开除我呢?我又不曾偷窥她,真是的!"

毛善余道:"她说她一进门就知道我两个不怀好意,是一伙的,当然得一起告。"

戴春风见毛善余哭丧着脸,搭着他的肩道:"算了,算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算了。做人啦,不要太死心眼,看不到的就不要强求,拿得起,放得下才是上策,说实在的,这女人真不怎么的,以后见到她我都想吐了。"

说到后面,毛善余已经不知戴春风在说什么了,他的一门心思全沉浸在刚才的情景里。

回到学校,毛善余丢魂了。

毛善余发现魂丢了的具体时候是晚上。因为他满脑子想着的是高马桶上的事,所以吃饭不香,与人谈话答非所问……最后,他发现今晚上如果不去女人那里,绝对活不到明天,……毛善余记起女人说了一句"青天白日,外面有人",认真思量一番,顿时豁然开朗,暗道:"这不是暗示我晚上去么?我真蠢!"

寡妇家离学校不是很远,但也不是很近,毛善余脚下生风,没多久便来到了门外。来到门外想起那条吓人的黑狗,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涌上了心头。毛善余急中生计,隔着几堵坡对着木屋叫喊:"大嫂,我迷路了,借个火!"

片刻屋里回话道:"你是谁呀?深更夜晚的,我一个女人家不见男人的。"

毛善余心里道:"什么叫婊子装正经,这才是呢。"但嘴里却叫道:"我是彭先生的学生,白天来过你家的。"

静了一会儿,木屋里传出一声咳嗽,接着女人道:"那就快点过来吧,太晚了怕惹麻烦。"

毛善余心里一阵窃喜,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叫道:"我不敢来,你家的黑狗太凶了。"

女人道:"没事的,天一黑我就把它关在屋里了。"

毛善余释然,高一脚、低一脚走近了木屋,寻着了门,欲用手敲门,门却自开了。

毛善余把门倒闩上,直奔女人内房。房内亮着一盏昏黄的桐油灯,女人正在纳鞋底。毛善余走过去,道:"你真好。知道我要来,又是关狗,又是留门,大嫂你真是好。"

女人把毛善余轻轻地推开,道:"门插了没有?有没有人在你后面跟着?"

毛善余一一做答,喘着气就要上去。

女人转身吹灭桐油灯,自己解衣上床。

毛善余正在造次,突然外面传来紧促的敲门声……

四　落了个恶劣怪癖

毛善余吓得从床上翻下来，一时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躲。女人却不慌不忙地对外头发话："我知道了，我要穿衣服。"

女人把毛善余的衣服、裤子扔过去，叱道："没用！"

毛善余又惊又羞愧，慌忙穿好了，往床底下钻，没想床底下满是坛坛罐罐，因太急，额头上碰了一个包，慌忙爬起来，更不知往何处躲。

女人用手指了指床头那边，毛善余这才看清床头那边还有一间小房子，里头安置了一张小床，小床熟睡着白天见过的小女孩。

毛善余不敢上床，怕弄醒了小女孩，同时又害怕外面的那位进来后检查，幸好有一扇木门，里头刚好可以藏身。他不知道外面的人是谁，凭他16岁年纪的经历还不会往更复杂处想。

当他从压得变了调的谈话里粗略辨出进来的是一位男人时，才明白这位寡妇在干什么！既然是一路货色，毛善余在心理上不再恐惧，他透过门逢，借着窗外的月光，开始窥视对面床上的情景。

很显然，那位男人和寡妇已早有关系，他轻车熟路……

毛善余这才明白，女人把狗关了，把门留着，为的不是迎接他，而是这位大汉。

月光此时明的暗的照进来，毛善余只看到那个扭动的男人，没法认出他的面庞……

他俩事后躺在床上说话。

人在兴奋后说话是不会掩饰和做作的，毛善余吃了一惊，听出那位男人的声音很熟悉，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认真细听——千真万确，那位男人就是彭先生……

毛善余听戴春风说过，寡妇的丈夫对彭先生有知遇之恩，而且还救过他的性命。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也不会想到彭先生会对他最好的朋友做出这种事来。

但毛善余当时的心理并没有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出发去想问题，对于他来说，纯粹是当一场教学电影去观赏、学习。

从这以后，毛善余落得个观淫怪癖。在文溪小学里，他常常深更夜静起床装作去厕所，然后辗转来到老师的住房后面，用舌头舔破窗纸……有次甚至差点被抓获。

那是即将毕业的前夕。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当毛善余用舌头舔破一位先生的窗纸，突然一双强有力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后领。按学校当时放出的风声说："如果抓住这个人非把他名



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朱启钤等合影

声搞臭不可。当时，毛善余意识到再也逃不掉了，沮丧地被老师提进办公室里审讯。

绝望中的毛善余在办公室的油灯下看清了抓他的是彭先生，于是心底踏实了。一开始，彭先生以为毛善余不知道他的秘密，以正人君子的口吻对他进行训斥。毛善余本想让他继续演戏下去，因担心有人突然闯入发生意外，只好趁早把那个晚上在寡妇家里的所见所闻抛出来。

彭先生心里一惊，很快转变了态度，两人订立了互相保密的协议。

然后，彭先生又以关怀的口吻教导毛善余，要他小小年纪，不要过早陷入这种旋涡，否则对今后有害无益。你还年轻，具体说根本不懂那种乐趣，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再过十年、二十年后你肯定会后悔的。你过去的成绩很好，可现在越来越差了，没想到你的思想已经用在不正当的地方。”

接着，老师又给他分析了事情暴露后带来的后果：从此名声扫地，被学校开除出门，前途等于彻底毁了。回到社会，规矩人家都会嫌你名声臭，这样恐怕连老婆都找不到。

彭先生的话在毛善余的心灵里激起了波澜，因为这些利害关系，他在从前是没有听过更不曾去想过的。从此后，他开始克制自己。

戴春风毕业以后，很快考取了浙江省立一中，毛善余不得不下定决心戒掉不良习惯，想办法让自己静下心来读书，准备来年投考省第一中学。

彭先生的一席话，令他茅塞顿开，想着达官贵人们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心里神往羡慕，想着一旦没有考取，前途将是一片渺茫，那么将来的命运也只能步父亲的后尘，耕作几亩田地，风里雨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生儿育女，在水晶山脚下永不见天日……

这种感觉尤其是夜半惊醒时，更是成了一种恐惧。彭先生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他，色字当头一把刀，不能陷得太深了，比如他本人，如果不是把女色看得太重要，和他一起的人，不少已大有“出息”。

回首过去的时光，毛善余发现那段放纵的岁月实实在在是一种堕落、一种自我毁灭。

正当毛善余端正心态，开始发奋攻读的时候，很快面临着两种困惑：国家的大形势——第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孙中山已避难日本，袁世凯加紧了专制统治；个人的具体情况——学习成绩平平，尤其变异的泄欲给他带来了空前的肾虚精亏……

真个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毛善余带着苦闷和忏悔的心理跨入旧历1915年新年之际，躲在他身后的灾难无可避免地降临了。

像往年的新年一样，家家户户的门楣新桃换旧符，刺耳的炮竹炸响了喜庆的欢乐。新年里，那个时代的人都想图一个好的兆头。父母亲做好团年饭，一家人守在桌旁等着毛善余一块儿去吃。

外面的炮竹又一阵炸响，父亲以为善余还在熟睡，对毛万里说："去叫你哥哥来吃团年饭。"

毛万里去了毛善余睡的内房，一会儿出来告诉父亲："哥哥说他不吃团年饭了！"

迷信思想很重的父亲，在这新年伊始的时候，听到这句万不吉利的话，一时吓得呆了，很久很久才回过神来，厉声命令毛万里道："快，快掌自己嘴巴，忏悔刚才说的话不能算数！"

毛万里见父母亲如此焦急，自知说漏了嘴，连忙掌嘴巴，照父亲说的做了。父亲还是不放心，又到神位面前，点上三炷香，双手合十作揖，口中念念有词，求神灵保佑，一会儿，妻子从内房出来，神色紧张地拉了他一把。父亲心里立即有一种实在不祥预感，心事沉沉地去了儿子的内房。

此时，毛善余正蒙着被躺在床上，毛万里揭开被头，道："哥，爹来了。"

毛善余艰难地睁着眼睛看了父亲一眼，想抬起头来表示一下什么，但浑身乏力。这是一种奇怪的病，一开始是头晕、力乏，继而浑身盗汗、四肢无力，人仿佛置身在半天云里，感到天地都在旋转。

父亲用手在毛善余额头上摸了一下，只感到像火一般烫手，道："不好，余儿病了，快，快去请郎中！"

母亲早就知道了，但没想到这么严重，一时急得慌了神，没了主意，听丈夫这么说，也随声附和道："快，快请郎中！"

毛善余的病是肾亏、精损、忧郁加上风寒，日积月累起来的。他烧得很厉害，头脑昏沉沉都不听使唤了，感到到处都是天摇地动，他飞在天上，天上有不少石子、瓦片向他袭来，躲也躲不了。毛善余惨然道："来吧，都来吧，横竖是一死！"

准备出门请郎中的父亲听到儿子如此说，折了回来，推搡道："余儿，余儿，你说什么？"

毛善余又觉得自己一下子被人高抛，一下子跌了下来，如此反复，于是他也情不自禁地抖动着身子并叫喊："天塌了！地陷了！"

父亲吓了一跳，忙道："糟了糟了，余儿鬼魂附身了！"

母亲听说是鬼魂附身，清醒过来，忙道："快，快去请道士、司公！"

父亲放下儿子，转身奔出门。屋内母亲领着毛万里嘴里叨念着咒语驱赶着鬼魂。毛善余仍然在不停地说着胡话。

道士请来了，此时天已大亮，家家户户鸣放迎春喜炮，人人穿着新衣裳相逢作揖贺新年。在这种时候，人们对道士、医生是相当忌讳的。因此，父亲颇费了一番功夫和口舌，甚至下跪作揖才把道士请来。

道士为了不惹人耳目，把道帽、道袍、锣钹等法器用包裹收藏在怀里，神色慌张地来到水晶山脚下。

道士进了门，吩咐毛万里母子把门掩了，穿戴好法袍、摆好法具、手持长剑，在屋子里边敲锣边口中念念有词，驱捉鬼魂，并不时指挥着主人干这干那。

如此反复地折腾了多时，道士累了，坐下来喝茶、休息。

父母亲及毛万里乱忙了一气，停下来后都顾不上休息，一齐支起耳朵听内房的动静。

屋子里的锣鼓停息之后，显得很寂静。毛善余再也不说胡话了。父亲道："鬼捉的捉了，逃的也逃了，这会儿余儿该好多了。"母亲亦如此认为。

毛万里腿快，一下跑进内房，接下来传来了他惊慌的叫喊，"爹，妈，您们进来看看，哥哥这是怎么啦？"

父母亲闻声奔入内房。光线很暗，虽是清早，还得借照床边那盏麻油灯才能看清楚毛善余的脸。

油灯的火苗跳跃着，油快没了，但见毛善余脸色惨白，双目微闭，样子吓人极了。父亲忙道："师傅，快来看看，我儿子这是怎么啦？"

此时道士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内房，来到床前，他故作镇静地用手把毛善余的眼皮翻开，又准备试探鼻底是否呼吸，然而道士的指头还没有探过去，毛善余的双鼻同时流出两股殷红的血来……

道士登时吓得目瞪口呆，脸红一阵白一阵。

父亲问道："师傅，我儿子还有没有救？"母亲更急，央求道："师傅，我儿子的命就掌握在你手里，求你千千万万要救活他！"

道士脸上的肌肉搐动了几下，然后装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道："我来之前鬼怪已经把他的魂勾走了，可惜呀，可惜，我来迟了！"

全家人都楞了，瞪大眼睛望着道士。道士避瘟神似地离开了内房，手忙脚乱地收拾法器。父亲、母亲和毛万里一齐追到厅堂里，异口同声问道："师傅，他有没有救？"

道士避开三对期盼的目光，涨红着脸，好不容易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来："老爷，夫人，请准备后事吧。"

第二章　改弦更张,想活一口气

1915年秋,毛人凤和戴春风双双考入浙江一中。毛人凤梦想出人头地,一心发奋读书;戴春风却因吃喝嫖赌,偷鸡摸狗被开除学籍,从沪江大学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终于造就了一个野心勃勃、忍辱负重、耐力非凡、工于心计的毛人凤。

一　恰同学年少,"血气"方刚

道士把话说完,母亲和弟弟毛万里哭了起来,父亲也泪流满面。此时此景,道士欲走又于心不忍,劝道:"想开点吧,生死由命,谁也没法挽回。"

父亲用手拭着泪水道:"好容易养到成了人,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世界上这种事谁能放得开?"

道士一时没了词,咳咳地胡乱应酬,突然,内房里传来了毛善余咳嗽声,道士忙道:"还是去叫郎中吧,兴许还有救。"

言罢,灰溜溜地走了。

病急乱投医,毛家父母此时也只好做好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准备了。他们请来了本乡最有名的郎中,经过号脉、看舌胎,很快诊出病由来。

郎中以最快的速度把随身带来的几味药灌人毛善余嘴里,待脸色略为好转之后,方松了口气,对毛家父母道:"你们好糊涂呵,这么晚才请郎中,差点误了大事!"

郎中告诉他们,毛善余得的是急性伤寒,鼻孔流血是发烧引起的,一点也不足为怪。郎中开了一个单子,吩咐慢慢服用,恢复还需一段时间。毛善余醒来后,记起刚才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一开始,一位女人向他招手,他受不起诱惑,追了上去,女人跑得很快,越过一架桥,就飞上天去了。毛善余认为那女人就是彭先生的相好,他今生第一次亲近过的寡妇。毛善余追啊,他飞在天上,一晃眼女人不见了。漫天舞着小石块、小瓦片,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天外叫喊:快回去罢,女人是祸水!

毛善余没有听,他心中压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渴望,他没有回转,发现凡女人路过的地方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沿着这香味,走过砂石飞舞的天际,他来到一个类似于天堂的地方。那里有花园,有各种树木和美丽的小鸟,还有大群的仙女……毛善余发现这些仙女虽然绝顶的美丽,但引不起他半点情欲。他的一门心思和魂魄

都给寡妇带上天来了。沿着那香味，毛善余找呀找，终于在一张玫瑰花拼成的床上看到了仰躺的寡妇。毛善余扑上去。一时间，天地开始动摇，到处是锣鼓声和各种谶语……毛善余一阵头晕，猛然记起《红楼梦》中的阴阳魔镜，中邪的贾瑞拿着照，正面是一位张牙舞爪的魔鬼，背面是王熙凤向他招手，贾瑞经不住诱惑，跳入魔镜的反面去追王熙凤，结果命丧黄泉……

毛善余吃了一惊，知道自己也走贾瑞的路了，在天上大声叫喊。

后来来了位老叟，让他吞下几枚“后悔药”，然后沿着老路往回走，对各种诱惑都无动于衷。当他跨过那片砂石飞舞的天空，一个熟识的声音道：“怎么样？你信了吧，女人是祸水。”

毛善余道：“我信了。”说完，一阵天昏地暗的晕眩，他跌入一个深洞，醒来了，发现自己在一座桥边，他估计这就是所谓的“生死桥”或“奈何桥”，于是他醒了，有父母、弟弟、郎中守在身边……

毛善余总算捡回一条命，但父母对新年毛万里说出的那句不吉利的话始终难以忘怀。为了重新振作，驱除心中的不愉快，他和家人商量，决定易名。

从此，毛善余改名为毛人凤。

毛人凤慢慢康复以后，便投入了最后一期的紧张学习。秋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省立第一中学。

这是1915年的秋天。省一中设在有“下有苏杭，上有天堂”盛誉的杭州。置身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前途在毛人凤的眼里呈现出一片灿烂来。

入校的第一天，他找到了戴春风，两人尽兴游玩了不少地方，尤其当他们看到达官贵人前呼后拥游山玩水的情景，心底真是无限羡慕。

在这种年纪里，思想最容易变化，最容易受到影响和感染，尤其处在和平时代的学校里，毛人凤变得很快。

表面，虽然还是儒雅斯文、不苟言笑、行止谨慎，但内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自己的前程和命运。在文溪小学他始终没有忘记彭先生对他的教诲，因此，在最后一期的紧张复习里，他抵住了诱惑。他常常对自己说：“沉住气，不要急，女人会有的，一旦出人头地就可以像皇帝一样享受无数的美人……”

来到杭州后，学校里多的是漂亮女学生，有更迷人、更丰满的先生太太。毛人凤强咽下欲望，不声不响地学习。

当戴春风一次次向他吹嘘艳遇……毛人凤笑笑道：“我不够享受的条件。”

戴春风不解地问道：“什么时候善余开始正经了？真是怪事！”后来，戴春风用家里寄给他的伙食费在杭州妓院里正式和一位女人干了那种事以后，便骄傲地在毛人凤及一些没有干过那事的同学们面前自称已经成了“正式的男人”。

在这段时间里，毛人凤思想上也有过动摇，但很快便发现自己体质太虚弱，于

是，又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并树立了将来的理想和志向。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在书本的潜移默化里，那种朦胧的志向开始变得清晰和具体。

他定好了自己将来的大致目标。

一个细雨纷纷的假日，毛人凤偕同学游玩栖霞山。一路上，同学们指指点点，有说有笑，唯有毛人凤沉默不语，心事重重。这是他一贯的表现，大家并不介意，在他们的眼里，毛人凤一直是极不起眼的角色。

其实，毛人凤并没有对一切漠不关心。反而他比一般人更细心，更多一层心思。就说观赏这细雨中的风景吧，他不仅认真看，而且联想，当他来到南麓的岳王庙时，在岳飞铜像及两侧跪着的秦桧等人的铁像面前站立不动了。他眼睛牢牢地盯着，思想却飞越到了宋朝与金人战斗的金戈铁马的时代。岳飞的精忠，秦桧的奸佞，美与丑在他的思维里骤然泾渭分明。他控制不住激动，突然失态地高声吟诵："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同学感到很突然，一齐把目光投向毛人凤，尔后，大家明白了：这位斯文的矮个子原来深藏了建功立业之雄心。从此，大家再也不敢小瞧他。

志向是立下了，不过，要建什么功，立什么业，这又是一个更具体更实际的问题。他当然不可能效法岳飞跃马挺枪上战场，如今已是枪炮代替了大刀长矛的时代。

一天，毛人凤从书店里购得一本《神州光复志》，书中叙述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他如获至宝，反复研究，尔后又推荐给了戴春风，共同探讨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中国革命及前途的问题。



武昌起义及各省宣布独立图

戴春风道："所谓政治，就是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让人们吃、穿、玩都有所改善。在中国，汉人占多数，慈禧太后凭什么要当家？凭什么让八旗子弟生下来就粮饷高人一等？所以，革命志士要群起革命。"

毛人凤理解的革命则是要让中国比西方强，让一派人比另一派人强，而不是要每个人活得都开心。革命者应当含垢忍辱、韬光养晦。

因为成年后性格、阅历不同的原因，在省立中学的几年，毛人凤和戴春风在秉性、志趣上有了差异。渐渐

地，他们的交往只是同乡关系的交往。

戴春风性格暴戾，占有欲强，追求享受，喜欢玩女人，爱好结识社会上的纨绔子弟，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经常被人告发到学校；而毛人凤则显出一副谦谦君子模样。

尽管如此，毛人凤对戴春风的才干、聪明，尤其是学习成绩从心底里折服，并树为榜样。

在省立一中，因为毛人凤是农村人，加上身体瘦弱常常成为别人欺负的对象。特别是班里还有个王蒲臣，是毛人凤的同乡，家境也不太好，班里的几个恶少，常拿他穷开心。有一次，王蒲臣正在听课，一个同学画了一只乌龟，后面拖一根长长的毛，贴在王的后背上。那半天王蒲臣走在路上，总是看到别人朝他奇怪地发笑，直到遇见毛人凤，方知中了别人的暗算，仔细一想，就怀疑到后座的那个恶少上来，又联想平时这家伙专爱欺负农村人，毛人凤拉起王蒲臣就找那个恶少讲理。

结果，理没有讲清，倒挨了一顿打。

王蒲臣气不过，拉毛人凤去找学监评理，毛人凤执意不肯。王蒲臣大骂毛人凤是软骨头，毛人凤申辩说："蒲臣老弟，你找学监评理不但无理可评，而且可能被人倒打一耙。"

王蒲臣不解，毛人凤解释道："第一，我们没有当场抓住别人。第二，这个恶棍家里有背景，连学监都让他三分，这哪里还有理可评？第三，即使他认错，难保以后不报复。"

毛人凤的这般分析让王蒲臣大失所望，他说："难道就被别人欺负了吗？"

毛人凤肯定地摇摇头："当然不，此仇不报，我们江山人以后就不能在一中立足了。只是事情要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才好。"

当晚，毛人凤找到戴春风，如此这般一说，戴春风一拍胸脯，发誓要替他们出这口气，报仇雪恨。几个人一合计，决定三天后动手。

三天以后，早晨打扫卫生的工友发现那个恶少躺在墙根下，被打得话也说不出来。学校让学生检举揭发，可谁都没有怀疑到毛人凤的头上，这不仅是因为毛平时刻苦学习，一副不问世事的样子，而且还更因为毛人凤弱不禁风，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手段，在外面找人大打出手。此事后来不了了之，那个恶少自然也收敛不少。

二　送别戴春风，初识江振兴

令毛人凤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学习"榜样"突然倒塌了。

这天，戴春风心急火燎地来找毛人凤，仍然是叫以前的名字："善余，有件事你一定要帮我。"

毛人凤以为戴春风又在外头惹了什么祸，皱了皱眉，道："能帮忙当然会帮，问题是你的忙一般很难帮上。春风，你不要糟踏自己了，凭外在条件，你比我强，前途也该比我远大，还是收收心，认真读书为好。"

戴春风道："啰嗦个啥呀，借就借，不肯借就拉倒，我的事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说罢，便要离去。

毛人凤听他说要借什么东西，知道是误会了，忙上前道歉："我以为你又在外头惹了麻烦，要拉我入伙。既然是借东西，只要我有拿去就是了！"

戴春风这才息了火道："我想找你借点钱。"

毛人凤二话没说，回到宿舍里从箱子里寻出所有余钱给戴春风，道："就这些，不知够不够？"

戴春风接过钱，数了一遍，道："够是不够，不过我去跟他讲讲，也许可以少一点。"

毛人凤问道："你想买啥呀？"戴春风回答道："我在留真照相馆隔壁的旧货店里看到一件很好看的旧大衣，想买下来，可我一文钱都没有了。"

毛人凤说："你家里头个月不是寄钱来了么？比我还多好几块。"

戴春风道："我既要赌钱，又要逛窑子，那些钱早就花光了，还跟朋友借了不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才找了你。"说罢，显出窘迫的样子。

毛人凤欲说句要他节约之类的话，因怕他不高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很了解戴春风，花钱如流水，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节约的概念，有多少花多少，想要的非得到不可，否则他会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那样子真令人同情。因此，他更没有办法去劝戴春风打消不要那件旧大衣的念头。

戴春风拿了钱离开毛人凤来到那间旧货店，径直来到那件垂涎已久的旧大衣前面，他想着穿上这件大衣一定很潇洒、很神气，尤其可以惹女人注意，还可以夸大价钱数字在朋友面前显耀显耀，想着想着，双眼充盈了无可抑制的贪婪。

戴春风把大衣上上下下又摸了一遍，然后睁着眼看标——原来刚才看错了，把"元"当成了"角"。戴春风暗叹道："一分钱一分货，难怪难怪。带来的钱自然远远不够，正欲离开，无奈内心抵挡不了诱惑……他体验到了想要而得不到是人世间最残忍的折磨。戴春风回到学校，把钱还给毛人凤，那沮丧的样子不忍卒睹。

戴春风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它，可不管用，越是克制越是想得厉害，就这样苦苦地自我折磨了半个时辰，到后来实在憋不住了，他自己明白，如果就这样熬下去绝对要发疯的。他咬咬牙，决定破釜沉舟。

戴春风再次折了回去。这回他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径直来到留真照相馆，从

照相馆通往旧货店的边门走过去，大大方方地招呼掌柜的道："老板，借件衣服照张相，一会儿就还。"

不等掌柜的答应，他便取下了那件神往已久的旧大衣转身进了相馆。进去后，他仍然从照相馆出去，四下里张望，见没人注意，心中一阵难以抑制的窃喜，拔腿便逃。

逃了几丈地，估计即使来人追也追不上了，那种满足的惬意简直无法形容，高兴得吹起了口哨，正得意，突然两个彪形大汉从两侧将他抱住了。

戴春风自以为聪明，头两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掌柜的注意，当他第三次出现在街上，更明白了他这回打什么主意，掌柜的提早吩咐店伙计在外面密切注视，果然估计没有错，半途将偷衣贼逮住了。

店伙计从戴春风胸口取下了那枚"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徽交给掌柜。掌柜的拿着它告到学校。

学校感到戴春风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省一中的名誉，怒不可遏，再联系他平日的劣迹，数罪并罚，贴出告示，开除了戴春风。

戴春风离校的时候，毛人凤主动去送他。走在校园里，毛人凤感觉到有不少眼睛在看他们，他的脸上立即飞上一层红云，羞愧难当。他想这时候我若是戴春风，真不知道脸往何处放，更想到如果不是克制私欲，循规蹈矩，一旦也被学校开除，自己能否承受得起打击。

毛人凤想象戴春风一定很难过，他正是为了安慰才不顾众人的白眼送他的。走了一程，彼此都没有说话，为了打破沉默，毛人凤道："春风，我希望你能挺住，不要气馁，世界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

戴春风回过头来疑惑地看着毛人凤，他以为毛人凤在跟他开玩笑，当他看清对方一脸顶真的表情，知道不是说着玩的。一想到这位老乡平时那副谨慎小心的样子感到很可笑。戴春风明白毛人凤的意思后，仰头哈哈大笑，笑够之后，对毛人凤说："我正想出去闯闯世界呢，在这沸腾的革命时代里，男儿应当投身到大潮中去，在社会里大显身手，留在这死气沉沉的书斋有何出息？"

话虽这么说，毛人凤总感到戴春风为一件旧大衣丢掉学籍太划不来，并奉劝今后多注意。听到此处，戴春风脸色严肃起来，认真地对毛人凤说："我没有亏。虽说没能得到那件大衣，但总算死心了，否则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毛人凤惊奇地望着对方，他感到戴春风这番论调简直不可理喻。

戴春风见毛人凤不理解的样子，用一只手搭在他肩上，道："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没被店老板抓住，我会一天到晚想着那件旧大衣，这下好了，再也不去盼了，我也轻松了，就好比以前我想搞文溪小学附近那位寡妇一样，如果不是你试出她不是位节妇，在未得到之前，肯定也是睡不着觉的。至于失去学籍，说真的，我根本不在乎，

一生那么漫长，打击和失败那么多，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我还有什么出息?”

毛人凤道：“我不明白对失学你一点都不在乎，为什么一件旧大衣反而那么认真?”

戴春风笑道：“你这就不明白了，不在乎失学，是我跟命运过不去，如果随便放弃那件旧大衣，那是跟自己过不去。做人有时候可以跟命运过不去，但万不可跟自己过不去，这道理你懂吗?”

毛人凤点点头，意识到戴春风的天分远远超过自己。出了校门口，戴春风请他回转，他又坚持送一程。

就这样，毛人凤和戴春风分手了，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逢。两个人似有千言万语，但话到嘴边却化作一句简短的“珍重”。

戴春风离去后，毛人凤仍然留在这里安心读书，直至毕业，随后又考取了沪江大学(现在的复旦大学)。

毛人凤在沪江大学里认识了一位名叫江振兴的纨绔子弟，他俩同桌，同宿舍。此人比起戴春风来，在玩耍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除了经常去逛逛窑子，另外还喜欢白脸个小、性格温和的同性同学。这几个条件，刚好毛人凤都够上，一入校，江振兴就主动跟毛人凤亲近，主动提出和他睡一个铺位。

一开始，毛人凤并不在意，因为学校的生活节奏紧张，按时就寝，时间一到，上床就睡觉了。有一天，毛人凤被江振兴拉去喝酒，半夜膀胱胀得厉害，醒来时，发现有一只手牢牢地握住了他的下身，毛人凤一惊，小声道：“你这是干嘛?”

江振兴见毛人凤知道了，不好意思地松了手，翻身睡到一边去，假装打呼噜，毛人凤起床小解回来，躺在被窝里，再也没法入梦了。

他不明白江振兴也是男人，按道理男人和男人是互相排斥的，他为什么要来摸呢?毛人凤觉得有点蹊跷，又见身边的江振兴假装睡得香，这更令他怀疑，他干脆来个将计就计，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后，又将呼吸声从微弱到强烈，到最后打起了呼噜。

江振兴以为毛人凤当真睡熟了，翻一个身，然后伸出一只手慢慢向毛人凤身上摸去。毛人凤采取的睡姿是仰面的。江振新的手首先搭在他的肚皮上，适应一会儿后，又慢慢向下滑去……当江振兴的手逮住毛人凤的下面时，毛人凤也逮住了那只手。

毛人凤一连几天见江振兴不好意思地躲他，不免动了恻隐，主动找他，一起玩耍。

有一天，毛人凤和江振兴单独一起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要以为这满街一个个人模人样，其实只要一揭穿他的老底，连禽兽都不如!”


张勋

江振兴以为是说他，尴尬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毛人凤见状，马上把他在文溪小学和戴春风的恶作剧以及彭先生的丑故事说了一遍，说得让江振兴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毛人凤趁势搭上江振兴的肩，道："你不就喜欢摸摸男人？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私隐，比起你来，我更坏！"

毛人凤的一席话给江振兴震动很大，原来他曾为这毛病苦恼、自卑，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经毛人凤一点拨，茅塞顿开，从此把他当成最要好的朋友。

话说在毛人凤读大学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军阀混战、工人罢工、"五四"运动爆发……毛人凤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读书。这反映了毛人凤性格中沉着、稳重和犹疑、迟钝的一面，这种性格既是他日后发展的基础，也使他失去了很多机会从而落后于人。

毛人凤从沪江大学毕业与江振兴挥别后，中国局势并不明朗，他信奉"良禽择木而栖"，动荡的时局，他不知道该投向哪一方，因而，他回到了江山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对于胸怀鸿鹄大志的毛人凤来说，当教师既不是他的意愿，更不是他的终生选择。这个夜晚，他陷入了苦恼的处境，苦恼来自于对前途的渺茫，年龄一天天大了，父母逼他趁早娶妻生子。

对待前途，他采取等待的态度，能沉住气是他的一贯作风与长处；对待婚姻，他采取躲避的方式，父母常在他面前唠叨，宣扬那一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道理。毛人凤表面敷衍，每当父母当真托人给他说媒时，他又在暗里地采取各种方式推却。他心里非常清楚，一旦娶了妻子，接下来便是拖儿带女，那么，这一辈子就休想离开江山，更不用指望出人头地了。

在他等待机会的时候，机会总算来到了。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国共在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齐心合力反帝反封建。于是中国长期阴霾弥漫的天空渐渐云开雾散露出曙光。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及共产党的帮助和参与下，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广州黄埔，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

1925年，毛人凤以一个教师的身份考入了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毛人凤身体瘦小，军官学校里生活节奏紧张，训练严格，每天按时作息。一开始，毛人凤感到力不从心，早晨跑步，他只能跑完规定的一半路程，各项军训动作，总是全班落后的一个。毛人凤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长期在学校做事，身体缺乏基本的锻炼，身体素质很差，早就该需要这样规范的训练了。

半年后，毛人凤的体质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每天晨跑一口气跑到底不会掉队；队列有板有眼；操枪和刺杀也掌握了基本的要领和动作，更奇怪的是从前各种小病小痛全都没有了。

军校和军体训练，给了毛人凤一副健壮的身体，此外，军校的政治教育给他明白了以前不曾知道的各种道理。这个时候当他回想过去，他觉得自己已明显地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甚至觉得连他一向佩服的戴春风也不一定知道这么多时事和政治。

此时的毛人凤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是孙中山，他暗下决心，将来服务于军中，建树一番业绩。



孙中山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左起，前排，5 为邹旬，6 为胡汉民，7 为孙中山，8 为蒋介石，9 为欧阳格，10 为许崇智，11 为王柏龄

毛人凤在军校里度过了终生难以忘怀的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时局又开始了它经久不息的动摇，一时间，抱“良禽择木而栖”人生观点的毛人凤其理想和志向也和时代一样出现了摇摆不定。

时间到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国共两党的矛盾激化。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清理限制了共产党人在政府机构内的活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理论上，一面有国家主义鼓吹国民党应“快刀斩乱麻”，“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一面有恽代英、萧楚女等大力宣传共产主义，驳斥国家主义“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运动的仇敌”。世道又一次混浊难辨。这样一来，谨小慎微的毛人凤又犯踌躇了：到底跟国民党呢，还是跟着共产党？

恰在这时候，家里来了电报，告知父亲病故，这不幸的消息更增添了他的忧郁，立即请假回家奔丧。

离家时父亲尚健在，那时的心境也相当开朗，没想到一年后，父亲成了故人，当初的万丈豪情也随之烟消云散。毛人凤葬了父亲，处理好了家里的一切事务，准备返回军校。

这一天，毛人凤去江山县城看看有无近日直抵广州的车票。一进城，但见满城人交头接耳，似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

毛人凤感到奇怪，向人打听，才知道今天县里“办人”。“办人”是当地的土语，即

把犯人杀头的意思。

市民们议论，说今天要杀的人比往年多几倍，一次杀四五十个，大多数为政治犯、土匪，还有不少强奸、乱伦、通奸杀人等……

毛人凤隐约听到这位害死几条命的教书先生是文溪乡人，而且姓彭，他心里顿生怀疑，想道："会不会就是我那位老师呢？"

好奇心驱使毛人凤随着看热闹的人流涌入县政府广场，因人太多，毛人凤个子小，挤不到里面去，只远远地看到四五十名犯人装在囚车里。

宣判后，犯人们都插标，由军队在前面开路，挤开众人，浩浩荡荡向广场西头走去。

毛人凤见人多，知道也追不到最前面去，只得选了一株梧桐树，爬了上去远远地看。具体说，毛人凤离杀场不是很远，爬在高处，倒也看得真切。但见几十名威武的刽子手背着雪白的马刀，把人犯用黑布蒙了眼睛，跪在地上，然后抽出马刀，手起刀落，一颗颗人头滚下地去，动作不迅速者还被人犯脖子上喷出的鲜血溅了一身。



1918 年 6 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第 5 人为蔡元培，第 6 人为陈独秀，第 7 人为梁漱溟；2 排左起第 4 人为冯友兰

四五十颗人头落地之时，人堆里爆发了一阵起哄声，有些胆小者还发出惊恐的尖叫。众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渐渐散了，毛人凤这才从树上下来，径直去了杀场。

毛人凤到达杀场时，只剩下刽子手们在用事先备好的抹布拭刀上的血迹。接着，就有死囚犯的亲人哭喊着抬着棺材来装尸体。

毛人凤为了证实怀疑，逐个辨认头颅，好在死囚的亲属们也要从地上提着一个个脑袋，认真辨认，这就慢了很多。

地上是一滩滩血迹，空气里充满了闷人的血腥味。有位家属因为很久没寻到自己的亲人，埋怨道："杀人距离也得远一点，免得寻不着头。"

又有人答道："现在很多地方都兴枪毙，就这鬼地方还老一套，离得再远也是没办法的，反正脑袋砍下来会滚。"

毛人凤发现，每具尸体的背上都插有标牌，他扯了一片，见上面写有名字和住址，便对那引起牢骚满腹的人说道："不要急嘛，只要找到尸身，头也不会滚得太

远。”

毛人凤在树上看的时候，杀令一下达，并非所有的脑袋都一起滚了下来，有的刽子手的刀利，有的刽子手经验不丰富，挨二刀的是常有的事。有的人说，因今年杀的人太多，不少刽子手还是用高价临时请的，上场之前牛气十足，一到了杀场，有些人手都发抖，一点也不利索。闲话少说，单述那毛人凤他想的办法还真寻着了那位文溪小学的彭老师。当他提起那颗血淋淋的头，辨出那张熟悉的面孔时，心里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自问道：“我干嘛要来证实呢？到底又有何作用？”

好奇心满足之后，毛人凤把头扔回原处，于是准备投宿悦来客栈。这悦来客栈的老板是文溪乡人，和毛人凤是同乡，加之与其他客栈比起来，价格便宜得多。

毛人凤在客栈里定了间小房，然后回到餐厅里要了两碟小菜，一壶江山米酒，独斟独饮起来。

突然有人在他肩上狠拍一巴掌，继而大喝一声，几乎令他魂飞魄散。他回过头来，当看清是谁时，失口叫喊时差点把一口酒喷在对方脸上——

三　悦来客栈，毛、戴喜相逢

毛人凤坐在悦来客栈靠街的小桌上独饮独斟的时候，突然有人在他的背上拍了一巴掌并叫道：“善余，你在这里！”

毛人凤吓得差点把酒从口里喷出来，幸亏咽得快，回头看时，失色叫道：“春风，原来是你呀，快快，先坐下，你也来看杀人？”戴春风说是，又指着毛人凤满是血迹的双脚问道：“你去了杀场？”毛人凤点头，又把彭先生的事说了一遍，两个人各是发了一通感慨议论，接下来便是相互问离别后的经过。毛人凤让戴春风坐定后，又吩咐店小二添一只酒杯、一双筷子，另加几样荤菜。

毛人凤定眼细看戴春风：满面风尘、衣冠不整，一副潦倒落魄的模样。显而易见，目前的戴春风处境不是太好。十多年不见，彼此有很多经历，很多故事。

毛人凤问戴春风自离开杭州省立一中后又去了什么地方。戴春风把一杯酒饮干，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菜，看得出来，他很饿，说不定很久没吃东西了。戴果然承认，说为了看杀头，一大早来了，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毛人凤又叫店小二先来一大碗干饭，看着戴春风吃完。

戴春风吃完饭，打一串饱嗝，抹一抹嘴上的油，然后叙述别后的经历。戴春风道：“十多年的事几天几夜都没法说完，难啦，在江湖上什么滋味都尝过。”

毛人凤道：“先说说你和我分手后的事吧。”

戴春风吃了一大碗饭后，动作文静多了，很有风度地抿了一口酒，开始讲述被开除后的经历。

为偷大衣的事被学校开除后，表面一派无所谓的样子，但内心还是很虚的。当时他害怕母亲知道，不敢回去，同时也没有去的地方且身上没有分文。归根结蒂，他的心就是在这样逼迫的情形下开始变野的。

由于对别的地方不太熟悉，戴春风没有离开杭州，在杭州城里到处游荡。那时候，他的主要生活依靠是以前认识的那帮纨绔子弟朋友，今天在张三家里混一顿吃，明天又去李四府上"做客"，坐在那里不肯走，直至吃饭……几乎所有的朋友家都吃了几遍。

戴春风觉得这段时间最难为情的是没有衣服换，因为从学校出门不久，衣服和一些日用品都给小偷偷了，就剩下身上穿的一套由军装改成的便服。最要命的是正好逢上酷热的夏天，衣服一两天不洗便汗臭难闻。可是他的朋友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公子哥儿，加上戴春风本人也很爱面子，总不能带一身汗臭去别人家。



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8日，被国民党杀害于广州黄花岗

聪明才智大多是逼出来的，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戴春风想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办法来：每隔一两天，躲藏在灵隐寺旁的湖里，把衣服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东游西逛，探亲访友。

戴春风很得意，认为衣服只有一套，却比别人穿得干净，比别人穿绸着纱还要好，这是一种本事。

一天，他仍像以前一样来到僻静的湖滨，和衣跳了下去。水很清，很凉。戴春风在水里把衣服、裤子脱了搓洗干净，举过头顶，用力拧干，扔上岸去——岸上长满了茸茸的马鞭草，很干净。

戴春风在水里四处张望，确认没人时连忙赤裸裸地爬上岸去，迅速把衣裤晾晒在草地上。湖边风很大，因担心被风刮掉，他随手捡了几块小卵石压在上面。恰在这时，前面隐隐约约走来了一群人。

戴春风连忙蹲下去，用手捂住下身的羞处，迅速钻进湖里。确认安全后，定眼一看只见一位教员领着一群小学生来西湖旅行游览。

好险啊，戴春风心想，如果再慢一点发现就要丢脸了。

学生们见湖里有位青年人在游泳，都停下来站在岸边观看。戴春风本想游几个花样给他们看，转而想到这样不好，因为西湖水出奇的透明，仰游会露出羞处，蛙游给看到白生生的屁股。于是，他只好"泅水"，不时用水击水，以掩饰内心的慌张。

戴春风盼着这帮人早点离去，更害怕孩子们好奇，把衣服上的石子拾走。

最担心的事还是无可避免的发生了：一个孩子见那几块卵石好看，且不知道它们的用处，顺手拾了起来。

登时，戴春风急了，失态地叫喊："把石子放下，放下！不放下我打死你！"

拾卵石的孩子明白了，很显然，他也和春风小时一样，是一位喜恶作剧的顽童，他故意想看戴春风难堪，把石子抛向湖心，打一个水漂，然后扮个鬼脸拔腿飞跑。

这下完了，戴春风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服吹跑……戴春风急得青筋暴起，喉头干结叫不出声来……

此时此刻，大家都用眼睛看热闹，那位领头的青年走了过来，在衣裤面前弯下腰……

戴春风脑子“嗡”地一下懵了。这位青年和他差不多大年纪，最是善搞恶作剧的时候，一旦他把衣裤抱走，那么戴春风就得光着屁股在杭州城里行走……

不，绝不！戴春风准备破釜沉舟，暂时不要顾什么鸟面子了，欲上岸夺衣服……



孙中山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后中）、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左）、军校训练部主任王柏龄在开学典礼后合影

说到此处，戴春风停住了，又抿了一口酒。

在一旁听的毛人凤焦急道：“后来怎么样，后来你夺到衣服没有？”

戴春风笑了笑，道：“原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位青年老师并不像我一样坏。他知道了我的窘迫，弯下腰又捡了另外的石子压在上面。”

听得有点紧张的毛人凤松了口气，道：“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要光着屁股在杭州城里走呢。看来那位先生真是位好人。”

戴春风道：“那没得说。而且在他替我压上石子后又理解地冲我一笑，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上岸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他叫胡宗南，别名寿山，从吴兴师范毕后在小学当教员。以后，我又常去学校找他，我们玩得很好，也很投机。”

戴春风又告诉毛人凤，后来母亲把他找了回去，并和毛应升的女儿毛秀丛结婚。随后又在江山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的浙军第三师，中途又当了逃兵，在上海滩打流和一些三教九流混在一起。这其间又结识了蒋介石、陈立夫、杜月笙等人。

戴春风道：“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一下子没法说清楚，等以后慢慢道来。”

毛人凤听后关心地问道：“那么你将来打算怎么办，现在找到什么合适的工作没有？”

戴春风摇摇头：“还没有。自从离开杭州后，我又在上海打流。至于将来，我还是想投靠蒋介石，可是我和他已失去联系，不知道怎么找，所以回乡来打听打听。可仍然没有门道。我这人你是了解的，不是耕种的料，才弄成这样子，万望不要见笑。”

毛人凤道:“你现在下有妻小,上有老母,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还是找点正当事情做。”

戴春风放下酒杯,摊开双手,一脸苦相地说:“你看我能干些什么呢?”

见老同学如此落泊,毛人凤心底多少有点满足心理及优越感,因而顺带把他在潮州分校的学习训练情况不无夸张地吹嘘了一番。

戴春风听罢连连摇头长叹,说他这么多年来东游西荡,屡屡受挫,至今一事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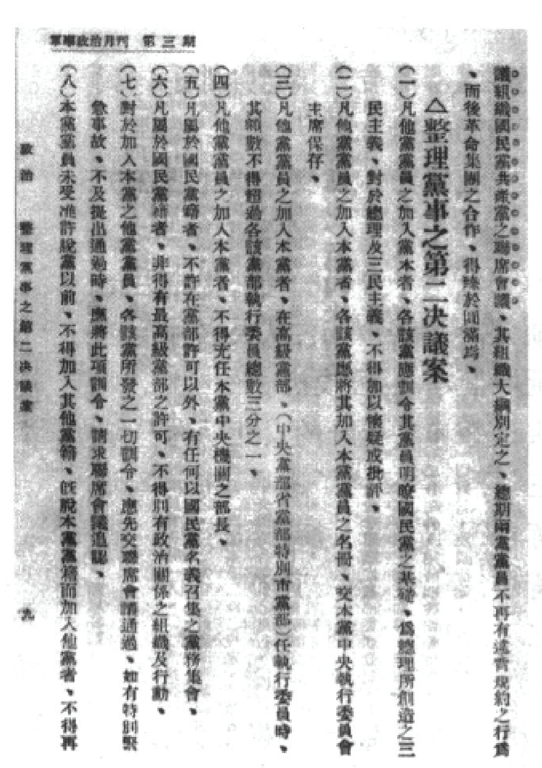
毛人凤看着当年豪气满怀的老同学如此委靡不振,劝道:“以兄之才,他日前程当在为弟之上,只是未逢明主而已。当今之世,革命朝气在黄埔,何不到广州一试?说不定由此功成名就,也未可知。而且——毛人凤把后面的话打断,故意卖关子。

戴春风支起耳朵,见毛人凤久久未开口,急道:“而且什么了?快说呀!”

毛人凤这才道:“而且蒋介石就在黄埔当校长,你刚才不是说想寻他苦无门路么?”

戴春风一听说蒋介石在黄埔,眼睛一亮,茅塞顿开,多年的郁闷一扫而空,搓着手激动得喃喃自语:“太好了,这实在是太好了!”他当即决定奔赴黄埔,重择前途。

戴春风在悦来客栈听了毛人凤的忠告,决心去投考黄埔军校的时候,最大的障碍是他母亲死活不许他出远门。早年戴春风外出当兵,流落宁波,如果不是戴母含辛茹苦,把戴春风找回家来,哪里能有今天?戴春风既不愿再使母亲伤心,又不肯一辈子守在他母亲身边,所以内心十分矛盾。戴春风与柴鹿鸣谈起自己的苦衷,戴春风说:“我想了自己近几年来,徘徊再三,东闯西钻,年已 30,还是毫无出路,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守在母亲身边算了吗?”幸亏柴鹿鸣给他出了一个好点子。柴说:“戴春风,你如真的决心去黄埔,只要你老婆同意,你夜半空手出门,由我到村口给你送行李,你看如何?”戴春风大喜说:“去黄埔的事我已经决定了。老兄此计甚妙,待我回去给老婆说明道理,就麻烦你给我送行李了。”



軍事政治月刊　第三期

識組織國民黨共產黨之聯席會議，其組織大綱別定之，總期兩黨黨員不再有違背規約之行爲，而後革命集團之合作，得臻於圓滿焉。

△整理黨事之第二決議案

（一）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瞭國民黨之基礎，爲總理所創造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或批評，

（二）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三）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額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

（五）凡屬於國民黨籍者，不許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黨務集會，

（六）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七）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出通過時，應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追認，

（八）本黨黨員未受准許脫黨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既脫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

政治　整理黨事之第二決議案　九

刊登在《军事政治月刊》第 3 期上的“整理党务案”条文

果然,戴春风回家,取得了他老婆的支持。临别时,毛秀丛给戴笠赠了一支金簪,充作路费。戴春风夜半起身,柴鹿鸣在外接应,手提行李送戴春风至保安村渡口。临别时,柴鹿鸣语重情长,一再叮嘱他说:“这次到了广州,进了黄埔,一定要争口气,好好上进。将来扛一面红旗归来。切莫要再像

过去一样，回来时又是双手空空。”

戴春风听了柴鹿鸣的话，坚定地回答说：“这次出去，改名叫戴笠，取自周朝《风土记》，言交不以贵贱而喻也。如果不闯点颜色出来，我也没有面孔再见到你，也决不回来。你对我的恩情，可以说胜过了我的妻子和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后如有出头之日，定必图报。”说毕，接过行李，迈步出发。

从此，戴笠走上了一条命运为他安排的飞黄腾达之路。

柴鹿鸣，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子，粗识文字，原名柴万喜，系江山县清湖乡路陈人氏。民国初年，他是江山县政府保卫团的一个什长，相当于正规军的班长，管辖十多名团丁，驻扎戴笠家乡保安，在戴笠贫穷潦倒之时，柴鹿鸣经常给予接济。戴笠发迹后，柴鹿鸣到重庆投靠于他，戴笠果然没有“忘恩负义”，开始叫他当个庶务，后来看他文化水平低，年老体弱，就让他担任重庆杨家山戴公馆总管，享享清福，过过快活日子。

四　再见阿桃，应试巫山云雨

话说毛人凤见当年豪气千丈的戴笠如此落魄，一时义不容辞地给戴笠指明了前途，送走戴后，心里空虚无聊，欲出门上街走走，解解心中的饥渴。

自从在军校生活半年多开始，因身体健壮，精神好了，加之年龄也大了，对女人开始有了一种更具体的要求。

走了一圈，觉得乏味，返回悦来客栈，刚一进门，见一位包了头巾坐在餐厅吃饭的女人好生面熟。

毛人凤走了过去，女人也认出了他，毛人凤正要叫喊时，猛然记起还没有问过她具体名字。毛人凤嘴张着，欲说话，女人用手势止住了他。

毛人凤会意，待女人吃完了饭，便领她去了自己的客房。

毛人凤的客房很小，只安置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椅子就没有多少空隙了。毛人凤让女人坐在床上，把门插上，然后摇头装成很惊奇的样子道：“你好大胆子，现在官府正在抓你，你竟敢上县城闯虎口！”

原来这女人正是彭先生为之杀了三条命的情人，那位寡妇。

女人见毛人凤如此说，泪叭哒叭哒流了出来。女人流泪的样子很有几分媚态。毛人凤轻轻地挨过去，用手揽她的腰，用另一只手解她的上衣……

女人见状，扭动身子，哭道：“不，不要，我都快没命了，我不要干这事的！”

毛人凤装出一副怜香惜玉的心肠道：“好大嫂，想开点，世上男人多的是，不要为他伤心。”

女人本是做戏，有意挑逗毛人凤，见他提到彭先生，又抽抽答答伤心了一遍，说

这世上再也没有好男人了，谁都不会爱惜她。

毛人凤嗫嚅道："好嫂子，我和你好，你要我怎样我都去干！"

女人见火候已到，立即道："你光说不行，你得拿出行动来我才依你。"

毛人凤道："你不说出来我怎知道你要我怎样？"

女人道："我现在没地方去了，这里又不安全，我只求你把我带出江山县。今生今世当牛做马我都感激你！"

毛人凤心里一惊，觉得自己并无什么能耐，这条件没法答应。但他嘴里应允……

然后，他们谈彭先生、谈她的丈夫和女儿。

于是，毛人凤知道女人叫阿桃，彭先生叫彭无双，她丈夫叫易委。

彭先生自幼丧父，母亲与人私奔，留下他一个孤儿。易委的父亲见他可怜，收留了他，跟自己儿子读一样的书，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教育。无奈这小子骨子里秉承了他母亲的本性，无情无义，成家后，见恩人的儿媳有点姿色，起了歹意，勾搭上了。为了长期通奸，用慢性毒药把易委毒杀了，接着又采取同样的办法毒死了妻子。彭无双和阿桃成婚后，又感到易家留下的女孩是一个负担，心想杀一个是杀人，杀多个也是杀人，不如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把女孩也毒死。女孩吃下彭无双给她的"鸡汤"，捂着肚子痛得奔出屋外，于是彭无双的秘密也露馅了。

阿桃在女儿死了、彭无双被抓走后，知道自己难逃罪责，只身潜逃，她没有去的地方，家乡的人都认得出她，只好来到江山县城东躲西藏。

阿桃一再求毛人凤带她离开，毛人凤感到事情难办，他一个军校生，无能力养一个女人。

阿桃在他面前说，她要到潮州去，只要毛人凤给她租一个地方，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话虽这么说，毛人凤亦感到难办，他去过外面，知道外面的实际困难无法想象。

毛人凤一时半载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得过且过，把阿桃藏在客栈里不露面，快乐一天算一天，眼见兜里的钱渐渐少了，不得不认真思量，可他一介书生，又没有更佳良策，心中甚是苦恼。

五　江山毛人凤，天生我"才"没有用

一日，毛人凤在街上行走，古老的青石板错落有致。昨夜下了一夜的雨，石板被雨水冲洗干净后又被早起的行人留下一串串带泥的脚印。

阿桃发誓一定要跟他去潮州，看来这军校是没有去读的必要了。这一点倒也好办，目前国共之争很激烈，政权属谁仍不明朗，还不如退居乡里拥一风骚女人快乐

快乐，躲过这一场争斗，然后再度出山不迟，问题是自己一无所能，回水晶山是他唯一的出路，但阿桃是江山县里正四处捕捉的人犯。

"难啦——"毛人凤摇头由衷感叹。

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早晨的太阳从街市古朴的屋顶上射出柔和的阳光，把石板上的脚印晒干，马车一辆接一辆吱呀辗过，扬起了一层淡淡的尘土。

毛人凤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不留意，和一位昂头走路的行人撞个满怀。

对方暴怒，吼道："你瞎眼了！"言毕，挥拳劈来。

毛人凤避过锋芒，嘴里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好汉不吃眼前亏"，也是他做人的一个重要信条，凡事忍让，强手不打弱者，这使他省了很多麻烦。

果然，对方息怒了，但嘴里还是不停地嚷嚷。

毛人凤粗略一看，眼见此人一身绸袍，理着油光的小分头，穿着锃亮的皮鞋，脸色红润，一副十足的公子哥儿形像，心想：难怪他如此盛气凌人。定眼看时，又觉得好生面熟，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对方也感到毛人凤面熟，于是四只眼绞在一起，在他认出毛人凤的同时，毛人凤也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振兴兄，是你呀，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这小地方干嘛？"

名叫振兴的青年拍着毛人凤的肩打趣道："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的就是来看你。怎么，不欢迎？"

毛人凤道："岂敢，岂敢。真是幸会幸会。没想到老同学分离后又在这里见面了！走，去喝两杯。"

说着，毛人凤拉着振兴往悦来客栈走。原来这位振兴姓江，是毛人凤在沪江大学里一起读书的同学。这位江振兴仗着叔叔是县长，家里又有点财产，在同学面前喜欢摆阔和炫耀，因而同学们都反感他，不和他交往，唯有毛人凤一来自戴春风离开他后再也没有一个亲近的伴；二来毛人凤为人谦和，对谁都笑脸相逢，这就让孤独的江振兴把他认作知己；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毛人凤知道他的私隐，并予以谅解。所以，在沪江大学里，他们形影不离，成了一对最要好的朋友。

这次老友意外相逢，自然亲热非同一般。江振兴随毛人凤进了悦来客栈，见客厅内几张简陋的桌椅，皱了皱眉头，然后拉起毛人凤就走，道："这是什么档次，随我去大富豪酒馆去！"

毛人凤最了解这位老同学的秉性，亦不多说，随了去。

在富丽豪华的大富豪酒馆，江振兴点了满桌山珍海味，要了一壶好酒，把服务小姐使唤得团团转，那势头酷似《水浒》里的英雄好汉向店家要酒要肉。

江振兴因为高兴，学着梁山好汉的口吻吆喝道："有上好的酒尽管拿来，肉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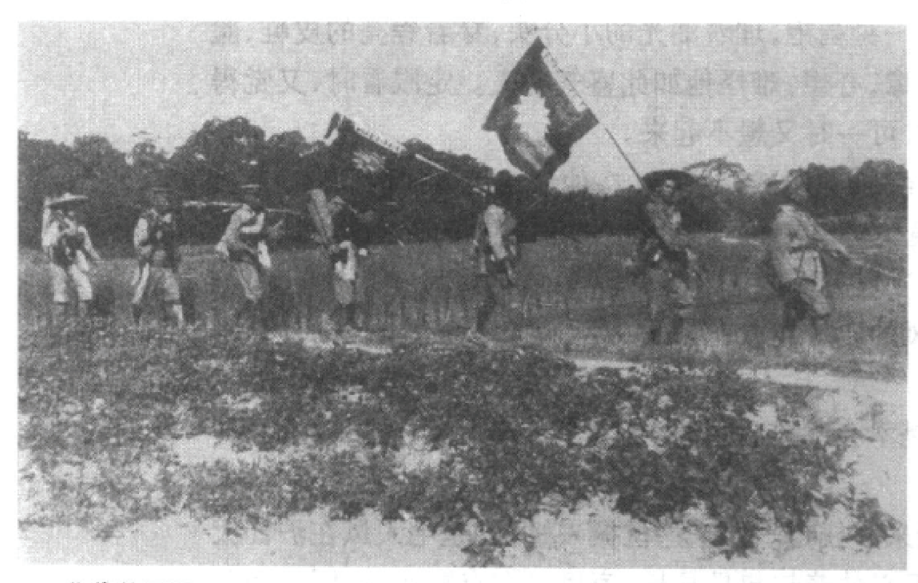
块的切，酒要大碗的斟！”说完和毛人凤相视笑起来。

酒过三巡，彼此有点醉意，开始倾谈分别后的诸事。

江振兴先开口，问道：“人凤兄现在何处高就？”

毛人凤在这位阔同学面前见自己穿着破旧、囊中羞涩，感到自惭形秽，红着脸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振兴兄现在何方高就？看你这富态的模样，收入一定丰厚。”

喜欢标榜的江振兴等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先谦虚一番，然后道：“哪里，哪里。不过还算好，大学毕业后本想去外面闯荡，父母死活不依，说这乱世之中外面很不安全，叔叔也怕我出去，和父母串通，让我在他手下当了一名小小的科长。职位是不算大，可求我的人很多，因此钱还是不愁的。加之叔叔是县长，上上下下对我都很客气，日子还是很开心的。”



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行军途中

接下来江振兴又大谈他的家乡崇德县如何物华天宝怎样人杰地灵，他叔叔如何德高望重，照红崇德县。他家里怎样威风，富甲一方……江振兴唾沫飞溅，吹得天花乱坠，毛人凤认真地听，越听越感到自己可怜。

与江振兴比，毛人凤则是另外一种处境：家中父母已经过世，兄弟在外为生计苦苦奔波，自己作为长兄却不能撑立门面，致使家道中落，日渐萧条，现在好容易天上掉下一位女人，可自己竟无能耐眷养、领她远走高飞，反而惹一身麻烦，弄得自己无家可归……想着想着，毛人凤不禁黯然神伤，流出眼泪来……

江振兴见状，自知惹毛人凤伤心了，忙打住话题，转而关心地问道：“人凤兄不必伤心，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

毛人凤也知失态了，拭去泪，搪塞道：“没什么，只是家父新逝，想着他辛劳一生没做半天好人心里就愧疚难当。”

江振兴停了片刻，道：“人凤兄的志向早有所闻，想来你一定可以在军界有所建树。不知兄台何日起程，只是道路不同，不然可以相送一程。”

毛人凤欲言又止，憋了很久，才鼓足勇气道：“我想，我不去军校——”

江振兴惊疑地望着毛人凤，“噢”了一声，见毛人凤一副为难的样子，也不再追

问。转口道："不去军校也好，以兄之才，不管去哪里都大有前程。"

毛人凤涨红了脸，倒不是不敢把自己隐私抖露给同学听，实在是阿桃目前处境十分危险，不能暴露。

江振兴见状，忍不住了，小声道："人凤兄是不是有难言之处？"

毛人凤见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眼睛望着脚下，脚下有一块吃剩的残骨，由一群木墙缝里出来的蚂蚁抬着缓缓移动。

沉默片刻，毛人凤意识到如不找个借口搪塞过去，彼此都会不愉快，只好说道："目前局势动荡，分不清国共两党将来哪家问鼎天下，因此萌生了退居观望的念头。可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不知何以为生，又不便细说，为此苦恼，还望振兴兄不要误会。"

江振兴听罢，掏出手绢抹去嘴上的油汁，然后哈哈大笑，道："原来是这种小事，我本想劝你去崇德屈就，因知你志向远大，不好意思开口，既然如此，你就随我去，别的不敢保证，谋个一官半职只是举手之劳。"

毛人凤听罢，喜出望外，但他还是控制了外表的欣喜，道："这样虽好，只是我就给你添麻烦了。"

江振兴挥挥手道："人凤兄说哪里话了，这区区小事，不过举手之劳，在崇德县，姓江的还是说话算话的。"

毛人凤抱拳作揖："人凤就听了你的，这份情谊日后定当报效。"

江振兴抱拳还礼，道："君子帮忙不思图报。凭人凤之才去一个小小县城，在下反倒有点过意不去。既然仁兄高瞻远瞩，愿隐居山里观望时局，那就只能让你屈才了。就算是你看得起我吧，今后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待日后如逢良机，我江某人绝对不只想自己，定会放你出山。"

两人为达成协议碰了一杯，彼此都有了些许醉意。事后，毛人凤想到从此将靠朋友生存，脸红脖热，不禁仰天长叹：夫天地之大，竟无我毛某人立锥之地，愧也愧也！

两个人又闲聊了一番。江振兴自述此趟来江山，为的是替叔叔公干，本来公事早已办完，适逢江山县一次砍杀四五十名人犯。江振兴好奇，觉得杀人比枪毙好看，而时下大地方都用枪决的办法，如此壮观的场面，难得一见，因此留了下来，没想竟和老同学撞个正着，这说明两人还有一段缘份未了。

临走，江振兴估计毛人凤可能手头吃紧，留下十块银洋，嘱他在此等候不得走动，等明天一早就大轿抬往县政府，再乘专车转赴崇德。江振兴一再叮嘱，千万千万，不得远走。

送走江振兴，毛人凤满心欢喜，收了银洋，径奔藏居阿桃的小客舍。

阿桃听说可以离开江山，喜不自禁，两个人取乐打闹一番，开始计议去了崇德

后的具体安排。

毛人凤觉得有了一份正式收入,心里也有了底气,不必担心意外的麻烦。阿桃担心的是一旦江振兴知道了她的底细,会通报官府。毛人凤拍着胸部保证了一番,阿桃还是不放心,要毛人凤瞒住江振兴,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阿桃说:"多一个人知道多一分危险,人心隔肚皮,还是少一层麻烦好。"

毛人凤想了想,认为在理,决定把十块银洋留给阿桃,两人分头去崇德。反正去崇德的车很多。

阿桃道:"这样好是好,可以避免和你的同学见面,只是到了崇德以后我们怎么接头?"

毛人凤搔头皱眉,觉得这具体问题,也真有点麻烦。

第三章　先寄人篱下,再投奔戴笠

蜗居崇德,八年县吏,仕途不可谓不艰难。但毛人凤就像一条蛰伏在丛林中的蛇一样等待着,一旦猎物出现,就会一窜而出,发起攻击……好一个"等"字了得!机会终于来了,昔日的同乡同学,今天的特务处处长戴笠向他发出了邀请信……从此后毛人凤如鱼得水,龙归大海,就要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

一　蜗居崇德,沉迷于酒色

且说毛人凤对阿桃提出的实际问题感到麻烦,他下意识地搔首皱眉,很快想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来。

毛人凤道:"这样吧,你早一天动身,先去找家合适的旅店安顿下来,然后问清楚县政府在什么地方。按道理,不管哪个县的政府都有正门,你就守在那里,只要我到了以后,就可以和你接头,反正崇德县没人认识你,你也用不着藏头包脑。"

阿桃觉得这办法不错,点了点头。

毛人凤接着道:"接上头后,我去附近帮你找一间便宜的房子,你一个人住在那里,我负责房租和生活费,另外,我每个星期来一次,为了不惹麻烦,我想最好是夜晚来,以敲门三下为暗号。"

毛人凤把阿桃安排好了,第二天江振兴叫来大轿接他时,他又借口说水晶山老家还有点事务未处理清楚,推迟了一天。

送走阿桃,毛人凤才把那套从军队带回来的简单行李搬到江振兴住的大富豪酒馆,谎称已从老家回来了。江振兴并不细究,两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过了一夜。

毛人凤去了崇德后,很顺利地和阿桃接上了头,为方便起见,在离县政府很近的街上租了一小间房子,月租也合适,才两块银洋。

安顿下来后,毛人凤每个礼拜来一次,送些日用东西,像真正夫妻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倒也自在。

说的是有一天毛人凤从江振兴借得一套古装的《金瓶梅》,当他看到书中潘金莲和西门庆淫乐的细节时,心里奇痒难熬,便借故离开办公室去了阿桃的租房。

阿桃的租房没有上锁,但门却关得严严实实。

毛人凤感到奇怪，欲敲门时，听到屋内有异样的响动，好奇地从门缝窥视。这一窥视让毛人凤大吃一惊，立即捶门，喝叫阿桃开门。

那阿桃拿了一条毛巾遮了下身起来开了门，见毛人凤一脸怒气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相比起来，那牛高马大的嫖客反倒从容，慢慢悠悠地穿裤子，慢悠悠地打着呵欠离去。

毛人凤待嫖客走后，欲发怒又无怒可发，转而细思：我又不曾安心娶她做老婆，这醋还是不吃的好，倒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落得一身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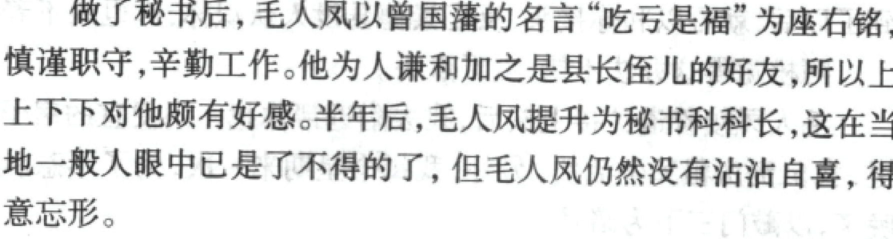
阿桃见毛人凤不大打出手，仅责备两句，也就放了心。从此以后，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没多久时间，终于闹出事来，被嫖客的老婆抓获。阿桃吃了亏，又不敢叫毛人凤帮忙，更不敢声张，就这样，阿桃在那条街再也住不下去了，征得毛人凤同意，主动去了崇德县有名的万春楼。



民军初年的夏季女装较清代有了很大改变，头发的梳理也颇不同

话分两头，且说毛人凤随江振兴到了崇德县，他发现江振兴并没有吹牛，更没有骗他，他的叔叔是县长，在这里一呼百应，很有势力，当时有不少大学生找不到事做赋闲在家，但江振兴两天工夫便让毛人凤坐上了崇德县政府秘书科的秘书位置。

这项工作每天的程序无非是上下班，撰写文件，誊抄公文，日子倒也算得上清闲，每月领着九十大洋的薪金，经济上再也不用发愁。



做了秘书后，毛人凤以曾国藩的名言“吃亏是福”为座右铭，慎谨职守，辛勤工作。他为人谦和加之是县长侄儿的好友，所以上上下下对他颇有好感。半年后，毛人凤提升为秘书科科长，这在当地一般人眼中已是了不得的了，但毛人凤仍然没有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自从进了崇德县后，江振兴对他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把他看成自己的亲兄弟一般，他们在一起时无话不说，甚至连毛人凤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他都想插手。

毛人凤是很能揣摸人意的，一切都顺着江振兴。只是有一桩事始终没法苟同。

江振兴为了表现自己的豪侠义气，总是帮忙帮到家。一个假日，江振兴和毛人凤在一起闲得无聊，便用打扑克的办法消遣。就两个人，不好玩别的花样，唯可“打沙蟹”。打沙蟹是扑克牌的一种打法，一人留一张底牌不露面，然后凭自己的推算能力估计能否赢对方，加压码。最大的是“同花顺”，第二是“四带一”，第三是“三带二”，第四是“同花”，第五是“顺子”，第六是“对子”，然后按“A、K、Q……”等顺序一路下去。

记得两个人干了几圈，毛人凤因手气不好，输了，连当月的伙食费都掏了出

来。虽说是输给最好的朋友，可心里说什么都不是滋味，加之他又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没办法放开，所以面上的肌肉扭曲，极不自在。江振兴见状，连忙把钱还给他。毛人凤连忙推开道："不要这样，赌博场上无父子。"毛人凤推了一阵，江振兴不依不饶，他也不得不收下了。虽说当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快感，但转而又发现从此以后再也不能跟江振兴玩牌了，即使硬在一起玩，也是没有多大趣味的。打牌的趣味所在就是那些赌注，输赢后的大喜大悲的感觉超越了赌注的本身意义。

有一次，毛人凤和江振兴玩了一圈，结果是振兴输了，因上次他没有要，这回毛人凤自然不好意思收。当江振兴执意要给的时候，毛人凤只得用他的原话搪塞，道："你和我谁跟谁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暂时寄在你口袋里吧，什么时候需要我再来取。"

江振兴收回了钱，他也发现了同样的奥秘——再也不能跟毛人凤玩牌了。江振兴深有感触地道："玩牌的味道就在于输了难受，赢了高兴，没输没赢没有难受没有高兴也就没有兴趣。"

毛人凤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这观点。两个人坐了一会儿，牌又不能玩，甚觉无聊。尔后，江振兴拉着他出外面走走。

来崇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里的一切基本上全部适应，各种景点都已经熟悉没多大的看头，两个人于是只好看游人。猛地，江振兴发现一个现象：在这假日的街上走着比平常要多出几倍的夫妻。

这一发现提醒了江振兴，他想起了毛人凤已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条。江振兴道："人凤兄，你也该替我找位嫂子了。"

毛人凤不经意地敷衍道："我这副穷酸相，谁肯嫁我？"

江振兴听了，以为毛人凤害羞，咬咬嘴唇，想出一个办法来。

其实毛人凤并非如他自己说的担心别人看不上他，更不像江振兴想的那样是因为害羞。三十多岁的人什么事都经历了，又在县里谋了一份上好的职位，只要他答应，随时可以娶一个条件不错的老婆到家。其他这种年纪的男人早已儿女成行。

毛人凤之所以不娶老婆自有他的打算。娶老婆不比玩阿桃这种女人，高兴了就干，不高兴了可以不管，各不相欠，而娶老婆则不同，不仅要负经济上的责任，更要尽社会义务，麻烦不少，而且他隐隐约约预感到将来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业，但是这番大业既不是在崇德县，更不是在江山县能够干得出来的，如果结了婚，有了儿女拖累，一旦外面的大局一定，再出去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毛人凤固执地认为，结婚和前途是针锋相对的，两者只能取其一。在他的周围，包括江振兴在内，不知有多少人主动替他说媒，他都婉言谢绝了。

时间仍按它的规律不声不响的流逝，又一个假日来临了。回想上一个礼拜和江振兴"打沙蟹"的情景，才记起这些天一直没见，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毛人凤想着该去探望，锁了门，准备去找。一路上和熟人打招呼。他突然发现今天同事看他时眼神格外不同。以为自己脸粘了饭粒或别的什么，连忙掏出小镜——什么也没有。他感到奇怪。

江振兴的住房在县政府大院，那里是他叔叔的私人住宅，一套单独的大院子。毛人凤越是接近县长住宅的时候，人们越是把他当把戏似的看，有的甚至冲他笑，向他道喜。毛人凤越加感到可疑，拉住了一个平常关系很好的同事问道："大家把我当猴似的看，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同事紧张地四处望了一圈，然后神秘兮兮道："恭喜你，毛先生，你就要当新郎官了。"

听到此话，毛人凤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追问道："你说什么？快告诉我！"

同事意识到说漏了嘴，但此时不说毛人凤是绝不会放手的，干脆和盘托出。

原来上个礼拜和江振兴一起玩耍不经意说的一句话被他误解了。为了帮他的忙，他回到家乡，自己说媒准备把一位表妹嫁给毛人凤，结果一说就成了。回到县城后，和叔父商量，腾出一间房来，精心布置，准备作为毛人凤和表妹的"洞房"。这些天，江振兴一直不露面的原因就是猫在新房里忙着布置。当门楣上贴出了"喜"字，县政府的人才知道有人要结婚，一打听，竟是江振兴在暗地里替毛人凤张罗，准备送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毛人凤听罢，犹如晴空霹雳，惊得目瞪口呆。很久才回过神来。他扔下同事，三步并作两步向县长家里走。

同事在后面焦急地叮嘱道："毛先生，你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

毛人凤来到江县长家，果然见到江振兴在布置洞房。毛人凤的心几乎提到了喉咙，脸色惨白。

见了面，毛人凤道："振兴，你这是干嘛？"

江振兴道："布置洞房。"

毛人凤道："谁的洞房？"

江振兴道："你，还有我表妹。"

毛人凤道："可以改变么？"

江振兴道："不行了，我已经让表妹带着嫁妆上了路，估计今天到，也许今晚上能和你完婚。"

毛人凤登时萎软在椅子上。

江振兴见毛人凤一脸惨白，知道有异，所以，当毛人凤问他时，故意用了激将法，果然，毛人凤对结婚畏之如虎，甚至惊得萎软在椅子上。

江振兴暗暗庆幸还留了一手，当他拿毛人凤的相片给表妹看了，征得完全同意后并没有惊动太多人，然后返回县城和叔叔道明原因商量新房的事。

对江振兴的做法，叔叔表示支持，说对待朋友应该这样，当即答应下来。江振兴这些天，想着给毛人凤一个意外的惊喜，心里一直暗暗得意，没想到毛人凤会是这样子。他是明白人，不须毛人凤再解释什么，单凭他这惊慌的模样已经说明了一切。

为了避免尴尬，江振兴向毛人凤解释，毛人凤这才定下心来，说一番感谢之类的话，然后又委婉地推卸了。

从此以后，江振兴在毛人凤面前也不提结婚和做媒的事了。

就这样，毛人凤任崇德县政府秘书，从1926年到1933年将近八年的时间里，他既有过失落、傍徨，也有过希冀和期盼，但不管怎么样，他心中的信念始终没有泯灭。他坚信，他所期盼的机会一定会来到。同样，他的涵养和城府、幽深得到了难以令人理解的地步，连江振兴这么好的朋友，多年来，都不知道他有位叫桃花的相好在万春楼。

1933年的一天，和往常几千个日子一样，非常非常平凡。还是以前的同事，还是以前的办公室，甚至连公文都是老一套的格式。但这一天，对毛人凤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午，毛人凤整理好县政府文件，抬头向窗外望去，见外面太阳西斜，准备去食堂打饭。

突然，一个陌生人闯入办公室问道："请问，崇德县秘书室在哪里？"

毛人凤道："这里就是，请问先生有何贵干？"

来人道："我想打听一位名叫毛人凤的先生，不知有没有这个人？"

毛人凤因不认识来人，担心是找麻烦的，便卖了个关子，道："有这人，不过已经下班了。如果先生有什么急事，我可以代他处理。"

来人摇摇头，大模大样地坐了下来，道："不急，我可以等他回来，这事必须要找他本人。"

毛人凤一时没了词，感到来人口齿伶俐，反应灵敏，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应付的平常人，只好坦言："我正是毛人凤，先生有事尽管直言。"

来者这才露出笑脸，道："从一见面我就猜是你，因为你长得和毛万里先生一个模样，听你说第一句话我便肯定是你了，因为江山话的口音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毛人凤道："请问先生贵姓，何方人士？"

来者道："免贵姓徐，名远举，湖北省大冶人。"

毛人凤道："你在什么地方认识我弟弟毛万里，是不是在江山呆过，不然怎熟悉江山口音？"

名叫徐远举的来者朗声笑道："果然名不虚传，好厉害的口才，好吧，我也不再

卖关子了。我并没有去过江山，但我天天得听江山人说话。我们处长是江山人，这次派我来的目的是送一封信给你。”言罢，从怀里掏出信来，递给毛人凤。

毛人凤接过信，一看封皮的字迹，便知道是谁给他写信来了。

二　投身黄埔，戴笠大发迹

1932 年 4 月 1 日，戴笠正式奉蒋之命，在南京徐家巷二号成立特务处本部，宣布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又在鸡鹅巷五十三号设私人办公室。

话说当初，戴笠被毛人凤一语点醒之后，顿时觉得眼前一片光明。“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豪迈之语，在他耳边久久回响。告别毛人凤之后，戴笠当即回到家中筹措盘缠，决心投身黄埔军校，重塑前程。

1926 年春天，戴笠听了毛人凤的劝告，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寻找蒋介石。

关于戴笠如何认识蒋介石的经过，本篇将细细说来。

戴笠被浙江省立一中开除后，在杭州打流，并认识了胡宗南。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无赖、说谎、无耻，这是他以后发迹的最好本领。

后来，他那套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因为天天洗、天天穿，慢慢破旧起来，加上天气渐渐转冷，再也不能在熟人家里混下去了。此时，恰逢母亲托人做媒，让他和同乡毛应升的女儿毛秀丛订婚。他便顺藤摸瓜，探得毛应升有一位亲家在杭州开了一家徐记柴店。

戴笠便以毛家女婿的身份在这家店里打工，并支得些钱购置了衣服，解了燃眉之急。

年关将至，徐记店老板的侄儿徐缙璜要回江山县，戴顺手拉上关系，随徐缙璜一起到南星桥码头搭船上路，赶回家乡江山过年。

戴笠和徐缙璜双双乘船，沿钱塘江逆流而至富阳。船至富阳码头，戴笠瞅个空便偷偷上了岸，独自折回杭州，到徐记柴店老板跟前谎报说，徐缙璜在船上失去钱包，痛哭流涕，耽搁在桐庐苦苦等候老板接济。戴笠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将徐缙璜的失窃经过编得活灵活现。徐老板信以为真，便给了戴笠一百元钱，请他迅速带给徐缙璜以解燃眉之急。

戴笠对军统局官员训话



戴笠得了钱，好不得意，在杭州快活了几天，又买些衣料、年货，

单独带回到家里，见过母亲和妻子完婚，言明已被学校当局开除，再不能去杭州上学。戴母唉声叹气，毛秀丛闷闷不乐，戴笠也感到走投无路，一直呆在家里吃闲饭。

1917年，浙军第一师在潘国纲率领下，出师北上讨伐张勋。因讨张战斗顺利，潘国纲部打到江苏，又挥师回到浙江。

是年11月下旬，军阀周凤岐在宁波策划"独立"，浙一师奉命哗变，出发前在全省各地招兵买马。戴笠闻讯，到杭州找到潘国纲的学兵营，报名当志愿兵。

学兵营营长李享，见戴笠年虽弱冠，生得气宇不凡，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戴春风。"戴笠恭恭敬敬地答道。

"现在干什么职业?"

"省立杭州第一中学读书。"戴笠撒了一个谎。

"哦，为什么投笔从戎?"

戴笠用他在文溪小学作文里的句子回答："先生问立志，吾答曰：希圣，希贤，希豪杰，如此而已。"

李享听了戴笠的回答，高兴地说道："好，好，你回答得很好。"当下便录取了戴笠。

戴笠入伍之前，听说浙一师要立即赴宁波，便悄悄来到杭州南星桥船码头，想找一个同乡给家里捎个口信。迎面遇见一位船老大，一打招呼，听他操江山口音，知是同乡，便上前搭讪。果然异乡见同乡，胜过见亲人。这位船老大名叫王老四，是江山县桑淤人氏，心地善良，江湖上人称"王老实"，看到戴笠竟一见如故，慷慨相助。戴笠求他回江山后给保安乡家里报一个平安，说他要立即随浙一师潘国纲部队到宁波去。王老四不仅满口答应，还留他在船上玩了一天。

浙一师在宁波吃了败仗，戴笠尝到了忍饥挨饿、出生入死的苦头，便偷偷离开了部队，流落街头。

戴母蓝月喜在家里每日牵肠挂肚。蓝氏从戴笠6岁那年起就丧夫守寡，此生若不靠戴笠，却靠何人?她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却身强力壮，三寸金莲，灵巧矫健。加上当年她的祖父在仙霞岭下以开饭店为业，自幼就见过世面，于是便跟媳妇毛秀丛商议，决定亲自去宁波寻找戴笠。

毛秀丛知婆婆爱子心切，自然对婆婆表示支持。商议毕，便给蓝氏收拾行装，准备启程。

宁波是个花花世界。蓝氏到了宁波后，知戴笠流落此地，无依无靠，无钱进饭店、旅馆，必定栖身祠堂庙宇，便专找祠堂庙宇落脚。

不想戴笠落泊宁波，衣衫褴褛，来至关帝庙，时在冬末春初，风雪交加，饥寒夹攻，母子俩人在庙堂相撞，拥抱痛哭了一场。哭罢，蓝氏拿出一些烧饼、油条给戴笠充饥，戴笠狼吞虎咽了一阵。蓝氏又在关老爷像前，教子为人处世之道。戴笠唯唯诺

诺，一再表示惟母命是从。于是，第二天母子双双离开宁波，一路上含辛茹苦，讨饭回到江山县仙霞山保安村。

戴笠回到家里，见过妻子秀丛、儿子善武。那善武生得白白胖胖，像一条小蚕，人称“蚕儿”。戴笠听了高兴，遂给他起了个名“藏宜”，自此一家人安稳度日。戴笠白天上山打柴，晚上博览群书，尽心熟读《三国演义》，烧毁《金瓶梅》，慷慨激昂，戒烟戒赌，表示要永记宁波关帝庙母训，做出一番事业来，不在话下。

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过了一段时间，戴笠觉得打柴辛苦，耕种不得法，开始留恋起过去打流生活来，于是又在乡里游荡。

1920 年春天，竹笋竞发，整个仙霞岭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年是毛竹的丰年。戴笠每天都要上山巡守，靠他父亲戴士富手上留下的几亩田土薄山度日。

在保安村，戴家是由外地搬来的，他的祖辈曾经效力满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屠杀太平军立有“战功”，受过清政府封赏。他的祖父戴顺旺是靠高利贷盘剥农民，拥有土地二百余亩的地主。他父亲戴士富，目不识丁，当过衢州知府的皂卒，回家后不务正业，嫖赌放荡，去世时，只剩下二十亩土地，家道中落，戴笠靠母亲蓝氏抚养成人。

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

有一天，戴笠在山上见一个提篮少女，长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顿生邪念，一面叫嚷着“偷笋的别跑，快把篮子放下”，一面就向那少女猛扑过去，出手就是一个巴掌，那少女哪里躲闪得及，只听哇地一声惊叫，连人带篮打翻在地。

正当戴笠要动蛮撒野之时，一位身穿长袍，手执文明棍的好汉路过仙霞岭，此人名叫华春荣，家住化龙溪，是广渡乡乡长，一向见义勇为，专爱打抱不平。他一见此情，不禁火冒三丈；只见那行凶的恶棍面带马相，知道他就是保安村有名的小流氓戴春风，便一个箭步上去，把戴笠一推，指着那少女身旁篮子里倒出的满地野菜猪草，厉声喝道：“混账东西，她哪里偷你的竹笋？胆敢欺侮良家少女，看打！”

戴笠原本是个无赖，生性霸道，当场就与华春荣扭打起来。怎奈华春荣生就一个魁伟大汉，又比戴笠年长几岁，加上平时对这无赖四出作恶，耳闻目睹，恨之入骨，所以下了狠劲，直打得戴春风鼻青脸肿，无法招架，只得跪在地上苦苦求饶。

戴笠挨了打，羞愧得无地自容，跌跌撞撞回到家里。蓝氏见了他这副模样，泪汪汪地连声问道：“春风儿啊，你这是怎么啦？”怎奈戴笠却是守口如瓶，默然不答。

戴笠自从挨了华春荣一顿痛打，痛定思痛，反倒觉得华春荣的确为人正直，颇具侠义风度。加上戴、华两家也可以算是亲戚。因为这样一层关系，戴笠便时时到华春荣的纸槽作坊聊天。

一日，戴笠在华春荣纸槽的一张八仙桌上，无意中发现盖有印章的一张信笺。

戴笠顿时心生诡计，偷偷拿回家中，把信笺上右边原有的文字裁去，留下原有的印章，然后在这张信笺的左边空白处写成一封便函，偷偷地到经销草纸的丰盛钱庄支取一百块银洋。


陈立夫，军统“教父”

戴笠得了一百块银元，以此为本钱，贩运了一船麦杆扇，钻进上海码头，在十六铺结识了卖水果的杜月笙。日复一日，你来我往，臭味相投，两人便结拜成兄弟，换了帖子。戴笠比杜月笙小8岁，称杜为三哥。因大手大脚，既赌且嫖，骗得的钱及贩运麦杆扇的钱没多久便花个精光。只好又寄居在上海表兄张冠夫的亭子间里，白天仍然到处游荡，无所事事。

此时，戴季陶、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因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政治上无法施展，便合股开办了一个证券交易所，生意十分火红。

戴笠听杜月笙说过，凡来买股标、证券的股东，大都是有钱的大老板。戴笠便抱着这个趋炎附势的念头天天进入交易大厅，然后再去各个包厢的门口探头探脑，寻找目标。股东的休息包厢很宽敞，像大厅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整齐地排列着漆得锃亮的八仙桌、太师椅，酷似赌场。那些西服革履或长袍马褂的股东们一个个红光满面、气宇轩昂，坐在桌旁，或抽烟或品茶或搓麻将。戴笠虽然也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但在这种场所不得不老实，呆呆地围在桌边观看。

包厢里穿梭着几名小伙计，不时为股东们沏茶、倒水、包烟、递热毛巾，他们也和戴笠一样，穿着粗布短衫。

看完一圈麻将，前面一位身着丝绸长衫面相斯文儒雅的中年人顺手从桌上拿起一张钞票反过身对戴笠道：“帮我买包香烟，骆驼牌的。”

很显然，这位先生把戴笠当成了跑堂的伙计。戴笠受宠若惊，尤其听此人一口江山口音，举止言谈和蔼可亲，满心欢喜地接钱买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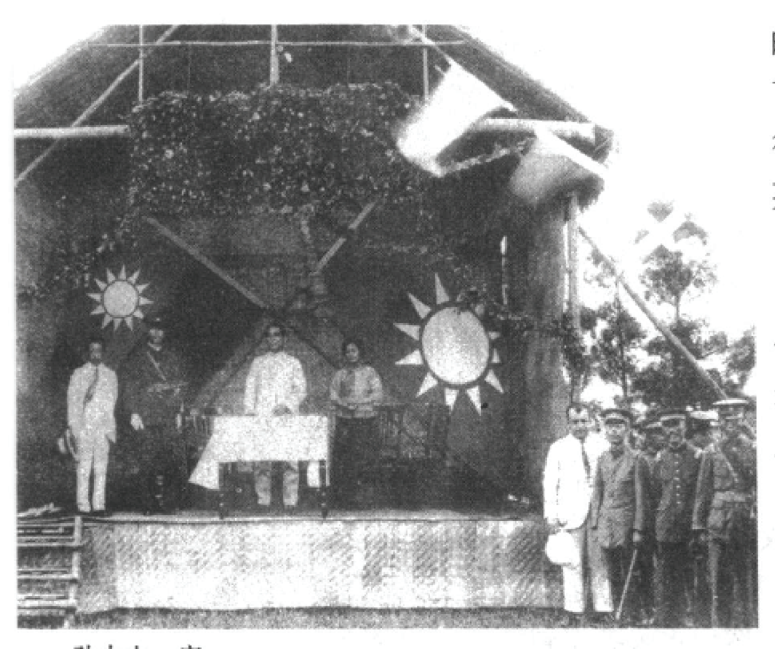
这种事要是在其他场合碰上，他早就拿了钱逃跑了，可今天绝对不存在这种念头，心下想：“真是三生有幸，今天在这里碰着了一位有钱的同乡，今后不愁前途了。”

戴笠买了烟回来，毕恭毕敬地连同剩余的钱一同递过去。中年人很快得知他不是伙计，感动不已，说如今这么诚实的年轻人很少有，欲把剩下的零钱送给他。

戴笠连忙推却，用纯正的江山话说道：“先生若这样就太小看我了！”

对方一听到他的江山口音，忙问他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戴笠一一如实相告，对方更是惊喜不已。

原来这位先生正是这交易所的大股东，姓戴名季陶，江山吴兴人。他得知戴笠不仅是同乡，还是本家，欢喜不已，连忙介绍给同座的蒋介石、陈立夫，并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之类的关心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



孙中山、宋庆龄在黄埔军校阅兵台上。左1为廖仲恺，左2为蒋介石

晚来往的光棍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复说："有饭吃就行。"他趁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现在打流到上海来了。"从那以后，戴笠每天必到，戴季陶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叫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唯有陈立夫瞧不起他，常常暗地里挑唆戴季陶不要理这小瘪三，降低自己身份。对此，戴笠非常恼怒，背地里骂他"痨病鬼"。

这段时间，每天在交易所玩得很开心，可一到晚上简直受罪。

表兄张冠夫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亭子间很窄，他们夫妻睡床上，戴笠打地铺，翻一个身或放一个屁都听得很清楚，弄得表兄夫妇的生活很不安。张冠夫念在至亲的份上短时间内尚无怨言，但表嫂子则受不了，不免冷言讽语，逼他快走。

戴笠慢慢也没意思了，又回到江山，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直至在悦来客栈和老同学巧遇，准备到广州闯荡，他先到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去找校长戴季陶，引荐给蒋介石，于是被收容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

戴笠在黄埔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除了少数官长不奉送招待外，凡与他接近认识的都有好处。他特别喜欢当采买，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后来知道他是校长放下来的挂名学生，来头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怀疑他是有任务的，可是他从来不与人谈政治、军事或争论问题。

戴笠入黄埔军校时，他那位在西湖边奇遇而成为知交的朋友胡宗南早就入了黄埔第一期，并毕业升至营长的位置。戴笠见缝插针地利用他们的关系，求他搜集提供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材料，然后拿到蒋介石面前报功请赏。他决心抱着蒋介石这根粗柱子，达到他出人头地之目的，蒋介石也根据他这特长，尽量地予以利用。

戴笠经常在朋友面前感慨道："要说我倒楣吗？也不倒楣。要说我不倒楣吗？论黄埔资历总不如人而倒楣了。"

这句没头尾的话粗略一听谁都感到莫名其妙，其实是很有来头的。他说的倒

楣，是孙中山1924年在北京病逝后，蒋介石已在广东初露头角，当了黄埔军校校长。那时，他在上海、杭州等地打流的过程中既听到传说，也时不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蒋介石的事迹报道，其中有一张上海报纸刊登了"蒋介石其犹长乎"的大红字标题，内文报道蒋介石已在广州发迹。

打流中的戴笠看到这条消息，既怀疑，又相信，始终拿不定主意。一想到蒋介石就算是发了迹，但凭那段短暂的交往，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人缘关系也没有与戴季陶密切，不肯定能重视他。如此一想再想，总是没有勇气去投奔，只想看看风声再说。

这样一等再等，直到1926年在江山县城悦来客栈遇见毛人凤，确切地知道了蒋介石在黄埔任校长，他才下定决心南下投奔。

戴笠常道："我若是早一年半载前去投奔校长，我就是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了，可以凭资历得到更高的位置。话又说回来，假定我没有碰上毛人凤或晚一点碰上，那么连黄埔第六期的末班车都赶不上，这辈子就更无出头之日了。"

以上便是戴笠的"既倒楣又不倒楣"的来龙去脉。

1931年，蒋介石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感到心力交瘁，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宣布下野，为了能及时掌握政敌胡汉民、汪精卫的情况，一下子想到戴笠，密示他召集一批忠于校长的黄埔学生，组成一个"联络小组"，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活动，昼夜监视胡汉民、汪精卫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动向，并随时向他汇报。

戴笠奉命之后，立即组成了由黄埔出身的十位同学，即：唐纵、周伟龙、郑锡麟、黄雍、徐亮、张炎元、胡天秋、马策、梁干乔等。

1932年4月1日，戴笠正式奉蒋介石之命，在南京徐家巷二号成立特务处本部，宣布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之后，戴笠又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设私人办公室，处理机要事务，并相继建立内外勤组织，创业伊始，需要大量人才。

三　招兵买马，成就"中国希姆莱"

1932年，南京鸡鹅巷经常人来人往，新成立的特务处门庭若市，热闹非凡。这些人中，有相貌伟岸的彪形大汉，有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

戴笠坐在新布置的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处理各项事务。时而高声叫骂，大声训斥，时而喜笑颜开打拱作揖。近些天，有来找他处理公事的、有托人求情的、有求职的、还有旧友故人来祝贺的。

来得最多的是来求职的，大多是黄埔同学。虽然正是用人之际，但旧友凭着以前的关系总是提出过高的要求，使他感到麻烦，感叹应付人事的不易。

他刚送走一位，回到位置处，屁股还没着凳，勤务员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报道："老板，有人拜会，自称是您的旧友叶彦世，请问让不让进来？"

戴笠一听到"叶彦世"这个名字，登时露出悦色，道："请他进来！"说罢，又觉得有点不妥，因为他了解叶彦世，此人喜欢愤世疾俗，讲义气，同时也心高气盛，戴笠连忙离开位置，出门迎接。

门外，叶彦世由徐远举陪同，经卫兵放行，已走了进来，见了面，戴笠忙拱手作揖，道："彦世兄光临寒处，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叶彦世大大咧咧地摆摆手，道："敝人冒昧登门造访，事先没有通知，不怪，不怪。"

这叶彦世是戴笠黄埔同期同学，为人豪爽大方，和戴笠私交很深成了莫逆。毕业后，因性格的原因，去了几个地方都因为与上司合不来而离去。此次他在同学处探得戴笠已荣升少将处长，特来投靠，谋一份差事。

叶彦世来到鸡鹅巷时因口气太大，受到卫兵阻拦，幸好被徐远举碰上，这徐远举虽生性凶残，但灵活，会见机行事，听叶彦世自说与戴笠是生死之交，便有意结识，替他解了围并陪他来到办公室。

当下，办公室里还有戴笠几名手下，老同学来了，当然得叙旧，于是喝退左右。

唯有徐远举自恃是陪叶彦世进来的，没有退下。

戴笠见了，板起面孔道："有事吗？没有就下去！"

叶彦世走过去搭了徐远举的肩道："这位兄弟就留在这里吧，我挺喜欢他。"

戴笠皱了皱眉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悦。这细微的变化徐远举很清楚地察觉了，他知道戴笠的脾气，打一个立正道："报告处长，没什么吩咐我就走了。"

徐远举离去后，叶彦世走过去仍像过去一样拍搭他的肩，上下打量一番道："老戴，还行，出息多了，真是士别三日，则刮目相看，此言一点不差！"

恰巧唐纵和一位勤务看到了这一幕，都感到叶彦世有点不识时务。

戴笠明白叶彦世是来求职的，念在旧情分上，也想收在下面算是个臂膀，没想到这叶彦世越来越不识趣。戴笠道："哪里，哪里，蒙校长错爱，戴某不才，勉强而已。"

叶彦世道："说的也是，这年头确实也不需要什么鸟才能，只要有人赏识，老母鸡也能充凤凰。可不，我在几个地方就职，那帮人胸无点墨，仗着一些乌七八糟的裙带关系，竟在我之上，任意指手画脚，气死我也。"

戴笠面带笑意道："彦世兄还是以前的豪爽脾气，说什么都直来直去，难得难得。"

叶彦世不无得意道："那当然，男子汉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没必要婆婆妈妈。"

唐纵见状，想提醒一下叶彦世，道："戴处长如今可是校长手下的大红人，在这

里大家都尊为老板。”

叶彦世听出了唐纵话外之音,他俩以前也有过交往,便不以为然道:“乃健兄,你也是黄埔同学,居然也口口声声‘处长’、‘老板’,未免也太见外了。”

唐纵见叶彦世仍执迷不悟,再说下去害怕说出对他不利的话来,改变口吻道:“彦世兄旧性未改,还是那么心直口快,难得难得。”

叶彦世更得意,道:“这点不是我自吹,不敢说得太宽,最起码所有黄埔同学,没有谁能保持我这种秉性,不惧权贵,不拍马屁!”

戴笠亲切地拍着他的肩,笑道:“彦世兄这番高论暂且放一下,来,我们去餐厅坐坐。”戴笠说着,随即吩咐手下多弄几道好菜,道:“我们几个黄埔老同学今天一醉方休,好好叙叙。”

戴笠又约了几个叶彦世认识的同学,一起就餐。酒宴上,同学互问别后经历,热闹非凡。叶彦世几杯酒下肚,更是不能自持,说道:“我老早就跟人说过,在我一帮同学当中,唯有江山老戴面长嘴阔,一张标准的马脸,相书《柳庄相法》、《麻衣相法》都载道:“‘马脸人必成大器’,大家看看,我的预言怎样?应验了。”

叶彦世此话一出口,热闹的场面一时静下来,面面相觑,大家都知道,今日的戴笠已今非昔比,他除了是众人旧日的同学,更是堂堂的少将处长,他需要的是别人维护他的威信,而不是没有距离的友谊。

大家估计戴笠听到这句戏谑之言后,会不悦,赶忙圆场道:“大家难得相聚,来,来,干一杯!”

然而此刻戴笠并没有生气,反而认真地说:“我曾经见过一位很有名的面相先生,说我这副马脸,主成大事。不过江山出的几个名人都不得善终。”

大家见戴笠没有生气,桌面上又活跃了。

戴笠接着又说他相信《柳庄相法》、《麻衣相法》,还有《冰鉴》。说他五行缺水,所以才把戴春风改为戴笠。



戴笠同特务训练班学生合影

说到戴笠这个名字,他更得意,道:“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适下车揖。君戴笠,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念罢,又解释道:“这是我取名‘戴笠’的另外一层意思,即不忘贫贱之交。所以,今后不管我如何飞黄腾达,绝不会忘记各位兄弟。”

听到此处,叶彦世更有

点飘飘然了,搭着戴笠的肩道:“说得好,说得好!有你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

唐纵听出了叶彦世的话意,待他坐定后附着耳朵悄悄问道:“彦世兄此行是路过还是有别的公干?”

一向不喜欢开口求人且极爱面子的叶彦世,正愁找不到一个人替他表明心迹,见唐纵问起,但还是强撑面子道:“本来呢,我是路过顺便想来看看各位兄弟,没想到雨农兄如此仗义豪爽,因此决定留下来帮他一把!”

唐纵当下明白了,离开叶彦世,装成敬酒来到戴笠身边,附着耳朵低语:“处长,彦世兄此来是想在你下面谋个职位——”

戴笠轻轻颔首,打断唐纵后半截话道:“知道了。我自有安排。”

叶彦世在背处注视着唐纵和戴笠耳语后的情景,当他发现戴笠一脸悦色,便知道事情已经妥了,暗暗高兴起来。想着戴笠以前和他的关系,估计最少会安排一个不错的工作。正想着,戴笠举杯来到他身边,道:“彦世兄,想当年在黄埔我们同居一舍,无话不谈,你聪明灵活,干什么都在我们之上,那时每逢操练,”说着用手指唐纵,“乃健总是打不中靶,更可笑的是操练三年,到毕业还没学会打绑腿,为这没少挨教官训斥。”

唐纵见戴笠揭他老底,红了脸,不好意思起来。

叶彦世也附和道:“黄埔军校生活,能识你们这帮朋友,算是我叶某人的福气,目下就你最出息,还望多多关照。”

戴笠仍按他的思路道:“现在我虽任处长,那是校长的错爱和栽培。对所有黄埔同学,我都视为同志,尤其对彦世兄,更视为至交、知己——”说到这里,戴笠把话打住,久久地盯着叶彦世。

叶彦世刚才那句“还望多多关照”的话,已经把他意思说得非常明白了,此刻,他竖起耳朵,等着听戴笠的安排,因见他久久不开口,心里不免紧张。

戴笠终于开口了,道:“凭彦世兄之才,远远在戴某人之上,本想留彦世兄在特务处屈就,但水浅不能藏龙,而且我也于心不忍,不能耽误你更大的发展前程,为弟今天有点小意思,还望彦世兄笑纳。”

戴笠说罢,仰起头高声道:“来人,拿二十元大洋送叶先生做盘缠!”

叶彦世一时傻了眼,很快还是回过神来了。

叶彦世拱手作揖道:“雨农兄太客气了,彦世此来,只为叙旧,刚才我也跟乃健兄说了。至于盘缠,雨农兄还是收起留做他用。敝人不才,近年虽不得志,但尚不至缺衣少食没有盘缠。更何况无功不受禄,承受不起如此大礼!”

戴笠亦笑道:“彦世兄果然胸怀大志。那我也就不再多此一举。唉,官虽小,却穷忙不少,这次失礼了,待他日再做秉烛之谈。”戴笠欠身,做出送客姿态。

叶彦世走后,唐纵搔着头对戴笠说:“他还是那脾气……”

“他要是改了脾气，叶彦世就非叶彦世也！”戴笠似乎有些伤感：“彦世只能做我们的朋友，不能做我的干部。乃健，请你理解我。”

唐纵自然理解。自从和戴笠共事特务处，他从不像其他黄埔同窗那样称他“老戴”，总是尊为“处长”或“雨农兄”。他深知，戴笠以六期的资格出任特务处处长，许多高年级同学颇为不服，对戴笠少有尊敬，这也正是戴笠的大忌。暗道：“彦世兄就是几句‘老戴’，才没弄到饭碗啊！”

戴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重重地坐了下来。叶彦世的到来对他是一次考验，重感情抑或事业？我江山戴笠决非泛泛之辈，岂会因儿女情长坏了大事？

想到这里，戴笠不禁微微笑了。他有些得意：当年的学长现在也在我的管辖之下，许多一期同学见了我也礼遇有加，校长更是把我看作心腹，试问当年六期同学，谁如我风光显赫？

“贾金南，通知门房，凡有找我托人情者，一律不见！”戴笠从叶彦世身上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能让任何一个威胁到自己尊严的人进入特务处！”

“老板，这里有人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老板宴客，一直没让他见你。”贾金南从隔壁领来一个身材高挑、面皮白净的小伙子。

“唔？啊！是万里，小贾，怎么不早说？万里和我，情同手足。实在抱歉，万里，我怠慢了！”戴笠激动地站起来，紧紧握住来客的手，上下打量着。

“雨农兄公务繁忙，弟不敢打扰。”毛万里淡淡一笑。

“齐五兄如今在哪里得意？”

毛万里答道：“家兄现在崇德县任秘书。”

“齐五兄又埋身于文牍之间，岂非太委屈了！”戴笠感叹地说，他知道毛万里也是来求职的，便道：“你愿不愿留在我这里工作？”

毛万里喜出望外道：“谢谢戴先生。”

“哎——万里你太客气。”戴笠笑着嗔怪道。心里却十分喜欢这个小伙子的知礼懂事。满意地点了点头，道：“我和齐五兄莫逆之交，同砚多年，有你在，也是我的一个臂膀，另外我给你一个任务：立刻派人去江山请齐五兄来特务处共事大业，以图报校长知遇之恩。”

送走毛万里，贾金南小心翼翼地问戴笠：“老板，这毛万里是什么来头，你这么隆遇？”

“哎——”戴笠长叹一口气：“他长兄毛人凤是黄埔四期学生，是个人才呀。毛人凤常叹‘国事之蜩螗，愤军阀之五暴’，曾鼓励资助我报考黄埔。我今天有此地位，毛人凤可谓功不可没。”

“别人不能进特务处，齐五兄一定得来！”仿佛是为了说服什么人，戴笠手臂在空中猛挥一下，激动地嚷道。

戴笠立马修书一封，交予毛万里，吩咐他尽快派人去把毛人凤请来。

毛万里收下戴笠写给家兄的信，想着兄弟很快要见面，而且以后长期共事，彼此有了照应，心里非常高兴。

毛万里准备派徐远举去江山送信，原因是此人办事能干，应变灵活，把这桩重要事交给他办理可保万无一失。

此时的徐远举才来军统特务处不久，加之不是黄埔生，不受重用，正加紧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向戴笠身边的人献殷勤。

毛万里把信交给了徐远举，并认真叮嘱了一遍，最后还是不放心，担心哥哥因留恋崇德县而不愿出来。于是，自己又亲自修书一封，阐明来南京是如何之大有前途及戴笠如何深得蒋委员长信赖之类。写好后，一并交给徐远举，要他一路小心，不得有误。徐远举领命去了，不在话下。

四 《三民主义》一支左轮手枪

话说毛人凤收到自称徐远举的陌生人送来的信，一时不知道系何人写来。待接过看封皮字迹，便知道是戴春风和弟弟毛万里写来的。

毛人凤满心欢喜，连忙请徐远举喝茶、抽烟，热情招待。徐远举要毛人凤不必客气，先看信中内容再说，声明处长在南京等着他回去交差。

戴笠的信中叙述了自悦来客栈分别后的思念之苦，又道目下蒙校长错爱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因才疏学浅，难以胜任，望毛人凤念在同乡、同学情分上帮他一把。如毛人凤不愿意时，他将学《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也来一个“茅庐三顾”，前来崇德迎迓……

阅后，毛人凤感慨颇深，没想到戴春风如今果然发达了，自己落后了，心中跃跃欲试，恨不得长上翅膀，飞抵南京，开始他新的起点。

拆开毛万里的信，未曾读，泪便流了下来。这些年因世道纷乱，兄弟多年未见面。想到弟弟时，自然也想到死去的父母，叹他们这一生太苦，尚未享到儿子的福，就已蹬腿西去。

毛万里在信里写道，他自父亲死后，便在外面谋生，四海为家，历尽人生的所有艰苦。后来到了南京，得知戴春风已成了“复兴社”“特务处”的少将处长，前往投奔。在戴先生的关怀和照顾下，过得还算滋润。这些年兄弟音讯隔绝，本想回家探望，然而家不成家，更不知兄长去向。好在后来从一位江山同乡口里探得兄长在崇德就职，恰逢戴先生事业初创，正在用人之际，特别提到兄长，望能来南京。

毛人凤看罢信，拭干泪，让徐远举和他一道去宿舍，然后自个径直向江振兴家中走去。

毛人凤让江振兴看了信，又说了一番感谢他这些年来的关怀和照顾。

江振兴有言在前，自然不好挽留，依依不舍地道："我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没想到是今天。"说罢，彼此便无话可说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毛人凤收拾好行李，准备随徐远举去南京。临行前，忽记起还有件重要事情没有办妥，和徐远举说好再等一两天，然后私自出门操办。

毛人凤的重要事情是想把阿桃带去南京，安顿在附近妓院里，需要时图个方便。

毛人凤一路这么想着，奔万春楼来了。近段时间，由于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民不聊生，许多良家妇女及规矩人家闺女都沦为娼妓，一时间万春楼人满为患，而嫖客仍是那么几个，因此生意萧条。

话说毛人凤为劝说阿桃随他去南京，一会儿来到了万春楼。



卖淫是古老的陋习。图为妓院集中区荣安里

毛人凤找到桃花后进了包房，道："阿桃，我要离开这里了。"

桃花瞟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

毛人凤有点儿急了，道："你为何不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桃花眨了一下眼睛反问道："我为何要问你？"

毛人凤道："因为我是你的情人。"

桃花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呵欠道："我的情人成千上万，我都记不得了。"

毛人凤道："可我你是不应该忘记的。"

桃花坐起来道："本来就没忘记你，不然的话，我干嘛扔下别的男人来伺候你？"

毛人凤道："我想带你走，带你去南京。"

桃花道："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毛人凤道："你不想去南京吗？"

桃花道："我没有说我不想去南京，我在问你凭什么理由要我随你去？"

毛人凤道："理由多着呢。第一，我需要你；第二，我离开后没人照顾你；第三，南

京是大地方，有你挣不完的钱，有你绝想不到的快乐，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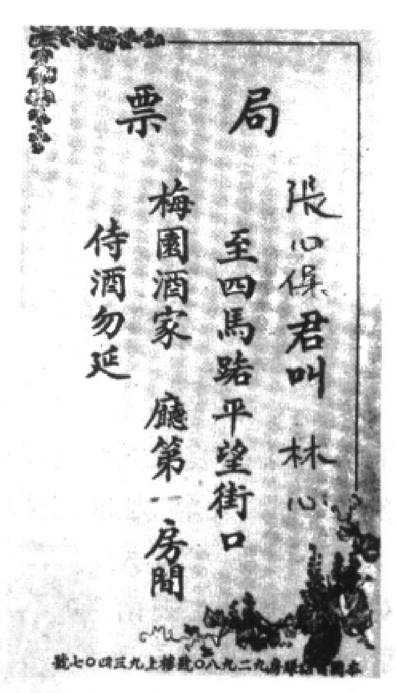
毛人凤见桃花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停止了往下说，改口问道：“桃花，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桃花伸出一点舌头，舔自己樱红的嘴唇，点了点头。

毛人凤喜道：“那你答应我了？”

桃花道：“你就少费口舌了，我是不会去的。”

毛人凤道：“为什么？”

桃花道：“你不是说了三条理由么？我也回你三条，第一，你需要我是你的事，与我不相干，但我并不需要你；第二，你离开了以后，崇德县男人多的是，谁都可以照顾我。第三，最主要离开后，我年纪老了又得重新适应，大地方人多，有本领的女人也多，有好处都轮不到我，不像在这小地方，男人们众星捧月似的哄着我，让我天天都有钱挣，有心开。”



邀请妓女陪座侑酒，谓之“叫局”，客人要开出局票通知妓女，图为“局票”

说到后面，桃花认真地告诉毛人凤，说她不想离开崇德的最主要原因一是自己年纪大了，二是鸨母决定和她合伙经营万春楼妓院，可以自己做主当老板。

桃花道：“你对我的情意，我已经记在心里，但要我丢下这份好容易才到手的事业，我实在舍不得，除非你有更大的资本，让我去南京开一家万春楼。”

毛人凤目前自然没有资本，也没有更充足的理由劝桃花随他一起去，但要他为一个女人而放弃这次大好机会，他也不会蠢到那份上。

毛人凤眼巴巴地望着桃花，心里有很多话已被对方强硬的态度挡了回去，他垂下眼皮，道：“我这一去，没有你，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法。”

桃花听罢，“哈哈”大笑，并不言辞。

毛人凤又道：“我去了南京后，一定好好干，出人头地，到时候接你过去，把你包起来。因为你说过，这世上，有这香味的就你一人。”

桃花听了，又是一阵大笑，她没想以前糊弄人的一句话，竟被毛人凤当真，笑够以后，她告诉毛人凤，她身上的肉香并非世上独一无二，它的名字叫肉香、乳香、也称美人香，古时候的西施、貂婵、杨贵妃都有，就是现在，大约每五百名女人中，就有一位，它的比例比狐臭少不了多少。

毛人凤傻傻地听桃花说话。桃花还告诉他，到了南京，只要留心，一定能找到更香、更销魂的。说到这里，桃花长叹一声，道：“到了那时候，在你心目中我就没有地位啰。”

桃花承认，她在所有男人面前都说她是世上的唯一，不知内情的也就当真，迷

她迷得死去活来。这便是她成功的诀窍,也是她不愿离开这里的原因之一。她说那些痴心男人们好可爱好可爱,然后,用手顶着毛人凤的额头说:"也包括你这傻瓜在内。"

毛人凤这才如梦初醒,从心里折服这位女人的手段。

且说毛人凤随徐远举风尘仆仆从崇德赶往南京,很快地到了鸡鹅巷。毛万里闻讯,兄弟俩相拥而泣。互问一番别后经过之后,领毛人凤去晋见戴笠。毛万里害怕兄长不懂军统规矩及外面的一些事,把叶彦世的故事向毛人凤叙述了一番。

毛万里又道:"现在的戴先生已不是过去的戴春风了。在工作上,只有纯粹的上下级关系,他要你来,是看在同乡加同学的分上,但并不是说有了这层关系,就可以随便。恰恰相反,他更希望同学加老乡在工作上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他。"

这些道理,毛人凤比谁都懂,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最清楚机关内部的人事关系。

相别已经八年了,这8年中,戴笠在时代的风浪尖上摸爬滚打,混得了现在的位置,而他毛人凤只是猫在崇德县那僻远的小办公室里,对外面的变化一无所知。

来到局本部,但见内外警卫森严,一个个荷枪实弹,来往人员一律出示证件远非崇德县县政府可以相比。此时此刻,毛人凤真有点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毛万里让毛人凤站在门外,卫兵向他行了个礼,然后查看证件。毛万里要他报告处长,说江山毛人凤求见。

卫兵迈着军人的步伐去了,在毛人凤和戴笠办公室之间,隔着几层警卫,几道大门……这好比在毛人凤与戴笠的地位之间,还相差着好几个环节和档次。

正发愣之间,里面传来卫兵的喊话:"有请毛人凤先生——"随着这声音一落,两排整齐的卫兵"嚓"地一下把横着的带刺刀的步枪收拢,又"嚓"地一声齐刷刷托在地上,一个整齐化一的立正动作,让开一条通道来。

毛人凤怯生生地走在前面,毛万里紧随其后,没走几步,戴笠从里面出来,但见:

身穿少将呢服,腰扎宽皮带,腰上别着左轮手枪,足蹬锃亮的黑皮靴,眉宇间充盈英武之气,面带红光,嘴含微笑,气宇轩昂,一派春风得意。

毛人凤见了,一时不知施以何种礼节,未等他回过神,戴笠已来到身前,拍着他的肩膀,并排走入大厅,早有卫兵开了门,把他们让进里面,门复又关上了。

从这一刻开始,毛人凤开始了他漫长一生的军统生涯。

毛人凤在戴笠办公室里晋见戴笠,彼此叙了旧,又互道别后经历。毛人凤在戴笠面前,始终保持虚心敬重的心态。当戴笠说起江山悦来客栈,特意提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话。

毛人凤听后,羞愧不已,道:"那时敝人真个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斗胆在先生

面前指手画脚,惭愧!惭愧!”

戴笠见毛人凤谦虚如是,将话题绕过,问了一些他在崇德做秘书的事情,然后转到工作上来了。

戴笠说:“目前正是建功立业的初级阶段,大量需要用人。你来得好,等于帮了我的大忙。先休息几天,熟悉熟悉内部情况,工作的事先不要急,我自有安排。”

毛人凤站起来,急道:“我已经休息八年了,不需要再多休息一分钟,快安排我的工作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原来,对毛人凤的工作,戴笠早就安排好了——仍干他的老本行,任浙江警校秘书。

戴笠简略介绍了特务处的情况,然后对一旁的毛万里道:“你哥哥初来,对本处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两天可抓紧时间详细向他介绍。”说罢,张开宽大的嘴巴,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

毛人凤立即明白:这是该走的时候了。于是起身告辞。戴笠亦不挽留,站起来,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表格来,递与毛人凤,道:“先填张表,什么时候填好什么时候交来,这规矩还是要的。”

毛人凤一看,见上面写的是“加入组织履历表”,连忙双手认真地接过。

戴笠笑道:“人凤兄这是第二次入我的组织,还记得第一次吗?”

毛人凤学着这里其他办事员的动作,打一个立正道:“报告处长,人凤记得。”

戴笠挥挥手,道:“现在不必这样。在你还没有正式宣誓成为我的手下之前,我们还是同乡和朋友,这一套就免了。对你,我一向是充满信心的。记得你第一次入我的组织工作就很卖力,对我支持很大。”

戴笠说的“参加我的第一个组织”,指的是少年时候在文溪高小的“青年会”。戴笠道:“你很义气,当时在处理寡妇阿桃的问题上,你先代我挨两耳光令人至今难忘。”

毛人凤见提起那桩他自认为见不得人的心事,脸自红了,戴笠见状,不再往下说,转对毛万里道:“你是老同志了,不懂的地方多教你哥哥,时间抓紧点,等会儿我派人过来。”

毛万里打一个立正:“是!”然后领着毛人凤告辞,离开了处长办公室。

回到毛万里住房兼办公室的屋里,毛人凤坐在书桌旁,开始铺开那张履历表。这种表格毛人凤在崇德县秘书室时填过,但没有这样详细。上面有姓名、籍贯、年龄、性别、祖宗三代包括七大姑八大姨等等社会关系的详情。到后面就是介绍人栏、申请书栏……

毛人凤认真地填写,毛万里担心哥哥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告诉他,凡加入这个组织的内外勤人员初来时候都得经过这道程序,等会儿还要宣誓。

毛人凤填完后把表摊在桌上，墨迹未全干，戴笠便派人来了。他们一行三个又回到戴笠的办公室里。戴笠接过表，认真地看了一遍，见没有多大问题，便叫毛万里在"介绍人"栏里签了名，接下来打电话通知人事股。

一会儿，人事股派来了办事员，毛万里帮哥哥整理了衣服，然后迈着整齐的步子，鱼贯走人了那间专门用来宣誓的房子。房间是密封式的，点着几盏红蜡，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蒋介石像。

在这样凝重严肃的氛围里，毛人凤心底涌起一种神圣的庄严感，随之血液沸腾，面对蒋介石挂像肃然伫立。旁边有一方桌，桌上陈列着一本《三民主义》和一支左轮手枪。看着这一切，毛人凤咬牙，准备宣誓。因太仓促，来不及背词，便由毛万里领头，先念一句，他再随后重复。

伫立有顷，一切就绪了，毛人凤随着毛万里朗声念道：

余誓至诚

奉行三民主义

服从领袖命令

遵守团体纪律

尽忠职守

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

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宣誓人：毛人凤

毛人凤每宣誓一句，仿佛随着誓言，渐渐进入到这个神圣的组织，成为领袖的忠诚战士。

宣誓完毕，毛万里以领誓人的身份，表情严肃地伸过一只手道："毛人凤同志，祝贺你正式成为特务处的成员。"

毛人凤亦表情严肃地和毛万里握手，接着，在场的人都一一签名盖章，握手，致贺，互称同志。

一切手续完整后，大家准备离去，这时，门"吱呀"一声，随即走进一个人来。

大家循声望去——来人正是戴笠。他径直来到毛人凤面前，热情地伸出手，道："毛人凤同志，祝贺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国民党特务员，希望你从今以后遵守誓言，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团体的利益为重，以领袖的安全为重！"

毛人凤待戴笠松开手后，打一个标准的立正，道："人凤一定照处长的指示办事！"

这时，戴笠从桌上拿起那本《三民主义》和左轮手枪，庄重地交给毛人凤。毛人凤又是一个立正，双手捧接了。不题。

话说毛万里领哥哥回了宿舍后，天将擦黑，南京鼓楼的巨钟敲响了六下，很快华灯初上。

毛万里换了便装，领了哥哥出门，沿着鸡鹅巷的墙脚踽踽行走。他给哥哥讲述这个组织的来龙去脉及主要章程。这是一项工作，每一个介绍人都得这样做。要新同志也必须知道这一切。同时，毛人凤也很想知道特务处的情况，尽快熟悉自己从事工作的性质。

毛万里告诉他，这个组织的前身叫“复兴社”，成立于 1932 年。那时候，蒋介石宣布“复出”，为了巩固实力，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从《墨索里尼传记》中受到启发，准备建立与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黑衫党”相同的组织——中华复兴社，一个专为他服务的秘密组织，并亲自担任该社社长。其中心力量是由他的黄埔嫡系充任，以胡宗南、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被外界称为“十三太保”者为该组织的台柱。

“复兴社”成立的目的，主要就是帮助蒋介石整顿军队，组训民众，严肃纪律，剿除“共党”及一切异己分子。用蒋介石本人的话来讲：“中华复兴社即是复兴中华固有的民族精神、道德，加强民族信心。坚持国家只应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在领袖的领导下，加强团结、清除腐败、振兴中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在“复兴社”下面，有众多的机构组织，其中蒋介石最为重视的就是特务处。

历经宦海沉浮的蒋介石，无数次政治上成功或失败的经历使他总结出一条经验，那就是：要想在中国坐稳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必须紧紧依靠“四大法宝”，即军队、政党、财政、特务。在复兴社成立大会上，蒋介石再三强调：要想复兴中华的民族精神和道德，搞好一切工作，就必须知己知彼，所以情报工作是复兴工作的最重要一环。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建立特务处并非单纯地搞情报工作，而应该是一个除军队之外，重要的、专门维护他独裁统治的另一部专政机器，就像德国法西斯党魁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特务组织。

毛人凤陪同蒋介石巡访



按照蒋介石对特务处的观点，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恶性的，因此，担任该项工作的人不但要忠诚、悦服、易于驾驭，而且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各种品质和手段。此外，特工活动要有非凡的悟性，对领袖人物的心理要善于领会和揣摩，执行

特工任务还要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等等。

根据上述方面，蒋介石认为：只有戴笠才最适合这项工作。

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特务处长。他感到有些喜出望外，论资历他仅是黄埔六期，实在微不足道。因此，他认为蒋介石对他的这种格外垂青，一方面是出于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他过去经历的肯定。特别是他所独具的性格气质，深为蒋介石赏识，才使他在众多的黄埔学员中迅速脱颖而出。

戴笠本是一位极聪明又很有抱负之人。十年的流浪生涯更锻炼了他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近上、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本领。因此，干这一行，戴笠没负蒋介石的厚望，一展所长，成为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得力助手。正如，另一位特工大头目邓文仪曾心悦诚服地对人说道："在中国，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我们都只有甘拜下风。"



戴笠乘坐马拉板车检查情报工作

从此在特务行当，人们便把戴笠看作是中国的希姆莱。

毛万里做了一番大致的介绍，又道："我们特务处是1932年4月1日戴先生正式奉蒋委员长之命在南京徐家巷二号成立的，名叫'中华复兴社特务处'。随后又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设了私人办公室，处理机要事务。这就是你刚才去过的地方。"

毛人凤点头，表示明白，继续听弟弟介绍。

复兴社特务处建立以后，公开名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是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戴先生一上任就着手发展特务组织。

他首先把蒋介石在下野期间组织起来的"十人团"拉过来作为特务处的基本干部。当时"十人团"中除黄雍、梁干乔已另有所任而不能到位之外，其他七人唐纵、张炎元、周伟龙、郑锡麟、徐亮、马策、胡天秋等都被戴先生安插在特务处的重要岗位上。特务处从此成了戴先生的天下。

要发展组织须扩充人员。1932年6月，戴先生从"复兴社"所举办的军校"特别

研究班"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了三十名学生专门开设了一个"特务警察训练班",戴先生自任班主任,郑介民兼任教务主任。该训练班学员在受训毕业之后,集体输入特务处,变为职业特务。另外,戴先生吸收特务人员主要是靠特务介绍亲友、同乡、学生、熟人等参加,并从社会上广泛网罗各种人才参加。不管这些人劣迹昭彰,只要政治上可靠又有一技之长,毫不犹豫把他吸收进来。

这年夏天,特务处内部发生了一起"翁光辉事件",使得戴先生不得不挖空心思来巩固自己的"后院"。

特务处的外勤组上海特区区长翁光辉在上海搞到了一份有关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情报。翁光辉好大喜功,为了获取蒋介石的好感,竟想不经过戴先生之手,把这情报直接呈交给蒋介石。由于翁光辉曾当过海军舰长,这次就搭乘海军的军舰从上海直接去九江,准备秘密上庐山面呈蒋介石。

但翁光辉做事并不机密,此事被戴先生抢先一步得知,他立即带人亲自从南京坐飞机到九江,并在码头上设下埋伏。

翁光辉匆匆上岸,正待驱车前往庐山,却被几名彪形大汉蒙头扣押。等蒙头黑布揭开,他身上的情报已被搜走,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戴先生的满脸怒气。戴先生宣布:撤销翁光辉外勤组上海特区区长职务,改由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担任。翁光辉则被戴先生当场处决。

这件事使戴先生猛然惊醒,意识到加强内部整肃和控制部下对于他自己权力的重要性。事件发生后,戴先生立即着手大力整肃内部,试图建立一套在自己绝对控制之下的完善制度。

"比如说,以前吸收新同志的手续相当简单,被吸收者只需填写一份简单的履历,由介绍人签了意见呈给上级批准就可以。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已经见识了。"毛万里说到此处,见夜色已深,便沿着旧路折了回去,道:"我们回去吧,说不定戴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如果找不见人,会大发脾气的,在这里谁都怕他。"

毛人凤随着毛万里走,一直不声不响,经弟弟大致介绍,已基本知道了特务处的来历,及戴笠的本性和为人。严格地说,跟八年前相比,戴笠的变化,本性还是一样,只是更加成熟和阴冷了。这一点,从他将翁光辉枪决足可证明。

夜色中的鸡鹅巷,灯光把墙壁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巷子里。巷子由鹅卵石铺成,墙角生长出零零散散的杂草。回毛万里的宿舍必须经过戴笠办公室的大门口。

正走着,前面突然冒出一个大汉截住了他们的去路,连声道:"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毛万里定眼一看,心下暗道:糟了,糟了,果不出所料!来人正是戴笠的贴身卫兵贾金南。

贾金南道:"总算找到了,你们去了哪里?老板请你们宵夜,已等多时了!"

毛人凤、毛万里心急，顾不上回宿舍，随了贾金南直奔局本部。

戴笠为毛人凤接风洗尘的晚宴设在局本部大餐厅的长官雅座内。这雅座原是专为迎接蒋介石及一些军政要员特别修建的，摆设豪华，有专职的管理人员。虽然一年难得几次那样的场面，但利用率仍然很高，是戴笠的私人食堂。

在进入之前，贾金南小声道："等会老板发火，千万别强调理由。"很显然，他这话是专对毛人凤的，因为毛万里对这里的情况都了解。毛人凤心里"格登"一下，后悔自己只顾听，没有及时提醒毛万里注意时间，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戴笠会怎样发火。

还好，在厅里急得踱来踱去的戴笠见毛人凤等人进来了，并没有发火，摆摆手，示意在场的人就位。

席上，有毛宗亮、毛森等江山同乡，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开宴以后，经戴笠介绍，才知道今晚聚会的都是江山同乡。在这个宴席上，戴笠要求大家放松，说这是一个家宴，一家人坐在一起，用不着搞得紧紧张张。说罢，他领头吃了几样菜，示意大家可以随便吃。

虽如此，众人还是拘束，甚至连戴笠的妻弟毛宗亮都是畏畏缩缩，不敢放开吃。

一看这场面，毛人凤立时明白，这些人平时是如何惧怕戴笠了。

戴笠见众人还是不敢大胆，便吩咐卫兵帮着夹菜。大家这才动手，但还是小小心心，仿佛有上千双眼睛盯着似的。

卫兵帮不上忙，眼睛紧张地偷看了戴笠一眼，见他拉着一张马脸，心里惧了几分，一时又找不着事干，只好用勺子替大家分汤。

几杯酒下肚，戴笠开始训话了："各位，今晚这个家宴，有着多重的意义，第一，替人凤兄接风洗尘，第二，明天各位就要赴任了，同时也是饯行酒。大家都是江山弟子，在自己家里我也不说外家话，浙江警校是我们家乡的学校，能否办得好，直接牵系到我们江山人的切身利益。关于细节的问题明天我再具体交代，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总的一句话，到了那里，一定要好好干，干出成绩来！"

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人凤环视四周，这才发现在戴笠说话的时候，众人已放下筷子，毕恭毕敬地端坐在位置上……

戴笠接下来又说了一些话，大家又是一阵掌声。说和老板吃饭简直是受罪，看来此话一点不假。

总算说完了。戴笠又示意大家继续吃。同时，站在一旁的卫兵也忙了起来，逐一给大家添汤、加菜。轮到毛人凤，便客气地欠起身，道："不用了，我自己来。"

不想毛人凤这一动胳膊碰了卫兵的手，满满一勺子鸡汤汁全倒在毛人凤崭新中山装上衣里……

卫兵慌了,抬头一见戴笠拿眼睛瞪他,吓傻了。

慌得一边道歉,一边用抹布替毛人凤擦拭衣服上的汤汁,没想抹布更脏,把毛人凤的新衣抹满了油汁,情急中,两个耳光已经扇过来,打得卫兵眼冒金星,双颊留下十个血红的指印。

戴笠还嫌不够,接下来拳脚相加,怒骂不休。卫兵自知闯了祸,步步后退,没想戴笠打得太狠,用力过猛,一拳打出鼻血,卫兵一下倒在餐桌上,一桌好好的菜肴大多倾倒,有几个碗还掉下地,打得粉碎。

戴笠火上加油,拔出手枪,把子弹上膛了。

毛人凤见戴笠真要枪毙卫兵,想着这事因他而起,忙上前劝阻。戴笠平常发火打人是家常便饭,一般也没人敢劝说。今天也是一时火起,同样也无人来劝,心想一个卫兵打死了也就打死了,上峰那里随便编个理由也能蒙混过去。



"CC 系"部分人员的合影

见毛人凤来劝,朝发抖的卫兵啐了一口道:"今天看在毛先生的分上便宜了你,这样不懂办事,真是气死我了。快起来,还不多谢毛先生!"

卫兵爬起来,捣蒜似的给毛人凤磕头。毛人凤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都是我的不是。"

戴笠不说话,打了一个呵欠。贾金南见状,忙提醒还有要事。

戴笠一走,餐桌上立即活跃起来。大家一半是吹嘘,一半是向毛人凤谈起自己的杀人经历来。

毛人凤虽然心狠,但是还没有亲手杀过人,听到特务们的介绍,显得十分惊讶。当他听说那个只有二十多岁已经杀了几十个人时,不禁脊梁骨直冒冷汗。然而,还有更厉害的。赵理君向毛人凤说道:"万事开头难,杀人也是这样。我第一次杀人时手有些抖,第二次就胆大多了,现在我几天不杀人,心里就堵得慌,因此时常从牢里提几个人练练手,人凤兄过两天可跟我学习学习。"

徐远举不服气地说:"杀人关键是要突破心理障碍,只要你把人看得跟畜生一样,杀鸡跟杀人就没有什么区别。"

急于学习杀人技巧的毛人凤立即问道:"这心理障碍如何能突破的了?"

赵理君笑道:"毛先生,你只要吃几次人肉就行了。"

赵理君接着说:"我现在之所以杀人连眼也不眨一下,就是吃人肉的缘故。我这

个人天生好奇，由于不知道人肉到底是什么滋味，就尝了尝。其实人肉跟猪肉、牛肉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肥的多了点。”

徐远举说：“人肉有什么稀奇，人肝、人心才好吃呢。”

毛人凤听得毛骨悚然，刚夹的一块猪心掉到碟子里，只觉胃里的饭食往上涌，他赶忙借口上厕所走开，看得一帮特务一阵狂笑不止，他们越发说得起劲。不一会儿，毛人凤回到席上有人接着说：“俗话说吃啥补啥，不知这吃人心是否补人心？”

徐远举说：“那都是瞎话，如果吃心补心，吃肝补肝，那人的睾丸一定也能补睾丸了。”

一席话说得大家笑成一片，但对毛人凤而言，这顿饭吃得真是艰难。不过既然吃了这碗饭，将来就得接着吃下去，不管以后是吃人肝，还是吃人的睾丸。

经历这一天的生活，毛人凤感触很多，心底里极是折服戴笠的魄力与威信。回到弟弟的宿舍。戴笠有事脱不了身，差贾金南过来问了一些关怀安慰的话，并告知明天赴任，要他早早休息。当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毛人凤就准备随众人一起去浙江警校就任。临行，戴笠把他召到密室，开门见山地说了一些大致情况。

他告诉毛人凤，浙江警校是1927年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厅长时候创办的，主要培训地方干部和他的亲信。1930年，朱家骅离职，由他的亲信施承志任这所警校的校长。

毛人凤听说要离开戴笠的庇护去别人主管的地盘里，心怯了，疑惑道：“人家根底深，会不会采取排挤的态度？”

戴笠道：“你这问题提得好，正因为人家根底深，我才派你们去，设法将他们挤走，然后，让浙江警校变成我们的地盘！”

戴笠又告诉毛人凤，说这次行动，是得到蒋委员长支持的。原因是这所浙江警校的朱家骅受CC派控制，为了限制CC派势力发展，现趁着朱家骅离校，对它进行监视，慢慢找机会控制，到最后接管过来。

现在毛人凤一行，以中央政治特派员的身份进入警校，成立一个新的政训处。以王孔安为政训处书记，毛人凤任秘书，毛宗亮为译电员，赵龙文、胡国振、郑锡麟、傅胜兰、文强、曹勤余等人为政治指导员，鄺裕坤为教务主任。

毛人凤在离别南京赴杭州前夕，戴笠再次召见了他，并再三叮嘱：警校是特务处培养特工人员的摇篮，要他到那里之后，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他说的话。

毛人凤十分清楚这所警校对戴笠及特务处的重要性。

第四章　警校秘书，大展拳脚见功夫

“……干我们这一行，杀人是本职工作，谁杀人多，杀人手段高强，谁就是好同志……”这是戴笠第一次来浙江警校的训话，培养杀人机器才是警校的办校宗旨，毛人凤在警校大显身手的同时，还不忘借“花”献“佛”，投戴笠所好。

一　培植亲信，成立杭州特训班

毛人凤一行来到浙江警校，全国各院校已放了暑假，而浙江警校正科第二期学生刚刚毕业，住在雄镇楼三十号的校同学会俱乐部里，等候民政厅的分配，随处可见穿着短衣短裤的学生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游荡。

毛人凤进校的第二天，便开始了工作。戴笠派给他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很明白。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以施承志为首的朱家骅派还不会知道这帮“政治特派员”此行的野心。短时间内不会有防范思想和准备。要搞他们，现在是最好不过时机，抓住他们的破绽，来一个下马威，然后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毛人凤找来了该校的人事档案，夜以继日地阅读、熟悉，以他多年当秘书的经验很快便掌握了大致的内务情况。毛人凤又把这些掌握的材料予以规纳、分类、总结，寻找蛛丝马迹，凡有贪污、行贿、违反纪律嫌疑的都汇成册，准备等戴笠来到时呈给他，作为不利于朱家骅的把柄和证据。

短短的时间内，毛人凤取得了很大成就。一天，因伏案疲劳，去校外散步，发现了不少佩带本校校徽的学生在校内外走来走去。

毛人凤暗忖：现在是暑假，怎会还有这么多学生？

毛人凤找了一位长得文静的学生，假以上面调查组的名义和他交谈，问他们为什么还不回家去。

学生听毛人凤说是上面调查组，信以为真，便开始大发牢骚，说学校不关心他们的工作和前途，毕业这么久了，还迟迟没有分配。

毛人凤很快明白了，原来这些学生是该校正科二期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工作仍没落实。

毛人凤顺势问道："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以前也是像现在一样迟迟不分配么？"



张静江（1876－1950），祖籍安徽，生于浙江

学生摇摇头，说以前是朱校长在这里，学生还未毕业，工作早有去处。言语中，流露出对朱家骅的留恋。

目前朱家骅虽是中统局头目，但中统局内部派性斗争仍然激烈。朱家骅以戴季陶、张静江为靠山，同时又自恃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所以对中统局的另一位头目徐恩曾从骨子里瞧不起，无形中形成了两股势力的斗争。朱家骅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才创办浙江警校。目的是想把毕业的学生作为亲信，大量安插在中统的重要位置上控制徐恩曾。

毛人凤问得这些问题，立即通过带来的电台报告给南京的戴笠。戴笠立即回电做出批示，说可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给朱家骅的亲信予以打击，同时，也对毛人凤的出色表现予以赞赏。

得到批示后，毛人凤又了解到目前朱家骅正在加紧活动，这批学生的工作很快就会得到落实。毛人凤认真揣摸"可以采取不正当手段"，再跟王孔安等人一合计，准备将朱家骅的分配通知中途截获……

自此以后，毛人凤等一干"特派员"，在警校活动频繁，当条件成熟之后，开始张牙舞爪，将朱家骅的亲信全部排挤出外，直接控制了浙江警校，完成了戴笠交给的任务。

这一年的冬天，戴笠指示毛人凤等人以浙江警校的名义作掩护，成立了杭州特训班，实际上是戴笠培养自己亲信骨干的私人特务学校。特训班分甲、乙、丙和电讯训练班等四种不同性质的特训班，分期分批培训特务骨干、特务机关的交通和掩护人员、蒋介石警卫组的便衣警卫人员和特务电讯人员。

杭州特训班甲训班，原设在浙警校内部，后迁到杭州雄镇楼三十号，第一学期学员大部分都是被毛人凤截获警校正科二期毕业学生挑选后转入该班受训成为军统的人。第二期学员中，由浙警校正科三期挑选了四名学生参加受训，其他学员都是由特务处现职特务抽调参加训练，每期二十至三十人，训练时间为六个月，期满后，派充戴笠特务体系中基干人员，以中共叛徒顾顺章编著的《特工理论和技术》和王新衡编译的苏联《格别乌》、《契卡》，作为基本教材；并授国际间谍史话、情报学、各党各派分析、兵要地理、秘密携带、化学通讯、密码学、痕迹学、毒药、麻醉、爆破、仿造、看相、照相、手枪射击、骑马、汽车驾驶、国术、擒拿、日文等课程。

乙训班：设在浙警校内部，由刘乙光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由浙警校学警班毕

业生中挑选，每期三十人，期满后，派充蒋介石警卫组当便衣警卫。

丙训班：设在浙警校内，由浙警校正科三期女生指导员章粹吾和戴学南先后主持，招考小学毕业女生六名，施以理发、烹调等训练，作为布置特务机关的掩护关系人员和交通。

杭州电讯训练班：开始设在浙警校内，后迁杭州雄镇楼三十号，第一期学生由浙警校正科二期毕业学生中挑选转入该班受训，每期二十至三十人。第二期至第五期学生大多来自上海，为三极无线电学校毕业学生，再施以特工电讯训练。第六期学生，系代航委会招生训练，期满后，派回航委会担任防空情报台的电讯人员。第七到第十期学生，仍由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杨永奎主持）和北平天行无线电学校（由刘醒吾主持）毕业学生挑选而来。开始训练期间为六个月，第三期以后延长为一年。


特务头目徐恩曾

毛人凤在警校虽然月薪只有九十元，与他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的月薪相同，但很快他就以书记身份代表戴笠行使特派员之职。这种特权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毛人凤当然懂得其中奥秘。按照戴笠指令，他一方面处理警校日常事务，另一方面则暗中掌握该校学员和教员的各种情况。

在警校的日子里，毛人凤按照戴笠的意思，加强对学员的奴化教育。当时警校除了有政治教官，每队设有政治指导员以外，毛人凤还特意安排了一些灌输精神方面的课程。主要内容就是专门讲解蒋介石的言行。把蒋介石描绘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人民领袖”；同时，也把戴笠描绘成具有三头六臂的神秘人物，加以美化，还向学员讲述东周列国的侠客故事，灌输“士为知己者死”，当无名英雄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强调特务工作，是领袖的耳目，是最革命、最光荣的终身工作等，以此强化、转变青年学员的思想，使他们变为特务机关的忠实奴仆。

为了进一步把警校开办成特工训练基地，戴笠曾多次亲临学校，向毛人凤了解情况。而每次戴笠来，毛人凤总是把所有工作情况整理得有条不紊，并做细致汇报。对此，戴笠赞叹不已，愈加信任毛人凤。

这时的毛人凤，在树立戴笠绝对权威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注重自己的影响。

当时，警校有甲、乙、丙三个特警训练班。甲班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特务处的高级特工人员。这个班选材严格，学员须经戴笠本人亲自考核、决定。乙班的培训目标是为特务处培养行动队员，培训内容偏重摔交、擒拿、格斗、射击、拳击等，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特务处各级组织的杀手。丙班专以培训女特工人员为目标，该班只招收15岁左右的少女，要求长相端正，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学员毕业后一般都是外勤

特务。

这是极平常的中午。

午餐后，全校的师生们正按作息规章制度在各自的铺上午休。毛人凤因为伏案太久，有点脑胀头晕，屁股酸痛。想出外换换气。从办公桌旁站起，伸一个懒腰，打着呵欠，然后走了出来。

校园内一片寂静，连生龙活虎的训练场上，此时也只有一些固定的器械静静躺在那里。毛人凤想找个人一同散步或聊天，估计这时候除了大门口的岗哨恐怕都午睡了。

毛人凤的脚不由自主地迈向校门口。门哨认识毛人凤，一眼看见，连忙打一个立正道："报告毛秘书，情况一切正常，请吩咐。"

毛人凤还了礼，他本想找他谈谈心，立即意识到这想法是错误的，既违反学校岗哨制度，又有损自己形象，顿感怅然。

毛人凤出了大门，打算去外面随便走走，于是沿着围墙踱起步来。

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见了他又折了回去，行迹相当可疑。职业的敏锐和警觉使他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

毛人凤发现对方的时候正好是低头走路，自欺欺人地认为没被发现折回去钻进旁边的一丛杂树林里。毛人凤一直不露声色。来到杂树林，迅速从腰上拔出手枪，大声喝道："快点出来，否则我开枪了！"

毛人凤的话音刚落，树林里立即传出一个发抖的声音："别、别开枪，自、自己人……"接着，一个人举起手走了出来。

毛人凤认出是乙训班学员刘人爵，便藏好手枪，说道："躲躲闪闪的，是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刘人爵在毛人凤逼问的目光下，不得不承认道："我请假去会朋友，跟班主任说好开饭之前回来的，现在迟到了，怕挨批评。"

毛人凤这才露出平日的笑脸，和颜悦色地批评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请假要按规定的时间归队。尤其我们这种组织的纪律要求更严。"

刘人爵道："报告毛秘书，下次不敢了！"

毛人凤见刘人爵那副紧张的形色，知道他胆小，改口道："这件事就算了，如果你班主任罚你，到时我帮你说好话。下不为例。"

刘人爵喜出望外又是一个立正，道："谢谢毛秘书！"

毛人凤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道："只要不是在工作场所，以后这礼节就免了，随便一点，我们一起聊聊！"

毛人凤为了打消刘人爵的紧张心理，关切地问道："吃饭了没有？"刘人爵答道："吃了。"

毛人凤道："在什么地方吃的？班主任说好饭前赶回来，为何在外面吃？"刘人爵道："朋友家里。我本来不想在那里吃的，赶到后，朋友从家乡回来，刚好弄好饭，就一同吃了。"

毛人凤点点头，不再追问吃饭的事，转口道："朋友家离这里有多远？"问罢，毛人凤发现刘人爵一身一脸汗还未喘过气，估计路程一定很远，又道："怎么不骑单车呢？看你急的。"

这下刘人爵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玩着衣角。

毛人凤这才注意到他穿着破旧。

毛人凤亲切地拍着刘人爵的肩，说道："我有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放在宿舍里，平常很少骑，都锈坏了，若不嫌破旧就归你了。"



以心狠手辣出名的戴笠在佛洞前的留影

刘人爵惊喜，欲向毛人凤道谢，因为太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回自己违反了纪律，本以为非挨罚不可，没想碰着了这样一位菩萨，反过来因祸得福。

刘人爵嘴唇蠕动了很久，才说出话来："谢谢毛秘书，刘某人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毛人凤道："不要谢，一辆破单车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是同志嘛。如果一定要谢的话，今后好好干，听戴先生的话，戴先生是我们的好领导，值得效忠。"

刘人爵点点头感到毛人凤对戴笠太忠心了。

毛人凤道："我和戴先生虽是同乡，年纪也相差不大，可天分和能耐不知要相差多远。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组织了'青年会'，把比他大得多的人管得服服帖帖。所以呀，我们的青年会办得有声有色。到了稍大一点，戴先生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那里成绩优秀，本该是大有作为的，因为有位同学在校外干了坏事被发现，戴先生仗义，代人受过，结果被学校开除。"

不谙世事的刘人爵疑道："这事我也听人说过，传说是戴先生偷旧大衣被抓。"

毛人凤道："你相信是这样吗？"

刘人爵点点头，又觉得不妥，摇摇头。

毛人凤道："这全都是谣言。我是当事人，我最有权力做出公正评说。那件旧大衣是我去借的，照完相还慢了一点，掌柜的硬赖我存心偷窃，戴先生脾气历来不好，受不得冤枉，当场打了起来。于是掌柜的为了报复，一口咬定戴先生偷大衣，并抢了他的校徽。学校调查时，我害怕极了，后来觉得自己做的事要自己担当，准备承认，戴先生劝我道：'你个子那么小又多病，不读书就没有前途，我这么高大，干什么都可以糊口。而且他们所抢的校徽也是我的，这灾难还是我担当吧。'这才是事情的真相。不过戴先生对这谣言一点不放在心上，反正他问心无愧。"

刘人爵沉默不语，毛人凤又道："在同学们中，还有别的对戴先生不利的谣言吗？不要顾虑，不点名都可以，在我面前直说无碍。"

刘人爵道："有的。不过说来说去就是讲戴先生脾气不好，骂人打人。"

毛人凤点点头，道："这也难怪。戴先生作为一处之长，管这么多人是需要一点威信的，不然没人惧怕，怎么能领导好？戴先生这人我是最了解的，好多时候迫不得已打了人，过后总是后悔，甚至还暗暗垂泪。"

毛人凤停了半晌，接着道："戴先生这人，外表硬，内心软，尤其对待同志像亲兄弟般的关怀。在很早的时候，和戴先生在一起时，就了解到他总是把好处让他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正因为如此戴先生才赢得了人心，这中间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为报知遇之恩，这辈子都愿追随他。"

关于戴笠如何讲义气，如何了不得之类，刘人爵在毛人凤上政训课的时候已听得多了，为了表示礼节，只好装成很认真的样子边听边点头。

时候不早了，两个人从墙脚下掉过头往回走。

大门口分别的时候，毛人凤提醒道："回到同学中，别忘了宣传戴先生。对了，回去请了假来我宿舍取单车。"

二　英雄救美，无奈好事多磨

这天晚上毛人凤写完报告，尚无睡意，于是就到校园里去散步，突然他听到前面的树丛中有响动，职业的敏感让他停下了脚步。

"不嘛，不嘛……"一个女孩的浪笑声音在空气中弥漫。

"阿妹就答应我嘛，情哥哥想得难受……"

"不行啊，让阿妈知道了，非打我不可。"那个女子推辞说。

毛人凤听到这，一股莫名其妙的酸味袭上心头，"他妈的！"他在心中暗中骂了一声，"老子玩不到，你们也玩不成。"想到这，他就准备上前捉奸。突然他又看到一个黑影，隐藏在那对男女的背后，因为背光的原因，毛人凤可以看见他，他却看不见毛人凤，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毛人凤放慢了脚步，等着看好戏。

"是哪对狗男女，竟然敢在警校做这样的事情。"那个黑影大声喝道。

那对男女听到这，立即没了声音。那个黑影又大喝道："赶快出来，不然我就开枪了。"那对男女出来后，毛人凤惊呆了，这女人不是警校的校花叶霞娣吗？这时那个黑影拿着枪，走了出来。毛人凤定睛一看，又吓了一跳，这个黑影原来竟是王孔安。毛人凤立即躲在一边，看他怎样收场。

叶霞娣是警校有名的美人儿，她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身材匀称，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叶霞娣的风流韵事在学校流传不少，而毛人凤只有听的份儿，以毛人凤在警

校的默默无闻，叶霞娣对毛人凤自然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他是警校的秘书而已。叶霞娣喜欢身材高大，有权势的男人，小白脸对叶霞娣而言只是开心的工具罢了。

叶霞娣对毛人凤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梦中情人，对王孔安却是有待上钩的鱼儿。这叶霞娣早就列在王书记长的未来情妇名单上，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晚上起来小便，碰巧撞上叶霞娣行为出轨，对王孔安来说真是天赐良机。

当叶霞娣突然出现在王孔安面前时，他就莫名其妙地感到呼吸急促，全身像触电一样。他突然涌起了一种欲望，一种在他身上已经久违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占有，这不仅仅是男性生理欲望的满足，还意味着男人的自尊和自大的满足，看到叶霞娣，欲望支使王孔安迫不及待地要拥有她，占有她。

可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王孔安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没有吸引女人的本钱，这一点不像戴笠，戴笠的仪表虽然谈不上出众，但他身上的那种特工魔王的神秘魅力，让哪个女子也不敢抗拒。而自己只能靠手段，靠伎俩才能征服女性，看来，要达到目的只能靠"智取"了。想到这，王孔安大声问道：

"学校正在放假期间，你和这位同学在干什么好事？"

那叶霞娣也是经过各种场面的人物，这种场合，她知道千万不可承认，于是她大大方方地介绍说："王书记长，这是乙班的同学张和昆，我们在商量问题，共同学习。"

毛人凤暗自发笑，这个谎撒得太不高明了，只见王孔安却是一脸严肃，不动声色地问："恐怕不是在切磋什么学习问题吧？"说罢，脸上露出一丝奸笑。

叶霞娣笑着说："我和张同学正在练习潜伏。"

王孔安看了看张和昆，厉声问道："张和昆，在这个地方寻快活，不怕委屈了叶小姐？"

张和昆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却是草包一个，他看到王孔安来势汹汹，忙说："是叶小姐让我来的，她要和我谈恋爱。"

这句话把那叶霞娣气得浑身直抖，直骂道："窝囊废一个，刚才的胆子哪里去了？"她转过身背着王孔安，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模样。让毛人凤看得是又怜又爱。这时只听王孔安说：

"两位同学，你们应该知道警校的规矩。在校期间是不能谈恋爱的，你们又超过了恋爱的限度，更是不对了。凡是进入这个学校，学生都必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国家，献给领袖，献给我们敬爱的戴处长。你们违背警校纪律，轻者可以开除，重者是要坐牢的，我要把你们的言行报告戴处长，让他处置你们。"

看见两位都有些害怕，王孔安感到效果已经出来了，只不过张和昆还在这，就令人讨厌了。于是王孔安转换语气说："张同学，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你要仔细地检讨自己，看在你交代问题还比较老实的基础上，你先回去吧，叶霞娣还有许多思想

问题需要澄清，现在到我的住处去，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那王孔安把叶霞娣推进屋里，立即变了一副面孔，他招呼叶霞娣说：“叶小姐，请坐。我对你这样严厉也是为你好。叶小姐聪明伶俐，又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能跟张和昆这样的人在一起？依叶小姐的容貌才华应该去配英雄，才不辜负老天爷创造你的苦心。你说是吗？”说罢，他朝叶霞娣望去。

毛人凤看见王孔安把张和昆支使走了，却把叶霞娣一个人留下，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王孔安这小子不怀好意。想到平时王孔安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毛人凤正愁没有把柄，于是他跟踪而来，躲在窗下，静静地看王孔安如何表演。

叶霞娣本来就是一个风流种子，知道王书记长的单独谈话背后的含义，她在心中恨恨地想：“你不是不让我谈恋爱吗，我就要把你这个王书记长拉下水。”虽然王孔安矮矮的个头不符合叶霞娣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但今天有把柄在他的手掌心，也只能这样办了。

想到这，叶霞娣用她那桃花眼含情脉脉地看着王孔安：“王书记长，我知道错了，乞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说着叶霞娣用双手捂脸哼哼叽叽地哭了起来。

叶霞娣一哭，王孔安心疼得心都碎了，他走上前，拿起手帕就给叶霞娣擦脸，谁知这一下叶霞娣哭得更厉害了，她一下子扑到王孔安的怀中不起来了。

这么动人的女人扑到自己的怀中，王孔安几乎要窒息了，欲火熊熊燃烧，他简直再也顾不上考虑什么后果了。

叶霞娣边哭边说：“那张和昆真是一个流氓，为了占有我，竟然抓我的那个地方。”说着就把自己的胸脯挺起来给王孔安看。

王孔安再也忍不住了，他一下就把叶霞娣按倒在床上，两个人正准备宽衣解带，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毛人凤本来准备捉奸在床，可他的嫉妒之心又使他转换了主意，这漂亮的女人只能给老板玩，王孔安这样的东西不配，老子玩不到，你也休想。想到此，毛人凤就起劲地敲起门来。

王孔安无限遗憾地打开门，毛人凤走了进来。

“叶小姐，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毛人凤笑着问。

王孔安十分紧张地看着叶霞娣，害怕她说出不利的话来。

叶霞娣十分镇静地说：“毛秘书，白天我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特地向王书记长请教。现在你们谈公事，我这就告辞了。”说罢朝毛人凤嫣然一笑，说了一声：“毛秘书，再见。”就像蛇一般滑出了房间。

叶霞娣刚走，毛人凤就朝着王孔安一阵怪笑：“王书记长真是魅力无穷，连警校一枝花也能摘到手，佩服，佩服！”

王孔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下意识地申辩说："毛秘书，我和叶小姐真的没有什么。"

"那倒好，如果真有那一手，只怕你的小命也活不了几天。"毛人凤说道。

听到这话，王孔安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好奇地问："这叶霞娣什么来头，这样厉害？"

毛人凤继续说："这叶霞娣是我专门给老板准备的，你若先占一步，抢了老板的好事，你还想活命吗？"

一句话把王孔安吓得差一点没尿裤子，他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几年没有玩女人，今天刚想破一个戒，又撞到了南墙上。可他又不得不佩服这毛人凤拍戴笠马屁拍得真有功夫。

王孔安恨恨地说："毛秘书真是考虑周到啊，下次老板到校，我一定给你请功。"

原来，戴笠好色成性，每到一处，宁可不吃鸡鸭鱼肉，也要女人，而且要干净的。今天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叶霞娣天生丽质，老板一定满意。毛人凤对自己的灵机一动非常得意。

三　未雨绸缪，意在立功邀宠

起床铃声响了，师生们陆陆续续从单人宿舍里、集体宿舍里出来，校园很快又充满了生气。

个把钟头的散步，毛人凤感到全身放松了，准备投入工作。

回到宿舍兼办公室的小房里，刚落座，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进来，用别人听不懂的江山土话说道："毛先生，有重要事情找你商量。"

毛人凤一听是"重要事情"，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堵在嘴边，"嘘——"地一声示意先不要说，起身让座，探出去在外头张望了一番，然后才把门关上，开始谈"重要事情"。

来人是戴笠的妻弟译电员毛宗亮。

毛宗亮刚收到电报，戴笠说他准备前来杭州检查工作，估计在最近几天动身。

毛宗亮是戴笠的妻弟，在内心，毛人凤是瞧不起他的。因为毛宗亮不仅没有特殊本领，甚至还学识浅薄。但毛人凤城府很深，从不轻意表现个人喜恶。

现在，戴笠和发妻毛秀丛感情深笃，毛宗亮在特务处的地位自然有点鸡犬升天的味道了。这从安排他做译电员就可说明。译电员掌握着所有重要的情报，甚至包括只有戴笠才知道的密码，这个位置的重要是非亲信不能胜任的。

毛人凤来到警校，因为这层关系，和毛宗亮关系处得很融洽。

戴笠的脾气和喜好，毛人凤很清楚，他这番来，热闹和排场必不可少。毛人凤道："这事政训处王孔安知道吗？"

毛宗亮摇摇头道："我才刚刚译出来，来不及告诉他。"

毛人凤道："快点告诉他，抓紧时间布置准备，不要弄得狼狈不堪，到时候丢脸。"

毛人凤感到任务很重，因为这是戴笠第一次来警校，准确地说，是来看看派来的这帮人干得怎么样。毛人凤才开始工作，这第一印象关系重大，影响到今后的前途。不敢怠慢，毛宗亮出门后又紧随其后，来到王孔安办公室。然而王孔安对这件事不太热衷，说戴先生不是委员长，用不着兴师动众，又说到这里朱家骅的势力还大，朱家骅回校都没有欢迎仪式，这样做到时候恐怕引起反感，激化双方面的矛盾。

毛人凤内心感到王孔安这人不通融，站起身，和毛宗亮一同离开，召集赵龙文等人去校办公室里开会，并特别邀请了施承志。

会上，毛人凤声言戴先生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视察，从某种意义说就是代表蒋委员长，希望大家高度重视，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毛人凤话声刚落，施承志果然提出老校长来校时都不曾欢迎。这时，有人站起来，道："朱家骅一介书生能跟我们戴先生比吗？这会非开不可！"于是和施承志争吵起来。

毛人凤借和施承志争吵的机会小声对几位一同来的同事说："来浙江警校之前，戴先生布置的任务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候，能否体现我们的实力和团体精神，全在此一举。"

经毛人凤几个人一起对施承志予以攻击，并给他扣帽子，说怠慢戴先生就是怠慢委员长。施承志败下阵来，意识到这批"特派员"向他张牙舞爪了，不得不答应以校长的名义，下达命令，要求全校师生从下午开始排练。



笑里藏刀的戴笠

接着，毛人凤着手布置各项实际工作，包括：欢迎词、口号、标语、统一着装、队形等等。又具体安排，赵龙文等加紧落实。

忙乎了一个下午，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一阵难以抑制的疲倦感袭来。又想起该向毛宗亮问一件重要事情，洗了把冷水脸，径奔译电室。

译电室在学校后面，毛宗亮见毛人凤来了，忙起身让座。

毛人凤未坐稳就用家乡话问道："王孔安是不是跟你姐夫有隔阂？"



毛人凤与美军特工顾问在一起

毛宗亮不解地摇摇头。道："怎么啦？"

毛人凤道："没怎么，他对开欢迎会的事，在态度和行动上完全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毛宗亮道："这小子。我会告诉姐夫的。"毛宗亮见毛人凤坐着不动用眼睛盯了片刻，问道："有事吗？"毛人凤慌忙掩饰道："没有事。我从这里经过，顺便进来看看。"说罢起身告辞。

见毛宗亮对王孔安的事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毛人凤估计这是智商不高者迟钝的表现，跟他说也是对牛弹琴，毛人凤对自己的精明很满意，自信不出多久绝对可以战胜王孔安。他记起戴笠说的话：人类和野兽是相通的，除了自己，其余的一切都是敌人，对敌人你不攻击，他就会吃掉你……他斜躺在床上，惬意地打一个呵欠，想着戴笠来后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然后通过旁人，让戴笠知道这欢迎会是毛人凤顶着王孔安、施承志的压力一手操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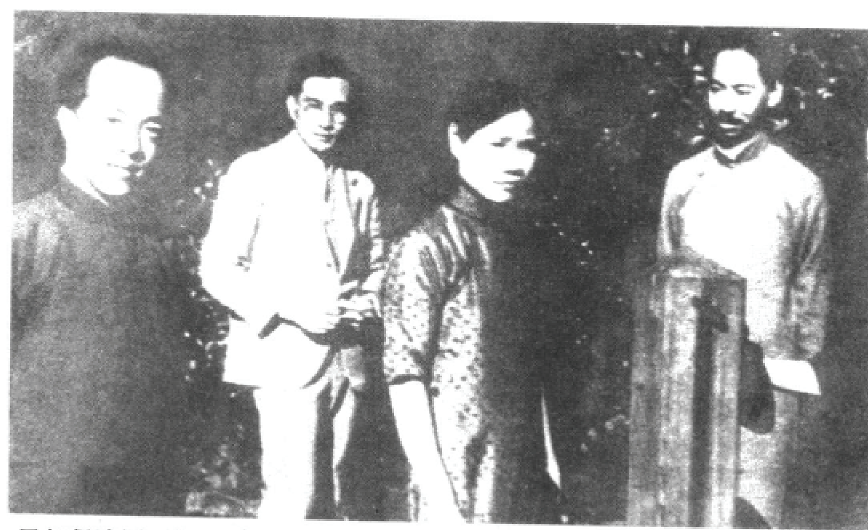
毛人凤知道自己的处境酷似《红楼梦》中林黛玉父母双亡后初入贾府的情形：目前戴笠是贾母，在他的身边有得意的元老，有争宠的新特务。他不能像林黛玉那样，给王熙凤之流欺辱，让宝钗之类得宠……人类就是野兽，是斗争……毛人凤准备了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让叶霞娣献花，顺便把她自己也献上去。为了不使这一切显得唐突，毛人凤把叶霞娣叫到办公室进行一番开导。

叶霞娣自从上次被毛人凤英雄救美，心里一直对毛秘书十分感激。今天被毛秘书找来谈话，特地挑选了学生装，准备给毛秘书再留下好印象。望着叶霞娣那含笑的大眼睛，毛人凤不禁怦然心动，他在心里骂道："他妈的，老子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全是给别人搞女人。"想是这样想，毛人凤仍然挂着和蔼的微笑朝着叶霞娣说：

"叶小姐，今天找你来，是要布置一个重大的任务给你，希望你以饱满的热情去完成。"

叶霞娣一听毛秘书要布置任务，做了一个打枪的姿势问："毛秘书，是不是要我去杀人，那太可怕了，我还没有练习好。"

毛人凤仍然微笑说："组织分配的任务首先是考虑如何完成它，可怕不可怕是其次问题，更何况这次任务不是杀人。"



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叶霞娣又问："是不是让我当敌人的情妇，用色相勾引他，然后和他上床，趁和他睡觉的时候套出情报？"

毛人凤又摇了摇头说："叶小姐的敬业精神很强，真是一位好同志，以后肯定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特务。但我今天给你的任务不是你说的两项，不过更艰巨，也更伟大。"

叶霞娣的胃口完全叫毛人凤给吊起来了，她瞪着那双迷人的眼睛，期盼地望着毛人凤。

毛人凤问道："戴笠，戴处长你听说过吗？"

叶霞娣不禁笑道："毛秘书，你真会开玩笑，戴笠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是委员长面前的红人，这谁都知道啊！"

听到叶霞娣直呼其名，毛人凤皱起眉头说："叶小姐，戴处长不仅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伟大的人格和绝世的才华在世间是少有的，你直呼他的名字是不对的，我们一般都叫他戴老板，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

叶霞娣伸了伸舌头说："不过我听说戴老板以前因为不遵守学校纪律被开除过，好像是偷东西吧。"

毛人凤立即说："这完全是造谣，我同戴老板是同学，他被开除的原因我是非常清楚的。当时，正是日本强迫我们签定二十一条的时候，戴老板满腔爱国热情，带头焚烧日货，不想得罪了当时的一些人，这些人觉悟太低，竟然迫害戴老板，最后戴老板被迫离校。戴先生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怎能做出这样偷东西的事情呢。"

说罢，毛人凤好像还不解恨地说："造谣可耻，造谣可耻。叶小姐你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捍卫戴先生的荣誉，赔上生命也是值得的。"

叶霞娣又点点头，毛人凤继续说道："戴先生表面上让人感到十分严厉，其实天生一副侠义心肠，他对同志的爱是十分真挚的，他常常告诉我们，为了挽救一个同志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应该的。"

叶霞娣不知毛人凤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她敬佩地点点头，可是她还有一个疑问。

"毛秘书，听说戴老板爱打人，同志们都害怕他，是吗？"

毛人凤说："戴先生说打是亲，骂是爱，为了同志的进步，他经常打我们的屁股，

我们并不记恨他，相反如果我们的屁股被打，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这表示在戴先生的眼里，我们还是可造就之才。”

叶霞娣说：“我可不愿他打我的屁股，那会好疼好疼的。”

毛人凤看到时机到了，从里屋拿出一束鲜花，递给叶霞娣说：“明天戴老板就要到我学校参观，我请你向戴老板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达我们的敬佩之情。”

叶霞娣听后十分兴奋地说：“明天我就可以见到戴老板了！”可她又有点垂头丧气，原来毛秘书交的任务太平凡了。

毛人凤看穿了她的心思，忙说：“对戴先生，我们不但要献出鲜花，而且要献出自己。”

叶霞娣向毛人凤表示：“我一定完成任务，让毛秘书满意，让戴老板更满意。”

毛人凤微笑着说：“这就对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王孔安太可恶了，竟然想霸占自己的同志，你也要趁有利时机告诉戴老板，这次欢迎戴老板，他非常消极，我担心他是不是被朱家骅灌了迷魂汤，这你也要反映反映。”

四　“热烈欢迎戴先生”

谁也没有料到戴笠会来得那么突然。

第二天中午，戴笠在沈醉、赵理君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浙江警校，毛人凤忙得焦头烂额，好容易才把欢迎阵势组织好了。

戴笠一下车，校门外学生夹道欢迎。一时间锣鼓、口号惊天，鞭炮齐鸣，但见墙上贴满了“热烈欢迎戴先生光临学校指导工作”的宣传标语。

戴笠一愣，见施承志一脸奸笑，学生们一个个兴高采烈，也就堆起一张笑脸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完后，戴笠当着施承志等朱家骅心腹的面对王孔安大加赞赏，说他工作做得好，他老戴没有看错人，并要毛宗亮、毛人凤以后多向他学习。

毛人凤听了极不舒服。这件事使他明白一个道理：手下人干得再好，功劳和成绩总是上司的。

另外，毛人凤还意识到：目前以他的地位和身份，在戴先生手下仍然微不足道，分量比不上王孔安，更比不上毛宗亮。

接下来戴笠又在大礼堂给几百名学员训话，说学生是时代的精英，是未来的栋梁。国家和领袖的安然都压在他们身上。希望大家刻苦训练，练就一身过硬本事，将来为领袖出力给学校争光。

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戴笠环视台下，然后把赵理君叫到身边，拍着他的肩，对学生说：“这位先生大

家可能不认识，但名字一定都听说了，他就是刚刚成功捕杀了杨杏佛的特工英雄赵理君同志。杨杏佛是不利于委员长的敌人，也是人民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今后，还会有许多许多敌人需要我们去捕杀、去镇压。希望同学们刻苦训练，以这位赵理君同志为榜样。我相信在场的同学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张理君、李理君、王理君和马理君！”

刺杀杨杏佛是特务处成立以来，第一件有名的暗杀案，为此得到过蒋介石的赞扬。

蒋介石杀杨杏佛，为的是恐吓宋庆龄女士。自1933年初，宋庆龄发展和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担任同盟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在很多观点和言论上公开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宋庆龄是已故总统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国人心目中的国母，对她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吓。加上杨杏佛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抨击，并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这便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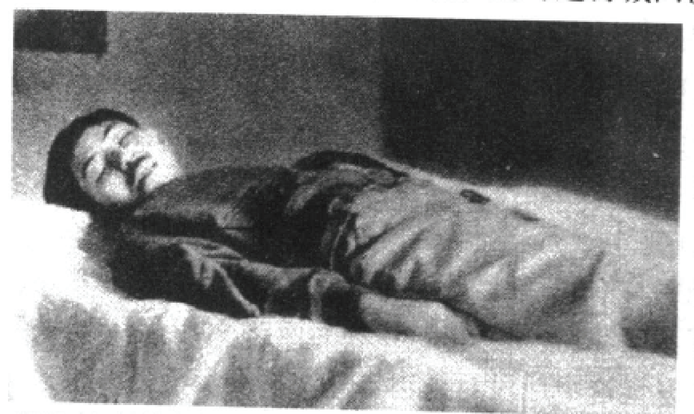
戴笠奉命杀杨杏佛是在1933年4、5月间，当时杨杏佛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笠即开始布置。赵君理先侦察杨杏佛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杏佛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赵君理认为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杏佛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赵理君正进行狙击杨杏佛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恐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女士，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地带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在上海专负责军统行动工作。赵理君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有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17日早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18日早上6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理君自已坐在汽

车上，汽车则停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杏佛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杏佛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杏佛领着儿子又登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三十二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特务真的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杏佛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杏佛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特务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诚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赵理君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1933年，被特务刺死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

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赵理君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处周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杏佛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杏佛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杏佛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笠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员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巡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得诚。当晚，过得诚便也"伤重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杏佛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德臣在刺杨杏佛时因枪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云云。20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笠对死去的过得诚，除了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

子也由军统负责养育。

戴笠当着几百名学生的面，把赵理君说得勇猛无比，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都能镇定自若，反败为胜。接着又拍着沈醉的肩膀道："同学们，这位同志，年纪不比你们大多少，走在大街上也和大家一样平凡，可他也不简单……"

毛人凤登时全身一麻，和所有在座学生一样，对沈醉另眼相看。

戴笠说到这里，语气沉重起来，道："同学们，在这次捕杀杨杏佛的行动中，我们的过得诚同志在完成任务后无法脱身，自杀成仁。这种精神永远是大家的榜样，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是党国的忠诚战士，只要领袖需要，随时都要做好行动的准备，不惜牺牲生命！"

戴笠第一次来浙江警校的训话在一片掌声中结束。这时，台下突然走上来一名女学员，向戴笠献花。

戴笠接过花，很快又以他男人的特殊敏锐发现这女学员长得楚楚动人，一双明目摄人魂魄，戴笠无法控制冲动，激起他心底的渴望。渴望越来越强烈，向心中奔涌，通过干燥的喉咙，从颤抖的两片嘴唇迸出，变成火一样滚烫的字眼——"你真美，叫什么名？"

五　群魔煮酒论英雄

女学生脸唰地红了，她感到戴笠的鼻息很重，有一股异样的气味。

戴笠又追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

女学生怯道："叶霞娣。"

叶霞娣感到台下几百双眼睛火辣辣地射向她的背。

戴笠道："你不要乱跑，等会儿我差人请你吃饭。"

叶霞娣宛尔地冲他一笑，像一朵云一样飘回队列。戴笠则痴痴地目送着。

王孔安是靠帮戴笠拉皮条得到信任的，戴笠刚才的一举一动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各班散去之后，偌大的礼堂空空荡荡，只剩下赵理君、毛人凤、沈醉等几个人在听戴笠的最后吩咐。

王孔安最先来到戴笠身边，小声道："老板，这女孩名叫叶霞娣，不仅人长得漂亮，在丙训班数她成绩最好。"

戴笠板起面孔道："你怎样知道的？"

王孔安笑道："不瞒你说，在叶小姐的心目中，您是天底下唯一的伟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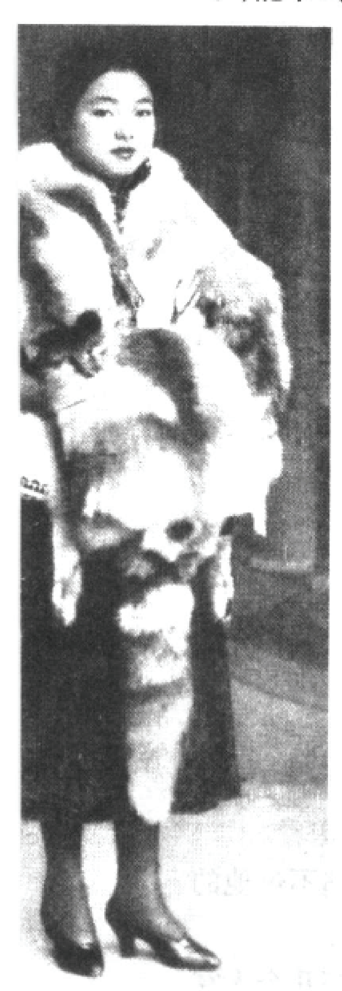
戴笠道："我道是天上掉下一块肥肉，原来是你这马屁精送上门来的。这回你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毛人凤的耳尖，戴笠和王孔安的对话虽小，但还是一句不漏地听到了，对王孔安真是又佩服又妒嫉，直到戴笠不领情心理才平衡了。

王孔安不好意思地搔着头，这时，施承志来问他午餐怎么安排。王孔安道："我怎么清楚？你问老板自己得了。"

施承志咕嘀道："我以为戴先生吩咐你了。"说着，去问戴笠。

戴笠问清楚学校有现成的厨师，原料在附近也容易购买，吩咐道："不要上馆子，能节约的就节约，只是有几样原料你务必想办法买到。"



30年代的潮流服饰

施承志问是哪几样东西，戴笠说出来。施承志笑道："这东西本地方是没人吃的，不花钱都能弄一大堆。"

戴笠道："证明这地方的人太不开窍了，傻得连最好的东西当废物扔掉。"

施承志操办去了，戴笠又吩咐王孔安道："你去通知叶小姐先不要吃饭，等会儿和我们一起吃。"

王孔安这会儿高兴了，得意地冲毛人凤一笑。

毛人凤不无妒意道："王先生这下刚好拍到戴先生屁股沟里——拍出味来了。"

王孔安不以为意，满心欢喜地通知叶霞娣去了。

主席台上只剩毛人凤、赵理君和沈醉三个心腹了，戴笠招呼一起过去，道："等会儿我们吃饭，有施先生、叶小姐两位特别客人，因此不能像平时一样，要吃出艺术来。"说着，让三人附耳朵过去，如此这般吩咐一番，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吩咐完毕，戴笠又问了一遍："听明白了没有？"直至三位异口同声答应，才各自散去。

两个多钟头后，厨师按戴笠列出的菜谱全部做出来了，又差人端上桌，请戴笠等人就餐。

这是一间专供上级来人就餐用的包厢，地上铺了猩红的地毯，墙上也安装了隔音塑料壁膜。包厢内只安一张圆桌，六把大靠椅。桌上摆满一桌热气腾腾的菜肴，色、香、味令人馋涎欲滴。

戴笠坐上首，再从左向右依次坐了沈醉、施承志、赵理君、王孔安、毛人凤、叶霞娣。

戴笠的左边坐着沈醉，右边坐着叶霞娣，再过去是毛人凤。

坐定后，施承志提议道："叶小姐今天迟到，该罚一杯。"

这时赵理君看了一下戴笠的脸色，把身边的酒杯在桌子上一顿，怒道："这席上到底谁在首位？老板还没有开口，谁敢随便放屁！"

施承志尴尬得红了脸，听赵理君骂他放屁，起身就要离席。沈醉忙上前劝道："施校长息怒,息怒,这位赵先生是位粗人,不要计较,不要计较。"

戴笠本只想给施承志一个恰如其分的"下马威",没想赵理君太过火了,起了相反作用,不得不起身打圆场,把赵理君臭骂一顿,才算摆平。

沉默了一会儿，沈醉为把气氛搞活，提议道："我们来猜拳，输了的喝酒好不好?"

赵理君、王孔安起哄赞成。一齐用眼睛问戴笠。戴笠摆手道:"这不成,叶小姐可能不会猜拳。"转向叶霞娣道:"叶小姐,你会不会猜?"他的眼睛盯在叶霞娣的脸蛋上不动了。

叶霞娣咬着嘴唇,摇摇头。

坐在叶霞娣右边的毛人凤道:"叶小姐是警校的才女,我提议由她出题。"

叶霞娣她用手把脸捂了,不愿说,见大家都不肯放过她,央求道:"我今天已经够不幸的了,你们都是男人,就放过我一次吧。"

直到戴笠出面代她喝了一碗酒才平静下来。

这时,戴笠见大家开心,尽兴道:"我希望我们的特务处能成长壮大,成为领袖最满意的团体。"

在一片掌声中,戴笠趁机将手探向叶霞娣的大腿,见没有反应,大胆地把手放在那条富有弹性的大腿上,轻轻地,轻轻地摩擦。

叶霞娣本来把戴笠看得很神圣,没想也是个凡胎俗身,随时随地"打豆腐"。

戴笠接着道:"不知叶小姐已有多少男朋友,能否请教请教?"

叶霞娣被戴笠挑逗得性起，女人的羞涩一扫而光，露出本来面目道："不多不少,总共三十六个。"

戴笠故作惊讶道:"天啦,我还以为我是你的第一,没想落到第三十七位去了。"

大家乐也乐够了,沈醉拿起筷子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对施承志道:"这桌菜原料是施校长办的,请多吃点。"

施承志左看右看,就是不敢吃,赵理君见了,一筷子夹着,用手拿着大吃大嚼起来,道:"不就是一条狗鞭么?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天底下的蠢蛋!"

原来这一桌菜都是按戴笠的吩咐用猪、马、牛、羊、狗等动物的生殖器做原料,再通过炖、炒、蒸等手法制出来的。有清煮牛鞭、三香马鞭、清蒸羊鞭、烤猪鞭、回锅牛睾等。

这些东西缘于一种说法,即:吃什么补什么。民间常流传着吃鱼头补脑、吃猪肚健胃、吃猪膀胱不夜尿,以此类推,吃动物鞭理所当然壮阳。

戴笠见叶霞娣才十六七岁年纪,担心她羞臊,不解风情,采取这种"偏"的办法教导她尽快"懂事",不要害臊,没想她早熟得很,根本不用"启发"。看来这一桌"百

鞭宴"算是白摆了。

赵理君道："人的生殖器我不敢保证有什么妙用，但吃人心壮胆、吃人肝补血、吃人舌头不口吃却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点也不会假。"

毛人凤听了，一紧张把自己舌头咬了，痛得不敢再吃东西。

赵理君又道："我这人天生的好奇，喜欢试验，以前每回杀完人总嫌处理尸体麻烦，要用车拉到很远的郊外掩埋，而且只能夜晚进行。有一次我听说孙殿英挖慈禧太后墓，棺材上的铁皮是用一种什么镪水化掉的。于是我就想镪水即然铁都能化掉，用来化尸体肯定是最好不过的。经过打听，我从化工厂弄得几百斤镪水，专门用砖和水泥砌了一个'化尸池'，心想把尸体扔到里头，很快连骨头都会化成水。

"那一次，我刚好绑架到一个嫌疑犯，把他带到家里抽出口里的毛巾就大喊大叫说他冤枉。当时，我怕惊动邻居，用手枪柄猛击他的太阳穴。将他击晕过去，谁知这家伙还不识好歹，醒来后还叫冤枉。我火了，准备拿他做试验，再次用手枪柄将他击昏，手脚捆绑了，口里塞了毛巾，扔到化尸池。"

施承志听到此处，脸都变了，吓出小便来，说要去厕所。赵理君怕他溜掉，起身随了去，督他回来。

坐定后，王孔安问道："试验结果如何?"

赵理君摇头道："不行。化尸水根本没用，它只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烂在池里，麻烦死了。"

毛人凤本来很饿，舌头咬坏了，加上听到这话，大倒胃口，对"百鞭宴"失去了兴趣。

赵理君道："正因为好奇，所以什么样的事也想做。有次我偶尔听说人肉是酸的，又记起《水浒》里有用人心炖汤的描写，当我执行任务后，有意把人心挖出来，血淋淋用沸水煮了，谁知里头全是血，并且没熟，只好当猪心扔到外面让狗叼走了，我仍不甘心，第二次我吸取了教训，割下心来后马上剖开用清水洗净，然后再炒或炖。"

王孔安问道："味道怎么样?酸还是不酸?"

赵理君摇头道："所以呀，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尝。其实人心的味道和猪心无异，自从吃了人心之后，无形中胆子就大了，就是去地狱里，只要有门我也敢走，现在对我来说，世界上不再有可怕的事。"

正在和叶霞娣调情的戴笠听到这里，拍着巴掌道："赵理君同志这个经验很好，值得推广，现在警校的同学都是才走出家门的孩子，胆很小，让他们多受这样的训练是很管用的。"

这下轮到赵理君得意了，很自豪地扫视一周，道："人应该分成几等，最低等的是和尚，一辈子不杀生；其次是普通人，一辈子没杀过人；第三是上过前线的战士，

也胡乱地打死几个人；我们特务处行动股的人都是高人，谁都能做到杀人不眨眼，不过，最高等的还是不仅杀过人，而且还吃过人肉——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戴笠听到此处，感到赵理君自吹自擂有点过火了，干咳一声。

赵理君立即住嘴，看着戴笠，忙道：“不过比戴处长我差得老远。我第一次杀人还是处长教的，告诉我杀人很容易，熟络了和杀一条狗、一头猪没有区别。话虽这么说，等真做起来，我当场吐了，几个夜晚都睡不着，一闭眼被杀的人就在面前晃来晃去，吓死人了。”

赵理君的一番话在毛人凤思想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他深深感受到，想要出人头地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不知需要屠杀多少人作为铺叠。他仿佛看到，戴笠处长的宝座下面，是由一层层尸体叠上来的——于是，一种距离感、自卑感油然而生。

毛人凤清楚地知道，戴笠是一座山峰，一个永不可逾越的高度，若要出人头地，唯有抱住他的粗腿才是捷径，戴笠和叶霞娣调足了情，见毛人凤一言不发，觉得自己冷落了他，和叶霞娣换了个位置，微笑着点了点头。

毛人凤咧开厚厚的嘴唇，想说句得体的话，张开嘴话却没有了。



30年代上海妇女超时的打扮，在昔日可说是走上时代的尖端

这中间的微妙是不言而喻的。十年前，他们在浙江省立一中学，彼此之间可以无话不说；八年前，在江山悦来客栈，毛人凤是黄埔学生，戴笠只是一位流浪汉。因此，毛人凤可以居高临下道：“革命朝气在黄埔。”而现在，戴笠是一处之长，是蒋介石的心腹，是正当走红，以民国重臣自居的铁腕人物！他毛人凤算什么？一个才走出小县城的土包子，一名初来乍到的小秘书……

戴笠察觉出了毛人凤心中的细微尴尬，点头微笑的同时，一只手已搭在毛人凤的肩上：“齐五兄在这里习不习惯？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没有？”

毛人凤这才轻松了，答道：“习惯，习惯，没有什么困难。”说完后，又觉得自己回答得太拙劣，没半点水准，脸红了。

戴笠道：“有什么困难不必要客气，尽管提出来，我不在可以找王孔安先生，他可是你们的父母官哟。”说罢，“哈哈”一笑，向王孔安道：“我这位齐五兄从小就有点女人性格，有什么他自己不便开口的事，主动多照顾一些。”

王孔安诺诺地点头道：“处长的吩咐，王某人怎敢怠慢。”

戴笠道：“我说的照顾只是生活方面的，在你面前他是新同志，经验不足一些，

但工作方面千万不要放纵、马虎，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

接着，戴笠又在王孔安面前介绍他和毛人凤的关系，同乡加同学加最要好的朋友。又说整整八年没在一起了，本来该有很多话要说，但总是抽不出时间，然后感叹人活着可怜，常常身不由己。

毛人凤心里明白，即使有这个时间叙在一起除了谈过去的旧事，也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他们分离后的八年是一段空白，是一种距离，也是难以共鸣的感情误区。戴笠道：“这一生我是穷忙的命，没福分静下心来和朋友叙旧聊天。有时候我真羡慕你们。”戴笠又拍了拍毛人凤的肩，道：“这样吧，晚饭后你来找我，我们也该在一起聊聊了。”

戴笠放下毛人凤，和王孔安聊了起来。

这时，毛人凤感到戴笠在冷落他，心头涌起一种对王孔安本能的妒意。这时，毛宗亮敲门进来，毛人凤起身让座，没想毛宗亮并不理会，睬都不睬，径直去了戴笠身边。毛人凤一阵耳红面赤的尴尬。

“百鞭宴”正在进行，响起了敲门声，赵理君中止了吃人宏论；戴笠轻轻地把手从叶霞娣大腿内抽出来。

进来的是毛宗亮，毛人凤忙起身让坐。毛宗亮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任何表示。径直去了戴笠身边，小声道：“姐夫，急电。”

毛宗亮把急电递给戴笠，这才转过脸冲毛人凤笑了笑，算是还刚才的礼。

此时毛人凤正为毛宗亮不理睬而尴尬，悔恨自己太自作多情。明白毛宗亮是有急事并非有意冷谈，毛人凤的心情又换成另一个境地，骂自己太脆弱，太多疑，没有一点承受能力。

毛人凤讨好毛宗亮不是没有根由的，为欢迎会的事他憋了一肚子的气，恼恨自己的功劳给人剽窃了，想请毛宗亮在戴笠面前陈述清楚。

戴笠看完急电后，脸色大变，几把扯得粉碎，扔进桌上的菜里，嘴里学着蒋介石的话骂道：“娘希匹，告到老子头上来了！”

见戴笠发火，赵理君、沈醉等人都不再吭声，倒是叶霞娣胆大，勾着他的肩道：“你不要凶嘛，好可怕好可怕的。”

戴笠苦笑道：“好事全给这电文搅了，本想和你好好在一起，这下也没有心情了。”

叶霞娣道：“什么事呀，惹你这么生气？”

戴笠摇头道：“我已经够克制了，今天不是你在，这张桌子我就要掀翻，这些混账我全部要打一轮屁股，全是你，害得我有气只能往肚子吞。”

叶霞娣道：“哟，真是好大面子。”

戴笠道：“那当然，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面前，暴君都会温柔几分。好了，好了，

你先回去，让我出了气再来找你。”

这时，沈醉、王孔安等人紧张了，一齐拿眼睛求助地看着叶霞娣，按常规，戴笠挨了冤屈或不顺心，就会拿部下出气，打满堂红。今天幸亏有叶霞娣在场，正如他自己所述，不得不克制点。

叶霞娣没想到自己还有这种特殊功能，见众人求助她，在戴笠面前跺着脚，撒着娇，道：“不嘛，我要你陪嘛，”说着，挎起戴笠的手要拉他出门去。

戴笠无奈，只好转身吼道：“王孔安等会儿到我宿舍来一趟，听到没有！”

王孔安连连应诺，戴笠和叶霞娣的笑声在门外消失后，众人才松了一口气，毛人凤记起该问问毛宗亮，才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

毛人凤从餐厅回到他那间办公室兼住房的小间里，正感到万般无聊，毛宗亮已推门进来。

毛人凤喜道：“想曹操曹操就到，我正想着找你，这会儿不请自来，坐坐，我给你倒杯茶。”

毛宗亮道：“齐五兄不要太客气了，我是顺路经过，一会儿就走，刚才的事不要见怪，我不是有意不理你，实在是——”

毛人凤连连摆手道：“哪里哪里，坐坐，我正想问你，戴先生为什么发这么大火，那个电文里到底写的是什么？”

毛宗亮摇头叹道：“官场上的事真是难以预料，本来好端端的有人就打小报告给领袖，说我姐夫野心勃勃，要篡党夺权，在电文里大骂姐夫，要召他回南京去，这一去肯定要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了。”

毛人凤奇道：“领袖也打人？”

毛宗亮道：“怎么不打？打得可厉害了，扇耳光，打屁股，用手杖打，我姐夫身上有好多伤就是领袖打的。”

毛人凤见毛宗亮说这话不仅不心痛，甚至还带着颇为骄傲的口吻，心里生疑。

毛宗亮又道：“不过，我姐夫挨了打也会打部下的，而且打得更厉害。”

毛人凤道：“那么，部下不是恨死他了？”

毛宗亮撇着嘴道：“谁说的？挨打的人感谢还来不及呢，一般的部下求打都得不到。”

毛人凤奇了，自言道：“怪哉，怪哉。”

毛宗亮脸上露出轻蔑的笑，道：“怪什么？这是我姐夫的习惯，而且这习惯是领袖御赐给他的。”

接着，毛宗亮向毛人凤叙述来龙去脉。

说的是戴笠开始被蒋介石重用以后，有次办错了事，气火了蒋介石，被拳脚相加挨了一顿好打。打过之后，蒋介石见他血淋淋，动了恻隐，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和

蔼地问道:“痛不?我本来是不想打你的,可那样太见外了,好比孩子犯了错误,做父母的骂是爱,打是痛,如果是后爹后娘不打不骂,巴不得孩子成坏人。”经蒋介石这么一说,戴笠恍然大悟,心底里涌出一股幸福的暖流,血糊糊的伤口立即不痛了,而且还痒酥酥的舒服极了。心想,领袖说的极有道理,以后我也该用这办法对待下级。

此后,戴笠凡挨蒋介石的打,回去后马上如法炮制打部下,他挨了十拳,他至少要打部下四十拳,如此加倍“痛爱”。而且,在他打人的时候,也要求部下像他一样,毕恭毕敬地站稳,嘴里学着蒋介石的腔调边打边骂道:“娘希匹!你混蛋!你混蛋!”

毛宗亮得意道:“我姐夫的‘痛爱’并不是那么好得的,只有亲信和心腹才有这种荣幸,比如赵理君、沈醉、王孔安。”

毛人凤道:“那么你呢?你得到过痛爱没有?”

毛宗亮没想到毛人凤冷不丁会提出这问题,搔了一下头,道:“没有,不过这并不是说姐夫不痛爱我,我们是一家人,不用打的。姐夫对我可好了,说特务处就我是他最亲最亲的人,还说他和姐就一个亲弟,常常把我叫到密室,要我注意有谁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我的话他没有不信的。”说到这里,眼圈也红了。

毛人凤暗地里叹着气,不明白戴笠是怎样看待他,笑道:“不知你姐夫对我怎么样,会不会像沈醉一样痛爱。”

毛宗亮摇头道:“不,我姐夫和我说了。”

毛人凤急问道:“说什么了?”

毛宗亮道:“说在特务处我第一亲,你第二亲,为这他是不会打你的。

这显而易见是智商不高者编造的谎言。毛人凤失望地轻叹。忙道:“等一等,我还有话——”

恰在这时,前面住宅里传来哭喊声,毛宗亮道:“齐五兄,我姐夫今天的火气很大,快,我们去劝一劝,不然他会把王孔安往死里打的!”

毛人凤咽下自己的话,也辨出那是戴笠在“痛爱”王孔安,甚至连手杖打在肉上的闷声都听得清楚,暗道:“打得好,打死更干净,免得我以后做出成绩又成了你的。”

毛宗亮见毛人凤发愣,拉了他的手道:“你还呆着干嘛?人家王先生是为你挨打,你不救他该谁去救?”

毛人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道:“有没有搞错,我哪里招他惹他了?”

毛宗亮道:“一句话我跟你说不清,你去了就知道了。”

前面的住宅是戴笠的临时居所,过去是朱家骅的住宅,后来空在那里,专门接待上头来人居住。和毛人凤的斗室只隔了一片约二丈来宽的小菜地,菜地里种着豆角。毛宗亮慌乱中想抄近从菜地过,衣服给扦豆角的竹杆缠住。后面的毛人凤绕道

先到，果见王孔安趴在地上，裤子脱到大腿露出两瓣屁股，戴笠则咬着牙，涨红着脸，举起手杖打屁股，每打一下，王孔安就痛得哭叫一声，那屁股上已是血肉模糊，戴笠还是不罢手，往死里打。

毛人凤虽不明白自己做出何事惹王孔安挨打，但他相信毛宗亮是老实人，绝不会哄他，因此奋不顾身扑过去搂紧戴笠央求道："处长，求你饶了王先生！"

戴笠打人是从没人敢劝架，今天居然有人如此大胆，转过身轮起手杖要劈。

毛人凤下意识地要夺，没想更惹火了戴笠，立即暴跳如雷。

这时毛宗亮叫喊道："姐夫，不要打，是善余！"

戴笠认出是毛人凤，把手杖狠狠地扔在地上，气喘道："我饶了他，谁来饶我？我这回去，校长肯定要往死里打，我只有先出口气，"说着，冲过去又要踢王孔安。

毛人凤使劲抱住，问道："处长，你为何要打王先生，他做错什么事了？"

戴笠道："他做的好事，给我开什么欢迎会，这事给人捅上去了，朱家骅来警校都没有如此兴师动众，说我有野心，校长的疑心本来就重，这回我岂不倒楣？"

毛人凤听罢，由面红耳赤到心剧跳不止，最后脑袋"嗡"地晕了过去……

这下轮到戴笠傻眼了，搔着头莫明其妙。

毛宗亮道："姐、姐夫，欢迎会是毛善余搞的，王先生本不同意，可、可他偷偷搞起来……"

戴笠这才明白毛人凤是吓着了，扶着他用家乡话道："齐五兄，我不知道是你搞的，别怕，校长那里我会摆平的。"

毛人凤醒来后感到羞愧难当，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老老实实，不要强出头。

戴笠见王孔安还趴在地上哼哼叽叽，跺着脚道："还不快滚，还想招打吗?！毛先生是新同志不知道厉害，你难道也不知道？这顿打也没冤枉你！"

王孔安爬起来提了裤子，一拐一拐地像螃蟹一样走路，出到大门口，毛人凤追过去道："王先生，都是我的不是，我心里很难过……"

王孔安苦笑着摇摇头，不语，这时毛宗亮跑过来道："我以为叶小姐在，姐夫不会打人，就去了善余房里，谁知没多久就听到哭叫声了。"

王孔安回头看了一下戴笠，见他怒气已消，道："你走了后，老板就说有公事把叶小姐支开了，今天他那么大火气，这顿打是少不了的。"

王孔安还要说什么，戴笠干咳了一声，把话吓了回去。

戴笠道："你不要半死半活的装得像，校长打我比这厉害多了。晚上我还有工作跟叶霞娣谈，你负责通知，办不好我再扒你皮！"

王孔安唯唯诺诺地离开了。

不说毛人凤想拍戴笠马屁结果拍到蹄子上如何懊丧，吃过晚饭，洗漱好了，毛

人凤用毛笔写下几幅字张贴在墙上作为今后为人处世的座右铭，道是：是非皆因强出头，聪明反被聪明误，又道：吃亏是福，难得糊涂。

贴好了左瞧右看，反复吟哦，心想，这几句话谁皆知之，但真能理解并在生活中运用，芸芸众生却没有几个，想自己不是吃了这亏，也算是浮躁的泛泛之辈，长此下去将一事无成，被小人小瞧。

大约9点钟，生物钟反应，打一个呵欠，往常这个时候已经就寝。脱衣上了床，仅留一条裤衩，下部受到刺激，少不了自慰几下，自慰的偶像当然是阿桃，也有文溪小学的先生和太太做爱的影子在脑海里浮现。

突然，一阵浪笑传来，在毛人凤的大脑皮层撩起异样的兴奋——那浪笑声是前面传来的。

毛人凤再也无法入梦了，从床上爬起来，静心细听，知道是叶霞娣和戴笠在调情，心里一热，一种潜在的欲望一下子复苏。

毛人凤蹑手蹑脚地在黑暗中穿好衣，兜上鞋，鬼使神差地开门出去，走过中间那片二丈宽的菜地，来到戴笠的窗户底下。

毛人凤本是偷窥的专家，虽生疏若干年，重温起来仍是得心应手，里头的叶霞娣和戴笠还在没完没了地调情。他躲在一边，恰好有一丛豆角遮掩住，可以毫无顾忌地窥看。

叶霞娣坐在戴笠的大腿上，不肯上床，要求戴笠把灯灭了。

戴笠道："你懂个屁，亮着灯相互都看得清楚，那才有趣。"

叶霞娣道："给人看见丑死了，传出去更难听。"

戴笠道："你放心，没有人来偷窥的。"

叶霞娣道："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你敢保证？"

戴笠道："就是有也不敢窥我，除非他吃了豹子胆。"

叶霞娣冷笑道："不要命的人多的是，我们女生宿舍曾经抓住了好几个偷窥的，每个都开除了还是阻止不了，后来学校安了铁丝网，结果还是常常被人剪断。"

戴笠道："这种人若抓住了，不管是谁，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看他以后还偷不偷窥！"

叶霞娣道："我们女生宿舍都有人偷看，所以呀，我们刚才嘻嘻哈哈，说不定早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外面的毛人凤听到这里，紧张得汗毛倒竖，后悔一时冲动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此时，过去那种偷窥的兴致和冲动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惊悸和恐慌。

正想着马上离去，只见一条黑影蹑手蹑脚迎面走了过来。毛人凤情急中钻进豆角丛里，结果引起了晃动，戴笠猛地推开窗户，喝道："谁？不说话我开枪了！"

毛人凤趴在豆角下，暗叫苦也。

戴笠见无人答应，"砰砰"两枪，接着从窗口跳下来。

戴笠从窗口跳下来后，立即发现一条黑影，一边叫喊抓人，一边打枪，无奈戴笠别的能耐都有，偏偏打枪百发百不中，把子弹打光了还不曾伤着人家一根毫毛。

毛人凤趁戴笠追人时返回屋里关上门，心脏才开始突突地跳个不停，发誓今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

毛人凤好容易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外头戴笠叫来了大批人把黑影团团围住，抓获了，原来是乙训班的男学生，承认他是叶霞娣的暗恋者，曾多次趴在女生宿舍窗户偷窥。

叶霞娣打了他几个耳光，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戴笠火冒三丈，果然下令把他的眼睛挖了。

这件事总算平息了，事后毛人凤越想越怕，想到万一抓获这辈子真是完蛋了，过去在文溪小学毕竟才十几岁，情有可谅，现在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丢脸在其次，得罪了戴笠将永无出头之日，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第二天，戴笠回了南京，以后，隔一年半载来一次警校，做做报告，发表演说，和叶霞娣厮混等等。后来，戴笠又把叶霞娣改名为叶霞翟，送给了他的拜把子兄弟胡宗南做老婆。不题。

话说毛人凤从此收心养性，整天足不出户，埋头工作，在王孔安手下谦恭谨慎，不再出什么乱子。

第五章　西安事变，辅助戴笠“建功”

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毛人凤自然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蒋、戴所为实在是不得民心。

一　坐镇西北，监视张、杨

1935年蒋介石来到浙江警校视察，戴笠召集文强、王孔安、毛人凤等人听他的训话。并做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的基本修养》的讲话。这一天，蒋介石很和蔼，从头至尾没骂一句“娘希匹”。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站在台下，对领袖表现出无限的敬仰。此时他明白以他的地位和成绩，没办法引起蒋介石注意，当蒋介石和戴笠亲热谈话，他内心羡慕，……蒋介石对特务工作一向是讳莫如深的，很少有系统的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甚至，对戴笠、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害怕给人留下口实。而这一次的讲话却是一个例外，在做完长篇讲话之后，又反复强调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脚的特殊功能。”

毛人凤认真地揣度蒋介石的意思，分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将移向西北。为了早日建立功绩，毛人凤主动向戴提出愿意调往西北。

戴笠听罢很高兴，拍着毛人凤的肩道：“善余兄果然不是一位平凡角色。你不提出来，我都有这个意思。我总想你出山较晚，资历太浅，甚至根本不知道外勤工作的运作方式。我若硬提拔你没有人服，很难开展工作。目前西北很热闹，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去了之后，一方面要熟悉情况，另一方面争取做出成绩来。”

毛人凤点头表示领会。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由陕西华阴人、黄埔第一期生马志超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介石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才奔到戴笠麾下。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不管是“饭桶”或“草包”一律来者不拒。原因是，一则可以提高他这

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友，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务活动，马志超是老陕西人，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就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4方面军部分人员

这次，毛人凤将调任西安行营办公厅从事情报工作。

临行，戴笠又反复叮嘱道：“到了西安，你要特别注意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东北军里面有不少军官抱有怨恨情绪，不识大体，消极对待国内剿共。杨虎城虽是个大字不识的粗人，但他系刀客出身，非常狡猾，他是不会拒绝共产党的。一旦他们联手，那么西北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复杂，难以收拾局面。”

毛人凤咬紧嘴唇，默默地记住了戴笠的话。

这一年的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紧张了。

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剿总”的十几万西北军昼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万大军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之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二十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三十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四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时做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

共”。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

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致延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毛人凤的具体工作是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当时，毛人凤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1935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拥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致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毛人凤便指挥西北区的特务们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毛人凤没想到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给杨虎城认识，专对双方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毛人凤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派、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滑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然而没多久，毛人凤领着他的情报股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一批至关重要的情报。他把这批情报交给江雄风，江雄风又把它转给戴笠，戴笠如获至宝火速汇报给蒋介石。

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十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话说戴笠拿着毛人凤搜集的情报，向蒋介石做紧急报告。由于这事情来得急促而重要，使蒋介石大为烦躁。

戴笠道：“现在西安最普遍的谣言，是说张学良的东北军将与红军合作，成立抗

日联合战线。"

"有具体的事实没有？"蒋介石急问。戴笠掏出一些报纸、文件，报告道："东北军往来剿共，已经到过不少地方，他们不但没有同红军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相反的，他们已经变成了朋友。东北军最糟糕的一点是认为打内战很无聊，他们真给红军动摇了。众口一辞地说，东北军现在只有一种愿望：打回老家去！他们说日本人奸淫烧杀，使他们家破人亡，这个仇他们是非报不可！有一个美国女记者韦尔斯最近去过一次西安。"戴笠把一份 1936 年 10 月 5 日的《纽约太阳报》搁在一边："这份报纸是我设法找到的，上面登载她的访问记。译文说，在中国西京——西安，一种危机正在负有剿共责任的张学良将军部下极端抗日的军队中发展着。这些军队从 1931 年的二十五万人减至目前的十三万人，都是失去家乡的人。他们念念不忘老家，厌恶内战，痛恨政府的对日本不抵抗政策。下级士兵的态度，可以说是容易叛变的，这种情感甚至已传到高级军官那里。"

"她倒是一番好意，"蒋介石咬咬牙："希望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她还说些什么？"

"韦尔斯还同张学良见过面。"戴笠念下去道："用张学良的话来说，只有抵抗外来侵略(那就是停止内战)，才能出现真正统一的中国。如果政府不服从民意，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最重要的，这位地位仅次于蒋委员长的副司令说：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一个问题或许能够和平解决。"

"这真是汉卿说的话么？"蒋介石冷冷地问道。

"是的。"

"今天到此为止。"蒋介石搓搓手，不置可否。

两天后，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又匆匆从南京赶来，向他递交一份更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江雄风、毛人凤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很有可能做出一些对党国不利的事情。"蒋介石大惊，立即下令密切督视。戴笠得到命令，又把这任务交给毛人凤、江雄风。这任务重大，且十万火急，尤其困难重重，好比虎穴探子，豹口拔牙，恰在这千



行营成立典礼合影。前排右 2 起：杨永泰、张群、何成浚、蒋介石、张学良、钱大钧、陈诚

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戴笠一份密电，把毛人凤召了回来。

毛人凤百思不得其解，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比手头要干的工作更为重要。

二　机要秘书，毛人凤升官

回头看看毛人凤的仕途，由崇德县政府秘书做到浙江警校秘书，再升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虽然同是秘书，但权力是越来越大了。

毛人凤回到南京，直奔鸡鹅巷。戴笠透过窗口老远看到毛人凤，忙出门迎接，并早就猜透了毛人凤的心思，拍着他的肩，先安慰道："哈哈，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最能沉得住气的人应该非你莫属，这回居然也知道性急了。"

毛人凤道："雨农兄，这怎能叫我不急？在西北的工作局面才刚刚展开，你一份密诏把我唤回来，这事谁敢打包票沉得住气？"

戴笠笑嘻嘻地替毛人凤倒一杯茶，道："天掉下来有高个子顶，这关你什么事？特务处这么多大个不急，你急啥。"

毛人凤涨红着脸，道："雨农兄这时候还有心思拿我开心。到底是何原因，快点告诉我吧！"

戴笠又把毛人凤调戏一番，然后才道出这次急召他回来的原因。

原来戴笠召毛人凤回来是给他升级——任特务处本部机要室秘书，专门负责处理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此外，他还把特务处的反共专家、上海区长王新衡调到西安接江雄风的西安区长职位，加强这一地区的反共特工活动。至于毛人凤以前那份工作，戴笠自然早安排了合适人选，估计会干得比他更出色，说这个人是一个奇才，一个人可以完成毛人凤及手下要干的所有工作。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走，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将军"考察"欧洲归来

毛人凤听罢张大了嘴巴，没想到天底下竟有此奇人，可以以一当百，问道："这个人是谁，能否让我见识见识？"

戴笠道："从此以后，你天天都在跟这个人打交道，她每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经你的手。至于见她本人，现在还为时过早，到时候机会多的是。"

原来，戴笠说的那位可以一当百的奇人，是一位女流之辈，关于她的来头和身份，下面需做一番解释。

说的是戴笠着手开辟西北区工作的时候，最感头

痛的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

当时，毛人凤具体做的正是搜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情报的工作。毛人凤也算做得很努力，并不时有一些有用的情报发往南京。但戴笠感到这样做太慢，太没有效益了，没办法准确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于是，他想到了打入杨虎城内部这一妙计。

杨虎城司令部里防守严密，固若金汤，怎样才能打进去呢？好个戴笠，不愧为孙悟空式的人物，使出浑身解数，用财、色、官等手段，百般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身边亲信。

这些招数失败后，戴笠仍不灰心，朝思暮想着打入杨虎城内部去。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个类似于夜总会的社交场合，戴笠偶尔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影心十分活跃，戴笠是风月场中老手，他一眼就看出了。登时戴笠便想出一计来，准备上前勾引，转而一想这样未免太冒昧，且易让人产生怀疑。

于是戴笠请出他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帮忙。这蔡局长是戴笠在上海最好的玩友。戴笠向蔡孟坚提出想认识胡逸民姨太太的要求，蔡孟坚哈哈一笑，然后色迷迷地附着戴笠耳朵道："这女人恐怕连唐代武则天都没法相比……"

戴笠道："原来你早就尝鲜了，这么好的野味怎不早点介绍我尝尝？"说罢，装成很生气的样子。

蔡孟坚道："戴处长休生气，小弟以前是存了点私心。好了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算我向你赔罪！"

戴笠道："亏你想得出来，你玩厌之后才推给我，今后再如此，小心我算计你！"

说罢，两个人一起淫荡地狂笑一气。

蔡孟坚到真要给戴笠帮忙时，又有了现实的困难：自己一个大男人，有妻有小的，公众场所还得顾全脸面，加之胡逸民醋劲很浓，若采取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恐怕惹麻烦。于是，心生一计，先和向影心说好约定一个具体地点，又回家把自己老婆带出来。当胡逸民夫妻、蔡孟坚夫妻四个人坐在一处时，戴笠假装偶尔路过，被蔡孟坚叫住。

这招很灵，戴笠就如此这般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地认识了胡逸民的小老婆向影心。

俗话说，淫妇和淫棍在一起，好比磁铁和铁到了一处——总会有吸在一起的时候。

这戴笠是风月场上老将，那向影心更是风情中精怪。两个人在席上眉来眼去，一拍即合。然后，他们隔着桌面，一人一只脚在桌底下踩在一块——通电了……

话说这戴笠和向影心在桌底下风起云涌，而桌面上的胡逸民和蔡太太都全然

不知。

此时，蔡孟坚充当的是一位拉皮条的角色，他为了尽快完成自己的使命，干咳一声，让桌底下的节目暂时收场，道："我建议去跳舞，庆贺我们的初识。"

向影心是舞迷，自是欢喜了得，挨着胡逸民，娇道："阿民，我们跳舞嘛。"

胡逸民不知这伙人在算计他，碍着和戴笠是初识，只好硬着头皮同意。

（另外还有一点在这里需要补充的，即：戴笠来这种场所用的都是假名，不过具体用什么名，已无稽可考，为方便，行文时就用"戴笠"这名字。）

蔡孟坚和戴笠一样，是出了名的玩家，事前，他趁机溜到后台，和管灯光的伙计耳语，接着又往他兜里塞了一把钱，伙计会意，点头表示同意。

舞池里人很多，下池前，蔡孟坚主动对胡逸民说："我们交换一下太太你不会介意吧？"

胡逸民内心里很不满意，可又怕蔡孟坚嘲笑他思想封建，加之蔡太太也风姿绰约别有一番情致，觉得以一换一，于情于理都没有亏，也就心安理得了。

蔡孟坚今天特意和戴笠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服装，他搂着向影心在舞池转了一圈，很快就和胡逸民错开了。戴笠趁机换下了蔡孟坚，和向影心搂在一起。

舞池里的灯光时明时暗，戴笠以音乐做掩护，小声地和向影心调起情来。

不一会儿，戴笠就不满足于跳舞了，急于想占有对方。

为了彻底征服女人，他粗暴地拉着向影心走出舞厅。

这下轮到向影心急了，又不敢叫，这辈子她还是第一次遇上如此横蛮的男人。

向影心小心哀求道："放下，我丈夫在等我！"

戴笠突然板起面孔喝道："放老实点！"

说罢，手一挥，立即围来十多名特务，恭恭敬敬地听候戴笠的吩咐。戴笠命令特务们立即进夜总会里去捣乱，特别吩咐要把舞池中的男男女女打得哭爹叫娘，头破血流。

特务们照办去了。戴笠领着向影心就近走进一家名叫"老地方"的客店，店老板一律低声下气伺候，唯恐怠慢，给他们安排了豪华客房。

戴笠这才对向影心说："安心地玩吧，玩多久，你老公都不会怀疑你在外面偷汉！"

向影心意识到这马脸一定来头不小，一打听，吓得吐出了舌头："天啦，你就是杀人魔王戴笠？"

戴笠一边脱衣一边说道："杀人魔王怎么啦？他也是人，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还要玩女人。"

向影心见戴笠向她走来，慢慢后退，道："听说你杀的人记不清数目，还挖心肝，吃人肉。"

戴笠故意吓唬道："这有什么奇怪？我干的是杀人职业，当然没心思去计算多少，至于吃人肉，只是习惯的问题，习惯了，人肉和猪肉、牛肉没啥两样。"

完事后，向影心满意了，对戴笠道："我嫁给你算了，逢了你，我才知道什么叫男人。"

戴笠道："你若乐意时，我随时可以叫这种水平的男人和你玩！"

向影心道："你骗我。你最坏，你不会叫别的男人的，男人都一个个酸溜溜吃醋。"

戴笠用手捏着向影心的脸颊道："我不骗你，只要是你看上的男人，管他是谁我都有本事把他弄来跪在你的石榴裙下。不信，你可以试试。"说着，把窗户打开，让向影心走过去，手指外面道："这街人的男人成千上万，你转过身指谁，我就帮你弄他上来，说吧，胡姨太。"

向影心睁圆眼睛看着戴笠觉得这是一件很新鲜、很浪漫的趣事，尔后转过脸，当真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寻找起来。

向影心当真点了大街上一位小白脸，戴笠大声道："你看准哦，别走了眼，等会儿我派人下去抓。不过，我帮你弄来，你得答应我什么条件。"

向影心道："如果这条件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考虑。"

戴笠道："不难。就一句话：请你加入我们特务组织。"

向影心听罢，哈哈一笑，道："当特务？就我也行？告你吧，除了睡男人我是天才，其他没一样能耐，更何况是干杀人这一行，找我你算是找错了门。"

戴笠道："没错，我找的就是你。"

向影心见戴笠一脸认真，忙摆手道："不不，你找别人去吧，我没有力气去杀人的。"

戴笠道："我不要你杀人，只需要你干一件事，这件事对你来说一点也不难。"

向影心问道："什么事？怎么个不难法？"

戴笠附着她的耳朵道："只要你把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向我如实报告，就算你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向影心道："要这些玩意干嘛？"

戴笠道："关系大着啦，杨虎城叛变领袖，等抓到他的把柄，再向他下手。"

向影心点点头，想了想，似乎明白了。尔后，两人下了楼，早有候在门口的小车接他们到鸡鹅巷五十三号处本部，在秘室里为向影心举行了宣誓仪式，发给《三民主义》一本、左轮手枪一把。戴笠上前祝贺，称她"影心同志"，希望她忠于领袖，严守组织秘密，必要时可以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开始，向影心入这组织的动机相当可笑——只是觉得有趣，好玩。当戴笠向她宣讲了一条又一条的纪律规矩时，她杏眼一睁，惊道："啊，还要这样？那我不入组

戴笠全家照



织了。"

戴笠见她吊儿郎当的样子，很不高兴，正色道："向影心同志，希望你严肃，这是一项拿命做赌注的工作，开不得半点玩笑！"

向影心见戴笠不高兴，欲施展她那套媚术，倒在戴笠怀里，撒娇道："不嘛，跟我也来这一套，我不嘛。"

戴笠马脸一拉，喝叫道："来人啦——"

外面的卫兵齐刷刷应道："在！"

戴笠下令道："把这位胡太太带下去！"

"是！"话声刚落，三五个彪形大汉已跨进门来，团团把向影心围住。

向影心慌了神，不知戴笠要把她怎样，但估计到绝不是什么好事，鼻子一酸，媚眼一转，旋即流出两行泪来，很委屈似地当着几个卫兵扑往戴笠怀里，道："雨农，我知道你是位有情有义的好男人，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的事不该发生已经发生了，我相信你绝对不会为难我的。"。

戴笠知道这女人难缠，再拖下去还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举动，不得不敷衍道："不会为难你的。只是想让你参观处本部的一些设施，这样对你有好处，不然连自己的组织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去吧，有我在，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向影心见戴笠并无恶意，心里不再紧张，欲行又不舍，然后转过身对戴笠道："你陪我去嘛！"

戴笠手一挥，道："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其中一个卫兵催促道："快点走，处座很忙，不要打搅他。"

特务们领着向影心离开了戴笠的办公室。

鸡鹅巷从外表来看，只是南京市里极普通的一条小巷，以卵石铺成，墙角的缝隙里长着一些杂草，巷子不宽，仅能勉强开过一辆卡车。

五十三号是一幢旧式平房，前后两个院子，共有二十多个房间。特务边走边介绍，走到什么地方都要不厌其烦说一遍。

来到一间平房，一个特务道："这房子以前是老板母亲住过的，住了一段时间，因过不惯寂寞无聊的城市生活，又回到浙江江山老家去了。"

特务接着又说老太太是一位农家女人，曾和他们过住一段时间，待人很和气。

五十三号是一幢普通公务员住宅，不同的是，这里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看门，有小汽车、小卡车和人力三轮车出出进进。来往的人员中，有衣冠楚楚的上等人，有气势汹汹的彪形大汉。

向影心以前也曾路过这里，以为是什么机关或公馆之类的，现在才知道这所看似幽静的庭院，却原来是每时每刻都要杀人或准备杀人的魔窟。

特务以为向影心以后就在这里工作，殷勤地对她说特务处的制度和规矩，言语之中明显有不满情绪和牢骚，说这里管得太严了，没什么自由，白天工作八小时，夜晚二小时，把全体人员整日整夜关在大牢笼中，连参加社会活动的余地都没有。每周轮流休息半天，午饭后到晚上10时前，家住南京的，每周外宿假一次。更麻烦的是有事须先请假，假条交给门卫，才能出门。到时不归，门卫便把假条和出入证送给督察室。凡家住南京的，休假与外宿假须排在同一天；如请事假当晚不能归来，须补请外宿假；单身汉一律不准请外宿假。凡工作人员，均由督察室发给一个二寸长、一寸半宽、有照片和单位名称的蓝布面出入证，无机关名称，只有号码，出门时交给门卫，回来时交还，除此外别无用处。特务们出门以后就无任何证件了，连旅馆也住不上，工作人员自叹："我们都是榜上无名的黑货。"戴笠经常说，这就是"无名英雄"。特务处规定，午饭晚饭后，各有一个半小时的散步时间，这时唯一的活动，家住南京的，自然回家看看，单身汉只能遛马路。特务处不准会客，不准泄露办公地址，通信要用"鸡鹅巷五十三号"或由程阁老巷三十三号转交，电话也要保密，家属偷打电话，督察老爷知道后，有受警告的危险。

向影心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毫无兴趣，由特务带领，来到一幢有花园的平房才双眼一亮，驻足观赏，非常喜欢。

特务介绍道："这就是洪公祠，是我们戴老板的把兄弟张学良赠送的。"

洪公祠一号是一幢独立的大片花园平房，目前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办公地。

这座独立的老式花园平房，占地约六十亩，有两个大厅和大小一百多个房间，另有东西两个大场。洪公祠一号的北向大门是唯一的出入口，东面为明瓦廊，南面有秣陵路，西面为半富路，北为洪公祠小巷，西面有高高的围墙团团围住，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特务机构。内有开阔的庭院，为了防止树高易藏"飞贼"，故不准种树，间或种几片草地和花坪，显得非常单调冷清。东广场是网球场，是特务处唯一的娱乐场所。没有图书馆，也没有阅览室，各科股订有《中央日报》。

路道上，不时有三三两两行走的人，所有碰着的人，都没有表情，目不斜视。只是在路过理发室时，才听到欢乐的说笑声。

特务介绍说："理发室里有七八名长得漂亮可人的女理发员，安置理发员的主要原因是特务们干的是杀人勾当，难免被人认出来。曾经有位同志捕杀了一名共产党员，那位共产党员的弟弟是理发师傅，他来到这里潜伏，发现这位同志常去某一

个理发店理发。于是,他便投奔到这店子里当'学徒',有一天,杀害他哥哥的同志去理发时,便趁刮胡子的机会用剃刀割断了他咽喉。当时这事件发生后,一开始是当'误杀'判决的,戴老板不同意,很快查出了是谋杀案。我们的理发室就是那以后开设的,理发员也属于特务处的成员之一。"

其实,在这里,每一间房,每一个地点,他的背后都隐藏了一个或几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走过说说笑笑、追逐游戏的理发室,在路上一处小天井里,栏杆旁坐了几个男特务,他们脱下衣服,光着膀子在边晒太阳边捉虱子,每捉到一只,便高兴地放进牙缝里一咬"嘣"地发出一声响,没有捉到时便唱《口角吟诗手扪虱》的小曲调。

最后,特务们将向影心带到了一处很阴冷的处所。这是一栋封闭式的屋子,四面光线很暗,由于是地下,十分潮湿,走在一条长长的过道里,向影心私下想:也许这里就是杀人的场所,想着时,便一阵胆寒,不由自主地靠拢一名特务。特务知道这女人是戴笠的相好,害怕惹杀身之祸,慌忙躲开了。

这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人在痛苦时发出来的叫喊。向影心一惊,失口问道:"那就是你们杀人的地方吧?"

特务道:"不是,那里是审讯室。"

说着时,一行人便来到了审讯室。审讯室点了一盏煤油灯,靠后墙的上方有一个网了铁丝的窗口,审讯室很宽大,可以同时审讯十名犯人。

这时候特务们正在吊打一位年轻人,上身光着,下面也只穿了一条短裤,身上已留下皮鞭抽打的条条血迹。

审讯的特务叫赵理君,见向影心才来,唾沫飞溅地把特务责骂一通,然后才当着向影心的面,拿了一把匕首在"犯人"的肉身上,用刀尖写起字来……

犯人又是一阵痛叫:"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赵理君的刀因为犯人抽动,也在摇摆不停地抖,所以,有时刺得深,有时刺得浅,反正血很快就把肉身染红了。

向影心掏出一块手绢掩着鼻子,道:"不要打了,好痛的。"

赵理君道:"胡太太,我们戴老板指示这位犯人专由你审讯。"

向影心道:"别开玩笑了,要我审,我就把他放了。"

赵理君道:"那你心肠太好了。"向影心正得意,赵理君立即拉下脸道:"放了他,那么,你就得替他受刑!"

向影心岔开话题,手指犯人道:"他犯的是什么王法呀?"

犯人自己应道:"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法,我去同学家,在大街上就被他们抓来了,硬要我承认是共产党,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赵理君喝道:"你再犟嘴我割下你的舌头!"

犯人还是叫道："我是好人，我不是共产党！"

赵理君火了，吩咐手下，"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免得乱嚷嚷！"

话音刚落，几个特务一齐上，抱头的抱头，扯脚的扯脚，用手拨开"犯人"掩住面孔的长头发，问向影心道："胡太太，你认识他吗？"

向影心走近细看，吓得失声尖叫："天啦！"

向影心定眼看这"犯人"，认出竟是她和戴笠在"老地方"客店打赌、站在窗口随便指点的那位小白脸。记起戴笠在指点时大声说话，而楼下窗下尽是他的人，心里一下全明白了，尖叫道："天啦！"叫完后，就再没话了。

接着，赵理君根据戴笠的旨意，对向影心宣讲一番组织的纪律，诸如：不许脱离组织，不许请长假，不许辞职不干。上级交给你的工作，推却不干，或者怕困难而畏缩不前，被当作是违反纪律的犯罪行为，坚决枪毙！派往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如偷偷逃跑或叛变，株连全家！

赵理君接着道："向影心同志，处长对你的能力和才华很赏识，不足之处是太娇情了一点，吊儿郎当，这很不好，今后一定得改正。为了锻炼你的胆量，组织命令你，马上把这位共党分子打死！"

那位被吊着的无辜学生，一听说要枪毙他，绝望地大哭大叫起来："我不是共党分子，你们这样做是要遭到报应的！我不是共产党，呜——"

向影心拿起枪，心里想着只要一扣扳机就可以把小白脸打死。这位小白脸是无辜的。在老地方客店楼上的窗口上，当戴笠跟她打赌时，从人堆里选出了一张小白脸。他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向影心当初选中他时，心里便涌起了一种很美好的感觉。那感觉好比偶尔抬头看到云天上飞翔一只美丽的洁白天鹅，望着它渐渐远去时便这么想：如果我能得到它该有多好！

现在，那只"美丽的白天鹅"就在眼前，被戴笠派人捕了，把他关在这里，拔去全身的羽毛，全没有了当初的风采……

向影心的手抖颤了，把枪举起，又慢慢放下。

赵理君道："向影心同志，不要这样，组织希望你能圆满完成任务！"

经赵理君提醒，向影心眨巴着眼，摇摇头，让自己清醒。

赵理君又道："不要怕，凡事开头难，以后就没什么了。想着你的使命是杀人，不执行命令才是错。好，手抬高，对准一些，闭起眼，很简单的，一扣扳机就完了，扣，扣下去！"

向影心的手抖得厉害，好久，好久，咬咬牙，闭紧双眼，勾动了扳机……

向影心打死了那位无辜的小白脸，不再多看一眼，转过身欲呕，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

向影心抬起头来，只见戴笠和蔼地对她说："祝贺你，向影心同志，祝贺你已经

通过了考试!"

向影心此刻心里空虚极了,需要一种支撑、一种安慰,她扑了过去,紧紧地搂住戴笠哭了起来。

话说向影心从特务处回到家里,丈夫手扎绷带已等在厅里,一声不响地坐在沙发上。

一眼见到丈夫负了伤,在路上想好的打算只好收起。一路上,向影心是想一回到家就披头散发大闹一番,借机骂胡逸民没良心,危险的时候扔下她不管。

向影心进门前已经故意弄乱了自己的头发,她慢慢走到胡逸民身边,蹲下去,轻声问道:"痛吗?"问罢泪流了出来。

胡逸民仍一声不响地坐着,对老婆的问候无动于衷。

向影心不愧为天才的表演家,也并不在乎胡逸民不理她,边哭边说道:"我去卫生间的时候,让你等我,等我出来,舞厅里就有一伙人拿着棒棍大打出手,打得一个个哭爹叫娘。我知道你应该在里头,怕你吃亏,大声叫你。可舞厅太乱,太嘈,我怎么叫也叫不应你。恰在这时一伙人把我围住,堵嘴的堵嘴,抱的抱,我反抗,可我一个弱女子怎是人家对手。"她自信编得很圆滑。

这下胡逸民急了,问道:"他们抱着你怎么了?"

向影心道:"抱住我就往外拖,拖到一辆汽车上,开着就走了。"

胡逸民道:"后来呢?后来他们把你拖到哪里去了?"

向影心道:"拖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车子一直开,开了很久很久,到了陌生的一地方,又把我的眼睛蒙上,从车上拖下来装进麻袋里……"说到这里,向影心停下来,看着丈夫。

胡逸民更急了,催问道:"说,快说,后来怎么了?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抢你?"

向影心泪水婆娑道:"这伙人是人贩子,把我抢了去卖钱。在一间房里把我放了出来,才发现一起抓来的女人很多。这时,一个为首的见我长得漂亮,起了淫心,把我单独放进一间房子里——"

说到这里,向影心注意到胡逸民的牙齿开始打颤,眼睛充血,于是又随口诌道:"我是良家妇女,这身子骨今生今世只属于一个男人,我当然死活不依,而且我还做好了一死为你保住贞操的准备。我和那个畜牲打了起来。我打不过,终于被他扑在地毯上……"

胡逸民终于控制不住了,一只手抓住向影心的肩膀推搡道:"不要啰啰嗦嗦,直截了当一些,若是奸污了,就去死,没有就说没有!"

向影心见胡逸民信以为真,暗下里好欢喜,但表面还是装作哭得很伤心的样子,"后来,后来我想起了你是杨将军的人,杨将军很有威望,灵机一动,大声叫道:

'我丈夫是杨虎城将军的亲信，他知道了会派兵来端掉你们的老巢！'我一说，那家伙果然收敛了，不仅放了我，还把我送了回来。"

胡逸民这才松了口气，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向影心道："杨将军真是伟大，一说名字那些人就吓坏了。阿民，你告诉我，杨将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话一出口，向影心复又觉得先问这事不妥，忙改口道："不不，阿民，你得先告诉我，我走了以后他们把你怎么样了？你这手是怎么伤的？还痛吗？"

胡逸民道："我没什么，他们为的是抢女人。这点小伤是一个流氓用扁担砍的，这没什么，最主要我担心的，怕你被坏人抢了去糟踏。"

向影心倒在胡逸民怀里，撒娇道："我不是好好的么？我不会给人糟踏的，我这身子今生今世来生来世都只属于你一个人！真有人敢，我就一死了之！"

胡逸民爱惜地用那只没受伤的右手捏弄向影心的脸颊，道："有我在，没人敢这样的。"

向影心道："嗯啦，你是杨将军的亲信嘛，阿民，你告诉我，杨将军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胡逸民于是告诉向影心：杨虎城，绰号杨九娃，拉过杆子，没读过书……

毛人凤陪同蒋介石及其幕僚在泰山的合影

不久，这些情报由向影心传出，通过特务处的密电，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于是蒋介石就知道了："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认字，机警狡猾。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拢，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分子，这些人对他影响很大，他的老婆可能是共产党……

第一份情报蒋介石非常重视，表扬特务处干得好，戴笠很高兴，赏了向影心三百块银洋。

事隔一段时间，戴笠又得到密报：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有共产党嫌疑，此人为杨虎城亲信……

戴笠得到这份情报的具体时间，是刚接到毛人凤从西北搜来的情报的第五天。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戴笠决定调最亲信的人来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于是，这位置自然而然地非毛人凤莫属，于是火速把他从西北密召回来。

毛人凤火急火燎，风尘仆仆从西北赶回南京，心中的满腹疑惑在戴笠一番长篇解释之后全部灰飞烟灭豁然明朗。

戴笠叙述他和向影心的关系时有意地把向影心粉饰一番，说她是如何如何的正派，不和任何男人发生性行为。

毛人凤对这些理所当然的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向影心的非凡能耐。心想，一个女流之辈，身陷虎穴，能够随机应变，搜集到那么多有用的情报，实在是身手不凡。

戴笠盯了毛人凤好一阵子，突然道："人凤兄，你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单身人，不要克制，有合适的还是找一个。"

戴笠说完后，又道："以后，那位在西北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女搭档，你要多关注她。她是一位很不错的女子，一位好同志，因为外勤人员——尤其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外勤人员，他们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替他们保密。关于向影心同志的身世，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你：二十多岁，漂亮，聪明，机敏过人。"

戴笠的言外之意毛人凤一听心里明白，但他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觉得：要么不结婚，要么找个像向影心这样能干的女人做老婆。

毛人凤上任后，第一次接到处理向影心的密报是关于她根据戴老板的指示，采取了"种种手段"，陆续把杨虎城手下的办公室主任曾××，军需处长肖××，宪兵营长邹×，兵工厂厂长古×等人逐次收买了，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倒戈……

接到这个密报，毛人凤兴奋异常，单单从那句"通过种种手段"就可以看出这向影心的本领怎生了得，她简直是当代的侠女十三妹！

毛人凤把这重要情报火速呈给戴笠，戴笠又屁颠屁颠拿着向蒋介石请功去了，不在话下。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转眼到了 1936 年。在逝去的这段日子里，毛人凤每天足不出户，坚守岗位，每当他收到从西北来的密电，不管怎样忙他都抓紧处理，尤其向影心发来的，他更是当成宝贝，最先呈送。虽然还没能见上面，但已生了无限的爱恋和绵绵的单相思。

一日，很平凡普通的一天。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毛人凤那小小个子的身影也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出现在办公室里。

搬椅子。叠文件。抹办公桌。坐下。

译电员又像平常一样，把昨晚收到的全国各省站的机密电报装在一个印有"卷宗"二字的大信封里，夹在腋下，毕恭毕敬地来到办公室，打一个立正，然后端端正正放在毛人凤身边。

毛人凤笑眯眯道："下去吧，有什么重要情报及时送来，别延误了时间。"

译电员又是一个立正，行一个军礼，"是！"然后迈着军人的步伐离去了。

毛人凤目送着译电员，直至他的脚步声在门外消失，看着摆在面前的"卷宗"袋。

毛人凤从"卷宗"袋里抽出绝密文件，一眼看到上面那份由向影心发来的密报，毛人凤一看内容，不禁大惊失色，呆呆地望着这份可以让历史重写的秘密情报……

三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

向影心从西北发来的密报上写道："据杨虎城身边的亲信称，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毛人凤大惊失色，如此牵系到党国前程、领袖生命安全的头等大事，当然不敢怠慢，连忙呈给戴笠。

戴笠亦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

戴笠曾向蒋介石密报张学良说过的话：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一个问题或许能够和平解决。

因为当时没有更充分的证据，所以不敢肯定张、杨背叛领袖，这回总算有了，希望委员长重视。

没想戴笠去晚了一步，蒋介石一行已赴机场起程去西安了。

戴笠火急，通过与机场联系，得知飞机尚未起飞。这回总算有救了，想尽一切办法，好容易和蒋介石在电话里对话。蒋介石临行有人找他，认为很不吉利，先把戴笠骂了一通，然后才肯听"密报"。

蒋介石听罢，也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也平静下来，不肯相信。因为他的脑海里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他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加之他赴西安心切，恨不得一下子亲督西北军队将共产党消灭干净。对戴笠提供的情报不予重视。

戴笠一开始还在电话里劝了几句，但在蒋介石一连串"娘希匹"的咒骂声里，也渐渐软了下来，另外戴笠和张学良私交甚深，洪公祠一号的特务处办公场所还是张送的。于是也估计"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学良手下极个别隐藏的共产党分子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被向影心搜集到了，当宝贝似的发往南京。

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 3 时，张、杨果然率部发动兵变，将蒋介石及数十名军政大员扣押在西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事变之前，戴笠因事滞留南京，未随蒋一起去西安。这一天，南京与西安的所有通讯联系突然中断，即使是特务处陕西站和 CC 系特务设置的秘密电台也不例外。

南京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既不是来自 CC 特务系统的经管区和陕西省特务室，也不是来自戴笠特务处的西北区和陕西省站，而是 12 月 12 日下午 3 时由

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电报。全文只有十三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于二心,立即对外封锁有关事变的一切消息,连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火速回京商议对策。

宋美龄星夜赶回南京,当即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这个消息对戴笠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尤其使戴笠恼怒和丢尽面子的是:不但事前他未能坚持向影心提供的消息,就是事后他还不能掌握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整个12日一天,戴笠坐镇在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气得跳脚大骂。戴笠迫不及待地追查责任,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问题出在特务处陕西省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身上。当初,戴委派马到陕西工作,不过是利用他黄埔一期毕业的“黄马褂”和“老陕”的关系,但知道他干特务工作毕竟是外行,于是派黄埔六期毕业的河南籍特务岳烛远任陕西省站书记,帮助马开展工作。马志超一身兼二职,到任后却是两面工作都不肯放松,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决定把陕西省站的内勤机构包括电台一起全搬到西安警察局内合署办公。这一决定,遭到岳烛远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特务处的工作原则,公开和秘密工作单位必须绝对分开,陕西省站是秘密领导机关,严格禁止在公开的特务机关共同办公。但马志超坚持要“合”,认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岳烛远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得依从。结果西安事变初起,十七路军城防司令孔从周率部首先包围了西安警察局,陕西省站的秘密电台被抄走。马志超和岳烛远因不在警察局里居住,得到消息后,连夜化装潜逃出城,逃脱了被活捉的厄运。戴笠弄清情况后,宣布给马志超处罚,岳烛远给予奖励。不久岳升任特务处河南省站站长、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别动队纵队指挥等要职。

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的确切消息,已经是12月13日,电报是由向影心潜逃后用西北区掌握的其他秘密电台发来的。内容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卜。以后联系又中断了。可见向影心的处境仍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乎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莫展;相比起来,毛人凤更多一份牵挂,他亲自守在电台前,要电台呼叫向影心,结果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毛人凤难过极了,既担心委员长安危,也牵挂向影心和戴笠,而戴笠的一切身家性命和大好前程是依附在蒋介石身上的。因此,也就等于毛人凤的两根精神支柱是蒋介石和向影心。而现在,这两根精神支柱都处于战火中,一旦发生意外,那么这一辈子什么都完了。

想到这些,毛人凤便暗暗落泪。戴笠也非常伤心,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完全到了失去自制的崩溃地步。他每见到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

可能。如何是好？一开始，戴笠去见何应钦，希望中央大军，讨伐张、杨。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岂不是要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干乔等人组成。郑介民因为当时受蒋命代理复兴社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现在两派剧烈争吵，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也只得不开会。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截然对立，更感到六神无主，一筹莫展，恰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干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机要秘书毛人凤等高级特务开会。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一个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说完便放声大哭。

余乐醒也跟着流泪道："救是要救的，而且越快越好。可是飞檐走壁的人，一时去哪里找呢？"

众人被问住了，都不吭声。

这时，有一个人开了腔，"飞檐走壁的人，我倒是知道一个，不过现时也不知去向。"

戴笠道："你倒是快说呀，不管他是谁，我都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叫来！"

那人说出飞檐走壁之人的名字时，众人哑然失笑。

话说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戴笠心急如焚。他对蒋介石的确是有感情的，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的前程。可以这么说，蒋存则戴存，蒋亡则戴亡。这正是戴笠伤心的重要原因。情急之下，他产生了找一名《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同赴西安救蒋介石的念头。

同样绝望的毛人凤听戴笠如是说，也认为是好主意。想着一位飞檐走壁的高人穿了夜行衣，混入西安市内，然后躲过层层岗哨，找到蒋介石，再挟在腋下，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摸出城门，然后大功告成。但



部署在咸阳、潼关一带声援张、杨的红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前排左4）与前来慰问的西北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安文化报社社长宋绮云（前排左3）以及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前排左5）在咸阳西乡总部的合影

是，这位高人何处找呢？

情急中，毛人凤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向影心，认为若世上真有飞檐走壁的人，那么她绝对是一个，于是脱口说出了向影心。

毛人凤一说出口，众人立即哄然大笑。

戴笠以为毛人凤故意开玩笑，哭笑不得道："人凤兄这种时候还玩幽默，我都快急死了。"

毛人凤涨红着脸，方发现自己说了蠢话。原来毛人凤有个毛病，越是急，越是脑子胡涂，但胡涂到像刚才一样胡言乱语确是少有的。

话出口后，毛人凤自己清醒了，心下道："向影心若会飞檐走壁，她还用得着逃吗？她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好在大家并不认真，一会儿就忘了。



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中)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合影

余乐醒又道："我还是随戴先生化装混到西安去罢，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见机行事。"

郑介民、梁干乔则避开那些话题，私下里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郑介民道："我认为还是要派几百万军队去西安，把张学良、杨虎城围个水泄不通，然后威胁，如果不放委员长，就把西安市炸成焦土！"

戴笠听到了，插嘴道："打，你是说打？不打都难救委员长一命，再去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忧心如焚，她都说主张打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郑介民听罢，脸红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

戴笠接着道："自古来，政治者没有武力做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政治？没有武力的政治都是空洞政治。我看我们该采取介乎和谈与武力之间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这两种手段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是手段，和谈才是目的。只要派百把万大兵围住西安，兵临城下，张、杨不得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大家听戴笠如此说，都默然。后来戴笠提出亲赴西安的具体行动方案，毛人凤一急，害怕他有个三长两短，苦苦劝了几番。

这段时间戴笠每天去晋见宋子文或宋美龄兄妹，了解与西安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

毛人凤则守在机要室里，密切关注来自各方面的秘电，稍有情况便及时报告给

戴笠。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但是转念一想：这次西安事变，以酿出这等大祸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再仔细分析，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同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不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由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来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误，一念之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莫决，总是下不了决心。值此危及生命的生死存亡关头，戴笠忽然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胡很快回电，告诉戴笠，根据胡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是握于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的目的，无非是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戴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戴笠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行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宋美龄见戴笠如此激昂慷慨，心里亦很感动，但嘴上却坚决反对戴笠同去，认为戴是西安方面最恨的特务头子，不去好些，去会更坏。但戴笠暗中已与宋子文取得默契。宋子文站出来帮戴笠说话，认为戴、张关系很好，张的左右有不少戴的人。戴去了后，可以发动这些人包围张学良进行说服等等。宋美龄至此才勉强同意戴笠的要求，但规定戴到西安后不得乱来，以免自取其辱，招杀身之祸，影响大事。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变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最大努力，

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他走后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视侦查，以严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联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是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做定夺等。

戴笠交代完毕，毅然决然奔赴西安，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怆。

戴笠环视众人，见都没话可说，手在空中一挥，宣布散会。恰在这时，一路凄厉的哭叫声自外面进来，来人直奔戴笠身边，屈腿跪下，央求道：“雨农，你千万千万去不得！”

戴笠定眼看时，却是毛人凤。原来戴笠开会，没让毛人凤参加，他担心的也是毛人凤劝阻。毛人凤从卫兵口里偶尔听到这消息，登时，他心里一惊，立即想到一旦戴笠出事他失去了靠山这辈子也就完了。因此，一路哭来劝阻，没想到这回戴笠是铁了心了，谁劝阻也听不进去。

毛人凤哭干了泪，言明了厉害，还是没有效果。

同时，对毛人凤的忠心戴笠从心里感激，道：“我何尝不知道危险？可是我这回不能不去，我的一切都是在冒险中得来的，因此，这一回我还得赌一把。赢了就赢了，输了都是校长给我的，等于还了他。”

毛人凤道：“我在这里的一切也都是你给的。你要去，我也和你同去！”

戴笠搭着毛人凤的肩，摇摇头说：“没这必要，你好好留在家里，替我稳住，万一我回不来——你，你……”

戴笠本来想说：“万一我回不来，你要接管我所创下的家业，不要让它落在外人手里。”可他话一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原因是现在说这话没一点作用，因为毛人凤才来没多久羽毛未丰，才刚刚适应了，在他的上头莫说还有郑介民、唐纵，甚至连王孔安、余乐醒、赵理君等人的资历都要比他老……想到这里，戴笠悔恨不已，心想，若早几年把毛人凤叫出来就好了……戴笠咬咬牙，心想这次若能保住性命回来，一定得尽快把毛人凤往上提！

四　营救蒋介石，戴笠勇闯“虎穴”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七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暗藏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疯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能飞檐走壁，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板下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苍白，时而蜡黄。



红军将领与西北军将领及地方人士合影。前排左2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姚警尘；后排左2起：杨尚昆、陆定一、杨发震、马文彦、冯一航、常汉三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女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爱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后，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显得紧张而又疑惑。机场上，宋美龄与同来迎接的杨虎城坦然握手，然后对张学良说：“汉卿，我们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说罢即请他们连人带行李一齐上汽车。只是戴笠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被没收。

车队一行先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小憩片刻，然后张学良亲送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到仅隔一箭之遥的高桂滋公馆去见蒋介石，蒋鼎文、戴笠仍被留在张公馆晚餐，张学良特请原“西北剿总”政训处长、黄埔系著名的“扩大哥”曾扩情陪同。当夜，戴笠被软禁在张公馆的地下室内。戴笠看到这个情形，自知生死殊难逆料，遂留遗书曰：“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

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戴笠。”

第二天，戴笠考虑到来西安后一直未能与张学良单独见面，不知张学良对自己到底做何处置。决定主动做试探性的进攻。他请人找来“西北剿总”二科长陈昶新，要求陈带他去见张学良。陈昶新请示张学良同意，陪同戴笠去见他，戴笠一见张学良，一下来了个长跪不起，哀求说：“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张学良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以去看看他。戴笠揣摸张学良口气，尚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当即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张学良只好派自己的副官谭海拿着自己的手令，护送他去见蒋。谁知刚一进门，蒋就怒不可遏地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戴笠一声不响，进退维谷，只好缩在门外畏怯不前。宋美龄见状，立即上前解劝，蒋才稍稍息怒，原先铁青的脸色也有了些缓和，精神紧张的戴笠才感到有些松动。当晚，张学良恐有人伤害戴笠，就叫戴笠住在陈昶新家里。

12 月 23 日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位一体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条件。其间，戴笠亦受蒋之命，与西安方面的有关人员讨论了六项条件中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的具体事宜，并就此发表指示电，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做了秘密保证。

12 月 24 日晚，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蒋方军政大员，戴笠却于当日受蒋密令，先期赶回南京。

话说在戴笠去了西安的这些日子，毛人凤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时刻注意西安的动向，直至得知和谈成功，他才好比赌赢了的赌徒，搓着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恰在这时，他又收到向影心从火车上发来的密电，说她已经历尽千难万苦，脱离了危险……

真个是双喜临门，毛人凤兴奋异常，关好窗，插上门，一个人偷偷在房子里翻着跟头。有人叫报告了，他知道一定又是好消息，忙爬起来，整整衣服，干咳一声，又恢复往日的沉稳与不苟言笑的严肃。开了门，译电员递给毛人凤一份才译出的秘件。

密件上写道：“戴已乘机回南京。”

毛人凤收好密件，准备去机场迎接。他恨不能马上见到戴笠，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有好多重要的情报要汇报。比如说，他在西安受惊了没有，问他领袖对他的忠心义举有没有反应；

蒋介石下手令给南京政府组织的“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要他停止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

比如，向影心有了消息，西北地区不能再呆了，有何具体安排？

毛人凤叫处本部的司机驾车去了机场。时间尚早，毛人凤便在机场徘徊，不时手搭凉篷仰望蓝天，看有没有飞机出现。

飞机终于飞临视野，一会儿就低飞降落。毛人凤未等飞机停稳，快步冲上去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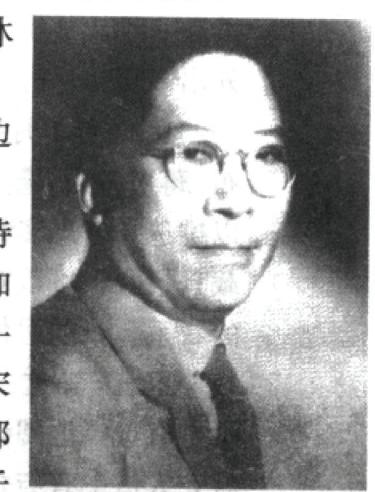
戴笠走下弦梯，和迎上来的毛人凤紧紧抱在一起。

毛人凤激动地说："我总算盼到了这一刻！你受惊了。"

戴笠拍拍毛人凤的肩，道："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毛人凤请戴笠上了车，两个人坐在后座，毛人凤事先想好的千言万语就变成了没言没语。

戴笠经历了大难不死，仿佛又成熟了很多。他向毛人凤介绍了一些简短的别后情况，然后长叹一口气，道："这辈子就穷忙的命，难得一刻的休息。西安的事还没了结，校长又有了新的重要指示。"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次年出国，同年回国，回国后即遭国民党政府监禁

毛人凤一听说蒋介石有重要指示，欠起身，耳朵向戴笠的嘴边贴去。

12月24日晚9时，戴笠下机后赶回鸡鹅巷寓所，立即召集特务处代理书记张严佛和特务队长刘乙光交代任务。毛人凤也参加了。这时，戴笠的神情与去西安前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说："张学良将于明天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尤其毛人凤要特别注意。"接着又仔细交代："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手枪，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12月25日下午5时，毛人凤得到秘电，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洛阳西工第一分校。因天晚，改于26日下午回南京。这份密电是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拍给戴笠的，并进一步指示26日软禁张学良的具体行动。

12月25日晚，戴笠再次召集张严佛、刘乙光、毛人凤进行具体安排。戴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人凤负责随时接收校长指示，并向他汇报。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能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用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乘汽车跟在后面。"

12月26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率领一批军政大员欢迎后簇拥而去。二十分钟以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张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毛人凤见万事诸已妥当，立即指示随从用带来的电台向蒋介石详细报告，请求指示。

一切按照蒋介石密谋的进行。1936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实行暴力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由毛人凤负责向蒋介石报告。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 15 名特务队员，组长由王芳南担任。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七名组员和一排武装宪兵，组长由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二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1937 年 1 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对外公布。蒋对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得蒋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一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载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一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一连守卫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查出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唯戴是问。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四个字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愤怒。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

话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背信弃义，扣压了张学良，激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多方面的愤怒，一时间西北内战局势已经形成，情况十分危急，一触即发。1 月 5 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声明，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前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后来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利，于是，营救张学良的计划全部落空。非但如此，蒋介石

还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1937年4月16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十五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从上海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去了。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蒋介石回来后，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按他个人的意愿，关的关，撤的撤，赶的赶，杀的杀，可谓杀气腾腾。这场事变中，唯一的赢家是戴笠，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危难关头见忠心，令蒋介石感动，立即恩宠有加。

有资料为证：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介石对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位置，可谓时时刻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笠感为不世殊荣之事。而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出院。这是蒋介石对心腹亲信很少给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连当时专程赶来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

总之，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毛人凤自然也会随之鸡犬升天，不在话下。

第六章　狼狈为奸，开始助纣为虐之举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仍然不忘清除异己，他先下令毛人凤严格看守张学良，极其卑鄙地下令逮捕杨虎城，毛人凤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不遗余力执行，越发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这时，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然不发一枪一弹让日本人占领山东，蒋介石十分震怒，为杀鸡给猴看，又为了消灭地方势力，毛人凤奉令去活捉韩复榘……

一　“难忘情”夜总会

“西安事变”后，戴笠对毛人凤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有意培养毛人凤，让毛人凤代表他去了一趟西安。上飞机的时候，毛人凤很兴奋，一来第一次飞上天，二来很快就要跟向影心见面认识……那时候，他潜意识里已把向影心当成了终身相伴的女人，而事实上他们连面都没见过，正因为这样，相见的愿望更加强烈。

到了西安和江雄风接上头之后，江雄风就把各分站的主要特务召了来，偏偏就缺了一个向影心。为了见着向影心，毛人凤在西安待了三天。第三天，他通过江雄风联系了向影心，借口是有重要任务需要当面布置。结果约好上午 11 点钟在西安“嘭嘭嚓”舞厅见面，记号是向影心左手拿一张卷成筒的《西安日报》。

11 点钟不到，毛人凤提前赶到那里，可一直没见手拿《西安日报》的女士出现。为了消磨时间，他只好坐在一边看别人跳舞，听台上的女歌手唱歌。到了 12 点钟，“嘭嘭嚓”的服务员见他一直闷坐着，主动上前招呼，问他需要什么。毛人凤说什么也不需要，手一挥，要服务员走开。恰巧老板路过，以为服务员怠慢了毛人凤，扇了服务员一耳光，又不停地向毛人凤赔礼道歉。“嘭嘭嚓”的老板属于那种典型的势利小人，而且还挺会插科打诨，见毛人凤一脸不高兴，便叫台上的女歌手来给他唱歌。女歌手先是不愿意，后来又扭扭捏捏过来，问毛人凤喜欢什么样的歌。毛人凤说：“我喜欢京剧，来一段《苏三起解》！”

女歌手一听，见很多眼睛盯着她，急了把话筒一扔，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原来，她只会唱流行歌，她觉得这位顾客是有意为难她的，所以委屈地哭了起来。

毛人凤讨个没趣，认为向影心不会来了，准备离去。没想就在舞厅大门口有一个手持报纸的人在走来走去。

毛人凤走上前定眼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军官。年轻军官见毛人凤注意上他，凑了上来，问道："请问先生是从南京来的吗?"

毛人凤没好气道："我找的不是你!"

年轻军官道："我是向影心的男朋友，她这几天病得很重，她让我转告你，有什么工作安排可以找江雄风，若非要见面不可，我可以给你医院地址。"

毛人凤向来忌讳医院，一听便没了半点兴趣，灰溜溜飞回了南京。面见戴笠，表明还没有见到向影心的面，戴笠安慰毛人凤，马上就会让他见到向影心。

半个小时后，戴笠和毛人凤乘坐的汽车停在向影心的楼门前，这栋小洋楼原来是杨虎城建造的，后来给了他的手下胡逸民作为住宅兼办公地。

下了车，按了门铃，里面传来了皮鞋击打楼面的"嘭嘭声，"一会儿，门开了，一位穿着摩登的小姐做了一个请的姿式。毛人凤一眼见到这位女人，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做贼一般偷看几眼，脸立即红得像猪肝。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他自己诠释为"做贼心虚"。

进了门，那女人不等戴笠开口，抢先道："你就是戴先生吧?我是向影心才请的佣人，很不凑巧，胡先生刚刚回来。"

戴笠、毛人凤面面相觑。

戴笠一听女佣说向影心的丈夫回来了，感觉像吞了苍蝇般不舒服，和毛人凤对视片刻，然后像避瘟神似的转身离开。



《申报》上的广告

上了车，戴笠粗暴地对司机吼道："开车!"

司机踩响了马达，掉过头，照原路回去。

戴笠喝道："去哪里，你想死啦?"

司机只好怯怯地问道："我忘了问了，去哪儿?"

戴笠骂道："你怎么忘不了吃饭?忘不了穿衣?"

司机口吃道："这，这……这……"停了车支起耳朵，等着吩咐。

戴笠道："娘希匹，还不给我掉头，去'难忘情'夜总会!"

难忘情夜总会是南京规模最大的一家夜总会，集娱乐、赌博、嫖妓于一体。这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上到达官贵人，下到江湖骗子，都云集于此。

车开了一段路，戴笠的火气一下子又消失了，开始和毛人凤谈难忘情夜总会的情景，在那里真个是美女如云，嫖客似潮，笑语喧哗，夜夜销魂……戴笠说得唾沫飞

溅，手舞足蹈，边说边察看毛人凤的表情。

对风月场上事，毛人凤表现得呆若木鸡，迟钝无比。这个中奥秘就像深山和尚似的，只要不受到诱惑，久而久之，就不会去想，那东西废了似的。

毛人凤和戴笠则截然相反，像婴儿吃母乳一样，习惯了就拒绝其他食物。他自己明白，他的心理和生理是正常的，因此，在崇德时，当朋友江振兴怀疑他阳萎时，他不得已流露一点峥嵘，平常却不敢留恋温柔乡中佳境、快乐谷中的销魂。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一想自己若沉湎于色中，这辈子就无所建树。据他个人的心得，总结出最难熬的也就是临睡及半夜醒来后。针对这些情况，他采取拼命工作、学习，缩短睡眠时间的办法，结果很管用。

戴笠用手搭着毛人凤的肩，道："人生苦短，能享受当然得享受，我向来主张不要亏待自己。"

毛人凤道："我还不到这条件，这叫作不亏待自己也得亏待。"

戴笠道："今晚你好好表现给我看，就当我以长官的身份命令你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听到这里，毛人凤明白了戴笠的用意和在崇德县江振兴的意思完全一样，但他嘴里还是故意问道："为什么？"

戴笠道："不为什么，想关心你，我发现你活得太苦了，一天到晚工作，除了工作就是打沙蟹，难道打沙蟹真比玩女人还有趣味？"

毛人凤听戴笠提到"沙蟹"，他的神情又紧张了起来。说实在的从崇德出来的这些年，他除了工作，其余的乐趣确确实实都在打沙蟹里，因为打沙蟹，他忘了女人。

人们常说，"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其实，这话不是很正确的，事实上，有不少赌徒是忘了贪色的，光凭他彻夜赌博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毛人凤没有据理反驳戴笠，他向来就很能委曲求全，尤其在戴笠面前，说每句话都得注意分寸。

毛人凤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打沙蟹，可能就因为这道理。"

戴笠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凤兄，你搞错了，不能这么比喻。"

毛人凤顺水推舟搪塞道："我没吃过肉，所以只知道萝卜白菜的味道，惭愧、惭愧！"

戴笠满意地拍拍毛人凤的肩："这就对了嘛，这比喻很形象，你没吃过肉，我这就带你去开开荤，你会知道它的味道的，比萝卜白菜强多了！"

毛人凤又装傻地大摇其头。

这回戴笠不再笑了，一本正经道："好吧，做好人做到底，等会儿我教你，先不要紧张，第一次是有点难的。"

一路上塞车，到了"难忘情"夜总会时，已是华灯初上。

倒好车，戴笠和毛人凤下去了，司机仍留在车上，这是戴笠给他定下的规矩，只要是出去，哪怕等一天一夜都不许司机离开车座，随时要保证戴笠的屁股一落座，马上得启动开走。

贾金南仍像过去一样，在背后与附近的特务联系，告诉老板在里面，然后便衣特务们便忙乱起来，混入难忘情夜总会，保护戴笠的安全。

难忘情夜总会的老板老远就来迎接戴笠，不停地作揖："戴老板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戴笠也回了几个揖，然后两个人凑成一堆，耳朵对着嘴巴悄悄地说起话来。

各自天花乱坠地吹了一遍之后，戴笠又小声问道："最近有什么鲜货？"

难忘情老板拍拍戴笠的肩，笑道："我就知道你的爱好！"

戴笠道："怎么，你早就替我准备了？"

难忘情老板道："没有，我不知道你要来，算你有艳福，你若来晚了一夜，我就自己享受了，哈哈——"

戴笠撇撇嘴道："算了吧，只怕你早已经尝过鲜了！"

难忘情老板急了，涨红了脸，指天画地道："天地良心，这一回我若骗你时，不得好死！"

戴笠忙制止道："好了，好了，不要发誓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鲜货？快快道来给我先过过耳瘾。"

难忘情老板道："这么回事儿：有位富人家的太太，趁丈夫出了远门，今天专门找我，让我特意为她介绍一位床上功夫到家的男人，说不仅不要钱，还付一笔可观的房租给我，你说，这事奇不奇？怪不怪？鲜不鲜？"

戴笠击掌大笑："奇哉，怪哉！新鲜！好，在哪里，先让我见识见识。"

老板摆摆手，道："别急，别急，听我说完嘛。"

老板又向左右瞧瞧，问道："这回就你一个人？"

戴笠这才记起同来的毛人凤，自己忙着说话，把一个大活人都忘了，左寻右寻，却不见了。

戴笠于是大叫："贾金南，贾金南，你见过毛人凤没有？"

贾金南忙从外面进来，见问，搔搔后脑勺道："毛秘书不是和你在一起么？"

戴笠一个耳光掴了过去，骂道："混蛋，我要是知道还来问你！滚出去给我找，找不着枪毙你！"

贾金南捧着一边发烫的脸，寻了一圈，不见踪影，搔首自言道："世界这么大，他一个大活人到底去了哪里？"

话说毛人凤随戴笠进了难忘情夜总会，老板热情地接待他们，然后，又和戴笠窃窃耳语起来，没完没了。



与梅兰芳同时代的另外3位京剧名旦：尚小云（1800－1976，河北人）、程砚秋（1904－1958，北京人）、荀慧生（1900－1968，河北东光人）及其化妆照

毛人凤索然无趣地站了一阵，不耐烦起来，于是信步走入内厅，他知道内厅里设有一些高级娱乐场所。他不敢上楼去，害怕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缠住他没完没了。这帮女人都是玩家，会说会闹，一边用话语调戏，一边对男人动手动脚，等把男人迷了之后，再干些不干不净的小动作——掏包偷东西。

毛人凤最怕那样，他还不是玩家，没有戴笠那种天才，不想同时应付无数女人。

毛人凤在大厅里转了一圈，看了一些杂耍、掷骰子之类，然后听到里面有很耳熟的歌声。

细一听，是一位女人在唱京剧。毛人凤是京剧迷，小的时候，常常随大人进城，江山县里常常有京戏班子路过，看了之后，又学着唱、做，几回之后，就成了京剧迷。

毛人凤听到京剧就像猫闻到腥味似的，挤过人堆，向歌厅走去。

真进歌舞厅里的人很少，门外守着看门的，凡穿着破旧或一般化的客人都不让进去。进入里头的都是一些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上等人。

毛人凤进去后，找到了一张空着的椅子坐下。

台上的歌手唱的是《苏三起解》，毛人凤一会儿就进入了角色，随着板眼摇头摆脑轻轻哼了起来。平心而论，这位女歌手功底平平，甚至还谈不上经过专业训练，毛人凤喜欢听是因为自己是京剧迷的原因。在异乡他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碰上一位有同样爱好的人的确不是易事。

当第一曲唱完，因为确实不怎么的，只博得少少的掌声——具体地说，只有毛人凤一个人在拼命鼓掌。

女歌手似乎找到了知音，很激动地走下台来直奔毛人凤。毛人凤受宠若惊地站起来与之握手。在握手的时候，毛人凤心里一惊，觉得这女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当他想清楚以后，惊叫道："真没想到，竟能够在此地见到！"

女歌手也一愣，很快也记了起来。于是两个人像异地遇知己似地相视大笑，引得很多眼睛注意他们。

原来这位歌女正是毛人凤去西安时在"嘭嘭嚓"舞厅遇见的那位歌手。当时毛人凤因为见不着向影心，心里很烦，"嘭嘭嚓"老板以为服务员怠慢了他，一边赔罪，

一边请歌女给他唱歌。毛人凤没好气地点了一道《苏三起解》，没想那歌女只会流行曲，不懂京剧，竟急得哭起来。

毛人凤紧紧握着歌女的手，道："那次让你受委屈了吧？"

歌女道："可不是，我好不容易才找了份工，才上几天班，就碰着你这位刁客，害惨我了。"

毛人凤道："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吗？"

歌女道："只要你愿做东，请便。"

毛人凤嘻嘻道："那当然，那当然。"说着，便领歌女开了一间包厢，服务小姐来了后，歌女喧宾夺主地点了几样很贵的点心、水果和饮料。

坐稳后，毛人凤问道："请问小姐贵姓芳名？"

歌女道："免贵姓肖，单名一个红字，圈内人都习惯叫我小红。"

毛人凤欠起屁股挪了过去，伸出手道："小红小姐你好，我姓毛，名人凤，公司职员，能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

小红道："甭客气，我也挺喜欢交朋友的。"

毛人凤道："那次我点歌，你唱不出来，真没想到你会哭，后来怎么样？"

小红呷一口饮料，撇撇嘴道："后来还能怎么样？开除呗，哼，都怪你！"

毛人凤红了脸，追问道："开除以后呢？"

小红道："开除以后又去找工作呀，找工作又难找，只好流落街头呗。"

毛人凤道："真可怜，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多苦，真是罪过，女孩子流落街头比男人更不安全。"

小红大咧咧道："也没什么，我又没钱，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不了被几个流氓无赖拉到胡同里……"

毛人凤听到小红如此说，惊得用手绢拭汗。

小红又道："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京剧、学跳舞。这样就不怕再一次碰到你这一类的刁客了。"说罢，用指头顶了毛人凤的额头，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毛人凤亦笑，他觉得这小红活泼开朗，心里很喜欢。

毛人凤又问道："你是怎么从西安回来的？"

小红这下严肃起来，认真道："西安事变后，西安闹得人心惶惶，都说南京要派重兵来把西安炸成一片焦土。我吓坏了，只好逃走。可逃到哪里去呢？到处都是狼烟四起。当时我就想，去南京罢，只有总统府里最安全。可不，今天我就坐在这里了，还碰上了你这个大坏蛋！"

接着，小红又是一阵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毛人凤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傻笑，两个人乐成一堆……

毛人凤捺不住要动作，突然门被人粗鲁地踢开，紧随着一声如雷贯耳的吼叫：

"你们干的好事,看我收拾你!"

小红一把推开毛人凤,道:"不好了,我哥哥来了!"

话说小红说她哥哥来了,毛人凤吓得半死。爬起来,见到的却是戴笠。

戴笠道:"你们干的好事,看我怎么收拾你!"

那小红一点也不胆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扣她的衣扣。

戴笠找了很久,本有满肚子火气,欲发作一番,此刻见了这般情景,转怒为喜道:"人凤兄真个是真人不露相,本是风月场上高手,平常竟装得那么像,连我这个特务头子都给骗了!"

毛人凤尴尬地说:"雨农兄不要见笑。我以前真的不是装,今天这女孩子确实令我动心。"

戴笠道:"我正想给你做媒,你倒好,不经我同意自己来找,是不是想娶这位小姑娘呀?"

毛人凤咬着厚嘴唇认真地点点头。

戴笠道:"这么快?你考虑清楚了没有?到时可别后悔。"

毛人凤摇头道:"我不会后悔,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这位小红小姐,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戴笠惊问道:"你们以前认识?"

毛人凤点点头。

接着,毛人凤把他和小红认识的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对戴笠说了一遍。

戴笠边听边击掌称奇:"旷世奇缘,真的是旷世奇缘。"说罢,见毛人凤并不了解小红底细,眉头一皱,准备捉弄他。

毛人凤道:"雨农兄,这事就拜托你了,给我做大媒,我会记住你的好处的,我们俩这就谢你了。"说着,转身欲拉小红,然而小红早已不知去向。

毛人凤急了,起身要去找,却被戴笠拉住,"这倒不要急,这难忘情老板是我们的人,一个小红逃不到哪里去。现在,我倒是要问你,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娶小红?"

毛人凤顶认真道:"是的。现在我已经把她当成我的人了。"

戴笠骂道:"真是乱弹琴,见上两次面就爱得死去活来,我告诉你,这桩婚事我不同意!"

毛人凤胆怯了,问道:"为什么?"

戴笠道:"你知道她是谁吗?"

毛人凤道:"我知道她是小红。"

戴笠道:"你知道她家住什么地方?家里有什么人?都是干什么的?这些你都问清楚了没有?"

毛人凤傻眼了,摇摇头。

戴笠道："就算她都告诉你了，你们不过才见了两次面，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万一她是共产党分子怎么办？毛人凤同志，你要考虑清楚，我们干的是最秘密的革命工作，稍有差池，就会有千百同志的人头落地！"

这下毛人凤给戴笠的政治帽子吓着了，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

戴笠走过来搭着毛人凤的肩，语重情长地说："人凤兄，凡事不要感情用事，都要考虑清楚了才做抉择。你想想看，今天的事有多危险！"

毛人凤讷讷道："你也不能保证她就是共产党嘛。"

戴笠反问道："你能保证她百分之百就不是共党分子么？"戴笠把毛人凤按下沙发，自己也跟着坐下，道："婚姻的事是该考虑。三十好几的人了，但要听组织安排。你以前对向影心不是很感兴趣么？怎么一下子就死心了？"

毛人凤没有吭声。以前他对向影心确实也曾迷恋过一阵子，但毕竟没有见过面，属于一种没有实感的爱恋，瓦解了。

毛人凤犹豫了片刻，还是向戴笠坦白了："有了小红以后，现在我的心里没有向影心了。"

戴笠道："这没所谓，也可以理解，主要是你们没有直接接触过才变得这样。我告诉你向影心很出色，绝不会次于小红，我会给你机会的，反正她已经回南京了。"

说着，吩咐贾金南，准备回家。

在门口，戴笠被难忘情老板追上了。

老板急道："戴先生，戴先生，不要走，不要走，有要事相告。"

戴笠驻足道："啥事？看你急的！"

老板拭着汗，喘着气，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戴笠一行正要离去，难忘情老板火急赶来。戴笠以为出了什么事，驻足问原委，难忘情老板很久才说："你不是说要玩吗？有人在等着你呢！"

戴笠哈哈一笑，挥手道："你自个慢慢消受罢，今晚我没多少兴趣了。"

难忘情老板这才舔着嘴唇道："你以后可别怪我不给你留好处。"

戴笠道："有好处时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快去罢，人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

难忘情老板回去后，戴笠领着毛人凤、贾金南上了车，一会儿，小轿车消失在南京的夜市里。不题。

话说是毛人凤自和小红欢娱以后，便得了一场奇怪的病，这种病不痛不痒，不咳不嗽不打喷嚏，甚至连发烧的现象都没有。

这病表现为恍恍惚惚，失眠，多梦。梦中全是小红和他在一起。于是上班的时候便提不起精神，头晕、眼花，常常出差错，工作大不如从前，食欲减退。

开始他还强撑着，几天以后，实在顶不住了，他才知道自己得了相思病。

这相思病没有药治，眼见着日渐消瘦，毛人凤决定去难忘情找那位小红。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难忘情里根本没有一位叫小红的歌女。毛人凤失望到了极点，他后悔在小红离去之后没有及时去追，恍恍惚惚中，他甚至怀疑小红可能是一位妖精，把他的魂钩了去。

事到如今，戴笠不再相瞒了，他告诉毛人凤，那位小红就是向影心。听到这句话，毛人凤的脑子“嗡”地响了很久才清醒过来，诘问道：“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那天向影心刚刚从西安赶回，立即打电话要戴笠过去，等了很久，还不见来，向影心火了，认为戴笠在有意怠慢她。一怒之下，她想出一绝招：去难忘情找最会玩最能玩的男人。

难忘情老板贪恋酬金，四处张罗起来。向影心觉得索味，便去歌舞厅消磨。向影心唱了几支流行曲，觉得太老气，于是改唱一首新学会的《苏三起解》，不想又和毛人凤邂逅，演绎出那一段故事来。

戴笠和向影心接上头是在第二天上午。因昨晚上毛人凤把向影心当成小红，戴笠没有点破，只好将错就错。

第二天上午，戴笠去找向影心。

向影心在房子里一见戴笠来了，非常生气，给他一个背。

这戴笠是高手，自然身手不凡，冲过去两个人在房子里打闹了，然后向影心趴在床上委屈地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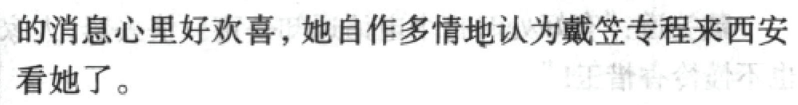
这时候，戴笠才表现出一副怜香惜玉的侠士心肠，关心地问道：“怎么？生我气了？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只管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会闷出病的。”

向影心于是一骨碌爬起来，用拳狠狠捶戴笠，骂道：“你坏，你坏，你最坏！”

戴笠嬉笑道：“坏才好，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向影心打够以后，又扑在戴笠怀里，把脸埋在他胸口上拱来拱去：“嗯嗯，不许你这样说，坏男人都不好嘛！”

闹够以后，向影心才静下来，她告诉戴笠，在西安她好寂寞，得到戴笠要来西安的消息心里好欢喜，她自作多情地认为戴笠专程来西安看她了。





毛人凤的恩人戴笠

正当她想人非非的时候，江雄风一个通知令她如坠冰窟：戴笠没有来，由毛人凤代理处理一切事务。

听到这个消息，向影心伤心透了，跑到房里蒙着被子大哭一场。

后来，毛人凤多次提出要面见，向影心都借故推掉了。到了实在非见不可的时候，才约毛人凤去“嘭嘭嚓”歌舞厅门口见面。

向影心宣泄够了，才肯让戴笠动作，戴笠突然感到后脑勺上顶着一个硬硬的东西……

戴笠不看则已，一看魂飞魄散，向影心的丈夫胡逸民用手枪顶住戴笠的后脑勺命令道："不许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戴笠不动了，惊出一身汗来。

话说毛人凤一直在办公室等着好消息，从9点到11点，他开始按捺不住，走出办公室，走出鸡鹅巷五十三号去外面张望。

又从11点到下午2点。毛人凤马上预感到，这次想见向影心已经绝对没有希望了。

就在毛人凤不再盼望的情况下，戴笠的车开进了鸡鹅巷。当时，毛人凤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和沮丧。

戴笠没有带向影心回来。一下车，对贾金南不是打就是骂。从这举动可以看出：戴笠碰上麻烦了。

毛人凤是最能揣度戴笠脾气的，他当然不会去自讨没趣，悄悄地关了窗户，把自己关在房里。

戴笠也回到了自己办公室。进门时对跟随他的贾金南和司机吼道："跟进来干嘛，想吃屎吗？我还没上厕所！"

贾金南和司机只好躲在门外，本来，一开始两位是要离开的，戴笠喝住了他们，现在一转背又骂两位不该跟进来。

好在两位都很了解戴笠，知道他肯定会有什么吩咐，如果相信真离开了，等找不见人，戴笠的手杖是不饶人的。

果然，戴笠叫他们了："进来！我吩咐的记清楚了没有？"

贾金南和司机莫名其妙地对视，不明白戴笠吩咐了什么。戴笠见状，想起自己没有说过，但还是不认输道："笨蛋，我要你统一口径，万一毛人凤问起来时就说向影心的哥哥不同意。这回记清楚了么？"

贾金南和司机异口同声："记清楚了！"

戴笠见两位走了，又不放心，喝道："给我回来！"

贾和司机两人只得乖乖回来，不知戴笠还有什么没交代。

戴笠想了很久，才想起来，吼道："你们太笨了，我很不放心，所以又叫了回来。万一毛人凤问起，你们千万别吭声，装傻瓜，或者要他直接来问我。"

两位欲退下，戴笠又道："还有，贾金南，你别高兴得太早，今天的疏忽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等我了解清楚了再找你算账！"说罢，手一挥："滚，不要让我见到你们！"

等两人离去后，戴笠才进了卧室，横躺在床上，心还在突突跳，惊悸驱之不散。

原来有卫兵守护，每次都是万无一失，没想到这一次栽在胡逸民手里，差点丢了性命。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戴笠和向影心通奸，被胡逸民的朋友知道了，很快打电话通知西安。

胡逸民得到电话后惊得愣了，很快决定回来捉奸。从西安回来后，胡逸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住宅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日夜观察，当朋友的密告证实后，他仍然不露声色，他知道戴笠的厉害。

胡逸民在对面的旅店住了好几天，终于把戴笠每次来的规律摸得一清二楚。他发现戴笠也防范他突然回来，车停在附近，下车后，司机守在车里不动，贴身卫兵则去附近找一些小特务负责保卫戴的安全。

胡逸民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找到附近那些小特务，分别给他们一些钱，要他们离开这里两天。另外，自己又叫上一名最要好的朋友，带着枪，等候在对门旅店。

当戴笠这个上午来跟向影心幽会并准备把她送给毛人凤的时候，胡逸民便开始行动。胡逸民的计划是这样的：待贾金南走后，由朋友去制伏司机，他自己尾随贾金南，到了偏僻的地方也把他制伏了，嘴里堵了毛巾，绑起来扔在下水道里，再折回去把向影心的丫环制伏。

结果一切都顺利，当戴笠去了向影心卧室之后，车里的贾金南和司机两人都没有出来。这机会比预计的还要好。胡逸民和朋友耳语一番，一切就绪，俩人分左右把两边车门堵住，胡逸民借口借个火，待司机开门后，跃上去，两支黑洞洞的枪管就顶住了他们的脑门。因轿车离胡逸民的住宅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制伏两位没有花费多少功夫。只是进入住宅后，那位丫环差点叫出声，幸亏胡逸民眼疾手快，把枪柄全塞入丫环张开的嘴里。

胡逸民在卧室里和戴笠的对峙是很有戏剧性的。一开始戴笠很嚣张，命令胡逸民道："识相点 ，把枪放下，周围都是我的人，我给你一次机会！"

胡逸民冷笑道："是我给你机会还是你给我机会，你得搞清楚！"

戴笠于是不服气地叫了一声："来人啦！"结果叫来的却是胡逸民的朋友用枪顶住他的腰喝道："放老实点！"

戴笠这才软下来，央求道："有什么条件可以商量。"

胡逸民道："可以，不过得把你的枪交出来！"

戴笠无奈，只好告诉胡逸民，说枪在床头柜的衣服里。胡逸民搜了枪及匕首，才回过身来。

事情的结局是不了了之，胡逸民考虑到戴笠势力太大，只好让步，仅提出不要为难贾金南和司机两位下人。

这回是虚惊一场，戴笠想起来觉得这是一辈子中最丢脸的事。

另外，胡逸民的朋友也埋怨不迭，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不来捉奸。胡逸民则说："不捉奸我怎么知道自己的老婆是淫妇？"

戴笠受了这次惊吓，他只觉得向影心再也没法激起他的性欲。

结果胡逸民和向影心离了婚，回了西北。

向影心离婚后，戴笠计划把她和毛人凤撮合在一块，自己省去一件麻烦。也许是两位的缘分未到火候，在这本该一拍即成的情形下，不想中间又生出一个故事来。

二　江西庐山，初见蒋介石

话说向影心已经离婚，离婚后她仍然指望着戴笠多多陪伴她安慰她。没想到戴笠虽好色，但对女人的兴趣就像嚼槟榔一样，一下子就乏味了。尤其最后一次干那事时，受到胡逸民的惊吓，对向影心厌倦起来。向影心多次找他，他都像避瘟疫似的躲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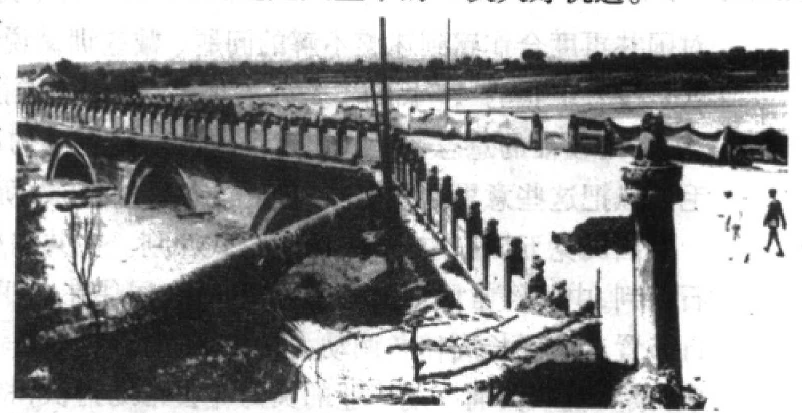
躲了几次，知道长久下去始终不是办法，于是搬出毛人凤。

戴笠鼓动着如簧巧舌，总算把向影心说通，毛人凤自是求之若渴，不在话下。戴笠和向影心的缘分就这样算是尽了，可跟毛人凤冥冥中也许还欠点火候，就在双方碰面定情那一天，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秘电，要他去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蒋介石说他将有重要任务交代。

这里戴笠一方面要离去，不能主持婚事，二方面考虑到毛人凤还没有见过蒋介石，这是最好的机会准备带他去。

毛人凤得知和向影心的事还得搁一段时间，心里不悦，但当戴笠说要带他去面见蒋介石时，几乎是喜出望外，欣然同意，他觉得这是人生中的一次大好机遇。

前不久，国民党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的情况，在南京举行了一次会议，名叫五届三中全会，戴笠自然也参加了，具体时间是 1937 年 2 月 15 日至 22 日，历时八天。这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为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对日本方针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兑现在西安事变中的"承诺"，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面转化的开始。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卢沟桥

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们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免对反共活动无所适从，一部分特务甚至懈怠消极起来。

戴笠的应变能力是极强的。他很快揣摸出蒋介石的心理，深知蒋介石的反共观点是终生不移的国策。当前的国共合作，无非是在西安事变后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戴笠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和掩饰，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

为了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新形势，戴笠多次召集余乐醒、周伟龙、毛人凤等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还对赵理君、沈醉等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国民党掌握了广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查、监视、利诱、威逼。"戴笠分析说："共产党都是穷光蛋，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就是没有主张的"，"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如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毛人凤把这些意思通过电文，传达给各省站，作为新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右2)、朱德(右4)、叶剑英(右6)同涂思宗(右3)及考察团成员萧政平(右1)、邵华(右5)合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国共正式谈判。中共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做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的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毛人凤做详细汇报。5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

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和主流，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头等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并要毛人凤加倍努力，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毛人凤秘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毛人凤的思想倾向来说，和戴笠一样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因此，也就影响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方向和重心。



秦德纯（1893－1963），山东沂水人。曾任国防部次长、北平市长

话说1937年7月7日晚，戴笠领着毛人凤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中上层干部对抗战的思想。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当天就给宋哲元回电："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是毛人凤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并听他的长篇讲话。毛人凤内心激动不已。只见蒋介石慷慨陈词：

"卢沟桥事件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北失陷已六年之久，继塘沽协定之后，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我们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听了蒋介石的一番高论，毛人凤估计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已成定局。回到住地后，他与戴笠对形势进行了一番分析。

毛人凤说道："从委座的态度来看，这次我看一定要和日本人打仗了。"

戴笠"嗯"了一声。

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当然也包括戴笠和毛人凤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大员因戴笠是蒋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了解和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宏论。戴笠重复毛人凤的观点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打仗！"几位大员不无忧虑地诘问："怎么能够打呢？"毛人凤见戴笠一时答不上话，根据整天埋头文件得出的情报替戴笠进一步分析必打的道理："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人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我们忍辱负重，以至到今天。如果这次再不打，试想，一般民众对于领袖会做何感想，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亡



熊雄（1892－1927），江西宜丰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参加护国护法运动。

国的惨祸?”当场又有人问毛人凤用什么去打?毛人凤回答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可以证明。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毛人凤的这番议论给在场的许多军政大员们很深的印象。

正议论得起劲，蒋介石的侍从官胡靖安过来了。老远就喊道：“喂，你们背着校长开什么小会?是不是想谋反?”

众将军们顿时噤若寒蝉，只有戴笠起身招呼道：“啊呀，靖安兄来得正巧，我们想谋反正讨论策反你呢!”

胡靖安见众多人都不大理他，自觉没趣，把笑容敛起，道：“委座在办公室召见。”说罢，挺起胸走路，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众将军们对他投之鄙视的一睁。

这胡靖安在大家心目中一直是个最危险狠毒的人物，几乎很少有朋友，唯独和戴笠关系密切。戴笠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了不起也表现在他对各种人都适应这一点上。尤其他和胡靖安的关系更具典型。初步了解胡靖安，是在1927年4月15日早晨，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往日一样，起床后就整理内务，洗脸，然后集合到大操场举行徒手体操。但到大操场集合后，学生们看到校内校外的操场周围站满了武装哨兵。戴笠站在队列中和其他学生一样，既感到十分奇怪，也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不准交头接耳和自由谈话，学生就用眼睛互相对看着，交流着内心的疑虑。各区队值星官照例报告人数，以区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然后胡靖安凶神恶煞般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这样连续喊了几次，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最后，胡靖安说：“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这样，有几个共产党员学生陆续站到队列前面，随即就被逮捕。由武装哨兵上来押走。被捕的学生态度大都很从容，没有难过恐惧的表现，倒是站在队列里的同学精神格外紧张，有些低下了头，有些脸都变色了。

当日军校内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师生达数百人，被解往中山舰、珠江船及烂石头等地关押，有的则被利用夜间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曾经多次给戴笠讲课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熊雄也因是共产党人而被逮捕。这是戴笠知道人世间的第一次大屠杀，所以，他对胡靖安这位恶神印象特别深，并逐渐了解胡靖安是江西人，为人性情暴躁，好惹是非。但因其反共坚决，成为蒋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由蒋直接指定为黄埔同学会的监察干部，专门对付共产党员学生。这次，胡挟蒋势，当上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管辖一万数千人，颇为得意。为了能很快在清党方面做出

成绩，胡靖安横冲直闯于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之间，动辄集合学生进行训话，大声恫吓，动员师生互相检举揭发，稍有嫌疑，立即逮捕。一时间，入伍生都搞得人人自危，相互设防戒备，以防不测，更有一些学生，怀着某种个人目的，借机诬陷报复，公报私仇，弄得校园内真假不分，反正只要有人密报，胡靖安都予以屠杀，不知错杀多少无辜。

戴笠是很聪明的。"四一五"事变，他已看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变化，等到胡靖安在入伍生部发动清党运动，他更感到这是天赐良机，立即通过平时观察、搜集、掌握到的大量情况，向胡靖安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学生的名单，并附上每个学生的活动资料，以做证据。胡靖安得到这份名单如获至宝，立即以"据密报某某有嫌疑"为由，带着武装士兵乘小汽车到第一团捕人，送交留守总部"清党委员会"发落，有时甚至连这些过程都不经过，直接抓人枪杀。胡靖安每每得到戴笠等人的密报抓人，既不告知入伍生部各团长、连长，也不告知校本部，等到某某学生被抓起了，大家却瞠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戴笠先后数次密报，揭发了二十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全部被胡靖安亲自带人抓起，有的很快被秘密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枪杀。自4月15日到5月底，戴笠所在的入伍生部第一团被扣者一百九十二名，潜逃者九十八名，第二团被扣者一百名，潜逃者一百四十八名。整个黄埔军校，仅以嫌疑二字被关在烂石头牢和珠江船 上被胡靖安屠杀的，已不下数百人。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中央监察委员。

戴笠由于在这次清党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受到胡靖安的格外器重，被引为亲信。并力荐戴笠为后来的骑兵营国民党部执行委员。据此，戴笠认识到在黄埔学生中开展情报和密报的重要性。对搜集情报和进行密报活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由于他的情报越来越多，各种密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胡靖安，有些质量较高的密报甚至由胡靖安转报蒋介石，受到蒋的赞赏。戴笠也更加见重于胡，成为胡的心腹爪牙。平时，戴笠训练时经常缺席，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都很怀疑他，怎会有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是密报，而这一套他正是从胡靖安那里学会的。

不久，因胡靖安在入伍生部清党中以"莫须有"的手法，大肆逮捕学生，整个军校被闹得人心惶惶，几无宁日。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无法进行。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兼代校长的方鼎英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对胡靖安等人纪律制裁。胡靖安在军校无法立足，只得出走黄埔，到南京去找蒋介石汇报。在南京，胡被蒋留在身边任侍从副官，主管情报工作直到现在。

话说胡靖安没走几步，戴笠在后面紧赶几步，招手道："靖安兄，请等等，小弟我还有点事和你说说。"

戴笠见胡靖安停住，追过去，头和头凑在一起，谁也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

分开后，胡靖安回蒋介石办公室，戴笠原地站着不动，示意毛人凤过去。

毛人凤不知道有什么事，老老实实走过去，发现戴笠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只是亲昵地搭着他的肩，道："人凤兄，这位胡靖安对我们可是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有什么东西要想尽快到达校长手里，必须过他这一关。我举个例子罢，比如我们和中统同时得到一份相同的情报，只要胡靖安把中统的压一压，把我们的先呈上去，那么，中统的人就等于白干了，这道理你懂吗？"

毛人凤点了点头，这道理他明白了。在戴笠面前，毛人凤也是一位胡靖安那样的关键人物，有时候，他也同时收到多个省站呈上来相同的重要情报，只要他做点手脚，就可以抬举一位省站站长，同样也可以抑制一位省站站长。

毛人凤接着又想到，刚才戴笠和胡靖安小声嘀咕一定另有原因。

果然，毛人凤的估计应验了，一会儿，胡靖安又回来，对戴笠说："关于毛先生的事委座已经同意了。"

毛人凤一听，登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胡靖安从住宅回来，告诉戴笠说蒋介石同意了毛人凤什么。毛人凤一愣，说什么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事需要蒋介石批示，看看戴笠，又看看胡靖安。

两个人并不理会，一会儿戴笠拍着毛人凤的肩介绍道："靖安兄，这位就是我常向你提起的毛人凤，我的同乡加同学。"

胡靖安只是象征性地点头示意，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亲热来。倒是戴笠向毛人凤介绍胡靖安，毛人凤表现出了很得体的谦卑和礼貌，使胡靖安感到很满意。

胡靖安离去以后，戴笠要毛人凤准备。这时，毛人凤才知道戴笠刚才和胡靖安交头接耳，为的就是带毛人凤去见蒋介石。胡靖安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戴笠扯了个谎，说很多内务秘密的事只有毛人凤才知道。

听说要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毛人凤激动又紧张，仿佛踩在云端飘飘然，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伟大的荣幸，甚至这一辈子都值得回忆和纪念。

三年以前，他还是崇德县政府里的一位小小秘书，在他的上面，有县长、行署专员、省长……那时候，他和蒋介石之间，不知道相差多少距离，隔着多少重障碍，而今天，今天不仅可以面见，而且还要当面向他汇报工作！这简直是一步登天，而这一切好处，全是老同学给予的。毛人凤向戴笠投去感谢的一瞥。

戴笠为了让毛人凤放松，有意道："不要紧张，冷静点，校长也是人，有七情六欲。"

毛人凤摇摇头，说他不会紧张只是有点激动。

戴笠道："激动就是紧张，这不好，它会影响你的表现，在校长面前，你一定要表现自然、得体。尤其在问到有些情况时，你必须做到对答如流。我已经对校长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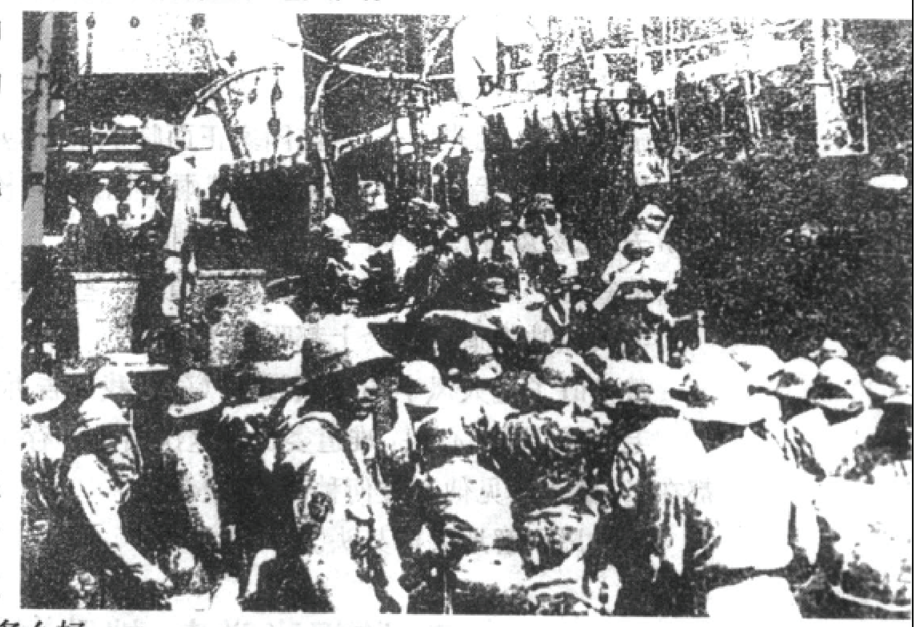
凭能力和才干你在我之上，比郑介民也不逊色，你一定要给校长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毛人凤经戴笠如此一说，反倒真有点紧张了，有了责任感，想的也多了：见了委座我该怎么称呼，委座、总裁、领袖，还是别的什么？哪一个称呼更得体、更亲切、更能令蒋介石满意？以及怎样才能做到给蒋介石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戴笠见毛人凤额头上冒出汗，道：“你这心态不行，你怎么这样拘谨？”

毛人凤提出不知怎样称呼好，戴笠正色道：“你不是念过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么？算起来也是他的学生，当然称校长更贴切。校长历来就看重黄埔生的。你没听说要想在中国军界出人头地，必须是黄埔学生？黄埔学生素有天子门生之称，也是这道理。”

十几分钟后，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戴笠和毛人凤。



八一三事变后，大批日军在上海登陆

蒋介石给毛人凤的初步印象是和蔼、亲切，像一位宽厚的长者，言谈举止也很随和。

戴笠向蒋介石介绍，说毛人凤是四期黄埔学生，浙江人，是校长的追随者。

蒋介石边跟毛人凤握手，边用一口宁波话说道：“很好，很好。”

毛人凤感到蒋介石的手很暖、很有磁性，在握着的那一片刻，他甚至产生了非分之想：这位长者要是我的父亲不知该有多么好……

接着，蒋介石又问到一些有关特务处的实际情况。毛人凤因天天在处本部，而且绝大多数具体问题和绝密文件都经过他的手处理，所以回答起来有条不紊，有根有据，有的甚至连戴笠都没想到。当蒋介石向戴笠提出几个问题时，戴笠答不上或答得不全面，毛人凤当场给予答复和补充。

平心而论，蒋介石一开始是对毛人凤不大注意的，甚至连这次见面都是看戴笠的面子。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接触和交谈，蒋介石对毛人凤的认识有了一点实在感。中途，当戴笠答不上由毛人凤补充时，蒋介石当场开玩笑道：“戴处长汇报情报还不如毛秘书，我看以后就让毛秘书代替算了。”说罢，又在毛人凤的肩上亲昵地拍了几下，道：“不错，不错，黄埔学生真是人才倍出啊！”

毛人凤这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戴笠则趁机在一旁附和道："还是校长慧眼识珠，人凤在我下面多年我都没发现他的重要。"

蒋介石仍然喃喃道："不错，不错。"

戴笠见蒋介石如此，立即明白：已经到了该听蒋介石指示的时候了。

戴笠道："校长有何吩咐？学生在洗耳恭听！"

果然，蒋介石就向戴笠下达指示。毛人凤则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听。

毛人凤认真细听，发现蒋介石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而且说出来的大都在大会上已经说过了。无非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抗日，也不要漏了抓共产党的 工作等等。

如果说这次蒋介石有什么专门针对特务处的指示，毛人凤很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就要打仗啦，不能像过去一样松松垮垮，该整顿的还是要整顿……"

后来，都觉得无话可说了，戴笠主动告辞。临行，蒋介石又拍了拍毛人凤的肩，并勉励了一番，无非什么"目前国家正面临危难，你要好好干"等等，不值一提。

出得门来，毛人凤不解地问道："雨农兄，这回校长是怎么啦，那么隆重地把你请了去，怎么就随便聊了一些说过了的旧话？"

戴笠瞪一眼毛人凤道："你怎么知道是一些旧话？"

毛人凤咕噜道："在会上都听过了嘛。"

戴笠盯了毛人凤半晌，然后道："好吧，我都告诉你，这比平时严重多了！"

毛人凤一愣，心想：难道委员长这次召见还存了什么秘密不成？可我自始至终都在场，根本没见他有过何种交代或秘授。

毛人凤不解地大摇其头。

三、监视张学良，挫败"放牛计划"

原来蒋介石要向下级下达什么命令，都不直接说，只说个大概，让部下去揣摸。这样做既可以考试下属的能力，也能察看他们是否忠心。

而今天则不同，因为蒋介石直接点明了要特务处整顿，全心全意扑在抗日的事业上，戴笠告诉毛人凤，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可见目前形势之紧迫。

戴笠和毛人凤从庐山训练团回来，一路上两人认真商量，根据蒋介石的原话揣度旨意，一开始总是不得要领。

大约是子夜时分，毛人凤做起了和向影心的梦来。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总是想向影心。当他发现戴笠时道："雨农兄，我和向影心的事不能再拖了。"

戴笠因为揣度蒋介石的意思不得要领而一直未眠，当他听毛人凤提到女人的

事，就不高兴道："国难当头，你还有心思想那种事，应该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

戴笠话一出口，心里一下子霍然开朗：校长的意思不就是要我们丢开一切杂念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吗？而且还直接指示"整顿"！对了，这就对了，戴笠兴奋地敲着自己的脑门骂道："你真笨。"

戴笠想通了，把意思告诉毛人凤，说特务处有不少家属，搞得一团糟，尤其有些特务正在谈恋爱，一门心思都到女人身上去了，这很不好，回家以后必须"整顿"。

戴笠得意地告诉毛人凤，说，这就是校长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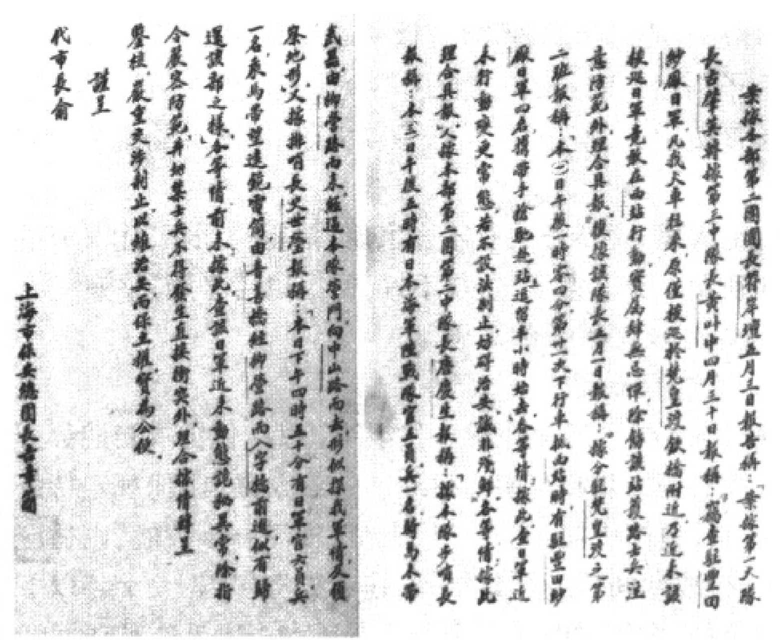
戴笠、毛人凤回到南京，立即进行布置。

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的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接着，戴笠又下令，抗战期间特务严禁结婚，违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牵挂，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秀丛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任县长的弟弟戴春榜，叫他回家照料母亲，并建造一座戴公馆，以减少后顾之忧。戴笠既然如此，毛人凤和向影心的事只好又一次搁下来。为了不惹麻烦，害怕夜长梦多，戴笠很快就把向影心派到冀东大汉奸殷汝耕身边工作去了，成了戴笠派到殷汝耕身边的卧底特务，为戴笠搜集情报，并做殷汝耕的工作。

内部安置好后，戴笠又带上毛人凤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当时，戴笠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骨干特务开会，让毛人凤传达蒋介石的旨意，然后讨论在吴淞、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有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十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一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但是当时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



日军侵沪大本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今四川北路）



当时上海市政府档案中反映日军频繁活动的文件

四起，人心摇动。这时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颠沛流离。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奸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又提出由沈醉任组长。沈醉本想提出自己多年搞行动工作，也不宜进行潜伏活动，毛人凤不容沈醉开口，马上学着戴笠的口气给沈醉戴"高帽子"，说："日本人若想灭亡我们中国，除非湖南人死光，历史上湖南人一向勇敢、不怕死。在我们特务处也不例外，比如沈醉同志就是最勇敢的同志。"

沈醉听了，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十四人，临发出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沈醉受命出发，进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些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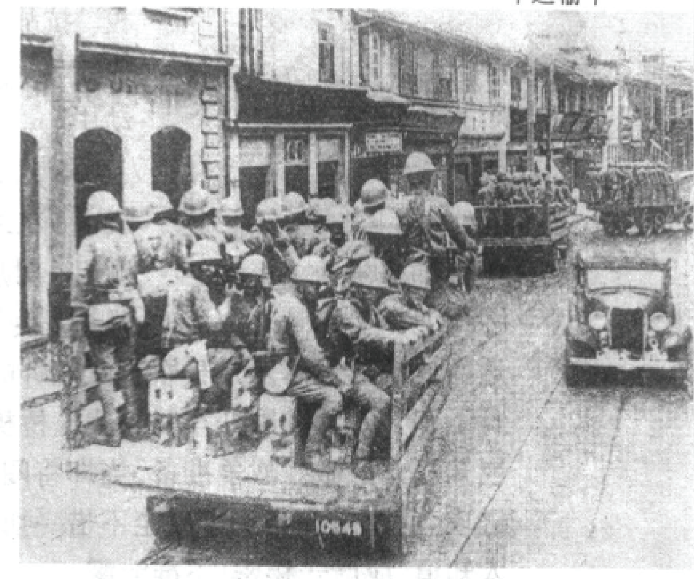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 8 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贯彻"制敌先机"的战略，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军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在这同时，当蒋介石决定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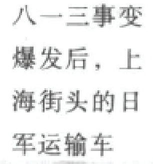
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各特务军警宪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蒋介石怒道："限你们十天破出来，破不出来，提脑袋见我！滚！"说罢，一耳光扇了过来打得戴笠眼冒金花。

这是蒋介石下的死命令，戴笠从蒋介石办公室退出来，捧着发烫的脸颊面对这桩无头案，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回到鸡鹅巷，他火速电召远在上海的毛人凤回来和大特务们一起想办法。因赵理君、余乐醒等人被戴笠打了一顿屁股，都不敢吭气。

戴笠见没有一个说话的，更火了，骂道："好了，好了，干脆都不要说，反正离期限只有九天，九天以后等着收尸，我知道你们都巴不得校长枪毙我！"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街头的日军运输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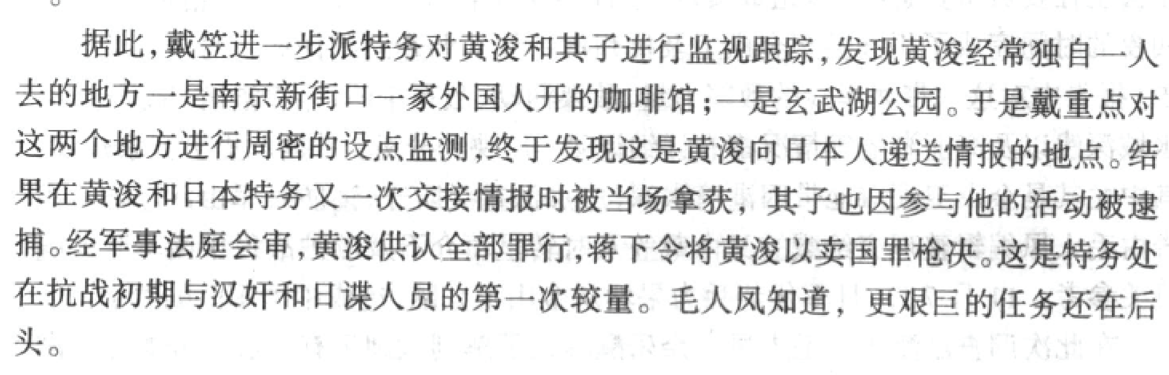
这时毛人凤干咳一声，清清嗓子道："我倒是有个办法，估计可以破这个案。"

戴笠转怒为喜道："你有办法？快，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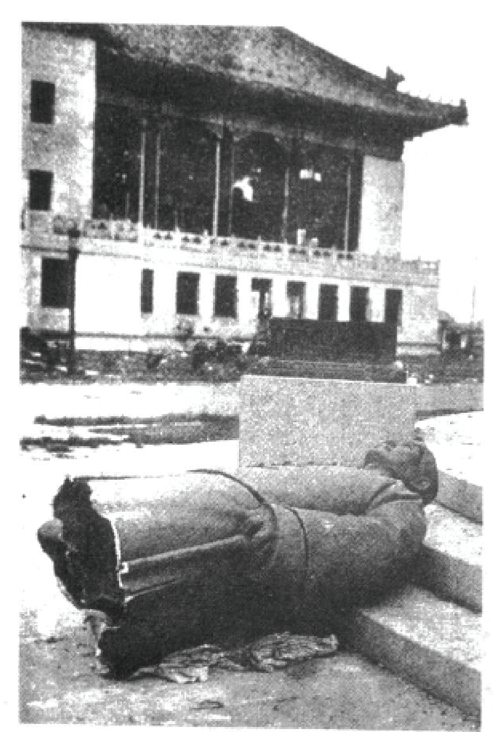
毛人凤道："这两件泄漏的机密都是目前国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知道的人肯定很少，只要把能够知道或接触到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全部找出来，再进行筛选调查，这样，就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象。"

戴笠点头道："嗯，这办法不错！"然后大骂赵理君笨蛋，责令他们快快照办，不得有误。

果不出毛人凤所料，经过一番严密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儿子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结果在黄浚和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浚以卖国罪枪决。这是特务处在抗战初期与汉奸和日谍人员的第一次较量。毛人凤知道，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

1937年8月13日上午，淞沪抗战伊始，戴笠即于当天亲率毛人凤、余乐醒、谢力公、潘其武等人和大批特务骨干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军实行决战，以挫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势头。



淞沪抗战中，市政府前的孙中山先生铜像被日军飞机炸断

8月14日，因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国防前线急需各类军事专业人物。戴笠立即叫毛人凤急电军委会主任郑介民，指示提前结束该班业务，将所有在班受训的现役谍报参谋人员急调原保送部队服务。并电调该班中校政治指导员为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限即日赴上海报到，专门负责特务处与国军首脑机关的联系业务，对外以上海三极无线电所所长的职务做掩护，协助戴笠主持对日秘密特工活动。三极无线电所坐落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原是特务处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抗战开始后，戴笠决定将该校人员迁往武汉续办，并决定利用这处地方的招牌和设施作为开展对日秘密活动中心。

8月20日深夜，戴笠奉蒋命召集特务骨干在三极无线电所二楼办公室谈话，决定成立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对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带的海岸线进行勘测调查。为了鼓励大家完成勘测任务，毛人凤向戴笠提议透露淞沪战役爆发是日军有意挑衅的结果，战前日本军派遣军曹大山勇夫于8月9日下午5时驾驶摩托车闯入我虹桥机场捣乱，企图走一二八战役侥幸取胜的老路，岂知我方已做好战争准备，当即将闯入我机场的日本军曹大山勇夫处死，以便大举进攻。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戴笠并交代，此事只许在座的人知道，应严守秘密，不准泄露。

戴笠限令此次调查勘测任务四日内完成，令该组连夜做好出发准备，于第二日清晨即出发。所需向导则由毛人凤、余乐醒等人去找杜月笙的恒社社员、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负责解决。该组成员以“今日事今日毕”和“分秒必争”的精神，用四天四夜的时间完成了川沙县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线的调查勘测任务，写出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对这一带海岸线的敌军力量、敌谍活动、敌军企图、滩涂港湾、地质地形、水域深浅以及海匪湖盗等情况都有详细记录、反映和分析，并据此提出五条建议，其中尤其是金山卫硬滩地带因港湾水深，应加派重兵防守，谨防日军由此登陆。报告由毛人凤编辑整理交给戴笠又由戴笠及时转呈蒋介石及淞沪战役中国军队首脑机关参考。11月7日，日军优势兵力果然从金山卫登陆，造成中国军队的溃退。

在此次调查勘测中，毛人凤、余乐醒等人了解到太湖里有一股十分剽悍的湖盗，桀骜不驯，难以收服。其首领丁锡山因犯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毛人凤向戴笠建议并获批准，由杜月笙出面保释丁锡山，命其戴罪图功，将这股盗匪收编，并由丁锡山统率，抗日杀敌。于此，海匪湖盗纷纷投诚，对淞沪

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先后调集中央军及粤、桂、川、湘、云、贵等省的军队约七十余师投入战斗，意在挫败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掌握全面抗战初期的战场主动权。但是，由于蒋介石对手下的将领，尤其是杂牌军队历来不信任。因此，战役初起，蒋就电令戴笠组建战地调查组，搜集战场情报，监视参战部队的各级将领。戴笠于是临时从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招收了许多失业军官，另从特务处机关和上海区抽调了一部分特务，组成许多战地调查组，分赴江湾、吴淞、罗店、浏河、大场、杨行等地活动。因军校学生有一定的军事常识，与部队联络起来方便，知道怎样调查和掌握战场情况，工作效率较高。搜集的情报从每天的战斗状况、阵地消息、人员伤亡到官兵士气、友邻关系以及部队长对蒋的忠诚等等。调查组一般都配备有小型电台，以便每天及时向上海区报告战地调查结果。

8月底，前线各处的调查组均已派出，只剩罗店、浏河调查组还没有组建。正在这时，沈醉的虹口潜伏组被日军赶出。当沈醉向戴笠报告时，戴因早有思想准备，故并不觉得意外，毛人凤趁机表扬沈醉能把该组全体成员安全带出已经不错，只是责备沈醉不该冒险把电台带出，一旦在撤离日军封锁线被查出，同志们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对此，沈醉感觉还是毛人凤会体贴人。然而，上海区长周伟龙因潜伏组没有干出成绩就被赶出，认为给上海区丢脸，故逼着沈醉返回虹口，沈醉坚不从命。毛人凤恰在此时进来，很生气地训斥周伟龙说："你这不是让部下去白送死吗？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不懂得爱护他们怎么行呢？我看还是派他们到前线去，罗店、浏河不是还没有派去战地调查组吗？"毛人凤的这番话使沈醉觉得，如果能在毛人凤手下工作，即使赴汤蹈火，也毫无怨言。结果，沈醉率虹口潜伏组改成的战地调查组于8月29日赴罗店、浏河前线，至10月13日由罗店、浏河间的徐家行后撤，计四十三天。他们每日在烈日下工作十余小时，汗透衣衫日达三四次；所居之处常遭敌炮的轰击，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感；前方食物又很困难，常有食不果腹之苦。但沈醉等人却甘冒危险，不以为苦，努力工作。



带防毒面具的侵华日军

毛人凤把随军战地调查组搜集到的各处

战场情报，交给戴笠每天派专人专车星夜赶送南京或苏州，呈送蒋介石。遇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戴笠则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往苏州或南京，面呈蒋介石，遇到这种情况，戴笠总是带上毛人凤及两个司机轮流驾驶，另外还带上自己特别喜爱的两个女特务叶霞娣和赵霭兰，叶、赵两女都长得很漂亮，且善解人意。

这次是向蒋介石面报上海区的特工布置情况，更重要的是最近破译出一份日本国发往上海日军的情报，情报称，已派了特务高手南本潜往上海，进行谍报工作，戴笠必须把这重要消息面呈蒋介石，意在得到指示。

戴笠和毛人凤等人乘坐的是专车，连夜从上海赶往南京。一开始毛人凤以为戴笠和两个女人打闹一阵子完事，没想到半夜过去后，戴笠仍然乐此不疲的和女人调情。

毛人凤担心这样下去，一夜下来明天就没有精力办事了，因为除了向蒋介石汇报外，还要检查南京的特务工作与特务会面，布置今后的任务。

杜月笙办公时留下的照片

毛人凤本着对戴笠负责的好心，从后座起身，道："雨农兄，休息会儿罢，明天还有很多事呢。"

经毛人凤一说，叶霞娣、赵霭兰的浪笑声戛然而止，一齐回过头来。

且说戴笠在长途跋涉中和女人调情，毛人凤担心影响工作，好心相劝。没想到戴笠不以为然，调侃道："人凤兄是不是眼热啦?我让一个给你。"

叶、赵两位女人见戴笠如此说，一齐捶戴笠的背，啐道："呸!"接着叶霞娣小声咕噜道："干吃醋!"

毛人凤听到了，自是无趣，只好睡他的大觉，准备明天万一戴笠支持不住时，再替他担当。

没想到一夜下来，戴笠第二天居然精神抖擞，给蒋介石汇报时有条不紊、井井有条。在布置南京特务工作的时候，语气咄咄逼人，在处罚违反纪律的特务时，打屁股出手比平常更凶。

从南京回来后，针对上海战役正在初级阶段，为了进一步向蒋介石表功，毛人凤向戴笠提议道："你和杜老板的关系那么好，何不利用他在上海的帮会力量建一支非常强大的特务武装呢?"

戴笠一听，认为很有道理。

原来毛人凤提出来的杜老板，正是戴笠早期在上海打流时认识的朋友杜月笙。在戴笠未发迹之前，两人的关系仅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上。后来，戴笠当上特务处长之后，两人的交往就非同一般了。尤其戴笠帮过杜月笙两次大忙，更是令杜月笙终生难忘。

第一次是杜月笙在南京的吗啡生意败露，戴笠有意放他一马，保住了杜月笙在社会上的绅士名誉。

第二次是本年度杜月笙的门徒徐樊昌，因暗中与官僚勾结，大做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不过，他这样做的后果却使城内不少中小商人倾家荡产，逃的逃，自杀的自杀，一时间弄得无数完好的家庭家破人亡，于是民众愤怒，舆论哗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

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戴笠严办徐樊昌。戴笠得令，有意把这案子交给杜月笙的另一位徒弟王兆槐执行。王兆槐当时正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奉命后，先去密告杜月笙，这是杜月笙定下来的规矩，凡是他的门徒，只要听到与帮会有关的情报，都密报，否则，便是欺师灭祖之罪，将受到惩罚。

徐樊昌得知后，吓得屁滚尿流，只好求助他的师父杜月笙。

杜月笙于是亲自出马找戴笠商量，请他代为帮忙，给徐樊昌一条生路。其实戴笠早知杜月笙会求他，并想好了对策。

他告诉杜月笙，回去后要徐樊昌先拿出一部分钱买几架飞机捐给宋美龄主持的航空委员会，让夫人在暗中替徐在蒋介石面前说情。然后再由杜月笙直接飞往庐山找蒋介石，当面求情不要逮捕徐。同时，戴笠私下里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替杜月笙、徐樊昌铺好路。最后，蒋介石把这案子交给了戴笠，戴笠就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送给杜月笙一个天大的人情。

两次帮助，戴笠分文不取，杜月笙万分感谢，一直无机会报答，作为江湖中大哥大的杜月笙一生把持不欠朋友人情的做人准则，对戴笠的两次援手耿耿于怀。

这次戴笠按毛人凤的提议找到杜月笙。杜欣然同意，并解囊捐出五千支快慢手枪，支持组建特务武装。

特务武装组织有关部署已经开始实施，这时候，戴笠感到缺乏一些既懂军事，又懂特工的双料人材。

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名叫陈昶新的军人来访。

这陈昶新原是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兵科毕业，后由张学良送往日本炮兵学校留学深造，回国后曾担任过炮兵教练、炮兵团长，并在东北军举行步、炮、工、空军立体演习时，当过总指挥王以哲的助手，有很强的组织与计划才能。戴笠很高兴，现在他正需要这样的人材。

在录用之前，戴笠找毛人凤等人一起来到办公室，戴笠问陈昶新道："自从张学良被囚禁以后，东北军已基本解体，你是否愿意到我这里工作？"

陈昶新连忙作揖道："陈某人正是这个意思，因担心不予收留，所以不好意思开口。戴老板既然愿意收留，在下感激不尽，今后一定努力工作！"

陈昶新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此照摄于1928年6月

陈昶新走后，戴笠令贾金南关上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然后示意毛人凤进入密室如此这般商量。

陈昶新来到戴笠身边工作以后，倒也规规矩矩，不曾有过什么差错。特务里有很多人知道他曾在张学良手下干过，自然而然地谈到西安事变。往往这个时候，陈昶新便连连摆手，说道："东北军解体以后，我失去依附已久，现在好容易搭上了戴老板，我就一心一意跟了戴老板，希望今后不要谈张学良。"

一些小特务听到后，告知戴笠，戴笠很高兴，对陈昶新更加赏识。毛人凤、文强等亦将他视为"同仁"。

陈昶新在特务武装队里干了一段时间，慢慢和毛人凤、文强等人混熟了，也就无话不说。

一次，毛人凤和陈昶新打"沙蟹"，结果陈昶新输得一塌糊涂，大概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这时候，陈昶新的脸色都有点变了。

陈昶新把手伸向口袋，结果掏出一个空烟盒，毛人凤见状，还一包烟钱给他。

陈昶新连忙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我办公室里还有。"

毛人凤也不推让，把钱收了起来。因为赢了，心情特别高兴，最后又说到张学良。

毛人凤问道："西安事变后，你见过他吗？"

陈昶新连连摇头道："我去哪里见他？说老实话，连他现在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都一概不知。"

毛人凤顺势问道："你想不想见他？"

陈昶新盯了毛人凤很久，然后连连摇头。

毛人凤道："这没什么。反正你跟张学良的关系已经过去了，见不见都无所谓。"

陈昶新忙道："那是，那是。"

毛人凤又道："不过，张学良还活着，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头一回我去溪口雪窦山看他，他过得很好的，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陪伴他。"

说到这里，毛人凤突然掌了自己一嘴巴，骂道："这该死的臭嘴，这该死的臭嘴，把这么重要的秘密都泄露了！"

陈昶新见状，忙道："毛秘书大可不必多心，我陈某人耳朵背，并不曾听你说的什么。"

毛人凤道："这这……唉，不过也没所谓，都是自己人。"

陈昶新道："毛秘书，我上次跟你说过关于请几天假回家看看父母的事你请示戴老板没有？"

毛人凤一搔脑门道："这，我这鬼记性，把这么大的事都忘了，真是对不起，戴老

板早就同意了，方便的话随时可以走，只是要记得早早归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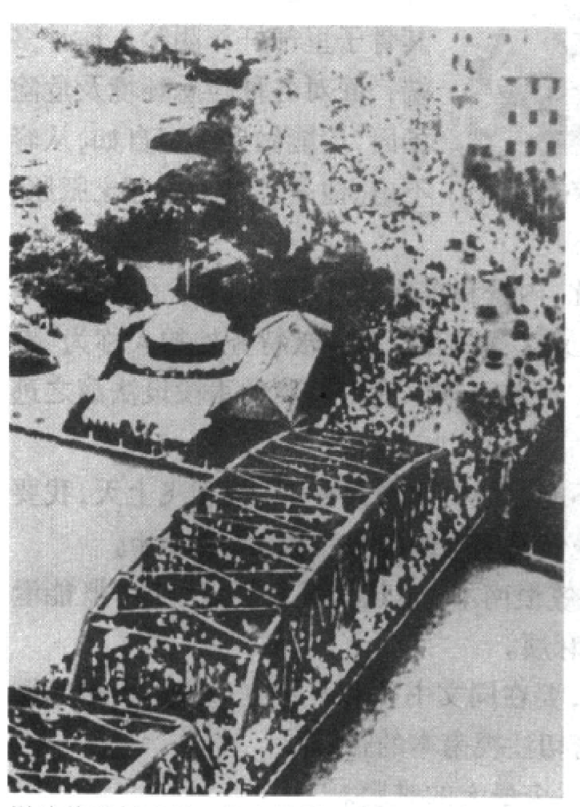
陈昶新非常高兴道：“谢谢毛秘书。”

陈昶新离开上海后，并没有回家看望父母，而是来到了溪口雪窦山，装作游山玩水的样子寻找张学良的踪迹。几天以后，他终于在溪口雪窦山找到了，连忙给东北军去电。

原来，自张学良被囚禁以后，东北军内有不少人都在积极活动，设法营救。

陈昶新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东北军骨干，对张学良感情深笃。他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组织了一批原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成立一个营救张学良的秘密组织。他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密谋，决定由陈昶新混入戴笠特务处，调查张学良的行动方案，因张学良属牛，故代号为“放牛计划”，其中有十一条营救方案。利用戴笠这是第一个方案。趁着现在抗战全面爆发，吴克仁的六十七军由河南商丘调往上海增援，原驻武汉、洛阳的东北炮兵也调来上海参战。于是陈昶新认为营救张学良的机会到了，在炮火连天中毅然来到上海，投奔戴笠。

陈昶新很快与东北军联系上了，让杭州中央航校副校长、东北籍军官冯克昌暗地里联络航校内的二百多名东北军官兵，经过精心策划，全副武装，分乘几辆卡车，开到溪口雪窦山，在陈昶新的指点下，如神兵天降，把囚禁张学良的住宅团团围住，向特务刘乙光提出要拜见张学良。



淞沪战役打响后，外白渡桥上从虹口逃入公共租界的难民

刘乙光一见来者人多势众，顿感措手不及，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冯克昌、陈昶新见到张学良后，向他恳切陈词，希望张学良同他们一起回机场，然后乘飞机飞往香港，再从长计议。

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屋子里传出一阵阴阳不定的怪笑声，众人循声望去，顿时感到营救张学良无望了。

就在陈昶新欲带走张学良的时候，毛人凤从屋里走出来，怪笑一阵之后，道：“陈昶新，你不是回家探望父母么？怎么，你父母在这里？”

陈昶新心里一惊，知道此次营救张学良无望了。

果然，毛人凤早已布置了大批特务和军队在附近，只要这些人一动，包括张学良在一起，都难逃一劫。

原来，戴笠、毛人凤早就看出陈昶新的意思，故意设下圈套，目的是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自这次事件以后，戴笠知道溪口雪窦山已非久留之地，暗中物色囚禁张学良的秘密地点，先后在南昌及湖南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处，以后又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不题。

话说戴笠通过派遣打入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得南本已潜赴上海，和毛人凤计议对策。毛人凤提出，要和这种人斗，必须了解这个人，这是中国兵书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戴笠亦觉得很有道理。



淞沪战役中上海罗店前线中国军队炮兵

按照这个方案，戴笠立即指示“内线”，调查南本的来龙去脉。

内线很快回电：南本，全名南本实隆。此人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内幕了解深透，长久在平津一带生活，能说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口音的中国话。此人外表忠厚老实，衣着朴实，其骨子里却奸诈阴险，诡计多端，面对各种险恶环境及危险场面，均能做到镇定自如，从容不迫。他是日军大特务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

对于南本，戴笠并不陌生，他曾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多次破坏了戴笠手下的特工组织，仅被他打死和逮捕的特工人员就有四五百人。被特务处的人称为“毒蛇”，戴笠曾下决心设计在华北把他干掉，谁知南本以变幻莫测的手段设法溜之逃跑。

戴笠将电文递给毛人凤道：“这次决不能让他再活着回去了。他能飞上天，我要用大炮打他下来，就算他能遁地，我要让他没有露头的机会！”说罢，咬咬牙。

毛人凤将电文存入保险柜，他知道戴笠恨南本，也认为将其早点干掉，既能泄戴笠心头之恨，又能给对日工作省去许多麻烦。

根据先前的密报，南本到达上海之后，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毛人凤建议在这两处地方安排内线，密切注视南本的行踪。

计划想好以后，接下来派谁去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毛人凤此时对戴笠说：“我认为文强最合适。”

戴笠考虑到：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我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

接着，戴笠开始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秘窟，除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凤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在戴笠的手法里边是，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秘点，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念观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做好出马的准备吧！""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说完，戴把准备好的一支马牌三号左轮，配有三十发达姆弹，连同五百元特别经费一并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几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笠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一顶高帽子戴到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得放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话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似火，可谓淋漓尽致，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任何人，此间会见地点也不可告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请不要来。

四天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本到上海后，撇开外围，用掏心战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岂知杨此时一方面激于爱国大义，不甘就此堕落为汉奸，二是慑于在戴笠身边当一个别动队的参谋长，不敢贸然出卖机密，也用了一个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这一情报向戴笠报告。戴笠迅速以变应变，重新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交代文强执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紧急召见文强，一见面就说："该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们急于要赶在九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务，你判断陶德曼奔走和谈是缓兵之计，幸好我已向校长禀报。你的见解证明毒蛇的活动恰恰就是和谈为假，进攻不渝为实。我们的方针要有针对性，不到时候不诛此蛇，且看他如何横行，一定

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入我们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报，手法是以重金收买奸逆，到处混进他们潜伏的间谍。这是毒蛇在平津地区活动的一套规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经用自己由上而下的办法，企图收买杨振华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参谋长，我决定将计就计，要杨金蝉脱壳，推荐你顶替他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甘心为虎作伥的面孔出现。他们要通过全面的考验，然后再谈其他。毒蛇要杨约你于今晚8时前往静安寺路一百弄十号见面。到达时，按门上的电铃，一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你说'是'，就可随她进去。你的化名杨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我已让军委会在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免有内奸去查册误事。你好好准备去与毒蛇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任何男女，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报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岁出头不会有少将官衔，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好。此去不要忘记是英租界，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护你，以后也不派。问题是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日租界，也不是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振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戴笠没有再说下去，后来杨振华在淞沪抗战后公开投敌，可见戴笠的怀疑是正确的，这是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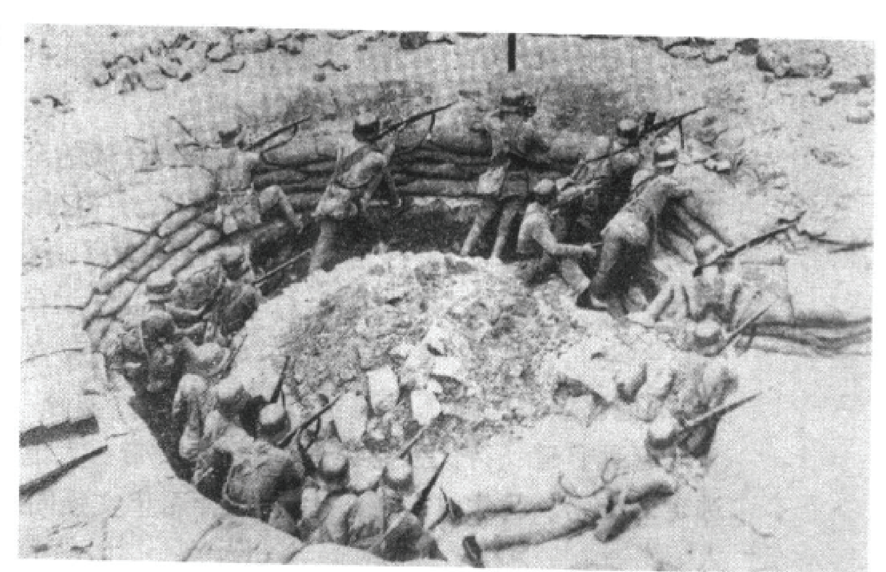
戴笠的这一番长篇指示，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恰如给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业务课。最后，戴笠再次嘱咐，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其百分之百相信，"陷阱就在你的脑子里"。上完"课"，戴笠问文强有无困难，文强已经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还没有和毒蛇见面呢，有困难再来请示。于是，彼此哈哈大笑。

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了解证实对方身份，并约定过两日到虹口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别，南本送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带回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大楼。戴笠一听，勃然大怒，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你怎么会将毒蛇赠礼不加考虑地带回来了？那还了得吗！"戴笠越说越急，连声音也嘶哑起来。当即由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在楼下大院里加以各种引爆试验，终于证明不是炸弹，拆开点数，竟是一万元法币。

一场虚惊，颇使文强不快。戴笠由此又引出一通宏论，解释说："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说完这番充满哲理的话，戴笠还用剑拔弩张的字体写下上述之词赠文强。如此一来，文强不但转嗔为喜，而且对虹口之约勇气倍增，心明如镜，毫无后顾之忧。

文强第二次赴约，南本实隆开始抛出底牌，急欲了解四件事：一是中国统帅部之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如何？三是九国公约之制裁倡议是否出自宋子文部？四是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

答为借口，约定两日后再谈。



我 88 师士兵在闸北环球形工事内向日军射击

第三次赴约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钩已成，但要严防脱钩，关键在假戏真做，以解对方燃眉之急，而且附带目的在于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军饷。别动队万人所需，如有二百万元到手，则两年饷粮无虞，这一任务必完成。据此，文强闭门造车，写好四题的答复提纲，经戴审定修改，嘱咐留存底稿，上报校长备案。

第三次虹口会议，文强抛出第二题，骗取日方同意支付二百万元的承诺，并当场由南本在名片上签字。戴笠认为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二百万元的兑现难免有变。

果然，第四次会谈，二百万元现款未能到手，双方周旋的结果是四题总代价为四百万元。

第五次会谈，文强只拿到四十万元现款，余下的三百六十万元南本只同意开支票，条件是文强必须把另外三题答案交出。戴笠评价四十万可作小胜，反谍大胜的考验是三百六十万元支票交付后能否兑现。

第六次会谈在赫德路某号进行，这处房屋原是特务处特务刘戈清租赁的，因租期于下月期满，戴令其悄悄搬走，腾空作为会谈地点，并开始利用这处地方为干掉南本预做准备。这项计划连文强也没有预知。由此足见戴笠谋划之深远，确有神出鬼没之功。这次会谈，南本出示支票，但提出须在三五天后提取，且须按九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转出户头。这一次，南本又抛出一个新问题，要求文强作为内应，暗杀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十万酬金，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此题文强佯为应允，回来后当即向戴笠汇报，戴不禁大吃一惊。

戴于是问文强，这出戏是不是到了收场的时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使我们提高警惕，要加强对领袖、何部长等的安全戒备。我们引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戴接着分析："对杨振华这位参谋长，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说了什么话，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着也会对你下毒手。你考虑过没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当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会谈地点除掉南本实隆及其一伙，外围行动由戴吩咐赵理君、王兆槐去干。

第七次会谈，文强再次骗到五万暗杀宋子文的酬金，并约定第八次会谈仍在原址。

文强回来后，兴高采烈向戴笠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并提出第八次不管能否得到南本许诺的四百万元酬金，都得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戴笠点头答应，并令贾金南立即召毛人凤、赵理君、王兆槐来商议具体暗杀问题。

一会儿，毛、赵、王均到，戴笠将他们领到秘室，一起商议。赵理君早已跃跃欲试，说他已熟悉了赫德路某号，只要明天南本实隆一伙上钩，绝对能一网打尽。

赵理君道："待文强同志进去以后，我带一大批同志埋伏在附近，封锁所有可以逃走的出路。我建议，到了一定时候，希望文强同志能及时撤退，免得误伤了自己人。"

文强道："这倒不难，会谈地点有间厕所在屋后，可以从那里翻墙逃出，到时我出来不要开枪就得了。"文强说罢自个笑了。

王兆槐担心道："到时候你想什么办法去厕所？"

赵理君眼一瞪道："笨蛋，还当特务，他不会说去厕所拉屎吗？"

王兆槐受到揶揄，脸红了。

文强笑道："别小看借故去小解这小事，真要做得得体不引人怀疑，还真不是一件易事呢。"

戴笠挥手道："好了好了，不要谈这些了，说说正事罢，赵理君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赵理君道："没什么要说的了，保证能完成任务，只是有一点要请示；是要活的，还是全都打死？"

戴笠道："能抓活的当然最好，不过，南本一定得打死，这人很顽固，抓住了也不会说什么，不如趁早除掉，免得留下后患，明白了吗？"

赵理君、王兆槐道："明白了。"

戴笠见毛人凤一直不发言，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问道："人凤兄有什么高见？尽管说出来。"

毛人凤见问，清清嗓子道："我看，这事还不能乐观太早，我想如果在第五次或第六次动手最好，我估计他第七次可能不会来了，结果还是来了，可惜的是我们坐失良机。"

异口同声："为什么？"

毛人凤看看文、赵、王，脸转向戴笠的时候眼皮垂下来，道："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形势严峻，陶德曼和谈调停也没有了着落，南本许诺的四百万元我们只到手四十六万元，我想，我们中了南本的缓兵之计了。"

众人惊道："这不可能罢？"

毛人凤见众人都持否定态度，想了想，道："我也没把握肯定，只是猜测，还是让明天的事实回答罢。"

第八次会谈，赵理君、文强布下了天罗地网，专等南本钻进来。但文强一直等到下午6点，还是不见南本一行的踪影，登时明白了毛人凤的估计是正确的。没多久戴笠叫大家撤退，因为毛人凤已从外线来电中获知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四个问题"已失去了意义，甚至对暗杀宋子文也没有多大兴趣了。

四　用计诱捕杨虎城

"七七事变"发生后，杨虎城不顾个人安危，携眷返国，共赴国难，却被毛人凤诱捕入狱，替蒋介石报仇雪恨。

闲话休题，话说淞沪战役仍在炮火中没有停息，然而胜负已露出初端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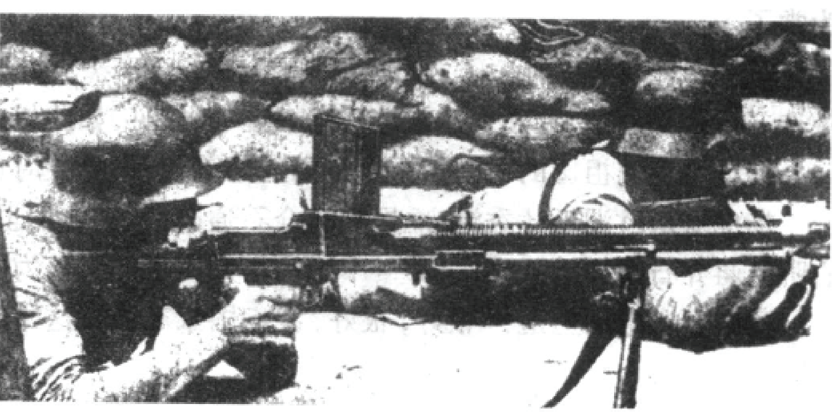
1937年11月5日早晨，日本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领着三个半师团的强大兵力，在海上舰炮的掩护下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三个地方登陆，向淞沪中国军队主力部队右翼发起猛攻，致使中方支持不住，陷入绝地，情况十分危急。11月8日，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部队退出上海战区。

好在戴笠对上海的沦陷早有提防，并事先布置好了上海沦陷后的潜伏工作，任命周伟龙为上海潜伏区区长，主要负责上海地区的行动工作、情报工作。另外，还特意任命毛人凤的同学姜绍谟为二区区长，监视周伟龙在上海的潜伏工作，之后，毛人凤和戴笠一起，先后去了南京、香港，布置特务工作，诸如此类，按下不提。

单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立即翻脸扣压张学良，逼杨虎城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

当时杨虎城迫于无奈，只好带着老婆谢葆贞、小儿子杨拯中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

"七七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在欧洲再也闲不住了，说身为中国军人不能参加抗日，简直是一种渎职和羞辱，于是不顾个人安危，决定携眷返国，共赴国难。



四行仓库守军向日军射击

杨虎城回国后的故事,从此拉开序幕。

一天,戴笠收到蒋介石急电,带上毛人凤,匆匆去南昌晋见。一路上,两人忐忑不安,不知有什么急事。

来到南昌蒋介石的临时官邸,蒋介石见面就问道:"戴处长,杨虎城回来了,你知不知道?"

戴笠一愣,心想,这情报是特务处呈给他的,老头子反而来问我是何用意,但嘴上还是说:"我知道。"

蒋介石道:"知道就好,我又问你,他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戴笠正想说回来抗日,又感觉到蒋介石的口气有点不同,垂下头说:"不大清楚。"

蒋介石道:"娘希匹杨九娃这土匪回来是不怀好意的,想假借抗日为名,纠集旧部和我作对,娘希匹我是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的!"

听蒋介石如此一说,毛人凤吓得吐舌头,因为在戴笠停顿的片刻,他也差点说出"回来抗日"四字,现在还真有点庆幸没有开口。看来凡事还是不要强出头为妙。

蒋介石接着道:"娘希匹杨九娃在外国玩得好好的不想了,想什么?想我这个位置。娘希匹杨九娃这小子太狠毒了,早不回,迟不回,偏偏抗日正式开始,上海沦陷的时候回来。这时候回来他有借口了,回来抗日,全国人民都会拥护,万一我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到头来又是我的不是。"

戴笠、毛人凤感到今天蒋介石的话特别多,都附和道:"校长高见,校长说的极是。"

蒋介石停了片刻,看看戴笠、毛人凤道:"杨九娃如此狡猾,如此和我作对,你们说该怎么办?"说完这句话,蒋介石摸着头,装成很痛的样子,然后向一直站立不动的戴笠、毛人凤挥手:"下去下去,你们这些饭桶反正也没办法替我分忧,快滚回去,这段时间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戴笠、毛人凤从办公室里退出来,立即赶回去进行布置。在外人看来,蒋介石好像什么指示也没有下达,其实这正是他的一贯习惯,经过多次以后,毛人凤也习以为常了。

戴笠、毛人凤回到武汉,立即通知军统特务李家杰来办事处,令他从特务队中挑选二十多名便衣,见面之后戴笠又逐一握手、接见,如此如此布置一番。

杨虎城返回祖国的时间恰是上海已经沦陷、国民党政府正向武汉迁逃之际。

杨虎城从欧洲抵达香港,立即和蒋介石通电话,在电话里,杨虎城慷慨激昂,决心听从蒋介石指挥抗战到底,尽一个中国军人应尽的义务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

蒋介石在电话里道:"很好,很好,我们国家难得有这样的爱国义士,我正需要你!"

杨虎城又在电话里道："委座，快分任务给我吧，我愿意尽自己一分微薄的力量。"

蒋介石道："不急，不急嘛，你先到南昌来罢，来了以后我再做具体安排，到了南京，我再叫人接你。"

杨虎城听罢很高兴，道："多谢委座，多谢委座！"

临行的时候，杨虎城要老婆、儿子和他一起赴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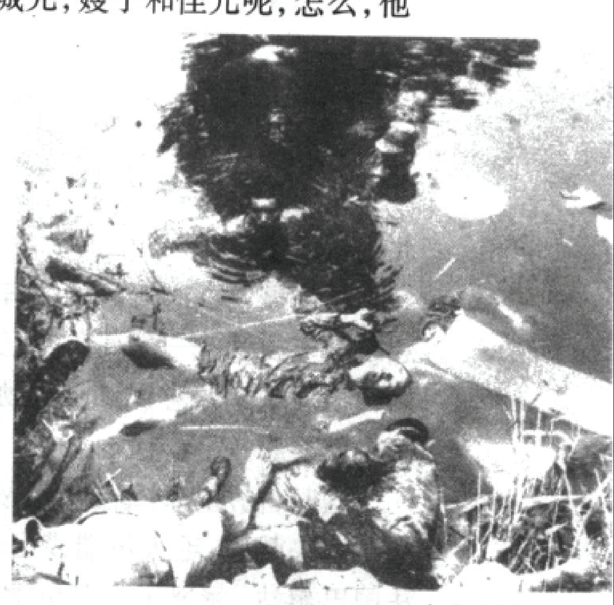
杨夫人道："你先去。看看委员长如何具体安排，我想先回西安看看。"

杨虎城只好依了夫人，一个人乘飞机飞往汉口。

杨虎城一下飞机，老远就看到戴笠、毛人凤等人迎了上来。

戴笠热情地握着杨虎城的双手，问寒问暖。毛人凤则趁机帮杨虎城提了皮箱。

两人寒暄了一番，戴笠左右看看，然后问道："虎城兄，嫂子和侄儿呢，怎么，他们没有一起回来吗？"



南京大屠杀惨状

杨虎城笑道："回来了，女人嘛，就是比男人多事，婆婆妈妈的，说是要回西安看看她的那些姐妹们。"

戴笠忙道："在理，在理。"

这时毛人凤趁机道："杨将军，快点走吧，委员长已经等急了。"

杨虎城一惊，道："什么？委员长也在这里等我？"

戴笠道："可不，委座一接到你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就兴奋不已，说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将，这次回来，一定能替国家立下奇功！"

杨虎城谦虚道："哪里哪里，尽匹夫之力而已。"

戴笠、毛人凤陪着杨虎城从汉口乘飞机飞抵南昌，在机上，戴笠对杨虎城说："这架飞机是委座专门指令接你的。"

杨虎城不好意思道："委员长也太客气了……"

戴笠不待杨虎城的话出口，挥手制止道："不要说了，委座早就不把那事放在心上，我曾多次听他说，说那事也不能全怪你，总之，你还是一番爱国好心嘛。"

说话间，飞机已在南昌机场停落。

戴笠、杨虎城一行走下飞机舷梯，早有几辆专车等在附近，然后载着他们开往南昌市区。

车上，杨虎城问道："雨农兄，请问委员长在什么地方等我？"

戴笠随口道："在熊式辉的别墅里。"

汽车很快来到熊式辉的别墅。这所别墅位于南昌百花洲，是一座独立的小洋房，周围有围墙、铁丝网，里面有花园、水池。



山东军政要人韩复榘(前排右4)、何其巩(前排右6)和孔子后裔孔德成(前排右5)等在曲阜孔林祭孔

汽车进入大门后,毛人凤对戴笠道:“我先进去通知委座。”说着。先下车去了。

毛人凤没去多久,里面传来卫兵的传令:“委员长有请杨虎城将军——”

在内厅里,一位卫兵对杨虎城说:“委座刚被毛秘书叫醒来,一会儿就来,请在此处稍候。”

杨虎城站立着等候了一阵,仍不见蒋介石出来,下意识地探了一下头,转过身想跟戴笠说话——然而戴笠已早不在身边。

杨虎城这才意识到不对劲,欲出门,卫兵拦住了他,道:“没有委座的命令,杨将军先就委屈一下。”

这时,杨虎城才看到里里外外都是一些守护的特务,知道自己已经被囚禁了。

原来戴笠、毛人凤揣摸出蒋介石的意旨,从蒋的临时官邸回来立即通知特务处法国巴黎站,派遣了一名留学生特务,以法文翻译的身份打入杨虎城身边,并随之同船回国,每到一个地方,都向戴笠汇报杨虎城的时间行踪。

同时,戴笠又派毛人凤指令特务处香港站,准备等杨虎城抵达香港后立即加以控制监视,并明令:如果发现杨有直飞西北的企图,马上扣押。

戴笠最担心的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发生联系,一旦他重返西安,就等于放虎归山,因此,他和毛人凤在事前就设计好了各种步骤。

当杨虎城一到达香港后,戴笠立即促成他和蒋介石通电,约好去南昌见面,打消杨虎城直接回西北的念头。然后由戴笠亲赴迎接,带领杨虎城经汉口转南昌,目的就想通过这样转来转去,把杨虎城身边的十七路军将领甩掉,切断一切联系……总之,这一切都在他的预谋之中。

杨虎城被囚以后,知道蒋介石不会轻易放他,因此,他最为牵挂的是夫人、两位孩子及随员宋绮云夫妇,害怕蒋介石对他们下手。

事实，蒋介石早就考虑到了，在得知杨虎城家人去了西安以后，把戴笠骂了一通，责令赶紧把他们逮捕。戴笠得令后，立即和毛人凤密谋，骗杨夫人来南昌。

正当杨虎城日夜为家人担忧的时候，不幸还是降临了。一天中午，杨虎城用了午餐，正在思念亲人之时，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童声叫道："爸爸——"

杨虎城定眼一看，正是小女儿拯桂。杨虎城蹲下，抱起女儿，悲喜交加。杨夫人和宋绮云在后面，见面后，杨虎城第一句话就问道："你们怎么来到这里的？"

杨夫人惊疑道："不是你打电话要我们来的么？你的病好了没有？"

杨虎城顿足道："你们好糊涂呀，被他们轻易骗了！"

杨夫人从丈夫的口气里也意识到情况有异，小声探问道："虎城，怎么啦？是不是——"



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当杨夫人从丈夫的表情里看出忧郁之后，心中什么都明白了，然后嗫嚅道："他们总不会把我们——"

杨夫人的话没说完，拯桂便从杨虎城的怀里挣扎出来，天真无邪地要妈妈。杨夫人抱过，搂紧女儿，两行泪水流了出来。

1937年12月，继上海沦陷之后，南京也沦陷了，在这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杨虎城的心情十分忧郁。就在这时，特务处又把他们往后方移，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洲到长沙，沿途警戒森严，上下车都在夜间。每当这个时候，拯桂便抱住杨虎城的脖子问道："爸，我们去哪呀？"

杨虎城在孩子脸上亲一口道："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拯桂道："我不去很远的地方，我要回家，回西安老家。"

杨虎城道："等抗战胜利了，我们会回家的。"

拯桂问道："抗战什么时候胜利呀？"

杨虎城道："快了，就要快了。"

突然，拯桂话题一转，问道："爸，你是军人，你怎么不去抗战？"

杨虎城被此话触到痛处，把女儿往怀里贴，喃喃道："小孩子，你不懂。"

七转八转，他们从南京、南昌、武汉、长沙，最后来到益阳桃花坪。这里囚禁了几百名进步人士，相处的一段时间里，彼此都已经脸熟。有一天，当他看到这些面熟的囚犯成了尸体拖去掩埋时，才猛然记起昨晚上的枪声和惨叫声。从此以后，他开始留意晚上的枪声，只要有枪声，第二天准有特务扛着锄头从他囚禁的门口经过，去附近的山坡上埋人。

也是一天夜晚，枪声响了很多声，这不由想起傍晚时分，有四五十名囚犯被提走，枪声响过之后，想象着这些刚才还活着的人已成了新鬼，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拯桂正在梦呓，嘴里喃喃叫着爸爸。心想自己一死不足惜，一顾及幼小的

孩子，杨虎城抱起紧偎在怀里，泪流满面道："桂儿呀桂儿，我死了以后不知有谁来照料你？"

说完这话，便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是呀，如果父母都死了，儿子留下来简直是一种罪孽。"

杨虎城循声望去，只见窗外站立着一个人。

杨虎城认出站在窗外与他说话的是毛人凤，忙放下熟睡的孩子，跟毛人凤闲聊起来，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应酬话，不值一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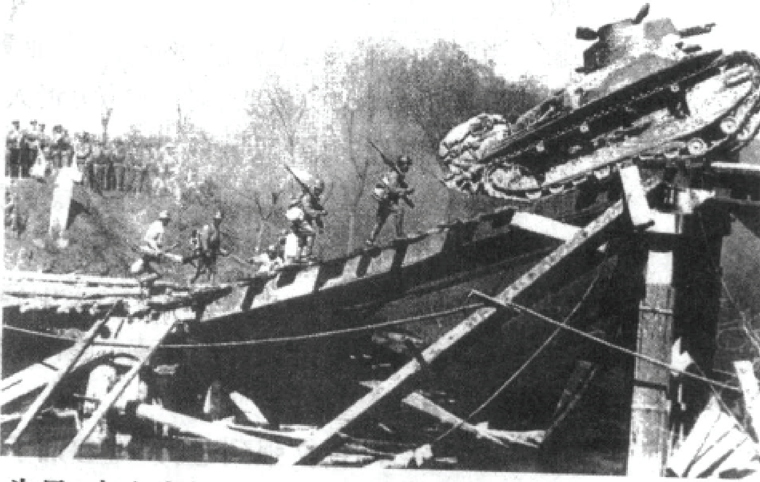
杨虎城在这黑色杀人的夜晚，望着这位小个子、圆头圆脸的机要秘书，预感到他比戴笠更阴冷，冥冥中觉得毛人凤是他命中注定的克星。

第七章　一边勾心斗角，一边相互死磕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两统互相火并，以至两败俱伤，特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做了进一步划分。军统内部更是乱作一团，争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　两“统”不统，争功邀宠

话说日本兵一路攻下来，特务处组织一退再退。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国民党最高首长蒋介石于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大礼堂举行会议，决定撤销复兴社等党内各派系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决定对1935年5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年9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即党务、特务部，陈立夫任部长，戴笠、徐恩曾分任该部的组长）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八一三事变中，日军以坦克为先导，越过苏州河

蒋介石规定，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军统局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这样，中统局局长由CC系大头目、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军统局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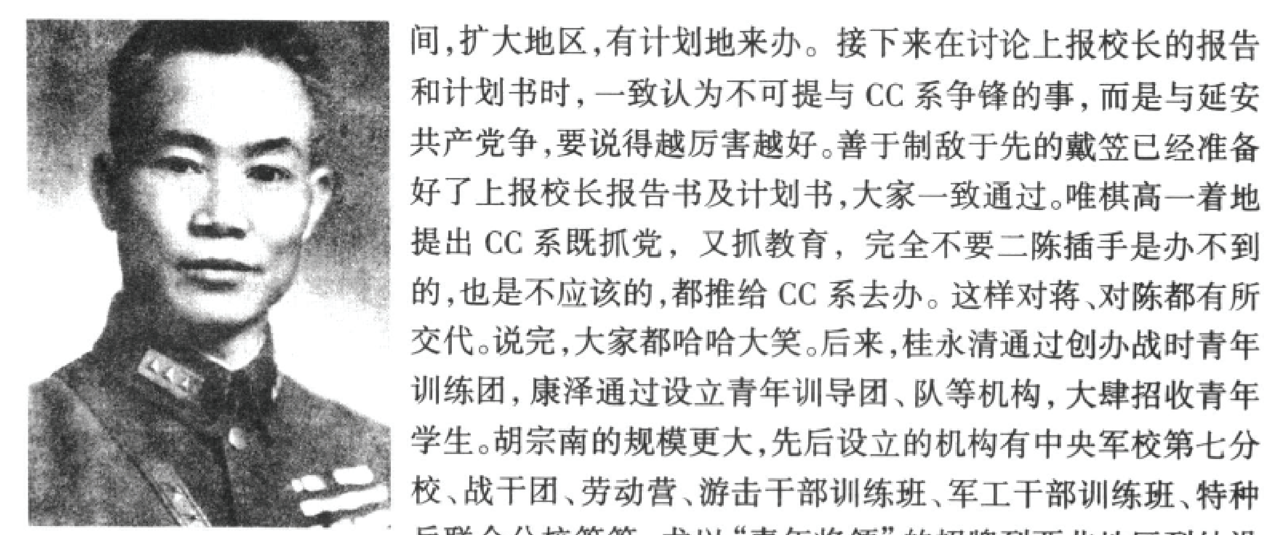
军统局局长编级为中将，副局长编级为少将。5月份，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8月初，戴笠正式就任少将副局长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先对此人端详一番，然后便按此人各单上

的情况略问数语，如年龄、籍贯、学历之类，并在那份名单上注下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便对全体人员做一番训示，要旨仍是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做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介石于此连说了几个“好！好！”召见仪式便算结束。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两统互相火并，以至两败俱伤，影响抗战和对中共的斗争。于是，蒋为了使两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平，特对戴笠、徐恩曾面谕，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做进一步分开，强调中统仍然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继续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蒋具体规定，中统越界在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中发展的线索的内线移交给军统，军统在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亦移交给中统，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却连这些表面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执行军事第一的方针，正是发展军统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确按分工去做，岂不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手脚，因此，从武昌珞珈山会议结束到成立中、军统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没有真正按中、军统的分工去做过。特别是当时在围绕流亡学生的争夺上，以戴笠为首的一批原复兴社终于发动了一场对CC系的凌厉进攻。

当时抗战初起，大批流亡学生、失业青年逃往大后方。这时，曾在淞沪抗战后担任前方办事处长、负责收容任务的负责人触景生情，认为如果能把这批青年学生召集起来，赋以战时短期训练，以后投入抗战对付共产党，岂不是大功一件。于是，拟定一份报告，派人送汉口面呈戴笠。戴笠接到报告极为重视。学生不啻是“团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此，文强写了一份建议书，训练问题本归CC系处理，但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大权从CC系手中硬抢过来，戴一方面电召文强到汉口述职，进行深入讨论，一方面与胡宗南、康泽、桂永清等原复兴社高干交换意见，共谋良策。

1938年4月，文强到达汉口。参加了原复兴社高干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戴笠主持，并说在座的都是同学，都是复兴社同志，要对校长负责保密。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CC系、共产党争取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所谓为国储才是百年大计，等等。接着由文强介绍了他写建议书的动因和动机，并说：“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不抓到手，必为延安所争取，也许被CC系所掌握。”文强讲完后，胡宗南首先发言，表示同意文强的看法和建议，并提出“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准备请校长批准后交我们来办，否则是办不好的”。胡宗南的结论性意见，得到康泽、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一定要争取时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指挥官陈诚

间，扩大地区，有计划地来办。接下来在讨论上报校长的报告和计划书时，一致认为不可提与CC系争锋的事，而是与延安共产党争，要说得越厉害越好。善于制敌于先的戴笠已经准备好了上报校长报告书及计划书，大家一致通过。唯棋高一着地提出CC系既抓党，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陈插手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都推给CC系去办。这样对蒋、对陈都有所交代。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后来，桂永清通过创办战时青年训练团，康泽通过设立青年训导团、队等机构，大肆招收青年学生。胡宗南的规模更大，先后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游击干部训练班、军工干部训练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将领"的招牌到西北地区到处设关建卡，拦截青年学生受训，扩充自己的势力。戴笠则通过大办特训班来贯彻他的意图。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受训的青年学生有成千上万，其确切数字，连军统人事处也没有彻底搞清过。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为两统之间的斗争做了无谓的牺牲。

由于戴笠等人的抢先一步，既有蒋的批示，又有专设机构、专款专人来办，使CC系在这个问题上大为被动。CC系头子陈立夫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大发雷霆。1938年5月30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宴请中央社会部的重要干部。陈立夫在宴席上就忍不住大发牢骚说："现在各机关都派人组织民众，大发命令，权限不清，系统不明。如果说时弊，这就是时弊中的最大者！"陈立夫最后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当前重大问题，曾提出计划，不但无法付诸实施，连拿出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至今还在档案柜里睡大觉。"由此可见，戴笠等人的这一手，确是戳到了CC系的痛处。

戴笠联合黄埔系的中坚力量，确是与CC系打了一场漂亮的进攻战。但说到底，戴笠对康泽、桂永清等人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发现黄埔系内部有机可乘，他也是毫不客气的。1938年，康泽受到陈诚和CC系的前后夹攻，处境维艰。戴笠见此也趁火打劫，就向蒋保荐郑介民的广东海南同乡、当时与戴笠关系尚好的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以康泽兼职过多为借口，升任黄代总队长，把康赶走。康不肯罢休，伺机又重新打回去再任总队长，把黄赶走，戴见无望，方才罢休。

CC系老是被动挨打，当然并不甘心。他们了解到争夺青年学生的计划和行动，戴笠是始作俑者，加之复兴社表面上撤销后，CC系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以戴笠为首的军统身上，更与戴势同水火，立意要伺机报复。CC系特务经多方调查，掌握到进步色彩很浓的"东北救亡总会"暗中受到戴笠的指导和经费接济，决定借此发难，给戴笠一点"脸色"。

首先由负责监视"东总"的CC系特务齐世英、韩韬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

“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然后再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种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再由陈立夫将这个密报转呈蒋介石。蒋得报大怒，立批“严办”二字，并严厉申斥戴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中央党部事件”，限令戴笠立即查实具报。

戴笠是个心机极其缜密的人。他回到汉口办事处，对CC系的密报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看出了诸多疑问和破绽，如果“东总”要搞暴动，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又是签名、又是盖章、又是形成书面记录和计划的做法，似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虽如此，戴笠却不动声色，他要借此进一步把“东总”推到CC系的对立面，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5月15日，戴笠约见“东总”负责人之一王化一，一见面就用阴冷的语气说：“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年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因摸不着头脑，故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盛怒地抢白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对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把CC系交给蒋的密报卷宗交给王化一看。王略为翻阅之后，就很快认定这是伪造，并指出三点明显破绽：一是记录有全体委员的签字，目前在武汉的委员不足半数，况有的签字根本不像，而且签字和记录都出于一个人的笔迹；二是按例从来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盖章的；三是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暴动，劫杀委员长更是捏造。

戴笠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于是用挑拨的口吻对王化一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并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反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

王化一回到明月桥“东总”会址后，经过研究，先由在武汉的“东总”委员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并送给戴笠。戴笠立即从三个方面进行核证，一是请一位银行的印鉴专家对签字和印鉴加以核对，结论确是相差很多；二是再派特务了解未签名委员确是不在武汉；三是密令武汉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以防奸查户口为名，对齐世英和韩韬等人的办事处及寓所进行突击检查，果然查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

搜集了这几个方面的铁证，立即给蒋介石上了一份洋洋得意的签呈。蒋阅后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并把陈、徐大骂了一通。

一个月后，戴笠密派武汉警察局的军统特务方超也对“东总”进行了一番突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这才有所放心。事后，却派人向“东总”通风，说此举是CC系的报复行动。

戴笠虽然借“东总”狠狠敲了CC系一记闷棍，但心里尚不解恨。当时，他听到手下的特务密报，CC系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经常与何应钦、陈公博等人于深夜在租界的咖啡馆等处吃喝玩乐。戴笠当即在夜深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查访，果然数次碰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于是，再次把这些情况密报给蒋介石。蒋得报后向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又撤职查办一批特务，算是按职论罪各得其所。唯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的改组派大将，故网开一面，未予查究。

中、军统成立后，特工力量迅速膨胀，情报数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深感军政事务繁重，难以对中、军统送来的情报一一详阅，因此考虑在侍从室内增设一名情报参谋，帮助他对各个特务系统送来的情报进行综合、校核、整理、分析工作，以提高对情报的利用质量，并减轻他的工作负荷。并有意考虑从CC系特务或军统中选调。毛人凤从蒋身边的亲信人员中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绝不能让CC系抢走，当即建议戴笠抢先一步向蒋推荐军统老特务唐纵出任这一职务。

唐纵是1936年春夏间从德国奉调回国的。蒋起初拟由他负责新兵补充事宜。唐纵因特工活动步步风险，一着不慎，即招满身祸事，本意也不想再回特务处工作。但戴笠坚主唐纵回特务处，几乎是“三顾茅庐”，上门动员唐纵归队，并多次向蒋请求。蒋也考虑唐纵从德国学习了先进的特工经验和技术，让他去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也好，于是仍派唐纵回特务处。唐于此只好硬着头皮“归队”，初任特务处书记长，后调任武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戴笠赶在陈立夫的前头为唐纵抢到这个要职，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与CC系斗争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CC系也确为此懊恼了一段时期。但是一段时期之后，CC系和戴笠都发现唐纵尽量在两统之间摆平，并没有公然袒护军统，有时甚至能在蒋面前切中要害的批评军统的工作，CC系这才放心。戴笠这才发觉中了唐纵的韬晦之计，选错了人。但这时唐纵已受蒋的极端信任，被提升为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戴无可奈何，深悔当初过于草率，没有缜密考虑。虽如此，戴笠在表面上仍然极力拉拢唐纵，以数量取得在CC系特务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但是，唐纵毕竟出自黄埔军校和军统组织，在感情上与中统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军统的争宠中，唐也往往站得靠军统近些，不自觉地帮军统谋一些好处。比如：中、军统同样的情报送到唐纵手里，常按例把军统的先送上去，然后再送中统的。久而久之，蒋形成一个印象，中统的工作总比军统滞后一步，工作效率不如军统高。这就使中统吃了不少暗亏，戴笠得到的好处当然也是不必说的。

毛人凤认识唐纵，是在他刚来特务处，任浙江警校秘书的时候。那时，唐纵刚从德国学习回来，戴笠特邀他去给学生们演讲。

唐纵给毛人凤的初步印象是很好的，讲话很有水平，尤其演讲的内容既新鲜，又生动有趣，能够满足不少人的好奇心。他讲的具体内容是德国的特务们如何效忠他们元首希特勒的情况，这些，对毛人凤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他说，德国所以能称霸世界，这和他们的团结心和忠心是分不开的，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生命安全，都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为了防止敌人谋杀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事先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特务们都以此为荣。在战场上，特务们随时准备以自己的肉身替希特勒挡子弹。

这一次，唐纵还介绍了德国特务网罗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助手，从四面八方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当时，最使毛人凤感兴趣的是德国盖世太保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的事。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

这些，不仅毛人凤感兴趣，连戴笠都激动不已。那些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听了这些珍闻之后，无不被其吸引，如获至宝。

戴笠坐在毛人凤身边，边听边不住地点头，每当唐纵说完一段话的时候，戴笠便上台做补充讲话。比如听到唐纵说德国特务如何为希特勒去死，他就要求在座的人向德国特务学习，忠于蒋介石；比如听到外国的先进技术，他就要求学生们努力学习，制造出同样水平的侦缉工具来。

二　军统内耗，毛氏身处险境

特务处扩大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之后，按习惯，戴笠该提升为局长，那么，下面就得设个副局长。这副局长也就非郑介民莫属了。

但郑介民是黄埔二期学生，又留过俄，资历、学历以及军人中的人事关系都比戴笠优越，使戴笠感到内心不安，但又不敢公然压制，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颇为微妙的，这一次趁改组的机会，戴笠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来一个以退为进的手法，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自己资历不够，能力差，不孚众望，请求让侍从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组兼任，自己任副局长。戴笠的提议使蒋介石非常高兴，尤其联想到中统局长徐恩曾，毫不谦让地当局长，对比之下，更增加了对戴笠的信任，对徐恩曾则产生了成见。结果，戴笠一箭双雕，达到了两个政治目的；一是增强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二是压低郑介民。

郑介民，海南岛文昌县人，生于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原名庭炳，别号耀全，

投考黄埔军校时才改名介民，到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叫杰夫。

在军统内，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戴笠是不相上下的，只是使用方法不同而已。蒋介石除了长时间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处工作，还给了他一个军令部二厅中将副厅长的职位。

由于戴笠只是副局长，所以对原是副处长的郑介民的安排蒋介石感到很为难。几经考虑，戴笠向蒋介石提议，决定在军统内部设立主任秘书一职，由郑介民担任。

命令下达后，果然郑介民很不高兴，骂骂咧咧，不愿屈居做戴笠这位六期晚辈的幕僚长，但又不好抗拒，只好采取软抗的办法，老是说自己抽不出时间，长期不去军统局办公，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笠也不解郑介民的心理，也不好勉强他。弄得在军统特务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有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都不知道有这个人。

戴笠感到长期这样下去不好，不但郑介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不好交代，尤其是内勤工作还得有人领导。这时候，戴笠决定在主任秘书下面设一代理主任秘书的职位。

但是，在具体选谁时，戴笠确颇费了一番苦心。目下，适合的人选有：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

戴笠转而又想到：这个代理主任秘书的职位实际上行使的权力就是主任秘书，仅次于戴笠本人，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绝不能落在外人手里，此时，戴笠想到了一个最佳的人选。

戴笠把毛人凤召到秘室里。为了使气氛庄重和富有神秘色彩，戴笠仿照了唐纵转述的法西斯首领希特勒的做法，有意把秘室弄得很黑，没有光线，隔音相当严密。

进去后，把门关上，就像到了与世隔绝的地狱里。

地狱里传来戴笠鬼魅般的声音："毛人凤，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声音不是很大，但因为是隔音很好的密室里，毛人凤感到很刺耳。因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心里多少有点紧张，答道："我不知道。"

戴笠道："你想当官吗?"

毛人凤在黑暗中眨巴着眼，慢慢适应，答道："人凤今生今世只想追随雨农兄，愿上刀山赴火海，并不曾有任何非分之想。"

戴笠道："为什么?"

毛人凤道："我是你叫来的，这军统也是你一手创下来的天下，没有你，就没有我毛人凤在军统的位置。我的荣耻和兴衰，都依附在你的身上，其余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虚幻。"

戴笠听着心底果真涌起了一种希特勒似的雄伟感，他觉得毛人凤就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和信徒。

戴笠动情地说："很好，我很相信你。从现在起，我给你一项相当重要而且艰巨的任务——担任代理主任秘书，行使郑介民该行使的一切权力！"

毛人凤吃了一惊，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咬咬嘴唇有痛感觉，知道不是在梦中，然后不安地说："恐怕，恐怕人凤难以胜任如此要职。"

戴笠听后问道："为什么？"

毛人凤道："我初来乍到，根基太浅，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工作创始的'十人团'的成员，只是半路出家，一向在搞秘书工作。"

毛人凤停了片刻，恳切地说："雨农兄，我说的是真话，请你务必考虑清楚，我对军统工作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实难胜任如此重任。"

戴笠冷笑道："照你这般说来，这个代理主任秘书职务就不必设置了？"

毛人凤忙道："人凤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位置肯定要设置，但除了人凤之外，还大有人选。"

戴笠道："呵，原来你在玩让贤的游戏，先道来我听听谁可胜任，看看合不合适。"

毛人凤道："军统里人材济济，无论资历还是能力，可以胜任此职的有：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就算请毛宗亮出任，也轮不到我毛人凤。"

戴笠道："还挺谦虚的。"

毛人凤以为戴笠同意了他的观点，站起来告退。

戴笠在黑暗中仍然举起一只手来制止道："慢着，还有话没说完。"

毛人凤只好坐回原处，他看到戴笠的一对眼珠子在漆黑里闪烁幽光，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等着听戴笠把话说完。

戴笠道："你知道军统这份家业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吗？"

毛人凤道："人凤知道，是雨农兄冒着生命危险，一枪一刀杀出来的。"

戴笠补充道："这一刀一枪还不完全贴切，准确地，军统所以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有一具具尸体为我们做铺垫。这些尸体我们难以用数字计算，如果把我们的血收集起来，可以染红一条长江。"

戴笠动情地说："这样一份来之不易的家当，我能安心交给唐纵让湖南人坐获渔利？我能安心交给张严佛这个不算军统的外人？人凤呀，我很伤心，你认真想想，毛宗亮这样一个阿斗可以镇得住这几万名杀人恶魔？"

毛人凤吓了一跳，心想："我可以镇住这几万名杀人恶魔吗？"

戴笠继续对毛人凤道："我想来想去，在我们江山人中，只有你才有能力担此重任。你不要推辞，我自有办法让你坐稳这个位置。你勤劳、稳健、人际关系处理得体，



驻扎上海外围的十九路军出发援沪

最主要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人凤，在这紧要关头，如果你不帮我，还有谁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不知为什么，毛人凤鼻子一酸，泪水流了出来，道：“雨农兄，人凤都知道了，谢、谢……谢谢对我的信任……”

戴笠走过来，摸着了毛人凤的手，紧紧握住：“有时候我常常责备自己，好端端把你从一个很安全的县城里叫出来，干这行充满危险的工作，真的，人凤，是我对不起你们这些江山兄弟，跟着我枪里、刀里，连做梦都是跟死人打交道！”

毛人凤道：“雨农，不要再说这些，我会越听越难过。千言万语都没法说清什么。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怎样担任好这个职务。”

戴笠拍着毛人凤的肩，道：“对你来说，这工作一点不难，我对你始终是充满信心的。你只须照你过去的作风去工作。放轻松点。”

毛人凤道：“说是不难，可实际去做就会碰上许多问题。比如说，很多人都比我资格老，他们心理上会不会有情绪？”

戴笠道：“我们要做什么，先不要管别人怎么想，而且也不会有人去多想，因为秘书室在编制上和其他机关一样，与各处平行。微妙就微妙在由郑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无形中就将成为内勤各处室的领导单位，因为各处室的文件都要在这里汇总。等大家明白过来后，你的位置已经生根，谁也动摇不得。”

戴笠道：“我们出来闯天下，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军统局，若这样，说明江山戴笠也太没出息了。现在我兼任了很多职位，为的就是替将来打基础，等必要的时候，这份家当还得托付你管理。”戴笠在黑暗中伸了一个懒腰，然后捶着腰背道：“现在有你我就放心了，可以轻松轻松。这样吧，以后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你可以做主批核，不必要送给我看了。这样做一来减轻我的负担，二呢，你可以得到锻炼，你也得学学怎么做主了。至于郑介民那里，表面尊重他就行了，特务处扩大成军统局我自愿做副局长，为的就是架他，给你机会。”

还在激动之中的毛人凤，戴笠后面那一句话，又一次拨动了心弦，戴笠在前面披荆斩棘，杀开一道路，而他毛人凤只需走现成的路，做现成的官……这机遇之恩

终生难忘,眼一热,泪又流了出来。

听到毛人凤的抽泣声,戴笠又拍拍他的肩,道:“你呀,就是容易动感情,要干大事业,这样很不好,这几天我有点事要出去几天,家里的事就托给你了。”

毛人凤抹干眼泪,想问戴笠出去多久,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改口道:“放心走好了,我会尽力。”

有人在敲门。戴笠道:“真是没规没矩,连秘室的门都敢敲!”

开了门秘室登时被光线照得通体透亮,戴笠火得举起拳欲打人,却见一个娇滴滴的女人直奔戴笠的怀里。

毛人凤想谁在军统内吃了豹子胆,敢敲戴笠秘室的门,开了门,进来一个女人才知道是余淑恒。毛人凤松了一口气。

余淑恒是戴笠新的情妇。戴笠好色,对于玩女人一向采用“嚼槟榔”的方式,不过,这回对余淑恒却不大一样。余淑恒是中央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不但英语说得十分流利,而且人极机灵漂亮,被戴笠送到军统外训班学习。外训班毕业不久,戴笠的原配夫人毛秀丛刚刚在上海病逝。毛秀丛得的是子宫癌。1938年才发现。当时戴笠突然良心发现,想自己这些年风流成性,心目中没有一刻有过妻子,为了表示歉意,亲自安排毛秀丛去上海治疗。毛氏死了以后,戴笠又令儿子戴藏宜从江山来上海治丧,之后又葬毛氏于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

原配死了,余淑恒与戴笠的关系发展很快。对余,戴笠几乎到了迷得忘了一切的地步,甚至在军统用化名时,都用“余化龙”,余家的乘龙快婿之意,他为了娶余淑恒为妻,决定送她去美国留学“镀金”。

余淑恒此时敲秘室门,原因是已购了机票要戴笠送她去香港上飞机。

戴笠见是余淑恒,转怒为喜,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在余淑恒脸上捏了一把,道:“就要离开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说着手不安分地伸了过来。

余淑恒回过头看见毛人凤,娇道:“嗯,不嘛。”

毛人凤要离开,戴笠叫住道:“我就要走了,你任代主任秘书的事我会马上通知各处,要大家支持你的工作,另外,这两天万一有重要事情,可以去请示郑介民。”毛人凤知道,到了非离开不可的时候。

毛人凤从秘室走出来,外面一道眩目的阳光刺得他不敢睁眼,适应了好一阵,再次睁眼,只见天地一片明媚,世界在他的面前展现出一片大好前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又重重地吐纳出。从文溪小学立下志向,这中间,他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弯曲和低谷,只有今天,他才有了走出黑暗的壮丽感。

毛人凤没有太大的野心和企望,他觉得这辈子若能真正接过戴笠的家当就算是完成了最大的夙愿。

他激动、得意,回想过往的经历,觉得人生和打牌是息息相通的,必要时要忍、

等……

毛人凤是"沙蟹"高手。沙蟹的成败得失全压在对方那张没有露面的底牌上。那张不露面的底牌可以决定毛人凤的整个牌局，因为它可以使牌局达到无穷大，也可以使牌局小到没有价值。毛人凤打沙蟹的手法一向是忍、等，最后才狠！

毛人凤忍和等的时代可说过去了，亦可以说还没有过去，这种时候更需要忍，否则，太过于急躁，一着不慎会满盘皆输。

戴笠在局本部会议宣布撤销书记长，增设代理主任秘书，由毛人凤出任。军统特务们对此没有感到意外，都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戴笠开完会就陪余淑恒去了香港，初上任的毛人凤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才发现自己原是依附戴笠才能生存下去的配角。

毛人凤的办公室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的小楼房里。这是一间不足八个平方的小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其规格和档次比一般处长的办公室还要差很多，他整天守在这里，批阅数以百计的公文。

命令公布的第一天，总务处长沈醉来拍马屁提出让他换一间宽敞一点的房子、光线好一点的。毛人凤和蔼地笑笑道："我怎么敢跟老同志比？在这里我是晚辈。"

如果用"沙蟹"做比喻，在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把握，他埋下的这张底牌还万万不能露底的，哪怕在戴笠面前都保密，赌博场上无父子，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毛人凤就告诫自己：忍，还是忍……不能急躁，不能锋芒毕露，最佳的表现方法是藏而不露，要保持这种心态坚持到最后。

如今毛人凤的沙蟹对象就是郑介民。

兵书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要击败对方，首先得了解对方。从目前的情况看，毛人凤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郑介民的对手——甚至，他根本还没想到毛人凤会是对手，正因为如此，也许才更有赢的希望，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从表面看，郑介民并不在乎这个"主任秘书"的职位，有时还把它当作是一种耻辱，觉得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屈居戴笠之下，最起码也是很不光彩的，因而，在很多场合，他都以"二厅副厅长"的身份为招牌。

毛人凤为了表现谦卑，戴笠离开后，他并不擅自做主，对一般问题也请郑介民批示，他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表示对他的尊敬。

上任的第一天，毛人凤从文件里挑出几件比较重要的，装入一个卷宗袋里。从椅子上站起，伸一会儿懒腰，疲倦就这样消失了。毛人凤提了文件，准备去拜见他的顶头上司郑介民。

郑介民的家离局本部有一段路，毛人凤刚出门又折了回来，他觉得这样做不妥，一来冒昧打搅不礼貌，二来万一不在家等于白跑一趟。

毛人凤给郑介民家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小姐:“请问找谁呀?”

毛人凤听出接电话的是郑介民的女佣,道:“找你们老爷。”

毛人凤听到了女佣在请示主人是接还是不接,一会儿,女佣回问道:“请问先生是谁呀,找我家老爷有什么事?”

毛人凤道:“我是毛人凤,有些重要情报需要向你们老爷汇报。”

那边大声道:“呵,原来你是毛人凤先生——”停顿片刻可能在等主人的反应,然后说:“真不凑巧,我家老爷刚出去。”

那边的电话挂下一阵之后,毛人凤还拿着话筒愣着。

很显然,是郑介民不愿意见,这等于给他一个下马威。如果关系不搞好,以后一旦出了点差错被他抓住,再去蒋介石面前参一本,那自己就彻底完蛋了。

毛人凤越来越觉得问题严重,情不自禁长吁短叹起来。没想他这一声长叹被窗外路过的人听到,问道:“毛秘书为何事忧愁?”话声未落,人已先入。

来者是总务处长沈醉,毛人凤见沈醉窥听了他的心事,也并不隐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然后忧郁地说:“现在工作才开始他就这种态度,以后若长此下去那还了得?”说着不停地大摇其头。

沈醉见毛人凤如此这般,一阵哈哈大笑,笑毛人凤太过于敏感小心了,然后正色道:“不过,你若非要见郑介民不可的话,我倒是有一计。”

毛人凤闻说有计策,忙附过耳朵,沈醉如此如此地说了几句,毛人凤听罢,脸上的愁云顿消。

沈醉哼着小调离去,毛人凤又给郑介民家挂了个电话,仍然是那位女佣接了。

这一回毛人凤改变了口气,捏着嗓门道:“请问柯淑芬女士在吗?”

女佣的话刚传过去,那边的柯淑芬一听有人找她,毛人凤在电话里老远就听到柯淑芬忙乱地来接,一路不停地说:“我在,我在!”

毛人凤道:“你好,郑太太,我是毛人凤,郑主任的部下。”

柯淑芬道:“我知道,我知道,找我有什么事?”

毛人凤道:“是这样的,现在戴老板不在,局里有一些东西需要处理,我想找郑主任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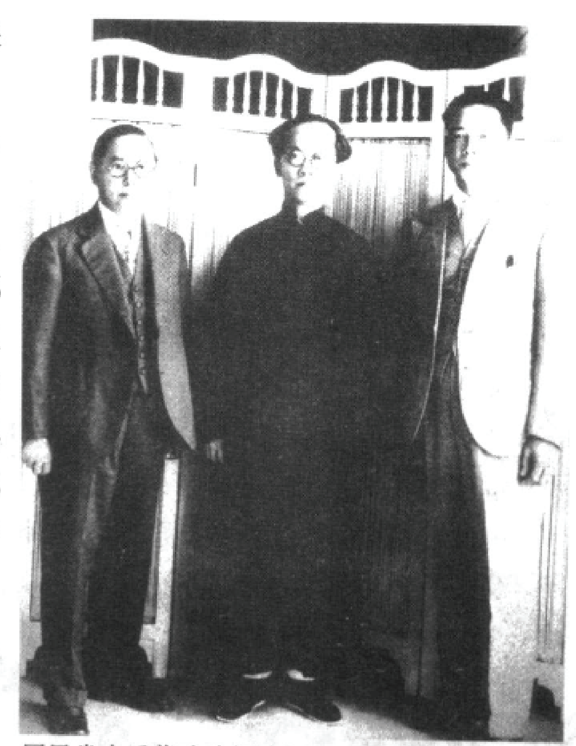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左一)检阅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

柯淑芬道："嗬！太好了，行行，你过来吧，我等着你。耀全也在！"

毛人凤放下电话，搓着手，自言道："没想到沈醉这一招还真管用！"

关于柯淑芬，毛人凤早已耳有所闻，知道她原是一位桂系阵亡将领的女儿，郑介民策反桂系时由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介绍认识的。在策反工作中，柯淑芬还帮过郑介民不少忙。毛人凤还听到一些谣传，说柯淑芬非常泼辣，郑介民很怕她，郑介民有时从外面回来，柯淑芬要检查是否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还听人说，柯淑芬在丈夫面前很凶，可待外人特别热情，尤其对她有好处的，她更是亲热得了不得。



国民党内反蒋政治领袖胡汉民（中）、孙科（左）、汪精卫(右)

至于郑介民，由于他很少来上班，毛人凤对他了解比较少，只能从沈醉、毛宗亮的嘴里知道一点点。说他是一个谨慎而又爱说话的人。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之前他是不随便说出来的，但一旦做出了成绩，就爱向人夸耀。毛人凤知道的有如下几件事：

上海"一·二八"战争之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郑介民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与郑介民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郑介民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郑介民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

队发回的电报无法翻译出去，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的面称赞郑有"制敌先机"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做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做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争刚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才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一同赶到古北口。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那么一回事。



陈济棠、李宗仁就职宣誓情形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织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3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水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人难为他。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腾杰等一行七人，以军事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

的组织。他们先后到过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做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做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如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亲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要求晋谒希特勒，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特勒对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更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以曾见到过这俩"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做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原任陈济棠的第1集团军第1军军长。两广事变时，发表拥蒋通电，迫使陈下野

1933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

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 1936 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航队司令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 3、4 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斥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 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刑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学生。

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十二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以后，又以四十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四十余人叛陈投蒋。

7 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并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

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申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恰在特务处改成了军统局后，戴笠担心权力落到郑手中，自愿当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而蒋介石又不想让郑介民离开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于是，戴笠灵机一动，让郑当了主任秘书。

毛人凤来到郑介民的家门口站住了，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见他的上司。

"哟，你就是毛人凤吧，请，快请进来！"

一个脆脆的女人声音把毛人凤叫醒过来，接着，女人迎出门，上下打量毛人凤："不错，不错，果然是一位英俊小伙子！"

毛人凤望着这位珠光宝气的妖冶女人，估计她可能就是柯淑芬，张开厚厚的嘴唇道："你，你就是郑太太吧？"

柯淑芬手一扬，装成很不高兴的样子，道："什么郑太郑太的，以后叫我柯姐或者芬姐好了！"

毛人凤随口道："芬姐好！"

柯淑芬高兴了，笑道："哎，这才像话。快进屋，快进屋。"朝屋里喊道："介民，快出来，人凤来了！"

毛人凤随柯淑芬进了客厅，郑介民正扣着裤扣，道："不好意思，我去了趟厕所。"

毛人凤讷讷道："哪里哪里。"说着，在柯淑芬指定的椅子上坐下来。

柯淑芬背着毛人凤，用手顶着郑介民鼻子道："你呀，懒人屎尿多，一点礼貌都没有。小红，给客人倒杯茶！"

毛人凤接过茶，因太热，仍然放回茶几。

郑介民大大咧咧地坐在毛人凤身边，道："随便，随便，没什么拘束的。"

毛人凤此刻正在想，以前他只是一位小秘书，和郑介民之间相差很远的距离，因此了解不多，接触也受到限制。

郑介民是一位很善谈的人，为了打破紧张气氛，等柯淑芬去内房以后，才道："你来找我，如果是为工作的事，你先打消这主意，我向你坦白，军统局的事，我没空管，如果是来随便聊聊，表示欢迎。"

毛人凤搓手，道："我是来找你聊天的。"

柯淑芬从屋里走出来，插嘴道："聊天最好，什么上班也是工作，下班也是工作，讨厌死了。"

柯淑芬插完嘴，好像忘了什么又去了内房，郑介民小声道："有女人在真烦，谈话都不方便，喂，最近几天你在忙什么？"

毛人凤道："忙工作，什么文件，档案——"

郑介民摆着手，打断他的话："你别一本正经，我是说，你最近跟一些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

毛人凤这下明白了，笑道："啃啃，我么？很少近女色。"

郑介民摊开手努努嘴道："这，这多没趣！"

毛人凤道："有什么办法？没钱嘛，想也是白想。"

郑介民点点头，觉得毛人凤的话很实在，道："会慢慢好起来的，等有了钱，女人有的是。"

毛人凤见郑介民喜欢说女人，于是小声问道："老兄最近艳遇不少吧？"

郑介民脸一变，伸出两个指头："嘘——"

毛人凤这才看到柯淑芬拿了一盘水果出来，放在毛人凤身边，对郑介民道："刚才你鬼鬼祟祟说些什么？是不是说玩女人的事？"

毛人凤以为刚才的谈话被柯淑芬听到了，吓得吐了吐舌头。

郑介民道："哪里，我在跟毛人凤谈我写的书，呵呀，淑芬，我正在说呢，请你帮我拿一套来，我要送给毛秘书呢。"

柯淑芬摆动着屁股去了，望着她的背影，郑介民苦笑道："女人就是爱吃醋。"

毛人凤道："介民兄在女人方面应该是专家吧？"

郑介民摆摆手道："我不行，小学水平，雨农兄才是大学毕业。"

毛人凤道："怎样才算是大学毕业呢？"

郑介民道："能称得上大学毕业的，他说——"

"说你个头！"

郑介民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柯淑芬已怒气冲冲地站在两个人面前。

郑介民正要向毛人凤转述戴笠的艳情故事，被柯淑芬打断了，原来忘了把钥匙交给老婆。郑介民写的书，被当成宝贝，好好地锁在柜子里，一般不许佣人随便拿，每当有新客人登门，他都要亲自或由老婆取出来，签上名，送一套。

柯淑芬寻不到钥匙，回来向郑介民要，又见两个人交头接耳，但又听不清楚，等走近来，才听清一句"他说"，便打断了郑介民。

柯淑芬拿了钥匙，从柜子里取出几本书，郑介民一一签上名，递给毛人凤。毛人凤装成很庄重的样子，认真接过先看书名，一共三本：《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游击战术之研究》。

毛人凤把书收拾好了,柯淑芬用手指顶住郑介民的额头,道:“你老实交代,刚才你在说哪位女人了?”

郑介民道:“在客人面前你总得留点面子吧!”

柯淑芬道:“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下什么?当初我一个黄花闺女嫁给你,给你生儿育女,给你……从一开始我就怀疑你不是好货,可我当初太年轻,不懂事……”

毛人凤本来想笑,但见柯淑芬一脸生气的样子,只好忍住了。道:“芬姐别生气,介民兄当真没有说什么,他在跟我说笑话。”

柯淑芬问道:“说什么笑话了?”

郑介民抢过话头道:“说一个男人怕老婆。”

毛人凤忙附和道:“是的,是的,说一个男人很怕老婆,可又死要面子,一天老婆用扁担追打,男人没处躲,钻进了床底下,老婆命令他出来,男人说——”

郑介民说:“我刚说到这里你就来了。”

柯淑芬这才不生气,并对故事产生了兴趣,问道:“这男人怎么说了?”

郑介民说:“这男人在床底下对老婆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柯淑芬也笑了,顺势坐在郑介民怀里,道:“这女人才出息呢,养这样的女儿才算没白养。”

毛人凤附和道:“那是的,那是的。”

柯淑芬转口道:“不过男人也需要娶这样的老婆,不然会管不住。男人是最容易坏的,像冬天的水果一样,只要破了点皮,没几天就全坏了。”说着,从茶几上选了一个苹果给毛人凤。

柯淑芬道:“就说介民罢,若不是娶了我,没准早坏得不像样子了,和我结婚以前他就不知和多少女人好过,哼,男人都是坏东西!”

郑介民道:“不要这样说嘛,我一向是很正派的,我不知跟你起了多少誓,这辈子除了你之外,若是和别的女人睡过觉,我不得好死!”

柯淑芬道:“呸,不能让你死,你死了以后这一大堆孩子谁养?你想的好事,想害我!”说着,柯淑芬用手撕扯着郑介民的嘴。郑介民偏着头躲避。

毛人凤劝道:“好了,好了,不要争了。”

柯淑芬见毛人凤说话了,想尽快拉一个同情者,鼻子一酸,流泪道:“毛秘书,你不知道,他在遵义陆大的时候,别人常常回家,就他放得下心,把我们娘儿扔在家里不管,当时我就猜他在那里玩花样,反正我也不是好欺侮的,也把孩子扔在家里,偷偷跑了去躲在附近,准备天黑以后捉奸。可那里晚上警卫很严,怕当奸细打死,只好从正门进去,你说,这能证明他正派吗?”

郑介民道:“可我写了那么多稿你是看见了的。”

柯淑芬道:"这我知道,你又不是公猪,一次也要不了多少时间。"转过脸对毛人凤:"毛秘书,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家多难。为了弄清他的底细,和他睡了几个晚上,我就假装回去了,等他去上课,我又折回来偷偷溜进他房里,睡在床底下,床底下很潮,虽然垫了几床棉絮还是不舒服,而且晚上我又不能动,怕知道了淫妇不来。身上给虱子咬得难受都不敢搔,这种苦谁吃得了?"

郑介民道:"谁要你那样了?自讨苦吃!"

柯淑芬道:"你这没良心的,我这是自讨苦吃吗?我是为了这个家,也为了你!"

郑介民道:"你在床底下睡了三天三夜,也没见有女人来嘛。"

毛人凤笑着对郑介民道:"芬姐搞特务工作搞到特务头子头上来了。"

郑介民自我解嘲道:"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每夜和我睡在一起,自然而然也学会了这一套。"

柯淑芬继续道:"没捉住奸不说还睡了几天床底,心里那个气呀,我恨不得,恨不得——"

郑介民接口道:"恨不能我有一个情人,然后让你捉住!"

三个人一齐笑起来。

笑够以后,郑介民道:"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当真归当真,如果说天底下只有一个好男人,那我就是这一个。"

郑介民挺起胸部,他的左胸挂着一大串勋章,取下其中一枚"积学勋章"来,认真把玩,爱不释手道:"我的兴趣都用在治学上,对女人没多大爱好。"

接下来,郑介民又大谈他的勋章,谈他策反桂系,谈他在苏俄留学,这些话柯淑芬早听得厌了,呵欠连连,没有半点趣。

柯淑芬起身,叫道:"小红,给客人添点开水,笨八婆,不叫就不知道!"

小红答应着,提了热水瓶过来给毛人凤加水。抬起头,毛人凤几乎叫出声:"你怎么在这里?"

小红一愣,恰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小红放下毛人凤,赶忙去接电话。

毛人凤傻愣愣地等重和小红说话,小红对他说:"毛先生,你的电话,戴先生打来的。"

毛人凤自言道:"戴先生不是去了香港吗?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毛人凤从郑介民家里出来,突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心想戴笠的电话来的不是时候,说实在的,第一次,他就被这对活宝夫妇逗乐了,本来还想留在那里和那位他早认识的"小红"说说话,可偏偏这时候戴笠的电话来了。

毛人凤没走多远,柯淑芬追了上来:"喂,毛秘书,有点小事我还想跟你谈谈。"

毛人凤停步。柯淑芬道:"是这样的,你不是打电话告诉我有东西要分么?我家老郑死要面子,就算是饿死也不愿开口,你就看着办好了。这回呢,主任秘书这个位

置他是好歹不想占的，是我拉下脸和他吵才算愿意占着这茅坑，今后的工作还是多担当些。好歹我们是一家人，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两家话。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看你看，老郑就那一点薪水，家里又是汽油费、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等的工资，算起来就是一大笔。钱哪里来？天上会掉下来的呀！"

毛人凤听柯淑芬如此说，便明白他的意思，道："芬姐尽管放心好了，我已跟沈醉说了。"

柯淑芬道："可昨天沈醉说现在有了代理主任秘书，这事还得由你做主，可不，我都求上门来了。"

毛人凤道："芬姐既然把我当弟弟，就该相信我，那些开销你列个单来，我全替你报了！"

柯淑芬高兴地拍着巴掌，道："这很好，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向柯姐开口。"

毛人凤想起了什么事，犹豫片刻，还是说了出来："你家那个小红在你家有多久了？"

柯淑芬一听毛人凤提到小红，先是一愣，然后拍着巴掌叫道："我明白了，好，小红还真是位不错的姑娘，这事包在我身上，不过到时你可得谢我的。"

柯淑芬说完，又一阵风似的走了。毛人凤望着她的背影，摇头苦笑。

毛人凤回到局本部戴笠的办公室里，却不见戴笠踪影，正欲寻找，贾金南提着一壶开水进来。

一会儿戴笠出来，舔着嘴唇，额上有汗，但并不疲倦。毛人凤在这方面很佩服戴笠，拿得起，放得下，有大家风范，从没有为玩女人走火入魔，误了正事，这一点，毛人凤没法做到。

当时毛人凤迎上去，道："雨农兄没有去香港？"

戴笠打着呵欠道："准备去，可是半途又被校长召回来了。"

毛人凤惊道："呵，有什么急事？"

戴笠道："还不是为代理主任秘书的事。"

毛人凤一听跟自己有关，认真起来："校长怎么说了？"

戴笠道："校长没说什么，倒是有人在校长面前参了一本，说你资历不够，难负此重任，说我私心重，在军统内搞江山小集团，说你为人太迂腐，难孚众望，说你……"

毛人凤脑子"嗡"地一声，牙齿咬得格格响，问道："这个在背后搞我的是谁？"

戴笠一字一顿说出名字来。

戴笠说出的名字就是郑介民，毛人凤听得，全身凉了，一种失败和绝望感涌上心头。

毛人凤知道，凭郑介民的身份和地位，要搞倒他是很随便的，但他很不甘心，很久很久才哽咽道："我真想不通，我和郑介民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整我？"

戴笠道："这就是政治斗争。"

毛人凤摇摇头道："我不懂什么叫政治斗争，只知道他郑介民来整我得不到什么好处。"

戴笠一阵好笑，笑够后正色道："没好处他搞你何用？告诉你，毛人凤，他搞垮你的目的是想让张继勋当代理主任秘书，你懂吗？"

毛人凤道："张继勋是谁？他有什么好处给郑介民？"

戴笠反问道："毛人凤是谁？他有什么好处给戴笠？"

毛人凤知道自己说了句蠢话，不再吭声了。

戴笠以为毛人凤不知道郑介民和张继勋的关系，道："张继勋是郑介民的同乡，像你和我一样，而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同学，两个人从小睡一张床，盖一床被。"

毛人凤认真地点点头，他全懂了，而且也理解了戴笠所说的"政治斗争"，问道："校长是什么态度？"

戴笠道："校长没态度，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不过，从他的口气里可以听得出来，他还是希望张继勋出任代理主任秘书，这样对我也是一种牵制。"

毛人凤又一次绝望了，好久，才说："就由他去罢，反正我也没丢什么。"

戴笠挥手道："不行，郑介民是冲我来的，我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会采取行动的。"

毛人凤心中又涌起希望道："雨农兄有何高招？"

戴笠道："先不要说这些，我这次本不想回局本部，可一想到就放心不下，还是让你知道为好，可以明白官场上的复杂，也算是上一堂教育课，我们本来很快就要上飞机，余淑恒也催着快去香港，说打个电话给你就行了，这种事是打不得电话的，万一有人走漏风声，所以非当面说不可。我一回来，就听沈醉说你去郑介民家里去了。"

毛人凤红脸道："对不起，我没有照你的吩咐办。"

戴笠道："你做得很对，以后你还要多去，尤其和他老婆或身边的人多接触，多了解一些情况。去的时候要做到不露声色，明明知道他在搞你，你还要装成对他非常好的样子，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城府，我回来就是告诉你这一点的。对了，你去了以后，他表现得怎么样？"

毛人凤道："一开始他不愿见我，后来是沈醉告诉我直接找他老婆才打通关节。"

戴笠道："见了面他的态度怎么样？"

毛人凤反问道："你是说谁，是郑介民还是柯淑芬？"

戴笠道："当然是两个人。"

毛人凤道："郑介民很客气，还送了我几本书。"说着，把掉在地上的三本书拾起来。"喏，就这些。"

戴笠撇撇嘴道："就知道到处吹嘘他的几本破书。柯淑芬怎么样？这女人很精的。"

毛人凤道："她很客气，还要我叫她芬姐呢！"

戴笠道："你被她灌迷糊了是不？"

毛人凤摇摇头，望着戴笠不吭声，戴笠也看了看毛人凤，然后才说："这女人很势利的，对什么样的人，会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八面玲珑，借风使舵。她对你客气，说明她不知道你的位置不稳的事。"

毛人凤恍然大悟，道："对了，我出门后她还追了上来，暗示我给她家里的佣人开工资用军统的名分。"

戴笠道："你明天再找个借口去一次，如果她对你冷淡，说明郑介民把内情已经跟她说了，如果仍像今天这样客气，等我回来以后你再告诉我，我再想办法让柯淑芬知道。"

戴笠补充道："一旦她知道老公有什么瞒着她，一定会闹个天昏地暗。"

毛人凤道："行，明天我再去一次。"

戴笠又道："在我没回来之前，他们是不敢随便动你的，你就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去了郑介民家，不管他客气还是冷淡，你都不要有所表示，郑介民这人我很了解，他很有涵养，绝对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这时休息室里的女人出来了。毛人凤以为是一位不认识的女人，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一眼，认出是余淑恒。

余淑恒轻移莲步，媚态百般地来到两人面前。毛人凤不敢正眼相看。

余淑恒用手勾住戴笠的脖子，嗲声道："雨农，你好烦，到今天还没有到香港。"

戴笠哄道："宝贝，这就走，不会耽误了。人凤，我们一起走罢。"

毛人凤突然记起了郑介民家的女佣，急忙中对戴笠说道："雨农兄，我见过向影心了。"

戴笠一愣："噢，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毛人凤避开戴笠的话，道："你怎么把她弄到郑介民家中当女佣？"

戴笠狐疑道："你在郑介民家中见了向影心？"

毛人凤道："是的，她在那里干些接电话、扫地、打开水之类的杂事，她怎么去干这些下人干的事？你以前不是说把她调到敌占区去了？"

戴笠突然哈哈大笑道："我记起来了，郑介民家中是有位和向影心长得一样的

女人,对了,叫什么小、小……"

毛人凤道:"叫小红。"

戴笠道:"对,就叫小红。粗看几乎一模一样,不过,细看的话,还是有区别的,这小红没有向影心那么——噢,对了,这位小红倒是别有一番情趣,如果弄到手,是蛮有味道的。"

说罢,两个人哈哈淫笑了一阵,然后,戴笠要毛人凤附过耳朵去,如此如此交代了一番。

毛人凤点点头不再追问。

戴笠道:"我给你说的千万别忘了,要沉得住气,不要随便表现出不满情绪。"

毛人凤答道:"你放心去罢!早去早回,注意安全。"

毛人凤出得门来,刚好和人撞个满怀。那人欲发怒大骂,见是毛人凤,忙转怒为喜道:"是毛先生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正找你呢。"

来人正是沈醉,毛人凤道:"看你急的,有什么事?"

沈醉道:"是这样的,刚才郑介民打来电话,你又不在,我就替你接了,他说你把一个卷宗袋忘在他家里了,要你过去领。"

毛人凤道:"我不是忘了,是交他批阅的。"

沈醉道:"他才懒得看呢。"

毛人凤道:"你也知道他的私事?"

沈醉笑道:"瞎猜而已。"

毛人凤回到自己办公室,一想到郑介民在背后搞他,气就不打一处出,把《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游击战术之研究》扔在地下,用脚踩,觉得还是不解恨,拾起来要撕烂。

毛人凤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不撕扯了。心下想:这不就是急躁么?如此下去我还有出息吗?

毛人凤弯腰捡起书,一一拭去封皮上的尘土,然后翻开《军事情报学》扉页,认真地读了一遍序言记在心里。准备去郑家时好拿来恭维。

其实郑介民不来电话,毛人凤最迟在明天也要去的,去的目的在好几个:一是取文件,二是根据戴笠的密授去郑家"那个"。

毛人凤去了郑家的时候,郑介民正和柯淑芬说笑,见来了毛人凤,柯淑芬张开嘴打一个呵欠说道:"困死了,你们男人忙你们男人的,我不打搅了。"

从柯淑芬的表情里,毛人凤已看出郑介民把内幕告诉她了,戴笠的话没有错,柯淑芬势利得像一条变色龙。

郑介民很有城府,见了毛人凤非常客气,让座,叫小红沏茶,拍毛人凤的肩称兄道弟。

毛人凤此刻想到：人原来是世界上最阴毒、丑恶的品种，一边想致人死地，一边还得装友好。

郑介民道："人凤兄去得急，文件都忘了拿了。"

毛人凤道："哪里哪里，我拿过来是请你批阅的，没想戴先生突然来电话，忘了交代。"

郑介民故装糊涂道："噢，雨农兄不是去了香港么？怎么还没走成？"

毛人凤神秘兮兮道："雨农兄是舍不得呢，余小姐这一离去不知要多少年才得相逢，所以……"

说着，毛人凤招手要郑介民把耳朵附过去，把刚才在局部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于是两人一齐挤眉弄眼乐了起来，郑介民更是夸张地前仰后合。

乐够后，郑介民见毛人凤并没有要走的意思，用手指头在身边的茶几上敲打。

毛人凤拿起小红给他沏的红茶抿了一口，又放下，用眼睛在她胸部和臀部处看来看去，小红被看得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郑介民见状，干咳一声，道："小红，还不进去，看里头太太有什么吩咐没有。"

小红应声迈着碎步离去，给毛人凤留下一个扭摆肥臀的记忆。毛人凤小声道："介民兄，你艳福不浅哇！"

郑介民咧嘴乐道："家里养了一头母虎，我怎敢偷吃羊羔？天不塌下来才怪呢！"

毛人凤道："介民兄此话差矣，此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完后又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她总不会是处女身罢。"

郑介民道："碍手碍脚的，连做事的地方都没有一个。"

毛人凤道："你这就说得更离谱了。但凡男女之事，你情我愿，碰在一起就可成事。"

郑介民道："这么说来，人凤兄还是高手呢！水平定不在雨农兄之下。"

毛人凤道："我这人一向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真要干起来我是不行的。人生在世，难得一乐，不干光说说也是一乐，介民兄以为如何？"

郑介民道："要说不干光说，我才真是这一类。做人也是辛苦，如果一天到晚谈工作、正事，定很乏味，只有说些荤话，调剂调剂，日子才有点色彩。"

两人正谈得开心，柯淑芬不知从哪里出来了，道："阿呀呀，介民，你有完没完，把人家毛秘书留在这里，人家可是有事情的。"

郑介民听得，涨红了脸，他明白这是老婆的逐客令，道："不好意思，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下次再叙。"

毛人凤对柯淑芬的势利行为已有了实在的感触，但也并不在意。记起戴笠给他出的主意，于是道："大事倒是没有，只有小事一件，还得求介民兄和芬姐成全。"

郑介民道："什么事？不妨说出来。"

毛人凤四处望望，小声问道："小红呢？"

郑介民道："你芬姐规定，凡有客人在厅里谈话，没有吩咐是不准随便进来的，你问她干嘛？"

毛人凤道："我求你的事也是为了她，我已三十好几的人了，仍是光棍一人。我见这位小红小姐有几分合我意，不知介民兄肯不肯割爱？"

郑介民面露难色，把眼睛偏向老婆，只见柯淑芬在向他挤眉弄眼。

郑介民从柯淑芬的神色里得到暗示，道："这个恐怕不妥，还望人凤兄弟另做打算。"

毛人凤问道："为什么？"

郑介民道："这小红早已有了意中人。"

毛人凤道："既然这样，芬姐刚才为何还做媒给我？我心里一直盼着呢，原来是一场空欢喜。"

这时柯淑芬扭动着屁股走了过来，道："啊呀，毛秘书真不好意思。我和你说的也是真心，送你回来后，我立马就和小红去说，没想她一听就哭了。我以为她嫌你，就把你的诸多优点谈了一大车。小红听了，以为我逼她嫁人，就说，若让她嫁给你，她立马去投井。我也没法，只好细问原因，没想她早有意中人。你道这人是谁？就是我们介民的同乡张继勋。啊呀呀，这张继勋有哪点好？他哪里比得过你？可感情的东西就是怪，小红喜欢的就是张继勋，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毛人凤的喉咙好像堵了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了。原来戴笠要他利用色相手段，勾引郑介民家里的佣人，然后窃取各种对自己有用的内幕秘密。想着柯淑芬已向他许诺，事情会很顺利，谁知中间生出这事来。

毛人凤意识到郑介民夫妻已巴不得他走，既然想办的事已落了空，只好告辞。

三　香港之行，戴笠被扣

毛人凤出了郑府，见小红提着一个小篮子匆匆忙忙去了菜市场，于是灵机一动，尾随过去。

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里，小红挑了拣，买了几样菜，然后边看边往回走。路过一家鞋帽专店，小红停了片刻，一咬牙，还是走了进去。毛人凤躲在邻店装着看东西，估计她可能想买鞋或头巾。

毛人凤发现小红让店小二拿出的并不是小姐用的东西，而是一顶男人用的毛线帽子。

小红把帽子摸了一遍，对样式、质量、做工都很满意，问了价，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零钱，一数，还是不够，然后恋恋不舍地走了。

毛人凤估计小红是给她家里什么人买的，在她离开后，向小二买了刚才那顶帽子，追赶小红。快要追上时，毛人凤又改变了主意，觉得如果这样直截了当给了她，效果不会很理想，何不采取一种委婉的办法，让她从间接接受！

他首先想到的间接办法，是把帽子丢在半路上让她拾到。不过，这办法只适宜于人迹罕至的山野，在这集镇上，人来人往，帽子还没丢下，人家已发现捡了去，反而白费表情。

正想着，一阵风儿吹过，小红的篮子里掉下几根菜来，她弯腰拾起，又担心后面还有，回过头来，正好和毛人凤的目光相遇……

毛人凤躲闪也来不及了，他不得不把帽子送过去，和蔼问道："是给你爹爹还是叔叔买的？"

小红低下了头，不答，脸上开始绯红。直至毛人凤把帽子往她怀里塞，她才紧张地推开道："不不，毛先生不要这样——"

见小红紧张的样子，毛人凤以为她害臊，道："放心好了，我不会有恶意，帽子你拿去好了，我知道你需要，就算我借给你好了，有钱时随时还我，好不？"

小红有点想拒绝又想接受的样子，这时，她紧张地四处张望，然后收起了帽子。

毛人凤有点奇怪，道："怎么这么紧张？"

小红道："毛先生有所不知，这里不便谈话，找个地方我再告诉你。"说罢用手指了指对面。

毛人凤顺小红手指方向，见对面是郑府屋宅，那里有来来往往的人。毛人凤会意，随她去了一家僻静的商店，然后装成买东西，两人谈了起来。

小红告诉毛人凤，说她家太太是顶势利的家伙，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她亲自送你了是不？"

毛人凤点点头。

小红道："她一回来就对我非常客气，我好生奇怪，又见她上上下下打量我，要和我做亲姐妹，你说她为的哪般？"

毛人凤摇摇头，望着小红。

小红道："后来她才告诉我，说你看上我了，要娶我做太太，说你如今是代



昔日"上海小姐"的选举，为不少少女编织了成名的美梦

理主任秘书，掌管着军统局的内勤，金银财宝不计其数都从你手里过。还说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嫁了你这辈子吃香喝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后又要我看在姐妹的分上，多吹吹枕边风，照顾她点。我这才明白她为何变的对待我好的原因。"

毛人凤"唔唔"地点头，表示他在认真听着。

小红又道："当时，我家老爷也在场，听太太这么说，就很不高兴，并想办法把我支开。我离开客厅以后，又来了个叫张继勋的男人。他们仨人去了内室鬼鬼祟祟地不知干什么。"

毛人凤想着这才是最关键的，追问道："后来呢？后来怎么了？那个张继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么？"

小红道："后来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张继勋我知道是我老爷的同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每次来都在我身上占便宜，占了便宜又从不给小费，而且他身上很臭，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毛人凤感到这小红说的话开始还对劲，到了后面愈来愈不像一位良家女子说的话。于是，便问她的身世。

问清楚，毛人凤才知道这位小红原是妓院里的，柯淑芬为了交结各类人物，特意从妓院收为佣人。

小红道："我两个是有缘分的，我已经有感觉了，毛先生什么时间给方便？"

毛人凤正欲具体回答，一个人行色匆匆走来，道："原来你在这里，找得我好苦。"

来人是沈醉，毛人凤见他急成那样，问道："有什么急事，用得着这样么？"

沈醉道："戴先生出事了，你说急不急？"

毛人凤心里一惊："什么？"

毛人凤听沈醉说戴笠出事了，心里一惊，问道："你说什么？戴先生不是已经飞去香港了么？"

沈醉抹了一把额上的汗，亦不多言，从兜里掏出一张刚刚译出的急电。

毛人凤接过，认得是军统局香港站发来的密电，道是戴老板被扣留，现在下落不明，情况十分火急！

毛人凤的头"嗡"地一下懵了。

一会儿，他醒过来，命令沈醉道："快，快通知校长，让他替我们拿主意。"

毛人凤欲走时，见小红痴痴怨怨地望着他，上前道："看来我俩的缘分还没到，下次吧。"说罢，俯身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走了。

对于毛人凤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份重要情报火速传给蒋介石，再由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直接与英国的香港总督交涉，才有一线救获的希望。否则的话，单凭他毛人凤的能耐，面对这一桩属于别国权限的麻烦事是无能为力的。

毛人凤虽然号称是全军统最能沉得住气的，但面对此事，却无论如何也沉不住气了。他在心里急道："早不出事，迟不出事，怎么偏偏这节骨眼上就出事！若早一点，不公布我任代主任秘书，我干脆眼不见为净；若再迟一点，他把前面的所有障碍扫清，也不存在郑介民对我张牙舞爪。现在，不知有多少对手在暗地里高兴。"

如毛人凤所料，得知戴笠在香港失踪的消息以后，国民党内幸灾乐祸的人不计其数，不要说朱家骅、徐恩曾、陈诚等人，就是郑介民就别提多高兴了。

当然，比郑介民更高兴的人还有，谁？张继勋！

张继勋听到这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又是打电话，又是亲自登门，与郑介民商讨"大事"。

柯淑芬当然也高兴，对张继勋更是关怀体贴备至，她说："阿勋，等你当了军统的家，什么汽车、金子、玉器、银洋之类可不要少了我那一份。"

张继勋拍着胸部道："没得说，我当家，就等于军统是郑府仓库，有什么，嫂子尽管拿去就是。"

柯淑芬又道："对了。如果抄家或搜捕，查到珍珠粉之类，也给我留点。"

张继勋知道柯淑芬吸毒，讨好道："嫂子说哪里话，别说留一点点，小弟若真管了军统局，珍珠粉的事我全包了，没有可以去买。"

柯淑芬笑道："不愧是自家人，有你这份心，这忙我帮定了！介民，你倒是吭气呀，这忙怎么帮呀？"

郑介民被推得不耐烦了，道："哪有你们这样办事的？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封官许愿。万一戴笠没有死怎么办？"

柯淑芬用手捂了郑介民的嘴道："不许你说这不吉利的话，戴笠得死，一定要死！就算不得死，我们要想办法叫他死，只有这样，军统局才是我们郑家的。"

郑介民此时心情也是很激动的，戴笠一死，军统就如张继勋所说的：成了郑府仓库。这些年来，在戴笠面前他够受气的了，一位堂堂二期黄埔生，要受一位六期入伍生的领导，这气也只有他郑介民受得住。

现在总算有了机会。淑芬说得对，就算他不死，也要叫他死，怎样才能叫他死？关键那份秘件，不要让他按时落到蒋介石手中，否则，他会设法营救。

三个人商量，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勾结唐纵，当毛人凤把秘件呈到他手中后，要他压住不往上呈，那么戴笠就死定了。

目前虽不能肯定戴笠的生死，但可以估计到，戴笠送余淑恒去美国时，皮箱里有大量的黄金美钞，肯定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这"有关方面"当然包括黑道和白道，据说，香港黑白不分家，白道即是黑道，黑道即是白道，戴笠绝对是落在这些人的手里。

郑介民立即给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打电话，目的是不要让毛人凤捷

足一步。

郑介民道:“喂,找六组唐组长。嗬,你就是,乃健兄,我是郑介民。”

那头道:“嗬,耀全兄,你好,有什么吩咐?”

郑介民道:“没有什么请示,是这样的,毛人凤拿了一份秘密文件来了,你见了没有?”

那头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着毛人凤的魂呢。文件是什么内容,你知不知道?”

郑介民道:“我不大清楚,只是听他身边的一些人向我打小报告,说文件很重要,一定要面呈委座。如果是这样,他可是不相信你这位侍从室长官了哟?”

唐纵道:“只要他有本事呈,由他面呈好了,我不会计较。”

郑介民又说了一番,但那句请你把那份密件扣下来的话始终未能说出口。唐纵的为人他很清楚,相当圆滑,不会轻易偏向哪一派,除非他相信哪一派有绝对的把握将另一派彻底打倒,他才愿意“识时务”。

郑介民放下电话,觉得有必要去唐纵那里一趟,有些话是非要当面说才能说得清楚的。

郑介民立即整装出门,柯淑芬也帮着他戴正勋章,抻衣,这是郑介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大凡出门,都要如此修饰一番。

话说唐纵放下电话后,毛人凤便神色匆匆地赶到蒋介石官邸。在侍从室里,唐纵接待了他。

唐纵因为才接郑介民电话,虽不知道电话的实际内容,但总算心中有底,所以也不急问。

倒是毛人凤反而沉不住气,坐立不安。

唐纵见状,问道:“人凤兄是否有什么难言之事?不妨向我明言,能帮忙时我一定会帮。”

毛人凤见唐纵已经言明,不拿出来又恐他误会,反弄巧成拙,不如照实说来,争取他的同情,加之,戴笠平时和他的关系还算密切,在这种关键时刻总不至于落井下石,因为唐、戴并无直接厉害冲突,不比郑介民,巴不得戴笠死,让军统局成为他的一统天下。

毛人凤道:“乃健兄不是外人,我也就不转弯抹角了,现在戴先生蒙难,有不少宿敌都巴不得他死,现在能挽救他的也唯有你了。”

唐纵惊讶道:“噢,有这种事吗?”

毛人凤把密电呈给唐纵,道:“请乃健兄一定尽快给委座,求委座快点出面搭救!”

唐纵看了一遍,记起刚才郑介民在电话里欲言又止,原来为的就是这事,一下

子心中全明白了。

唐纵此刻心中盘算开了,呈蒋介石还是暂时压下来,为此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唐纵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毛人凤一道讨论戴笠的现在处境,两人的分析和郑介民的一样,因带的黄金、美钞太多,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到底是落入白道还是黑道,现在还是未知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时间越拖得长,危险性越大,香港黑道十分了得,杀人越货如家常便饭。

说到最坏处,毛人凤不禁伤心道:"戴先生一向玩得潇洒,这回却栽在这位姓余的小妖精手下。"

唐纵道:"也难怪戴先生不认真,这余淑恒的媚态在军统内比向影心有过之而无不及。"



戴笠与蒋介石在一起

毛人凤一听唐纵提到向影心,追问道:"噢,你也知道向影心,她怎么个迷人法?"

唐纵道:"现在是非常时候,不要提这些事吧,等戴先生有了着落,我再和你谈向影心。"

毛人凤也不追问,心想就算向影心比寡妇阿桃强一百倍,戴先生不在时,他也没希望弄到手,反成为别人的口中食。说到底,没有戴笠,毛人凤在军统局狗屁不是!

两个人谈了一阵,郑介民也来了,郑介民一进门见了毛人凤,正想退,又觉得不妥,只得硬着头皮坐下不走。

郑介民的来意,毛人凤再清楚不过了,看来,现在谁能争取到唐纵,谁就稳操胜券。

三个人对戴笠的处境都了解,但都各怀鬼胎,毛人凤一心要救;郑介民一心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唐纵则座山观望,好借风使舵。

毛人凤、郑介民也知道唐纵的态度,彼此施展着各自的如簧口舌,劝唐纵加盟。毛、郑两人唇枪舌剑,谁也说不服谁。最后,郑介民抓住了毛人凤的破绽,道:"戴先生这一回是绝对牺牲了!"

唐纵这下摸着了该偏向哪一边的门道,倾身向前道:"何以见得?"

郑介民道:"香港的内情我最了解,白道就是黑道,黑道就是白道,黑白不分,警匪一家,无论戴先生落入警方还是黑道,都难逃一死,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戴先生怪只怪带的钱太多,就算是警方抓住了,也会故意让黑道掳去,把人杀了,然后平分赃物。"

郑介民停了片刻，看着唐纵道："乃健兄是知道的，南京沦陷时，我以为香港安全，把家中贵重物品和行李都存在那里，结果怎样，全给黑道弄走！好在我人不在香港，保得一条命，这正合了命相中的'破财消灾'。"

郑介民说的此事，毛人凤和唐纵都知道，因为每当郑介民自吹如何料事如神时，她老婆总拿出来揭他的底，并且捶他、推他，要他把东西还来。

显然，唐纵的天平开始趋向郑介民。毛人凤的额上，开始急出大颗大颗的汗来。

四 长跪不起，为毛人凤求官

话说戴笠的生死全系在唐纵身上之时，郑、毛斗争十分激烈，在郑介民拿起杀手锏断定戴笠不会生还之时，唐纵开始考虑把密报压下，做个顺水人情。

在这紧要关头，毛人凤心生一计，站起来道："唐先生休要偏信，我来之前又收到香港站密报，说戴先生已由总督请到总督府，戴先生的威名谁人不知？香港总督正等着委座回电，好隆重欢送戴先生出境！"

毛人凤此言一出，果然把二位镇住了。

转变得最快的还是郑介民，道："噢，有这等事？真是太高兴了，我正为戴先生的安危焦急呢。"

唐纵也道："吉人自有天相，戴先生说他是马脸命主富贵，准会没事的。"

事情进展很快，唐纵把密电火速呈给蒋介石，蒋大惊，立即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通电英国驻华大使，香港方面一得知他们所逮捕的人是有中国希姆莱之称的戴笠，吓得连忙放人，并一再向他道歉赔礼。

果如所料，戴笠偕余淑恒自重庆起飞抵达香港后，港方警察发现他们的手提箱里有大量黄金、美钞，疑为不正当之物，立即予以拘留。

从开始拘留到被毛人凤设法营救出来，总共是十二个小时。

戴笠从香港回来后，毛人凤去重庆机场迎接，一见面，毛人凤就抱着他痛哭起来，述戴笠在香港扣留，国内不少人幸灾乐祸，巴不得他死，尤其郑介民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激起了他的怒火。

戴笠没有去局本部，而是直接去了蒋介石处，见了面，就跪下来，不肯起来。

蒋介石被他弄得莫名其妙，不知其所以。

戴笠跪了一会儿，哭道："校长，我干不下去了，让我辞职吧！"

蒋介石慌了，遂问其故。

戴笠把郑介民的所作所为述了一遍，蒋介石不信，打电话问唐纵，唐纵只好照实说了。

蒋介石气得脸发青，嘴里不停地骂道："娘希匹，娘希匹，我的学生就知道勾心斗角。"

蒋介石又要戴笠起来，戴笠不依，说如果不答应他辞职就长跪不起。

蒋介石道："职还是不要辞的，军统局一帮人还是需要你去指挥的，起来，起来就是我的好学生。"

戴笠道："军统有我没我一个样，只是少不了郑介民，更少不了张继勋。我是愿意做你的好学生的，可这一回做不来。"

蒋介石听到这里，才明白了戴笠的意思，道："你这鬼猴精，原来是为这件事，不要这样嘛，郑介民提出来让张继勋任代主任秘书，我也没有同意嘛，起来，快起来，我马上打电话给郑介民臭骂一顿。"

戴笠道："还有一桩不答应我也不起来。"

蒋介石不耐烦道："什么事?有话就直说，有屁就照直放，休要婆婆妈妈。"

戴笠道："你写了让毛人凤任代主任秘书的手令我才肯起来，不然，这种事还会出现，他也不好开展工作。"

蒋介石听了，只得依允，写了手令，戴笠爬起来接过，满心欢喜地出了蒋府官邸。

外面的毛人凤接得蒋介石的任命手令，千斤大石从此落地，不胜欢喜，不提。

话说毛人凤回到局本部，便接二连三地接到柯淑芬打来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告，务请光临。

毛人凤已知柯淑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本欲拒绝，但一想到自己仍是"代主任秘书"，尤其郑介民还是蒋介石手下与戴笠并驾齐驱的大红人，得罪不起，也就义无返顾地奔赴郑府。

如毛人凤所料，这一次郑介民夫妇相当客气，一坐下，就由下人端来大堆水果、点心。毛人凤也全然不把前几天的事放在心上，毫无顾忌地和郑介民说话、谈笑。

尤其柯淑芬更是热情有加，"你芬姐""你芬姐"的叫得特甜，毛人凤也乐得接受这位很有能耐的姐姐。

毛人凤在客厅里和郑介民坐了好大一会儿，一直不见小红出来，四下里张望，心里好生纳闷。

柯淑芬会意，在厅里拍了三巴掌，那小红打扮得花枝招展，满身珠光宝气地从房里出来，装成羞答答的样子向毛人凤道个万福。

柯淑芬把小红上下打量一番，心里很是得意，对毛人凤道："这就叫有情终成好事，今天我叫你来，为的就是替你和小红搭桥，小红跟我说了，她对你非常中意。"说着，领了小红上楼。

郑介民见两位女人上了楼，对毛人凤解释道："这是我家的规矩，凡有看中小红的客人，都上二楼的客房，那里安静。"

毛人凤以前勾引小红的目的是想探问郑家秘密，现在蒋介石已下了手令，和张继勋没有竞争了，按道理，小红对他来说也失去了作用，但鬼使神差，他觉得今天很有必要见识见识这位和向影心长得相像的女人。

毛人凤在郑介民的指引下来到二楼客房，郑介民把门带上和柯淑芬下楼，客房里就剩下了毛人凤和小红两人。

毛人凤记起小红说过的"缘"，遂道："大概我们的缘已经到火候了。是吧？"

小红此时一反刚才的羞答，道："你这骚东西，上次你吊我胃口，这回我也还礼！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只说话，不许动手动脚！"

毛人凤问道："你接待客人都在这里？"



日军轰炸重庆，造成重庆防空隧道惨案

小红应道："嗯。怎么，你问这话有什么意思？"

毛人凤摇摇头，道："没意思，你接待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小红道："多呢，凡是对郑家有好处的，柯淑芬都让我接待。"

然而，还未待毛人凤造次，有人在下面大声叫起来。

毛人凤听出是沈醉的声音，很不情愿地爬起来对小红道："我去一去就来，宝贝，老实等着。"

毛人凤听到沈醉在楼下叫，估计可能是戴笠找他有事，下得楼来，正欲问时，一时警报大作，众人心里一紧，知道日机又来轰炸，一齐准备奔警察局防空洞。

楼上的小红听到了警报，顾不及穿戴好，一边提旗袍，一边大声叫着毛人凤不要丢下她不管。

在这危急关头，谁也管不上谁了，毛人凤和沈醉一阵狂跑，飞机在远处掠过，生下蛋来，接下来就是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毛人凤心一惊，对沈醉道："不知是哪一家又遭殃了。"

沈醉道："管他是谁家，这年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说不定哪天预报不准，日机飞临头顶生下一个蛋来刚好在我身边开花，那就一了百了，到时谁来同情我？"

两人奔跑着，后面的郑介民、柯淑芬跑得很吃力，倒是小红还行，追了上来，由于惊吓的缘故，一抓住了毛人凤的手就放出一路屁来，众人亦不笑。

三个人一路跑，总算进了防空洞。

刚进去，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外面警报还响得凶，也顾不上了，先钻进去再说，一会儿一大串人也拥了进来，赶鸭似的，让人生出无穷的感慨来，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体会得出生命的脆弱和做人的悲哀。

臭味是越来越浓了，由于人多，各种气味如口臭、狐臭、汗臭、屁臭交织在一起，好在大家已经受了长时间的锻炼，否则会闷死一大片。

这时候，有人在骂防空部队，毛人凤知道，每次日军空袭，军统局情报组掌握的时间和规模是相当准确的。可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射程太近，总是打不着敌机，敌机如入无人之境。

高射炮又响了，靠近洞口的人望着一枚枚在飞机下面开花的炮弹，开玩笑道："大家看哪，我们的防空部队又给日本人放礼炮喽！"

防空洞里人拥挤，毛人凤、沈醉、小红三个人几乎是身子紧挨身子。

一时，警报解除，防空洞里的人一窝蜂似的出来。

毛人凤、沈醉、小红夹在人群里，踏着被硝烟薰过的瓦砾。

小红从沈醉身边来到毛人凤前面，毛人凤这才有了感觉，回味小红身上的肉香味。

小红道："毛先生，你说过的，我俩的缘分已经到了的，和我回楼去吧。"

沈醉此时道："只怕你俩的缘分还得要一段时间，戴先生有急事找毛先生。"

毛人凤道："呵呀，我都差点忘了，戴先生到底找我有什么事，能否再等一会儿？"

沈醉道："戴先生等得不耐烦了，骂你东跑西溜。"

毛人凤无奈，只好告别小红，半路上，沈醉才告诉毛人凤，说向影心回来了，在戴笠那里吵着要见毛人凤。

毛人凤一拍大腿道："你怎不早说？"

沈醉道："当着小红的面，我能说另一个女人吗？"

毛人凤想想也是，不再多言，一路奔局本部来。

话说向影心和戴笠在胡府被胡逸民抓获后，胡便和向影心离了婚，向影心一时没了丈夫，只好又找戴笠，没想这戴笠对向影心没了兴趣。这时候，半路杀出个毛人凤，对向影心迷得欲生欲死，正好做个顺水人情，没想好事多磨，抗战爆发了，南京、上海沦陷了，戴



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视察被炸的重庆市区

笠根据蒋介石指示不许结婚的特务带家眷，更不许未婚的特务结婚，一心抗日，禁令一下，毛人凤和向影心的事就搁了下来。

恰在此时，殷汝耕当了汉奸，闹得很凶，戴笠不想再和向影心缠下去，派她去殷汝耕手下卧底。

因殷汝耕太宠爱向影心，一切事情都不避她。因此，向影心就有源源不断的情报传给戴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许多的日子过去，那殷汝耕因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蒋介石下令将其铲除。戴笠奉命，要向影心执行，要她见机下手。

向影心为了杀死殷汝耕，曾想了不少办法。

最后，向影心掌握了殷汝耕临睡时有吃一大碗面条的习惯，征得戴笠同意，决定在面里下毒。

那一天向影心同殷汝耕表示得非常亲密，还亲手给他做了一碗面。端放殷汝耕之前，乘机把毒药放了进去。此种药为无色无味之透明液体，放下去全然发觉不出来，就要大功告成之机，没想殷汝耕一动筷子，外面就有人叫。

向影心要殷吃了再会客，殷道："哪有这道理，吃面事小，怠慢人失礼事大。"说着就出门迎客去了，把个向影心恨得要死，更要命的是这位客人是位健谈专家，谈锋一浓，便不绝滔滔，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这种毒药有一不足之处，时间一长，就会变颜色，绿莹莹的。殷汝耕送客回来想吃冷面，一见颜色不对，又想着向影心今天表现有异，心里明白几分，立即找医生化验，果然有烈性毒剂。马上把向影心扣留起来。

好在向影心也是很有办法的女人，她态度非常沉着，说她没有下毒，是否哪位家人在碗里给人做了手脚，她就不敢保证。

在狡辩的同时，还哭哭啼啼，撒娇道："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和你同床共眠时日已久，什么心都掏了出来，想必是哪个杀头的看我们太恩爱，从中做梗，这倒也罢了，你居然也信，屈死我也，呜呜——"

如此这般，殷汝耕拿着没法，留了她一条命，关在牢里，从此不再见她。

戴笠得知向影心被囚禁后，设法救她出来。

向影心回来之后，就缠住戴笠，戴笠只好抬出毛人凤来，让她去和毛人凤好。

向影心也算是位久经沙场的女子，一向老于世故，知道戴笠不可靠，一门心思放在毛人凤这头。俩人进展很快，准备择过吉日，把喜事办了，免得日后夜长梦多。

五　密码之战，毛人凤大显神通

话说毛人凤和向影心在呢喃细语，商量着明天办喜事，没想戴笠从总统府回

来，说他们明天不能结婚。

毛人凤、向影心一惊，异口同声责问道："你不是答应我们马上成亲吗？"

戴笠避开这对恋人的目光，道："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同时也愿意成全你们，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内忧外患，再加上 CC 派的排挤，我希望两位正确对待，等向影心同志完成了最后一件重要任务，我一定替你们主婚，并送一件你们意想不到的礼物！"

毛人凤、向影心面面相觑，不得不暂时忍受分离之苦。

原来在毛人凤被沈醉叫下楼时，防空警报大作，整个重庆登时人心惶惶，上上下下乱作一团，蒋介石也不例外。

要命的是警报响时，由于性命关天，伟人的生命更是紧要，蒋介石不顾一切就往私人防空洞里躲，这还不算，又有胡靖安、唐纵等侍从室的人以肉身挡住门口。

飞机在重庆上空嗡嗡叫个不停，不时生下蛋来，爆炸之声震天动地，蒋介石吓得浑身发抖，担心着头顶突然也落下一枚，要了卿卿性命。

蒋介石此时在防空洞里叫道："防空部队，防空部队干什么去啦，娘希匹，防空部队全是一群废物！"

蒋介石骂完后，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响了，他这才抖得不厉害。警报解除后，蒋介石清醒过来，看着自己如此狼狈，从内心恨死了日本飞机。

蒋介石想起日机轰炸重庆如入无人之境，高射炮奈何它不得，马上打电话把戴笠、陈立夫叫来，问他们到底怎么搞的，日机怎会那么能干，每回飞得高高，不让高射炮打下一片翼毛来。

得到命令，戴笠丢下向影心，屁颠屁颠跑来蒋府。

戴笠行过礼随蒋介石入书房，没想，陈立夫也跟着进来，蒋介石心想这个时候同他们两人在一起说话，未免不大方便。于是吩咐戴笠道："你到客厅等一等，我叫你时再进来。"

戴笠窃以为蒋介石待他重于 CC 系，心暗喜，瞅一眼陈立夫，便到侍从室找胡靖安、唐纵等人谈天去了。

陈立夫见蒋介石先接见他，以为蒋介石看重他重于军统局，心中也在暗喜。三脚两步跨进房里，待蒋介石坐定，便说道："刚才飞机来了，委座是否受惊了？"

蒋介石反手一挥，道："你们中统局怎么搞的，日机天天骚扰，你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陈立夫搔搔头皮道："这个，这个……"

蒋介石道："这个你娘希匹，你给我听着，命令你手里的电台，好好注意日军方面的情报，掌握飞机行动计划的时间，再想出具体对付办法来！"

陈立夫唯唯诺诺，道："是，知道了。"

蒋介石问道:“还有什么没有?”

陈立夫道:“没有了,只是军统做得出格,民愤——”

蒋介石手一挥,道:“不要说了,我知道你们都在互相攻讦,我不要听,这次给你们两人下了同样的任务,谁完成得好谁就是我的好部下。”

“是的是的。”陈立夫告辞,退了出去。

蒋介石把戴笠叫进来,劈头就问他道:“你们军统局一干人是干什么吃的?日机天天在重庆上空骚扰,我都被搞得不能正常工作,难道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戴笠道:“他们好像知道我们高射炮的射程似的,每回飞得老高。还有,我们也常常收到一些密码。可就是破译不出来,天书似的……”

蒋介石不耐烦了,手一挥,道:“我不要听,只要你想办法把飞机赶走,我已把这任务给你和陈立夫了,刚才陈立夫又在我面前告你,我不要听,你们军统和中统,谁有能耐,谁就是我的得力助手,这回可以见高下。”



蒋介石与陈纳德

戴笠一听说陈立夫这小子又打他小报告了,恨得牙痒痒的,心里想着此仇不报非君子,永古千秋作骂名。

戴笠见蒋介石把事情交代清楚了,正想辞去,免得挨骂,蒋介石却说道:“回来!”接着面孔一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共产党、民主人士反对军统,痛骂军统,那是因为同我们是敌人;可是有些中央委员在背后,甚至在我面前痛骂你,难道这些中央委员也是共产党吗?陈立夫对你不满,或许你们干的事情差不多,可是于右任,他同你谈不上什么摩擦,可是这老头子到处在骂你,还在我面前骂你,把你们骂得狗血喷头,一文不值!”蒋介石道:“给我滚!还不小心!”

戴笠知道这是下台的暗号,忙道:“是是是”,倒退几步,转身飞也似的出去。

戴笠一路想着陈立夫、于右任这二箭之仇非报不可,怎么报呢?想着向影心这牌王牌,心里一喜,便定了下来,如此一番吩咐,向影心明白,领命去了,不提。

戴笠出来,接下来和毛人凤讨论蒋介石吩咐的重要任务——飞机的事。

对飞机的事,毛人凤比戴笠清楚,因为每次的电报是他处理的。毛人凤道:“我们1939年从俘虏的日本空军大石三信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的密码是由日文五十个字组成的,当时确实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了突破性的作用。可自从今年以来,日军的密码全变了,每次截获的密电无法破译,当然对飞机就没有办法哦。”

戴笠道:“你认为这难题有解决的希望吗?”

毛人凤想了想,道:“办法应该是有的,事在人为嘛。”

戴笠道："那你说个办法出来给我听听。"

毛人凤道："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派人打入日本间谍内部，然后再获取密码底本。"

戴笠道："这办法是不错，可要打入日本内部也实在太难了，两国相斗，都高度警惕。"

毛人凤道："第二个办法是买通其他国家的情报人员，让他们去活动，获取密码。"

戴笠想想，点头称是，认为这办法不错。

毛人凤道："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日机一开始轰炸重庆之时，飞机就飞得非常高，我怀疑，他们早掌握我们高射炮的射程，而这种机密属国家重要情报，不是相关的人掌握不准。"

戴笠道："你提出的这几点都非常重要，我们马上采取行动，抢在CC系前头，抢了这一功！"

戴笠依照毛人凤的计谋，花重金聘请了破译精英、闻名世界的破译巨星、美国密码之父亚德利。

亚德利和他的中国女友徐贞合作，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破译了"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结果和毛人凤估计几乎没有多少出入。

独臂大盗是日本间谍，掩护职位是川军高炮部队的一名军官，他虽是土匪出身，但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当了日本间谍后将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程1.2万英尺用日本新创的密码密告日本，日军轰炸机由此在1.2万英尺以上的高度航行，独来独往，狂轰滥炸，给重庆带来巨大灾难，连蒋介石都吓得屁滚尿流。截获的秘密电码，由于无法破译，故不好下手。

戴笠请来亚德利后，亚德利经过反复研译，终于发现独臂大盗作案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一次后不再重用。由此，亚德利得出结论，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本英文长篇小说，它的前一百页中必定有连续三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light、grain。

不过，要在烟波浩淼的书海里寻这本书着实是难事。在这种情况下，毛人凤探得独臂大盗有一女友，名徐贞。徐贞长得漂亮，对金发男子独有情钟，毛人凤建议亚德利以男色勾引徐贞，没想一计就成，两人一见面就打得火热。到了必要的时候，亚德利向徐贞摊牌，说明原委，徐贞出于爱国热忱，不避大险恶，慨然答应。

亚德利和徐贞设计到独臂大盗家中拜访，经过一番艰险丛生的周折，终于由徐贞从大盗的书房中找到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文版的长篇小说《大地》，打开一看，该书的第17、18、19页的第1个词里果然是亚德利分析推导的her、light、grain。

《大地》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围绕一位农民从一个普通农民发展成为一位地主的兴衰过程，由于赛珍珠随父母长期生活在中国，因而思想深沉，构思博大，向全世界描绘了一幅旧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由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亚德利回去后，当即设法找来一本《大地》英文本，连夜组织人苦干，终于全部破译了大盗的密码。密电码破译后，戴笠欲向蒋介石请功。就在这时，毛人凤提出还为时过早。

戴笠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毛人凤道："校长吩咐谁解决飞机轰炸的问题谁赢，又不是专指破译密码。"

戴笠道："对日本飞机难道你还有什么高明的办法？"

毛人凤道："当然有。"说着，走过去，对着戴笠耳语，把个戴笠说得眉飞色舞，头点得像啄米似的。

戴笠利用密码配合中国空军，设计了一个对付日机的妙计。

几天以来，军统局的所有电台高度警觉，密切注视独臂大盗发出的电讯。军统截收后经过破译，一会儿就译出了日机的起飞地点、飞行距离，然后通知重庆的中国战斗机群。接到通知的战斗机群躲在高空云层里，专等日机飞来，一齐开火。由于日机是轰炸机，根本无法抵抗，瞬间就击落三架，其余的灰溜溜地飞跑了，自此重庆的防空几乎再无问题。

第八章　荒淫无耻，拜倒荡妇裙下

向影心堪称“军统第一荡妇”，她依仗美貌艳色为军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毛人凤深知此女人克夫，婚后一定少不了给他戴“绿帽子”……可是他还是把这位荡妇迎进了洞房……究其因……

一　毛、向结合，各有所图

且说戴笠从蒋介石处得知陈立夫、于右任对军统不利，决计报复，想好的计谋仍然是让向影心再次出马，牺牲色相去陈立夫、陈果夫府里做内线。

此办法的先决条件是把二位中的其中一位钩上，再进一步争取到专房之宠，在陈家刺探中统密闻，再及时转告戴笠。

戴笠为了布置此项工作，可谓费尽苦心。他在重庆市里开了无数“派对”，请了无数次客，都是很巧地由军统出面做主人，想方设法让二位之一参加。

先是陈立夫，在重庆一位要员主办的“派对”里，向影心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舞池翩翩起舞，像一位华贵的公主，她那迷人的舞姿，那婀娜的身段，那媚丽顾盼的眼神，无不令男人们想入非非，为之倾倒，所有男人争相向她献殷勤。可向影心都不理睬，专门主动地邀请陈立夫上场“派对”。男人们见陈立夫独得芳心，一齐起哄，背地里骂向影心有毛病。

向影心勾住陈立夫的脖子，送他一个甜吻道：“我喜欢的就是你！”

陈立夫道：“容貌体格我都不如人，你为什么喜欢我？”

向影心道：“他们都是些花花心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货色，从来不懂得情为何物，对女人就像玩物一样，厌了就扔了。这些人，我不理他们！”

陈立夫很高兴，对向影心初步印象极好。

向影心又道：“据我观察，你才是位有情有义，懂得怜香惜玉的男人，跟了你，时时刻刻都有安全感。”

陈立夫浙江人，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教育部部长、社会部部长等职



陈果夫（1892－1951），浙江人，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他和胞弟陈立夫为国民党内CC系的首领，长期主持国民党的党务

就这样，每次派对，陈立夫在场上都见到向影心，一来二往，慢慢产生了感情，继而呢喃细语，阿哥阿妹的打得火热。

第一步成功后，向影心又向陈果夫发起了攻击。这陈果夫更不堪一击，没几招就拜倒在向影心的石榴裙下。

向影心不愧为勾搭天才，任凭二陈如何厉害，没多久就双双坠入了向影心的情网。

向影心好不得意，一天到晚和二陈绞在一起，和陈立夫在一起时就夸陈立夫如何男子汉，和陈果夫在一起大说陈果夫是世界上惟一令她为之献出一切的男人。这二陈彼此都把向影心当成自己的惟一，整天沾沾自喜，向影心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不料千百年道行毁于一旦，一幕假戏意外地拆穿了。

原来中统方面人员不少，遍及全国，其中亦不乏能人玩家。其中有位小白脸曾和向影心有过床头之欢，对向之为人了解甚多，尤其她与殷汝耕的故事更是令他闻之汗毛倒竖，知道她不是善类，赶紧收场，如今又见向影心专对二陈下功夫，不由大惊。为了邀功，把向影心的来头一五一十向二陈密报，陈立夫、陈果夫听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知道事关自家性命、事业前途，非同小可，马上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二陈方面斩断情丝，向影心方面见事已败露，也就看风使舵，不再纠缠。但从此后，二陈对戴笠、毛人凤这帮人怕了三分，不敢再明目张胆攻击。

从二陈的怀抱里出来，向影心仍无倦意，接着马不停蹄掉转枪口对准于右任。

这向影心自从和于右任接上头后，不用说，干柴碰烈火，一点就着，立刻打得火热。于右任和向影心在一起的时光，春日苦短，如白驹过隙。有道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忽一日美梦中惊醒，身边的小娇娘不翼而飞，把个于老头子急个茶饭不思，四外寻找而不得，正怅然之际，邮差送来一封“于院长亲启”的信，内容是说于老头子反对军统，骂军统中人不是东西，自己却爱上一位军统女干部，让女干部割走一绺胡子。以后对诽骂军统，免开尊口云云。

于右任这才照镜子，果如其说，弄得哭笑不得，知道中了一计。

数日之后戴笠碰上于右任，竟一本正经道：“院长先生，我们那位叫向影心的女同志，承您老对她很好，非常感谢，她手里取得两样东西，想留作长久纪念。”

于右任听罢，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答复，“唔”了一阵，脚底抹油，溜之跑也，从此以后，于右任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军统，好歹不说，保持中立。

以上便是戴笠把向影心招至秘室面受的“任务”。向影心胜利地完成任务后，回到局本部，坐在戴笠内室不走，非要戴笠立即为她和毛人凤主持婚礼不可。

此时，戴笠和毛人凤正在商议一件重大事情，出来见了向影心，戴笠道：“你们

亲热亲热，我不当电灯泡。"言罢，一扭屁股走了。

后面，向影心追了几步，又回头和毛人凤商量结婚事宜。说来也怪，经过一次次欲成未成的事实，毛人凤竟对结婚感到兴趣淡然，心想反正也就那么回事，不再幻想多多，联想多多。

和向影心呆了几分钟，彼此沉默不语，毛人凤本想说"缘分"这东西，可此时一走神就想着刚才在秘室里商量的事，脑和心都乱极了。

还是向影心先开口，道："人凤，你查个日期罢，这次绝不会节外生枝了，就是天塌下来非得我向影心去顶，我也得和你成亲以后再去，你不是说缘吗？这回我们的缘已经打了铁钉了。"

毛人凤望着向影心，欲言又止，一会儿还是鼓起勇气道："我想，我们的婚礼还是推迟几天吧！"

这回轮到向影心愕然了，惊问道："为什么？"

毛人凤垂下了眼皮。

说的是向影心奉命去和二陈、于右任周旋的日子里，由于汪精卫的间谍出卖，日机频繁轰炸，使军统局本部多处受到破坏，情报处和人事处房屋中弹，炸死五人，伤十五人，戴笠为此又是开追悼会，又是率领几百人送葬到歌乐山墓地。为了应付大轰炸，戴笠下令将局本部迁往乡下缫丝厂办公，情报处迁歌乐山下白公馆办公，组织疏散特务家属，就在毛人凤用计谋对付日机的这一天，警报一响，五千多人一窝蜂躲进大防空洞里。

这个防空洞毛人凤和沈醉、小红从郑介民家出来躲过一次，那才几百人，呆了不到十五分钟，就已经很困难，里面空气稀薄，严重缺氧。

这一次由于国军空军也参加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时间也长，众人在洞里抱着一个"宁要一具全尸，不愿粉骨碎身"的念头死死坚持。

慢慢，里面众人释放出来的废气渐渐浓烈，人们慢慢由难受到晕倒昏迷……

到警报解除时，五千多人竟全部窒息而死，这些人大多是重庆居民，其中也有特训班的二十多学生。

毛人凤和戴笠去了现场，只见洞口冒出一股浓烈的气味，这气味让人说不出所以然，远远地闻着就令人作呕，若谁敢进去，肯定是非死不可的。

毛人凤拿望远镜看了里面，发现五千多人全成了不能动弹的尸体，营救是失去意义的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一大堆尸体。

当时由于没有吹风设备，一时半时，是没法把尸体全部抢出来的。于是有人提议就地掩埋。就算就地掩埋，也得等到洞内的气味没了才能行动。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几千尸体在里面一旦腐烂，那样产生的恶臭就更不好闻了。两人正为此大伤脑筋，在秘室商议具体办法。

最后，毛人凤建议用水冲洗，水中含有大量的氧，可以补充氧气的不足，等废气冲刷完了后，再组织人马一具一具的往外拖，有家属的由家属认领，没有的由政府雇人就地掩埋。

戴笠同意了这个方案，马上行动，一出门却见向影心等在外面，吵闹着要结婚。

此时毛人凤一点欲望也没有，满脑子装着的是那五千具惨不忍睹的死尸，更主要的，向影心此时提出结婚，毛人凤觉得不太吉利，因此提出推迟婚期。

向影心趴在毛人凤身上道："不嘛，我要结婚嘛。"

毛人凤抚弄她的头发，道："等把这批尸体处理完毕我们再择个日子，好吗?"

向影心仰起头，道："为什么一定要把尸体弄了以后才办?"

毛人凤道："结婚是一生的好事，图个好兆头，你说，我们的大喜日子里脑子里却装一大堆尸体怎成?"

向影心道："你这是借口，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可是我心中就装着一个你，所有的男人全都在我心里死光了，我好寂寞，我好想要你。"

毛人凤道："我也是，我离开崇德以后，你是这世界上惟一令我动心的女人，巴不得立即就——可是，葬礼和婚礼……"

向影心道："没事的，我们的婚礼有那么多人用死亡来祝贺，我觉得很好。"

两人正说着，戴笠进来，向影心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马上拉戴笠帮腔。戴笠很理解她，从二陈、于右任处回来后，她的心极端空虚，男人们都如过眼云烟似的一个个从她心中消失了：胡逸民、殷汝耕、戴笠……如今，她只有死死抓住毛人凤，向影心常说，她知道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可这辈子又离不开男人，她认为如果没有男人和她在一起，她会发疯死掉。


1940年6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造成"防空壕大窒息惨案"，这是部分窒息致命者的遗体

这时候，戴笠觉得如果不速速推销给毛人凤，时间一长，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戴笠最怕的是向影心利用他们以前有过的关系死缠他再续香火。为了省去这麻烦，戴笠劝通了毛人凤，当天举行婚礼。

就这样，在戴笠的一手操办下，新房、家具、结婚床被等一应具有的东西在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就解决了。

还有结婚筵席，戴笠下令局本部的厨师们火速行动，最后是客人的问题，这更

好办，打几个电话，什么唐纵、郑介民、胡靖安之流一人夜就来到了局本部。

毛人凤于是懵懵懂懂地进了洞房当了新郎倌。

客人离去之后，一对红烛照着崭新的家具，毛人凤已经没有多少喜悦的感觉，人道是，洞房花烛夜，金榜及第时，这两件事是人生中最大的喜事，可他万没料到他的洞房花烛是在满脑子里飞舞五千具惨不忍睹的尸体的气氛里进行的，他知道这是一种心理反应，后悔不该用望远镜一具具认真细致地看，当时，他的心情是好奇，五千多个死人形状各异，有睁眼者，有张牙者，有吐出舌头者，更有全家死在一起的，母亲紧抱着儿子，父亲面带痛苦的表情……

毛人凤又想到寡妇阿桃、想到彭先生、想到崇德县刑场那一次砍下的五十多颗人头，一闭上眼，那一地的血引来的苍蝇在漫天飞舞。

毛人凤预感到结婚的日子既然和血腥连在一起，这一生肯定也和杀人、尸体打交道。转而他又想到：我干特务这一行，本身就是杀人的职业，如此一想，心才平静下来。

结婚了，两人想到的不再是纯粹的男女之欢，还有社会义务、彼此的承诺，向影心趴在毛人凤身上，有生以来，第一次躺在一个男人身上而没有性冲动，她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让丈夫在军统中巩固，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向影心道："从今往后，我的工作就是扶植你，让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然后，我也享受夫贵妻荣。"

毛人凤道："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妻子。"

向影心道："你的处境我很清楚，目前虽有点权力，全是托戴先生之福，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你要巩固自己的基础，新婚之夜，暂时我不想其他，就想听听你对今后的打算和计划。"

毛人凤道："今后的打算我觉得太远，太远的事往往无法预料和估计，我认为做好目前的一切就等于打好了基础，一旦机会来临，才不至于坐失良机。"

向影心道："很好，不愧为我的男人，说出的话水平就是不一样。我听你的，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毛人凤笑道："你呀，什么也不要干，只给我把好门就行了，不要闹太多笑话。"

向影心道："人凤，你不要这样说了，我听了好伤心，我跟你说了，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了，从今往后，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以前我都是做别人的偏室，男人只把我当玩具。现在，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太太，躺在你身边，我感到自己好崇高、好崇高，一点淫念都没有，不信你可以试试。"

毛人凤道："我相信你会替我争面子的，刚才只是开开玩笑，千万别往心里去。"

向影心道："夫妻之间什么样的玩笑都可以开，今后这样的玩笑千万开不得，你说，哪一个男人愿意戴绿帽子？"

毛人凤道:“下次不再说了,我起誓,苍天在上,下次我毛人凤如果——”

向影心捂住了毛人凤的嘴巴,道:“不许你乱起誓,你是我的丈夫,不管什么灾难我都不希望降到你头上。”

夫妻俩躺了一会儿,向影心用手顺毛人凤的胸部向下滑……向影心道:“人凤,你是怎么了,是不是对我不感兴趣?”

毛人凤坦率道:“我想着那些尸体,还想在崇德县看到的杀人场面,本来没什么,不过,在我们的大喜日子是不能——”

向影心打断他的话,道:“你真是心肠太软了,还没有我出息。军统局里天天是干杀人工作的,几个死人有什么大不了?我在西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深夜,在小巷里一位色狼把我抱住了,挣都挣不脱,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依了他。当他光着身子压下来时,我从屁股下抽出匕首往上一迎——啊呀,那血呀,杀猪似的,弄得我满肚子都是,回家以后,我洗了一块肥皂才洗完,那段时间干得多了杀人像杀猪似的,没一点恐惧,我记得最多的一天杀了六个人,在西北区只要对军统工作障碍的都得杀,心太善良了,是干不了大事的,你要慢慢适应,必要的时候亲手杀几个锻炼锻炼。”

向影心又开始和毛人凤谈工作和家务事。毛人凤告诉向影心,说他目前还没有什么根基,不能不表现得善良一些。在军统局做事,上上下下都要摆平,广结人缘,才有利于工作。

谈到广结人缘,向影心翻转身面对毛人凤道:“这方面的工作你一定要做好,而且还要做具体些;群众基础是很重要的,我支持你。你留心一下,看看局里谁有困难没有,这些年存得一点积蓄,必要时我全部拿出来,俗话说,欲捉鸡还得撒一把米。”

毛人凤想了想,觉得在钱物方面,军统局需要帮忙的很多,帮不过来,而且帮了这个会得罪另一个,费力不讨好。

向影心觉得也是个实际问题,又问:“那么,其他方面需要帮忙的人有吗?”

毛人凤道:“对了,这次闷死了这么多人,其中有训练班的学生二十多人,学生一向是戴先生的宝贝,他现在追查责任,一查就查到了军统局特检处处长刘番的责任最大,今天在密室里和我说,一定要以不爱护学生罪把他枪决。”

向影心听了,兴奋地拍着毛人凤的大腿道:“很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刘什么的救了。”

毛人凤补充道:“叫刘番。”

向影心道:“对,就是要救这个刘番,今后,他就是我们的人了!”

夫妻俩又谈了一番男女之事,当向影心再一次抚弄时,毛人凤已经心动。向影心喜不自禁。

毛人凤一会儿也进入角色,心中杂念全无,不巧,喉咙里涌起一口痰,爬起来,

天已大亮。

毛人凤吐了痰懊丧地就要起床，情意正浓的向影心挽留道："人凤，做完再走吧，我我……"

毛人凤和向影心的新婚之夜因闹洞房的离去得晚，两个人刚调出点感觉欲成龙凤之好，天已亮了。

向影心想留住丈夫完事后再出操，毛人凤不愿违反军统制度，吻别妻子："已经是夫妻了，来日方长，不在乎一朝一夕。"

像往常一样，毛人凤出了早操，点了卯，回家洗刷吃早饭，去局本部上班，处理文件，不值一提。

话说午休之前，郑介民打来电话要毛人凤去他家"打牌"。毛人凤当时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回答得很含糊，回到家里，才后悔没有拒绝，免得麻烦，他想到自己新婚燕尔，郑介民应当是能原谅的。



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

见丈夫愁眉不解的样子，向影心问其故，毛答之。向影心听罢劝道："郑介民叫你，你应该去，而且非去不可。他是你的顶头上司，没机会寻都要寻机会和他接近，何况他是亲自请你。"

毛人凤苦眉道："扔下你不管，心里过意不去，应该好好陪你才是。"

向影心道："我又不是小孩，知道怎么打发日子，男人有正经事我没有拖后腿的必要，快去吧，郑先生等急了，多带点钱，输点给他。"

毛人凤对老婆的识大体感激不尽，嘴里应允着去了郑府。

毛人凤一入门，柯淑芬就拉了他左看右瞧，毛人凤心里好生奇怪，不知她看什么，欲问，柯淑芬开口，道："怎么，不把夫人带来给芬姐瞧瞧?"

毛人凤这才明白她原来在看向影心来了没有，不待毛人凤回答，柯淑芬就骂开了，骂郑介民连小孩都不如，吩咐的事不会办。

柯淑芬七七八八骂了一通，毛人凤听完后才明白原来是柯淑芬请毛人凤夫妻来做客，沟通沟通"姐妹感情"，今后好有个"相互照应"。没想郑介民太大咧，以为毛人凤自己会把老婆带来。

柯淑芬指着郑介民的鼻子骂道："你才会这么不要脸吧，人家不开口请，你主动带老婆去。去，去给我把向妹妹请来。"

毛人凤劝道："芬姐，这回就免了吧，下次我一定带她登门拜访。"

柯淑芬道："不行，一定得现在请来，我还有礼物送她，一定要当面送!"

毛人凤见劝不住，只好由她去办，这时，小红提了开水来给毛人凤沏茶，毛人凤眼睛直勾勾地看她。

柯淑芬见状，击掌笑道："啊呀，我好蠢，我知道了，知道了。介民，你给我回来，不要去请向妹妹了！"

郑介民只好从外面返回，不满道："就你事多，一会儿要去请，一会儿又不要请，天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柯淑芬道："笨猪，老娘干出的事自有老娘的道理。"说着，和郑介民耳语。

郑介民听罢，恍然大悟，伸出拇指夸道："还是老婆这个！"

柯淑芬打了郑介民一捶，又拧了他一把耳朵，道："不许油嘴滑舌！"

郑介民学着戏文里的腔调道："小的遵命。"

郑介民在柯淑芬的驱使下，一会儿摆好了牌局，与毛人凤对面坐了，洗好牌，开始分牌。

坐在一边的柯淑芬忙乎开了，招手要小红过来，要她靠着毛人凤坐了，打手势令她做亲热动作。

小红会意，紧抱着毛人凤，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把手搭在他腰上，那柯淑芬则像大姐爱惜小妹似的用手替小红抻衣服、理头发、摸后脑勺上的蝴蝶结。

毛人凤此时已进入了角色，目不斜视，心不歪想，打牌就是打牌，不是别的，他也没有按老婆吩咐的故意输给郑介民。几圈下来，郑介民输了不少，输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用眼色讨老婆的指教。

柯淑芬是一位见钱眼开的货色，一分一毫都认真计较，她嘴一撇，骂开了老公，骂他糊涂，不懂得审时度势，有十足把握赢时心慈手软，不多压码！

这毛人凤打牌在军统局里打遍天下无敌手，凡和他交过手的结果只有两句话："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何谓宋子文、刘纪文？即"送几文"和"留几文"的谐音，意思是没有谁可以赢他的。

其实毛人凤打牌并无绝招，只掌握三个字：忍、等、狠。他狠起来是颇不留情的，哪怕你赢了他很多，一旦他只有一次机会，他可以让你把老底全部吐出来。

二　培植亲信，广结善缘

孙殿英原是一名小军阀，1933 年率部西渡宁夏，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得惨败，又被何应钦乘机免去本兼各职。山穷水尽，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休养。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得五百枝枪。接着从北平出发，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二千多人，编成了 4 个大队。

孙殿英还算是个懂得见机行事的角色，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成一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的招兵买马。否则，这二千来条

人枪，最多只算个"山大王"，难成"正果"。由此，他想到了戴笠，请戴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他的杀手锏就是从东陵慈禧墓里盗来的宝贝。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生在世有不少人都想留得一个名声在人世间，让子孙后代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在人间活过一场。关于出名之事，有时挖空心思处心积虑一辈子都是徒劳，有时歪打正着就那一锤子买卖名留千秋，这孙殿英正是这一类。如果不是盗慈禧墓，谁也不会留意他是什么乌龟王八蛋。

1937 年 8 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找到戴笠，呈出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笠赠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炸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口里掏出来的。当时用镪水把棺口的铁皮化开，再把棺材劈开，慈禧的尸体完好如初，肌肉富有弹性，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碧碧的寒光来，夜间的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果然如孙所述，不禁连连喝彩。



迷人的宋美龄

这夜明珠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

第二样宝贝是慈禧在墓中的枕头，名翡翠西瓜，戴笠喜欢不已，本想据为己有，又不敢贪恋，只好提议要给宋子文。在送去之前，戴笠拿到玉器店让工匠用上好的玉仿制一个一模一样的翡翠西瓜，这次毛人凤、向影心结婚，一个是同乡，一个是昔日情人，他忍痛把它让了出来，作为礼物。

回过头来说戴笠把其他一应大小宝物赠给政府的重臣们，孙殿英一一依了，只是孔祥熙夫妇看到宋兄妹得到的宝物之后，极为眼红，戴笠又电告孙殿英，孙只好选了两串朝服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

这次孙殿英向戴笠上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说他还有一把名贵的九龙宝剑，此剑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五尺，剑柄特长，上雕九条神态逼真的紫金龙，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绝对超过《水浒》中"杨志卖刀"的那把宝刀万倍。

此剑鞘是用名贵鲨鱼皮制成的，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下一照，一片光华夺目，灿烂无比，孙自说，得到此剑后，他曾请有关专家考证，才得知此剑乃清乾隆二十八年春，西域甘肃一个巨贾晋谒高宗皇帝所献的一件宝物。

当时，高宗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光华夺目，犹如万朵彤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谷人。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

云在龙殿中飘逸，满朝文武大臣无不击掌称奇。乾隆皇帝如此这般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此剑，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

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对龙泉剑爱不释手，朝夕相随，直至驾崩之日，还下遗诏欲将此剑陪葬，永不分离。

孙殿英神秘兮兮地附耳戴笠道：“此剑是我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到以后，一直深藏秘处，从不示人。因此此次亦未带来，待下次一定将此剑献上，请雨农兄转赠委员长或何部长。”

戴笠听罢，不禁怦然心动。

闲话少叙，单说向影心、毛人凤得到这颗仿制的翡翠西瓜后，喜不自禁，夫妻俩回到家一起把玩，玩了一阵，向影心正色道：“人凤，这东西我们不能贪恋，金银财宝都是身外物，因它也是为人服务，我想把它送给最需要的人。”

毛人凤吃一惊，道：“你要送给谁？谁值得我们如此去巴结？”

向影心笑而不答。

说的是毛人凤财色双收得胜离去之后，柯淑芬得知毛人凤并没有留下钱在小红手里时，登时火冒三丈，怒得脸上的肉一阵阵搐动，跑出来对郑介民吼道：“岂有此理，这毛人凤太不识好歹了。介民，你堂堂一位军令部中将副厅长，难道就扳不倒一位小小的公务员！”

郑介民见妻子发怒，知道她这回没占便宜，只是不做声，任柯淑芬推呀搡的。

柯淑芬见郑介民无动于衷，横性上来，干脆趴到他身上，用手捏肉、用指甲往里扣，叫呀闹的。

这下郑介民不能无动于衷了，气得站了起来，道：“你胡闹啥？还有完没完？”

柯淑芬道：“你不答应我就是没完！”说着，伸手过来又要抓郑介民的头发。

郑介民不得不认输，道：“好了好了，我答应你好不？你说怎样我就怎样好不？”

柯淑芬这才停下来，从郑介民身上下去，摸着丈夫脸上的指甲痕，撩起丈夫上衣检查身上的伤痕，心痛道：“痛不？”

郑介民不满地道：“你要心痛早就不拧了。”

柯淑芬偎过去道：“你呀，每回都是这样，我不用真功夫你就不会痛痛快快答应，我心里是很疼你的，谁愿把丈夫怎么样了？可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们，孩子一个个和你脱了皮似的，又不是别人野种，他们有吃有用也是你的孩子，说到底为的也是你。”

柯淑芬噼哩叭啦说了一大通，最后转到如何修理毛人凤的事上来。柯淑芬认

为，他现在不过是个代主任秘书，现在，翅膀未硬，对郑家就这样态度，如果到了将来掌了大权，那还有什么好处给你郑介民？不如啊！趁早把他剪除，免得留下后患，不就是有个后台叫戴笠么？没什么大不了，在政府里地位和你郑介民不相上下。

柯淑芬如此一番计议，最后指示郑介民留意一点，一旦抓了毛人凤的把柄，再打他个措手不及，到了那时，他戴笠也无可奈何，帮不了忙。

柯淑芬道："事在人为，没什么难的，只要有心。"

柯淑芬的话给小红在暗处听到了，不禁为毛人凤捏了一把汗，想道：宦海历来风云变幻，危机四伏，今天我总算耳闻目睹，这毛人凤无非贪一桌牌钱，便种下此等祸根，惜哉惜哉。

柯淑芬还欲进一步密谋，门外有人通报。

郑介民、柯淑芬抬眼看时，竟是毛人凤夫妇两个怀抱一只大西瓜进来。

柯淑芬心想这月份不该有西瓜的，他们在何处弄来？因好奇，接过一看，竟比真的西瓜重了很多。

向影心见柯淑芬不解，遂告诉她这是一枚"翡翠西瓜"，并把它的来龙去脉源源本本述了一遍。说完，向影心道："这是我和人凤的一点小意思，还望芬姐笑纳。"

喜从天降，柯淑芬先是假模假样客气一番，接着就拉着向影心妹呀妹的叫得甜丝丝。

毛人凤和柯淑芬闲唠，一会儿又转入正题，说的是军委会特检处处长刘番玩忽职守，对防空洞窒息惨案负有一定责任，但也不该枪毙，可戴笠非要枪毙不可。

毛人凤道："刘处长是黄埔一期生，在军统局里工作多年，做出过巨大贡献，枪毙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损失，人凤本欲搭救，可资历太浅，没有资格说话，不像介民兄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希望你去委座那里疏通疏通。"

在来郑府的路上，毛人凤夫妻就特别提到了刘番的事，两位分析，刘番既是黄埔一期学生，还是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一共才六百三十五人，其中湖南人就占了一百八十四。更有，湖南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的比例很大，像沈醉、文强等都是些一呼百应的人物，救了刘番，就等于争取了湖南人。

毛人凤和向影心从郑府离去，柯淑芬就怀抱翡翠西瓜亲了又亲，对郑介民说："我刚才和你商量的事不能算；毛人凤是个好人，今后在委员长面前要多多美言。"

毛人凤为了救刘番四处活动，又是找戴笠求情，又是找胡宗南、郑介民帮忙，刘番总算免了一死，毛人凤在暗地里如此活动，有两个人最为清楚：沈醉和戴笠。

沈醉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乡刘番，刘番感动得流泪；戴笠见毛人凤如此为一位同志求情，当面教训道："你呀，心肠也太软了，这样会影响前程的，今后不许这样！"

说的是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备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兵不听指挥，和军统局闹翻了脸开枪打死了人。

戴笠为了争个上风，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把几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部如何奸污民女，如何通匪谋私，如何在背地里骂蒋介石，骂宋美龄……

总计，这些材料一共有二万多字，命令文书科的科员郭子良连夜赶抄出来，明天一早就要。

郭子良是专职抄写员，写得一笔好字，速度亦很快，无奈字有二万，时间才一夜，这事就算书圣王羲之先生碰上了也无可奈何。

郭子良使出浑身解数，坚持到后半夜还有大堆，而身体已实在吃不消了，想去休息室躺片刻养养精神，没想头一歪，生物钟这东西是无可奈何的，竟一觉睡到太阳出来晒屁股，还在做着美梦，梦见和一位女人，没想这女人起了歹念，推他起来，用一条皮鞭抽他的身子，用男人的声音骂道："看你快活，看你快活！"

郭子良痛得从床上弹起，那位女人却变成了戴笠。

戴笠凶神恶煞般用一条鞭子边抽打郭子良边骂道："看你还快活，看你还快活。"

此时，郭子良其实已不想好事了，两只大腿紧夹着，抱头哭叫着求饶。

戴笠打得性起，竟拔出了手枪。

郭子良此时惊叫一声自知大祸临头。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的是戴笠一时兴起打死下属的事是常有的，今天郭子良刚好碰了火头上。

戴笠掏出手枪，正欲行凶，老远一个熟识的声音叫道："雨农兄且慢，听我说几句。"

戴笠循声望去，见是毛人凤，不悦道："你来干什么？"

毛人凤道："我来替郭先生求情。"

戴笠道："我正要处死他，你能替他去死吗？"

毛人凤道："你要处死他得说个理由出来，才能让同志们心服口服。"

戴笠道："我让他连夜赶写报告，这报告牵系到我们整个军统十几万同志的切身利益，如此重要的事，他竟然怠慢，大半个早晨还在床上呼呼大睡，你说这该不该杀？"

毛人凤道："既是这样，人凤不知，愿受罚。"说着，跪了下去，道："责任全在我，因不知责任如此重大，见他抄至后半夜，呵欠连连，实在支持不住怕抄的不好，我就要他回寝室睡去，等积足精神再抄。"

戴笠道："不管怎么说，我是饶不了他的，他应该知道事情的重要，不该去睡的。"

毛人凤道："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动物，睡眠来了是拒抗不了的，谁都一样。"

戴笠道："你对他不了解，他才鬼着呢，莫说一个夜晚，就是几个夜晚他都有办

法不睡。"

"说到底还是工作态度问题，该杀，该杀！"

毛人凤见戴笠拉枪栓，急了，跪抱着戴笠的腿道："雨农兄听我进一言，要杀就杀我，这才公平。第一，他是我下属，他完不成任务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是我要他去睡的，他不去睡就是违抗命令。现在既然犯了错误，全是我一手造成，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戴笠见状，只得把枪收起，对郭子良吼道："还不快滚！"

郭子良才获救了，喜出望外，谢了毛人凤飞也似的溜走。

郭子良才走后，戴笠扶起毛人凤，道："你呀你，太菩萨心肠了！"戴笠的口气里，包含了大有恨铁不成钢的责怪。

话说军统局里还有一位风骚女人，即侦缉大队的女特务杨吉昌。

杨吉昌是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生，分到侦缉大队后和大队长谈荣章打得火热。

这事给军统局党政情报处的副处长叶翔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亦想把杨吉昌勾到手里，并很快成功。

说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杨吉昌风流半生从未有过闪失，这一回就栽在叶翔之手里——由于她听信叶翔之花言巧语，以为真要娶她，竟有了喜。

杨吉昌怀孕后以为要做母亲了，好生欢喜，找了叶翔之，要叶安排她去外地生育。叶翔之闻之大惊，问道："这孩子是谁的？"

杨吉昌羞答答偎了过去，用手拍打叶翔之道："你的。"

叶翔之道："你骗鬼去，我不是傻瓜，骗我是骗不了的，你找谈荣章去！"

杨吉昌这才看清叶翔之面目，伤心落泪，然而悔之晚矣。

可这回杨吉昌没法潇洒了。

杨吉昌跪在叶翔之身边，叶翔之心肠铁石般硬，为让杨死了这条心，有意换了新女友在她面前示威。

杨吉昌无奈，只好找谈荣章。

谈荣章还算有点人情，原是准备娶杨的，没想中间杀出个叶翔之，夺了他口中肉。

谈荣章难为情道："我俩半年多没有在一起了，而你的孩子才怀了三个月，我谈某人虽不甚聪明但一般道理还是懂得，我总不能蠢到既戴绿帽子，又替人家养孩子的地步罢？"

谈荣章说着，痛苦地大摇其头，颇为难。

杨吉昌觉得谈荣章说得在理，一咬牙，决定去找人堕胎。

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战火纷飞，医疗很差，尤其对女人堕胎技术一塌糊涂。杨

吉昌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手术台上，被五六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堕了胎。

几天后，杨吉昌开始感觉腹痛，越痛越厉害，吃药无济于事，继而出血，先只是一小股小股的流，接着大出血，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就一命呜呼了。

杨吉昌是息烽特训班毕业生，有不少同乡、同学，这些人遍及军统的每一个部门。

他们得知杨吉昌的死因，怒发冲冠，立即联合起来，召开如何处置叶翔之、谈荣章的会议。

有人在会上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同学们，叶翔之、谈荣章这两个王八蛋如此嚣张，他们欺侮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特训班的同学！"

"同学们，如果我们不修理这两个王八蛋，就说明我们特训班都是草包，谁都可以欺侮，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的李吉昌、王吉昌、张吉昌！"

"同学们，叶翔之、谈荣章这两个人怎么处理？"

全场异口同声："打死他们！"

于是，众人开始讨论如何打死叶翔之、谈荣章的具体事宜和有关注意事项。

随之，又有人想到一个问题，道："打死不好，这违反军统纪律，我看这事还是联合告到老板那里去，老板绝对会枪毙这两个狗娘养的，万一不行时，我们再动手不迟。"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反正这次叶、谈两人是死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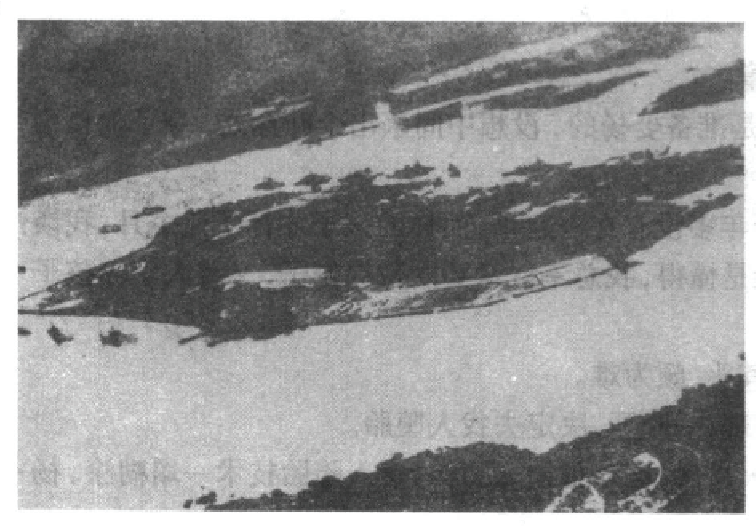
谁知有人为向叶翔之讨好，中途退场，把消息透露出去。

叶翔之闻到这消息立即脸色大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深知，戴老板对这种事是非常严厉的。

毛人凤闻之，亦大惊，说幸亏尚早，戴先生被蒋介石叫了去，一旦这事让他得知，说到这里毛人凤用手做了把手枪，往叶翔之身上一点，道："否则，你就这个了！"

叶翔之向毛人凤讨办法。毛人凤要他去把沈醉找来，道："沈醉是特训班的老师，你就说我有事找他，他一定会来。"

被袭之珍珠港



果然沈醉一听是毛先生有请，二话没说就来到毛人凤办公室。

对叶翔之和杨吉昌的事，沈醉早有所闻，既是毛人凤出面求情，便一口答应下来，按毛人凤的计划，先找了十多个为首的学生代表吃饭，以老师

的身份劝说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外扬之道理。

学生们对沈醉这位老师还是言听计从的，只好答应不扩大这件事，但提出要盛葬死者，由叶、谈俩人亲自送殡，还规定要他俩人每年得去杨的坟上祭扫。

叶翔之、谈荣章满口答应，这事总算摆平了，毛人凤于是又多了两个心腹。

三　鬼子偷袭，太平洋舰队覆没

话说自毛人凤用计破译了日本的“无限不重复式”书籍密码之后，对日本密电的侦收和破译工作如虎添翼，军统电讯业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工作人员达四千余人，电台达数百部之多，不但所有的外勤区、站、办事处等机构配备有电台，一些大城市还建立了支台。因此，效率大大提高，不管什么鬼见怕、魔见愁的密电都可以收到，可以破译。

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美国支持蒋介石，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段时间，毛人凤预感到日美之间必然关系紧张，剑拔弩张已指日可待，因而建议戴笠命令全体译电员、收电员全力以赴，密切注视日本方面的秘电。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毛人凤正在办公室处理各类机密文件，一阵皮鞋声，直奔机要室。

“报告！”

室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响亮的音色有点尖细并夹杂着亲切的乡音。毛人凤知道，这是译电组组长姜毅英来了，当即应道：“请进！”

姜毅英身材苗条，容貌亮丽，五官迷人，气质高雅，一走近就释放出一股幽幽香味……

姜毅英手里拿着一份电文，神色略显紧张，用江山土话道：“报告代主任秘书，今天破译出一份重要情报。”

毛人凤忙放下手中文件，转过身，问道：“是什么内容？”

姜毅英道：“电文称，11月26日早晨6点15分，日本特遣舰队有三十艘舰艇，包括六艘航空母舰，已经悄悄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正迎风冒雪朝珍珠港方向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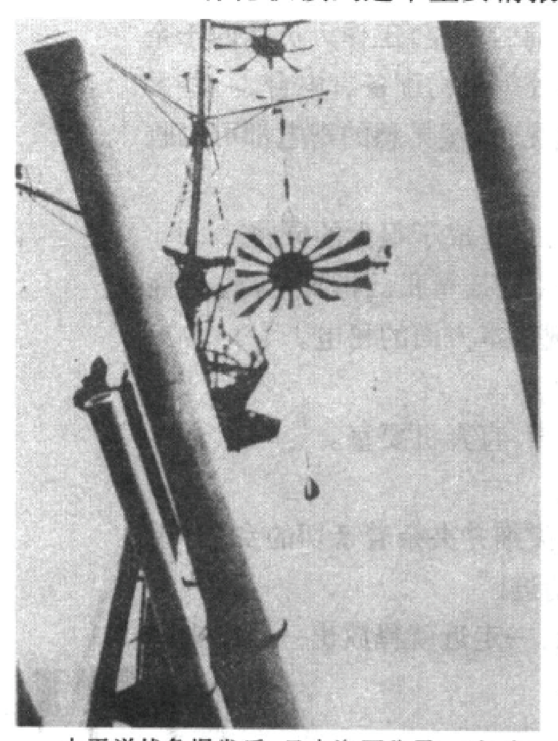
珍珠港事件次日，英、美对日，德、意对美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毛人凤一愣，继而高兴得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拥抱姜毅英，道："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毛人凤道："这情报很重要，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了，我们要把它转给美国方面，让罗斯福大吃一惊！"

为了向美国方面显示军统局破译密码的本领，并讨好罗斯福，毛人凤呈请蒋介石批准，立即把消息通知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再由肖勃在美国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德权。

郭德权接到这个重要情报，急急地透露给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司令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称霸一时，先后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及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屿

岂知，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一听到毛人凤提供的情报，竟然捧腹大笑道："你们看看，中国人又在胡编瞎说了，上次日本来访的事给他们猜中了，这回竟不知天高地厚地破坏日美关系，凭他几台破旧电台能有什么能耐?"

美国人说出此话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日本方面的军火一直是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美日两国的关系非常之友好。所以，对中国的情报不屑一顾。

自从抗日战争开始，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都有美国顾问主持，受到优待和重视，唯有特务组织还没有引起注意。很早前，戴笠就有这心愿，希望军统局得到美国重视，因为他感到，没有美国过问的单位，在面子上很过不去的。他多次向蒋介石提到这问题，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并鼓励以后多多努力。

为了向美国方面靠拢，戴笠对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非常重视，连嫖妓的钱都报销，指示他多在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找有关的特务部门去接触，虽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努力，无奈美国人根本不把中国军统当回事。

这一次破译了日本准备袭击珍珠港的密电，毛人凤满以为可以讨得美国人的高兴，没想非但不予重视而且还被当成废纸扔掉，还用刻薄话挖苦。

毛人凤只希望日本当真袭击珍珠港。

果如毛人凤所愿，没多久，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军海军基地。致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损失惨重。四十艘舰艇毁损大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来不及起飞就被打个措手不及也全部毁灭沉入大海里，"亚利桑那"号战舰上的一千一百零二人全部成了尸体喂了太平洋的鱼虾，这一次总共丧生二千四百零五人，二千

多人受重伤。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得逞后，五角大楼的美国海军将军们痛定思痛。于是，他们想到几个月前郭德权告诉他们的情况不是凭空捏造出来挑拨美日关系的东西，这才去找他，问这一消息的来源，知道是军统局侦译到的，于是主动与肖勃联系，同时也叫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和军统直接去接洽。

迪帕斯和戴笠、毛人凤第一次见面时，对军统的工作大大称赞了一番。戴笠、毛人凤非常高兴，多年的愿望总算有了眉目，在曾家岩设盛宴招待迪帕斯，并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城、副厅长郑介民做陪。

不久，肖勃陪同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来到重庆，帮助军统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为了美国"干爹"，戴笠、毛人凤好不得意，陪着梅乐斯玩遍重庆名妓，不亦乐乎。

四　老婆花心，戴上"绿帽子"

又说毛人凤和向影心结婚后这对活宝夫妻在军统局里演绎的一幕幕风流闹剧，颇引人注目。

毛人凤和向影心结合，正是毛人凤的事业渐渐进入顶峰之际，因而工作非常繁忙，无空余时间陪伴妻子。

向影心是位不甘寂寞的女人，自会寻找她的乐趣，她的人生乐趣不太多，但求精湛，她的第一大乐趣是床头做爱；她的第二乐趣是京剧，现已上了路，入了迷，玩出了味。

向影心这一爱好还得归功于毛人凤的无意栽培和影响，还在西北工作时，在嘭嘭嚓舞厅和毛人凤捉迷藏，向影心自恃会唱不少流行曲，本欲在毛人凤面前一展歌喉，卖弄卖弄，没想他竟点了一首《苏三起解》，弄得她当场尴尬，下不来台。

当时向影心不懂什么苏三、苏四，这事件后，她去问了戏院的戏子，才知是京剧，听了一回，很是乏味，远没有流行曲好听，本欲弃之，转而又想：下次若还有人要听此歌岂不要再次丢脸？

如此而已，她就找了个戏子教她，没想唱熟以后，又想唱另外的曲目，唱完了，再细细品味，方发现京剧这东西是高雅的艺术，越唱越有味，越唱越入迷上瘾。而流行曲则恰恰相反，唱起来朗朗上口，唱会后一点回味也没有，只能扔到一边去。

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好京剧就必须找喜欢京剧的朋友。军统局之大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在它的属下，有一个健乐股。顾名思义，这健乐股就是专门负责文化娱乐活动的。


梅兰芳在《霸王别姬》中的剧照。梅兰芳（1894－1961），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

健乐股的工作成员，一个个长得一表人材，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健乐股股长理所当然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了。

健乐股股长周伟成，年二十多岁，身长1.80米，高大健壮，一张白皙的脸蛋上嵌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两条剑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唱起歌来有眼有板，把军统里的女人们迷得晕头转向不知夫家姓什么。

向影心是在“四一”大会认识周伟成的——严格地说不能算“认识”，因为，两人根本没有说过话、拉过手，更没讨论过什么问题。

当时，周伟成在台上唱《打渔杀家》，那字正腔圆的吐音，那宏亮富有韵味充满雄性的男高音；那高大健壮的形象，以及那令人联想翩翩的舞台艺术造形……向影心心里格登一下，产生了超越一切肉欲、淫念的崇高感情来。这种感情很快变成了感觉，这种感觉很温馨很美丽、很有韵味很富有诗意……就像一个人孤独地在旷野之中，那里有绿色的草坪，有碧波浩荡的湖水，缺少的唯独是有生命的东西。这时，突然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在天地之间划过，登时到处都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惊荡。于是循声望去，但见碧蓝的天空上飞翔着一只洁白的天鹅，它的羽毛是那么纯洁无瑕，它的翅膀是那么矫健有力，它的身姿是那么的美丽……远远望去，白毛抖动着天顶上的阳光，经过反射，让观者感到灿烂感到光辉，感到那是至高至美……

这是一种朦胧的美，从此，向影心再也忘不了那位健乐股股长了，她走路想着，睡觉想着，吃饭也想着。

几天下来，向影心就瘦了。

毛人凤问道：“怎么啦？”

向影心道：“你天天上班，我在家好寂寞，一点娱乐也没有，一天到晚发呆，能不瘦？”

毛人凤心痛道：“那就去找点娱乐吧，不要闷在家里。”

向影心道：“我这人除了喜欢哼几句京剧，其他赌钱打牌抽大烟一样都不喜欢。唉，我喜欢京剧也是受你的影响，爱你也就爱你所爱。”说着，在毛人凤面前撒起娇来。

毛人凤摸摸她的脸蛋，爱昵道：“去健乐股找那位戏子吧，学会了也好教教我。”

向影心嘟着嘴道：“我才不嘛，健乐股都是一些风流成性的男人，别人不说，我

都有点、有点不好意思的。"

毛人凤道:"这有啥了,没那么严重吧。"

向影心转过身,给毛人凤一个屁股和背,道:"反正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这话提醒了毛人凤，今天是礼拜天，何不把健乐股的人请来家里教她也教教我?

毛人凤觉得这主意很伟大,于是跨出门去,准备找周伟成。因为共同爱好的缘故,周伟成对毛人凤来说并不陌生,担任代主任秘书以后,两人关系更好了,周伟成除了每有新段子先唱给毛人凤听,还常常和毛人凤打沙蟹,不惜时机的"宋子文",讨好这位代主任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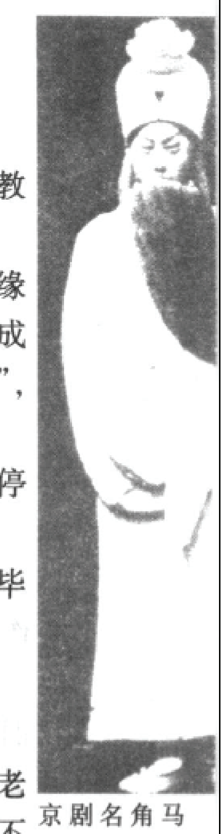
毛人凤来到周伟成家,周伟成正和老婆毕丹在练嗓子,见毛人凤来了,连忙停下,沏茶让座,忙个不停。

毛人凤说不客气不客气，又说明了来意，周伟成听了，为难地望了望妻子毕丹。

毕丹干咳了一声,开口道:"既是毛先生亲自来请,就去吧。"

周伟成得到妻子的特许,转忧为喜,愉愉快快地随了毛人凤出门奔局本部。

原来周伟成的老婆毕丹十分厉害,是军统局有名的醋坛子,她扬言谁敢打她老公主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因此,局本部的女特务们虽对周伟成垂涎已久,也不敢轻举妄动,怕惹出祸殃来。



京剧名角马连良(1901－1966),北京人,回族,以饰演老生自成一派

周伟成在老婆的管束下,倒也规规矩矩,除了在局本部与女特务相逢眉来眼去之外,倒没有闹出更大的事来。

毕丹对向影心的风流史亦早有所闻，常常在周伟成心急火燎求她时，教导道:"局本部的几个女人千万不要接触,答应时我和你讲下文!"

周伟成央求道:"全依你,你快点说吧!"

毕丹这才慢慢地说出几个女人的名字来,这些人当中当然少不了向影心、小红之流。

周伟成本是一匹野马,因为有毕丹这位优秀的驾驭手才不至于脱缰乱跑。

这次是毛人凤亲自来请,不然的话毕丹是不会轻放丈夫去和向影心接触的。因为她始终相信一点:天底下不会有为老婆拉皮条的丈夫。

周伟成去了毛家,向影心一下子心花怒放,愁云顿消,又是让座,又是沏茶,还拿出平常很少拿出来的水果、点心、瓜子、花生。

今天,向影心室内的摆设比平时更整齐,家具比平时要油亮,甚至水果、点心和茶比平时要出味……

周伟成一进门，由于是初次，有点紧张，当他看到向影心，心里莫名其妙地一惊,失态地搓了搓手,脚下一滑绊在向影心刚为他搬好的椅子上,一个趔趄,差点跌

倒了。

周伟成第一次在风骚女子面前如此失态，一时尴尬得脸红。

毛人凤替周伟成扶椅，向影心已抢先一步，帮他扶了，道："对不起，是我放的不是地方。"

向影心这句话无疑给周伟成一个台阶，面上的尴尬消失了，心里感到这女子着实不同寻常，机灵过人。

周伟成的失态在向影心看来其实并不拙笨，反而有一种亲切感，满足感。像看到那只远处的天鹅突然飞回来，在她眼前一掠，落下地，由于没落停当一只翅膀拍拉了一下……

人生有很多境界，有些境界是一辈子也体验不到的。

比如远去的天鹅是一种朦胧的美，一种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美，一旦这种美折回到你的身边，就成了一种实感的美。实感的美有实感的境界，尤其有了那种朦胧美作为基础，这种实感的美又多了一层意义一种深度。

周伟成从京戏的起源、发展到梅兰芳、马连良、于素秋……他的声音时而宏若铜钟、时而清如夜半寺钟。他的一举手、一抬腿无不深深地印在向影心的脑海里，印上后，再也擦不掉、抹不去。

突然，向影心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碰他一下，哪怕只是一个指头碰一下……

产生这个念头时，她立即脸红心跳，做贼一般，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毛人凤，心底有了一种罪恶感。这毕竟是婚后第一次产生这种邪念。

但是，这种念头一旦产生，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实感，去也去不掉，抹也抹不了，好比石子，敲碎就成了很多小块，碾成粉末撒在地上还会扬起灰尘……

向影心的念头在心里慢慢生根发芽壮大，慢慢扩散、膨胀，最后要——最后，向影心没有了罪恶感，觉得那是人的本能欲望，若强制压抑反而不道德，反而太对不起自己……然后，她觉得欲望好像总是受到各种局限和阻碍，此时，向影心的局限和阻碍就是身边的毛人凤。

周伟成离去后，向影心的心也跟着去了。

这一个夜晚，向影心特别温存、体恤，她想着毛人凤就是周伟成，闭起眼，轻轻抚摸他的脖、他的背……

结婚以后，向影心第一次获得性高潮，事完后，她没有再摸一把毛人凤的勇气，她不愿意接受这事实，她知道，她和周伟成之间还隔着一条很宽的河，需要一只渡船载她过去。

向影心永远信奉她自己创造的那一套理论：男人给了钱的，是出卖肉身接受蹂躏；不存在金钱交易的，叫男欢女爱。

如果周伟成像一位平凡的公子哥儿一样容易上手，那么，他的价值就会降下一位数来。凭她多年在风月场上厮杀的经验，她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周伟成一定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难得的人。

此时此刻，在局本部外头的健乐股住宿区，周伟成和老婆毕丹欲成好事。

毕丹推他一下，道："你今天是怎么啦？"

周伟成道："没怎么啦，就是那个欲望特别的强烈。"

毕丹翻身坐起来，诘问道："怎么以前没有这么强烈？偏偏今天去了一趟毛人凤家就强烈起来了？是不是那骚女人给什么东西你吃了？"

周伟成把毕丹按下去，道："你想哪里去了，我是什么人你应该知道，天底下的女人我谁都不想，只爱着你一人。"

毕丹道："人心隔肚皮，天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毕丹本来已经很疲劳，可经不起周伟成的一再纠缠，只好同意。

周伟成今天确是很兴奋，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认真一想，方发现满脑子里都是向影心的倩影。从一进入毛家门，他就发现向影心眼神不同一般，接触久了，这种感觉更加得到证实。

凭良心说，此时的周伟成在女人方面并不是很有经验，原因是虽有贼心苦无贼胆，以前他听说过，军统里有位女同志名叫向影心好生了得。

崇尚名人是每个人正常的心理，对如此一位女子，周伟成早有了一种如雷贯耳的感觉。可惜的是，因向影心一直被戴笠派在外站，即使回来一两趟没人介绍也不知具体是哪一位。所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以后，他又听说向影心嫁给毛人凤，在婚礼上可以一睹芳容，他们的婚事办得太仓促，全局所有的中小特务们还不知道是啥回事就已经结婚了。

白天毛人凤来请他，他内心的窃喜自不必说，即使老婆不让来，他也会想办法去的。他觉得这是最难得的机会。

来到曾家岩毛家，周伟成第一眼见了向影心，不知是向影心本来就漂亮过人，还是名人效应，反正他怦然心跳了很久，以致失态地差点跌倒。在其窘迫的情况下，向影心一句妙语解了他的围，更使他折服她的聪明与机智。

在讲解京剧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周伟成想入非非，想得最多的是向影心的美丽与迷人，平心而论，周伟成若抛开笼罩在向影心头上的名气与传奇故事，他会发现向的相貌还比不上妻子毕丹。

然而，这名气和传奇故事已深深印在脑海里，无论如何都驱之不散。

周伟成回到家里，比平时更体贴关怀毕丹，一上床，就是柔情万种、亲昵难当，把个毕丹弄得感到有点不对劲。对向影心的名声与神奇故事她是耳有所闻的，作为同性，以她挑剔和不服的眼光看向影心，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位如此像貌平平的

女子,凭什么可以把国之重臣们拉下水。

毕丹是见过向影心的。当时,向影心正与戴笠打得火热,一帮特务家属们闲来无聊,搬个小马扎在家属区三五成堆地搅舌头,众口一词谈到向影心的“辉煌功绩”。

那是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正说着,一位娇艳的女人手挎着戴笠从她们身边走过。当时,沈醉的老婆马上悄悄告诉她: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向影心。

毕丹一听,差点想吐,在戴、向二人的身影消失在巷口转弯处之后,毕丹道:“啊呀呀,这叫什么女人呀,脸上的白粉比瓦上的霜还厚,嘴上的胭脂红得像猴子屁股,那眉毛明显是画的,还有指甲也涂一层红……真不知道男人吃错了什么药,一个接一个往她怀里钻。”

这几个本分土气的特务太太们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议来论去,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女人们说,军统局里数周伟成是美男子,向影心若勾引的话,首当其冲的一定非他莫属。毕丹嘴里虽然很威风,可内心虚得很,因为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但向影心是淫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丈夫是军统的美男子?

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向影心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边才算告一个段落。

今天,这种消失了的担心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毕丹开始后悔不该放丈夫去毛家,他回来后的不同表现,又增加了一层担心。

终于,她忍不住问道:“伟成你今天吃过向影心的什么东西没有?”

周伟成道:“你这是怎么啦,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你也信?真是的!”

毕丹道:“不是我愿意相信,可事实叫我放心不下。”

周伟成道:“什么事实?我到底做出什么出格的事给你抓获了?”

毕丹道:“你这不是心虚了,你老实交代,今天到底有没有和向影心不三不四的?”

周伟成道:“我没有,我根本连想都想不到那里去。”

毕丹道:“没有的话为什么你今天表现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偏偏今天去了一趟毛家回来就有了精神?”

周伟成心里格登一下,感到毕丹已抓着了要害,一时无言以对。

毕丹见已有了成效,继续审问,厉声道:“今晚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说,快点说!”

周伟成被逼上了绝路,不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可说些什么呢?就承认自己见了向影心就特别冲动把老婆当成了向影心?

这样不要命才怪呢,在为难关头,脱口道:“我今天兴致特好是因为我见了一位奇丑无比的向影心,回来后方发现我的老婆原来是这么美丽可爱!”

毕丹总算松了口气,她觉得丈夫的回答很中听,很有说服力,据别人评价,向影

心的长相和她的相貌有东施和西施之区分。因此，对丈夫的谎言她毫不怀疑。

周伟成乘机道："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

毕丹搂着周伟成，道："什么事？"

周伟成道："毛人凤要我每个礼拜去他家教他两口子学京剧。去吧，没经你同意；不去罢，人家是上司，我们在他下面讨饭吃……"

毕丹道："为难什么，去就得了。"

周伟成道："可我不想见到向影心。在我看来，她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毕丹道："那你就少看几眼好了。"

周伟成用手刮着老婆的脸蛋道："你真坏！"

再说向影心当晚因心里有心事，仍未睡着，一会儿，向影心对毛人凤道："人凤，我想以后每个礼拜让周伟成来教我们京剧，不知你同不同意？"

毛人凤想了想，道："这是你的事，问我干嘛？"

向影心道："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嘛，我好寂寞，你上了班我就没人陪，没事时想哼句解解闷儿，可转来转去就几首。"

毛人凤道："那你就请他来罢。"

向影心偎过去，道："你真好。"

沉默了一阵，向影心突然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人凤，如果我有外遇你会怎么样？"

毛人凤反问道："你以为呢？"

向影心在说出来之前，以为毛人凤会大吃一惊，没想他回答得很平淡，似早有所准备。

向影心道："你的想法我怎么会知道，要知道我还问你干嘛？"

毛人凤道："在结婚前我不是回答你了吗？"

向影心道："那不算，说得笼笼统统的。这回一定要具体点，比如说，一旦你知道我干了那号事，是像李修凯一样呢，还是像潘有声一样？"

向影心提到的李修凯是军统局人事处处长，平时很受戴笠宠信，可自从得了几次性病以后，苦不堪言，只好把太太从乡下接来重庆，在戴公馆附近找了一间平房住下来。一天，戴笠坐车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发现李太太很有姿色，回到家里



昔日在上海名噪一时的中国影后胡蝶，60年代登上"亚洲影后"的宝座。从默片到有声片，由国语片到粤语片，胡蝶风靡了中国的影坛

立即要卫兵把李太太找去。李太太先是不干，戴笠骗道，你老公一向把我当恩人看待的，他早就许诺，只要是他有的，我要时随时可以要。

戴笠和她来了个通宵。李修凯下班回来，不见妻子，问两个孩子，孩子说他妈妈被戴笠找去了。李修凯一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首先，他想把戴笠杀了，可又想到他不仅杀不了戴笠，一旦暴露这种念头自己的性命在其次，更主要两个孩子会被戴笠斩草除根。于是，他只好大哭不止，哭到半夜，还是不见妻子回来，决定拿妻子出气。他坐等到第二天早晨，妻子刚一进门，他就拿了一把早备好的剪刀，揪着太太的头发按在地上，把满头青丝剪去，从此，天天打骂妻子，这样还不够，感到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竟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大大病了一场，病好后，马上把太太送回乡下，不寄钱也不回去，在重庆另娶一个很丑的女人做老婆。

这件事曾经在军统局里轰动一时，都说如不是戴笠势力太强大，李修凯绝对是要杀人的。

向影心提到的第二个男人潘有声，是电影皇后胡蝶的丈夫。

说的是戴笠送走余淑恒在香港历险十二个小时被毛人凤设法救回以后，他没有耐心等余淑恒回来完婚，原因是此时电影皇后胡蝶已抵达重庆，戴笠临时改变主意，准备追逐胡蝶。

胡蝶是戴笠心目中崇拜已久的一座偶像。早在20年代，戴笠在上海杭州打流时，胡蝶已在全国影坛上声名鹊起。到20年末30年初，戴笠重返上海开展特务工作时，胡蝶已红遍全世界，被誉为中国“电影皇后”。

当时，戴笠不过是一位小打小闹的小特务，无论社会地位和名声都相距十万八千里，不可同日而语。纵使他对胡蝶如何痴心，无奈别说与之交结，就是一睹芳容都是痴人说梦话。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风水轮流转，昔日的上海小瘪三戴笠，一跃成为了令人闻名丧胆的军统局长。

上海沦陷后，胡蝶与丈夫潘有声同去香港，继续拍片谋生过日子。没想香港一下子又沦陷了，胡蝶一开始还想留在那里不走，谁知日本人发现了她这位世界级的红星，立即找上门，邀她去东京拍一部名叫《胡蝶游东京》的电影，宣传“中日亲善”思想，这可把胡蝶吓坏了，一旦这部电影出来，她将千秋留下骂名。

潘有声劝她回大陆，夫妻俩把多年积存的财物装成三十箱，托人代运回国，没想这三十箱财物被人劫了。

胡蝶失宝后，颇是伤心，尤其行李内有胡蝶旅游欧洲时，与世界各地的名人、朋友的照片、题字，还有在香港拍《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物以及许多宝贵首饰、纪念品等，均是无价之宝。遭劫后，痛心得在桂林大病一场。

戴笠得知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认为这是讨好的时机到了。慨然许诺帮忙，并立

即电告桂林的军统机构为胡蝶弄两张到重庆的飞机票。

胡蝶、潘有声到重庆后,戴笠知道自己现在虽然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对胡蝶这世界级的名人,不能像搞李修凯老婆一样,只能智取,否则会弄巧成拙,引起公愤。

戴笠计划一步步把胡蝶征服。

第一步就是设法为胡蝶破案,胡蝶在他面前哭诉是她的朋友私吞了,戴笠立即把胡蝶的朋友关起来,三十六种刑具一一用上,结果还是没有,接下来就是派出大批特务赴广东东江一带组织侦破劫案,但无奈戴笠纵有通天之能,劫案也无法侦破。在此关键时节戴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胡蝶列出的丢失珠宝、衣物等等账单找来,立即派人从外国购置,然后谎称是追回了一批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式更新、价钱更贵,于是心领神会,对戴笠有了好感。

戴笠的第二步是把胡蝶从旅店接出,安排在自己公馆里,从家具、卫生设施到衣食住行的各种物品以及勤杂、服务人员等,一应俱全,无偿供胡蝶享用。

戴笠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第三步是他知道胡蝶旅途劳顿,又伤心过度,玉体欠安,立即在重庆市内请来中西名医为胡蝶治疗,还赠了吉林产特大人参,整支的鹿茸,给她调养滋补。此外,每日还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登门问寒问暖。为了让胡蝶开心,戴笠还别出心裁地每天派人送鲜花、时令水果。

一切俱备了,只欠最后一关,这最后一关就是潘有声。潘有声是个明白人,戴笠一动屁股就知道他拉的什么屎。他还怕胡蝶有顾忌,劝她不要太死心眼,在戴笠和胡蝶接触几天之后,就让出位来。

戴笠也心领神会,利用手中权力,为潘有声在广东谋了一个很有油水的职务。潘有声是个商人,对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得了这肥缺乐颠颠地赴任去了。

向影心用这两人物来试探毛人凤对妻子外遇的具体看法和态度,其用意自然可知。俗话说摸了石头好过江,若毛人凤是李修凯时,她则小心为佳,不要撞上枪口,若是潘有声时,她还另有打算,在猎获周伟成之后,这世界上有的是出色的男人。

毛人凤盯了向影心半晌,然后正色道:"我既不当李修凯,也不做潘有声。"

向影心支起耳朵往下听,见毛人凤不说了,追问道:"那你会怎么样?"

毛人凤道:"我不怎么样,只要你有奸情让我知道了,我会先杀了你!"

向影心听了,心里一惊,马上改口道:"应该这样,我支持,男女之间就是要互相尊重,相互忠心。告诉你,如果你在外面有什么花花事儿给我发现了,我也用枪崩了你!"

毛人凤笑道:"你很勇敢嘛。"

向影心道："不勇敢怎成，不勇敢这个家还要不要，还成不成体统？我不光要求你，如果我是那号人，不用你动手，我自己有枪！"

毛人凤冷笑道："别演戏了，别把我当傻瓜了。"

向影心道："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毛人凤道："没什么意思，我且问你，今天你很开心是不？"

向影心见毛人凤出言不逊，问道："我开什么心？你把话说明白点！"

毛人凤道："你以前天天愁眉苦脸，人都消瘦了，唯独今天兴奋异常，在周伟成面前像小燕子似的，你以为我看不出吗？"

向影心变色道："毛人凤先生，我奉劝你说话放尊重点！"



30年代上海的舞女

毛人凤道："我说错了吗？要不要找个公证人？你是不是嫌证据不足？周伟成一进屋，你那失态模样自己不知道能瞒得了我吗？我去上厕所回来，你的右手小指头碰了周伟成就被你当宝贝吮吸不休，你以为我是瞎子吗？还有，你以前和我一起做爱老提不起劲，唯独今晚异常，难道我是傻瓜不成？"

在毛人凤一连串的逼问下，任凭向影心怎样老到，也只得节节败退，等着毛人凤收拾她。

向影心万没料到她和周伟成见面的每一细微表现、心理秘密，被毛人凤掌握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想起毛人凤说的那句"若让我知道了，我先把你枪毙了"，心里一颤，感到彻心彻骨寒。

此时，她才后悔看走了眼，她深深地懂得，任何水性杨花的女人嫁一位认真的丈夫，其结果是非常悲哀的，她仿佛看到自己将来的命运就是现在李修凯老婆的下场，甚至更惨。她自知无法按毛人凤的要求"正派"起来，除非让她再投娘胎，这辈子她的劣根太深，要想彻底改变将殃及生命。而且，她也没有要改正的打算和准备。

当毛人凤步步紧逼，攻势凌厉将她逼入绝地的时候，向影心"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哭是女人的拿手戏，哭的用处其妙无穷，比如此时，它既掩饰了内心虚怯又起到了麻痹和瓦解毛人凤的作用。

毛人凤见自己的行动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床上"哈哈"一阵狂笑。笑够之后，一字一顿道："向影心，你他妈的给我听着，毛人凤并非你想的那种无用的王八蛋，你骗不了，糊弄不了，奉劝你今后少演戏，在我的面前你的表演太拙劣了！"

向影心停止了哭，一双手狠狠地抓住了毛人凤的双肩，不甘示弱地尖声叫道："毛人凤，你也给我听着，你受得了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不住时现在就把我杀

了，我并不曾亏你！就这么简单，你看着办好了！”

毛人凤又发出一阵狂笑，一巴掌打在向影心臀部上，拍打得很响，一边兴奋地叫道：“痛快，我等的就是这话，痛快，痛快！”

这下轮到向影心奇怪了，待到毛人凤闹够躺下来，轻声问道：“人凤，怎么啦，你今天怎么啦，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把我搞糊涂了。”

毛人凤这才把自己的想法和内心原本告诉向影心。

原来，毛人凤对待男女之事比潘有声还要潘有声，正因这样，他才有胆量娶向影心，刚才他故意扮一副吃醋的嘴脸给她看，倒看她是什么反应。”

毛人凤道：“贪色和淫荡是一种存在，与生俱来是没法控制的。因此，我可以接受，可说谎和欺骗是虚假的做作，其用心是欺侮对方，把对方当傻瓜。所以，我能接受你的存在，但无法容忍你对我的欺骗，懂吗？”

向影心点点头，道：“嗯，今后不敢了。”

毛人凤道：“你老实交代，你欺骗了多少傻瓜？”

向影心道：“我记不清了，他们喜欢欺骗、需要欺骗，对真实的反而没法接受，所以，我不能不说谎。就你不是傻瓜，不需要欺骗。”

毛人凤道：“你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我就是需要一个真实的向影心，她淫荡、聪明、狡猾、性感。”

向影心用手勾住毛人凤的脖子道：“人凤，男人们吃醋，你为什么不吃？”

毛人凤：“我为什么要吃醋？酸溜溜的，坏胃口又伤神。”

向影心道：“你严肃点嘛，我在和你说正经话，真的，我觉得天底下不吃醋的男人好难找。”

毛人凤道：“我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崇物主义，不是李修凯那种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与崇物主义的区别在对待老婆外遇这问题表现得最分明，比如我是李修凯，我心里肯定很高兴，因为牺牲了一个老婆，我以后就能获得老板的更多好处。”

向影心道：“人凤，你真伟大，李修凯是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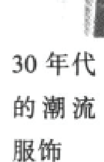
毛人凤道：“这不是伟大，叫实在。我这种思想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到了江山县第一次亲眼看见杀了一大批人，这种思想就更加坚定了。”

毛人凤回忆说，还在他很小的时候，那时候粮食困难，每餐只能吃一碗饭，有一天，突然碗里的饭变稀了，饿得一整天很难受，他问母亲，为什么今天没有干饭。母亲说少了一半米。毛人凤又问为什么少了一半米。母亲看了一眼父亲，不吭声。后来，父亲为了教育儿子，他告诉毛人凤，他用半餐米和同村的寡妇换了一次……毛人凤至今还记得那饿眼昏花的情景，觉得父亲为了一点点快乐让全家挨饿简直太亏太亏。

长大后，他又耳闻目睹彭先生为寡妇人头下地，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阿桃说，她那位丈夫如果不吃醋愿意和平共处的话，彭先生是不会下狠心杀他的。

有了这两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毛人凤才把色看成是一种游戏，唯有物质才是最最重要非认真不可的东西。

向影心道："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呢？天底下比我强的女人很多，我虽能挣钱，可花销也大，不能给你带来物质的利益。"



30年代的潮流服饰

毛人凤道："你的能耐就是一本万利的利益。"

向影心道："我有什么能耐？你不是取笑我吧？"

毛人凤认真道："我没有取笑你的意思。你真的很有能耐，这能耐是没法用价值计算的。我娶了你后，我相信你在我需要的时候，你还能征服更多的人，发挥更大的能耐。"

向影心总算全明白了，点头道："你放心，既然嫁了你，我俩就算捆在一条绳子上了，今后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心去干。"说着，满足地倒在毛人凤怀里，这一生，她认为能嫁一位毛人凤这样的唯物主义丈夫真是天意。凭过往的经历要在这滚滚尘世，寻一个可以容忍妻子淫荡的男人如大海捞针一样艰难。

毛人凤也很满足，为自己娶了一位有这特殊能耐的妻子而满足。对他来说，向影心和戴笠一样重要。戴笠给了他机遇之恩，让他坐到代主任秘书的位置，而今后稳住这位置并要有所发展，还得靠向影心展施她的天才，扫除仕途的障碍，达到稳定的辉煌。

这一个夜晚，对毛人凤夫妻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互相交了底，扫除了思想顾虑，各自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迅猛进行。

向影心猎取的是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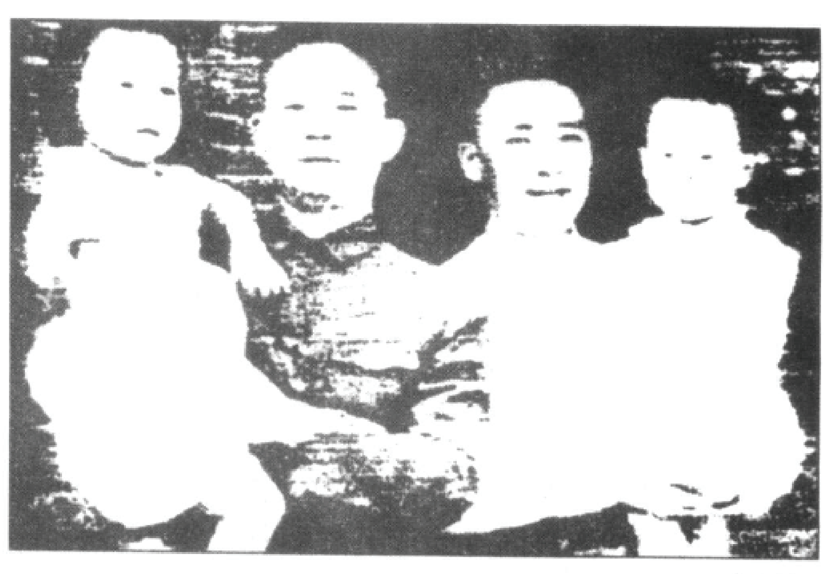
毛人凤寻求的是出人头地。

向影心很快就俘虏了周伟成。周伟成的高大、英俊给了她无穷的满足和享受。唯美中不足的是周伟成毕竟太年轻，在风月场上还是位新手。但这并不重要，可以调教，在实践中提高和完善。

重要的是周伟成如一张白纸，向影心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和愿望使他成为她所需要的模样。向影心知道，毛人凤既然那晚上把什么都挑明了，也就是说，在今后，只要毛人凤的事业需要，她随时得准备接受一些她并不喜欢的男人。这样一来，周伟成的作用也就很重要了，他就是向影心的情欲调节剂——如果有这种比喻的话。

然而，灾难还是降临了。向影心的厄运是因为她轻视了一个人，她就是周伟成的老婆毕丹。向影心认为毕丹不过是一位小户人家的闺女，从能力到地位都无法扳

倒军统局代主任秘书太太，因而她相当放肆，没有忌讳。



毛人凤与家人的合影

毕丹是在丈夫彻彻底底迷恋向影心的时候开始意识到势头不对的。因她本人不是风月场中人，对男女之偷情那一套不懂，甚至她笨拙到认为丈夫天天回家睡，大概不会有那事。

顺带值得一提的是，周伟成一开始是崇拜向影心的名气。成事后，周伟成如痴如醉，感觉到妻子乏味，缺少浪漫。

毕丹开始怀疑周伟成和向影心，军统局里已闹得人人皆知了，独独毕丹自己还蒙在鼓里。某位太太见之犹怜，在一起闲聊时试探问她："你老公最近有什么变化——对，有什么跟往日不同吗？"

毕丹想了想，道："嗯，他好像变得很开心，整天脸上带着笑，办起事来也很有劲头。"

这太太和毕丹平常是开惯玩笑无话不谈的，再进一步试探道："晚上和你在一起有没有什么不同？"

毕丹这才猛然想起，这段时间周伟成已很少求她了，因而反问沈太太道："要是不同又怎么啦，同又怎么啦？"

这太太道："同呢，就不怎么样，要是不同就值得怀疑。"

毕丹心里格登一下，越想越不对劲，于是道："有点不同，以前他常常求人，现在少了，偶尔求一次，我动了心他就倒在一边呼呼睡沉了，由于我对这事不感兴趣，也就懒得理他，落个静心。"

太太不便挑明，只用手指顶了毕丹的鼻子，道："你呀，也不多长个心眼，男人那事少了，会在外面花心的。"

这话再明白不过了，毕丹打了寒颤，自言道："可是，可是他每天晚上都回来睡的。"

此话给太太听到了，一阵大笑，笑够之后，道："你真是个蠢宝，男女之事难道非要夜晚在床上？像向影心这样的淫妇，随时随地都可以和男人干那事。"

听到这句话，毕丹感到如五雷轰顶，脑子嗡嗡响了很久，最后，她几乎是用哭腔央求太太道："请告诉我，要怎样才能证实男人真有那事情？"

太太欲说又止，见毕丹确实不懂，招手要她附过耳朵去。毕丹听了，点点头，又

谢了一遍。

太太道："千万要照我说的去做，如果是那回事，明天再来找我。"

隔了一夜，毕丹果然来找太太。一见了面，神态严肃地说："大姐，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太太疑道："什么，你要上哪里去？"

毕丹从兜里掏出一把手枪道："我要杀人！"

太太见毕丹拿出手枪，吓得连忙把枪夺下来，后悔自己昨天不该多嘴多舌，惹出这麻烦来。

原来，毕丹昨晚按太太的点子，上了床后主动找周伟成求欢，周伟成先是推说唱戏唱得太累，不愿意，后来可能意识到这样不妥，应付了几下又下去了，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完完全全应了太太说的"外遇征状"。

毕丹伤心透顶，当场和周伟成吵了起来，周伟成百般抵赖，毕丹不依不饶，据理力争。可理由这东西横可以说得过去，竖亦可以说得过去，反正只要没有当场抓住，谁都可以用一千种理由狡辩。

毕丹没有说服丈夫，哭了一通宵，越想越气，反正也不想活了，待周伟成上班后，偷了手枪，准备杀了向影心，可又不知道怎么打枪，想起太太参加过特训班，故来找她请教，顺带也算是告别，反正杀了向影心，自己也不会活命。

太太夺了毕丹的枪，关了门，把她拉进内房，教训道："你好鲁莽呵，现在无根无据就这样，你自己不想活命，可你也得想想你家里人呀！"

毕丹没想到还有这么复杂，忙问其原因。

太太道："先不要说她是毛人凤老婆，光凭她过去和戴笠等上层人物有过那事，随时可以给你治罪，为难你的家人。就算你抓住了她时，你又能怎样呢？你斗不过她嘛，她比你有地位有势力。"

毕丹哭道："那我该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她把我丈夫夺走？"

太太见她一脸顶真的样子，开玩笑道："毛人凤都容得下周伟成，难道你一个女人反不如男人气量大？"

毕丹央求道："好姐姐，你不要拿我开心，快替我拿个主意罢，这方面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人帮到底，我就听你的了。"

太太指点道："你先别急，慢慢来，沉住气，要想修理她唯一的办法就是捉住她。不过，这种人很狡猾，轻易是抓不住的，尤其你一叫嚷，她就提高了警惕，不让你抓住。"

毕丹听到此处一脸愁容道："那我怎样才可以抓得到？"太太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现在，你要装成什么也不管了，对你丈夫，你不能太把他往好处想，男人一旦有了这事，没准什么时候要了你的命也不一定。今天你回去以后，在周伟成

面前说你已经想通了，只要为家里好，不计较太多，不管有没有这事，他毛人凤都容得了，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如此一说，他准会信，肯定也会转达给向影心。接下来第二步，你天天缠着周伟成，要他在向影心面前要这要那，让她感到你是个贪东西的女人，从而少了戒备心。第三，等时机成熟以后，摸准他两个干那事的规律，来他个措手不及，最好有个见证人。然后，你有了理，就可以大吵大闹，去戴笠处叫冤，保你会成功。"

毕丹听罢，连连点头，认为这计划天衣无缝。

话说周伟成那晚上和毕丹吵了一晚，心情很乱，没有去和向影心幽会，养足了精神，准备和老婆意思意思。

这晚上毕丹表现得十分出色，说只要能攀上代主任秘书的老婆，她心里还会接受，一开始周伟成有点不信，因为妻子平时醋劲很大，问其原因，毕丹把事先想好的话说了一遍，道："以前我没想通，太死心眼了，昨晚上我算计了一夜，觉得如果有这事，他毛人凤都容得了，我有什么想不开的？而且，她的地位高，我们还可以凭这种关系捞不少好处。"

周伟成一开始还以为毕丹是试探他，他也采取试探的办法道："这回你总算开了窍，明白这道理了。"

毕丹道："人都是会变的嘛，你能傍官太太，既能捞好处，又替我减轻负担，我还得谢她呢。"

周伟成没有意识到有人在背后教唆毕丹，说什么也不会把自己的妻子往复杂处想，信以为真，认定是妻子的态度改变了，于是和向影心的关系也就频繁起来。

毕丹很快摸清周伟成和向影心是利用中午教唱京戏的时间在休息室里交合，捉是很容易，问题是找个做证的人难。

为这事毕丹又找到太太，太太道："这事很容易，你只须决定具体哪一天，哪一时刻，临时通知我就行。"

毕丹很高兴，道："既是大姐愿意帮忙，毕丹感激不尽，说到具体时间，今天刚巧这对奸夫淫妇才进到屋里练戏，我先去那里探望，待摸得准确时，我怎么通知你？若跑这么远，人家早穿好了裤子。"

太太道："这个不难，既是我答应，你随叫就会随时有人来。"

当下商定太太拿了一个马扎去毛人凤住宅附近装成纳鞋底，这样可以随时接应毕丹。怕去得晚了，奸夫淫妇干完了白费一番辛苦，因而急急加紧行动。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中午，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半个头来，射出一缕缕阳光从树叶里漏下来，对于多雾的重庆来说，这种天气是很难得的。

毕丹轻车熟路，装成解手去了毛人凤屋后树皮木板隔成的厕所。厕所紧挨屋壁，屋壁由松木板装成。因有些年月，加之日晒雨淋，在木板与木板的衔接处有了一

条条小缝,透过这些缝,可以看得到里头的情景。

毕丹蹲在厕位上,绿头苍蝇嗡嗡地在头顶飞舞,下面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毕丹顾不上这些,用手一次次驱赶讨厌的绿头苍蝇,然后俯下去,从缝里认真看了起来……

这一看不打紧,她差点背过气来……毕丹很气愤,正想叫,转而又想到他们只脱了裤子,衣服穿得好好的,一叫喊,穿起来不会费什么时间。反倒打草惊蛇。心想,这对男女难怪如此狡猾,光看这一点就知道他们的手段是何等高明了。

怎么办呢?眼睁睁放任他们逍遥快活么?不行!不行又有什么办法呢?情急中,毕丹发现两人的裤子放在一把太师椅上……

毕丹一咬牙,心想,这回有了,我只把这两条裤子抱走就是最好的办法。没开始行动,毕丹又退缩了,立即意识到这样做不行,有人进屋,他们肯定知道,并飞快地抢裤子。就算一开始没发现,等抱他们裤子绝对要发生一场争斗,凭她一个人是打不过两个的。

随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毕丹急了,心里反复想着:"怎么办、怎么办?"

突然她发现了放裤子的太师椅靠近窗口,如果拿一条竹杆就可以把裤子挑出来。毕丹蹑手蹑脚从厕位下来,到了窗台,里头,向影心已和周伟成分开了。

毕丹白费一番辛苦,无限懊丧,深感捉奸的艰难,正欲离去时,里头又有了响动。

毕丹好奇地返回一看,但见并未完事,而是改换花样。这下好了,毕丹从近身处的瓜棚里选得一条约四尺长的竹杆,窗是方格花窗,竹杆钩挂太多,毕丹尽数用手除去,只留得顶端上的两个。

毕丹像特务外勤人员抓人似的,背靠临近窗的壁板,踮起脚尖,看好机会,毕丹顺顺利利地用钩把两条裤子搅在一起,拖到窗口,正欲用手抓时,向影心一眼看到,大叫"不好!"两人分开,奔过来夺抢裤子。

毕丹在两人未近之前已拉得一条,另一条也拉出一半,没想被向影心抓在手里,争拉起来。

向影心大叫:"伟成,快,帮我拉!"

周伟成帮着向影心拉,没想此裤在毕丹往外拉时因太紧张,把两裤管分开拉出,第二次手忙脚乱中又把裤管在窗格上绕了一圈,这下任凭里外两头如何用力,如何齐心协力也是徒劳。

向影心见如此下去不好,叫道:"伟成,你快去外面夺那一条!"

周伟成正欲走,猛发现自己没穿裤子,道:"等一等,我穿好裤子再说,啊呀,影心,裤子,裤子……"

向影心道:"急什么急,有什么大不了,男人无所谓的,军统局的男人们夜晚洗

澡都不曾遮掩，你羞什么？”

话说，向影心要周伟成光着下身去外面夺裤子，周伟成爱面子，左右为难，于是向影心一边与窗外的毕丹争拉一边偏过头来道：“磨磨蹭蹭干嘛，还不快点等会儿她叫人来了！”

向影心这句话提醒了毕丹，这毕丹因是心里太气，竟忘了叫喊，这回要多谢向影心了，毕丹张口大哭大叫起来，把里面正要往外冲的周伟成又吓退回去，急得脱下衣服围了下身遮丑。

毕丹的嗓门又尖又大，惊动了在附近和太太一齐玩耍的女人，她们听得叫喊，不知出了什么事，一齐好奇地跑了过来，踮起脚尖朝窗口里看，然后一个个吓得吐了吐舌头，调头就跑，唯有太太事先得知，不曾过去看。向影心见奸情败露，又被一干平时讨厌的女人看了她的羞相，勃然大怒，对那些看过她的女人骂道：“跑也没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我落得让你们笑，待日后我再收拾你们小蹄子！”

毕丹见这几个女人中没有太太，才恍然想起她的高明和老到，暗骂道：这特务婆。

按太太的计划是点到为止，既然好几位特务太太已经看到了，向影心想赖也赖不了，毕丹这才松了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有意闹得全局的人都知道。达到目标了，毕丹又跑到戴公馆，躺在戴笠大门口又哭又闹，谁也劝不了，非要讨个公道。

全军统局一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人人交头接耳。

毛人凤那时正在办公室里，见外面的人一个个神色不同往常，以为局里发生了类似防空洞闷死人的事，于是踱出办公室，问道：“有什么新闻了？”

被问者吓得摇摇头，道：“没有，什么都没有。”回答了，拔腿走了，害怕招惹什么。

毛人凤先是不在意，后见人人用奇怪的眼睛看他，继而又发现有人三五成堆在窃窃私语，毛人凤也算是聪明角色，不声不响地过去，但人们一见毛人凤马上改了话题。

接着戴笠打电话把他叫去了。

戴笠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才记起军统里沸沸扬扬原来都在背地里讥笑他，这太失面子了。即时，毛人凤脸红一阵白一阵，牙齿咬得格格响。

戴笠道：“先不要想什么名誉不名誉，把实际问题解决了再说下文。”

何谓实际问题？原来毕丹在戴公馆披头散发以死要挟，要求严惩淫妇，如不答应，就没完没了，戴笠只好先劝她回去，待风声过去再说。

毛人凤道：“为什么只严惩淫妇？奸夫就没有罪么？真是岂有此理！”

目前，这毕丹确实是个问题。戴笠道：“这事如果不是全局人都知道还好办一

些，偷偷把毕丹杀了，尸体毁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已经是人人皆知，不能轻举妄动，这事具体怎么办，我也不好插手，由你自作主张。”

毛人凤道：“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充聋子、装傻瓜，他们既然敢做，也就有勇气担当，用不着我们瞎操心。”

戴笠道：“如果真闹出人命来了呢？”

毛人凤道：“也由他去，我的面子已经丢尽了，我还管那么多干嘛？真要出了人命才好，让他们吸取教训，下次收敛收敛，不要放肆。”

戴笠道：“对了，有一事我想问你，这周伟成你打算如何处置？”

毛人凤心里一惊，知道这是戴笠在试探他，道：“你认为呢？”

戴笠道：“这是你的事，我代表不了你。不过，若按杨森的脾气是要这样的——”戴笠做了个砍头的动作。

毛人凤道：“人各有志，若是按潘有声的为人，也落得轻松，少惹麻烦。”

戴笠见说到他的头上来了，脸色有了些微变化，但还是镇静地说道：“潘有声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让出了胡蝶，自己却得到了不少好处。可是，周伟成一个穷唱戏的，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毛人凤想了想，道：“这倒也是个实际问题。”

戴笠接下来道：“他不仅没给你带来好处，反而让你丢人现眼，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

毛人凤沉默不语。

戴笠继续道：“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人凤兄，你太心软了，需要练习胆子和手段，我认为这是个最好机会。”说着，招毛人凤过去，耳语一番。

原来戴笠见毛人凤心肠太软，早就想着意“培养”，现在出了这件事，要他亲手去杀了周伟成是最好的锻炼机会，因而极力劝说，至于杀了后的一切诸事，戴笠道：“这辈子别的成绩没有，偏偏杀的人不计其数，杀个周伟成就像捏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根本不存在什么麻烦和顾虑。”

在戴笠的一再鼓动下，毛人凤答应下来。戴笠见毛人凤是第一次亲手杀人，为了少惹些麻烦，不得不手把手教导。

戴笠说，要杀周伟成首先得选地址，第二是时间，第三是杀人工具，第四是杀后的收尾工作。第一项地址就选在局本部办公室，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第二是时间，兵书说最危险的时间，往往就是最安全的时间；第三，装成和他谈心，顺带把毒药放在茶里，让他在不经意中死去，最后这收尾工作，只要前面的做好了，后面的工作水到渠成，周伟成死了后，可以说他是因奸情败露，无法面对事实自杀，只要我不下令查办，这事也就结了。

戴笠把一切交代清楚了，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瓶子交给毛人凤。毛人凤一

看，估计这就是毒药了，问道："这药怎么放？"

戴笠道："这药是从外国高价购进来的，总共也没有多少，用了后还我，留做以后用。该药无色无味，特别毒，只须一小滴就可毒死一个人。因此，事先放在杯里，记住杯子，倒上水马上叫他喝，不要冷了，这药曾经被向影心用作毒杀殷汝耕，放在面里，没想殷汝耕命不该绝，刚端起就来了客人，只好放下，可回来时，面一冷却，毒药就变了颜色。所以，那次就没有成功，向影心也差点丢了性命。"

毛人凤揣了药回到家，老婆也刚好回来。毛人凤不露声色，和往日无异。那向影心也是人精，鬼精灵，心理承受能力惊人得强，她也乐得装疯卖傻，什么也不曾发生一样。

两个吃饭、品茶、拉拉家常，该嘻嘻哈哈的还是嘻嘻哈哈，该打闹调情的还是打闹调情。

到了临睡上床，毛人凤解衣，猛记起戴笠吩咐的事，无意识地去内衣里摸那装有毒药的小瓶——已经不见了！

毛人凤一下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来回踱了几个回合，想起在内衣里的东西不会丢在外面，自己又未有和外人接触过，立即想起可能就是向影心搞了鬼。

毛人凤怒不可遏，揭开被子，把向影心拖了起来，吼道："你拿了我东西快快还我！"

向影心此时媚眼闪烁，不急不忙道："什么东西？你好凶哟，吓死我了。"

毛人凤道："你少装蒜，还了就没你的事，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向影心的手被毛人凤捏得生痛，向影心咧着嘴夸张地叫道："哟哎，痛死啦，我要睡觉啦，放下我罢！"

毛人凤见向影心还在装疯卖傻，将她拖下床来，摔倒在地上。

地上没有床上柔软，很痛。向影心这下知道毛人凤当真了，爬起来，跪在毛人凤面前，哭道："人凤，我求求你！"

毛人凤莫名其妙，问道："你求我什么？"

向影心道："求你放了他，不管什么由我一个人承担。"

毛人凤心下一愣，暗道：莫非她知道我要杀周伟成？她不会那么厉害罢，我又不曾表露任何心迹，不过，万一会真有那么厉害咋办？莫慌，我且试探试探。

毛人凤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向影心继续求道："人凤，求求你放他一马，真的求求你了。"

毛人凤道："他是谁，我要把他怎么样了？"

向影心道："他是周伟成，你想要杀他。"

毛人凤心里一惊，但还是故作镇静道："你说是周伟成呀，他不是你的京剧教师

吗?我干嘛要杀他了?"

向影心见毛人凤无动于衷,抱着他的腿摇道:"人凤,真的不关他的事,从头至尾都是我在勾引他,你杀了他,无论从道理良心,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毛人凤冷笑道:"我想你不会是良心过不去罢,应该是舍不得那一张小白脸。"

向影心道:"我承认是的,好不好,你不是说你不吃醋的吗?"

毛人凤道:"我是不吃醋,可我没有说我不要名誉呀?你考虑过我没有?你只图你快活,一点也不遮掩。"

向影心道:"我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给你丢脸,但这一回你一定要给周伟成一条活路。"

毛人凤道:"起来罢,光着身子跪着多不成体统。"

向影心道:"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毛人凤道:"我又不曾说要杀周伟成。"

向影心道:"这说明你还是不答应我,那我就一直跪下去。"

毛人凤无奈,只好说:"就算想杀他罢,可你凭什么怀疑我呢?你这不是瞎猜瞎胡闹么?"

向影心道:"我不是瞎猜,我有真凭实据。"

毛人凤道:"不就是一瓶毒药么?我们军统局里每天都要杀人,其中用毒药暗杀也从不间断,你凭什么说我就是要杀周伟成了?"

向影心道:"既然你不承认,那我只好照实说了,告诉你,戴笠叫你去时,我就跟在你身后,你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原来,事情败露后,周伟成很害怕,估计毛人凤会顾全面子要杀他,在向影心面前哭哭啼啼,提心吊胆,后悔不该和她偷情。

向影心也了解毛人凤的本性,虽不吃醋,但面子观念很强,估计他会有所表示。因而,一回来就在暗中窥视,毛人凤去了戴公馆,她也随了去,买通戴笠手下的佣人,在门外偷听,然后把内容转告她。

向影心知道毛人凤要毒杀周伟成,心急如焚,无以为计,唯有求情的办法,要求情,必须掌握证据,不然他否认也无法,于是趁两人拥抱调情的时机,向影心偷得毒药,演出了以上的闹剧。

在这场闹剧中,两人都是内行高手,斗得不分胜负,到最后都扯下面具,认真谈判。

毛人凤道:"我答应不杀他,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向影心起来,搂着毛人凤的脖子,道:"你的条件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答应。"

毛人凤道:"我的条件也不算苛刻,人情人理,只要你从此以后跟周伟成斩断情丝不再往来。"

向影心满口答应，道："行，我保证做到。"

毛人凤道："我不怕你做不到，下次若让我知道时，绝不心慈手软！"

向影心偎了过去，道："你真好，为了你的名誉和地位，我一定能做到的。"

毛人凤语气柔和多了，道："你不要去想周伟成，外人传说毛人凤的老婆偷养一个戏子，我多没脸面。"

向影心道："我依你。"

毛人凤道："这次我放了他，全看你的面子，若还有下次，不但是我，首先是戴先生都由不得他。"

向影心喃喃道："我会忘了他的。"

向影心开始动情的那一刹那，一提到"他"全身一酥，感到无限舒服起来……到了最后阶段向影心已经失态忘情，脱口道："伟成，我们永远在一起！"

毛人凤一惊，爬起问道："你说什么?!"

向影心醒悟过来自知失态，改口道："人凤，我好喜欢你！"

话一出口，向影心立即发现自己的表演太拙劣了，红了脸，等候毛人凤修理她。

谁知毛人凤并未怎样追究，只冷笑一声，倒在一边呼呼大睡去了。

向影心这才想起毛人凤还没有走完过程，于是越想越问题严重了。

毛人凤、向影心又是一夜未眠，各自想着心事，但表面一如往常一样平静。

一早，毛人凤去上班，向影心留在家里；毛人凤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向影心在家里一个人想着，越想越伤脑筋。

向影心在昨晚的后半夜已想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她想把这个办法告诉周伟成。因此，她想到要和周伟成见上一面。

去亲自叫是不可能的了，但这没关系，女特务有的是办法。向影心把自己想见周伟成的想法向太太说明了。

太太一口应允。出了门，自言自语道："没想我也当了一回鸨母。"

太太是特务出身，凭她的机灵和口才，一会儿就把周伟成从健乐股骗了出来。

一进屋，周伟成叫道："报告！"很久，不见里头回音，狐疑道："不是毛秘书找我么，人呢?"

里面传来了一熟悉的笑声，周伟成这才放松紧张的情绪，走到内房，道："吓死我了，我真以为毛秘书找麻烦来了。"

向影心道："你也太不开窍了，毛秘书找你会到这里来么?他有办公室。"

周伟成搔着头皮道："太太说毛秘书担心我吓着，所以选在她的家里把事情私了。"

向影心盯了一会认真道："你后悔了，是不?"

周伟成垂下头道："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一切听天由命罢，以你丈夫的权力，要处死我不等于处死一只小蚂蚁？"

向影心道："我就知道你已经后悔了。"

周伟成道："这回我总算吸取了教训，今后要搞就搞平民百姓家的女子。"

向影心见周伟成双眼布满了血丝，知道他一夜未合眼，而且从他的形态可以看出，他消瘦了很多。向影心见之犹怜，拉他往自己身边坐下。

周伟成连忙甩开向影心的手，央求道："太太，不要这样，放了我罢。"说着，双眼挤出了泪来。

看着这情景，向影心开始对裴多芬的诗产生了怀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有这么回事吗？绝对不会的，每当刀子或者枪顶在胸口上，谁都会贪生，根本不去想什么爱情，可不，眼前的周伟成就是典型！

向影心不再为难周伟成，道："你自己找个地方坐罢，站着说话不方便，你放心好了，凡我惹出的事我负全部责任。外面有太太把门，这时候外人也不会来。"

周伟成找了张椅子，把半个屁股坐下，双眼里充满了惊吓与恐惧，有几瓣泪水还挂在腮下，他告诉向影心，现在他太太也后悔了，她没想到还有毛秘书这一层。昨晚夫妻俩相拥而泣，周伟成后来抱定一死的决心，对毕丹道："亲爱的，是我对不起你，我死有余辜，我死不足惜，只是有一样相求，万一毛人凤枪毙我，只求有一副棺材，不要让尸首喂了警犬。"说着把积蓄拿了出来给毕丹，备作买棺材之用。毕丹见状，也把手上的戒指摘下，道："这事是我引起的，你若死了，我也没脸做人，要买就买两副棺材，埋在一起，来生再做夫妻。"周伟成很感动，搂着毕丹又是大哭一场，毕丹哭道："只是来生做夫妻时，你千万不要像这辈子一样风流，免得招惹杀身之祸。"周伟成点点头，并在妻子面前立誓。

周伟成如此说，向影心也感动了，道："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还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

周伟成摇摇头，不信，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斗不过男人的。毛秘书有戴老板撑腰，戴老板喜欢杀人。"

向影心道："你凭什么根据肯定毛人凤要杀你？"

周伟成道："我给他戴绿帽子，这难道还不够吗？"

向影心见他样子既可笑也可怜，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搞他老婆？"

周伟成垂下头，小声道："我以为别人不会知道的。"

向影心道："纸是包不住火的，终有一天会露馅，我以为你事前有所准备呢，没想是个没用的草包！"

周伟成道："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我只等着哪天死，求你在毛秘书面前说几句，要杀就快点杀，这样不死不活的日子最难受，我都不知道这身肉还可以熬几

天。"

向影心紧紧地盯着周伟成，她发现男人在绝望中也颇有一种可爱，她站起，向周伟成走去，一只手搭在他肩上，道："谢谢你跟我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你给过我不少欢乐，我已经记在心里了，从今以后，我想把你当弟弟一样看待。真的，男女之间我认为除了那种关系，我觉得还应该有一种更为崇高的东西，我没有弟弟，也没有体验过做姐的滋味，见了你傻得可爱的模样，我要帮助你的。你不要害怕，毛人凤不会杀你，他很善良，只是我们的事败露以后，他要求你离开这里。"

周伟成见向影心说得很认真，喜出望外道："真的？他真的不杀我吗？"

向影心点点头，道："他是好人，他从来还没有杀过人。"

周伟成也喃喃道："好人，好人，真是好人……"转而他想到要离开这里，又犯愁了，道："我就会哼几句京戏，可也是半调子，成不了气候，养不活家，离开军统局，我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

向影心道："这个不用你发愁，毛人凤既然让你离开，他自有安排。今天我约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让你放心，回家以后，你和老婆尽快打点行装，深夜我叫部车送你出重庆。"

周伟成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道谢，正欲离去，向影心又叫，道："还有，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向影心目送着周伟成离去摇头道："太嫩了……"

话说昨晚向影心突然大叫："伟成，我们永远在一起！"

毛人凤听得，人格、情感受到了欺骗和侮辱，他没有想到妻子对周伟成的迷恋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为此，他一夜未睡，想得很多。想得最仔细的还是周伟成和向影心的私情，他觉得，如果继续下去，还会闹更多笑话，他这代主任秘书在面子上将永无出头之日。

他决定除去周伟成，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在向影心的心里，这个影子永远也不会消失。

上班到9点半钟左右，他把沈醉叫去。他把这任务交给他，沈醉便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

沈醉认为，杀个周伟成不是什么难事，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向影心这边；二是毕丹。这两个女人都不愿周伟成死。所以，一是要做好对向影心的保密工作，二是杀了周伟成之后如何处置毕丹。

沈醉提出拖延一点时间谋杀，把尸体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毛人凤道："若伪装自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趁热打铁，这时候自杀大家会相信，因为他的奸情刚刚败露。"

沈醉想了想，同意了这个方案，决定今夜装成去周伟成家串门，把安眠药放在他们的晚餐汤里，半夜后，潜入他家，两人肯定睡得很死，这样做的目的，也是避免

毕丹醒来。吃了安眠药，什么都好办，把周伟成在床上用绳子套了脖子，再把他吊在自家门楣上……

毛人凤认为这办法最好，最安全，要沈醉速速去准备，同时也加紧注意周伟成的行踪，道："今晚我一夜在这办公室里，有什么事可随时找我。"

沈醉从毛人凤办公室出来，半路刚好遇见向影心从自己家里出来。

沈醉吃了饭准备好了套周伟成脖子用的绳子，揣好安眠药，在家等候天黑。

到了天黑沈醉先去了周伟成住宅外面，窥得他们正在收拾东西。沈醉神秘兮兮地来到局本部找毛人凤，进门后，把门掩了，窗户关了，然后告诉毛人凤，说周伟成夫妻正在准备东西，有逃离的迹象。毛人凤一听，喜不自禁，道："这更好，可以两个一齐除掉，你带了枪，一路跟着，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一齐干掉，把东西抢了，可以给人造成一个杀人越货的假象。"

沈醉道："我也正是这么想的。"

毛人凤道："你下去罢，要密切注视，千万小心，不要给他们跑了。"

沈醉出门，毛人凤又在背后追上来，叫道："沈站长，沈站长，你等一等。"

沈醉见毛人凤心急火燎的样子，立即停下来。

毛人凤追上来，道："有个重要事情，你必须马上帮我去办好。"欲知毛人凤有什么重要事情需要沈醉马上去办理，且看下章分解。

五　淫妇荡夫，订立攻守同盟

沈醉刚出门，毛人凤又把他叫住，说是有要事吩咐，沈醉站住，毛人凤对他说："你马上去我家一趟，告诉我太太说我今晚上有大批绝密文件需要处理，在办公室开通宵。"

沈醉领命去了，在毛家跟向影心说过，又回到健乐股家属区周伟成的宿舍附近潜伏起来。

天渐渐黑了，军统局的家属区里静悄悄的。今天停电，家家窗口射出淡淡的煤油灯光线。

突然，在这寂静的夜晚，一辆人力车的吱呀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这辆人力车沿着局本部的小马路，一直驶向健乐股家属区，在股长周伟成的门口停了下来。

沈醉立即紧张起来，在黑暗中轻轻拉上枪栓，把子弹推上膛，双目一眨不眨地盯着周伟成的门口。

人力车停下来后一个人下了车，进了周伟成家。周伟成家的窗纸上映着了三个人影。

周家的纸窗已有些时日了，上面熏镀了一层灰尘，因此，能见度极低，以致分不

出男女。但沈醉可以凭感觉，猜测那高的是周伟成，两个矮的是毕丹和从人力车下来的人。

他们在小声说话，沈醉也估计他们在说怎样装车，沿什么路线走的实际问题。

一会儿，一个黑影出了门，上了人力车。沈醉心里一紧，想着一旦另两个上了车，他就得紧跟，从曾家岩到大公路这段路很不好走，不用担心走路赶不上，等到了大公路，再租一辆人力车盯上就行了。

然而，出乎沈醉的意料，黑影上车后，并未等里头的人出来，车又动了，沿旧路吱吱呀呀地回去，沈醉此时满腹狐疑，不知他们在玩什么把戏。

沈醉在外面又等了一刻钟，直到人力车的吱呀彻底消失，他又看到周伟成夫妻还在灯下包扎什么，然后向毛人凤报告情况。

沈醉来到毛人凤办公室门外，因路面不平，脚绊了石头，一个趔趄跌了一跤，突然，他感到毛人凤的窗外有什么在晃动，眨巴着眼，爬起来细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只见毛人凤端坐在灯光下，一页一页地翻阅文件。

沈醉用暗号和毛人凤联系上，毛人凤为他开了门。沈醉把所见情况详细地汇报了，毛人凤认真地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左轮手枪，填满子弹，道："我和你一块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毛人凤把窗帘拉上，煤油灯仍旧点着，悄悄出门，把门带上，来到周伟成家对面的那丛沈醉蹲过的斑竹丛里。

毛人凤紧挨着沈醉，他看清了对面窗上映着的两个身影，小心对沈醉道："耐心点，不要急。"

沈醉在黑暗中点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此时，在寂静的军统局里，不少家属房的灯已经熄灭，连狗叫声都没有了。毛人凤支起耳朵一听，仿佛一种声音自远处响起，沈醉小声道："是人力车来了。"

毛人凤觉得也像，并听出人力车自远而近，慢慢变得很清晰了。一会儿，在不远处有了黑黑的影子。

人力车来到周伟成门口，毛人凤、沈醉看得真切：是两部。沈醉恍然大悟。想道："原来一辆不够，一辆装行李，一辆坐人。"

周伟成的窗户开了，探出毕丹的头来，毕丹问道："就走么？"很久，一位车夫在用本地土话答道："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周伟成、毕丹提着行李出来，装上车，又回去了一趟，第二趟临走时毕丹把灯吹灭了，于是毛人凤、沈醉什么也看不见……

毛人凤、沈醉等了没多久，人力车又"吱呀""吱呀"地离开周伟成家，向大公路驶去。

毛人凤、沈醉一路追赶，在重庆市通往城外的公路上，毛人凤租了一辆人力车，

两人坐上,放下布帘,吩咐盯紧前面的二辆车。

大公路上不时有卡车通过,有小车开过,也有人力车经过。一个小时后,前面的二辆车向右一拐弯,进入一条小马路。

毛人凤为了不让前面的人怀疑,付了车钱,两个人步行紧跟上去,装成夜行者。

人力车进入小路,速度明显放慢,连响的声音都有所不同,毛人凤小声对沈醉道:“这里离大公路近,不宜下手,反正现在也逃不掉了。”沈醉点点头。人力车进入了一个大山谷,路更不好走了,两边的山势陡峻,山上的树在黑夜里鬼森幽黑,不时山风掠过,发出一阵阵松涛声,幽幽咽咽,似天外之声,让人感觉到置身在另一个世界……

毛人凤打一个寒颤,这种地方他感到似曾熟悉,可又想不起在什么时候来过。

转而他又想到,这里是重庆,他才来不久,一直在办公室里很少出来,莫说如此偏静的小山村,就是大都市他都很少去过,但这种感觉确实太逼真了,令他不得不信。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叫“第六感觉”,因此,他只能从迷信的角度考虑,不然,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他越想越觉得这地方像地狱,并对沈醉道:“你说,我们是不是进入地狱了?”

沈醉道:“嗯,我也有这种感觉。”

毛人凤道:“就在这里了,你往前面去,截住他们,我在后面拦截,你说这样行不行?”

沈醉道:“这样不好,最好的办法是两个人都跑到前面去,截住前面那一辆,万一人不在第一辆,也不为迟,而且,两个人的火力大一些,万一遇到对抗,好有个照应。”

毛人凤觉得也有道理,同意了,加快步伐,向前面赶去,毛人凤腿短,落在沈醉后面。

沈醉一个箭步拦住前面的人力车,喝道:“要命的不许动,举起手来!”

人力车夫吓得说话都打颤,结巴道:“我、我、我没什么钱……”

沈醉不容分辩,跨上车,发现第一辆上没有周伟成夫妻。于是机警地冲到第二辆前面,举枪喝道:“自己下来,不然我开枪了!”

话音未落,一个人滚下车来。

沈醉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只脚踩人,一边把枪栓故意拉响,喝道:“不许动,动我就打死你!”没有回声。

沈醉看得真切,滚下车来的是车夫,而帘内仍无动于衷。沈醉害怕吃亏抬手“砰砰”两枪,再冲上去揭开车帘,一时傻眼了:又是一辆空车……

沈醉万分沮丧,也有点恼火了,砰砰几脚,朝着车夫的裆部狠踢。车夫立即痛得

"哇哇"大叫，在地上滚来滚去，继而喊叫救命。

毛人凤守住另一位车夫，拉他起来，告诉他道："我们是军统局的，在这里抓坏人，不要怕。"

车夫很久才回过神来，告诉毛人凤，说军统局里有位女士喊了他的车，并告诉他是曾家岩××号×栋，他按规定的时间去了路口，那位女士上了车，带他来到一对夫妻门前。进去后，回来说一辆不够，还有行李，再多叫一辆，并给足了第一趟的钱。车夫很高兴，带着这位女士沿着原路出去，到了一座办公室模样的门口，女士下了车，他就去车行叫了一位同村的车夫来了。本来什么都弄好了，临走，那位女士和男人说了句什么，那男就说天太黑，要我们明天一早去，并付定金，于是我俩就高高兴兴地回家。"说到这里两位车夫指指山腰，说他们的家就在那里。

毛人凤朝半山腰一看，果见灯火点点，他还未回过神来，因沈醉踢的车夫叫喊了"救命"惊动了半山腰村庄的人，他们听出了是本族人在呼救，一时纠集起来，打着火把，唤着猎犬，冲下山来，把沈醉团团围住。

毛人凤暗叫苦也。

话说毛人凤、沈醉被村民们团团围困，一时间两人处境十分危险，那些凶恶的猎犬们正虎视眈眈地吠着，专等主人一声口令，立即就冲上前去把这两位陌生人撕成肉片。

毛人凤情知不妙，就客气地请求那位刚和他说话的车夫为他解释并随手把枪送给车夫。

车夫意外地得到一把手枪，喜出望外，于是拼命为他说情，说他们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这些山民们大多没见过世面，不管什么"重臣"，非要为那位挨打的车夫讨个公道不可，尤其沈醉抬出军统局的牌子吓唬他们，更惹上了火，沈醉才明白这些山民是一群不见天日的蛮子。好在他为人灵活圆滑，能死能活，转脸又是赔罪，又是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送那位挨踢的车夫，这才平息下来。

毛人凤、沈醉脱险后，回到曾家岩天已麻麻亮。

毛人凤回到家里，门插得死死的，敲了几次门，向影心明知是毛人凤，故意道："不要敲我的门，我男人在办公室开通宵，有事找他去。"

毛人凤吃了亏，肚子窝了满满的火无法发泄，他捶打了一阵门，见捶不开，破口大骂起来。

向影心这才起来开门，埋怨道："你又不叫，我知道是谁？若是坏人呢？"

毛人凤没好气地说："这曾家岩，你才是真正的坏人！"

毛人凤开了腔，先发泄一通，然后找向影心要人，向影心讥笑道："你和沈醉不是追去了么，没追上吗？"

毛人凤这下噎住了，正欲接着发火，向影心马上道："亏你们还是两个男子汉，

有名的大特务，我承认是我设计放走了，你若不怕丢脸时拿出去说，我也不会阻拦！”

毛人凤听了这一席话，羞愧得红了脸，不再提周伟成的事，因为他知道，就是追问，她也不会说的，否则，她就不会放走他们了。

周伟成、毕丹去了何处，此处暂且不提。

单述毛人凤自从担任代主任秘书后，在社会上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时也交结了不少有身份有地位的朋友，这些朋友，一个个外表堂堂，但骨子里却男盗女娼，三教九流。

在这些朋友当中，毛人凤交往最深的一位朋友，在对待妻子外遇的看法上恰恰与他截然相反。此人姓杨，单名一个森字，又名伯坚，字子惠，四川广安人氏，生于满清光绪十年一月二十日。

他的结发妻姓张，著名科学家张元培的姐姐，可惜的是死得较早，还在杨森入速成学堂时就死了，死因待考。

第二位小妾姓谭，广宇人氏，1908 年结婚，婚后没多久便被杨森弃置一边另觅新欢去了，她亦不管，心中全无醋意，落得安心。

第三位小妾姓刘，名谷芳，云南禄丰人。1913 年杨森随滇军将领黄毓成回到昆明，在温泉为黄将军监工修筑别墅。温泉农民刘柱卿见杨森五官端正，身体健壮，办事干练，便将女儿刘谷芳许配与他，杨森升官后念这份情，把刘柱卿从一个农民提拔到成都办事处处长。

第四位小妾名田蘅秋，阆中人。1920 年杨森的部队驻阆中，一日见一女子生得十分姿色，杨森便在马上跟踪，徐徐而行，直至女子入了家中，他才记住地方，托人去说媒，此女子就是田蘅秋。无奈当时田家为生意人家，丰衣足食不愿让女儿当妾。好个杨森，天天派人登门，软硬兼施，闹得田家坐无宁日，睡无静夜。1921 年，田蘅秋的母亲万不得已时将女儿嫁给杨森。田的父亲因此事而气愤郁结，活活给气死。

如今，这田蘅秋已成了杨森的管家太太，每年过生日，都由她陪同杨森接待来宾，还经常同来重庆，和向影心打得火热。田极会做人，把何应钦、陈诚、毛人凤哄得团团转，使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对杨森帮助不少。

第五个小妾名肖帮琼，泸州人。杨森随滇军驻泸州时，公馆和肖家相邻，肖帮琼的父亲是杨森手下的团部秘书。有一次，杨森极力称赞肖帮琼说：“这姑娘不知不觉得长大了，出落得真是漂亮！”说罢此话口水直咽。于是有位皮条客为了迎合杨森，就死缠赖说，要肖家把女儿嫁给杨森。肖帮琼天生丽质，有文化，有修养，能说会唱，当过教师，而且还是位“女诗人”。杨森得到之后，爱得不得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没想好日子不长久，1931 年，肖帮琼在渤海湾乘船，船好端端沉入水底，她也活生

生给淹死。

第六个小妾陈顺容，又名凤英，广东人。她原是杨森三姨太刘谷芳的丫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杨森哪有见鲜不尝鲜之理？在她长到14岁半时，就被杨森糟蹋了，并于1920年正式收做小妾。收为小妾后，杨森又觉得她长得不及其他妾们漂亮，而且言不达意，经常打她，她是诸多妻妾中受气最多的一个。有一次杨森宴客，有人送了十六对象牙筷子，陈顺容见之可爱，拿回自己房里，杨森得知后，用手杖把她打得遍体是伤，结果手杖打断了，这还了得，杨森是手杖收藏家，打断了"宝贝"，他更是有气，于是一顿拳打脚踢，没多久，就得了精神病，病情发作时，她胆子特别大，去大街上人流最多的地方高声大叫："你们知道杨森吗？他是我老公，我才十四岁，就把我××了！"每当她数落杨森丑行时，杨森就用皮鞭抽打，然后，锁在房里。几天前，在重庆"防空洞"窒息事件的那天，向影心闻知她已经死去。

第七个小妾曾桂枝，贵州毕节人。偶尔一次路遇，杨森良心发现，收容了一位无家可归的小姑娘做了养女，他每月掏钱而已，托人代为抚养，没想女大十八变，几年之后，惜日孤苦伶仃的小女孩，竟出落得如花似玉，天姿国色，杨森见之，馋涎欲滴，起了淫心，既不顾是领养监护关系，也不管已赐姓杨，是本家后代，竟把她弄到手里，年方13岁。为了长期霸占下，将她收为七妾，曾桂枝小小年纪，机敏聪慧，好学上进，杨森便为她请了家庭教师，教音乐和国文，又过了几年，为了进一步培养，送她到上海、北平读书。

读书期间的曾桂枝已婀娜多姿，婷婷玉立，妩媚动人，善解人意，热情奔放。因此，不少男孩喜欢与之交往。其中有一位名叫陈子牛的同学，身材魁梧一张小白脸，戴一副眼镜，不仅倜傥潇洒，而且最善于体贴女人、怜香惜玉。和曾桂枝熟识后，经常出双人对，形影不离，交往十分密切。由于曾桂枝和杨森年龄相差悬殊，仅仅是一种性关系，自从和陈子牛交往后，令从未体验过爱情是什么东西的她，从内心里萌发了对陈子牛的痴恋和向往，于是少不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频频幽会，相见恨晚。

这曾桂枝在读书期间，杨森常常还接她回来，一次接到杨森电报，曾桂枝与陈子牛难舍难分，但又无奈，临别时，曾桂枝从手上取下一枚戒指给陈子牛戴上。回到杨森身边，杨不见了戒指，问原因，曾桂枝竟天真地道出了真情。

杨森知之，不露声色，只是找种种借口不让曾桂枝去读书。一面又趁曾桂枝不在时偷看她的相册和书信。

曾桂枝陶醉在爱情里不顾一切，在杨森身边仍然书信不断，鸿雁频繁。俗话说："虎狼当道，麋鹿知藏身。"可曾桂枝对杨森的用心一无察觉。

杨森偷看了两位的来信及照片，认为证据已足，开始准备下手。他假惺惺地以诚恳的口气对曾桂枝说："你给你那位同学写封信，叫他来贵州，我给他安排个县长

的官做做。"曾桂枝听后喜不自禁,信以为真,马上去信约陈子牛来贵州。陈子牛得信来到杨森住地附近一个名叫乌木滩鲤鱼桥的地方。便进入了杨森事先布置好了的埋伏圈,一阵冷枪,把他打得像蜂窝。

接着,杨森又叫两个卫兵送曾桂枝去河边迎接陈子牛。曾一路上不知掩饰,情绪高涨,说说笑笑,手舞足蹈,到了河边,见一只空船,并无陈子牛踪影,正欲问时,卫兵用枪对准她说:"太太,对不起,军长有令。"说罢,把曾桂枝打死。

杨森仍不解恨,一不做、二不休,又命令把曾桂枝与陈子牛用石头捆在一起,沉入河里。从此后,这鲤鱼桥改名叫"苦鸳鸯桥"。

杀了曾、陈后,杨森回过头来怀疑是家庭教师牵的线,派人把他暗杀了。

每当杨森想到曾桂枝,就认定是跳舞引起,于是下出结论道:"真正有血性的男人,只能自己同别人的妻子、女儿跳舞,自己的老婆、女儿决不允许和别的男人跳舞。"

杨森的第八个小妾是汪德芳,成都市人。汪德芳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后来又到了杨森部下当了秘书。一些皮条客为了向杨森讨好,逼着汪家把女儿嫁给了杨森。汪德芳15岁被杨森强占,当时还在学校读书。

第九个小妾叫蔡文娜,泸县人。她在蓝文彬女子中学读书,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被誉为校花。14岁时被杨森奸污,收为九房,一边供其淫乐,一边继续读书。后来,蔡文娜厌恶了老朽的杨森,爱上一位英语教师,两人眉目传情,两情相悦,一拍即合,没想杨森耳目众多,被人察觉,险些命丧黄泉,杨森正欲枪毙之,又见其婀娜可爱,柔情万种,舍不得,在众妾们的求情中,用手杖毒打了一次。

最主要蔡文娜心理承受力强,死死不承认与英文教师有过性关系,才得保住性命。

后来,蔡文娜凭她的美丽和天才,又成了杨森进行交际的得力助手。

在杨森管辖的军部,有一个"战地乐团",经常有文娱活动。蔡文娜就负责这个组织,深得杨森赏识。

后来,她又到华西大学社会系读书。交往日多,其中还有些外国人,一起打网球、听音乐,鉴于曾桂枝的前车之鉴,不敢公开参加舞会,在大学四年级时,与牙医学院学生吕某相识,吕某年轻潇洒、学业优秀。他爱上了外秀而内慧的蔡文娜,他认为像这样的女子,理应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两人相识并相好,彼此倾慕,依恋不舍,信誓旦旦,愿比翼双飞,挣脱牢笼入青云。两人商定毕业后双双赴美国。蔡文娜是敢于争取人身自由、婚姻自主的人,随着年龄增长、见识增多,越来越认识到杨森的可憎,大胆地投入吕某怀抱。

杨森估计蔡文娜有了私情,立即打电话要她回来,见面时发现她手上的钻戒不在,便严加追问。这时,涉世不深、天真单纯的蔡文娜说出了与吕某相好的真情,请

求与杨森离婚，还她自由，放一条生路。杨森的原则是：凡不忠实于他的女人都要处死，自己得不到，别的男人也休想得到！

蔡文娜的请求无异乎与虎谋皮。然而，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杨森已起歹意，整天高高兴兴陪他看戏。天未亮，杨森说有事离去，即派副军长夏炯进入卧室。蔡文娜见到夏炯进入，大为诧异，喊道："夏炯，你要干嘛！"夏炯也不言语，几枪就把她打死。

杨森为了杀鸡吓猴，叫所有的妾侍们去看蔡文娜染满血污的尸体，妾侍们见此惨景，一个个吓得面色苍白，手脚抖颤，从此不敢心生二心。

杨森派人用被子裹着蔡文娜的裸尸，扔入"棚舍"网球场地的枯井之后，回头查出了吕某用英文写给蔡文娜的信，他找人翻译，全信情意缠绵，情真意切，杨森勃然大怒，派人追杀吕某去了。

杨森第十个小妾郑文如，原名郑福荣，重庆人，她原在一家纱厂当工人。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时，他的一位部下和郑文如的母亲是远房兄妹，由他从中撮合，嫁给了杨森。当时，郑文如才15岁，杨森的大多数孩子都比郑年纪大。因此不愿叫"郑妈"，而称"郑小姐"，杨森认为子女敢违抗他的意旨就是大逆不道，把儿女集合起来，用马鞭打了"满堂红"，逼着子女当面喊郑妈，子女们默不做声，他气得破口大骂，皮靴跺得山响。此时，妻妾们怕自己的孩子吃眼前亏，便出来劝他们改口称"郑娘"。

闲话休题，话说自毛人凤担任代主任秘书后，与杨森来往密切，年年生日相互祝贺。这一年亦不例外。杨森生于1884年，比毛人凤长十三岁，任贵州省主席，两人的生日都在一个月份，毛为1月15日，杨为1月24日。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年纪大的反到先为年纪小的做生日。杨森并不介意。

这是向影心和毛人凤结婚后的第一个生日，向影心提早就忙着张罗——主要是张罗她自己，搽粉，画眉，定发型。她知道这些客人都是有头有脸的政府要人，同时也是出了名的玩家。不过，向影心到底也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都认识，并不足为怪，那么，现在她又为何要如此尽心打扮呢？

她自有她个人的作为。

原来，她知道毛人凤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杨森的，早在和胡逸民过日子之前，她便得知这个名字，说他是"天下奇男"，因此，她早已有心向往之，只是苦无机会。如今丈夫生日不正是天赐良机么？

自周伟成事件之后，向影心已在暗地里把自己和杨森结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向影心没有见过杨森，只听说过他长得结实粗大，大大的眼睛，对女人别有一番魅力。

1月15日这天，不说宴会如何之排场、热闹，单说向影心、杨森、毛人凤这三个活宝的闹剧。

杨森是乘专车来的，一下车，向影心便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一样迎了上去，替毛人凤热情接待。

一见面，向影心就脸红心跳，着实被杨森的气度镇住了。此时的杨森，四十多岁，一切都处在鼎盛时期。

初见面，向影心有一小小遗憾，即：不能和杨森握手。她觉得如果一见面就能和自己心中崇拜已久的男人握握手，那实为人生一种很宝贵的享受。

不过，也没所谓，她可以专心伺候他，把其他客人晾在一边。她像苍蝇似的，好像杨森身上有一种她非常渴望的气味，经过努力，向影心一会儿就以她老练独特的技术，初步"占有"了杨森——她利用沏茶、让座、客套的机会，巧妙地碰了杨森的手、臀部……

向影心走后，杨森小声对身边的戴笠道："你看到了么？这女人想占我便宜呢。"

戴笠道："你们都是一丘之貉，去吧，这女人另有一功。"

杨森道："人凤兄我真想不通他，天底下女子多的是，怎偏偏就娶了她？"

戴笠笑道："你别以为自己聪明，在这一点上，他比你更高一筹，他才落得轻松呢？"

杨森道："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轻松？"

杨森听罢，乐得哈哈大笑，以为戴笠在讥讽毛人凤。

一会儿，向影心复又一朵花似的迎了过来。戴笠识趣，说了句"去方便方便"离去了。向影心会意，知道戴笠在"让方便"给她，亦不客气，在杨森近处坐下。

向影心没话找话，道："杨主席一个人来的么，怎不带夫人一起来？"

杨森有意和她逗趣，道："你说的是带哪位夫人呢？"

向影心一拍巴掌，摇头道："嗐，我真是糊涂了，连杨主席有许多的太太都忘了，该死，该死！"

杨森翘动一只脚，不说话，盯着向影心，一边微微摇动着身子。

向影心是此道中高手，一个媚眉，轻声叱道："看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杨森装成羞涩的样子垂下眼皮，看地下，地下零零散散的有一层瓜子壳。

向影心显然把杨森当成一个风月场上的高手，大胆问道："杨主席身边那么多太太，你怎么吃得消，她们争么？"

这是一句很具攻击和挑逗的措词，向影心曾在无数男人面前运用，且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向影心说罢，偷偷地瞟着杨森，等他的反应。

没想，杨森答道："向夫人也是过来之人，据说也有过许多男人的时候，请问你是怎样安排的？有无忙不过来的情况？"

向影心虽有些失望，但还是充满耐心道："忙不过来倒没有，男友们都很尊重我，没有抢着为难我的，可以分先后，一次一个人很有规律。"

杨森道："我的那些妻妾们也和你的男友一样，从不争风吃醋，一次一个，很有规律。"

向影心感到杨森很有城府，心想虽还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比起刚才已接近了很多。

两人沉默片刻，向影心突然小声问道："上次我们推荐过来的那位朋友现在情况怎样？"

杨森一下子回不过神，想了很久才记起，道："噢，你说的就是那位周伟成罢？怎么，这事你也知道？我还以为是人凤兄私自一个人向我推荐的，没什么，他现在很好，我已把他安排在黔西县当县长。前不久还来拜访过我呢。"

向影心搓着手道："那就谢谢你了，以后还望你多照顾。"

杨森是明白人，一听向影心说到周伟成时的口气有所不同，问道："请问周伟成到底是你什么人？"

向影心见杨森的口气含有生硬的成分，以为他已知道底细，一时张口结舌，没了词。

原来自从奸情败露后，毛人凤感到失了面子，设法追杀周伟成。向影心感到，若要放周伟成一条生路，必须让他离开曾家岩，否则难逃毛人凤魔掌。向影心就这事和周伟成商量了，没想他虽为七尺男儿身，竟无能耐养家活口。于是，向影心决定帮他。其时，毛人凤和杨森正打得火热，双方有求必有应，毛人凤从江山老家过来的几个草包亲戚，被毛人凤推荐去，竟当上了县长。不过，若让毛人凤去帮周伟成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但向影心有的是办法，写了一封推荐信，盖上毛人凤的图章给了周伟成，帮助他夫妻躲过毛人凤、沈醉的追杀，去了贵州。

临行，向影心为了周伟成的安全，一再叮嘱去了贵州后不要写信回曾家岩，也不要在杨森面前说太多话，免得露馅。记得那封信向影心是这样伪造的：

杨森仁兄如鉴：

兹有我表弟周伟成在家无所事事，今求上门来，本不该打搅仁兄，无奈人凤无能，又念及至亲份上难以推诿，只好烦劳仁兄，给个差事，不胜感激。

毛人凤　民国×年×月×日

向影心见杨森一对如火的大眼睛射出光来，愣了一晌，才道："是我表弟。"

杨森追问道："到底是你表弟，还是毛先生的表弟？"

向影心又是一愣，想道："若是我表弟，他就可能生疑，不如就说是毛人凤的表弟罢。"道："是毛先生舅舅的儿子。"

杨森道："这就奇了，我听说毛先生根本不曾有过一位舅家表弟，我且去问问。"

杨森说罢果真起身，向影心脸色刹时大变，失态地上前拦住，道："杨先生休要去问！"

杨森驻足问道："为什么？"

向影心又被问住了，脸红了半天，求道："杨先生请先坐下，我慢慢向你说。"

此时的向影心已被逼入绝境，没有任何退路了。她心里已打定主意，准备使出浑身本领，把杨森勾引上，唯有这样，既能封住他的嘴，又可以保证周伟成的安全和县长职位。

她咬咬牙，想着只要杨森再和她相处十分钟，绝对有办法勾上，除非他不是真男人。

杨森打了个呵欠，礼貌地推开向影心走了。

此时，向影心已毫无办法，绝望地看着杨森走开。突然发现杨森并未去找毛人凤，而是去了卫生间。

向影心这下来了精神，想道：我展施绝招的时候到了！这方面她是行家，几乎不费多少力气。

杨森喝了不少茶，撒完尿，当他转身时，向影心已偎在他怀里。

杨森小声道："不要闹，外面人多眼杂，给人知道不好。"

向影心道："不要多久，一会儿就好。"

杨森道："朋友妻，不可欺。这事我干不来，毛先生和我的关系已非一日两天。"

向影心道："毛人凤在这方面不会计较，就算发现了，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杨森道："你放过我吧，这里气味很不好闻。"

向影心这才直言道："不干也行，但你得听我把话说完。"

杨森道："什么话不能出去说吗？"

向影心道："不能在外面说，让人听到不好。"

杨森道："有这么重要？那你说罢。"

向影心道："周伟成不是我们的亲戚。"

杨森道："噢，不是你家亲戚，那你帮他干嘛？"

向影心把事情的内幕说了一遍，然后，望着杨森央求道："这事就全看你肯不肯帮忙，我是位有情有义的人，绝不会忘恩负义的，我别的没什么，但我有用不完的温柔。"

杨森道："我知道了，别想得太多。"说罢，在向影心的脸上摸了一把，开门出去了。

凭向影心的感觉，杨森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大有敷衍的意思。

向影心担心着周伟成的命运，只要杨森跟毛人凤提起这件事，他绝对在劫难

逃。向影心一直忐忑不安地从上午等到第二天送走所有亲友，她估计，毛人凤会来诘问，如果不来诘问，证明杨森没有告诉毛人凤，对她向影心还存了一份心。

结果和向影心估的无异，毛人凤不仅不提周伟成的事，而且还表现得比过去温情体贴。她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

向影心得意地想道：我的魅力是战无不胜的，可不，杨森已经对我有意了！向影心一想到杨森，情不自禁窃笑，她觉得这个全国有名、被蒋介石诰封了的花将军有点名过其实。

为了进一步落实，向影心趁毛人凤不在，偷偷给贵州挂了长途。刚好是杨森接了，向影心在电话里大胆调情、挑逗，杨森被她说得心里痒痒，央求道："向夫人，你等会儿再打电话来罢，我都坚持不住了。"说着，马上放了电话。

向影心放下电话想着，相隔这么远，相会一次不易，应该约个具体的时间，最好是1月24日杨森生日，与毛人凤借此机会一起赴贵州。

想到这里，向影心又一次给贵州挂了电话。这一次是佣人接的，说杨主席去了十姨太郑文如房里。向影心告诉佣人道："等会转告你家杨主席，回来后要他给重庆向影心女士回个电话。"

向影心这次挂下电话，在屋里高兴地旋转一圈。想象着杨森被她逗得淫心大发，她自信杨森一定会回电话的。

向影心在心里数时间，当她估计杨森从郑文如房里出来了，回到厅堂，下意识地伸手去桌上抓电话——电话铃果然神奇地响了。

不用猜，是杨森打来的，两人在电话里又是一阵肉麻的调情，到后来，不等向影心开口，杨森道："怎么样，有一次机会来了。你愿不愿珍惜？"

向影心明知故问道："什么机会？我怎么不知道？"

杨森道："我1月24日过生日，你和毛先生一起来——这就是机会。"

向影心嗔道："我不来嘛，你尽想好事。"

杨森道："不来我有什么办法，相隔千里，有机会你不珍惜，说明我俩前生无缘。"

向影心道："无缘就无缘罢，没什么大不了。"

说到这里，向影心见对方要放电话，急了，脱口道："喂，到时我真来了你怎么安排？"

对方笑道："你来了还愁没地方？我这里房子多得胜过旅馆。"

向影心打完电话，才感到全身一直在酥麻，她觉得，打这个电话比和毛人凤做爱还过瘾。

向影心在此后的日子，天天哼着京戏掐着手指头计算，心中充满了期盼。

转眼杨森的生日很快就来临了，向影心和毛人凤乘专车备了礼物去贵州做

客。

这一天，杨森的别墅被一夜春雨洗刷得干干净净，令人感到一种心旷神怡的轻松。

杨森的别墅坐落在一处环境幽静的大山后，有绿水、有怪石，别墅格调古朴，花园、水池错落有致，富有苏杭的园林建筑风格，并设有专门的停车场，一条宽大的马路直达大门，交通十分方便，而且不易被外人发觉，就算天上有飞机经过，也会当成一座普通的小山村忽略了。在这战火纷纷的年月，这里无疑是最理想的安家居所。

毛人凤、向影心来到之时，已有不少客人抵达。看着这套别墅，向影心赞不绝口，并激将毛人凤道："你也是男人，你看人家这气势，百个毛人凤也抵不了！"

毛人凤道："这怎么能比呢，人家在军界混了这么多年，我才从崇德乡下出来几天。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专喜欢和人攀比。"

向影心道："人不比还有什么上进心？没有上进心这社会岂不停滞不前了？"

毛人凤道："你理解错了，那是比工作，比贡献，不是比谁家房子大，比享受。"

向影心道："不比享受，比房子大，谁去工作，谁愿做贡献？"

夫妻俩一路拌着嘴，进了杨家，杨森早迎了出来，作揖说着一些时髦的客套话。

向影心一看到杨森的身影，听到杨森雄性的声音，心里立即舒畅起来，脸色红润，一反刚才的火爆，人也温柔了不少。

杨森趁毛人凤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向向影心挤了一下眼睛，向影心被他这一挤眼醉了个头晕耳热，这感觉实在太美妙无比。

不说杨森如何待客、应酬，单述向影心和杨森用眉目接头后，待一切停当，天已大黑，一时杨宅张灯结彩，明如白昼。

向影心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杨森从过道路过，她故意蹲下身去，叫道："哎哟！"

杨森忙扶起他，道："怎么啦你？"

向影心道："脚扭了。"然后压低声音道："今晚的节目如何安排？"

杨森道："别急，在我的家里，我有办法。"

向影心道："什么办法，快说来我听？我大老远来，为的就是见识你这有名的花将军，倒要看看你手段如何。"

杨森道："你等着销魂罢，这样罢，后半夜我就安排住宿，按规矩，夫妻同来的要安排套间，你自然和毛先生不能分开的。"

向影心道："不分开睡那我们怎么结合？"

杨森笑道："这一点都不懂，我自然要把你安排在靠近我住宿的地方，只是有一样，须你自己去做，我给几颗安眠药，你设法让毛先生吃了，我俩在隔壁通宵达旦都

不会有人知道。"

向影心道："安眠药在哪里？"杨森道："我一会派人送来。"话未说完，又有仆人来叫，杨森只得去了，临了，又叮嘱道："切记。"

向影心点了点头。

杨府里今天请了戏班，热闹一直到了半夜过后，杨森才安排住宿，果真把毛人凤和向影心安排在他的隔壁卧室。

一会儿，一位佣人端了一个碟子过来，碟子里放了一束夜来香，佣人道："我家老爷特意送给你的。"

向影心接过，心领神会。认真检查一遍，果然从花束里寻出一个小纸包来，打开一看，正是几颗药丸。

毛人凤来时在路上染了点风寒，正弄了一些感冒药在吃，临睡前本已忘记，向影心提醒他，把感冒药混在安眠药里一古脑儿要毛人凤吞下，用白开水送了下去。

这毛人凤几天路途颠簸，本是辛苦，加之又看了半宵京戏，本该倒头就睡。如今还吃了安眠药，躺下之后，哪有不如死猪之理？

毛人凤睡着后，向影心为了安全又推了他几次，见未动，确信药物起了作用，然后吹灯摸出门去。

隔壁的门开着，燃着一支红蜡烛，把屋里染上一层红色，床上是新的鸳鸯枕，金丝被，粉红罗帐。家具一应俱为红色，置身这种环境中，给人感到一种洞房花烛的氛围。

向影心亦不客气，揭开罗帐欲上床，没想门外一个女人吵吵嚷嚷进来，说是今晚轮到她和老爷睡。

向影心心里一惊，害怕撞个正着，忙躲到一边，站在大立柜后，用罗帐遮了。

那女人果然进来了，几个佣人劝道："老爷说他今晚太累想睡个安稳觉，你还是回去罢，老爷吩咐了的，不然他又要打我们了。"

那年轻女子道："我管不了这许多，我就是要睡这里！"

向影心突然有点担心，担心佣人劝不了这位姨太太，真让她躺在这里不肯出去，那她就得在这立柜后站一个晚上……

没想最坏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位姨太太甩开佣人，进得房来躺在床上就不动了。

向影心暗地苦也，后悔太性急，她已经站得累了，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一旦坚持不了，倒了下去，让人发现，那么毛人凤的脸叫她给丢尽了。

向影心开始盼望杨森把这女人撵走。一会儿，杨森忙完回来，见了床上躺着的女人，皱了皱眉，叫道："来人啦，我说好今晚一个人睡，谁让她进来的？"

佣人只好照实说了，杨森看样子对这小妾还算宠爱，并未发火，摇摇头，道："也

好，我就不睡这里，换一间。”说着，真就走了。这时，小妾见杨森不在此处留宿，翻身起来，追出去。

向影心如释重负，松了口气，这时，有位佣人从门口进来，叫道：“向太太，向太太。”

向影心应声，道：“我在这，有什么事？”

佣人道：“我家老爷已经甩开了那位缠他的郑十姨太，在另一间客房等你，你随我来。”

向影心懵懵懂懂随了去，七拐八拐，来到一间没有灯的房前停下，佣人道：“进去吧，别忘了把门插上，免得郑十姨太寻了来。”

向影心把门插下，转过身靠在门上，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调整心绪，设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现在，这杨森总算就要到手了，向影心人未上床，浑身早已酥醉，床上的那位早已如饥似渴地等着。

干柴烈火在床上燃烧。向影心打心眼佩服，想道：不愧是花将军，果然好手段、好精神！

自周伟成以来，向影心再一次获得了最大的满足，就在两个人最快活的时候，两个人几乎同时呻吟出声。

向影心一惊，立即听出了上面的男人道：“怎么会是你呢？”

上面的毛人凤起来把灯开了，顿时满屋子光亮起来，毛人凤道：“难道就不能是我么？”

向影心自知说走了嘴，忙改口道：“我是说，你今晚，你今晚……”

毛人凤道：“你别装了，我且问你，刚才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过瘾？”

向影心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这才发现还是躺在原来那张床上，因而问道：“你不是睡了么？”

毛人凤道：“我哪里会睡，杨森送来三颗外国进口的男用春药被你当安眠药混在感冒药里全给我吃了。”

向影心这才彻底明白是杨森的圈套，心里恨得痒痒。

毛人凤道：“这药第一次服用还真管用。你也表现不错，全不像平常那半死不活、有气无力的样子，怎么样，性爱这东西，主要是心理作用罢？”

向影心诘问道：“你们俩为什么合伙捉弄我？”

毛人凤道：“你休怨我，更不要怨他，只怪你自己——而且你也没吃亏嘛，获得了最大的满足。”

向影心道：“我是获得了最大满足，可我现在又觉得很恶心，因为我受了欺骗和愚弄，从现在起，我讨厌杨森！”

毛人凤道:“这正中他的下怀,他为的就是这目的。”

毛人凤接着向向影心解释,杨森是个怪人,凡别的男人睡过的女人他不会要。尤其对那些无数男人睡过的女人,他心里更有一种逆反心理,感到无限厌恶。

毛人凤道:“因他第一次和你见面,你就表现得对他太过于痴心,碍着我的面子,他不好当面骂你,他以为回去后你会死心,没想到你还是心不死给他打电话,他征得我的同意,才导演了上面的一场闹剧。”

毛人凤又道:“人各有癖好,强求不得,所以,你没有理由怪罪杨主席。”

向影心突然想起了什么,道:“我想,你们不仅仅是这方面欺骗了我。我问你,周伟成你如何处置他了?是不是已经被你们处死了?”

向影心又问起这个问题,毛人凤一时无言以对。

向影心见毛人凤不回答,知道周伟成很可能已经落难不在人间了,因而哽咽道:“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

毛人凤一听到“过意不去”,有了话说,道:“是我跟你过不去,还是你太不成体统了?我的图章,只须往填写好的白纸上盖,就可以让一个人死,也可以让一个人升官发财。你不经我同意和允许,就偷盖了去,这到底是谁跟谁过不去?”

向影心道:“就算是我的不是,你也不能就让他去死呀,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事全是我引起,人家已经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受到惊吓,你到底替别人想过没有?”

毛人凤道:“我只是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我没有要周伟成当县长的想法,所以我就有必要让杨森收回了成命。我没有杀他,这已经够宽宏大量了,连杨森都感到无法理解。”

向影心道:“这些我不管,明天一早我就去黔西,万一见不着时,我回来找你算账。”

毛人凤道:“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没有杀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与我不相干。”

向影心见没办法跟毛人凤争个清楚,亦不往下争了,反正,天一亮她也会走了,她内心里已非常厌恶杨森,一想起那形象就恶心倒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竟在极短的时间里相换颠倒。人有时真像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怪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

回想昨晚的经历,向影心觉得那是今生今世最大的羞耻和污辱。

向影心知道离天亮没有多久了,她再也睡不着,不等天亮,她就要司机送她去黔西县。

毛人凤没有阻她,甚至连车都让给她了,自己搭别人的车回重庆去,只是特别提醒道:“你怎样待他我不管,就一点你必须记住:不能用我的名义给他捞什么好

处。”

向影心道:“你放心好了,这点志气我还是有的。”

向影心离开杨家别墅,轿车奔驰在通往黔西的公路上,昨晚又下了一阵雨,路面很干净,开过去没有尘灰,两边的景色也很宜人,有田园风光,也有清山绿水,迎面都是一派乍暖还春的气息。此时,向影心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好想好想见到周伟成,让心里有一点慰藉。

向影心是位耐不住寂寞的人,心中时时需要一位男人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她很清楚,如果这次杨森勾引成功,周伟成绝对会从心里消失,现在,她不仅没有得到杨森,反而还受到了戏弄和污辱,对杨森由喜欢变为憎恨。所以,周伟成对她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了。

向影心来到了黔西县,通过当地特务机关关系,她问得了周伟成的情况和下落。毛人凤并没有骗她,他没有杀周伟成,只是让杨森免去了他的职位,现在以卖唱为生,浪迹街头,用积蓄的钱在郊区租了一间破旧民房。

向影心没法去找周伟成,因为黔西县很大,卖唱为生的也不少,她只好又通过当地特务找到了那间民房。

房子真的很破,如果下大雨或刮大风都有倒塌的危险。门没上锁,只用布条象征性地缠了几下,不致让门被风刮得摇来晃去。

用小刀把布条割断,门开了,里面一股霉味扑鼻而来,一床被褥铺在靠内墙的稻草里,就算是“床”了,屋顶上的瓦片很稀薄,甚至衔接不上来。因此,地上有水滴成的洞,还有盛漏的瓦罐。

看着这一切,向影心的鼻子一酸,滴出泪来,曾几何时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周伟成沦落到此步田地呢?此时,向影心的心情很复杂,有内疚,有无奈,也有怀想和怜悯,她从内心愿意帮助,可就目前的条件和形势,她又无法帮助。

认真地回忆起来,以前有过香火之缘的男人虽成百上千,这些人也曾经海誓山盟,旦旦誓信,扬言刀山火海愿为红颜而闯,而如今,这拨人早已做鸟兽散远离她而去,别说刀山火海,就算求帮一个小小的忙都会设法推诿。

向影心看了一会儿,欲离去,她此时不想见到周伟成,心想等有了机会有能力帮助时再来搭救,在离开黔西之前,向影心……准备再利用一次毛人凤的关系,吩咐警局不要为难他,还要严格地盯紧,不要让他流落到下落不明,免得有机会帮助他又到处找不到。

向影心把身上所有的钱及一枚钻戒放在铺上最显眼的地方,她又觉得不安全,一旦周伟成夫妻回来晚了有小偷光临岂不白费心?

她把钱物塞入了被里,估计夜晚睡觉周伟成夫妻俩的身躯可以接触到。正当她把被子掩好,拉平,一个尖细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给我拿走,滚出这里!”

向影心放好钱和钻戒，正欲离去，没想周伟成夫妻已经从外面卖唱回来了。

毕丹见了向影心，怒火燃心，见她往被窝里塞东西，估计是钱物之类，大声吼道："给我拿走，滚出这里！"

向影心吃了一惊，转身看到心中思念的人周伟成站在毕丹后面一副落泊潦倒的模样，道："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

毕丹道："我不需要你假仁假义，过去的一切从此一笔勾销，只求你一样，今后少来打搅——最好是再也不要来打搅，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向影心道："你们这个样子能平安吗？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一天到晚在外奔波，遭人白眼，人家高兴时给几文钱，不高兴时一顿喝斥。"

毕丹道："我们的事不需要别人瞎操心。我觉得这样很好，伟成是我一个人的，没有人来争，也不用担惊受吓，连夜躲避别人的追杀。"

向影心道："都是我的不是，我一定要给你们补偿，我能办到的我一定要办，伟成，你瘦多了，要保护自己。"

向影心知道此地不能久留，连忙给自己找台阶，未出门，毕丹把被窝里的钱和戒指拿来，塞到她手里，道："拿去罢，以后不再来骚扰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向影心一路走，一路想，她估计周伟成夫妻可能会马上搬家，来到黔西县警察局把局长找到，说周伟成是毛人凤的侄亲，希望不要为难他，并随时注意他的动向，不能让他跑远了。

毛人凤的贵州之行收获很大，乘兴而去、高兴而归是他此行的总结。

回到重庆，办公室里已堆积了不少亟待处理的文件。毛人凤不敢怠慢，把自己关在案前，日以继夜，处理完毕又倒头大睡。如此几天后，心里便有点七上八下，仿佛缺了点什么。

认真一想，才记起自己又有些时日没有接触女人了。

自贵州回来后，毛人凤对异性的认识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不过认真一想，那些贵州结识的虽个个风骚妖冶，但没有一个留下深刻的印象，倒是郑介民的小红常常撞进心里来。回想起和小红在一起的时光，毛人凤感到无限惬意，自从和向影心结婚后，夫妻俩都各怀鬼胎，互相不满意，真正给毛人凤满足的还是小红。

毛人凤和小红自相识相交以来，虽已无所不至，但他仍有不满足感——好比一样可口东西每次只能尝一点点，反让人产生无限留恋和怀想。

毛人凤越想心里越耐不住，立即给柯淑芬挂了个电话。

自从郑介民没有把毛人凤拉下马之后，他也懒得理军统的事，甚至"四一"大典要求他参加，他也推三托四，说军令部工作如何忙。

对于郑介民，毛人凤现在已经很了解了，他对实际工作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写他的书，在他认为，人活不到一百年，一死了变成泥谁也不会记得，而著书不

同，千百年后还摆在那里，可以让子孙后代阅读，比如曹雪芹、罗贯中、吴承恩等人。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不如来个就地取材，写写军事著作。

毛人凤给柯淑芬挂了个电话，用只有他俩人才能听得懂的暗语，柯淑芬感觉毛人凤要得急，故意慢悠悠模棱两可道："有位很好的朋友先定了，不过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毛人凤道："你这不是此地无银又是什么？既然已经定了，怎么没有具体时间？芬姐，你就别玩花招了，你想怎样就直说罢，我没闲功夫绕舌。"

柯淑芬道："哟，什么时候学会和你芬姐打官腔了，好罢，我且问你，最近局里缴得什么东西没有？"

毛人凤道："有哇，抓了一批汉奸，有男也有女，当然男人占多数，有老有少……"

柯淑芬道："呸，去你娘的，再这样不正经今晚我家小红宁愿守空房也不给你！"

毛人凤央求道："好芬姐，小弟不开玩笑了，局里东西有的是，有珍珠粉，有新缴的大批文物，有吃的，还有用的穿的。"

柯淑芬道："上回你给了我一箱桔子，说是只给我一人，屁，我问了唐纵老婆，她也有，连沈醉的老婆都轮到了。你还要花招，说什么，这东西就这一点，我都给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呸，以后我都不信你了！"

毛人凤道："好了好了，下次不这样了，快叫小红听电话吧，我没时间了。"

柯淑芬道："跟我说话没时间，和小红说话就有很多时间。呸，小心我告诉你老婆，让她扒了你皮！"

一会儿电话里就传来了小红嗲嗲娇娇的说话声，毛人凤听着，怪舒服的。

小红道："毛先生，你回来了，怎么现在才想起我？"

毛人凤道："案头上一大堆文件，心里想着你，可就是没有时间和你在一起。"

小红道："在贵州玩得可开心呀？走之前又不和我打声招呼，不然很想和你说句话，要你好好保重身子，不要太放纵了，外头的女人都是很危险的。"

毛人凤道："今晚上我要和你——嗯，有空吗？"

小红道："有空又怎样？没空又怎样？既是毛先生你要，没空也有空了，好罢，你过来，我等你。"说到这里，小红改变嗲嗲的口气，道："小心点，出来别让你老婆知道！"

毛人凤道："我想请你过办公室来，我这里有铺，我们今晚……"

小红道："你想不要命了？不回家睡你老婆岂不找寻你了？鬼东西，色胆包天！"

毛人凤道："你尽管来就是了，我自有办法对付。"

放下电话后，毛人凤开始整理案头，故意把批阅的文件堆在一起，为的是防止

向影心检查。他已经和小红约好，晚上9点钟过来，在窗口敲三下为暗号，然后毛人凤开门迎接，万一有什么变化，再具体对待。

毛人凤一会儿把沈醉叫来，打着呵欠，指着案头一大堆文件道："真伤脑筋，这工作没完没了，昨晚休息了一整夜，今天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沈醉道："毛先生应该以身体为重，支持不了就不要强求。"

毛人凤道："如今是国难当头，谁还顾得了个人的身体，这样罢，还得由你去通知向影心，说今晚我又要开夜班，晚餐也不回去吃了，等会儿我去公共食堂随便对付一下。"

沈醉领命去了，毛人凤伸了几个懒腰，带上门，去路口饭店里买了一只卤鹅、一只烤鸭，一包花生米，几包时下流行的糖果，一瓶上好的酒，几个皮蛋，一包女性抽的雪茄。

这些东西他是为今晚准备的，毛人凤不喝酒、不抽烟，但小红却是烟鬼、酒徒，凡在妓院里呆过的女人都这样。

店家把东西打点，用一个包包好，让毛人凤拎好。付了款，毛人凤回到办公室，屁股还没落椅子，向影心人未到声音先到，"啊呀呀，你干的是什么牢工，身子都不顾惜！"

毛人凤吃了一惊，忙把桌上的包拎下来，塞入书桌底下，用身子挡住。好险啦，向影心是特务出身，若让她发现那包，翻出那几种东西盘问起来不好交代，尤其那包专供女人抽的外国烟绝对会成为把柄。

向影心进来后，把一只竹篮放在桌上，揭开盖，只闻得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向影心道："沈醉说你要去吃公共食堂，那些东西是人吃的吗？不饿死才怪呢，你呀，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就是不知道爱惜身体。戴先生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有你这么位好下级。来，这鸡汤我特意为你炖的，里面有莲子、人参，吃了补身子。"

毛人凤只好硬着头皮看了一眼鸡汤，向影心端出来用汤匙盛了硬要喂毛人凤。

毛人凤吃了一口，抢过汤匙道："我自己来，又不是小孩。"

向影心把碗给他，用手指顶毛人凤鼻梁道："你呀，和小孩没有两样，不知爱护自己，沈醉说，你的眼睛都红红的了，没有批的文件还堆得像山那么高。"

向影心说着，用手翻看桌上的"卷宗。"

毛人凤忙制止道："别乱来，这是国家绝密！"

向影心冷笑："嘿嘿，跟我还讲这个，你身上几根汗毛我不知道？"

毛人凤把鸡汤放下道："是制度问题，跟我们的关系是两码事，懂吗？"

向影心道："懂了懂了，你快快吃罢，我求求你，等会儿凉了吃下去会闹肚子的，真是小孩子一般！"

毛人凤只好端起来喝，心想喝完之后好让她早点离开，免得等会儿小红来在路上撞个正着。

毛人凤喝完人参莲子鸡汤，把碗还给向影心，向影心收拾了，并没有要走的意思，坐在那张用作休息的小床上，盯着毛人凤发呆。

毛人凤掏出怀表，看了时间，离小红要来的时间还有半小时，道："你回去罢，这里不方便。"

向影心道："你忙你的，我坐着不行吗？"

毛人凤道："有人坐在我后背，对工作有影响，不习惯。"

向影心道："那我就躺着，用被子蒙着头行了。"

毛人凤道："等我工作正起劲，你又要回去，我要送你，又影响了我。"

向影心道："我今晚不走了，就睡这里，陪你。"

毛人凤惊道："你说什么，你怎么能在这里睡呢？"

向影心道："你能睡我怎么不能睡？这叫夫贵妻荣又说是夫唱妇随，怎么，不喜欢吗？"

毛人凤全身像泼了一盆冷水，苦兮兮无言以对。

向影心道："你工作吧，不要管我，就当屋里没有我这个人。不碍事的，我一个人在家里守一座屋子太寂寞。"

毛人凤坐在案前心神不宁，胡乱地翻着文件。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的心更急了，他隐隐感到小红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向窗口走来……果然，窗口敲了三次。

向影心一骨碌从铺上坐起来，道："糟了，我出门忘了落锁，家里还有不少现钞金银珠宝，我还是回去看看！"

毛人凤脸上的肌肉一阵阵搐动着想道：这回完了……

毛人凤在这情况危急的时候，急中生智，大声吼道："谁在外面敲窗户？"

向影心道："人凤，你说什么了，谁会敲你窗户呀，怎么我一点也没有听到？"

毛人凤道："是这样的，局里有些家属的孩子特捣蛋，专门趴大人的窗口看大人换衣和小便，真是的，小孩越学越坏了，我们小的时候多纯洁。"

向影心道："不去管他，看就看罢，你工作你的。"

毛人凤估计外头的人听到屋内的对话已经离去，便说道："影心，你不是回家锁门吗，快点去，别让人钻了空子。"

向影心道："是我记错了，上了锁的，可不，钥匙还在这里呢。"说着，把钥匙拿在手里一晃。

毛人凤此时越想越不是滋味，站了起来，道："烦死了烦死了，今晚这班是加不成了，干脆我也随你回去，免得耽误你休息。"

向影心道："怎么啦，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呀？"

毛人凤道："你别生气，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人坐在案前办公的习惯，忽一日有人在场，我心里总是没法平静的。"

向影心道："那还是我回去，你留在这里好了。"

毛人凤道："我也回去，心不乱也乱了，干脆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加班。"

夫妻俩如此这般各怀鬼胎回去了，一宿无语。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戴笠影响下，杨森的教导下，毛人凤发现自己越来越对女人感兴趣了。

不说毛人凤和小红如何，单述向影心从黔西回来几天后，就有了一项具体的计划，计划若能成功，她就可以了却一桩心愿。

向影心从此开始注意毛人凤的行踪，果然在昨天就发现了可疑迹象。毛人凤的工作习惯向影心是清楚的，不干完，决不会安心睡觉。开了几个通宵，他安安心心睡了一整天，然后再让沈醉转告她加夜班，这中间肯定有诈，立即提了鸡汤来办公室探试。

一进门，就见他情色紧张，接下来又催她回家，这更令她深信不疑了。当窗外敲响了三下，向影心非常踏实，感到她的计划已真正有了着落。她不声不响，装糊涂迷惑毛人凤。

第一个晚上没成功，她预计毛人凤第二晚上将会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她是过来人，懂得其中奥秘。不出向影心所料，毛人凤根本等不到夜晚，中午就去了郑介民家。下午，毛人凤从郑介民处回来，回到办公室吩咐手下谁也不许打搅，躺在铺上蒙头大睡做着美梦。

一觉醒来，天已黝黑，掏出夜光怀表一看，已到9点钟，翻身爬起来，窗户已敲了三下。

毛人凤喜不自禁，起身开了门，早闻得小红身上气息。

小红推开道："猴急，把门关了！"

毛人凤摸黑关门，不见了门插，便要点灯寻找。火柴在办公桌上，背过身去桌上拿，一阵大风把门"咣当"一声吹开，震响了整个办公室，小红吃了一惊，往毛人凤怀里钻。

毛人凤道："别怕，我这门朝北，风大，这是常事，习惯了都一样，我寻个火柴，门插掉了。"

毛人凤摸了一阵，把火柴摸了，擦亮点了灯，办公室里便亮堂起来。这才返回把门关上，从地上拾得门插插上，那小红则一步不离地抱着毛人凤，跟来跟去。

毛人凤道："快好了，我把窗帘拉上，把灯用纸罩了……好了好了。"

小红嗔道："烦死了，总是偷偷摸摸，担惊受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在

一起嘛。"

毛人凤道:"这才有意思呢,偷情的味道据说就在这担惊受吓里,不然就没有刺激。"

小红道:"这是没出息的人说的,你看戴先生他躲谁避谁了?"

毛人凤笑道:"所以,这正是戴先生羡慕我处。"

小红啐道:"不要脸的东西。"

两个人说说笑笑嘻嘻闹闹着解衣上床,小红不愧此道中老手,动作最快,道:"笨手笨脚,像螃蟹似的。"

毛人凤道:"螃蟹才好呢,生得八条脚横竖可以行。"

小红道:"你懂个屁,骂你还得意,螃蟹是啥东西?和乌龟王八一类的。"

一切就绪毛人凤双眼冒火,没想就在这一刻千金之际,铺底下钻出一个人来,把毛人凤掀翻在地。

从铺底下钻出来的人正是向影心。她凭着当特务那几年练就的功夫,对付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案头秘书当然不费力气。

向影心把毛人凤掀翻,又把遮灯的纸揭了,一时办公室里亮堂起来。

毛人凤见事已败露,只好妥协道:"你想怎样?直说罢。"

向影心见条件已完全成熟,放下毛人凤,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拿出来,在桌案上铺开,道:"过来签字。按上图章。"

毛人凤凑近看时,见是一张协议:

兹有毛人凤与向影心为周伟成、小红之事达成如下协议:

今后互不干涉对方私事,毛人凤不得为难周伟成,向影心不得为难小红。

另外,鉴于周伟成所受苦难,由毛人凤赔偿精神损失——从财力、人力、物力等诸方面全力支持周伟成创办一个京剧团。

此协议一式两份,各执其一,自签字之日生效,违者可由对方向最高法庭起诉。

协议人:毛人凤(签名盖图章)

向影心(签名盖私章)

民国××年×月×日

毛人凤草草看了一遍,签了字,盖了章,不在话下。

第九章　美蒋合作,军统权重一时

1943年,臭名昭著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标志两国特务的联手,这种罪恶的联手抬高了军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的地位,这一时期军统的势力达到鼎盛。戴笠指示毛人凤,对美国朋友的要求,一定要随时提供方便。

一　“中美有个合作所”

前面提到,因军统局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重视,派出海军中校梅乐斯来重庆和军统谈判,参观了军统局的一些单位和设备。

当时美国缺少的,是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中国海岸的一些活动情况——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等方面的了解。

1942年冬天,梅乐斯在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戴公馆和戴笠、毛人凤达成协议,军统给美方提供太平洋沿岸的日军有关方面情况,美军给军统提供先进的电讯器材、武器与交通运输工具。

经过几次交换意见后,合作便立刻转入了一个新的试验阶段。接着,美国气象工作人员和设备陆续来到重庆,戴笠、毛人凤所需要的轻武器和炸药也运来了不少,其中有五百支左轮、曲尺手枪、卡宾枪、汤姆生轻机枪等。

关于美国方面下决心与军统合作,除了珍珠港教训之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戴笠与美国特工头目梅乐斯合影

那是1942年4月18日,美军十六架B—25轰炸机从距日本本土六百五十海里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首次对日本进行珍珠港事件后报复轰炸。完成任务后,预定到中国浙江慧州机场降落,无奈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气象地形等资



戴笠在上海与美国特工会谈

料不熟悉，轰炸机飞达浙江上空时正遇狂风暴雨，七十五名机上人员与地面失去联系，飞机油料慢慢耗尽……

在这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弃机跳伞。结果，六十七名空中袭击队员被国民党方面救起，另外八名被日军俘虏。

这次行动使美国海军认定必须通过与军统合作，尽快掌握东南沿海地区的水文、地质、地形、气象及日军情况，以利于美海、空军对日作战。

对于军统来说，和美国合作，一来可提高自身身价，二来可以得到美方的援助，提高军统特工技术和力量。最最主要的是戴笠想通过美国方面的支持，实现他当海军总司令的伟大理想和宏伟目标。

戴笠、毛人凤和梅乐斯在杨家山戴公馆签订初步协议内容如下：

中美双方共同成立一个情报合作业务所，中方由军统局为代表，美方由海军情报署为代表；军统局尽可能提供给美方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站和水文研究及无线电台；美方人员在华如有失踪及伤亡等意外情况发生时，军统局应协助设法寻找和救护，并保护美方人员在华的安全。

美方给军统的条件是：无偿供给军统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和交通、医药器材等。

这个协议和计划，很快得到双方首脑的批准。于1943年1月正式行文批准成立“中美特殊技术合作所”。

蒋介石对成立中美所在原则上是支持的，他也希望这种合作能不断扩大和加强。但是，蒋介石对戴笠与梅乐斯合作活动又带有一种警惕心理。

蒋介石一向对一部分美国人企图直接控制国民党军队及政府重要机构的行为给予高度警惕，现在梅乐斯找上门来要和军统合作，他们会不会另有所图？蒋介石的疑忌使他始终对于中美合作采取一种谨慎的支持态度。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签字仪式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办事处的大礼堂里举行。罗斯福总统派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与美国海军部长诺斯一起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蒋介石先是让何应钦去，后又改派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参加。中美两国参加人员规格的悬殊，体现了蒋介石对中美所的一种微妙态度。

合同签字后，中美所所长由戴笠兼任，副所长由梅乐斯担任。

中美所成立后,戴笠、毛人凤下令在磁器口钟家山一带纵横二十多华里的范围内圈地划禁区,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梅园、松林坡、五灵观等地也列为特区,大兴土木,建有能住一千余名美军特务的别墅宿舍、办公室、餐厅、跳舞厅、大礼堂以及军火库、仓库、监狱,全所内外勤人员计六百三十五名。美方按照军统开列的账单和要求,源源不断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器材、气象测量设施、医药设备和交通车辆。其中仅中小吉普车就达二百余辆、十轮大卡车达二千辆。把戴笠、毛人凤喜得合不拢嘴。

组建中美所后,美国海军方面很快得到中国战区的第一手资料。对中国战区及远东局势的分析和判断有了更好的发言权。美国陆军方面很快发现海军占足了中国的便宜,认为海军独享中美所的情报成果是不公道的,一时间军统成了美军各派争夺的对象。



国民党政府的监狱“中美合作所”,正在被上刑的政治犯

话说中美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名义上虽在戴笠之下,但因是美国方面代表,实质上和戴笠是主奴关系。

此人阴险狡诈,在这一点上与戴笠臭味相投。在工作上及处理关系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时,便立即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笠接到这类与他竟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一会儿便又完全依照这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他极力和戴笠搞好关系。

一次,梅乐斯赴印度视察时,在阿拉哈巴车站遇刺受伤,戴笠下令军统在印度的组织彻底查办,很快就弄清楚是日本间谍搞鬼,梅乐斯闻讯佩服不已,称赞军统的力量确实不凡,在美国大力宣传,把戴笠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巨大作用夸大其辞地宣扬一番,以致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在开罗召开国际首脑会议的期间,罗斯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希望能见一见中国的希姆莱。罗斯福直言不讳的要求,使蒋介石的心情极为不快,他认为特务工作历来不能被其他人控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自从实施中美合作计划以来,不但军统的力量大大增强,戴笠的地位也进一步

巩固，尤其自得到梅乐斯的全力支持后，戴笠的地位已带有明显的国际背景。这使蒋介石颇感不安，召见时，不再用过去简单打骂的办法来控制了，连“娘希匹”亦很少用。

这种时候，蒋介石当然是不会让戴笠去见罗斯福的。

为了限制戴笠发展导致威胁到自己的后果，当时，蒋介石已有意培植唐纵，他的第一步棋是让唐纵任军统帮办，先让其熟知军统内情，必要时取而代之。

同时，为了加强对特务工作的控制，蒋介石成立了工作年度汇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戴笠、中统局徐恩曾、军令部郑介民等人。

会议的内容是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情报，听取蒋介石对特务工作的指示。会议名义上由蒋介石主持，但代表发言的却是唐纵，唐纵每年这时候都出足了风头。

在年度汇报之后，蒋介石又指示成立月度汇报。月度汇报设立在军统局。唐纵每月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由他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系统所呈送的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而已。

蒋介石建立年度和月度汇报制度，为的就是全面控制和管理特务工作。蒋介石除了重要及重大的情报由自己掌握外，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唐纵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

蒋介石让唐纵任帮办以后，唐纵也明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因此，他和戴笠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军统与中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对戴先生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并不保密，同样呈给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对他更加信任。

蒋介石设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是有用心的。通过这两个汇报进一步培养唐纵，为取代戴笠做准备。

戴笠的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介石的有意抑制，唐纵的扶摇直上，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一步不慎，就有可能覆船。

每当他想到自己的前途，就记起毛人凤常常提到的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而触怒皇上，死后还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台湾“天地会”起义反抗清政府，康熙令其扑灭，未果，而被斩首。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给戴笠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抑。他自认为自己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的第三个在江山县影响最大的人物，会不会像毛、柴两人一样不得善终呢？

为了落实考证，他和毛人凤、梅乐斯专程去江山县，对毛、柴二人出生地石门、长台两乡的地理风水进行勘察，果然有惊人的发现：江山县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

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龙，故大人物都不得善终。戴笠如此一想，又联想到自己命中缺“水”的命相，不禁毛骨悚然。

毛人凤也私下里想：若戴先生是江山县第三个大人物时，我则是第四位，我的命相缺火，或有可能好些?

话说困兽犹斗，戴笠虽对自己的前途悲观，但仅认为是在蒋介石面前而已，如果改认美国主子，中间隔着一汪太平洋，有的是水，或许大有前途。

尤其此时，梅乐斯许诺为他筹建中国海军，让他这位命相缺水的人天天泡在水中。

因此，他越来越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途关系重大，所以更加俯首贴耳。



戴笠同美国情报局局长梅乐斯在中美合作班合影

梅乐斯不但对戴笠宠爱备至，对派在中美所工作的大特务也非常慷慨，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手表、衣服、避孕药一类的东西，一般的特务也能得到一些像香烟、巧克力之类。少数和他亲近的人他也赠送手枪、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

沈醉也是其中一个，并得过一套吉普车引擎，他赠东西时，喜欢叫人用打字机打一张证明文件，由他签名，免得误会，不知是他给的好处。

梅乐斯有一块长不到两尺，宽不到八寸的宽长小尖角旗，此旗白底镶红边，一顺排着七颗红星，既不像美国国旗，也不像中国古时候打仗用的帅旗，可自从中美所成立那天起，他便在钟家山办公室前面的空地升起了这面七星旗。他除了回国养病和出去视察工作这段时间外，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一早，他总是先叫人去升旗，到傍晚才收下。

大家对此感到无法理解，毛人凤在一次会谈时有意问起，才听他自己说了这面旗子的来历。

原来梅乐斯在当海军舰长时，有次与菲律宾的人民武装打仗时，他的军舰大炮把一艘逃在海上的菲律宾船击沉后，船上的菲律宾战士便挤在许多小舢板上逃命，很快这些小舢板又被一一击沉。

在他凯旋归来时又遇到一只装人装得最多的舢板在海上挣扎逃命。梅乐斯见了，命令军舰不要开炮，而紧紧尾追，到了机关枪可以扫射到的距离时，他才拿了一挺机枪扫射，看着这些人一个个痛苦万状，血肉横飞的情景，他感到非常刺激，惬意

无比，把一船人杀完后，他又在舢板底部扫射了一梭子弹，这时白色的小舢板内的鲜血便从七个弹孔里涌了出来。他看了这一幅惨景非常得意，狂笑不止，第二天便在他的军船上加了这一面七星小旗用以纪念这一次辉煌的经历。

从此以后，这面小旗就成了他个人的标志。

在对待部下的工作方法上，梅乐斯经常劝戴笠学他的一套“民主方法”。

戴笠是个讲究个人威信的人，希望部下怕他，动辄打人骂人监禁甚至枪决，用这种办法来表现他的权力，使别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

梅乐斯不同，他责备部下时从不采用粗暴方式。

在中美所成立不久的时候，有一对刚从大学毕业回来的夫妇，因在重庆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活，便仗着能讲几句英语，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在中美所背后歌乐山开了一家小酒店，想赚这些外国人的钱，成天和美国特务打交道。在一天晚上，男店主办货未归，几个美国特务趁机把女老板轮奸了，男店主回来后，得知此事，气愤得不行，告到中美所。

梅乐斯知道后，只把几个参加轮奸的特务找去说了几句，罚他们一个月不准休假外出；另外，又叫翻译由沈醉陪着要当地警察出面，赔了一点钱，叫夫妻俩以后不要在附近做生意，如果不听，以后出了事不会再管。

还有一次也是中美所成立不久，正在准备强占附近民房民地时，有天戴笠、毛人凤陪同梅乐斯及几个翻译在后面坡上察看地形，忽听到一个小山坡背后传出一阵女人的惊叫声和男人的狎笑声。

当时戴笠担心是军统特务在胡来，给他在梅乐斯面前丢脸，赶紧使个眼色要沈醉快去看看。梅乐斯听到这些声音，也急着要了解一些情况，跟着沈醉向这个地方走去。

刚一进小山坳，就看到一个衣服穿得破烂的中年妇女狂奔而来，两个穿着美军便服的美国特务在紧紧追赶。这个妇女看到梅乐斯一行，才停下脚步，一面理着被抓乱的头发，一边用手掩住被扯破衣服的胸膛。

当翻译把这个妇女的话告诉梅乐斯之后，他发出一阵狂笑，然后用英语亲切地问这两个美国特务：“你们长得一表人材，白白皙皙，玩这样的女人，不嫌脏吗?”接着又说：“妓院里有好多花姑娘，不用花多少钱可以玩个够。”说着，还在他们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打发走了。

戴笠看到这样处置，有点不高兴，梅乐斯看出了他的心事，当即从兜里拿了点钱，要沈醉给妇女，让她走了，他们便坐在一些乱石上谈开了。

梅乐斯趁这个机会劝说戴笠，要他学学美国一套方法来对待部下，不可动辄打骂，不但要设法使部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由于中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梅乐斯由中校升为少将。梅乐斯的升级对戴笠来

说无疑是一桩大好事,他权力越大,对戴笠组创中国海军的帮助也就越大。

中国海军目前还是一张白纸,而美国海军已有了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历,蒋介石早已有了在战后组建海军之意,梅乐斯许诺,到时候美国方面将以技术资料和数据为条件,在蒋介石面前极力保荐戴笠,支持他担任海军总司令,并答应为他培养海军人材。

戴笠认为,美国对他来说是一张王牌,到时候,军统局局长之位真被唐纵取代,自己也有更好的去处。

二　有个"美女招待会"

为了充分地求得梅乐斯和美特的欢心,戴笠准备按美国风俗举行圣诞晚会。并特意预先赶建了一座可容纳四千人的大礼堂。

这座礼堂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

在兴建这座礼堂时,所有电器材料诸如扩音器、照相机以及电动舞台等设备,全部由美国运来。还特意按照梅乐斯的意思,按照礼堂大小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漂亮华丽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用料为最好的丝绸,周围加上金色的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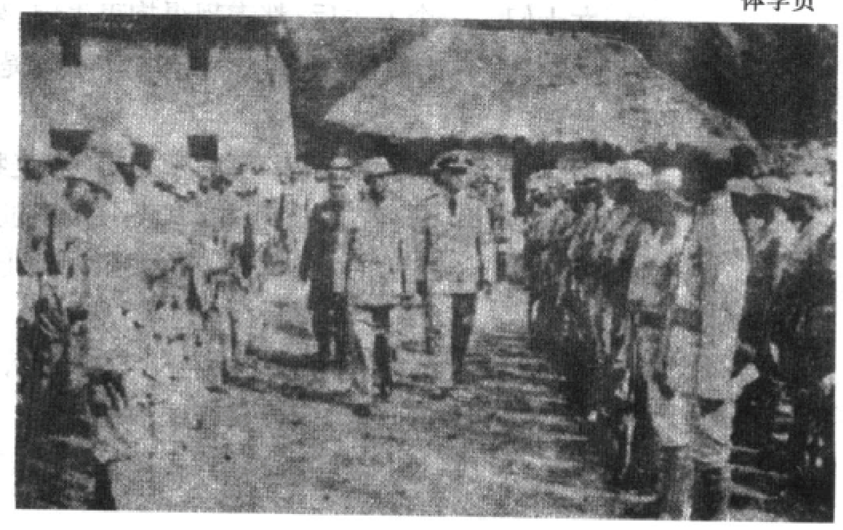
这些万国旗中,没有德、意、日等国国旗,也没有苏联国旗。为了举行这次集会,军统空运来六十多件乐器,乐队队员全部用军政部发给的将军呢做成制服,换发了新皮鞋和洁白的手套。

礼堂的节日布置从12月中旬就开始准备,戴笠准备赠送梅乐斯等美特的节日礼物也在11月底前全部办妥。

梅乐斯为了回赠,也在12月初就开始从美国运来大批妇女们穿的衣料、台布、糖果与小孩玩具以及圣诞节代表圣诞老人用的帽子等。这些一应俱全的东西都分成一堆堆的装在一个个小竹箩筐里。

一棵圣诞树,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用专车装来的。

一切布置都是按照美国的风俗习惯,由一些到过美国的太太们指挥,完全按美国的生活方式,处处要使美特们有宾至如归像置身家乡一样的感觉。



戴笠陪同梅乐斯巡视特务培训班全体学员

从2月20日以后，戴笠每天都要抽时间亲自去看看，有时还邀梅乐斯、毛人凤同去，问梅乐斯合不合意。为了圣诞节晚餐要吃火鸡，重庆一向没有，只好把养在公园和动物园里仅有的几只用来观赏的火鸡弄来杀了，不够的再用鹅代替。

戴笠原计划在宴会后来一次大舞会，由两百个美女宾客陪美特跳舞，结果凑不够数，只好改在宴会后看文娱表演。

12月25晚上6点前，所有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美特三百多人全部到了，中美所副组长以上、军统副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都来了，并按规定带上自己的太太和18岁以上的女儿或儿媳来参加。

另外，特意选出来的四十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打扮得花枝招展专陪美特头目。

事前，戴笠害怕太太、小姐们不敢去，要沈醉预先通知，说只要参加晚会不跳舞都可以得到一箩筐美国礼品，被通知的太太、小姐如果有意不去，当违反组织纪律予以论处，由她丈夫或父亲顶罪。

女人被逼无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参加圣诞，因为事先她们听说了，一定要陪洋人跳舞，这些中国女人们对外国男人不习惯，觉得毛茸茸的吓人。

女人进入礼堂后，戴笠果然命令特务们强行把她们全部安排在美国特务的中间。

这次参加人数约有八百余人，在大礼堂当中排着五长溜桌子，上首还摆了一横排，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有三十多人参加了。

会场里，乐队奏着美国当今流行的小调，一支接着一支，美特们听到这些熟悉的音乐，又有女人陪伴，一个个高兴得狂叫不止，打着飞吻。

宴会完毕了，开始互赠礼品。

梅乐斯见了如此之多的女人，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个鬼点子：要每个女士走上礼堂的舞台亲自领礼品。

……女士们一个个上去后，都表现得拘束生硬，呆若木鸡，羞羞答答，戴笠很不满意，认为这样没有让梅乐斯开心，站起来道："我提议，让女同志和梅将军当众表演美利坚舞蹈！"

戴笠话音未落，立即又博得了更狂烈的喝彩。美特们甚至把头上的帽子抛上空中，一时间大礼堂里飞舞着帽子、手帕，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狂乐停息后，众目搜寻着看有哪一位大胆的女士敢于冲破传统禁区，上台和梅乐斯表演……

一秒钟、二秒钟、三秒钟过去了，仍没有人敢上，毛人凤、沈醉等人开始为戴笠捏一把汗，戴笠脸上的肌肉也明显紧张地抽动……

正在他紧张、尴尬得脸上挂不住红一阵白一阵的时候，一位妖冶的女人从台下

站起，举手道："我来了！"说着，一阵旋风似地跑上台去。

戴笠如释重负，毛人凤等人亦松了一口气，感激地望着这女人，鼓起掌来。

这女人正是毛人凤的现任情妇小红。

一曲舞毕，又是一阵狂笑和响亮的掌声，戴笠又要他们再来一次。这时，梅乐斯从手指上取下一枚戒指替她戴上，又在小红戴戒指的手上吻了一下，接着又来了第二个回合。

一会儿梅乐斯、小红双双下台，众人又是一阵起哄，两人携手道谢，小红也乘机回到了人群里。

这时戴笠宣布继续分赠礼物，替梅乐斯解了围。

赠完礼物，接着开始文娱晚会，因戴笠、毛人凤喜欢京戏，所以把周伟成的"国风京剧团"请了来，演《贵妃醉酒》。在戴、毛的影响下，梅乐斯也渐渐成了京戏迷。

《贵妃醉酒》演到一半，那些在宴席上喝得醉了的特务酒性涌上来，醉醺醺地跑上台去把演杨贵妃的周伟成抱起来……又从后台拿起大刀、花枪在台上大舞大闹。

戴笠也兴奋了，跟上去从后台拿了一串演老生用的白长须挂在嘴上，胡乱唱道："寡人唐朝李世民，爱上杨玉环小美人。不爱江山爱美人是也。"

这时，向影心、毛人凤也乘机跑了上去一起嬉闹，向影心则和周伟成喁喁私语，情意绵绵，如此大闹直至深夜方散。那些美特们离去时混水摸鱼，把象牙筷子、银质汤匙拿去当了圣诞老人给的纪念品。

不言戴笠为了当海军司令如何挖空心思讨好梅乐斯，且述蒋介石明显偏向唐纵之后，毛人凤、向影心如何对待这等牵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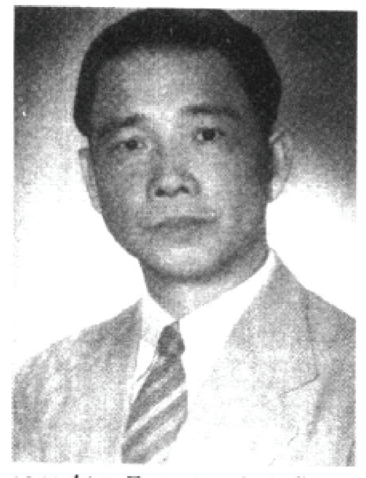
毛人凤和向影心在私下里商量，分析戴笠虽有心想在他担任海军总司令之后，把军统全权交给毛人凤，但宦海风云，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毛人凤做出了最实在的打算：万一戴笠走后，权力由唐纵独揽，自己的代主任秘书能不能保住？

唯一的办法是讨好唐纵，打通这关节，要打通关节，就得了解他的为人，再对症下药，投其所好。

在毛人凤的印象里，唐纵这个人，外表文文静静，戴一副近视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眼镜，白净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且老是带着微笑，态度非常冷静，初见面，根本不会以为他是个军人。

毛人凤很少看到他疾言的表情，但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又不肯认输地坚持个人意见，非得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因此，相处久了以后，又觉得他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用这一套方法。他常常在戴笠同意他的意见后，对毛人凤说这叫"以柔克刚"。

一开始，戴笠对他很是器重，每遇到有什么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



1940年3月30日，主张“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日，组建伪“国民政府”并任代理主席

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纵，被人在背地里称为“智多星”。

毛人凤听人说，唐纵在黄埔三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了不少“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介石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介石汇报。他的告密和“小报告”使大批同学、教官被出卖枪决，而他自己则得到了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更有甚者，因为他文文静静，不夸夸其谈，被他出卖的人都还蒙在鼓里，死到临头都没人怀疑是他干的。

唐纵从黄埔毕业后，便被蒋介石留在身边工作，从事特务活动，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全部交给戴笠，除了郑介民任副处长外，把唐纵也派来帮助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

唐纵为人很小心，在任书记的时间里，从不擅自做主张，沈醉那时常常由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按规定，如是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按照规定可以乘头等卧铺；如送特务只能坐二等，回时一律坐二等车。有次沈醉送一位犯了错误的特务去上海，因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车，唐纵报销时，他就问这事是否经过许可。

唐纵的胆子小非常怕死，每次去上海总是先通知沈醉去车站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约好一些通讯员谈话时，总是叫沈醉佩带手枪在暗中保护。有时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有人事先设好圈套暗杀他。

1933年8月，戴笠有事去了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有一天，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是有几个反蒋分子在开秘密会，问唐纵怎么办。唐纵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用秘密逮捕的办法把人抓了起来，一拷问才发觉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人员。

汪精卫知道后，火冒三丈，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介石无奈，只得马上把被捕者释放了，一边把主持这案子的唐纵、赵世瑞扣押起来。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不好，而唐纵不但不自己发牢骚，还再三劝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唐纵非常满意，说他识大体。

这次事件后，蒋介石为了应付汪精卫，免去了唐纵的书记职务，紧接着把他安排到德国留学，学习希特勒法西斯组织对德国的统治办法。

戴笠在这段时间，对特务处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去发展没有完整的计划，唐

纵从德国写回报告，戴笠才开始按德国法西斯特务的办法。在毛人凤从崇德来到军统后，戴笠常对他说："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你应该尊重他，并经常向他讨教。"

唐纵从德国学习回国后，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蒋介石准许了。职位虽还是原来的职位，因他从德国"镀了一层金"回来加了一个"长"字，叫"书记长"。唐纵回国的时候毛人凤已经在军统局了，因此比较知道内情。他知道唐纵从德国回来，本不想再搞特务工作，想转搞行政，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亲自多次登门找他，"三顾茅庐"，唐纵才答应下来。

戴笠最初在特务处搞的那一套，是参照苏联政治保卫局的办法，他很不满意。想采用德国的那一套。所以，硬要把唐纵拉到特务处来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特务组织迅速扩大，其中就分为军统局和中统局。这时，蒋介石感到他的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持军统和中统呈上来的情报。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抑制中统的最好机会了，向蒋介石推荐了唐纵，担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

唐纵去了侍从室以后，与军统本是没有关系的了，但戴笠为了要拉拢他，经常叮嘱沈醉，说唐先生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他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沈醉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给他多送点日常用的各类东西。

唐纵当时是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的附近，毛人凤也经常去，那里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毛人凤领着沈醉去时，送了东西之后，还问他老婆家中缺些什么，不要客气，都是自家人。

唐纵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老婆出面要车。

唐纵为人是极端圆滑的，戴笠常常求他压制中统，他表面不表什么态，但骨子里谁也不得罪，不仅讨好中统，同时宪兵、政学系也极力巴结。

唐纵最能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

戴笠一天天强大起来并得到美国方面的重视以后，蒋介石害怕威胁自己，又把唐纵安置到军统，以"帮办"的名义来军统办公室办公，必要时取代戴笠。

唐纵又一次回到军统后，这时应算是正儿八经的军统人了，可毛人凤有次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的?"唐纵望着毛人凤笑了笑，道："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中共方面的情况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住不再说下去了，任毛人凤怎么盘问也不答。

唐纵的成功在于他的一言一行处处表现出对蒋介石忠心不贰，讨得他的信任和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埋头在他的办公桌上，对每一送给蒋去

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

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唐纵一次向书店购买了五千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班都要把这本书列为必读课本，说这本书是挽救中国和振兴中国的法宝，是流传万世的不朽之作，其价值是《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等一切著作加在一起都无法相比的。

一次，唐纵看见沈醉在读《中国之命运》，心里很高兴，问沈醉读到哪里了。沈醉见问，支支吾吾，唐纵起了疑心，拿过一看，才知封皮是《中国之命运》，内容则是《金瓶梅》，唐纵很生气，批评沈醉思想不端正，为此，很久不理沈醉。

不管在什么场所，他都把蒋介石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人。什么“谦若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热爱人民”、“英明伟大”，更是被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特别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本是一曲不可告人面子丢尽的闹剧，却被唐纵煞费苦心地编成神话。说西安事变那一天，张学良、杨虎城等乱党为了篡夺领袖之位，实行兵变，上万叛军团团围住蒋介石的居地，一时枪声大作，乌云滚滚，侍从们见状，吓得浑身发抖，只有蒋介石一个人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爬上高楼对叛军讲话，要他们不要听信共产党之言，要为民族之存亡而战，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人。

叛军在少数极端分子的怂恿下，哪里肯听。说蒋介石贪生怕死，还说你若不怕死时就从高楼跳下来。

此时，蒋介石见侍从们一个个面如土色，想到他们家有老少，于是提出不要为难他的部下，然后纵身一跃，从十几丈高的地方跳下来，着地时只伤了几条筋骨。在蒋介石往下跳时，一朵祥云护住，金光四射，叛军见了，告知张学良、杨虎城，张、杨二人大吃一惊，知道蒋介石有天神保护，不得造次，立即打消篡位野心，改为“兵谏”，双双把蒋介石接回官邸，跪下谢罪，云云。

关于蒋介石“只断了几根筋骨”之话，《金陵春梦》里叙述得颇为详尽，现摘如下，予以对照，倒看唐纵说的是什么鬼话：

12月12日清晨5点半，蒋介石再也睡不着，他做完床上运动，正在披衣，忽听见一声清晰的枪声“砰！”，紧接着野犬乱吠，寒鸦惊飞。蒋介石暗吃一惊，忙不迭伸手穿衣，可是四肢发抖，上下两排牙肉“突突突”地厮打起来，越急越慌，越穿不上衣裳，好不容易逼出一声道：“来，来人哪！”

一名侍卫应声而进，倒提着枪急道：“行辕大门有枪声！”

“还不给我去看看！”

“是！”那侍卫拔腿便走，却再也没见回来。第二声枪声又起，紧接着枪声如爆豆似地吵将起来，蒋介石连忙关上电灯，心想不能让人发现我房里有人。仓卒间只在

汗衫、卫生裤外面罩上一件皮袍,启门瞭瞭望,黑黝黝夜空中子弹乱飞,火光闪闪。这情景把他看得目瞪口呆,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是又不知往哪边走才算安全,正在默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料斜刺里钻出两个黑影。蒋介石心想这下可完了,踉踉跄跄一头栽倒床上,房门已经推开,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蒋介石一听是侍卫官竺培基,登时有了气力,连忙爬起来问道:"什么事?什么事?"另一个黑影开口道:"叛兵已经蜂拥入内,本来已经冲进第二号桥,给我们侍卫队抵挡一阵,死伤极大。对方知道我们有了防备,现在略退,请先生马上离开。"

"好好好,施文彪。"蒋介石登时又软了半截:"走,走,走吧。"当下三个人拉拉扯扯摸出房门,又有一条黑影窜将出来。大叫:"快跑!我是毛区队长毛裕礼的传令员,现在叛军已经冲进二门,你们千万不要望二门那边跑。刚才毛区队长同后山哨兵通过电话,说那边并无异状,也未发现叛兵,你们可以往那里跑。"

蒋介石结结巴巴问道:"毛区队长在哪里?"传令员答道:"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假山旁领队抵抗。"蒋介石再问:"叛兵是什么样儿的?"传令员答道:"是戴紧帽的东北军。"

"快走。"蒋介石摔掉侍卫的扶持:"你们拿着枪在前面警戒,搀着我,容易给人发现目标。今天的情形要紧,你们应该好好地保护我才对。今天是一部分的兵变,一定是共匪煽动驻临潼部队暴动,而不是张学良的计划,如果真是他的计划,整个东北军都叛变,那行辕外墙都已包围了。"蒋介石忽地尖叫一声:"啊哟!"吓得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跳起尺半高。

两名侍卫官定睛一看,原来有一条黑影正从背后山径转角处飞奔而来。施文彪正待开枪,那黑影已经开口:"我是随从蒋孝镇!"于是大家惊魂稍定,竺培基低声喝问:"你后面有无追兵?"蒋孝镇气喘如牛:"没有,没,没有。"于是四个人在一片枪声中向崎岖山径摸索行进。

却说华清池中人如欲走出东侧山门,必须经过虹桥。蒋介石踉踉跄跄到得桥上,扶着栏杆只有喘气的份儿。正在等侍卫官打开后门,不料黑暗中只听见一声:"苦也!"原来那扇门却由铁将军把守着,无法开得。侍卫官还想用大石把它砸碎,蒋介石骂道:"娘希匹!你这一敲,不是告诉人家,说我在这里么?"于是命令身体健壮的竺培基伏在地上垫底,由施文彪爬上去,实行叠罗汉。喜得墙矮,不需要再加一个蒋孝镇了。于是蒋介石在蒋孝镇扶持之下,摇摇晃晃爬在墙上。爬墙这玩意儿本是郑三发子拿手好戏,但变为蒋介石以后,此调不弹久矣!何况风高月黑,枪声不绝,天气又冷,穿得又少!蒋介石在墙上往下一看,估计约有一丈多高,心想总算还好,于是纵身一跳。这一跳不打紧,却跳得蒋介石七窍生烟,五痨七伤,黑夜中不易辨别。且说墙内三人只听见咕咚一声后便无下文,心知有异,忙不迭接二连三跳下深沟,只见蒋介石倒在沟里,业已昏厥。三人忙了一阵,足足有十分钟光景,这才见蒋

介石悠然苏醒，硬撑着想继续逃亡，屡爬屡跌者再。三侍卫不容分说，就把他抬出深沟，由两人架住慢慢走向山顶。可是问题来了：原来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西行又怕碰到东北军，蒋介石疼痛难忍，哼哼唧唧道："不要往西，还是上山哟。"于是攀援摸索，跌跌撞撞。山岭陡绝，一步一哼。经过一座小庙，幸喜内无敌兵，只有一名侍卫从昨夜起在这里放哨。蒋介石向他要水壶里的水喝了，继续再爬。枪声渐近，越来越慌。半小时后快到山巅，蒋介石实在无法再走，又怕侍卫心怀异志，倒在平坦处唉声叹气说道："这一次你们辛苦了，只要我出得去，你们都有重赏。"正说话间，四周枪声大作，前后左右，闪烁着一片手电筒光。蒋介石慌忙叫三人分头侦察，自己也摸索着站了起来。刚刚立定，只听见三个人中不知是哪两个惨叫一声，再无下文，随着这两声惨叫，对方已经知道此间有人，子弹更密，嗖嗖嗖地从蒋介石头顶掠过。流弹或击中身旁树干，枯枝落叶扑的将掉下来，把蒋介石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连忙紧紧地贴在地上，一步一哼，再往前爬。

爬了一阵，才知道自己是在往下爬，并非爬向山上。四周枪声不绝，吆喝声四起。蒋介石估计一下体力，别说爬向山上，即使一口气能安全地爬到刚才昏倒的沟中隐蔽，也不可能了。而且双手是血，满身都疼，其状狼狈，难以形容，这个样子逃到山顶再给押解下来，岂不笑掉了人家门牙？想到门牙，蒋介石才发觉自己忘记带上假牙，难怪上下两排牙肉"突，突，突"地厮打，震得满脑门子更慌。他一个人伏在山地里思虑，更多人正向他周围搜寻。蒋介石决定找一个好地方藏起来再说，于是他使尽吃奶气力，继续爬行。及至山腹，蓑草间一岩穴，荆棘丛生，勉可容身。蒋介石长叹一声，咬咬牙肉往里钻。且说那滋味端的难受！内有爬虫、中有石尖、上有荆棘、下有污泥……

总之，唐纵为了迎合蒋介石，已经工夫做到了家，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他都设法弄清楚，然后再忙也得抽出时间阅读。因此，蒋介石在偶尔谈到有关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功夫不负有心人，蒋介石对他越来越信任看重，以致戴笠对他也越来越客气，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改用笼络的手段。

三　中了敌伪反间计

"第五纵队"案。

或许是急于求功、力挽颓势、以求重新获得领袖信任的心情难以按捺，一向聪明的戴笠，一贯冷静的毛人凤开始失态，仓促出动，惹了乱子，使得未暖乍冷的局面陡添了几许寒意，这就是所谓的"第五纵队"案。

事情开始于唐纵奉令兼任军统局帮办的时候，有人向戴笠提供了一个所谓的重大线索：陪都重庆可能隐藏着一个规模巨大的"第五纵队"（意指敌伪间谍组织），



林森(1867－1943)，福建闽侯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国会非常会议副议长。孙中山逝世后，与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开会，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主席

这个组织不仅有机关、有计划、有行动，而且成员已渗透到了党政中枢和军统局的高级干部之中。说出秘密电台的隐藏地点，更是危言耸听，竟在“党国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公馆内。通常，这么重大的线索，必须经过仔仔细细的查证核实，确凿无疑了，才可采取行动。然而，外压重重，时机不待人，逼得戴笠把毛人凤、何芝园等少数亲信找来密谋，大家都为功利所惑，过多地把重心押在了事成之后的爆炸效应上，就连一向谨慎的毛人凤都无法幸免，那感觉就像打“沙蟹”时摸到了决定胜负的好牌一样。

某日早晨，军统局突然召集在重庆所属外勤单位的头头来罗家湾开会，会议由毛人凤主持，戴笠当场宣布：今日下午要集合全部外勤单位的干练人员举行演习，与会者立即回去具造名册，通知有关人员，准时来局本部报到，不得有误。那天下午，大雨滂沱，特工们知道“老板”的脾气，谁也不敢怠慢，冒雨赶到了罗家湾本部，只见人已黑压压地挤满了食堂，正等候集体会餐的开始。不一会儿戴笠到了，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匆匆用过饭后，全体人员集中到大礼堂听戴笠训话：“从现在起，所有的人员未经毛主任特许，一概不许离开罗家湾本部！”话音刚落，没带行李的人发了急，自言自语地犯起嘀咕。接下来，戴笠又宣布按名册点卯。有一个隶属兵工警卫稽查处的特工，想以不应卯的办法开溜，结果被当场查获，送去“上学”。再往后，人人胆战心惊，惟恐耳音闪失，误了应卯。

训话结束，特工们散去休息，戴笠再把沈醉等十八位可靠的干部召来交底，他说：“这一次不是假的演习，而是一次真的行动，对象是千真万确的汉奸！”一席话惊得众人目瞪口呆，回过神来才明白，一个庞大的搜捕行动就要开始了。

对搜捕行动的要点，戴笠归纳为：“内外夹攻，四面出击”八个字，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事先让毛人凤备好了一大批空白的搜查证和逮捕令，而且连“望龙门”的监房也腾出了许多。实施步骤先从军统内部开始，稀里糊涂中，那些“有重大汉奸嫌疑”的军统高中级干部一个个成了阶下囚，罗家湾大院通夜响彻着“冤枉”的呼喊声。随后，“内部肃清”向外推进，行动快捷，大有奔雷之势。但结果却令人沮丧。原先预计可以得到的证据，丁点儿不见，二十四小时折腾下来，疲惫外加失望，“可靠干部们”一个个支持不住，陷入了“虚脱”状，急得戴笠犹如困兽，在办公室里乱嚷乱窜，一想到弄巧成拙的后果，禁不住冷汗淋漓。好在毛人凤处事有节，没有直接去捅居正那个大马蜂窝，不幸之中尚留了回旋的余地。

原先按照戴笠的设想，擒贼先擒王，第一步应该端掉居正家里的秘密电台。毛人凤觉得不妥，苦苦规劝戴笠慎重行事。他说，居院长住的地方是全重庆最敏感的地区，毗邻的有国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等等，这些人物蒋介石都要尊重几分，本局同志怎么唐突得起？万一失手，拿不到证据，惹恼了他们，往委座那里告一通恶状，我们就十分被动了。戴笠觉着也对，临时决定将"掏心"方案改成"投石问路"，即由第四处（电讯）处长魏大铭带着收报机潜伏在居正公馆周围，彻夜监听。同时，又派人伪装成电力公司、煤气公司的职工，寻找各种借口进入公馆，假装查看电表线路，以证实有否设台架线的迹象，一连闹了几天，毫无收获，再参证其他方面的行动结果，才知是中了敌伪的反间计。

几天后，戴笠召集全体参与行动的人员会餐，郑重其事地宣布"演习"结束，并对大家工作勤奋、行动迅捷果敢的表现夸奖了一番，然后再把蒙冤关进"学堂"的中高级干部放出来，以配合"演习"有功的名义抚慰一番。由于没有去捅大马蜂窝，惊动上层官员，遮掩一番，事情也就过去了。

然而，毕竟有找缝下蛆的局内同志，他们觉着蹊跷，就千方百计地去解那闷葫芦，三探两问，个别"可靠人士"露了口风，便借以为把柄，发起难来。他们知道矛头直接指向戴笠，斥责他无能莽撞，未必打得痛，衡量一番，尤觉自身底气不足。于是，刀走偏锋，冲着毛人凤、何芝园杀将过来，好一阵殃及池鱼的攻讦，还真激起了些许波澜，闹腾到最后，竟把毛夫人向影心的不轨行为也扣到了毛人凤的头上，什么怂恿老婆在外招摇啦；毛太太干涉工作，假公济私啦；结交官眷别有用心啦，乃至命犯桃花、招蜂引蝶之类的骂街言语也都写成小报告，送到了唐纵的案头上。

面对小眚不容、纤毫必究的检举报告，唐纵远远没有周伟龙、王孔安那样的"热情"，说来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态。他与戴笠相处，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依靠的一面。当初，从"十人团"起家，靠着戴笠的提携，有了头脸。后来出国当助理武官，镀金身，支双薪，戴笠从中帮了不少忙。回国后，从军统局到侍从室，不管怎么说，都离不开戴笠的举荐，这才有了接近"领袖"的机会，并被授为少将军衔。如今老蒋赋予信任，重返军统，客观上把自己放在了与戴笠对立的一面，真是论私有情，论公以道，恩怨相交，一笔说不清的账。

戴笠对军统局官员训话



唐纵一生图谋进取，真正留意的其实是正途，很不希望将特工作为终身职业。因此，获悉老蒋打算让他回"娘家"时，连忙央托贺耀组、陈布雷代为婉拒。至于戴

笠的专注与投入,他不但熟知,而且从不计较。比如说,离开军统去侍从室,戴笠玩得是"驱虎出山"的把戏,唐纵却巴不得跳出"山寨",以求各得其所。于是,到了侍从室,当戴笠要求唐处理公文能对军统网开一面时,唐纵答应了。一来他不愿与戴笠交恶;二来也无意阻拦戴笠称霸军统的野心。眼下,迫于无奈,又拱到了一个窝里,比比当初,戴笠在军统的影响和作用已无人可望项背,除非是存心找棺材睡,否则就没有必要跟戴笠闹翻。这样一来,发自军统内部的"倒阁"活动,就得不到唐纵实质性的支持,一应恶状、小报告统统锁在抽屉里,留中不发,成了"死物"。

那么,唐纵是不是可以向毛人凤开刀,安慰一下表示"亲近"的老同志、老部下呢?唐纵即便想过,也不愿这样做。一方面投鼠忌器,同毛较劲,不可能不牵动戴笠;另一方面,对毛的为人,唐纵颇有好感,最明显的有虚实两条:虚的是毛对于唐迄今不敢称兄道弟,开口一个"唐组长",闭口一个"老前辈",论年龄,唐比毛晚生六年,前辈的称谓略显造作,但听人耳里,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尤其在戴笠表示不欢迎态度的当儿,毛的恭敬是十分受用的。实的一条是毛人凤在生活上对"老前辈"的关心。时值抗战年代,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经济凋敝,唐纵身为"内廷",又讲求洁身自好,不允许家眷干越轨的事,因此生活上比较拮据。戴笠主张"一手拿枪,一手拿钱",但不是非要笼络的人,他小气得很。有时唐纵想借辆车子用用,他常会借故推托。相比之下,毛人凤要宽仁得多,每回分东西,总忘不了给唐纵留一份,并特意派人送到府上。最可心的,还在于毛的善解人意,他知道唐纵珍惜名声,一到分钱的时候,就想出诸如茶水费、交通费、讲课费之类的名头,让唐纵"受之无愧"。因此,毛人凤在军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给唐纵带来坏处,相反还成了唐、戴之间的缓冲带。

眼睛一眨,唐纵当帮办已三月有余,执行委员长的旨意究意如何呢?他心中依旧十分矛盾。这一天(9 月 22 日)正值农历八月初六,已近中秋佳节,上午毛人凤派人悄悄送来了 8、9 月份的"交通费"一千六百元。唐纵准备写个条子退回去,免得落下"吃多了口软,拿多了手短"的毛病,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询问军统内部的人事问题,为什么外间的人才进不去?唐纵不敢马虎,回来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不利于戴笠、毛人凤的内容。正在这时,忽听外面一阵喧闹,原来委座特批的"中秋犒赏"发下来了。唐纵碍于身份不争其先,可眼巴巴地等到落班,仍不见有下文,顺便找人问了一下,原来侍从室组长一级的人人有份,甚至连某些秘书也拿到了犒赏,惟独遗漏了自己。

唐纵标榜清高,不喜张扬,内心受到的刺痛却很重。他想,论成绩,自问不在人下,为何得不到犒赏?如果是疏忽,那也表明我在委座眼里不值得记挂。一念之转,准备退回的一千六百元"交通费"留下了,与之伴随的当然还有那些搜集到的材料。真可谓:天不灭曹,否极又泰来,若不是唐纵日记后来问世,谁能想到这个小小

的过节儿?

四　依权仗势,渔色猎艳

前面提到,向影心和周伟成私通被毕丹抓获,令毛人凤面子丢尽,很为恼火,撤去它的黔西县长之职,后来向影心又抓住毛人凤把柄,以此要挟,订立了攻守同盟互不相干。

那时毛人凤因为顾虑向影心,和小红偷偷在一起非常刺激,但自从向影心不再干涉,甚至还提供方便时,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厌了,没有过去的激情和兴趣了,到了圣诞盛会之后,小红寻得了梅乐斯,这段风流史便打上了一个句号。

曾经一段时间,为了解决问题,毛人凤开始迷醉于烟花柳巷。不想有一天起床,下身开始痒,继而越痒越奇。

毛人凤怀疑自己患病了,只好去找戴笠的私人医师张简斋。

这张简斋原来是南京的名中医,擅长治性病,自从戴笠当上特务处长之后喜欢柳巷花街地玩耍,因此下身常常奇痒,经常借用张简斋,后因嫌麻烦,干脆收在门下,用军统工资开销,算是一员特务,其实张简斋除了治性病,其他一无所能,工作很是清闲。

因此,张简斋在路口挂了那块广告布,他的后背用草帘围了一个小圈,用作给病人检查之用,同时也兼做小便处。

张简斋见毛人凤来了,先是招呼,主动问道:"有事么?"

毛人凤红着脸道:"有点痒,不知你治的那种病是什么症状?"

张简斋道:"怎么?你也去了窑子?"

张简斋见毛人凤不好意思不以为然道:"没去过窑子的人一般是不会找我的。"

经这一说,毛人凤就四下里张望,除了不远处坐着的一位妇女和身边几个小孩子朝这里看外,行人都自顾走路,不曾注意这里。

毛人凤随了张简斋进去,问道:"这里安全吗?"

张简斋道:"有这么紧张的吗?"

毛人凤道:"这里离军统近,大多数人认识我,一旦他们看到我找你治病,传到委员长那里落个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坏名声,对前途会有影响。所以还是小心为妙。"

张简斋道:"到我身边来,不靠近点怎好检查?"

毛人凤这才走近,此时,毛人凤已是脸上火辣辣,突然,一个人提着裤子推开草帘……

毛人凤正欲用手去挡时,来人也闪了进来,却是刚才坐在不远处的那位女人。

张简斋骂道:"你来干什么?没见过吗?出去!"

女人道:"我憋得厉害,不知里头有你们,对不起,我这就走。"说着就出去了。

毛人凤明白,这女人根本不是"不知道里头有人"而是明知里面有人,不用猜,这是一个十足的荡妇,想着,居然兴奋起来。

张简斋道:"以前都说你如何君子不近女色,不想你才是天底下头号伪君子,在男人面前忸忸怩怩。"又道:"是初期梅毒,幸亏发现得早,不会有大的问题。只是你体质太弱,今后不要再去那地方了,若再患上几次,凭你这抵抗能力,很快就会没命。"

毛人凤一听张简斋如此说,吓了一跳,又想如果不干那事,人生中少去一种乐趣,亦心犹不甘,道:"我不去那地方了,又到哪里寻找快乐?"

张简斋想了想,道:"最好的办法是找情人,军统局里多的是,这些人你放千心放万心。"

毛人凤从草帘中出来,穿好裤子,按张简斋的单方服药,不在话下。

且说毛人凤见得刚才那位长得很有女人特点,个子不高,却风情万种,于是一路尾随,竟回到了局本部。

毛人凤感到奇怪了,这军统里的所有家属他都认得,却从没有见过这女人,一打听,才知道是侦缉大队长谈荣章刚从乡下接来的老婆,叫毛时云。

谈荣章原来和他手下的女特务杨吉昌打得火热,本打算收做二房,没想中间横刺杀出一个叶翔之。杨吉昌死后,谈荣章不得已把老婆毛时云接来。

因谈荣章在家的日子不多,老婆到底是什么样人,心里也没有谱。毛时云知道丈夫对老婆要求很严后,她自有她非同一般的办法:在丈夫面前充正派,这一招果然灵验,把个谈荣章完完全全蒙在鼓里。

毛人凤得知毛时云与军统不少特务有染,立即以手中之权,令谈荣章出门执行任务去重庆捕捉一名叫李广和的奸细,然后去到谈荣章家里。

对这号人当然不必转弯抹角浪费表情,毛人凤一进门走近毛时云身边。拥了她就……

两人干柴烈火一会儿完事,两人躺在床上,偎在一起。

毛时云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道:"你那天去张简斋那里干嘛?"

毛人凤反问道:"你呢?我正想问你。"

毛时云道:"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听有些男人说起你,我就开始注意了,我觉得像你和戴先生这样的人一般是瞧不起我的。所以,我一直不敢打扰你。常常站在你办公室的对面看你,总见你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足不出户,没想那天你竟破例出门,所以盯上了,又见你和一个老者进了一个茅棚,那茅棚和我家乡厕所是一个模样的。我想你们肯定在里头方便,所以闯了进来。"

毛人凤估计毛时云才来不久,可能不会知道张简斋,但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

道："你知道那老人是干什么的吗？"

毛时云摇头道："我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嘛。"毛人凤放了心。

接着，毛人凤问道："你丈夫知道你干这些事么？"

毛时云道："等他死了后，我给他上香再告诉他。"

毛人凤欲说什么时，外面有人在打招呼，细听，竟是谈荣章的声音，毛人凤暗叫苦也，跳下床，欲往床底钻，毛时云小声道："不行，他要检查床底的。"

毛人凤一看屋内，除了床底下可以躲之外，再没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了。

就在毛人凤慌慌张张的时候，毛时云道："穿好裤子再说！"

毛人凤这才回过神来，拿裤子就穿。

毛时云用手往床背后一指，毛人凤见那里有两块松动的木壁，轻轻取下，人钻到了屋外。本欲夺路而逃，毛时云咧嘴比划着手势要他安上，毛人凤于是慢慢把木板装好了。同时，谈荣章也进了屋里。

谈荣章一回到屋里，毛时云就在床上哼哼叽叽，道："怎么了，又回来干嘛呀？"

谈荣章道："我找毛先生要盖有公章的命令，不见人，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来，不知哪里去了，所以回来看看。"

毛时云道："回来看嘛，是不是看野男人呀？"

毛人凤在墙外想起自己真没有给谈荣章出具盖有军统局公章的逮捕令，摇着头，暗骂自己太不小心了。

谈荣章在里面道："你别说这话，你若真有时，不管是谁，我一枪崩了他，也崩了你！"

毛时云道："好了好了，我自己的丈夫都不想，难道还去想别的男人？"

谈荣章道："清天白日的，你关门干嘛？"

毛时云道："难道我就四门大开让别人进来么？"

谈荣章道："白天没有必要，到了晚上才要小心，军统局里色狼多的是。"

毛时云道："知道了知道了，你已经跟我说了多次了。你刚才在外面和谁在说话？"

谈荣章道："和沈醉，我问他毛先生去哪里了，他说大概是去了戴公馆。"

毛时云道："那你还不去戴公馆找人去，工作要紧，老婆在屋里反正丢不了的。万一是那号人时，你守也守不住。"

谈荣章这才想起还要找毛人凤，出门去了。

谈荣章走了后，毛人凤紧绷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

自此后谈荣章常常被毛人凤特别"关照"派去执行任务，谈前脚出门，他后脚进门和毛时云幽会。

说的是有一天，一位姿色相当风骚的女人闯进了局本部，心急火燎的，一进门

就劈头问道:"戴局长戴笠先生是哪一位?"

毛人凤抬起头,一下子就被来者丰满的身子,漂亮的脸蛋吸引住了,心里登时一热,立即想入非非。

毛人凤上下打量一番,饱了眼福之后,心下想:这小女人来找戴笠,他身边多的是女人,我何不来个近水楼台?因而问道:"你找戴先生干嘛?"

女人道:"你是戴先生?嗯,不对,我听说戴先生长着一张马脸,你不是,我走了。"

毛人凤急了,急中生计道:"戴先生回了江山老家,要两个月才能回来,没什么急事罢?"

女人一听说要两个月才能回来,脸就铁青惨白了,嘴里喃喃道:"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

毛人凤道:"有什么急事么?如果有急事你不妨找一位毛先生,戴笠不在时都是由他做主的。"

女人这下脸色才有点改变,道:"我就知军统局里戴笠不在时,是由一位名叫毛人凤的先生负责。"

毛人凤道:"我说的正是这位先生。"

女人道:"可是,可是我不认识他。"

毛人凤警觉道:"难道你就认识戴先生不成?"

女人摇头,道:"不认识。"

毛人凤放心了,道:"我以为你和戴先生早认识呢,既然两位都不认识,那我就陪你去见毛先生罢。"

女人道:"那就谢谢你这位热心肠的大哥了。"

毛人凤领着女人出了办公室,径直回到自己家里,向影心此时正和沈太太、毛时云等女人在家里玩牌,见毛人凤带回一个不认识的女人,都表情各异地离去了,向影心在出门时,仍不忘把门带上。

三个女人走了后,偌大的屋里只剩下毛人凤和女人两个,毛人凤让她坐定,给她泡了一杯茶,道:"毛人凤出去了,我俩先聊聊吧。"

女人此时嘴里抿着一口茶,忍住笑,道:"毛先生就不要演戏了,在办公室我就知道是你了。"

毛人凤一惊,道:"你怎么知道的?"

女人道:"我未进门就有人指点我,要我进办公室问毛先生就能问得到戴先生。"

毛人凤这才恍然大悟,道:"你这鬼精婆,耍起我来了。"

女人见毛人凤很客气,知道欲求的事有了点眉目了,然后才说出自己的名字。

并说了来此求见戴笠的目的。

原来这漂亮女人名叫刘青芳，原山西天主教主教李广和的妻子，抗战开始时，军统因见他在山西天主教范围圈里很有势力，就发展他为军统特务，派他利用这个关系在山西从事特务工作。后来，山西沦陷后，李广和为了个人利益在山西又和敌伪发生了关系，把这事严严实实地瞒着军统。

前不久，他受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来到重庆从事特务活动不慎被发觉，被毛人凤派谈荣章把他扣押来了。

李广和被扣押的那一天，刚好是毛人凤和毛时云勾搭成奸的日子。谈荣章提前完成任务回来交差时，非常得意，说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李广和抓获了，还说李广和是个软蛋，一见人就吓得全身发抖，早早交出手枪，举起手来，但还是被谈荣章踢了几脚。为此，毛人凤还大大地表扬了谈荣章。



日军活埋中国南京的平民

李广和被俘的消息没几天就被他老婆刘青芳知道了，她急得大哭。四处奔走活动，托人帮忙，但毫无结果。这时候，刘青芳的一位朋友给她出点子，说若想救李广和时……这位朋友把刘青芳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笑道："凭你这模样还愁救不了李广和?真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刘青芳愁眉苦脸道："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都急死了。"朋友见她如此，招手让她附过耳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原来，这位朋友告诉她，若想救李广和，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忙，即戴笠。戴笠有权有钱，金银和物质对他来说是没有多少作用的，惟有姿色，他对这东西喜爱成瘾，多多益善，来者从来不拒的。

刘青芳本不是什么规矩的女子，经人点拨，当下就决定径直找戴笠，没想戴笠没找着，碰上了毛人凤，毛人凤五短身材，一张奶油白脸，刘青芳感到别有一番风味。

此时，毛人凤从刘青芳的眼神里读懂了她的内心世界，亦不拐弯抹角，就想拥抱刘青芳。

没想刘青芳将毛人凤轻轻推开，泪流满腮地摇了摇头，道："如今我丈夫生死未卜，生未见人，死未见尸，我真是没有这种心思……"

毛人凤经刘青芳如此一说，冲动也就消退了，静下来一想，觉得也在理，不再勉

强。

两个人谈了一阵，很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后是毛人凤被刘青芳彻底征服，心急火燎，又不敢轻举妄动，道："我俩相识得真不是时候，恰恰是你丈夫遇上麻烦的时候。"

刘青芳道："先生不要这样认为，我想，若没有李广和的麻烦事，我俩哪会认识呢？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罢。缘这东西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刘青芳接着道："我丈夫李广和的事情严不严重？"

毛人凤从春心荡漾中勉强定下来，道："不瞒你说，不是严不严重的事情，因日本人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血案，全国人民对日军恨之入骨，对汉奸恨之犹恨，一般只要发现有可疑行为，都要杀头，而你丈夫不是值得怀疑，而是证据确凿，把重庆抗战的情报搜集起来密告日军，并造成了巨大损失。"

刘青芳闻说，愕然望着毛人凤，半晌，才回过神扑在毛人凤怀里哭道："毛先生，李广和是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求求你，让我见见他的尸体，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见了他我也马上去死。"

毛人凤吃了一惊，一把搂住刘青芳，道："你不能死，不能……"

刘青芳摇摇头，道："我会记着你对我的情意的。因此，在死前，我会让你满足。李广和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给我名分，给我吃的、用的，最难得是他从不在乎我的私生活。有一次，我被别人的老婆当场抓获，这女人为了整治我联合了李广和，当着众人准备对我进行羞辱，就在这紧要关头，李广和挺身而出，对那位女人道：'你说刘青芳和你丈夫，除了你还有其他证人吗？'女人说没有，李广和马上脸一变，说女人害我，不仅要她当场赔礼道歉，还逼她立下字据保证今后不再为难我，末了还对众人说：'刘青芳不是那号人，我是她的丈夫，我最了解她！'没有他，我是活不下去的。毛先生，他在哪里，是不是已经掩埋了？"

毛人凤摇摇头，道："按规定处死罪大恶极的汉奸尸体不用掩埋。中美所里养了很多外国的军犬……"

听着听着，刘青芳说时迟那时快，从毛人凤的腰上拔出左轮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毛人凤吃了一惊，扑过去夺枪，然而已经晚了，刘青芳的手已经扣动了扳机——幸好，枪弹没有上膛，保险也是关着的。毛人凤虚惊一场，夺了枪，心突突跳个不停，道："吓死我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刘青芳摇头道："是的，我是答应你了。但我丈夫被军狗吃了，我怎会见到他？见不到尸体我干嘛要——？"

毛人凤替刘青芳拭去腮上的泪花，道："宝贝，我怎会舍得你玉殒香沉？放心，李广和还有没喂军狗，有我在，我会设法不让他死的。"

刘青芳听说丈夫没有死，惊喜道："你说的可是真的?"

毛人凤点点头，道："我怎会骗你呢?他才抓来不久，没有审清楚是不会杀的。他现在还关在重囚犯牢里。"

刘青芳激动不已，道："你让我见见他罢。"

毛人凤道："按规定是不让亲人见的，可是，为了你这可爱的宝贝，我愿尽最大努力。"

刘青芳她自信凭着一本万利的美色，绝对可以救李广和。

毛人凤让刘青芳在厅里先坐一刻，自己马上给戴笠打电话。

此时，戴笠并没有回江山去，那是毛人凤为了得到刘青芳胡编的。戴笠在戴公馆接电话。

戴笠一听是李广和的家人求见，劈头就问道："李广和是你什么人?"毛人凤说什么也不是，戴笠便直截了当道："那就让他们死了这条心，请转告他们，李广和的尸体不需要家属来收，由军统统一埋葬。"

毛人凤听得对方欲挂电话，急了，忙说是亲戚关系。戴笠马上追问，从毛人凤吞吞吐吐的说话里，猜出了什么，笑问道："是不是李广和的老婆求你?"

毛人凤这才坦然相告，戴笠只好道："唉，有什么办法呢?你领她去见一面罢。"

毛人凤兴奋道："谢谢，谢谢。"

刘青芳见到了李广和，回头陪伴毛人凤，不在话下。

第十章　戴笠之死，军统内讧一片乱

戴笠死后，最有希望执掌军统的是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而当蒋介石问起军统局局长人选时，贪恋权力的毛人凤却举荐了戴笠的死对头郑介民……毛人凤眼看唐纵的到来使自己美梦难成，立即在背后使起拳脚，唐纵难以招架只得落荒而逃。……郑介民则退回国防部。

一　戴笠之死，唇亡齿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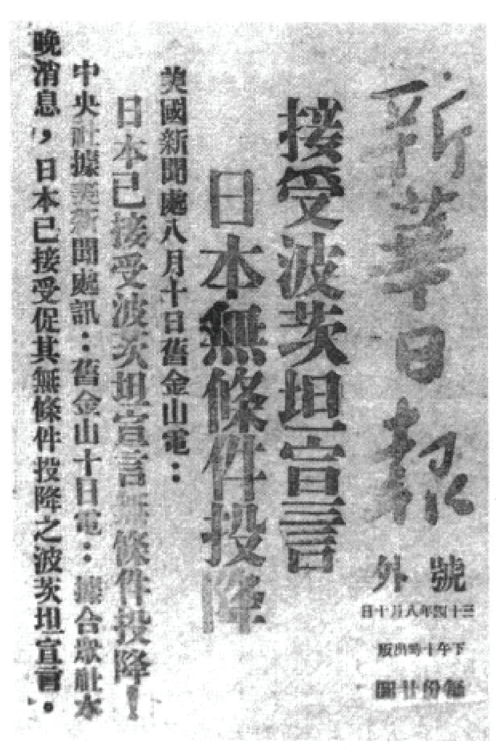
单说毛人凤自从有了毛时云、刘青芳之后，地位已稳定，事业亦蒸蒸日上，戴笠热衷于圆海军司令梦，把军统尽数交给了他。因此，毛人凤也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重视，甚至还挨了蒋介石的耳光，这对毛人凤来说，是一种无限光荣，每当脸上留下蒋介石龙手的指印，他都会幸福好几天。

军统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其力量之大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军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正规军队。这就不能不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戒心。

蒋介石本是个猜忌心极重之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做法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甩不掉，事实上，军统已是"尾大甩不掉"了。光从蒋介石对待戴笠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

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喜欢打人，但他打人有两个特点：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因此，蒋介石动手打过的人不外乎是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感到无限光荣，借此以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比如，一般黄埔生挨打仅能赏赐一耳光，而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黄埔一期生周振强因为挨过两记重重的耳光，一辈子都有点飘飘然，常在人前炫耀此种殊荣。然而，蒋介石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交加，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可如今，每次见到这位"戴局长"时，蒋介石不得不客客气气，以礼相待，表面看，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说明了戴笠已面临着一种新的危机。

果然，在1942年军统的"四一"大会之后，蒋介石便抬出了一个唐纵做军统"帮


新華日報 外號

接受波茨坦宣言
日本無條件投降

美國新聞處八月十日舊金山電：
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訊：舊金山十日電：據合衆社本晚消息，日本已接受促其無條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

《新华日报》关于日本投降的“号外”

办”，对其信任有加，远远超过了戴笠。

这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私生活自我检点，不到处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在情报综合工作方面，又能勤于思考，善于揣摸蒋介石心理，帮助他出点子、提方案，被蒋介石引为心腹，大动扬唐抑戴的念头。

戴笠意识到蒋介石对他有防范心之后，开始了“读史”。每有空闲时间，就由毛人凤给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一类书籍，每当毛人凤在讲史中说到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戴更心有同感。尤其当毛人凤讲到唐朝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大臣周兴，周兴为武则天执政出过死力，后因了解武则天隐私太多而终被武则天所杀时，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

戴笠忧心忡忡地对毛人凤道：“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早晚也得死在委员长手里！”因此，他开始考虑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1945 年 8 月 9 日，戴笠从昌化县河桥镇到达浙西行署汤家湾视察。8 月 10 日戴笠从广播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8 月 11 日，同盟国通令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8 月 14 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8 月 15 日中午 12 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

八年抗战的胜利，对于戴笠来说，其喜悦亢奋的心情实难以言述的。八年中，他在宣传和主张抗战、除奸反谍、搜集日伪情报、分化瓦解日伪集团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对民族的解放是有一定贡献的。八年中，他不得不跟随蒋介石离开繁华富庶的南京、上海，远避重庆，与母亲、妻、子天各一方，甚至江山戴公馆也毁于战火，戴笠的心情也是痛苦的。当然，此时此刻的戴笠，头脑中萦绕的已远不仅是这些方面，他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还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结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一桩婚姻。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

戴笠深知，军统局一旦撤销，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力量毕竟分散，且极易被蒋分

割加以控制,自己也将失去根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总司令抓到自己手里,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有雄厚的武力做后盾,以作进退之所。这就是戴笠考虑的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戴笠通过几年来梅乐斯为他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戴考虑该计划一旦实施,就将特务武装的一部分改编成海军陆战队,这样,海上、陆上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力就会大大增强。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考虑必须尽快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见面,一方面继续在这位美国海军界的耆宿身上投下赌注本钱,以放长线钓大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柯克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及进度。

10月中旬,戴笠以视察接收工作为掩护,从上海飞到青岛会见柯克。战后,青岛成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活动的重要基地,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军统青岛办事处及青岛站,派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戴交代,梁在青岛的唯一任务,就是如何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戴笠揣摸柯克虽贵为美国海军的一代名将,但亦是凡胎肉体,所好者也不外乎金钱美女之类。估计柯克老头儿金钱虽然不缺,但美女却不常有。于是,戴笠指示梁若节攻其所缺,投其所好,千方百计找一些漂亮女人供柯克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在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影响威信,故多有犹豫。戴笠知道后,就交代梁若节改在星期三、星期四邀柯克活动,柯克对戴笠、梁若节的此举甚为赏识,由此而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善解人意,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对美中情报合作有很大贡献等等。戴笠于10月中旬到青岛后,每日里又是设宴,又是办舞会、又是找女人招待柯克,使柯克连呼“OK!”并许诺美国海军界加紧活动,使戴笠主持中国海军的愿望早日实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

10月18日,戴笠结束了在青岛的活动,兴高采烈地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海湾港口登陆事宜。拜会了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为了能抓住这些美国将军,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戴笠在离津前,决定将自己的英文秘书黄天迈留下,专门负责与美方进行联系,黄原是燕大学生,英文功底很深,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时期加入军统一个多月后,戴笠再一次到天津,决定在天津设立一个秘密机构,由黄天迈主持其事,任务就是供给美国海军的情报,了解美海军在华情况,并占据天津大理道汉奸张福居的一座大楼,经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来招待美国海军军官。特务们都称


电影明星胡蝶是早期影坛红星，也是戴笠的情人

这一秘密机构为“外事处”，称黄天迈为处长。当时，蒋介石为了积极准备内战，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不断从天津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到1946年，仅从天津港口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达四万五千万人。蒋介石对美军的这部分在华军事力量十分重视，认为是帮助他进行反共的重要实力，极力加以笼络。戴笠居间加以掌握，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海军界的联系，有利于增强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的大势，另一方面要使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不至于轻易抛弃，这显示了戴笠在后期与蒋介石斗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挟洋人以自重。

1945年12月25日，戴笠在上海杜美路七十号举办“圣诞”晚会，兼作他对美军特务的送行。这一次他邀请的都是上海滩上红极一时的女交际花，歌、舞、影、剧明星及名媛闺秀，因而也特别受美军特务的欢迎。并经蒋介石批准，第一次将中美所合作的成绩在报纸上公布，以显示他的“伟大”成就，借以自重。

1945年底，军统局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自蒋介石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后，就犹如头上悬了一把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每日里如坐针毡，几至到了食之无味、睡之不安的地步，这是戴笠出任特务处长以来生活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戴笠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两条退路了，冀图依靠这两条退路帮助他突发奇兵，渡过难关。

戴笠的第一条退路就是寄希望于美国海军界施以援助，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在这方面，美国人确是许了愿的。但是，戴笠在通向海军总司令宝座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障碍，首先，蒋介石看来并不赞成让戴笠去抓海军。蒋对戴笠戒备由来已久，一个军统局的局长，已经让蒋感受戴笠的分量，如果再让他的特工力量与海军力量结合在一起，蒋介石一定认为自己会睡不好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戴笠的美国背景太深。这是蒋早已开始警惕的事。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见见戴笠这个人，蒋介石都没有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巨人的愿望，在蒋的私心里就是不想让特务带着国际背景，以免失控。蒋介石决定不会将海军力量交给依靠美国人扶持的戴笠掌握，尽管美国提出给钱、给舰艇、给装备等等，蒋也似乎不为所动。但是，蒋是聪明的，如果既能接受美国海军的援助，又可以把戴笠排除在外，这样的机会是不应该失去的。于是，一方面，则对海军机构进行大改组，免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职务，宣布成立海军署，由亲信军政部长陈诚兼任海军署长，由陈诚

保荐他的亲信周宪章、魏济民任副署长。蒋将海军司令部缩编成海军署，不让陈诚一步到位，就是避免一下子刺激戴笠太深，蒋的这一手，戴是没有料到的。然而戴笠绝不就此甘心，他清楚当时国民党的海军所有的船舶、枪炮、水雷、鱼雷全部沉掉了，包括日造、自造的“平海”、“宁海”两艘新船都沉掉了。中国海军急需大输血，但是，如果离开了美国海军的援助，重建中国海军将是一句空话。

其次，美国军界对支持戴笠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特别是美国陆军将领受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的影响，对戴笠的观感很坏，认为他是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由戴主持海军，不符合美国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本意。这就使美国海军界支持戴笠的活动受到挫折，由此所谓美国海军军援的工作进展缓慢，久久没有实质性的项目和成果。

另外，自从梅乐斯等美国海军方面的特务陆续回国后，戴笠与美军方面的联系顿感不便，常常处于时断时续之中。戴笠只好把功夫全部下在美国海军上将柯克身上。冀图通过柯克对美国海军界施加影响，再由美国海军向蒋介石开出价码，以便能早日实现他的目标。但是柯克毕竟是美国海军界的耆宿，与梅乐斯的地位相差悬殊，与戴笠难以在平等的地位发展关系，因而，戴笠在许多问题上皆不能像对梅乐斯那样推心置腹地与柯克深谈，效果自然也要大打一番折扣。

1946 年 3 月初，戴笠所处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戴笠在联络美国海军方面做了最后一番努力，邀请柯克赴北平一游。为了在柯克身上下足功夫，戴笠仍然使出在青岛惯用的手腕，一是命令天津“外事处长”黄天迈、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河北站站长张家铨等人预先在北平城里遍找畅通英语的名媛闺秀，陪伴柯克跳舞玩乐使柯克自感艳福不浅；二是戴笠大办鸡尾酒会兼舞会，尽选天下山珍海味招待柯克，让他大饱口福；三是戴笠亲自陪伴柯克跑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让柯克尽得眼福。

戴笠在招待柯克的过程中，为了向柯克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军人出身，故意一反常态，将在上海做好的一套美式军服穿上，胸前挂上一些从上海美军中用钱搜购来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懂的所谓勋章，跟在柯克屁股后神气活现地到处乱跑，知情者见之，均看不下去，就连戴的亲信黄天迈也骂他“活像戈林”。个中甘苦，确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


益世報
號外
日皇接受投降條件
四强即發表日方覆文
蘇軍深入僞滿長春日軍撤退

《益世报》关于日本投降的“号外”

戴笠的第二条退路是寄希望于早日爆发国共内战。戴笠认为：一旦内战爆发，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为应付三

大会议的借口就不复存在。反共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到时候蒋关于撤销军统局的初衷一定会有所改变。问题是军统在反共活动方面要预先有部署，要随时能拿得出有分量的东西，让老头子感到离不开，少不了。

戴笠基于这一考虑，在北平期间，一方面，对东北的反共活动加强布置。一方面则指令人事处长龚仙舫，在华北地区搜罗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在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广大地区开展活动。由此，戴笠在北平期间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继续进行利用。



30年代中，华洋杂处的化痕迹舞会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对戴笠有所贡献外，当即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尽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相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里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刻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将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国军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

可保终身受用不尽。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1939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自己也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二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中、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二十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出、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特务。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稀贵异常，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以一败军之特务的身份不至于冒险将宝剑带回日本，于是多方打听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

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三十四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二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曾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拂。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宝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

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训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而，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期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答；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毛人凤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毛人凤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第二步戴笠故意留给文强一信，托马汉三代转以示信任。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当毛人凤向马汉三提到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做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定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毛人凤，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既自欺欺人，也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话：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十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宝，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的动机，又

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决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

话说 3 月 13 日戴笠来到天津。戴笠此行天津有两个任务，一是整顿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到天津后的第一天，不顾路途上的劳顿，马上召集在津的特务训话，警告大家要忠于领袖，克己奉公，严守军统"家规"，否则一定严惩，大大的枪毙。

当天晚上，戴笠又以蒋介石钦差大臣的身份，下令逮捕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杨被扣压后，九十四军军长、天津市正副市长立即来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

戴笠气势夺人地一挥手，道："你们别为杨文泉说情了，他的情况我都了如指掌，别说是他，就是你们在天津干了些什么，我的手下都一一向我报告了。"

三位地方大员听戴笠如此说，面面相觑，以为戴笠当真掌握了他们的各种把柄，哪里还敢求情，只得唯唯而退，退出了门，转身飞跑。

戴笠按既定的行动计划是 14 日去青岛，然后去上海，没想工作效益不快，拖至 15 日，此时恰接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说是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于 3 月 16 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左肾，建议戴笠探望一下，拉拉关系。戴笠与杜聿明相识十多年，杜现已升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拥兵十万之众，装备先进，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接受文强的建议，于 15 日晚赶赴北平，看望杜聿明。

3 月 16 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过了一夜，第二天在天津起飞去青岛。走之前，戴笠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青岛站站长李崇诗，要他去机场接机，一份给重庆毛人凤，要他向蒋介石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 17 日下午 2 点到达青岛，军统青岛站站长李崇诗向他报告，说美国海军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因此，特约戴笠在上海见面，商谈帮助他当"海军总司令"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天上午赶往上海，与柯克见面。

戴笠自飞黄腾达之后，越来越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重要。因此，在 3 月 17 日上午

临出发前，给青岛沧口机场去了个电话，问道："喂，是沧口机场吗？我是戴笠，马上准备飞行去上海，上海的天气最好给我问一问。"

沧口机场听说是戴笠问天气，不敢怠慢，一会儿便与上海龙华机场取得了联系，得到具体的答复，于是马上回电话，向戴笠报告："报告戴局长，上海已回电，说今天一早到现在为止，上海有大太阳，满街都是尘土飞扬。不过热得有点反常，而且机场的墙脚湖边蚂蚁搬家，估计很快就会有大到暴雨。"

戴笠听罢，说道："知道了。"放下电话，心中非常高兴，自言道："大变天三日晴，最起码还得晴三天，真是天助我也。"

戴笠乘坐的飞机是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名为DC47型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由美国提供导航设备，可以全天候飞行，技术精确，设备完善，堪称四十年代世界一流水平，十分安全可靠。

戴笠马上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八百加仑）道："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变天变得快，我们就转降南京机场，要不然干脆回重庆。"

不过，他的最大愿望还是能飞抵上海，此时的上海对戴笠来说太重要、太具诱惑力了，柯克等在那里，他必须抓紧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做一次深谈，最最重要的还是胡蝶——她早已到上海，等候戴笠到达上海后帮她办理与潘有声的离婚手续。

戴笠已经快十天没见胡蝶了，这十天来一到夜静人息，他便情不自禁地思念她。尤其近两天，这种思念更甚。戴笠以前的心很花，常常见异思迁，自从有了胡蝶后，胡蝶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超凡绝世，全世界的女人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引不起一丁一点的情欲。戴笠准备和胡蝶正式结婚，度过这充满荣华浪漫富贵的后半生。

这后半生有了胡蝶，他一切都满足了，胡蝶漂亮、能干、风情万种，尤其能令戴笠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与忧愁。

胡蝶也会吃醋的，不过她的吃醋艺术空前绝后，她用她的媚姿与风骚迷得戴笠无暇生二心，又用她的胴体与性感令戴笠疲于应付。以致胡蝶不在时，他都没有精力去征服其他女人。

自从有了胡蝶以后，戴笠也理解了李世民和杨玉环，在戴笠的心中，胡蝶远远胜过杨玉环，仿佛这华夏大国历经上千年沧桑就出了一位胡蝶——而胡蝶又是专为他戴笠来到这人世间的。

1946年3月17日11时30分，戴笠一行来到青岛沧口机场，随行人员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外围组织"人民动员会"实际负责人金玉皮、英文秘书马佩、副官徐炎、译电员周在鸿、厨师曹纪华、一位未留名的神秘人物。此外，还有一位戴笠新结交的朋友、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他是被戴笠邀往上海去玩玩的。

11 时 45 分整，戴笠的专机 DC47 型二百二十二号在弥天大雾中轰鸣着滑向跑道，在片刻的停顿后，徐徐启动，逐渐加速，然后腾空而起，向南方飞去……

3 月 17 日下午 2 时，上海特务站的头头李人士等人，按戴笠前一天的指令，打着雨伞，冒着倾盆大雨，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戴老板。

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二个小时，议论着这场暴雨来得太快，不时仰望灰蒙蒙的天际看有没有飞机的影子。雨越下越大，满耳都是雨声，不时夹杂一记响雷，响雷在天际划一条闪电——仍照不透蒙蒙的雨幕。

李人士的脚有点冻得难受，在候机厅里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他终于憋不住了，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戴笠的消息，问是否改变了青岛之行。

五分钟后，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回电，称戴老板已于 3 月 16 日由天津飞青岛。

李人士顺藤摸瓜，再询问青岛办事处。五分钟后青岛复电，称戴老板专机已于上午 11 时 45 分飞往上海……

李人士于是更加焦急不安了，推算起来，专机早就该抵达上海，为何到现在仍不见踪影？

于是，李人士急返办事处，命令手下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军统办事处发电查问，同时，将情况详细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

话说 1946 年 3 月 17 日，这一天，毛人凤的心情特别忧郁。这忧郁的根由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各方面一日紧过一日的取销军统局的呼声，有戴笠的悲观情绪，他的悲观情绪在 3 月 10 日发表的公开讲演里便有了流露，他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决推辞了，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接下又说：“最近中央开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的预料之外，对军统局的问题，代表们毁誉参半，有人叫嚷要打倒我们、要取消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这些我一点也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这些天，毛人凤一直在咀嚼这番话，觉得这类似于蛇死尾动的挣扎。会后，戴笠又推心置腹地和毛人凤说了话，谈了心，表明了他对前途是充满悲观的，他说凡事都有过好歹，军统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许，前面的将是黑暗的低谷时候，你要沉得住气，不能操之过急，我原计划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之后，把军统交给你，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你太嫩，这还在其次，最主要委员长已下了决心取消军统。现在没有办法了，唯一可以补救的是抬出郑介民来，让他掌管军统，这样，十几万弟兄们才不会失职、饿死。”戴笠说到此处，停顿片刻道：“我以前表现太突出，引起委员长的猜疑，郑介民表现得很安分，委员长对他很放心。我事先透个风给你，免得到时候心里

不平衡。”

毛人凤很清楚地意识到，戴笠此话的意思就是不想再管他了。从此，他将成为没有依靠没有后台的人，登时，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大海里，手攀船沿，突然这条船的主人对他说：“你自谋生路去罢，我已自身难保。”

事实上，戴笠不仅是说说而已，3月12日，他又专门约见了郑介民，表现得比平日要温和百倍。当时，毛人凤也在场，以为戴笠要说他准备出国的计划，对军统的前途也只字未提。而是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件向郑介民做了交代，要他以掌舵人的姿态带领十几万弟兄们渡过难关。

听到这里，毛人凤脑子里“嗡”地一声响，知道自己从此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正在毛人凤失魂丧魄之际，一日，沈醉送来一份急电。

电文称，戴笠的座机失踪了，如果说戴笠直言不再管毛人凤，他好比在大海中下令不许攀援船沿，那么，戴笠的座机失踪就好比这条船已经失踪了——从此他已经完完全全无依无靠……这消息对毛人凤来说，犹如世界末日降临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他不希望这是真的。因此，他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地询问追查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的下落。

从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一个通宵都不曾合眼，密切注视每一份回电，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的去向。

同时，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城市发送。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按以往的惯例，戴笠每到一处，都要发电文告知他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而且，在16日，毛人凤还收到戴笠从天津发来的最后一份密电，告知他将飞青岛然后去上海。

但是，自从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了联系，甚至完全失去了行踪，以前，这种异常情况是从未出现过的。

毛人凤非常清楚，戴笠的专机二百二十二号军用运输机原是由DC—3型民航改装而成的，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三百五十公里，最大航程四千九百公里（平常二千五百公里），续航时间为十九小时二十四分（平常八小时），可载量二千二百七十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二百二十二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各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

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内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二百二十二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①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②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得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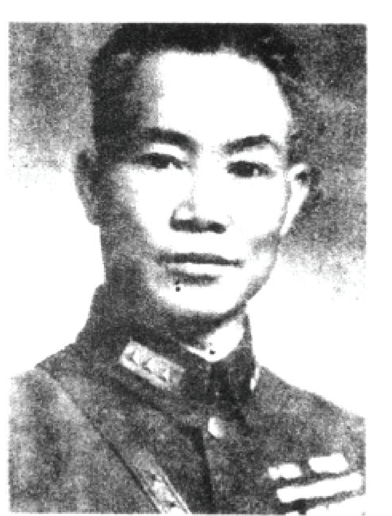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二百二十二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做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二百二十二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一名校级特务，带上电台及一名报务员，一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做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笠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介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校”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过戴笠及二百二十二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校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二十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处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的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选派一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蔫似的，一个个低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要求，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陈诚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当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种场面几乎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校"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一行。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做了番指示和鼓励，并要沈醉带领医生和服务员练习跳伞，准备19日早晨动身，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任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蒋中正。

蒋介石又反复叮嘱沈醉："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出我的手令，找到戴笠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大会上发言

对戴笠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二百二十二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二百二十二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时，蒋立即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五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一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恐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地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十三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这时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一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六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十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

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一场灾难。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叱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先生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入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收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九龙杯和一柄古剑。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五尺龙泉宝剑,只见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

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二百二十二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戴笠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自1943年起任代局长),并追赠为陆军中将。

翌日,蒋介石在南京为戴笠举行隆重葬礼,亲读长篇祭



白崇禧

戴笠葬礼



文，毛人凤陪祭，宋子文、白崇禧、邵力子、陈诚、陈立夫等参加了公祭。公祭后，蒋介石又率文臣武将护送灵柩至灵谷寺前的志公殿暂厝。送葬队伍，素军白马。蒋介石亲撰的挽联在队伍前特别显眼：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国民党当局报道：

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全国除南京外，由北平、济南、贵阳、武汉、重庆、成都、南昌、上海、合肥、无锡、兰州、柳州、广州、福州、徐州、昆明等城市共十六万一千四百人参加葬礼。

8 月的一天，蒋介石不顾天热，又在灵谷寺烈士公墓山下为戴笠选定了基地。当时蒋介石还叮咛毛人凤："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

在戴笠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军统局的大小特务都在埋怨"高崇岳"（戴笠 1946 年使用的化名）这个化名取坏了，不然，戴笠不会死的。

从 1944 年开始，毛人凤正式取代郑介民而成为军统局本部的主任秘书。

毛人凤任主任秘书后，有一项特别的使命就是每年帮助戴笠审批其化名的使用。毛人凤知道戴笠在这方面非常重视，因此，他也格外重视，凡秘书草拟的化名，他都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呈戴笠本人通过。

在军统局内部，大小特务们都相信命相一类的迷信。因此，军统开办的许多基

本特务训练班内，按照规定都要讲授命相之类的课程，他们把曾国藩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一类相法改编成教材，对特务们进行灌输。

这一切皆由于戴笠本人非常信奉所致。戴笠原名戴春风，由于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水忌土，因此，后来便改名为戴笠，字雨农。自此以后，他的命运就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不断受到蒋介石的垂青而平步青云，先是任蓝衣社特务处长，后又出面控制浙江警察学校，直到抗战时组建重庆军统局，戴笠更是位极人臣，一手遮天。他曾私下对人说：他之所以扶摇直上，完全是因为自己命中注定，特别是改名以后，鸿运不断。

由于命中缺水忌土，所以抗战时期在军统局内部使用化名时，戴笠总是刻意使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弥补自己命中"水"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徐清波、沈沛霖、洪森等便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他用得最多的是沈沛霖，他认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之后，自己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蒸蒸日上。因此，好几年戴笠都一直使用这个名字而不愿更改。戴笠对自己化名的选择非常慎重，有时秘书室已拟好了化名，若他本人不同意，还得自己亲自拟定交下使用。

在戴笠的影响下，这种命相之类的迷雾弥漫整个军统局。

本来毛人凤对命相之类不大感兴趣，但自从步入军统以后，耳濡目染，加上为了迎合戴笠口味，竟不由自主地讲究起来。

毛人凤曾找过人测命，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火，为此，他便在抗战时期给自己取了一个叫"以炎"的化名，并多年沿用。特别是在戴笠死后，毛人凤对戴笠的遗物非常忌讳，不论是戴笠生前用过的轿车，住过的房子甚至办公室，他都不愿染指，生怕不吉利。

越到后来，毛人凤的迷信心态愈发厉害。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的一天，他在办公室指着墙上挂着的国民党国旗对人说道："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老吃败仗？主要原因就是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听者莫名其妙。毛人凤接着解释："你看青天白日满地红，不就是意谓着：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听者以为毛人凤在讲笑话，没料到他竟然对此十分认真。在国民党退往西南时，毛人凤还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旗改正过来，把它改成和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在白日中间，成为一点红，这样象征着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以此挽回不利局面。

在重庆军统局本部，毛人凤很注意迎合戴笠的意图，他特别授意秘书室在草拟戴笠化名时，要留心含更多的"水"。1944年，秘书室认为戴笠的沈沛霖这个化名用得太久，怕有所不妥，便重新拟了个新名"洪淼"，向毛人凤请示。毛人凤看了这个新化名后，心想沈沛霖是戴笠很喜欢的化名，岂有随意更改之理，起初还有些不同意。后来，他转念一想，戴老板不是命中"水"严重不足吗？而这个新化名比沈沛霖所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图为蒋介石走下飞机

包含的水更多,说不定戴笠更加喜欢,毛人凤遂把新化名亲自呈交戴笠,果然,戴笠看后也非常高兴,并当即答应改用。

毛人凤在审定戴笠化名方面很谨慎,也善于动脑筋去揣摩戴笠心思,因而,更深得戴笠欢心。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人凤在最后一次审定戴笠化名时,却因疏忽犯了戴笠命中之大忌。

这件事发生在1945年冬天,秘书室在准备拟定戴笠第二年使用的化名时,由于戴笠本人不在重庆,意外之事遂因之而发。

军统局本部,谁都知道戴笠命中是“缺水忌土”,然而负责为他草拟化名的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对此不以为然,袁想:化名只不过是符号标志而已,有什么值得如此计较?戴老板无论取啥名字,仍是戴老板,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因此,袁寄滨就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意会怎样。他根本不信,一个化名就会改变戴笠的命运。

袁寄滨把戴笠化名起草好了以后,遂交给毛人凤审批。他想,如果毛人凤不同意这个化名,那就重新再取也不碍事。

偏偏事又凑巧,每一次秘书室草拟的化名毛人凤本人都非要亲自过目不可,但这次由于戴笠不在重庆,毛人凤又忙于向蒋介石汇报戴笠的情况,下达蒋介石对军统的指令,因而无暇顾及化名一事。袁寄滨的报告送来之后,毛人凤竟然看也没看就马虎地批准了。

或许,正是这个触犯忌讳的化名使戴笠难逃死劫,葬身山峦,而军统局本身也随之被改编,大大地缩小范围。或许,若不是这个化名,戴笠又会像以往那样死里逃生……然而,戴笠毕竟死了,因此,在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军统局的大小特务都在埋怨这个化名取坏了。

二　略施小计，吓倒唐纵

郑介民回北平军调部工作，毛人凤十分得意，以为大功告成，将碍手碍脚的唐纵挤开了，没想刚送走郑介民，蒋介石让唐纵代理局长的手谕已到，急得他脸色大变，不知如何是好。

毛人凤嘴里喃喃道："是谁，是谁总是跟我过不去呢？"

沈醉道："这事我知道，郑介民跟我也说过——"说到这里，沈醉自知说漏了嘴，立马打住了。

毛人凤是一个怎样了得的人物，有了这半截话岂有不往下追问的道理？道："郑介民跟你说什么了？"

沈醉涨红着脸，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毛人凤知道用硬的一套不太合适。由焦急变得十分温和地说："沈处长呀，我这人你也是理解的，对朋友、对同事、部下从来以诚相待，别人敬我一尺，我愿敬人一丈，也许戴先生看中我的正是这一点，戴先生死了，你就成了我最亲近的人，对于你，我始终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看错。现在我的处境你也是清楚的，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的处境就是你的处境，我想一旦我当上了局长，最起码也得给你一个副局长或者主任秘书……我知道你跟唐先生是同乡，不过，据我所知，唐纵这个人是从来不认同乡、不认朋友的，不比我，喜欢讲义气、讲交情。"

此时，沈醉把毛人凤的话认真把玩了一番，心里进行权衡，他正处在交叉路口，在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三个人面前，他一时还拿不准主意该投靠谁。

毛人凤明白沈醉心里想什么，接着道："现在，我极需要有人帮我，我的首要任务是把唐纵挤走，今后的路就很平坦了。可是，仿佛老天在和我做对似的，这唐纵偏偏还是出了笼。"

沈醉的思想终于通了，觉得此时站在毛人凤一边对他来说更为有用，帮助他把唐纵挤走，就算毛人凤再怎样无情，起码一点，他算得上是"功臣"和元老。

沈醉清清嗓子，道："唐纵出笼的事我知道，事前郑介民和我说过。"

毛人凤故作惊讶道："噢，郑介民这事也会跟你说？"

沈醉不无得意道："不瞒你说，讨好人我还是有一套的，郑介民、唐纵，还有以前的戴先生都喜欢把我当心腹，有什么秘密事找我商量。他这次回来就任局长，见你那得意的样子心里很不舒服，说你不过是一位才从崇德县出来的小科长，一下子就到了在军统当家的地位，说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请唐出来代理他的工作，为这事他专门面见委员长，回来告诉我，委座先是不同意，说唐纵

的工作也很重要，郑介民就说，军统一个这么大组织，没有一位好的领头人是压不住阵脚的，毛人凤资历太浅，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处勤没有任过站长，过去让他代理主任秘书大家是慑于戴先生的威信，现在戴先生死了，随便一个同志都比他资格老，若不派唐纵来，军统局没几天就会一盘散沙。就这样，委座同意了郑先生的意见。”

毛人凤道：“真是人心险恶，郑介民平时在我面前表现得那么厚道，不是你对我说，我怎会知道他在背后搞我？这样反倒很好，就让唐先生进来好了。”

沈醉不解地问道：“难道你就心甘情愿放弃军统局局长的位置？”

毛人凤摇头，咬牙切齿道：“到口的肉岂有吐出去的道理？我不会放弃的！”

沈醉见毛人凤成竹在胸的样子，探过头去问道：“莫非毛先生有锦囊妙计？”

毛人凤本来是没有什么高招的，此时望着狡黠的沈醉，眉头一皱，一条好计便有了。因此神秘兮兮道：“计肯定是有的，不过你不能轻易对别人说，万一泄密，那可不得了。”

沈醉道：“我如今和你已经是捆在一起的两只蚂蚱，泄秘不就是等于出卖自己么？”

毛人凤点点头道：“我是信得过你的，只是事情太重要了，不能不打预防针。我的计谋就叫‘以退为进’，即让唐纵进来，然后指使叶翔之、谈荣章等同志在唐纵后面捣鬼，不予合作，这样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不久定会夹着尾巴滚蛋！”

沈醉搔着头皮道：“这样好是好，问题是万一唐纵知道了，偏要和你做对，干脆一心一意来当局长怎么办？”

毛人凤道：“根据唐纵的性格、为人，他不会这么干，万一这么干时，我也有办法。”

沈醉追问道：“什么办法？”

毛人凤道：“等需要干的时候再告诉你罢，我也得保留最后秘密。”说着盯着沈醉。

沈醉笑道：“我不过是关心而已。”

一会儿沈醉离去，毛人凤望着他的背影得意地笑了。他知道沈醉是位见风使舵八面讨好的角色，说出这番话的用意正是想借他的口传给唐纵。

果如毛人凤所料，沈醉去了唐纵家，把毛人凤的话重复一遍，尤其把那个“万一的办法”着意渲染一番，弄得唐纵夫妻讨论了很久都不得要领，沈醉为了在唐纵面前表现表现，说道：“你们若想弄清楚毛人凤这万一的办法到底是什么货色，就必须了解毛人凤的为人。”

唐纵道：“毛人凤不是一位很和善的人么？”

沈醉道：“乃健兄此话差矣，毛人凤表面很和善，骨子里比戴先生还要毒辣，你

们知不知道杨月亭事件和毛时云的死因？光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菩萨面孔是装的，他现在所以客气是因为腰杆不硬，不信你等着瞧罢。”

唐夫人听到这里似有所悟，惊道：“毛人凤这万一的办法莫不是要杀我乃健？这这，这太可怕了。”

沈醉道：“我没说他是这用心，但提防点为好，人心隔了几层皮，谁知他是怎样想的？”

唐夫人一下子面带悲色，欲哭道：“乃健，你死了几个孩子怎么办，我劝你这军统局还是不去的好，里面的人一个个都是以杀人为业的，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了你，你又不是没事情做的，稀罕它干嘛！”

唐纵沉思了良久，道：“我早就说过，不稀罕嗟来之食，是郑介民出了馊主意，要我做他的替死鬼。”

唐夫人道：“命令上写的是郑介民做局长，你和毛人凤做副局长，既然郑介民都不管，干你什么事？罢罢，不要去上班，随毛人凤管个什么样子出来。”

沈醉插嘴道：“郑介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他知道如今毛人凤已独揽大权，手下掌管着不少心腹大将，他斗不过，只好搬出乃健兄来。”

唐夫人道：“这就对了嘛，你看你看，这郑介民多阴毒！”

沈醉道：“毛人凤才更阴毒呢，一个小小崇德县秘书出身，手无缚鸡之力，到如今在军统局就成了能呼风唤雨的角色。”

唐夫人道：“沈老乡，这事就多谢你了，若不是你通风报信，乃健被人暗算了还不知道。”

沈醉道：“我和乃健兄谁跟谁呀，这还用谢么？以后有什么重要的情报我还会来告诉的。”

沈醉离去，唐夫人送到门外，回来后埋怨丈夫道：“乃健，你这人真是寡情，人家沈同乡待我们那么好，你竟多谢的话都没一句。”


蒋介石与他的侍从官

唐纵道：“你知道个啥？女人长头发短见识，这号人你以为他真对你好？他既在我面前出卖毛人凤，在毛人凤面前或其他人面前肯定也会出卖我。这号人非常危险的，今后在他面前除了一般性的交待外，千万不要随别说话，免得被抓了把柄。”

唐夫人道：“你们男人真是事多，普普通通一件事，还想得那么复杂。”

闲话少说，毛人凤用计通过沈醉对唐纵进行威胁，这唐纵本是胆小之人，加上老婆天

天吵吵嚷嚷，害怕丈夫真遭毛人凤暗算。由此，唐纵亦不去局本部上班，随便毛人凤把军统局怎么折腾，只是在背后放出风声，说军统局马上就要取缔，以此求得心理平衡。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郑介民就而不任，唐纵代而不理，还是毛人凤当家”。

话说毛人凤在内部扫除了障碍，开始一心一意对外，前面已经说过，要取缔军统局的势力有：共产党方面；陈诚；孔祥熙；CC派陈立夫、陈果夫。

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天敌，这方面有蒋介石顶着，用不着毛人凤咸吃萝卜淡操心，不提。

对于陈诚，这人着实不好对付，作为蒋介石最得宠的新贵，一向讨厌军统，憎恨戴笠，戴笠死了后，他把一腔怨气全发在军统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据说每次军政大会，陈诚都当着蒋介石的面嚷嚷道：“军统是什么玩艺，他们在抗战中所搞的那一套全是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油杂部队，在打仗方面，我认为连土匪都不如，可伸手要钱要东西比哪一个正规部队都要厉害、要快，这种单位最好把它取消掉，它的存在有百害而无一益。”

在很早以前，毛人凤就有心巴结陈诚，见了面就是一脸的笑。抗战那会儿，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军统局本部的隔壁，杨森在重庆的公馆里。因此，两人见面的机会非常多，时不时在大门口不期而遇，每次遇见，毛人凤总是十分客气而又很礼貌地招呼道：“陈将军，您好！”开始几次，陈诚还理他，后来闻得是戴笠的心腹，就爱理不理了，有时还翻他的白眼。毛人凤抱着一个一定要感化陈诚的信念不厌其烦地讨好，没想这反惹恼了陈诚，有一次陈诚和何应钦走在一起时，毛人凤说：“陈将军，您好！”陈诚当场就指着毛人凤对何应钦说道：“这个人非常无耻，每次我不理他，他都来拍我马屁，你知道他是谁吗？”何应钦对军统也有一肚子怨气正想找机会出出，见陈诚问他，故意答道：“我不认识他。”陈诚又道：“他就是戴笠的马崽。除了戴笠手下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在其他单位能找得着么？”

当时，毛人凤并没有生气，只是感到遗憾，认为戴笠和陈诚结怨太深，一时半刻没办法改变这种僵硬状况。几天以后，毛人凤又请杨森出面，一同前往陈诚房间。杨森极力说毛人凤的好话。但陈诚仍是不肯认同毛人凤，处处和军统做对。

毛人凤自信他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因为陈诚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他分析出陈诚所以恨军统，根本原因是戴笠在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时，扣押了他的心腹张振国等人。解铃还得系铃人，毛人凤明白唯有放走张振国才是讨好陈诚的唯一办法。

这种事戴笠在世时，是万万行不通的，现在戴笠死了，郑介民、唐纵也不过问了，现在不放更待何时？毛人凤想着就要行动，通知沈醉，用最优厚的伙食招待张振国，同时又下令从潮湿的监牢里搬到通风透气的房子里。

接着，毛人凤又通知司法处处长李希成把张振国等人的材料档案拿来，进行重

新审理。

第二天，毛人凤令人从中美所把张振国等人提出来，在局本部设宴款待。席间，毛人凤频频向张振国敬酒，道："张先生，真是委屈你了，以前我明明知道你们无罪，可我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替你们主持公道，这回我放了你们，并非存什么心，而是作为一个国民党政府公务员凭本能的良心做事。回去以后，望你们不要有怨言，仍像从前一样一心一意为陈将军卖力，效忠党国。"

张振国等人以为这辈子再也出不来了，见毛人凤不仅放了他们，还说出一番如此动听得体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去后，在陈诚面前大大地赞扬毛人凤。

毛人凤放走张振国，又上书蒋介石，说张振国等人本意以生命捍卫领袖安全，维护领袖尊严，才准备成立一个小组织。蒋介石见了，很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我是不会看错人的，陈诚的人怎么会反对政府呢？"

毛人凤理顺这第一件事，接下来准备对国防部长何应钦采取笼络行动，没想杨森满面春风地来向毛人凤贺喜。

毛人凤愁苦着脸道："喜从何来？"

杨森道："陈将军让我来请你去他家喝酒，有了他的支持，军统局就不会取消了，这不是喜是什么？"

毛人凤对陈诚要求不高，只要他不和自己做对就心满意足了，根本是不会指望他的帮助的，现在见陈诚果真来请他，自然喜不自禁，欣然随往。

毛人凤到了陈府，陈诚在态度上跟以前截然不同，竟称起"齐五兄"来，毛人凤作揖道："陈将军从来就是我最佩服的人，您若如此客气，人凤担当不起。"

陈诚道："噢，有这等事？"

毛人凤道："是的，关于张振国这桩事，以前我明明知道是戴先生的不是，可我就是不能主持公道，使张先生他们受尽委屈，让您也在委座面前受冤枉。因此，我只能在背地里对你好，以弥补心理上的歉意。现在戴先生人已经死了，这件事还望陈长官大人大量，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协助委座打江山。"

陈诚深深感触道："齐五兄我这回算是见识你了，难怪你以前三番五次找我，我还误以为你就是喜欢巴结逢迎的小人，罢罢，你尽管放心好了，有我陈诚在，军统不会取消。以后若有什么困难时，也只管开口。"

自此以后，陈诚非但不再叫嚷取消军统，还在背后通过各种手段帮军统说话，希望蒋介石保留这个编制。

又说毛人凤平息了陈诚，马上全力以赴竭力拉拢另外一位叫嚷取消军统的权贵——国防部长何应钦。

拉拢者，无非投其所好也。以利、以物、以金钱、以女色，都是拉拢的手段。毛人凤知道对于何应钦这种人物用一些小恩小惠是起不了作用的，以色，何应钦身边多

的是女人。这时候,毛人凤唯一的资本就是戴笠留下的这笔遗产,毛人凤探得何应钦喜欢美国货,恰巧戴笠留下四辆美国人送的小轿车。

毛人凤从中挑选一辆最名贵的小轿车,令司机载着他开到何应钦府上。

何应钦见到这辆好车开到他府上,果然称赞道:"好车,真是好车,如能拥有一辆也算是一件乐事。"

毛人凤在车内听得,满心欢喜,开了车门出来,作揖道:"毛人凤拜见何部长。"

何应钦一愣,继而道:"毛先生什么时候也有这么一辆漂亮小轿车?"

毛人凤笑道:"我哪有这种福气,是戴先生留下来的,为美国人所送。现在放那里闲着也是闲着,想着不如送给国家那些德高望重的长官,现在已送出去几辆,就剩这辆最名贵的,想来想去够档次享用的非您何部长莫属,因此这就送来,还望何部长不要嫌弃,这是军统局对您老人家一片心意。"

何应钦非常喜欢这辆小车,只是想到自己平时对军统没什么贡献不说,反而还在背后极力鼓吹取消,因此,红着脸道:"不敢当,不敢当。"

毛人凤道:"何部长若不肯接受,那就是辜负了军统局全体同志的一片心意。军统局十几万同志,都指望着何部长高抬贵手啦——"

何应钦是明白人,立即听出了毛人凤后面那句话的弦外之音,红着脸道:"这事尽管放心,尽管放心,其实你只要把陈诚的工作做通了,我是不会主张取消军统的。"

何应钦收下车,毛人凤心上的千斤重石也落地了,彼此心照不宣地各得其所。

最近毛人凤的妻子在笼络俞济时的工作上已有了眉目,并获得了初步的成果:透露出国民党在7月份将进行大规模的改换名称,到时将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对军统是取消还是保留。也就是说,军统的命运在7月份将做出最后的裁决。

毛人凤如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如果军统一旦取消,就等于前功尽弃,那么他的前途和命运只能指望下一辈子重新开始。他相信他会成功的,事在人为,尤其拔掉了陈诚这颗硬钉子,便看到了新的光明和前景。

现在何应钦这方面也迎刃而解,CC派二陈以及孔祥熙那几股势力已不是很强大,他自会有办法对付,他的秘密武器会发挥作用的。

毛人凤满心欢喜地从何府回来,还未进门,勤务兵向他报告道:"毛先生,大事不好了,何部长打来了电话,口气很凶,说是要和你反脸。"

毛人凤惊道:"这这,怎么会是这样呢?"

勤务兵道:"他要我转告你,回来后马上给他打电话。"

毛人凤进了办公室,立即给何应钦打电话询问。何应钦余怒未消,连珠炮似地说了一大通。

毛人凤总算理出了头绪,原来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文章,

宣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大财主，拥有田产千亩、黄金若干、现钞无数……何应钦在毛人凤离开后看到了这张报纸，登时火冒三丈，大骂毛人凤两面三刀，一边要讨好他，一边在背后玩弄花招，说他作为国防部长是贵州的第一富人，人民大众知道了岂不怀疑他是贪官污吏，钱财来得不明不白？

毛人凤了解情况后，马上解释他并不知道此事，许诺彻底查办，等查出是谁所为后把人交给何应钦，听任处置。

何应钦道："这倒不必，让他们再登一篇文章更正就行。"

毛人凤亲自为此事去了贵阳，查出原因，马上把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报纸立即停刊。并马上向何应钦做了具体汇报。

此时，何应钦的气已消得差不多了，道："这没什么，是我误会了，以为你在玩两面派手段，一边讨好我，暗地里又和我作对。现在事情理明白了，就让它过去罢。只是你的处理重了一些，反而让我过意不去。你还是把报纸恢复了，把周养浩复职罢。"

毛人凤道："何部长真是菩萨心肠。不过，对部下还是严一些为好，做出的决定就算错了，但为了维护威严，何况他们也太不成体统了，连您老人家都敢攻击，真令我失望了，今后若有得罪之处，只要提出来，我查出来一定严办。"

何应钦摆摆手道："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的热心。"自此以后，何应钦不再叫嚷取消军统，在蒋介石面前，还多多提及军统历来的成绩和贡献，希望保留这一组织。

为保留军统扫除障碍到此为止，剩下的反对势力只有 CC 派、孔祥熙，CC 派历来和军统作对，蒋介石心中有数，对他们的意见是不会采纳的，孔祥熙这边，他也无非叫嚷军统开消太大，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提出来，这两股势力完全可以利用"秘密武器"消灭掉。

毛人凤的"秘密武器"就是向影心，还在毛人凤与郑介民、唐纵周旋的同时，向影心已经开始了她的行动，她的目标是打通俞济时这一关节。

在中国历史上，大臣们若想接近皇上，唯一的捷径是巴结太监。俞济时是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官，他的功能和作用其实和太监就是一个性质，只是没被阉去睾丸而已。因此，向影心便自信可以凭她的风骚把俞济时降服在她的石榴裙下。

大凡世上男人大多贪色，但贪的各有分寸，相传有个笑话说的是嫦娥和吴刚产生了爱情，想去凡间做一世夫妻，但苦于没有"阳寿"，嫦娥为了达到目的，下凡在繁华的闹市贴出启事：嫦娥以美色交换阳寿。由此引来成千上万好色之徒对她垂涎三尺，但一听说和嫦娥睡一次要捐出阳寿，于是都舍不得，纷纷逃离，只有一位名叫裴多菲的诗人说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嫦娥闻讯找上门去，谁知裴多菲也只愿捐出一日的阳寿换销魂快活。

若要算起来，这俞济时算是男人最小器的，虽然没多少功夫就被向影心勾上了床，可向影心向他提出在委座面前替毛人凤多多美言时，竟连连摆手，说“不可”，向影心于是骂他没良心，没情义，俞济时坦然道：“男女之事是你情我愿，男欢女爱，不存在谁欠谁，两人欢欢喜喜上了床，恩恩爱爱，一旦下床，就各是各。”

向影心一计不成，又用二计。她知道人都有贪的地方，非色即财，她经多方调查，探得俞济时爱财如命，于是回到家和毛人凤如此一番计议。

毛人凤听得表示这计谋不错。向影心然后道：“俞济时如今是红得发紫，许多军政要员都想尽办法巴结他，我担心的是请他不到。”

毛人凤道：“这倒不难，他也是浙江人，我可以用同乡的名义请他来家中做客。”

自从俞济时担任侍卫长后，毛人凤就注意与他接近，一见面开口闭口“侍卫长，侍卫长”地叫个不停，因此，也就有了感情基础，这回毛人凤一提出请他夫妻来毛家打沙蟹，果然来了。

原来这俞济时是个赌迷，未当侍卫长之前，屡赌屡败，但一当上了侍卫长，赌运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经常有大把的钱赢回来，乐得一有空就和别人赌。

不过，这回和毛人凤打沙蟹却有点时运不佳，开局后，手气非常不顺，鼓鼓的腰包渐渐瘪了起来。

这时候，向影心在一旁观察俞济时的脸色，只见他每输一局，脸色便青了一圈，到最后，整个形象都变了，铁青的脸开始一阵阵搐动，尤其他老婆在旁边更是急得不行，坐立都不安，虚汗直冒。

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空运大批部队抢占各地，准备内战

向影心明白，俞济时夫妻是属于那类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于是使个眼色给毛人凤，毛人凤会意，有意“连连失手”，钞票就“回笼”似地到了俞济时的腰包，随之，俞济时夫妻俩的双眼发绿，口淌涎水，不用说，这些钱是归俞济时的。

俞济时满载而归，满心欢喜，待回家细想时，方明白并非自己手段高明，而是毛人凤有意“放水”。

俞济时沉浸在赢钱的喜悦中还未回过神来时，第二天，向影心又以“看望同乡”的名义，给俞家带来大堆礼物，喜得俞济时夫妻合不拢嘴。

一连六天，俞济时得到大堆大堆他非常喜欢的东西，这时候，不用向影心开口，他便主动透露道：“军统目前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一是陈诚、何应钦、孔祥熙大力主张取消，二是 CC 派想扩大势力，侵吞军统，还有委座这边，说实在的，到目前为

止他都没有任何表示，只说到7月份国民党单位改名称时才能确定留与舍。”

毛人凤道：“这事就多劳侍卫长费心，多多说军统的好话，让委座手下留情。”

俞济时道：“这个自然会帮你的。不瞒你说，你面临的不光是外患，还有‘内忧’。在内部，郑介民就对你很不利，昨天郑介民在北平打来电话，询问唐纵去军统上班没有，委座告诉他说唐纵‘代而不理’，郑介民很焦急，说你资历太浅，难以服众，担心军统要乱套，放下电话，委座问我道：‘你以为人凤这人怎么样？’我就说非常能干，军统局到了重庆以后，实际上就是毛人凤替戴笠当家做主，各方面整治得井井有条。委座又道：‘郑介民老是对毛人凤不放心，说大特务都不服他，看来一面之辞还是信不得！’就在这时候，我就说郑介民的老婆有爱好各种东西的贪癖，可能是毛人凤办事太公道不让她占便宜，因此得罪了郑介民。本来委座是要马上打电话催唐纵去军统局上班的，听我这么说，也就不再打电话了。”

毛人凤连连称谢，一双手极不自在地搓着。

俞济时接着道：“最近这两天有两件很怪的事，以前叫嚷取消军统很凶的陈诚、何应钦竟在委座面前说起军统的好话来了，这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听到这里，毛人凤更深刻地意识到俞济时对他的重要。可以说，俞济时是一副晴雨表，通过他可以随时观望政坛风云，感觉蒋介石喜乐。

毛人凤道：“这陈诚、何应钦是我在背后做了工作。”于是，把对这两个人所做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俞济时道：“这就是了，我还以为太阳从西边出了呢，你还行，蛮有办法的，除了这两位，还有宋子文、胡宗南从来就帮你们，若不是这两个人，军统早就撤了。”

毛人凤非常担心地问道：“侍卫长，你估计委座到底会不会取消我们？”

俞济时想了很久，然后摇头道：“我也拿不准。委座的事是很难估计推测的。你先安心干，有什么事我一定及时通报你，我不是告诉你7月份见分晓么？”

毛人凤点点头，认为目前还是安心等待为上策，有些事是急也急不来的。

6月，军统局迁往南京。

7月，国民党的三大会议召开了，许多老单位都改了名称，军统仍然挂着不动。

俞济时向毛人凤透露，三大会议中，虽有陈诚、何应钦、宋子文、胡宗南的极力相助，无奈会上取消军统、打倒特务的呼声仍然很高，因此也就搁了下来。

8月过去了，没有消息。

9月过去了，没有消息。毛人凤此时已有点沉不住气，拼命要向影心给俞济时送礼。

俞济时此时也没有更高明的招数，摊牌道：“我已经无能为力，这事只能委座说了算。”

毛人凤央求道："不管是取消还是保留，我都无怨言，只求尽快得到消息，结束这半死不活的等待日子。"

从俞济时家里回来，毛人凤便守在电话机前面，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去干，专等电话响。

此时，毛人凤在一秒一秒地熬着时间，他体验到什么是"度日如年"的真正含义，电话铃在他认为不可能来的时候响了，毛人凤神情紧张地拿起话筒，那边，俞济时说道："你来一趟罢，我在委座家里给你打电话。"

毛人凤急问道："是不是委座已经做决定了？"

那头道："还没有，只是让我叫你过来。"

毛人凤又问道："你知道委座叫我是什么目的吗？"

俞济时不耐烦道："你就别啰啰嗦嗦了，过来不是什么事都知道了吗？"

毛人凤心乱如麻地放下电话，接受蒋介石对军统的最后裁决。

三　改头换面，军统易名

毛人凤忐忑不安地来到蒋介石官邸，因不知是祸还是福，心情非常紧张，刚进门，俞济时就迎了出来，向里面呶呶嘴小声道："委座在书房等你。"

毛人凤欲问具体情况，蒋介石已在书房干咳，于是屏声息气向书房走去，喊了报告。得到准许命令，才敢进去，垂头垂手，很是卑微。

蒋介石突然道："你们军统最近在忙些什么？"

毛人凤忙立正道："报告委座，我们军统最近在清理搬家后的收尾工作。"

蒋介石道："这个我知道，我是问你们军统里有没有不听话的人、乱骂我的人？"

毛人凤道："这倒没有，只是大家听到风声，说是要取消军统，所以人心惶惶，说同志们拼死拼命干革命，现在抗战胜利了，就想一脚踢开他们了。"

蒋介石道："这不是骂我吗？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想着的就是自己的功劳，从不想想人家为什么叫嚷取消你们，你们总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嘛，要不国民党内这么多单位没人骂，偏偏骂你们？"

毛人凤因按捺不住，趋前一步问道："委座，军统这单位请问是保留还是取消？"

蒋介石听了嘴一歪，骂道："娘希匹你一天到晚总是军统军统的，你难道还不嫌这块招牌臭？人家骂军统用的词都是什么'杀人魔窟'，什么'血淋淋'，什么'血迹斑斑'，'腥味四溅'，什么全是一群'刽子手'，这些难听的话一天到晚我不知要听多少，耳朵都起茧子了，今后你再提这个名称，我打烂你的屁股！"

毛人凤连连道："是是，学生以后一定不再提军统。"

蒋介石说时迟，那时快，"乒乓"两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毛人凤脸上，怒道："我叫

你不要提军统,娘希匹你还是提了,看我打死你!"扇了耳光后,因手痛,夸张地龇牙咧嘴。

毛人凤脸上留下了十个紫红手印,见蒋介石很痛苦的样子,忙抚了他的手,道:"委座,学生该死,打痛您的手了,学生该死。"

蒋介石接着用左手扇了毛人凤一耳光,毛人凤退下,用手捧着火辣辣的两颊,感到无限荣光,从蒋介石扇这三耳光的举动,毛人凤明白军统有救了。果不出所料,蒋介石在大骂一通之后,话锋一转,道:"毛人凤,把军统改换什么名称你想好了没有?"

毛人凤心里一喜,脑门都热了,他知道蒋介石早以拟定,便道:"报告校长,学生才疏学浅,想不出好的名称,请校长赐名。"

蒋介石盯着毛人凤道:"考虑到你们今后工作的特殊性质,就叫'保密局'罢,这个名称是有点隐秘,但它可以从表面区别于军统这个臭名称,至于其他的嘛,还是按以前的所属关系,保密局挂靠在新成立的国防部下面,工作性质仍和过去一样。"

很久以来,一直笼罩在毛人凤头顶的阴云就这样被蒋介石的一席话驱散了。

这是1946年10月1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防部保密局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马尔台街二十二号。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内部事务一切就绪,局长由军调部部长郑介民兼任,毛人凤、唐纵任副局长。

局长、副局长以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派了他的亲信同乡张继勋担任。

局长办公室下设专员、秘书、助理秘书十余人,并设了文书科。

局本部还设有七处三室:

第一处:情报处,处长何芝园。下设军事情报科、党政情报科、经济情报科、国际情报科。

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下设行动科、侦防科、策反科、心理作战科。

第三处:人事处,处长郑作元。下设人事行政科、考勤科、卡片科。

第四处:电讯处,处长杨震裔。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

第五处:经理处,处长郭旭。下设审计科、综计科、会计科、出纳科。

第六处:司法处,处长李希成。下设审讯科、狱管科。

第七处:总务处,处长沈醉。下设庶务科、管理科、收发股、交通股,汽车队、电话队。

督察室:主任廖平华。

总稽核室:总稽核张冠夫。

预算室:主任朱光斗。除了以上处室,保密局还有以下几个组:

机要组:组长姜毅英(女),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



美国政府将接收的大批日本军舰转送国民党政府。图为双方交接日本军舰的签字仪式

特种技术和研究组：组长刘绍复，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放火等，并制造所需要各种用具。

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组长瞿梦秋，专门研究有关共产党的一切问题。由于毛人凤对组成这个组的共产党的叛徒存有戒心，故其办公点不在局本部，且仅瞿梦秋一人有出人保密局局本部的资格。

保密局还照样保留了军统设计委员会，做储备高级特务之用。

此外，局本部直接领导了四十名高级情报员，他们有的是国民党政府中央部门中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过时的官僚政客，主要从事上层情报。

保密局内勤组织，按照国防部核定的人数，由军统时期的一千多人减为三百三十五人，外勤减为六千零二十三人。各省站的人数按地区大小分为三种：

甲种站：大地区，一百六十人，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四川、云南各站。

乙种站：中等地区，一百一十人，如安徽、贵州、新疆各站。

丙种站：小地区，一些更小的地区或城市。

各省站的人事，一般设有站长、副站长、书记、助理书记、情报编审、助理情报编审、司书、译电员。此外，还有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的人员，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及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局本部派驻、受局本部督察室与省站站长双重领导的督察员。

保密局的电讯，上至局本部，下至各站，由国防部核定的人数为一千人，不在内、外勤中计。

保密局比军统局减少了总共两万多人。

在由军统局变保密局的“大裁军”过程中，为了保持军统的本色不变，郑介民、毛人凤上报蒋介石获准，采取汰弱留强的办法。

军统特务按参加早晚，分为三种人：

核心分子：抗战以前即参加军统的老特务。

基本人员：多为抗战期间军统各个训练班的毕业生。

一般分子：主要包括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吸收的特务，由私人介绍加人军统

的及由士兵提升转化的特务。

这次裁汰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基本人员,对一般分子则根据表现予以遴选。

被裁汰的人员怨气冲天,保留下来的也愤愤不平:"我们是抗日反共的有功之臣。这样做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什么?"

戴笠在世时,参加军统是只准进不准出,特务们自以为加入了军统就是捧上"铁饭碗"现在,"铁饭碗"碎了,没碎的也变质成了"泥饭碗",特务们气得个个破口大骂,不堪入耳。

毛人凤是戴笠正宗的继承人,自然站在军统的立场上,想多保留一些人。

但郑介民与毛人凤相反。郑介民实际上控制不了军统,也没有戴笠广开财源那两下子,所以他主张裁出那些没什么作用的特务,减少开支,缩小目标。

郑介民反复强调:

"大家知道,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共产党斗,成败关键,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胜任。所以,我们的人宁可少些,但要精干。"

"共产党与各界人士早就公开提出要撤销特务机关,如果我们不能自动缩小编制,裁汰人员,势必引起各方面的反感,增加领袖的麻烦。希望大家能发扬军统以往的精神,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

"再说,被裁的人员只是暂时脱离了军统工作,他们的组织关系仍保留着,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这些人可优先录用。"

郑介民连哄带骗,先后将两万特务送到附近地方官军总队转业。

但军统特务从来没有好名声,哪个部门愿意要?各单位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所以,军统特务的转业工作进行了两年多也没有彻底解决。

保密局在内、外勤上比军统少了两万多人,所控制的公开机关还是过去那么多,也没有过去紧。

警察总署:保密局控制的最大的特务机关,在唐纵领导下,表面上接受保密局使用,实际上自有一套。唐纵公开提出警察人员正规化,非警察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察,言外之意很明显,军统裁编下来的人休来!保密局现职特务休来!算是对毛人凤进行报复。

全国交通警察总局:保密局控制的二大公开机关,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局长。基本上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曾收容了军统所有的武装部队。

国防部第二厅:按军统传统,也应为保密局所控制,郑介民任厅长,该不成问题。但由于郑常不在南京,副厅长侯腾只是表面上敷衍与保密局分庭抗礼,以后一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

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等，与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交警处一起，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里，主要进行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曾有以下几个：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设于上海。由抗战时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会"扩大而来，有各路"丑角"参加。戴笠死后，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保密局成立之后不久，便在CC系、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阻挠下，停止了活动。

大同新闻社：设于山西。由保密局第二处心理作战科领导，社长刘启瑞，是军统的老特务。主要是谣言惑众，对中共及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诋毁、诬蔑。

保密局成立以后，毛人凤已精疲力尽。他很想安安心心休息、养神，放松这段紧张经历。

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神经紧绷，连做梦都是想着军统的命运、个人前途，想着排斥唐纵、想着郑介民任了局长之后会不会对他张牙舞爪，想着如何讨好俞济时，想得他没有时间顾及饮食、没有精力想女人。甚至为了拉拢俞济时，他所有的积蓄已基本掏空……

现在，毛人凤的情况就是这样：耗尽了精力，花光了积蓄，换得一个保密局副局长的位置，好在他是一位极会克制、很有心机的人，他知道所得到的就其价而言，将远远超过付出的，一旦掌管了保密局，会有源源不断的财物，大批大批好玩的女人。人生是什么？连小孩都懂得是为了吃喝玩乐，若想得到更好的吃喝、更高级的玩乐，就得付出一定代价。

毛人凤躺在太师椅上，接着一个娇嗲嗲的女人声音像银铃般在耳边响起："啊呀呀，你好没良心，当了官就不理我了！"

四 做手脚，推倒郑介民

"你老婆怎么吃珍珠粉呢？"

来人正是李广和的老婆刘青芳。

毛人凤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太繁忙，无暇顾及其他，一见刘青芳丰满漂亮的身影，全身正像注射了可卡因一样兴奋异常，疲倦与辛劳登时烟消云散。

刘青芳轻轻地把毛人凤推开，嗔道："我都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么长时间了，连做梦都没想到我。"

毛人凤死皮赖脸道："宝贝，我每天晚上睡觉都是想着你的，我一点也不会骗你。"

刘青芳道："呸，你说给我的头发听罢，我是不会信你的，你若想着我时，怎不叫我来？你好狠心呀，把我扔在山西，把我丈夫扔在重庆，你自个偷偷跑到南京，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想甩掉我们？"

毛人凤叫苦连天道："冤枉，冤枉，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们从重庆迁来南京，又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是'还都'嘛，当时我是想着你的，可你不在重庆，我正生你气呢。"

刘青芳用手在毛人凤脸上捏了一把，道："臭男人，我看你要贫嘴！"

毛人凤道："我当然是臭男人啦，不然人家怎会不喜欢我？"

刘青芳见打闹差不多了，收起顽皮面孔正色道："不吵了，不吵了。你这个人就是没良心，我从山西跑到重庆，又从重庆追到南京，这一路的辛苦你连体贴的话都没有一句，真是气死我了。"

说着，鼻子一酸，泪流了出来。

毛人凤慌用手替刘青芳擦拭，无奈女人的泪特多，揩了又流了出来，劝道："别哭，别哭，我吩咐手下好生照顾着的，在生活方面绝不会亏待他，其实我也时刻想着放他，可我实在分不出心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一片叫嚷打倒军统、特务，哪有心思顾及其他，一旦军统取消，别说你李广和命难保，我吃饭都成了问题。"

刘青芳抽泣着，道："别说这些了，我都知道的，不然我也不会大老远来找你。"

毛人凤道："你不来找我都会放了李广和，只要你跟我好，别说帮你放丈夫，只要有梯子，天上的星星月亮我都愿意帮你摘。"

刘青芳道："我不要你摘星星、月亮，只要你待我好，放出李广和，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有份事做，有饭吃，如此而已不会有太高的祈望。"

毛人凤道："你放心，只要是我的权力所能及，我将尽最大努力安排李广和的工作。"

刘青芳在毛人凤脸上亲了一口，道："你真好，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今后，只要你需要，越千山，涉万水，我也要送到你身前。"说着无限妩媚地平躺在床上……突然"嘭"的一声门被人推开了，毛人凤非常恼火，爬起来顺手从床头上拿起一支手枪对准门口。

毛人凤此时的恼火自不必说，以为是一个小勤务兵冒冒失失打搅他的好事，从近身的床上拿起左轮手枪欲打断他一只脚，定眼看时，竟是向影心神色紧张地向他奔来，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快活，人家的命都快没有了！"

毛人凤把手枪扔回床，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你这么急急的。"

刘青芳动作飞快，扣好衣服飞也似地逃跑了。

毛人凤冲着她的背影道："你放心好了，你说的事我会尽快办好。还有，这几天你不能东跑西溜，我会常常找你的，听到了没有？"

刘青芳道："听到了。"

向影心道："粘粘糊糊的，我的急事都不管，先去管一位骚货，我不替你卖力稳住你头上那顶乌纱帽，凭你这短胳膊短腿的，哪个女人瞧得上眼？呸！"

毛人凤道："好了，好了，别吃干醋。"向影心道："谁吃干醋了！"

向影心发过一通牢骚后，才说她的急事。

原来，自从毛人凤为了保留军统四处活动，一下子把家里的所有积蓄全花光了，而且还需要不断地送钱送礼。这时候，毛人凤决定让向影心做生意。

这向影心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特务，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生意人，她利用毛人凤的关系加女色开始大张旗鼓经营各种生意，财产滚滚来，因此，才能收买更多的官僚，为毛人凤服务。

向影心开始做生意时，便悉心物色搭档，按她的设想，这位搭档一定要是管理财务的年轻男人。

恰巧那段时间粮食紧张，粮价天天看涨，向影心看准了这点，马上想到军统局总务处的粮食股长吴茂先。吴茂先年轻健壮，五官端正，向影心见了面就动了淫心，经过几次接触，眉来眼去，没多久就双双堕入情网，打得火热。

向影心把吴茂先勾到手后，一方面供她淫乐，另一方面指使他利用领取局军粮的职权，为她囤积居奇。向影心挣得的钱全部用来替毛人凤收买俞济时等人。

军统改为保密局迁都南京后，吴茂先也因为有与向影心的暧昧关系，受到毛人凤的信任和重用，让他担任了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帮助向影心以军统的名义直接到外国购买洋货走私套卖。

没想这一次一不小心，被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查到了。吴茂先也是年轻气盛，仗着和向影心的特殊关系，根本不把张严佛当回事。

张严佛是湖南人，属于唐纵的心腹，将此事向唐纵报告。唐纵知后，因听沈醉告诉他，毛人凤在背后搞他，因此产生了报复心，不过，唐纵一向为人拘谨，直接得罪人的事是不会干的，指使张严佛报告郑介民，接着他又在郑介民面前说说毛人凤如何不服他的坏话。

郑介民火了，怒道："这次我偏要看他毛人凤有什么能耐。"于是批示撤了吴茂先的职，并将其投入监狱。

向影心得知后，急了，速速回来告诉毛人凤，让他想想办法，没想毛人凤正和情妇刘青芳做爱，让她撞个正着，冲了他的好事。

毛人凤听罢，很久很久没有吭声，他心想，自己好心好意在蒋介石面前荐他当局长，没想他恩将仇报，先是在蒋介石面前说坏话，抬出唐纵代理局长，继而把他的心腹亲信张继勋安排在局本部任局长办公室主任，并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这明显是用来对付他的，这还不够，还另派了一名亲信同乡王清做办公室专员，协助张继勋对付毛人凤，现在还扣压了吴茂先，这明显是向他挑战，其气势

是要一口吞掉毛人凤，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向影心在一旁开始哭哭啼啼了，说毛人凤无能，没有一个男子汉的魄力与气概，说关于吴茂先的事，人家是替我们办事才挨抓的。如今，郑介民断了家里的财路，给俞侍卫长的儿子做生日的礼品都没钱买了，这还在其次，最主要欺侮开了头，今后会接连不断地找麻烦。

毛人凤被向影心吵得恼了，吼道："你有完没完！"

向影心和毛人凤结婚以后，还从没见过他如此凶过，转而一想，觉得在情在理，作为男人，他也是有个性的，绝不会心甘情愿让人坐在头上拉屎。因此，不再吭声了。

毛人凤的牙齿咬得格格响，此时，他的脑海里飞快思考着如何报复对付郑介民，无奈因心情极糟，脑子里越糊涂。最后，他用手捶着头，对屋外的勤务兵道："给我传沈醉、潘其武、毛钟新来！"

一会儿，毛人凤这三位心腹先后到达，向影心退出，吩咐勤务兵好生看着外面，不要有外人进来。

毛人凤把沈醉、潘其武、毛钟新领进密室，把吴茂先被撤职查办投进监狱的事说了一遍，要大家商量对策。

大家互望一番之后，沈醉先开口道："张严佛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有唐纵、郑介民在后面给他撑腰，不过现在对付张严佛有点操之过急，弄不好让矛盾激化，导致郑、唐联手，这样一来，我们这一派人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有被挤出保密局的危险。"

潘其武接着道："沈处长的分析很有道理，目前我们只能采取稳住郑介民、唐纵的办法，充分利用他们的弱点，最好是挑起郑、唐的矛盾，破坏郑、唐联合的可能，然后再各个击破，这计谋在秦始皇灭六国时用得非常成功。"

经两位一提醒，毛人凤立即豁然开朗，意味深长地点点头。由于长时间的在军统负责内勤，对内部事情相当熟，在了解郑介民和唐纵弱点这方面，他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郑、唐二人有着比保密局局长更高、更重要的职位，他俩之所以紧抓不放，除了想借此接近蒋介石、讨蒋介石欢心之外，还因为军统每天都缴获有大批财物，而这两个人的老婆都是爱财如命之人。

郑、唐的弱点是不会以当特务头子为终身职业的，加之二人都兼职非常多，在具体问题上自然不如毛人凤知道得仔细、管得周到，因此，也就难免有很多弱点和漏洞。

毛人凤长叹一气，另有用心地道："历来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现在是三虎相斗，我是最弱的，我失败了倒不足惜，可惜的是因为我，耽误了各位的前程，保密局刚成立的时候，我是力举潘其武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可我斗不过郑介民呀，只能眼睁睁

让他把张继勋安在我的身边监视我们。这件事其武是最清楚的，我先向你许了诺，到后来搞得下不来台，希望其武不要有什么想法。”

经毛人凤提出这事，潘其武肚子里，也窝满了火，当时，他的朋友得知他要当办公室主任，纷纷向他道贺，要他请客，谁知到最后被郑介民那么一下，弄得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幸亏后来毛人凤求爷拜娘，说通唐纵安排他去警察总署当了名处长。

潘其武道：“这段时间我在唐纵手下工作，已了解到唐纵对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不久前，他和我谈起保密局，我就夸张地把你和郑介民的斗争说了一遍，他听后连连摇头，说他幸亏没加入到斗争中来。到后来，他又问了保密局手中还有没有房子、汽车什么的，说他的警察总署刚成立，极需要这些东西。我建议来个将计就计，把唐纵争取过来。”


何应钦与李宗仁

毛人凤沉思良久，开口道：“争取他是不可能的，唐纵这人最是胆小怕事，只要他不和我斗就万幸了，这样吧，沈处长，你回去后马上把马台街二十二号那座大房子给唐纵，另外再送几台汽车过去。”

毛人凤吩咐了沈醉，接着道：“对了，沈处长，还有你，在保密局未成立之前，我就许诺让你做个大一点的官，为这事，我多次在郑介民面前提过，他当时也答应了，回到家第二天马上变卦，真是莫名其妙。”

沈醉道：“这个一点也不奇怪，肯定是他老婆吹的枕边风。你不知道，天底下我觉得柯淑芬是最烦的女人，每次见了面不是要这个，就是要那个，连军统局的夜壶、尿桶她都想多要一份。我当着这个总务处长，若逢上的人都像她一样，就没法工作了。本来我给她分的东西不比别人少，她每次偏要说我偏心，给毛先生、唐先生的那份比她家里的多。你不说我都知道了，天天在郑介民面前说我坏话，打小报告，还扬言要撤我的职。”

毛人凤见所说的话产生了效果，道：“你放心好了，除非郑介民一下子把我挤出保密局，不然，你这总务处长的位置谁也动不了。”

沈醉是聪明人，明白毛人凤笼络他，他本来是想依靠郑介民的，曾努力几次，都被柯淑芬给敲掉了，他觉得有柯淑芬的存在，他就不可能成为郑介民的心腹。

毛人凤接着道：“只要兄弟们齐心协力，郑介民其实也是个纸老虎，他派在局长

办公室里的张继勋、王清是什么东西大家是清楚的，不是扯着郑介民的老虎尾巴，他们哪敢那么放肆？你们当站长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现在他那得意劲，真是不可一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一提起张继勋，潘其武就上了火，心里愤愤不平，凭能力、资历、贡献，说什么也比不得自己，可现在竟拉大旗做虎皮，天天发号施令起来。

毛人凤乘机道：“若想搞垮郑介民，我有两个方法可以同时进行。第一个办法是你们回去以后，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搜集郑介民的材料。第二个办法就是保密局各训练班毕业生开个同学会，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孤立郑介民。”

沈醉、潘其武等人连赞这两个办法不错，绝对可以挤垮郑介民，沈醉又说道：“我手里还掌握郑介民现成的贪污行为：在汉口日租界，郑介民把军统接收日本人的一座洋房子占为已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户，他家中的一切开销，包括佣人、厨师、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向总务处报销；他私自将中美合作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关枪计四十余支全送给他的弟弟郑诞茇……”

毛人凤点头道：“好，这些材料很重要，沈处长，你把它们逐条记起来，聚集一起送给委员长。”

沈醉又道：“柯淑芬还是个瘾君子，吃珍珠粉吃得很凶，还拿到我这里报销，不报销就威胁我，说要她老公撤我的职。”

毛人凤道：“这一条也很重要，若再多几条时，就可以一次把郑介民参倒，到时候你也用不着提心吊胆害怕撤职。”

沈醉又想了片刻，突然击掌道：“我还有更重要的材料！”

毛人凤兴奋异常，支起耳朵倾听。

沈醉道：“要搜集郑介民的贪污材料，我掌握得太多了。远的不说，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样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是专门替戴先生采购日用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附近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就是她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介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了东西到他家里去。郑介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先生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要亲自动手。

“1946 年 5 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汉三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

人争吵起来。马汉三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时便去见郑介民，问他收到马汉三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种情况，郑介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 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介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沱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介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不顾一切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介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的棺材找到。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九天后回到重庆，郑介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我怕棺材里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要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介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磁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在上海街头的非法银元买卖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重庆的二千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东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五千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其做生意，又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一千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油公文和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汽油出事，许多机

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因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五十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五十三加仑，按官运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介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介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先生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六千五百大桶。

"汽油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介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毛人凤边听边点头，情绪由高涨到激动到兴奋，待沈醉说完了，马上指示道："这些材料你马上回家整理，有没记起的事逐条补上，我要让郑介民败在我的手下！不过，凭你刚才所说的好像还不够充分，大多是他老婆出面。"

沈醉道："这正是郑介民贪污手段的高明之处。在表面上，他一向装成清廉的样子，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送礼行贿，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手，自己不经手，由他老婆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万一事情败露，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

毛人凤牙齿咬得"格格"响，骂道："老狐狸！"

众人沉默一会儿，毛人凤突然问道："沈处长，郑介民是哪一年出生的？"

沈醉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毛人凤问郑介民的出生日是何用意。不过，作为总务处长，对保密局几位头头的出生日还是记得的，想了想，答道："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换算成公历便是1898年9月29日。"

毛人凤沉吟道："现在是公元1947年，按中国传统很快就是郑介民的50大寿。"

经毛人凤提起，沈醉恍然大悟，道："对了，郑介民平时过生日，柯淑芬总是求我宣传，让别人送礼，这次过大寿，她更有赚头了！"

毛人凤见沈醉已经明白，于是如此如此一番耳语，一个整治郑介民的妙计也就出笼了。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的是郑介民临过生日的时候，沈醉的一张嘴在柯淑芬面前“芬姐”“芬姐”的叫得特别甜。不过，这柯淑芬是唯物至上主义者，对几句甜言蜜语、奉承讨好话是不屑一顾的。

但如今沈醉给她的不仅是几句好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沈醉道：“芬姐，郑局长八月十四日就要过50大寿了，今年准不准备请客呀？”

柯淑芬一听，正中下怀，用手一拍沈醉的肩喜道：“沈老弟，真有你的，这么理解你芬姐的心情！”

沈醉佯装生气地退了一步，道：“芬姐，你可不能这样，男女授受不亲，让郑局长看到你拍我的肩，会误认做关系不正常的。”

柯淑芬道：“你这沈猴子，拿你老姐姐开心起来了，我一向是把你当很小很小的弟弟看待的，常想着把你放在手膊上抱着睡觉。好了，不开玩笑了，说正经的。你不提我都会来找你，如今的人一个个只记着自己，平常呼朋唤友，可朋友的生日谁都不记在心里，还是你有良心，我正想着麻烦你向别人吹吹风。”

沈醉道：“能为芬姐效力，我一向感到是一种光荣。这事我早就张罗了，我向大家说，保密局新成立，全靠郑局长的正确领导，今年郑局长50大寿，各位应该表表心意，我一说，大家情绪非常高涨，为郑局长准备寿礼了。据我所知，局本部七处三室都在金银铺订做了金寿桃，另外，还有私人送礼，情报处处长何芝园准备四百大洋，行动处长叶翔之不甘示弱，准备五百大洋，后来不知怎么让何芝园知道了，加至六百大洋，叶翔之不服气，暗地筹备，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到生日那天就会知分晓。”

柯淑芬听得喜形于色，张着嘴，不停地搓着手道：“真是的，真是太客气了。”

沈醉道：“这没什么，表表心意嘛，我呢，芬姐是知道的，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常常是寅吃卯粮。不过我们湖南有句土话，叫作‘人情急如火，不怕你没米下鼎锅’，人要脸皮，树要树皮，我总得争口气的。”

柯淑芬见沈醉一开口就叫穷，以为他不想送礼，脸色便不悦起来，后又听他说什么“人情急如火”，知道他还是要送礼的，便笑道：“沈老弟也真是太见外了，人情这东西轻重是个意，长短是个礼，别客气，别客气。”

沈醉道：“我先跟芬姐透透风，到时别怨我小器，前面已经说过了，负担重，要不然给郑局长做生日送一千二千的也不算多。”

柯淑芬此时支起了耳朵，张大了嘴巴，屏声息气，等着沈醉报数目。

沈醉报道：“真是不好意思，我只准备八百大洋做礼品。”

柯淑芬搓着手，呵着气，笑眯眯道：“沈老弟太客气，你那么困难，不必破费嘛。”

沈醉告别柯淑芬向毛人凤禀报了，按下不提。

说的是柯淑芬听得沈醉向她叙述局本部各单位、个人踊跃备礼，心里喜得像灌了蜜一样，想起那一枚枚金灿灿的寿桃，她的双睛放出了光彩。突然，她又想起了更



1936年，国民政府准备在海南岛建省。图为宋子文(前右)赴海南岛考察

重要的事，转身招手道："沈老弟，沈老弟——"

遗憾的是沈醉已不知去向，柯淑芬无限懊悔地自言道："我真蠢，连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跟沈醉说——各单位的金寿桃已经订做，这些寿桃万一掺了黄铜怎么办?"

柯淑芬一路走一路想，越想越不放心，回家后马上给总务处打电话，向沈醉交代清楚，直至沈醉说金银铺对郑局长非常害怕不敢得罪才放了心。

柯淑芬放下电话，哼着连她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歌，欢欢喜喜地来到郑介民旁边。

郑介民问道："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什么寿桃金子的是什么意思?"

柯淑芬用手捶他的背，道："你这死人，不是我，你大概连棺材都守不住，我刚才在给沈醉打电话，说你50大寿那天各单位送金寿桃的事。"

郑介民一听，跳了起来，道："你又在胡闹!"

柯淑芬见丈夫发火，仍像往常一样，手一叉腰，装出一副泼妇样子准备把郑介民的火气压下去，没想今日郑介民说什么也不肯让步，夫妻两个大吵大闹起来。

郑介民先是说道理，说如今蒋委员长正在提倡反腐败，毛人凤正在设法抓辫子，一旦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对今后的前途大为不利。

柯淑芬不听，说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这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好不容易有一次敛财的大好机会，如果让它白白失掉，简直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

夫妻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柯淑芬头发一披，衣襟一扯，鼻子一酸，便一把泪一把鼻涕地大哭起来，继而就地一滚，拿出了她的最后杀手锏。

这一次郑介民是铁了心的了，因为挤兑毛人凤已在暗中做了不少手脚，有几桩事已经给毛人凤知道，因此，最近这段时间特别要小心，尽量不要让毛人凤抓到什么把柄和口实。

如今面对老婆的撒野，郑介民明白是平日太放纵了，以至关键时刻压不住她的气焰，郑介民本欲动真格的，但一窝孩子见妈妈在地上打滚，都哭叫着围上去，一家人哭叫得甚是凄凉。

郑介民无奈，摇摇头，只好采用三十六计之上策——一走了之。

郑介民前脚刚走，柯淑芬后脚就爬了起来，撩起衣襟揩去泪水，小声问孩子道："你爸呢?"

小孩用手指指门外，道："出去了。"

柯淑芬忙追到门外，见丈夫的车已从车库开出，只好退了回来，自言自语道："我量你也不敢去寻死，你万一要寻死，这一大堆孩子是姓郑，不是姓柯！"

柯淑芬说是这么说，内心里还是发虚，怕郑介民真会出什么事，正焦急，她家的勤务兵进来了，告诉道："郑局长让我转告太太，要你不要请客，他一个人去上海过生日去了。"

柯淑芬松了口气，撇撇嘴道："我才不理他呢，我知道了，你忙你的罢。"

勤务兵下去后，柯淑芬一时感到为难了。离生日只有两天，男人不在家，客人来了怎么打点呢？他们总不能干坐不吃不喝呀，柯淑芬自言道："这待客真是麻烦，要是光送礼，不吃饭就好了，省了很多力气，省了很多心。"



国民党军队与商人勾结，囤积粮食

柯淑芬这里正发愁，一会儿沈醉就领着几个手下来了，进门就卷起袖子，叫道："芬姐，后天就是郑局长生日了，客人们都等着吃寿酒，你们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是不是不宴客了?"

柯淑芬道："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客肯定是要宴的，只是我家那个死鬼说委员长有急事，让他去了上海，我这就叫人布置。"

沈醉道："不用叫人了。我带来了几位同志帮你装饰住宅，布置几百张好桌椅，郑局长也真是的，过了50到60岁还有十年，现在不热闹，人生能有几个50岁?"

柯淑芬喜道："有你这位老弟真是逢上及时雨了，这么能干，这么会替你芬姐着想，等介民回来，我一定要他提升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到。"

沈醉道："那就多谢芬姐了，若真是提升了，等郑局长60大寿，我一定送一份最大的礼。"

原来沈醉刚才回去向毛人凤汇报柯淑芬的情况后，正巧有"内线"汇报郑介民不愿请客，怕影响不好，一怒之下去了上海，毛人凤非常焦急，知道柯淑芬这女人除了会要东西，有一张非常厉害的嘴之外一无所能，害怕到时候她不会待客而放弃掉，因此急急派沈醉领几个人来帮她把南京颐和路的住宅布置装饰一番。

这里有人在替柯淑芬布置家里，外头，沈醉则到处宣传，逢人就说：“八月十四日郑局长50大寿，全保密局的人都送礼，就你忘了告诉，这不，柯淑芬点你的名要我来通知你。”

1947年八月十四日这一天，南京颐和路郑介民宽敞的住宅人声鼎沸，千头攒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不一会儿，柯淑芬厅堂几张拼在一起的大八仙桌上的金制寿桃、金银器具、大洋、礼券等等堆得山一样高。

柯淑芬那高兴得意劲自不必述，单说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毛人凤马上授意沈醉领人去鸡鹅巷五十三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千多位军统特务遗属、遗孤来祝寿吃饭，不得有误。

毛人凤派去的人在遗属们面前大谈郑介民如何排场、气派，寿堂上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够千多位军统遗属吃一辈子云云。

遗属们听得，火冒三丈，哭的哭，叫的叫，说他们的人为军统卖命死得好惨，打出来的天下却给个别人享福，原来这些遗属对郑介民早有了仇恨，以前在戴笠手里，军统包他们的吃用，小孩读书，可自从军统改成保密局以后，郑介民为了减少开销，取消了这些待遇，一次性发了一笔抚恤金，此时，这笔抚恤金早已花光了，不得不来南京坐等“照顾”。



军统特务在上海的合影

千多名遗属在毛人凤别有用心的鼓动下，群情激昂、浩浩荡荡开向颐和路，大家叫嚷不休，有说要抢寿礼的，有说要砸郑家的，也有说要一起去蒋介石那里告状的。

就在这时候，毛人凤又秘密派人用照像机照了遗属们的像，照了郑介民寿堂的情景。

千多名遗属本是一个不少的数目，加之他们已经穷途末路，现在总算有了一次出气的机会，焉有不踩平郑家之理？

有郑介民心腹张继勋先得知此事，飞也似报知柯淑芬，柯淑芬闻知，脸色惊变，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张继勋扶住柯淑芬，道：“嫂子，我们快想办法吧，一旦遗属来到家里，就不好收拾了，那么事情肯定要闹大，捅到委员长那里，介民兄就完蛋了。”

柯淑芬此时并没有想得太远，一心考虑的是寿堂上那一大堆东西到时会给遗


上海饥民在抢米

属抢走，急道："快，快给我挡住那帮穷鬼。"

张继勋道："众怒难犯，一千多人，凭我一个人如何能阻挡得了？这种场合只能智取，不可强挡。"

柯淑芬道："那你也得替我拿个办法呀！"

张继勋想了想，道："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不知你能否请动一个人。"

柯淑芬道："来不及了，这个人是谁你倒是快说？"

张继勋道："要想阻住这一千多人，唯一的办法是求沈醉，这湖南佬为人一向圆滑，八面讨好，平常以总务处长的身份施舍这些穷鬼们，所以都肯听他的话。"

柯淑芬立即吩咐勤务兵找来沈醉。沈醉一会儿嬉皮笑脸地来了，柯淑芬把遗属要来的事说了一遍，接着央求他速速挡驾。

沈醉先是一愣，假装吃惊道："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柯淑芬道："先不要管他谁捣鬼，帮我挡住再说。"

沈醉领命去了，没走几步，柯淑芬又叫住他，道："沈猴子，你回来，我有事问你！"

沈醉站住，挠着头皮。

柯淑芬道："你这猴子，在我面前也要起花招来了，你亲口对我说送八百大洋做寿礼，刚才我拆了你的礼单，怎么变成了八块大洋？"

沈醉道："芬姐，你还有话说没有？遗属们很快要到了！"

柯淑芬这才从"贪婪"中清醒过来，叫道："快，快点去！"

沈醉在半路上截住了千多位遗属，用他如簧的巧舌竟也把众人给哄住了，当大家不吭声的时候，宣布道："我的生死相交的苦难烈属们，我知道大家都很艰难，就算是给我一次面子，回到招待所里去，今天我给你们加餐，等郑局长回来，我请他再发给大家一笔钱。"

烈属们居然相信了沈醉的花言巧语，断断续续地回招待所去了。沈醉所以这样做，一是想充好人，在柯淑芬和遗属之间两面讨好。二是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到时候郑介民查起来会查到他头上。因此，他一手导演了这一出闹剧。

郑介民几天后从上海回来，得知此事，张继勋悄悄告诉他是沈醉一手制造的，咬咬牙，决定拿沈醉开刀。

与此同时，毛人凤把沈醉整理郑介民的所有材料加上他过生日那天拍得的照片全部装在一个"卷宗"袋里，送到俞济时手中。

俞济时以最快的速度把郑介民的材料呈到蒋介石的案上。蒋介石看后，惊道：

“介民怎么会是这号人呢?”

俞济时在一旁道：“这号人才是最危险的人物，若不是他的手下举报，报纸上还说他‘清廉’呢。”

蒋介石道：“他老婆很贪我是早有所闻的，别人都说他怕老婆，凡有关财务的事，他都不插手。”

俞济时道：“只一点就可以验证郑介民的好坏，只要他身正，他老婆贪他可以退回赃物嘛，可根据这些举报材料，每一件东西郑介民都是默许了的，再退一万步，郑介民若不支持，他老婆哪有这能耐?”

蒋介石点头道：“这倒也是道理。”

俞济时进一步道：“还有件事，委座可能没有想到，这郑介民骨子里就没有把保密局搞好的打算，只是眼红那大堆东西衔着不放。”


趴在铁轨边捡米的老妇

蒋介石道：“噢，有这种事?”

俞济时道：“委座，确有其事，因为郑介民兼职很多，他所兼的职不管哪一个都比特务头子名称好听，职位也高，而且他虽是挂名当局长，除了要东西，他几乎不去上班。”

蒋介石咬着下唇，若有所思道：“郑介民兼职是多，可撤了他，谁可以胜任呢?”

俞济时趋前一步道：“毛人凤是最好的人选。”

蒋介石道：“郑介民说他资历太浅，难以服众。”

俞济时道：“委座，您这就上了郑介民的当了，据我所知，毛人凤为人正直，作风过硬，尤其在把守财务方面丁是丁、卯是卯，从不含糊，因此得罪最贪得无厌的郑介民，近来正千方百计打击毛人凤。”

俞济时见蒋介石不吭声，又道：“毛人凤能力超群，没有任何兼职，一心一意忠于委座，埋头工作，从不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正因为如此，才赢得了全保密局的爱戴和信任——就郑介民一个人除外，我不说别的，单讲郑介民老是在您面前说毛人凤当家保密局会乱套，怎么他郑介民从不去上班，到现在保密局还是井井有条?”

俞济时还要往下说，蒋介石举手制止了，道：“我自会有安排。”不知蒋介石有何“安排”，此处按下不提。

说的是郑介民知道沈醉搞他的鬼准备报复，一面指使张继勋处处与沈醉作对，一面又暗地搜集沈醉的材料。

这沈醉平时处理不少财产，郑介民满以为可以轻而易举找出大把证据，没想沈醉办事相当严密、滴水不漏，郑介民虽花费很大精力，好不容易才查到沈醉手下一位名叫邓毅夫的管理科长私自盗走了一批洋锁，于是将其扣押起来。按照一般的情况，这种事至多关几年，可郑介民知道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



假银元，左边所示是嵌在中间的铜片

人，因此坚持要严办，最后以“监守自盗”的罪名把邓毅夫枪毙了。

郑介民枪毙了邓毅夫，准备再继续对毛人凤进行打击，就在这时候，蒋介石通知他去“面议”重要事情。

这一次，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态度不冷不热，这使他感到非常不安，站在那里，感到全身有针扎似的。

蒋介石先是没头没脑地说了一通各项工作要专业化，继而说道：“介民，你的兼职有几个？”

郑介民不明白蒋介石的意思，随口答道：“有二厅厅长，军调部部长，保密局局长，还有——”

蒋介石不耐烦地摆手道：“这不好，不好，不利于全心全意工作，今后我们要实行专一化，凡兼职太多的都要去掉一些头衔。”

郑介民含含糊糊地附和道：“是，委座说的极是。”

蒋介石道：“我已决定免去你的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不知你有没有想法？”

郑介民听得，一下子清楚过来，惊愕得差点叫出声来，张着厚厚的嘴唇，一时说不出话。

沉默了一阵儿，郑介民小心试问道：“我走了以后，不知保密局长谁担任？”

蒋介石皱了一下眉头，然后道：“你以为呢？”

郑介民道：“我以为唐纵可以。”

蒋介石道：“除了唐纵呢？”

郑介民道：“张继勋不错，此人在苏联留过学，能力、品行都不在我之下，而且很热爱这行工作，忠于委座——”

蒋介石干咳几声，打断郑介民的话道：“毛人凤不行么？”

郑介民道：“以前我已经说过，毛人凤资历——”

蒋介石不悦道：“是不是毛人凤的能力、品行比不上张继勋？要不就是他不爱好特务工作、不忠于我？”

郑介民从蒋介石的口气里已听出他早已做了决定，不愿再更改，把欲说的话咽了下去，改口道：“毛人凤资历虽浅了一点，不过他很会办事，可以胜任局长之职。”

蒋介石马上变了脸色，道：“说他不行的是你，现在说他行的也是你，我真不明白你安的是什么心！”

郑介民见蒋介石窥破了他的心理，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尤其一想到自己已被免去了职位，心里更是虚慌，猜想着是不是已抓住了什么致命弱点，要把他扫地出门，从此不再录用。

蒋介石的双眼盯着郑介民，郑介民感觉到蒋介石的目光如两面照妖镜，可以看透他内心的一切秘密。

果然，蒋介石突然问道："听说你50大寿很热闹、很气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郑介民如当头棒喝，有了一种大难临头的悲哀。接着，蒋介石道："你老婆怎么吃珍珠粉呢？"

郑介民的头"嗡"的一下，感觉到一阵晕眩，心里暗叫道："完了，完了，这辈子完了。"

第十一章　排斥异己出狂手

赶走郑介民，为赢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表现得比戴笠更加凶残，反共也更加积极，但已是黔驴技尽。马汉三是老资格的军统大特务，在郑、毛中突冲支持郑介民，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斗争中支持李宗仁。是可忍孰不可忍，毛人凤最终对他举起了屠刀……

一　一统天下，毛局长就任

郑介民明白自己遭了别人暗算，心想这辈子再也没法抬起头来了。

蒋介石把他骂了一通之后，改口道："关于我免去你的二厅厅长和保密局长之职，我考虑再三，让你接任国防部次长，这项工作管的只是一些飞机大炮之类，你老婆该不会要回家去罢?"

郑介民这下总算放心了，以为蒋介石把他开除了，全身急出了一身冷汗。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心底真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至于蒋介石后面那句挖苦话，他并不往心里去，连连谢罪，告辞而出。

郑介民离去总统府，经风一吹，全清醒了，想着被免去了两个要职，心里颇不是味，越想越觉得被人暗算了，不用猜，他的怀疑对像就是毛人凤。

郑介民回到局本部，毛人凤的委任命令也随即到达。

毛人凤并没有得意忘形，主动来到郑介民家里，郑介民正在气头上，本不愿见，无奈老婆在他的耳朵旁悄声道："你这死脑筋，一点也不开窍，做人就是要能上能下，能伸能屈才不会吃亏。"

郑介民最后强装笑脸，把毛人凤迎进客厅，柯淑芬退下去，两个人都不能放松自己，毛人凤本想还像过去一样谈女人谈嫖经，可实在没有半点心情。

沉默了一会儿，毛人凤先开口道："人心真是难测，这沈醉平时你待他那么好，想不到他在这种时候咬你一口。"

郑介民警觉了，不知毛人凤此话的用意何在，认真地往下听。

毛人凤道："我也是才听人说的，这次委座撤换你，就是因为沈醉在背后整你的黑材料。开始我是不会信的，可俞济时从头至尾读了黑材料，全都是沈醉的手迹，俞济时还提醒我，说沈醉是阴谋家，这种人绝不可重用、信任，他怕我不相信，特意用

照像机拍了几张原材料照片。”说着，拿出沈醉揭露郑介民的材料照片递给郑介民。

郑介民接过细看，气得咬牙切齿，用一句湖南土语骂道：

“他妈麻屁！”

毛人凤趁势道：“我估计你会怀疑到我，我不会解释，你非要怀疑时，我浑身生口也难辩，但有一点我得说明，多少年来，我俩合作一直很愉快，从未有过权力之争，这次让我任局长，因资历、能力的关系，我怀疑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委座正在物色合适的人选，如果你当局长，等于你就是我的保护伞，这副局长的位置是无论如何不会动摇的。因此，于情、于理、于利，我都没必要挤垮你，更何况，我根本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经毛人凤如此一说，郑介民对毛人凤的怀疑去了大半，心里的防备也小了，道：“我只是猜一定有人在后面攻击我，具体是谁，仅仅是怀疑而已，我不明白这沈醉为什么要与我作对？”

这时，柯淑芬从后面插嘴道：“有什么不明不清的？这沈醉历来不满意你，在重庆的时候，每回分东西我家数量又少，质量又差，回到南京以后，你当了局长，我就用撤职威胁他多分东西给我，他可能认真了，所以一心要挤垮你，保他的位置。”

郑介民道：“女人就是坏事，一天到晚东西东西，等我削职为民，看你还要不要东西。”

柯淑芬道：“不要东西你吃西北风？不要东西你光屁股上大街去？我一心一意为你们郑家，到头来你还怨我，我不管了，随便你一家子怎么过日子！”

郑介民知道再与她争论会没完没了，干脆不再吭声了。

柯淑芬骂了一通，见郑介民不与她争了，也不再说三道四，一会儿，毛人凤又把话题拉入正题。

毛人凤道：“难怪呢，自从戴先生死了以后，沈醉总是拍我马屁，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到处宣称是我的亲信心腹。”

柯淑芬道：“毛先生，沈醉这号人你千万不能信任，到时候他会反咬你的。”

毛人凤道：“这个我自有把握，他自以为把郑局长挤走了，到时老在我面前以功臣自居，我首先就撤了他！”

柯淑芬拍巴掌道：“对这号人就是要这样！”

毛人凤把眼睛转向郑介民道：“郑局长若要怀疑我，光看我怎么处置沈醉就能明白，你等着瞧吧，也算我帮你出口气。”

郑介民此时已全被毛人凤迷惑，道：“明天就要举行交换典礼了，我有两位心腹，张继勋和王清暂时没地方去，只望你手下留情，给他们一口饭吃。”

毛人凤道：“这一点你只管放心，只要我办得到，对你的人一定悉心照顾。”

且说第二天就是毛人凤正式接任保密局局长，按惯例，新旧局长举行交接典礼。

局本部里张灯结彩，人头攒动，新旧局长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典礼正式开始后，毛人凤请郑介民讲话。

自1942年开始，郑介民一直从事特务工作，到今天正式离任，心里颇为伤感，因此，话特别多。

郑介民讲完话后，司仪宣布新任局长做就职演说。

毛人凤走上台，说道："在保密局里，我资历太浅，没有经历，多少年来，一直在郑先生的正确指导下开展工作。今后，我还像过去一样，得依靠郑先生常来指导，今天郑先生在场，把什么话都说了，我也不再讲了。"

交接典礼就这样结束。送郑介民上车的时候，毛人凤弯着腰，非常客气地给郑介民开车门，请他进里面坐。

这时候，郑介民的几位心腹张继勋、王清、肖漫留等人一起走来，围在车门口，泪水雨珠子般地掉下来。

郑介民见状，心里非常难过，心里有万千的话都难以出口，最后，只得握住毛人凤的一双手求道："毛先生，这几个人我就交给你了！"

毛人凤握着郑介民的手，眼望张继勋等人，许诺道："昨天我已经和郑先生说了，你们只管放心，只要我办得到，对你们一定悉心照顾！"

郑介民道："谢谢，谢谢毛先生！"说着，车开动了。

郑介民的轿车加入到大公路的车流之后，毛人凤意味深长地对目送着轿车的张继勋等人道："你们有郑先生这样的好靠山，真是幸运啊！"

张继勋道："以后还得请毛先生多关照。"

毛人凤点头，笑而不答，待张继勋等人回办公室去，叶翔之、沈醉便过来报告道："毛先生吩咐的事我们已经办妥。"

毛人凤道："很好，很好，现在我又交一项任务给你们。"说着，让叶、沈两个过去，如此这般耳语一番。

叶翔之、沈醉点头道："明白了。"

又说张继勋、王清等人回到局长办公室，只见书桌、椅子全翻倒在地，文件满地都是。

两个人见此情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茫然无计。

两个人在室内发了一阵呆，张继勋最先清醒过来，冲门外叫道："来人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叫了一声，没人答应，再叫一遍，仍然没有回音，张继勋叫不来勤务兵，急了，跑到门口来看，刚巧和叶翔之、沈醉撞个正着。

张继勋道："这这，这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去参加新老局长交接典礼，一回来就成了这样子。"

沈醉道："这没什么，根据上峰指令，局长办公室已经迁移，我来向你们取要准备呈送委座的绝密文件。"

张继勋意识到情况不妙，恍然记起那份绝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打开看时，竟不翼而飞。

这时，沈醉催促道："毛局长正在等着呈送委座，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可是要杀头的！"



國民黨調動二百萬大軍
發動全面內戰眞相

《新华日报》，抨击国民党的文章

张继勋脑袋"嗡"的一下，明白已遭人暗算，求生的本能令他急中生计，道："我把文件放家里了，我这就回去拿。"说完后，紧张地看着沈醉，心想他万一不依时，也只能听天由命，随毛人凤以渎职罪予以枪决。

沈醉沉吟片刻，抬起眼道："好吧，过三十分钟我来取，我希望你是忘记在家里了，你若耍花样，休怪组织对你不客气！"

张继勋、王清等人待沈醉、叶翔之离开后，松了口气，赶紧秘密商量，一致认定这是毛人凤有意铲除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郑介民的几个心腹，就这样一声不吭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刚离开，躲在一旁的沈醉、叶翔之奸笑着出来，回去向毛人凤汇报。

郑派的人就这样被铲除了，沈醉想着替毛人凤立下的赫赫战功，心里计算着就是不让他当副局长，起码也是个局长办公室主任。

在毛人凤家的客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毛人凤见了沈醉，非常客气，拍着他的肩向大家介绍道："这次我之所以能当上局长，沈处长是功不可没的。"

客厅里的人都是毛人凤的亲信心腹，大家纷纷向毛人凤表示祝贺，热闹一番后，便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封官、加爵。

毛人凤道："副局长的位置，我原来是计划让自己的人担任，没想委座指名徐志道，除了副局长之外，其余都是我们的人。"

沈醉刚才被毛人凤表扬他一番后，本以为副局长非他莫属，没想横路杀出个徐志道，心想局长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应该非他莫属了。

毛人凤道："局长办公室主任，还是按我原来的计划，由潘其武同志担任。"

沈醉听了，心里颇不是滋味，可他万万没有料到，毛人凤接着又分了一大批官，到最后还是没有轮到他，他有点沉不住气，脸色铁青，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

毛人凤了解沈醉的脾气知道他会发火，用手拍了他的肩，和蔼可亲地说："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等会儿我单独和你谈谈。"

沈醉咽下这最后的一口气，忍耐着等到众人离去。

这时，毛人凤才对他说："我本来是要提升你的，你很有才能，也很得我的意，尤其为我能坐上这保密局长的位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若不用你，天下人都会唾骂我过河拆桥。可是，正因为你替我卖力，无意中打击了郑介民，你整他的那些材料被他的手下拍成了照片，他50大寿那天你办的事也被他识破，我听人说，最近郑介民正在加紧暗害你，而且扬言不惜一切代价，你要知道，他还是次长呀，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个时候，我若提升你，岂不公开暴露你了？因此，我必须设法对你进行保护。"

沈醉心情复杂地望着毛人凤，不知道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但有一条他是非常清醒的：毛人凤这样做是在卸磨杀驴。

他等待着毛人凤对他最后如何处置。

果然，毛人凤道："针对这种特殊情况，我决定把你的总务处长职务也免去。"

沈醉听得，惊恐万状。

毛人凤摆手制止沈醉道："年轻人，要冷静，我既然免去你的总务处长职务，自会安排你的去处，我已经替你想好了，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南京，远离郑介民。云南不错，那地方风和日丽，美女如云，我放你去云南任站长。"

沈醉这才回过气来，若不给他一官半职，他绝对会爆炸的。

毛人凤接着道："回去准备罢，最好这两天动身赴任。"

沈醉带着五份不情愿五份无可奈何的心情去云南赴任，这里按下不提。

这毛人凤如今扫除了一切障碍登上了保密局长的宝座，得意之状不问而知。

二　荒淫无耻，情妇多多

毛人凤局长还有很多事急待处理，但最重要的只有两件：第一件事便是释放李广和讨好刘青芳；第二件事释放向影心的情夫吴茂先，处理张严佛。

第一件事是最为重要的。近段时间因为斗争激烈一直没有心思没有精力去寻找新欢。

郑介民当家的时候，毛人凤几经努力都没有释放李广和，因此惹得刘青芳很不主动，很长时间都不来安慰他。

现在这种局面没有了，毛人凤只一个电话，在重庆当家的谈荣章马上就可以把李广和释放了。

谈荣章乡下老婆毛时云"自缢后"他并不难过，原来在军统局侦缉大队长时期，他除了和杨吉昌勾搭成奸之外，同时还和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关系暧

昧，毛时云一死，薛树华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老婆。

说起来薛树华，局本部未迁南京的时候，毛人凤也属于她诸多性伙伴中的一个，谈荣章和薛树华结婚后，因为与毛人凤有着“双重绿帽子”的关系很快得到重用，升至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了一份报纸叫《新华日报》，政治影响很大，为了打击这份报纸，谈荣章奉毛人凤之命采取打砸报馆，殴打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办法，结果，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谈荣章自告奋勇向毛人凤建议，以报纸对报纸的办法，和中共做宣传上的斗争。毛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予财力、人力、物力上的支持以及稿件的供应。谈荣章别具心裁地把这张报纸取名为《新华时报》，捧出他老婆薛树华当社长。

《新华时报》刚发行的时候，毛人凤让所有国民党管辖的报纸大吹大擂，谈荣章则命令部下分送到各商店、街头强迫商人、市民订阅。谈荣章为了搞臭共产党，特地派人到红军经过的地方搜集材料，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屠杀的大批人(包括小孩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白骨摄成照片，说是红军屠杀群众的证据。

谈荣章用这张报纸大谋其私，一方面敲诈财物；另一方面为他老婆薛树华竞选国大代表在报纸上大做宣传。

毛人凤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电话通知住在南京的刘青芳快点过来。那边客店老板娘说刘女士已离开客店，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毛人凤放下电话，内心感到无限懊丧，在这种时候，他内心极想把刘青芳叫来，两人好快乐快乐，消消在这残酷、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聚积起来的疲倦。

他不知道刘青芳去了哪里，想着再给刘青芳住宿的旅店打电话问问，未抓话筒电话铃先响了。

是重庆谈荣章打来的。

毛人凤喜道：“我正想找你呢，你倒先想起了我。”

谈荣章在那边问道：“毛局长找我有什么吩咐？”

毛人凤道：“没有吩咐。我正想着关在监狱的李广和是你抓的，对他的情况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不能再拖下去，该杀该放应尽快处理。”



重庆市儿童在街头义卖《新华日报》，向前线将士献金

谈荣章知道毛人凤与李广和老婆的关系，自然明白他说出这番话的用意与目的，答道：“李广和不是汉奸，我已查清楚

是系别人诬蔑，前天他老婆刘青芳来找，我已把他释放了。"

毛人凤喜道："刘青芳来重庆了？"

谈荣章答道："怎么，你不知道？她说是你要我释放李广和的。是不是你和她闹意见了？"

毛人凤忙道："我和她没有什么，只是最近想见她总是找不到，这臭女人！"

谈荣章道："她已经回南京了，机票是我帮她订的，可能已经抵达了。"

毛人凤"唔"了几声，问道："你打电话不是为这件事吧？"

谈荣章笑道："这也是其中之一。另外，我老婆这些年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想当国大代表，您能不能帮忙活动活动？"

毛人凤道："我明白了。还有什么没有？我要放电话了。"

谈荣章见毛人凤不耐烦了，说道："没有事了，薛树华她已经来了南京。"

毛人凤一听说薛树华已到南京来了，立即来了精神，兴奋地问道："她什么时候动身的？"然而，那头已放下了电话，毛人凤把话筒狠狠地甩下去，在案上弹跳起来。

勤务员见状，害怕来了电话不知道，忙上前拾起，小心地放回原处。

毛人凤在沙发上斜躺着，闭目想着薛树华。薛树华又是属于另一种有特点的。

她的身材适中，恰到妙处。让人感觉到再高一寸嫌高、再矮一寸嫌矮，再瘦一圈嫌瘦、再肥一圈显胖。总之，她的妙处让毛人凤觉得她天生就是这样，像桂林的山水、像天上的日月毋须更改，也无可更改。

自从和薛树华有了云水之欢，毛人凤开始进入了一层新的境界。

玩乐也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从幼稚到成熟，从无知到略知到详知到深知……站在如今的高度回望过去，毛人凤觉得自己如果一辈子活在当初的水准上，那样的人生是很悲哀的、没有价值的。

毛人凤由薛树华联想，思维像展开了翅膀，在自由飞翔……

"报告！"卫兵打乱了毛人凤的思路，毛人凤懒洋洋道："进来，有什么事？"

卫兵道："有一位名叫薛树华的女士求见。"

毛人凤猛地坐了起来，全身——包括头发和每一根汗毛都兴奋地勃起。

毛人凤在卧室和薛树华销魂完毕，双双并排着仰面而躺，静静地喘气，静静地回味。

一会儿，毛人凤道："你来得正是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想女人。"

薛树华侧过身，道："我来得正不是时候，你正想着小红、想着刘青芳、想着其他女人时，我一来就当了替罪羊。"

毛人凤道："不，我恰恰想的是你，真的！"

薛树华摇头道："我不会吃醋的，我知道你很花心，有无数相好，我只望你不要

骗我，真的，希望你不要骗我，欺骗是很残酷的，好可怕、好可怕。"

毛人凤认真道："我没有骗你！"

薛树华爬起来生气道："你心里装着的女人万千，凭什么偏偏想我一个，这不是骗是什么？"

毛人凤也爬起来，搂着薛树华道："宝贝，好好躺下，听我解释。在你来之前我刚好接到你丈夫从重庆打来的电话，说你已来南京找我。"

薛树华这才顺从地躺下，扑闪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道："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毛人凤道："没说什么，就讲你最近突然心血来潮，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想竞选国大代表。有没有这回事？"

薛树华点点头，把一只白玉一般的胳膊弯在毛人凤脖子上。

毛人凤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竞选国大代表？说出来我才有底，好帮帮你。"

薛树华道："因为当选了国大代表，就有机会认识更多更多像你一样有能力有出息的男人。"

毛人凤兴奋地用手在薛树华臀部拍了一巴掌，发出清脆的响声道："回答得非常好，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

毛人凤经薛树华自诉"想认识更多更多有能力有出息的男人"，这使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和打算。他想，自古以来，欲笼络人心，无非以物质、以美女这两个招数最为奏效。历史上，就有不少人别的本事没有，就专善拉皮条，竟然也可以谋取高官、厚禄。

毛人凤搂着薛树华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不用你等到当上国大代表才认识好男人，我马上可以给你介绍陈诚、何应钦、于右任、胡宗南等等大有出息的男人，他们可以帮助你当国大代表、当更大的官！"

薛树华扭动着水蛇腰，感激地用手抚摸毛人凤，娇嗲道："谢谢了。"

毛人凤经过一番调节、休养，刚爬起，听得外面有人在说话，便隔着门问卫兵道："谁在外面吵吵闹闹？"

卫兵也隔着门答道："是刘青芳女士和她丈夫来了。我说你不在，她偏不听。"

毛人凤骂道："既然是刘女士来了，为什么不早通知？"

外面的卫兵不吭声了。

毛人凤匆匆忙忙只穿了一件睡袍，把腰束了，就开门出去，见卫兵站在那里，先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道："他妈的，刘女士来了你都不通报！"

打完以后，立即换上一副笑脸，对李广和作揖道："广和兄远道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李广和忙抱拳还礼，道："不敢，不敢。"

毛人凤做出请坐的姿式，道："人凤无能，这些年让你吃苦了，挨到现在才让你出来，惭愧惭愧。"

李广和显得极不自在，道："承蒙毛先生给我第二次生命，又加上这些年无微不至照顾，你若这般说时，广和真是无地自容了。"

毛人凤大度地摆摆手，坐下去道："自己人就不必客气了，坐，请坐。"

李广和怯怯地在离毛人凤不远的地方把屁股轻轻放在沙发上，双手无所事事地搓着，不知说什么好。

毛人凤见状，使个眼色给刘青芳，刘青芳便坐到了毛人凤的身边，在两个男人之间隔开了，李广和这才有点自在。

毛人凤道："广和兄这些年在监牢里吃尽苦头了吧？"

李广和道："没有的事，多谢毛先生关照，吃的、住的、用的都比别人好，比起刚进去时，还白了、胖了呢。"

刘青芳道："监牢里这么好，我看你还是回去算了。"

李广和"嘿嘿"地憨笑，脸自红了。

毛人凤乘机道："广和兄出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

刘青芳插嘴道："他一个传教的能有什么打算？如今坐了牢出来，再回山西去人家都要指背脊，我正想求你呢，给他找个事做弄口饭吃。"

毛人凤想了想，道："我才上任不久，正巧需要扶植一批自己的人。这样吧，广和兄先去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谋个位置，干得好时再提升。"

李广和一听让他去稽查处，喜欢得头皮都是热的，连谢谢的话都不知道说一句。前天还关在牢里，今天就是一位堂堂稽查官，这好比三级跳远，一步一个境界。

刘青芳欢喜得当着丈夫的面倒在毛人凤怀里，道："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毛人凤见刘青芳这么大胆，先是犹豫了一下，用眼光偷偷瞟了一眼李广和，见他视而不见，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放心大胆地和刘青芳搂抱起来。

恰在这时，卧室里的薛树华修饰打扮完毕后出来，穿着高跟皮鞋"得得"地走了过来。

毛人凤忙放开刘青芳道："树华，再休息一会儿罢。"

薛树华边照镜子边面无表情地回答道："不了，我这就走。"

此时，李广和显得非常紧张，看看薛树华，又看看刘青芳，害怕两位女人为争风吃醋打起架来。

薛树华走到刘青芳身边时，只用眼睛瞟了一眼，然后傲然走开。李广和这才松了口气，目送着薛树华随同着皮鞋的"得得"声由近而远，渐渐消失。

李广和收回眼，对身边的妻子道："你和毛先生不是要商量问题么？青天白日的，这大厅里人多眼杂，去那里商量罢。"说着，用手指了指刚才薛树华用过的那间

卧室。

毛人凤此时正是淫心大动，见李广和如此大方，善解人意，感激地向他投去一瞥。

话说毛人凤挽着刘青芳去卧室，心里充满了对李广和的感激之情。

两个人一会儿就除去一切伪装，返祖到原始社会时候。刘青芳虽是春情正旺，毛人凤却是梅开二度，总有力不能达的遗憾。

刘青芳见好就散，虽有无限不满足，但她最是理解男人，没有强求和怨恨。

躺在旁边的刘青芳一会儿也从情欲中清醒过来，恢复了她女人的本性，用手勾了毛人凤的脖子不无醋意道："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呀？打扮得妖里妖气，像一位窑姐。"

毛人凤道："她是谈荣章的老婆。怎么，吃醋啦？"

刘青芳一听是谈荣章的老婆，道："她来这里干嘛？谈荣章知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毛人凤道："我和她没什么，这次来南京是谈荣章要她来的，求我帮她竞选国大代表。"

刘青芳道："还说没关系，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馋猫，一定又在玩把戏了，凡求你的女人你都要弄到手，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说着，用力拧毛人凤的屁股。

毛人凤道："好了好了，我承认了，这下行了吧？"

刘青芳道："不行，我也要当国大代表，如果你不让我当国大代表就证明你喜欢她不喜欢我！"

毛人凤道："宝贝，别胡闹了，你一个家庭妇女当什么国大代表？会闹笑话的。"

刘青芳猛地坐起来，哭道："什么？我是家庭妇女？好呀，原来你喜欢的是谈荣章老婆，她高级、她有本事，她不是家庭妇女。好，你以后就找她去，我自退江山！"说着，生气地寻衣服穿，欲走。

毛人凤急了，一把搂住刘青芳，道："宝贝，你千万别生气，你要星星要月亮我都给你摘，当一个小小的国大代表，只要你喜欢，我一定帮你选上。"

刘青芳这才破涕为笑，恰好外面有人来了，李广和慌里慌张地想要阻拦。

毛人凤、刘青芳同时辨出那是向影心的说话声，登时都松了口气。

话说李广和让老婆随毛人凤去了卧室。

约四十分钟后，只见一个女人风风火火进厅堂来，李广和急得起身就要去拦。没想女人行走如风，早已进来，见得一个陌生男人神色紧张地要拦她，叉着腰上下打量起来，嘴里却不说一句话。

李广和从向影心的形态和举动辨出她定是毛人凤老婆无疑了，垂下头，不好意思地回沙发坐下，玩着手指。

向影心见自己战胜了对方，便问道："请问你老兄贵姓大名，何方人士？"

李广和答道："小姓李，名广和——"

李广和还要自报家门，向影心马上打断他的回话接着道："我知道，你是山西天主教会的，刘青芳的丈夫，怎么，这么快就从重庆出来了？"

李广和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泼辣厉害的女人，见她什么都明白，羞得脸成猪肝色。

向影心见状，道："别不好意思，你老婆是我丈夫的好朋友，我是认同了的，怎么，她去哪里了？"向影心左右张望，听得卧室内有说话的声音，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笑着走了过去。

这下李广和急得有点失态了，忙冲过去，拦住向影心道："别、别进去……"

向影心问道："是什么人在里面，看你紧张的。"

李广和道："是我妹妹和她丈夫在里头休息。"

李广和话音未落，里头的毛人凤已把门打开，和刘青芳双双走了出来，一副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的样子。

李广和见了，看看向影心，看看毛人凤，又看看刘青芳，见他们一个个没事人一般，很快也开了窍，见怪不怪起来。

四个人一下子就相安无事地坐在一起。向影心对毛人凤道："刚才谈荣章的老婆薛树华在路上碰到我了，求我帮她拉选票，她说她想竞选国大代表。"

毛人凤道："那你就答应她得了。对了，还有这位刘青芳女士也想当代表，顺便也提提她的名。"说着，转过身对刘青芳道："青芳，还不求求你心姐，你想当代表就得拉拢她，在社交场上，她可厉害着呢。"

刘青芳走过来叫道："心姐，拜托你了。"

向影心拉着刘青芳的手，左右上下看了一遍，笑道："行，没问题，凭你这身段，我带你去社交圈里走几圈绝对可以拉很多选票！"

毛人凤此时见李广和干坐着，便走过去搭着他的肩道："广和兄真是位宽宏大量的男子汉，对这样的人，我心里从来就是非常佩服的。"

李广和小声道："毛先生说哪里话，你救了我的命，还给我事做，如此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又蒙你看得起我妻子，这既是她的造化，我会随时让她过来看望你。"

毛人凤点点头，心里颇为感动，沉默片刻，道："这样罢，以你的能力和才德，当一个稽查员实在是太委屈你了，我内心也过意不去，以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我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当好那个处长。"

李广和听得，喜出望外。

毛人凤和李广和的话给向影心听到了，本来好好的正和刘青芳说笑，突然尖叫一声，跑到毛人凤身边，"好呀，我的事你若再不答应我，看老娘有没有本事把天翻

过来！”

话说毛人凤利用自己的职权欲帮助情妇薛树华、刘青芳竞选国大代表，这还不够，又给李广和安排去天津当稽查处长。于是，向影心情不自禁想起自己的姘夫吴茂先还关在牢里，因心理不平衡，当场和毛人凤吵了起来。

毛人凤道：“吵什么，吵什么，我会有安排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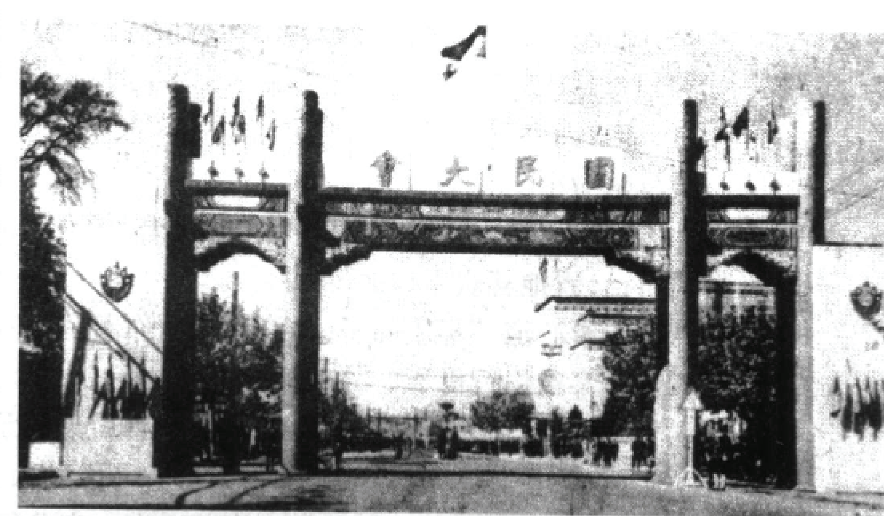
向影心道：“我若不说，我的事你从来没有主动替我办过，自己的事倒是一天到晚记挂着。”

毛人凤道：“我才当保密局长几天？吴茂先是帮家里挣钱，也属于我的事，我怎会不放在心上？”

向影心这才语气缓和道：“那个欺侮茂先的张严佛这次你可别放过他，免得往后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侮我们的人。”

毛人凤道：“这些小事不用你操心的，我自会处理，你只管一心一意做生意挣钱就行了。”

向影心道：“对了，还有周伟成，他的国风京戏团最近很不景气，主要受到于素秋、马连良的冲击。凭着他们的名气到处演出，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戏迷都去看他们的，别的戏班子就没人看。”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包办召集“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图为会场前长江路上的牌楼

毛人凤一听到“于素秋”这个名字，马上眼睛发亮，来了兴趣，问道：“什么，于素秋不是在北京和梅兰芳在一起么，怎么一下子跑到重庆去了？”

向影心道：“可不是。这个女人一去了重庆，全重庆的达官贵人就像苍蝇逐臭似地围着她绕来绕去。本来她只计划每个大城市呆十天半月，可一下了榻，这些素来喜欢骚臭味的男人就不肯放她，天天去戏院里捧场。这下可好了，我伟成的国风京戏院一个看戏的也没有，弄得连工薪都发不出，戏子也纷纷逃跑了。前些天他还求过我，让我设法治一治于素秋。”

毛人凤道：“于素秋在中国是和梅兰芳、胡蝶齐名的人物，治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她在上层结识的大人物不少，只要开口，谁都想帮她。别说周伟成，就是天伟成、地伟成也奈何她不得！”

向影心一听，火道：“你说什么？你这样替她说话是不是也喜欢上于素秋这女人

了？”

毛人凤咽着口水道：“我若有这艳福才好呢。不瞒你说，自从当上特务爱好京戏，于素秋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偶像。戴先生爱胡蝶，我觉得他还不如我喜欢于素秋。”

向影心道：“这绝对不行，你可以喜欢天底下随便什么女人，我偏偏不让你喜欢于素秋。”

毛人凤道：“你这才邪门呢，我喜欢于素秋是由来已久，没办法更改的，你凭什么阻拦我？”

向影心道：“于素秋是我伟成的敌人，凭这一点，你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

毛人凤见向影心不依不饶，想到万一什么时候有机会与于素秋接触，向影心这头还是麻烦。想了想，道：“这样吧，周伟成在京戏方面不可能有梅兰芳、马连良的前程，我认为不如让他改行做其他的事情，这样说不定还能有所发展，同时也可以避免和于素秋的冲突。”

向影心道：“我就知道你会设法帮于素秋的。那也好，只是不知你给他个什么舒适事情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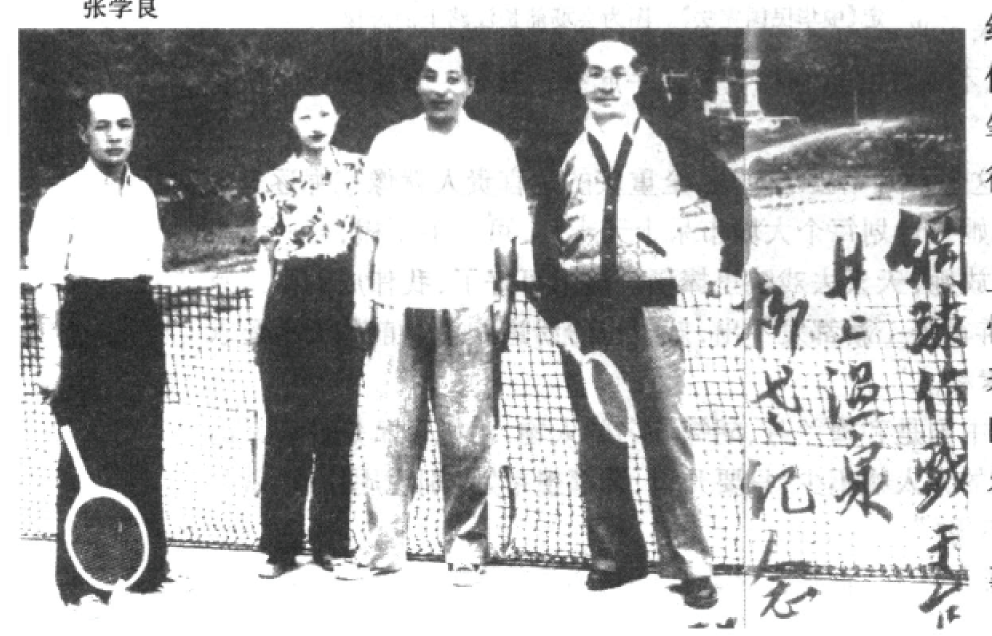
毛人凤道：“周伟成除了会演演唱唱，没有别的能耐，不是当官的材料，你问问他自己，看他喜欢干什么。”

向影心道：“不用问了，他喜欢钱。你不是和四川金融界的人很熟么？就让他去四川谦泰豫银行得了。”

毛人凤点头道：“好吧，我就让他去谦泰豫银行。”

后来，在具体安排周伟成时，向影心考虑到如果离得太远，今后姘居不方便，恰好谦泰豫银行的老板说，他们上海还办有一家分行，周伟成顺理成章地去那里当了经理，同时又和向影心合伙大做生意，赚得大笔大笔的钱，奸夫淫妇更加打得火热，不在话下。

软禁中的张学良



李广和这头也去天津上任，刘青芳对毛人凤心怀感激，常常风尘仆仆往来于天津、重庆和南京之间，送上门来供毛人凤淫乐。

至于竞选国大代表一事，毛人凤一边到处拉皮

条巴结讨好达官贵人，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力到处拉选票极力支持薛树华、刘青芳，两位风骚女人居然如愿以偿，当上了中华民国国大代表。不提。

话说把向影心的另一姘夫吴茂先打下监牢的张严佛，在军统局里资历比毛人凤老，威望亦比毛人凤高，且为人正直，可惜的是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病好后鼻子歪到了一边，请了很多高明医生医治，鼻子一直正不过来。

为了他这歪鼻子还闹过一场误会。在重庆时期有次由军统负责看守的张学良将军因为情绪不好，大发脾气，戴笠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自己赶去劝一番，那次实在抽不出身，便派张严佛代表他去一遭。张学良一看到来的是这样一个身材不高、鼻子歪在一边的客人，心里更不愉快，但因他是拿着戴笠的亲笔信来的，又不能不敷衍一番，可一经交谈，便立即发现张严佛是一位不平凡的人，而且说出的话非常诚恳，句句都能打进张学良的内心深处，使他感到十分安慰，便一再要求他多住了几天，走时还恋恋不舍。

在军统里，张严佛因为是邓文仪的心腹，邓文仪倒台后，戴笠把他接收过来，一开始因为太正直了，吃过不少亏，后来慢慢学得乖了。

从 1943 年开始，由于戴笠身兼中美合作所主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局局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等职务，因此没有太多精力管理军统，对郑介民又不放心，因此他就把毛人凤扶起来当代主任秘书。

由于毛人凤资历不够，戴笠便让张严佛来辅助毛人凤。

张严佛在担任副主任秘书时期，处处以毛人凤的意志行事。对毛人凤做到尽力帮助，当时毛人凤对外勤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张严佛任过两次区长，所以许多事他都主动帮毛人凤出谋划策，然后才向戴笠提建议或对外勤以戴笠的名义发出指示。

张严佛对毛人凤十分尊重，从不直接去找戴笠出主意提建议，戴笠不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找毛人凤去问话，他从不要求同去，有时毛人凤不在家，蒋介石要找军统的负责人，他也不前往，而是到处去寻毛人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人凤之所以能在军统中用很短的时间站稳脚，张严佛的功劳与帮助是不可低估的。对此，毛人凤心里是非常明了的。

当时，每当遇上麻烦毛人凤束手无策时，总是张严佛替他处理、解决。毛人凤曾不少次许诺，说他如果有朝一日能当家，一定重用张严佛。

戴笠死后，毛人凤当了副局长，抗战胜利了，结果一些大特务们纷纷拍毛人凤的马屁、为他拉皮条，这些人被安排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搞“五子登科”(即接收日伪的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这个时候，毛人凤喝着别人的“米汤水”，搂着别人送来的漂亮女人，早把张严佛这种正直的人忘得干干净净，随便打发他当重庆结束办事处处长，主持军统局的结束工作。

事后，毛人凤也时常感到不妥，但也只能这样。通过这些事使他明白一个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世界上正直老实的人总是要吃亏的，哪怕他把命搭上脚踏实地工作，也比不上奸佞小人拉一次皮条，拍几下马屁。

为了表明自己还不是个很坏的人，毛人凤恰巧分得戴笠一部漂亮小轿车，他便让出这部小车给张严佛。张严佛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内幕只有毛人凤自己清楚，戴笠死后，他总感狐悲，害怕自己走戴笠的老路，因此，对戴笠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忌讳得避而远之。而他所分得的轿车，正是戴笠临死前天天乘坐的。

因为抗战胜利后，特务们都争先恐后抢着先去沦陷区搞接收，由重庆去各地的交通工具最快的是飞机。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不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共才二十来架，而且搭乘飞机都得经由军统控制的航空检查所批准才能买到机票，最后一位航空检查所所长吴茂先最先是由沈醉推荐的，目的是想控制机票，多拉关系。没想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和吴茂先勾搭成奸，通过这层关系大搞走私活动。当时许多大城市的黄金美钞的差价悬殊得惊人，如果通过飞机运送，举手之间便可一本万利。

张严佛知道以后，劝吴茂先不要太放肆，谁知他仗着有毛人凤、向影心做他的靠山，根本不把张严佛放在眼里，反而变本加厉地大搞特搞，以致弄得声名狼藉，民愤极大。这时张严佛不得不管了，当面斥责。

吴茂先哪里肯服，和张严佛对骂起来。

张严佛火了，一怒之下把吴茂先扣了起来，并把他的详细罪行报告军统局。按照军统的纪律，吴茂先是足够处死10次的，因张严佛还顾忌与毛人凤的关系，鼎力相保，郑介民才没有枪决他。

毛人凤当上局长之后，重庆结束办也结束了。按情理，毛人凤即使不保举张严佛当副局长，局长办公室主任说什么也是他的，没想、一回到南京，副局长、办公室主任都有了人，他张严佛的名字就这样搁了下来。最近，为这事三番五次地来毛人凤家"做客"。毛人凤明白他的意思，总是三番五次敷衍。

在李广和、刘青芳、薛树华走后的第二天，张严佛又来到了毛家。毛人凤仍像过去一样亲热，开口闭口毅夫兄长，毅夫兄短。

最近，张严佛因为压抑，在文强、董益三等同乡面前大发牢骚，说毛人凤过河拆桥，这辈子为他卖了这么多力，等他当上局长就把从前的诺言都忘了。

文强便向他授计道："我估计你可能在毛人凤面前从不提出来，不然怎会没有明确答复？"

张严佛觉得有道理，所以这次在和毛人凤闲聊了几句之后，问道："现在人凤兄重任在身已有了些时间，对一位老部下的安排该有着落了吧？"

毛人凤一听，明白他的意思，故意激将道："咳，保密局新成立，人员比过去裁减

了很多，但还是显得僧多粥少。这不，昨天李广和、刘青芳、薛树华等等一大帮人找我要官做。我让李广和去天津当稽查处长，刘青芳、薛树华是女人，她们对政治感兴趣，就帮她们选国大代表。还有周伟成，他的戏院办不下去了，我让他改行去上海当银行经理。吴茂先过去也是跟我很紧的人，我准备放他出来，出来后总不能不管他嘛，所以又得给他一个处长什么的干干。”

张严佛听出了弦外之音，感觉到毛人凤这回说话的不同于往常，很有点“火药味”，专拣他的情人、王八以及给他戴绿帽子的人说。这使张严佛像吞下几只绿头苍蝇似地很不舒服，越来越感到受了侮辱。

张严佛坐了一会儿，很不自在，想起身离开，毛人凤却笑眯眯地压着他的肩膀强留住，道：“我有桩重要事情，你耐心地再坐两分钟听完就可以走。”

张严佛只好硬着头皮坐下了，倒看毛人凤玩什么把戏。

毛人凤坐定后，道：“我来说个故事。从前有一对朋友，一位能力弱，另一位能力强。阴差阳错，这对朋友中那位能力弱的因为有后台靠山，位置反而比能力强的坐得高。好在那位能力强的朋友还算知趣，明白上司的意思无非是利用他的能力和威信来帮助能力弱的朋友站稳脚。后来这位能力弱的慢慢强大起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这时候，按理说，那位有能力的朋友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谁知到了这时候，他反而不知趣起来——”

张严佛听出毛人凤在挖苦他，脸上感到麻辣辣地难受，起身抬腿就走。

这时，毛人凤再一次制止道：“毅夫兄，不要走，我还有事情没有交代清楚！”

张严佛如受奇耻大辱。

毛人凤还想拿他开心时，张严佛道：“我若再赖在这里时，那真个成了不知趣了！”说罢，不再理会毛人凤，拂袖而去，心想自己就是饿死，也没脸再在毛人凤下巴处拣吃残汤剩饭。没走几步，泪水便不自觉涌出来。

毛人凤望着张严佛的背影，自言道：“这湖南佬生性太直，天生不是做奴才的料，这种人不管哪个老板都是只会利用他，不会给他好处的。”

这时，向影心从内室走出来，听得毛人凤的话，道：“也不尽然，如果他不是生了一个歪鼻子，长得高大英俊时，还是有人会喜欢的。”

毛人凤明白向影心的意思，以前张严佛三天有两天来他家，向影心老是嫌张严佛长得丑，“不能做异性朋友”，因此老是在毛人凤耳边吹枕边风，说张严佛如何如何不好的话。

毛人凤估计张严佛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来找他了，心里像去掉一块心病似的，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呵欠道：“现在保密局总算是我的一统天下了，人生啦，就得趁得志的时候多多享受、玩乐。”

三　扣押马汉三

向影心一屁股坐在毛人凤的身边道："你别得意太早，你说保密局是你的一统天下，这时候你派人去北平看看马汉三在干啥就知道了！"

毛人凤一听向影心提起马汉三，又坐了起来，问道："马汉三怎么啦，他不是在北平办事处当主任么？"

向影心道："我没说他不当主任，我只是要你派个人去调查调查，看他在搞什么鬼名堂。前不久我做生意去了趟北平，他爱理不理，根本不把你当回事。"

毛人凤道："噢，有这种事？他以前对我不是很忠心的么？"

向影心道："人心隔肚皮，他内心想什么你怎看得出？我告诉你罢，自从郑介民和你较上劲，借着他在北平任军调部长的便利，想方设法就把马汉三给收买过去了，最近，他们打得可火热了。"

毛人凤听得，恨得牙齿痒痒，马上亲自拟电文发给他的心腹亲信、华北总督察王蒲臣，令他密切注视马汉三的行动，在南京随时等候王蒲臣的汇报，不在话下。

毛人凤自从来到军统，与马汉三的关系一直不错。1944 年，马汉三升任军统局布置处处长的时候，毛人凤还亲自到重庆飞机场去迎接，当晚在家里设宴为马汉三洗尘。

马汉三在 1944 年以前，任宁夏缉私处长时，每到重庆，总是带许多贵重东西送给毛人凤。一次，马汉三给毛人凤送一个很大的贺兰山石砚时，恰巧毛人凤不在家，由向影心接待。向影心见马汉三长得还有几分男人味，便动了淫心，施展她的勾搭"天才"，三五下就把马汉三收到了她的石榴裙下。

以后，马汉三每到重庆，都忘不了来毛人凤家里，和毛人凤打沙蟹，变相地"送几文"，之后又偷偷和向影心淫乐一番。当时，马汉三与向影心勾搭，其目的是想利用女人替他在毛人凤耳边吹枕边风，使他继续往上爬。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主席台）

结果，马汉三很快如愿以偿，1944 年在向影心的暗助下，他当上了军统局布置处处长。毛人凤从机场把他接回家替他设宴洗尘的当天晚上，当马汉三与向影心媾合时，给毛人凤撞个正着。马汉三吓得半死，向影心一个

劲安慰他，说不会有事，他不信，直到第二天毛人凤像没事一般要沈醉替他找房子住时，马汉三才放心了。

后来，沈醉帮马汉三在离毛人凤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座小平房，两家人你来我往，甚是亲热。

因此毛人凤把马汉三当亲信心腹，抗战胜利后，马上保荐他去北平当办事处主任，初期，马汉三还保持与毛人凤过去那种关系，1946年春，还托沈醉给毛人凤捎去一包礼物，其中都是些玉器首饰，毛人凤很高兴地收下了。

由于那时候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长期居住在北平，他的老婆柯淑芬是位对财物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物，知道马汉三任北平办事处主任主管接收日伪财物大有油水可捞，于是向郑介民提出与马汉三交往。郑介民那时正与毛人凤较劲，也巴不得把马汉三拉过来。



新任总统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合影

马汉三和柯淑芬认识后，也巴不得傍一位靠山，在他心目中，郑介民的地位、资历、社会背景远远超过了毛人凤，于是他就从接收日伪财产和放纵日本战犯中所贪污的钱财送给郑介民，同郑介民的关系日益接近，打得火热，对毛人凤开始冷淡起来。

向影心也是位厉害角色，自然知道马汉三的贪污行为，一心等着分赃物给她。等了很久不见动静，便亲自去了北平，想以两人的特殊关系重温旧梦。

马汉三是位重财不重色的男人，对向影心自然不会动真情，无非逢场作戏而已。这就惹火了向影心，加之开口向他要东西时，只送了一些珍珠、翡翠之类的小东西，还说就只有这些，像骗小孩似的。

向影心当然不肯相信，以色相勾引马汉三的手下心腹刘玉珠。一开始刘玉珠不认识向影心，把向影心当平常的风流女子，在床上，当向影心有意问起时，他便透露出马汉三和郑介民是对半分成。

向影心火了，跑回南京，向毛人凤"告状"。恰好毛人凤刚刚打发走了张严佛，得意地以为保密局里如今是他毛人凤的一统天下，不会有异己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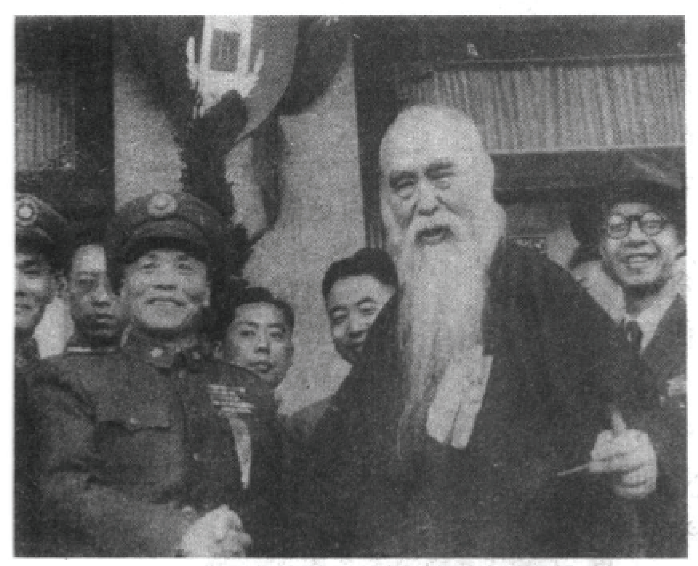
向影心的告状令毛人凤大吃一惊，没想到马汉三竟敢背叛他，一边拍秘电让心腹王蒲臣秘密调查马汉三，一边直接给马汉三去电话提醒他别忘了老关系。

话说王蒲臣得到毛人凤的密令后，马上来到北平，因为王蒲臣和毛人凤的关系不错，一开始马汉三对他有几分猜忌和怀疑，处处小心提防。

一段时间后，王蒲臣见一无所获，只好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

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

194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做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致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剪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就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四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一百四十三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



行宪国民大会期间，李宗仁、于右任、孙科等竞选副总统，图为李宗仁和于右任(前右)达成妥协

王蒲臣对这些内幕知道得一清二楚，马上密报毛人凤。

毛人凤拿着这些证据来到总统府，恰逢蒋介石得知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气得一脚把报道这“新闻”的收音机踢翻在地，还是不解恨，又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

蒋介石宣泄完毕，走下汽车，毛人凤马上把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呈了上去。蒋介石看罢，假牙差点咬脱，捏着拳头嗷嗷叫道：“娘希匹，马汉三我毙了你!”

蒋介石发完了脾气，待冷静下来后，开始慎重考虑。沉默良久，对毛人凤道：“这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市长，而且是国大代表，加之帮助李宗仁竞选是不好公开的。”

毛人凤马上趋前一步道：“另外，我还掌握了他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

的小集团背叛委座，这种人应立即枪毙。”

蒋介石想了想，又道：“还是不妥。如果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名国大代表处决，会给人拿到攻讦的口实。就这样吧，你暂把马汉三扣押起来，等有了充分的证据再说。”

毛人凤听到蒋介石如此说，心里懊丧到了极点，按他的本意，这回非置马汉三于死地不可。

毛人凤兴致勃勃地出门，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向影心满脸春风地迎了上来，笑道：“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

毛人凤躲过向影心，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待向影心挨他坐下，才把如何暗中整理马汉三的材料、如何呈报蒋介石的经过述了一遍，直说到蒋介石不同意枪毙马汉三时，便长吁短叹，不停地摇头。

向影心听了，脸色大变，偎靠过去趴在毛人凤的胸部上道：“人凤，你为什么非要处死他呢，放他一马不行吗？”

毛人凤奇怪道：“什么？不是你要我严办马汉三的么，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

向影心道：“人家现在已经改过了，愿意回到我们这一边，这不——”

向影心话音未落，一个男人从卧室里开门出来，径奔毛人凤身前鞠躬道：“毛局长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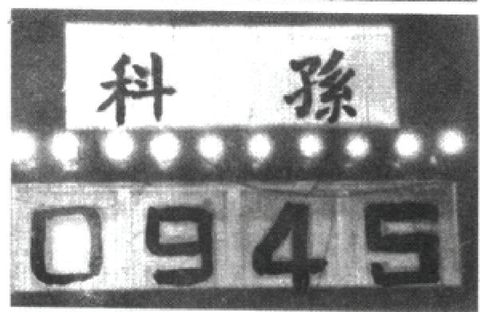
向毛人凤鞠躬的男人正是马汉三。

原来马汉三当初接到毛人凤的电话，估计可能会整治他，马上送了一些礼品给



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就职典礼后合影。前排左起：王宠惠、戴季陶、居正、孙科、郭德洁（女）、宋美龄（女）、蒋介石、李宗仁、张群





李宗仁以1163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孙科在副总统竞选中落选

向影心，向影心嫌少，没有收下。马汉三因忙着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没有心思再在毛人凤这头下功夫，直到他安插在总统府的"内线"急告蒋介石听信了毛人凤的谗言，欲下扣押他的命令，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马上携带大堆黄金、古玩，乘飞机来到南京，直奔毛人凤府上。

算马汉三幸运，先两个钟点到达毛宅。向影心先是不想理睬，后见马汉三携带大批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时财迷心窍，收了下来。

马汉三见第一步成功，又用甜言蜜语，说他心里一直装着向影心。当下就进了卧室。

马汉三本无淫欲，加之心情复杂，一个钟头后就被向影心放倒，累得在床上喘气。

向影心自然精力充沛，游刃有余，让马汉三躺在床上，整装回到厅堂，一会儿，毛人凤恰从蒋介石处回来，一脸的不高兴，上前问了原因。

向影心和毛人凤的对话给卧室里的马汉三听得一清二楚，得知毛人凤欲置他于死地登时倦意全消，大惊失色地坐起来细听。

又听得向影心替他说情，便飞速穿好衣服出来，向毛人凤鞠躬问好。

毛人凤先是一愣，但一下子还是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也笑吟吟地嘱他落座。

向影心害怕毛人凤不同意放手马汉三，忙把马汉三送来的宝贝一件件拿出来给毛人凤过目。毛人凤只是笑，并无什么表示。

马汉三这时乘机说道："我这是专门向毛局长赔礼谢罪来的。过去，我们一直是最亲近的主仆关系，到了北平后，郑介民有意从中挑拨，上了他的当，对毛局长开始怠慢。现在心里非常惭愧，愿意从新回到毛局长的麾下，当牛做马、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毛人凤笑道："马主任言重了，人凤担当不起。"

马汉三了解毛人凤的性格，不管对待怎样的仇敌，表面上都能装出一副笑脸。因为得不到明确答复和表示，极不放心，央求道："毛局长一向大人大量，这一次也希望您老人家大人不记小人过，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日后一定知恩图报，多多孝敬！"

毛人凤从马汉三的话里听出马汉三听到了他和向影心的对话，知道一开始就无法回避，只好用微笑敷衍。

马汉三见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作着揖一会儿求毛人凤，一会儿又转向向影心："好姐姐，求求你，救救我吧！"

向影心此时也动了恻隐，对毛人凤道："你就饶他一次罢，总得给他一个机会。"

毛人凤见马汉三实在逼得急、缠得紧时，只好道："要杀你又不是我的意思。你帮助李宗仁搞竞选，实在太惹委座愤怒了。你应该知道李宗仁历来就是委座的宿敌，一直盯着委座的位置不放，这次让他当上了副总统，实际上就等于引狼入室，给了他一次机会。为这事委座能不杀你吗？"

马汉三闻说，纳头便拜："毛局长大人，看在我家老少份上，求你一定救我。我知道委座无法用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处决我的，只要你不再搜集我的罪证，我就能过关了。"

毛人凤一愣，心里反复品味那句从马汉三自己口里说出来的"只要你不再搜集我的罪证，我就能过关"，越想越意识到马汉三的问题还远不止所掌握的这些。因此道："这样罢，你先回去，只要委座不追究，我一定不来查办你。"

马汉三听得，又纳头跪拜作揖道："我代表全家老少谢谢毛局长，谢谢毛局长。"

毛人凤令马汉三起来，道："快回去罢，此地不能久留，让人家看到怀疑起来我也脱不了干系。"

马汉三连连道："是、是，我这就走。"

马汉三前脚出门，毛人凤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唤卫兵进来，如此如此耳语一番，又从刚带回的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签有"蒋中正"名字的命令交与卫兵，问："听明白了没？"

卫兵打一个立正，道："明白了！"

毛人凤又喝道："好好地照我的指示去办，不得有误，办不好我再扒你的皮、抽你的筋！"

卫兵领命去了，向影心疑惑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毛人凤笑道："没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向影心怀疑毛人凤可能又在玩什么阴谋，劝道："得让人处且让人，真要这样做以后别人都会怕你的。"

毛人凤道："干特务这一行本身就是要让人怕，才有威望。怎么，又舍不得他了？"

向影心不悦道："你少流氓好不好？讨厌！"

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拌了一阵子嘴，突然外面传来"毛局长救命"的叫喊声。毛人凤马上脸色一沉，咬牙对向影心道："我说话的时候你最好躲开，有什么闪失休怪我不顾夫妻情面！！"

外面叫喊的人正是马汉三，向影心看看外面，又看看毛人凤，见毛人凤一脸阴

冷，只好退入卧室，将门带上。

“救命”的喊叫一下来到了毛人凤厅里。只见马汉三被文强和刚才那名卫兵架着，用力向后面拉扯。马汉三拼死拼活地非要进毛人凤厅里，边走边叫“毛局长救命”。

毛人凤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马主任是我的客人，你还不把他放了！”

文强、卫兵对视了一下。这时马汉三停止了嚎叫，得意地对两位道：“你们局长有令，还不放了我?!”

文强一只手仍紧抓马汉三不放，一只手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签有“蒋中正”手谕的逮捕令来，在毛人凤面前出示，道：“毛局长，这一次你的命令我是无论如何也得违抗的，因为委座知道你和马汉三的关系，直接下命令要我逮捕他，谁也不许干涉！”

毛人凤拿过文强手中的“逮捕令”假装认真地看了一番，然后又拿到马汉三眼皮下，面露难色道：“马主任，我也无能为力了……”

马汉三也急了，泪水如泉水汪汪，哭道：“毛局长，你一定要救我，你一定能救我的！”

毛人凤只是不停地摇头，做无可奈何状。马汉三见毛人凤不再说话，又叫道：“向大姐，向大姐哪里去了……”

毛人凤偷偷给文强递个眼色，文强会意，一用力抓牢了马汉三的脖领，扼得他喘不过气来，说道：“马主任，得罪了！”说着和卫兵一起拖猪似地把马汉三拖了出去。

向影心出来，眼中有泪，对毛人凤道：“你真的要处死他？为的是什么？”

毛人凤点点头，道：“我必须处死他，因为他背叛了我！”

向影心道：“他不是已经悔过了？”

毛人凤道：“如果我给马汉三一次悔过的机会，那么，我的手下每个人都可以背叛我一回。”

大约半小时之后，文强又回来了，向毛人凤报告马汉三已上了铐打入囚牢，正要往下说时，毛人凤打断了他的话：“马汉三还有一条罪状，他为了开脱罪行，向政府官员行贿，我这里有证据。”说着，把马汉三刚才送来的一包黄金、古玩递给文强，吩咐道：“等会儿你把这些赃物给新闻记者拍照，登在报纸上，告诉全国人民，我毛人凤是金钱收买不了的。”

文强接过包，趋前一步，附着毛人凤的耳朵道：“马汉三在囚牢里说有重要事情和你商量。”

毛人凤摆摆手道：“不要理他，说我已经离开南京了。”

文强又道：“他说他有价值七千万元的古玩、黄金和珠宝，愿意全部孝敬你……”

毛人凤一听“七千万元”，心里先是一惊，继而眼睛发亮……

四　处死马汉三

话说文强向毛人凤密报说马汉三在囚牢里愿以七千万元价值巨额财产和他“交涉”，心里先是一惊，惊的是马汉三居然如此之贪，敛收了这么多财物；继而又是一喜——喜的是保密局目前正是囊中干瘪，发不出军饷，这一笔巨款恰如雪里送炭，无疑对巩固他的地位又增加了经济基础。

原来自从军统“大裁军”改组成保密局之后，虽然减轻了预算内外的巨额费用，但留编的七千多人仍需要庞大的开支。而毛人凤又没有戴笠那样的生财本领，当然只能依赖蒋介石恩赐。

蒋介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免得自己私下老批条子，多次找来毛人凤研究。商来讨去，最后决定：军统在各地接收的敌伪现金财宝由保密局留作基金而不交送敌伪产业管理局；为解决以后的财源，保密局可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企业，军统与美特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也由保密局经营，盈利所得作为预算外的特务活动费用。

蒋介石为了防止毛人凤经营企业时乘机大捞油水，特意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与毛人凤、郑介民、唐纵一起，组成四人委员会，共同经营保密局属下的企业。

保密局的企业名为“三有公司”。

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董事长：毛庆祥；

董事：毛人凤、郑介民、唐纵；

总经理：戴颂宜（戴笠之子）

“三有公司”属下企业，在南京有裕丰纱厂、亭亭照相馆、鸿业印刷文具公司；在上海有东方渔业公司、启明运输公司、一大型锯木厂和三夹板厂；在北平、天津还有几座工厂和仓库。

“三有公司”的取意本是：

掌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雄厚，大量“员工”可随时调动，一本万利。

财源滚滚而来，今后会有用不完的盈余。

但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却说“三有公司”是“有势、有钱、有人”。因而，一两次买卖后便断了同“三有”业务之往来，生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三有公司”凭着各方面优越的条件，起初赚了不少钱，发了一笔横财。

但随着客户的望而却步，“三有公司”的生意很快萧条起来。特务们在经营上是外行，在贪污上却是内行，使得气大财粗的“三有公司”很快濒于倒闭的境地。

毛庆祥、毛人凤见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那块料，建议把“三有公司”的全部产业出售，保密局只一心一意地干特务，不再不务“正”业，从事经营。

干特务还是要吃要用的，俗话说，一日无粮千兵散，毛人凤为经费的事可谓伤透了脑筋，没想马汉三还给他聚集了一笔偌大的资金。

毛人凤立即率文强、叶翔之等特务，带了一帮人乘飞机去了北平，直捣马汉三的住宅。

为了不引起外人注意，毛人凤计划趁天黑以后行动，同时，以马汉三的名义，骗出其心腹刘玉珠、乔家才，予以秘密逮捕，押往监狱。

夜晚11点多钟，文强、叶翔之等人，率领一干小特务，去了马汉三的住宅敲门，说是马汉三从南京回来了。马汉三的家人信以为真，连忙起床开门迎接。

于是，文强、叶翔之等人一齐上去，将马汉三的妻子、孩子、家人、侍卫全部制伏，嘴口填了毛巾，双眼用布蒙了，然后翻箱倒柜，敲密室。一下子就搜得大批古玩、唐伯虎真迹字画、金银珠宝。一会儿，有个小特务大惊小叫道：“快来看，快来看，这是什么宝贝？”

文强凑近看时，见小特务从一个地窖里端出一尊一尊金光灿烂的罗汉来，一、二、三、四，不多不少，刚好四只。

文强眼尖，认得是纯金罗汉，每一尊都有一尺多高，十几斤重。文强用手抚摸着啧啧赞道：“光是卖金子每一尊都够我们这一伙人享受一世富贵，何况这些宝贝已年代久远，不知属哪朝文物，这就更加无价了。”

叶翔之也走过来，用手抚摸，这些金罗汉一个个露胸袒腹，笑口大开，在灯光下反射出它的宝气来。

一会儿，在外面坐阵的毛人凤，也在几名贴身警卫的护拥下来到马宅，看这四尊宝物。毛人凤双眼放光，啧啧称奇，暗叹这马汉三真乃天下第一贪。

毛人凤逐一检查了，令叶翔之收好，估计还远远不够七千万元的物品，命令道：“这马宅肯定到处是宝贝，给我挖地三尺！”

那位发现四尊金佛的小特务道：“这四件宝物是埋在地下的，上面压了一块大石，我见石头的边棱有敲过的痕迹，打开一看，果见里头有一个黑洞，手探去，就摸着了罗汉的头是滑溜的。”

毛人凤表扬道：“这位同志办事很仔细，大家要向他学习。”

一时间，特务们受到启发，用锄头挖地三尺，用铁锤敲打墙壁。果然大批的金砖、银元、名人字画、远古器具，一件件从墙缝、水缸底、马桶下、棺材内、天花板上等等地方找出来。估计搜得差不多了，毛人凤才命令离去，把马汉三一家老少，全部扔进藏过宝物的地窖里。

毛人凤回到车上，又命令电台与潜伏在马汉三内部的王蒲臣联系，要他速回南

京，汇报马汉三存在的其他问题。

第二天，在保密局局本部，王蒲臣坐在毛人凤的对面，神秘兮兮地左看右瞧。毛人凤会意，喝退左右，将王蒲臣带去密室。

王蒲臣这才放心地向毛人凤报告道："局座，戴先生的死，与马汉三有一定的关系。"

毛人凤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待问得确实时，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向我道来。"

王蒲臣道："我在马汉三处潜伏的时候，有一天听到他的心腹刘玉珠在午睡时说梦话，清清楚楚说他已把定时炸弹安全地拿到二百二十二号专机。"

毛人凤一听，知道问题严重，两个人又密谈了一番。王蒲臣告诉毛人凤，说马汉三所以暗杀戴笠，为的就是戴笠也掌握了他的所有劣迹材料，马上要向他开刀，于是来个先下手为强。

毛人凤最后决定，既然刘玉珠逮捕了，马上提审，用尽所有刑具，逼他招供。

事实上，刘玉珠远没有毛人凤估计的那么坚强，只用竹签插了他的指甲，就痛得受不了，把过程全部招供了。

关于马汉三为何暗杀戴笠以及怎样布置，前面已有详述，此处从略。

刘玉珠向毛人凤招供，马汉三得知戴笠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在戴笠确定起飞时间，令刘玉珠提早去了青岛，秘密等候戴笠到达。

刘玉珠到达青岛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刘玉珠这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起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做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做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做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刘玉珠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深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前的掩蔽渠道。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于上午 11 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行安全。由于他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

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没想，上午11时整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等九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飞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这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二百二十二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二百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二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十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

毛人凤边听刘玉珠的招供，边令文强记录了。末了，又令刘玉珠画押。

刘玉珠先是犹豫，又见周围站满了凶神恶煞般的用刑特务，想了想，反正难免一死，为不受皮肉之苦，干脆一一画押。毛人凤到最后问他有什么要求。刘玉珠只提出能和他的主子马汉三关一间囚牢。

话说马汉三老以为毛人凤、向影心会设法救他，正当他满怀期望的时候，他的心腹刘玉珠已投入了他的囚牢，与他做伴。

刘玉珠向他诉说经过，马汉三方知毛人凤的险恶，主仆相拥大哭，哭够以后，虽心中有对毛人凤的千般仇恨，但已身陷囹圄，只有万般的无可奈何。一想到家有妻小，马汉三又是一通大哭，直至把泪水流干，才打着牢门，歇斯底地叫喊要见毛人凤。

看守马汉三的小特务王中成和王纯风被吵得没法安静，只好禀报毛人凤。毛人凤先是不愿见，要王中成、王纯风转告马汉三说他已离开南京。

一会儿，王中成又来到局本部，报告毛人凤，说再过半小时若见不着毛人凤时，马汉三扬言要撞死在牢门口。

毛人凤火了，骂道："混账，你们不会想办法不让他靠近墙壁么！我不信两个人对付不了一个马汉三！"

王中成道："不止是马汉三，刘玉珠也扬言要一齐撞死。"

毛人凤想了想，觉得马汉三反正是要死的人了，见一见也无伤大雅，于是吩咐卫兵，令他叫来叶翔之陪他一起去牢里见马汉三。

毛人凤是隔着牢门的栅栏和马汉三见面的，毛人凤原以为马汉三会大哭大闹，甚至还要咒骂。出乎意料的是马汉三相当冷静，道："毛先生，谢谢你在这时候还来看我。"

毛人凤道："我来看你，一是过去我们毕竟好过一场，二是谢谢你为我们聚了一笔这么大财产，解了保密局的燃眉之急。汉三，我真不明白，你贪这么多财有何用处?"

马汉三道："我天生就养成贪财的癖好，连我本人也解释不清。我也明白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能我贪财和别人贪色、贪官一个样。"

毛人凤道："色、官、财人皆贪之，但得有个限度。拿得起、放得下是恰到好处的贪。比如我，你这次愿以七千万价值的财产向我买你的命，换了你，是巴不得的。但我不。我明白即使拥有了也消化不了，生命是第一重要的，钱财也是供生命享用的，消化不了的财物就是无用的。因此，我个人不愿贪，以保密局的名义接收过来，保密局可以消化它。"

马汉三冷笑道："这正是你的高明之处，保密局本身就是你的，此外，报纸上一公布，你还可以赚得一个清官的好名声，这一举两得的好事叫你给碰上了。"

毛人凤点头道："你说得很对。又比如贪色，我也承认自己是色魔，见漂亮女人都想得到。但是，我也可以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对女人只和她交欢，不强求她全身心属于我，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女人也是人，不是一件可以藏在身上，锁在箱子里的东西，即使是，人家只要想要，还可以撬门入室。何况女人也像男人一样对异性有本能的渴求，像云和水，像正极和负极，只要有机会，就要粘到一块。"

马汉三道："所以，你自己拈花折柳，也能容忍向影心偷人养汉给你戴绿帽子。"

毛人凤道："你说的很对，道理是这样的，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中国的国情还没法容忍，所以，只要向影心做得秘密，不给我公开丢脸就行。"

马汉三道："如果我把向影心和我的私情公布出去，你又会怎样呢?"

毛人凤笑道："可惜你没有这机会了。"

旁边两个守牢门的小特务王中成、王纯风听到毛人凤和马汉三在谈向影心偷人养汉的事，觉得有趣，认真偷听起来。又听得马汉三说自己和向影心有关系，禁不住用手捂住嘴巴窃笑。

毛人凤发现有人在听他们的谈话，皱了皱眉，叫来叶翔之，当场把两位小特务抓了起来。

王中成、王纯风明白闯了祸，跪下地向毛人凤作揖求饶道："局长大人开恩，局

长大人开恩,我们什么也没听到!”

毛人凤狞笑着道:“这两个家伙那么大声的话都听不到,一定是聋子,把他们押下去用铁簪把耳膜捅破试试。”

王中成、王纯风听得,失声哭道:“我们不是聋子,不是聋子,局长大人开恩!”

毛人凤道:“既然不是聋子,那么,一定知道了我的隐私,文强把他们的舌头割下来,免得到处散布。”

几个特务把哭叫着的王中成、王纯风带下去了,一会儿果真用碟子盛着二条血淋淋的舌头向毛人凤交差。

马汉三“哇”的一声吐了起来,继而歇斯底地里叫道:“毛人凤,你这恶魔给我滚开!”

毛人凤隔着牢门道:“马主任是不是想要我割舌头?”

马汉三想尽一切办法求见毛人凤的目的是想求他念在过去的情分上照顾他的家眷,使她们能够生活下去。后见两个小特务因为知道了他的家丑,竟割下人家的舌头。

从这一点,马汉三看出毛人凤已毫无人性,求他反而提醒他加害家眷。当见到两条血淋淋的人舌,马汉三立即想起自己死了后,毛人凤马上会拿他的妻小开刀,一时恨从心起,大声咒骂毛人凤是恶魔。

马汉三于是叫骂得更凶,骂毛人凤戴绿帽子,把向影心的姘夫一口气往下数:殷汝耕、胡逸民、戴笠、胡宗南、吴茂先、周伟成、马汉三……”

在马汉三数到向影心第一百零八位姘夫的时候,毛人凤火了,下令道:“把他的舌头割下来!”

文强忙小声道:“局座,这不妥,他是北平市市长,又是国大代表,传出去影响不好。”

毛人凤只好改口道:“去厕所里找很硬的大粪堵他的鸟嘴!”毛人凤说罢,拂袖而去。

毛人凤走后,文强念及过去和马汉三的关系还算不错,没有用大便堵他的嘴,只用毛巾填进嘴里去。

毛人凤离开牢房后,亲自向蒋介石面呈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等等滔天大罪。

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考虑到戴笠的死因已由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开公布,如果现在再披露马汉三暗杀戴笠的内幕,不但对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李宗仁、共产党提供攻击的口实。因此,蒋介石旨令毛人凤对马汉三谋杀戴笠的内幕严加保密,不得泄漏。

毛人凤连连称是，接着又建议杀一大批跟随马汉三的人，并列出名字，呈送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一看，见凡是参加过马汉三小组的人都列在上面，计有五十八人，当下否定道："这不行，自己人杀得太多影响不好。"

毛人凤还要陈述时，蒋介石已下了手令，只批准枪毙马汉三、刘玉珠两人。

毛人凤从蒋介石处拿回命令，立即交给司法处长李希成，要他就在监狱内执行。

马汉三被枪毙的时候，毛人凤没有再去，事后，只听到保密局里有许多传说。有人说马汉三要求先打麻醉剂才执行枪决，还有人说马汉三哭着求饶放他一马。为这事，毛人凤亲自问了李希成。

李希成说，马汉三得到通知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他态度很沉着，只求李希成帮他转移家属，免得遭毛人凤暗杀，根本没有请求使用麻醉剂。只有刘玉珠在临刑前大哭大叫，马汉三还喝叱他，叫他不要在死的时候还闹一场笑话。

毛人凤听罢，觉得马汉三的家眷确是一个问题，马上找到文强，令他去北平密查，看迁往什么地方，以后再慢慢想办法斩草除根。不提。

第十二章　随蒋下野，学会以退为进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在上节节败退，政治上的内讧更是不可开交，桂系大员这时玩起逼宫的把戏，老蒋恼羞成怒，急欲将李宗仁等杀之而后快。1949年，蒋介石再次玩起以退为进的把戏，李宗仁代理总统，而实权仍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毛人凤为贯彻蒋介石大破坏、大屠杀的意志，来往奔波于溪口与上海之间……

一　暗杀李宗仁，万事俱备

话说毛人凤自当上局长之后，为了稳定自己的江山，少不了绞尽脑汁，对内打击异己，对外天天杀人，时刻听从他的主子蒋介石的命令。

近来，国民党里有一个人成了蒋介石的心病。按以往的惯例，有了“心病”就得搬出军统来解决——现在，理所当然要想到保密局。

毛人凤得到旨令后，因事关重大，需要得力的人选才能胜任，此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沈醉。

毛人凤之所以能挤垮郑介民当上保密局长，沈醉是功不可没的，按常理，沈醉该受到重用，但事实却适得其反，因沈醉能力非凡，毛人凤出于个人的小心眼，有意冷落排挤他，把他调到云南任站长去了。

这一天，沈醉突然接到毛人凤从局本部发来的急电：火速回京，另有任务。

沈醉看了电报，以为毛人凤记起了他，当即处理了一下身边事务，做好了登机回京的准备。

第二天下午，沈醉已在南京了。他是乘飞机到上海，然后换“特快”到南京的。

新任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亲自去火车站迎接，然后将他送到了“诚庐”宾馆。

“诚庐”是毛人凤当局长后，买下的一幢房子，专做各单位特务头子下榻和开会之用。毛人凤保留了军统的传统，每月邀请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一次会。

沈醉在“诚庐”刚住下来，毛人凤便亲自来看望：

“老弟辛苦了，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沈醉起身道："有劳局长大驾了，我正要到局里报到。不知这么急调我回来，有何重要任务？"

毛人凤道："是校长亲自指定调你回来的，任务是主持刺杀一个重要人物。此前，我本来让叶翔之担任这项工作，并进行了一些布置，但校长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会动笔而不能亲自杀人，连说不妥，非要你这个老手主持。校长如此看重你，你可不能含糊，一定要表示能完成任务。"

毛人凤说完，便带上沈醉去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态度和蔼、亲切，也很讲究谈话的艺术，先是问沈醉的家庭和工作情况，然后才进入正题：

"毛局长告诉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

"报告委座，已经告诉过了。"沈醉毕恭毕敬回答。

蒋介石好像很满意，"嗯嗯"两声点了点头，然后背着手、踱着步，神情严肃，声音也压得低低的：

"这次行动，事关党国安危。共产党迟早总是可以打败的，而我们内部的捣乱却比共产党还要难对付。共产党人少装备差，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因为它内部团结，只有一个敌人。我们却有两个、三个，不仅有外部的，还有内部的。为了一致对外，只有采取这个迫不得已的办法，以统一我们内部。"

讲到这里，蒋介石突然顿住了，然后看了看沈醉，继续说：

"做这项工作，首先要有荆轲那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牺牲精神。你以前的成绩很出色，特别是雨农遇难后，你甘愿冒生命危险去寻找雨农的下落，确非他人能比。这次所以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你主持，也正是由于你过去的出色表现。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党国对你的信任。"

沈醉连忙表示：

"请委座放心，我决不辜负委座期望，不成功，即成仁，任何牺牲在所不辞。"

蒋介石很高兴，夸奖说：

"好样的，我相信我是不会看错人的。"

说完了这句，蒋介石的口气又严肃起来：

"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要从速布置，做好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就要绝对完成任务！"

"是！我要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委座亲自交给我的任务！"

蒋介石满意地握着沈醉的手，看着毛人凤，说：

"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是，人凤一定照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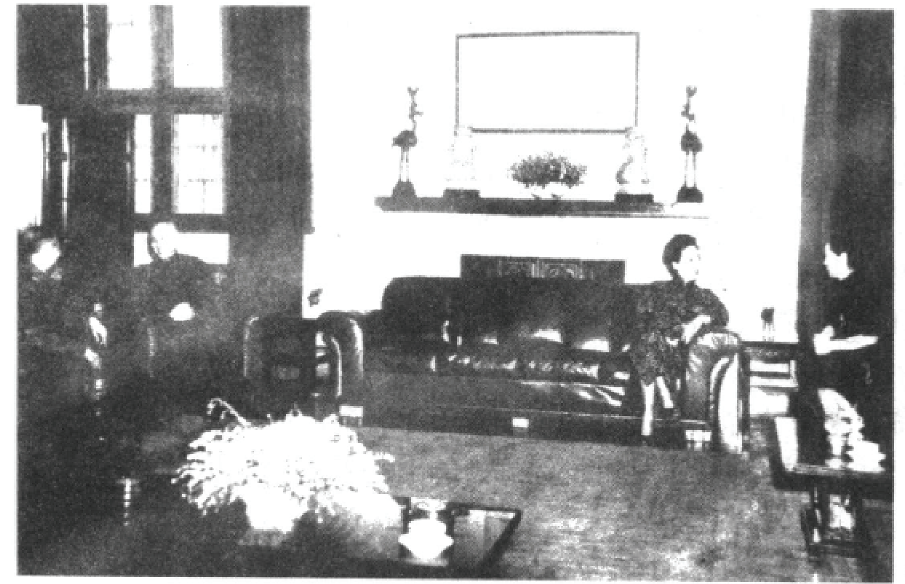
从蒋介石官邸出来，沈醉满腹狐疑，忍不住问道："毛局长，委座到底要我杀谁呀？本来我想当面问他的，可一见他那么沉重的样子，就不敢问了。"

毛人凤把一只手搭在沈醉肩上，笑道："你这就聪明了，委座要杀的人一般是不会直接对执行者点名道姓。你若问他时，反显得你浅薄、不识趣。"

沈醉明白地点点头。

毛人凤又道："经过马汉三事件后，郑介民已经被我彻底踏在脚下了。因此，我也不再有顾虑，这次召你回来，第一个方面是让你完成最光荣的任务，第二是趁你完成任务后，马上提升你。"

沈醉听罢，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真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自从被充军到云南后，心里充满了对毛人凤的怨恨，暗地里不知骂了多少娘，怀疑他是嫉贤妒能。想到这里，沈醉便觉得错怪毛人凤了，眼睛红红地道："谢谢毛局长栽培，这次不管是暗杀谁，沈醉一定完成任务，报答你的知遇之恩！"



蒋介石夫妇会见李宗仁夫妇

毛人凤微笑着点点头，又在沈醉的肩头轻拍了几下，道："这次要暗杀的对像是新选上的副总统李宗仁。这家伙历来就是委座的宿敌，曾两次恶战并长期割据广西。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才和白崇禧一起率桂系归顺到委座旗下。"

沈醉先是点点头。然后才询问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副总统。

毛人凤道："现在内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各路战场相继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中共方面已经开始反攻。我们的失利原因其实就是内部不团结。针对这个形势，美国方面急忙派来了特使魏德迈。魏德迈一来，就被李宗仁缠住了，诬蔑南京政府贪污腐化、麻木不仁，骂委座昏庸，只有他李宗仁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打垮共产党的本事。

"由于李宗仁在这场战争中存了私心，到现在为止，他们桂系在长江以南仍然没有受到挫伤，保持原有的雄厚势力。于是，美国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让李宗仁取代委座，马上召开国民大会，积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李宗仁有美国人的暗中支持，就狂了起来。到了真正竞选的时候，委座为了避免和他正面冲突，建议李宗仁不要参加竞选，同时搬出拥护委座的孙科，有意让孙

科担任副总统。同时，委座还让国民党内的所有有影响的人物出面，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还是不让。委座没办法，只好亲自找他谈话，很明白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你最好是主动退出，免得伤了和气。你如果一定要竞选，没有我的支持，你一定选不到！'谁知李宗仁竟敢放肆回答道：'等着瞧吧，没有你蒋中正的支持，我李宗仁同样可以选上副总统！'就这样，两个人还骂了起来，委座骂'娘希匹'，李宗仁骂'丢老么嗨'(广西土话)。



"引退"后的蒋介石离开南京前谒拜中山陵

"最后，因为有马汉三的暗中支持，一边帮李宗仁拉选票，一边抓住孙科和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有关系大做文章，结果，李宗仁真选上了。

"李宗仁的野心是再明白不过了，让他当了副总统，等于狼已入室，这种人不杀委座能安心睡觉吗？"

沈醉道："不能安心睡觉。李宗仁千该杀，万该杀！"毛人凤满意地拍了拍沈醉的胸脯道："这回就看你的了。"

两个人一路走着，来到毛人凤停在外面的小车旁，司机早已下来把车门开了，请两位上车。这时，俞济时跑得满头大汗地追上来道："两位慢走，两位慢走！"

毛人凤、沈醉停了下来。待俞济时走近，毛人凤递个眼色，俞济时便凑了过来。

毛人凤小声问道："什么事这么急？"

俞济时附着毛人凤的耳朵道："委座很赏识沈醉，问你目前给他什么职务？"

俞济时欲往下说时，毛人凤止住了他，回头对司机道："委座有重要事情叫我回去商量，你先带沈站长回'诚庐'休息去，等会儿再来接我。"

接着，又对沈醉道："我跟你说的话千万保密，委座要我回去商量具体方案。好好休息罢，明天来局本部见我。"

小车载着沈醉，"吱"的一声冒一股黑烟离去了，毛人凤这才随俞济时回蒋介石书房。

一路上，毛人凤问道："侍卫长，最近我送你的一尊金佛收到了没有？"

俞济时马上小声道："真是个好宝贝，哪里弄来的？"

毛人凤亦小声道："从马汉三家里抄出来的，你好生收藏着，别让人知道了。这宝物本是四尊，我借口送给委座，才分出一尊来。"

俞济时明白地点点头，两个人不觉就到了蒋宅。

蒋介石抬起头见沈醉没有同来，问道："毛局长，沈醉同志哪里去了？"

毛人凤答道："准备任务去了。"

蒋介石道："沈醉给我的印象不错，我正想着保密局现任副局长徐志道是李宗仁的心腹，你应该考虑一个合适的人选到时候接替，你看，沈醉怎么样？"

毛人凤早就估计到这一点，因此，准备也相当充足，答道："委座，沈醉这种人万万不可重用！"

蒋介石一惊，道："怎么，你不是一向很器重他么？"

毛人凤答道："委座有所不知，沈醉这种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

蒋介石道："此话怎讲？"

毛人凤道："过去，沈醉先是唐纵的心腹，唐纵待他太好了，结果只是一点点不遂意，就背叛了唐纵，投奔郑介民。郑介民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太信任他，结果怎么样？整材料出卖郑介民的就是沈醉。只有我，历来对沈醉既不亲热，也不冷淡，反过来跟我的时间最长，最听我的指挥。这就叫用人的技巧。"

蒋介石听罢，用手捏着下巴点头道："你说的还真有道理。好罢，就依了你。副局长的人选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告诉我。"

毛人凤道："不用去想，一旦把徐志道赶走，潘其武、叶翔之等人谁都可以胜任。"

蒋介石在鼻孔里"唔唔"几声，表示对毛人凤办事选人的欣赏。

话说第二天一大早，沈醉就来到局本部。

毛人凤关心地问道："昨晚睡好了没有？"

沈醉拍着胸部，道："睡好了。"

接着，毛人凤派人把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叫来密商行动方案，只把副局长徐志道甩在一边。

经研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组，其中一部分担任监视，一部分担任暗杀。两部分的布置由沈醉、叶翔之协商。

毛人凤还亲自命令经理处、人事处："特别行动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一切要尽量满足需要。

一星期后，一切布置就绪：

沈醉为暗杀工作的主持人，秦景川（一向在军统看守所担任处决"犯人"的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汉文（东北土匪出身，能以手枪击中飞鸟）由毛人凤选派，为其副手。

"特别行动组"其他特务也乔装打扮，各就各位：

傅厚岗后面李宗仁的官邸附近的马路转角处新摆出了一个旧书摊，监视李宗仁的出出进进。

在通往光华门外飞机场的一条必经之街上，多了一家杂货店，杂货店装有电话，如果李宗仁去机场，立即用约定的暗语打电话报告，由毛人凤通知随时做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只要李宗仁乘机离开，即起飞追击，造成“飞机失事”，机毁人亡。

在火车站附近多了一个香烟摊，只要李宗仁乘火车到安徽的桂系部队，立即追赶，在火车停留的小站狙击。

在南京汤山附近的公路旁，新开设了一个小饭馆，如果李宗仁乘汽车往杭州游玩，便以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上狙击。

蒋介石告诉毛人凤，毛人凤转告沈醉：李宗仁如果瞒着蒋介石突然秘密离京，一定是去遣将调兵实行“武装逼宫”，那就格杀勿论，不必请示。蒋介石在毛人凤面前恶狠狠地说：

“李宗仁如果不辞而走，便是自寻死路。”

但若在南京城内暗杀，何时动手，蒋介石叮嘱，一定要等他做最后决定。

沈醉及其助手秦景川、王汉文，还有“特别行动组”的其他特务，一个个都枕戈待旦，做好一级战斗准备。毛人凤有令，只要委座一发话，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要立即执行，如李宗仁不出门，便到李宗仁的官邸予以狙击。

但蒋介石迟迟没有下令。

现实无情。局势的恶化使蒋对“制裁”李宗仁一直犹豫不决：辽沈战役，四十七万“国军”精锐被歼；淮海战役业已开始，“国军”二十多万被歼、三十多万被围；而美国仍不援助……杀了李宗仁就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渡过眼前的危机吗?

12 月初，蒋介石开始考虑另一条路——引退。12 月 14 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李宗仁官邸，就其下野一事进行了初步的洽商，达成了非正式协议，预定元旦下野，同日由李宗仁接任。

二　协助“太子”打“老虎”

1948 年 12 月的一天，南京刮起了大风，到处都是落叶，把整个街道都盖住了，阴沉沉的天空下，一切都毫无生气，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南京这个国民党的首都，沉浸在一种恐怖之中。

此时，最擅长制造恐怖气氛的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正呆坐窗前，一言不发。根据特务从前线发来的电报看，国民党在大陆是呆不下去了。可现在豪门世家还在纸醉金迷，上海不断传来金融风潮的消息，蒋介石让他加紧调查是谁干的。其实这根本不用查，还不是蒋介石的那些“皇亲国戚”干的?但这能跟他说吗?说了又能起作用吗?毛人凤在心里冲自己连问了几个“吗”。



1949年1月5日陈诚就职后与家人合影

“叮叮叮”电话响了起来。毛人凤抓起电话，里面传来蒋介石威严的声音：“是人凤吗？你尽快到我这里来一趟。”

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穿上衣服，乘车向总统府驶去。

蒋介石正在房间踱步。伴随战争的节节败退，毛人凤发现蒋介石在屋内散步的时间越来越多。四周非常安静，毛人凤悄然地走上前，“委座，我来了。”毛人凤特有的低沉语调在房间内游荡。

“很好。最近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市面平静没有，你查出是谁在后面操纵局势没有？要如实汇报。”

“委员长，据保密局报告，上海这次市面混乱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是战争形势不理想，一般市民的心理很不安定，二是确实有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使物价一日几涨，老百姓难以承受。”

“都有哪些人在后面活动，破坏国家的经济局面？”

毛人凤看到蒋介石对自己的分析有点不耐烦，又不敢说出为非作歹者的名字，十分尴尬。

蒋介石又说：“人凤，我知道你有顾虑，不要紧，说出来。敢于和豪门世家斗是军统的好传统，你要学习戴笠，学他的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学生一定向戴局长学习，只是这次军统对上海的调查还不充分，有消息说好像孔行长的大公子很活跃，还有……”毛人凤感觉如果不说出孔令杰的名字，蒋介石一定会觉得他在耍滑头，因为孔祥熙的大儿子，一直在上海做棉纱的生意，谁人都知。

蒋介石听了，沉默半天，突然说：“杜月笙最近在上海干什么，他的儿子听说很厉害，许多人家在他手里倾家荡产。”

毛人凤心里一惊，“难道老头子要对杜月笙下手？”他迟疑一会儿说：“杜月笙的儿子也在做投机生意，保密局有证据，可是杜月笙有没有参与现在还不知道。”

蒋介石沉痛地说：“孔祥熙是个败类，养的几个孩子都是混蛋，在上海带头搞投机。现在国家局势一天不如一天，他们要这些钱干什么，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经济一

定要稳定下来,我准备派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秩序,你觉得如何?"

"有蒋经国先生去上海,经济形势一定会有好转。"毛人凤恭维一句。

"有的人同欢乐可以,不能共患难。杜月笙和孔祥熙我对他们可以说是非常信任,他们从我手里捞的钱应该不少。可是现在国家危机,竟然不顾中央的三令五申,带头搞投机,扰乱经济秩序,真是令人痛心。"蒋介石转过身对里面的一间房子喊了一声:"经国!"

蒋经国应声出来,好像没有看见毛人凤似的,叫了一声:"父亲。"

"你这次到上海打老虎,我让毛人凤先生帮助你,什么事情你可以和他商量。毛先生是我们的好同志,和戴笠一样是我的好学生,可惜戴笠死得太早。"蒋介石露出十分惋惜的神情。

对于蒋经国,毛人凤是非常熟悉的,他早就告知保密局的特务们对这位太子,要像对蒋介石本人一样,千万不可怠慢。蒋经国对于毛人凤的谦恭有礼也是印象深刻。

蒋经国上前握住毛人凤的手说:"这次到上海,全指望毛先生的帮助了。"

毛人凤立即说:"我主要是后勤工作,大政方针还是要靠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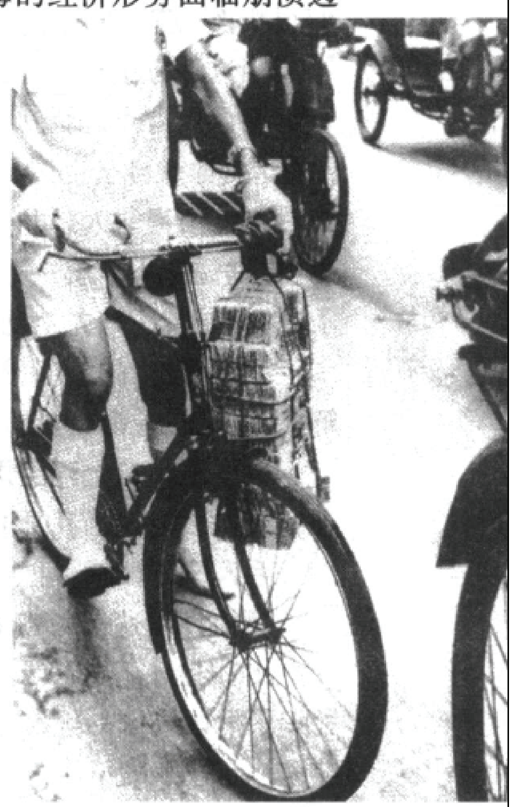
原来,蒋经国自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为让儿子能接他的班,做了精心安排,先是让他到江西赣州当专员,后又侍奉在自己身边。现在上海的经济形势面临崩溃边缘,蒋经国自告奋勇要采用苏联的办法,以恐怖措施来整顿经济。蒋介石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让蒋经国到上海一试身手。

"你们两个先谈谈。"说完,蒋介石端起茶杯,蒋经国和毛人凤见状立即走了出来。

蒋介石的话在毛人凤的心里引起波澜,他想如果按照蒋介石的想法,现在上海的达官显贵都要杀完,这不是一个好差事,弄不好会丢乌纱帽的。毛人凤不像戴笠,戴笠天生是个混世魔王,而毛人凤则时刻不愿冒险,他想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现在在上海的风云人物孔祥熙、宋子文、吴鼎昌之流,对哪个毛人凤也得罪不起。想到这,他犹豫不决地问:"经国先生,现在上海的这种局面,你有何想法?"

"我正要问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唉!"毛人凤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是三分人祸,七分天命,前线形势不好,后方持权之人都想趁乱捞一大把,好到国外做寓公。"



国统区货币急剧贬值,人们不得不携带大捆大捆的钞票抢购日用品



1948年上海挤兑黄金的情形

"国家都没有了，还要什么小家，有的人厚颜无耻，没有人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毛人凤吃了一惊问："经国先生准备用铁血手段吗？"

"我在苏联的时候，曾研究过他们的战时经济政策。发现他们当时的形势和我们很相像，苏联人用革命恐怖手段，控制全国经济，最后稳定了局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这种方法？古人言治乱世用重典，现在还不够乱吗？"蒋经国说得义愤填膺。

毛人凤有点恐慌。坚决反共的国民党总裁儿子竟然要用共产党的办法对付国民党，他觉得自己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了，另外他觉得自己正在往漩涡里跳。"太子"当然不害怕得罪人，可他这个保密局局长可是官不大，在上海就连杜月笙都很难对付，更别说旁人。怎么办呢？毛人凤盘算半天，觉得蒋介石的命令不可违抗，但老面子也要维护，还是先劝劝蒋经国，不要把事情弄绝了。

"经国先生的治理雄心，我非常佩服，只是经济问题不能靠单纯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况且在上海玩投机的都是党国要员，弄不好会惹火上身的。"

一丝不快袭上蒋经国的心头，他皱皱眉头说："毛局长，正是考虑到问题的艰难，委员长才派我们协同工作，不能没开锣，就敲退堂鼓啊！"

毛人凤赶忙解释说："我只是提醒你要注意事情的复杂，没有别的意思。"

"谢谢你的好意。"蒋经国面无表情地说。

此时上海正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物价一天几涨，钞票被用来擦屁股，恶性通货膨胀把国统区的经济逼到了悬崖上，可是也给一些有背景的人以极好的机会来投机。孔祥熙的扬子公司和杜月笙的中和公司大做投机生意，在上海滩名震一时，赚得脑满肠肥。要说这生意做得一点也不费劲。首先利用权势控制一部分紧俏物质，然后囤积起来，等物价上涨再抛出去。可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越搞越糟，在上

海跳楼的、卖儿卖女的随处可见。

一天晚上,一辆汽车驶入保密局在上海的办事处。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中年人个子不高,但非常壮实,另外一个显得很胖,显出一副老态。他们分别是蒋经国和毛人凤。二人的到来宣布上海"打老虎"正式开始。

几天之内,上海的警察局和保密局查封了几家公司,这虽然是一些小公司,但影响很大。上海的投机家都在相互打听是谁来了,这样厉害。由于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十分秘密,连夫人也没有告诉,蒋经国又几次警告毛人凤不得走漏风声,所以上海人还蒙在鼓中。

好景不长,一些有特殊背景的大公司,眼看一些小投机家退出江湖,反而加快了投机的步骤,他们想无论谁来查,对他都没有关系,因为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次了。眼看上海的市面越来越萧条,蒋经国有点坐不住了,他不明白在苏联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中国就没有了威力。同时风声传了出去,都知道这次是"大太子"坐镇,蒋经国感觉再神秘下去,没有用了,于是宣布在上海开记者招待会。

"蒋经国先生,你这次在上海'打老虎',是不是只打小的,不打大的?"一位记者尖锐地问。

"当然是大小一块打,只要违背国家法律,不论是谁,都逃不出法律的惩罚。"蒋经国回答的义正词严。

"听说这次'打虎'是保密局参加,警察局只是配合工作,是吗?"在上海人的眼里,保密局比警察局要厉害得多,所以人们都以保密局是否参加来判断政府的决心。

"无论哪个单位都有责任参加。"

"为什么你在这几天,只捉了几只'小虎','大虎'却没有触动,而且市面的动荡如故?"一个记者抓住不放。

"'大虎'在哪里,你给我一个情报,我一定去抓,而且要给奖励。"蒋经国豁出去要大干一场。

众人一听唧唧喳喳,都说这还用问吗,不是明摆着的事情。蒋经国问道:"哪位有确切的消息,请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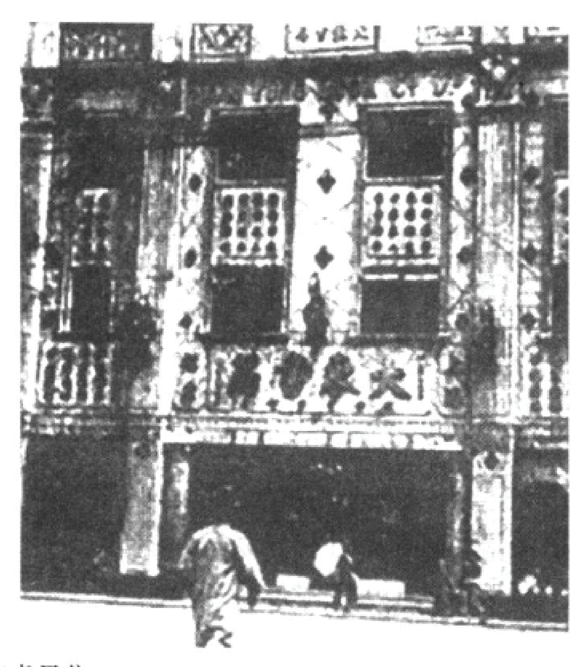
没有一个人回答,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

当天晚上毛森来到毛人凤住处。

"五叔,杜月笙要见你。"毛森说。

毛人凤一听"杜月笙"这三个字,吓得连连摆手说:"我不见,我不见,现在什么时候,一定要避免接触。"

毛森说:"杜老板的意思是一定要见你一面,况且我们保密局在上海如果没有杜月笙的帮助,就像瞎子一样,无法展开工作,在私在公你还是见见的好。"



大东书局位于四马路，杜月笙曾任董事长

毛人凤训斥道："你懂什么，如果让蒋经国知道了，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毛森说："这太子当然重要，但杜月笙对我们和戴老板有恩啊！"

毛人凤警觉地问："我说过不去，怎么老是劝我，是不是欠了杜先生的人情，没办法还了？"

毛森快要哭出声来："五叔，你不去我可就没有命了，我加入青红帮，现在是杜先生的徒弟，如果不答应他，我就犯了欺师灭祖罪，要被捅二十一刀。"

"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政治头脑，是杜月笙重要还是委员长重要？没有委员长我们都去喝西北风。我就是不去，捅几千刀是你自己的事情。"毛人凤想了一下，又说："我特地批你一个月假，上外面躲躲。"

正在这时，卫兵报告说蒋经国有请。

蒋经国在办公室看一份案卷，见毛人凤进来，立即站起来说："毛局长，我正要找你商量一件事情。"

"不敢，不敢。"

"毛局长，你是党国的重臣，就不要太客气了。最近我收集许多关于杜月笙违法乱纪的事情，上海打'老虎'，如果不打几只'大老虎'是不行的，收不到好的效果。"

蒋经国又说："杜月笙指使他的三儿子杜维屏，买空卖空，大搞投机，实在是上海的一大祸害。我准备从他这里下手，将其拘捕，你看怎么样？"

毛人凤心里一沉，忙说："我觉得要慎重，杜月笙虽然不是党国重臣，可在上海却是一霸，有人说他是未经任命的上海市长，抓了他的儿子，恐怕会影响以后工作。"

"就是考虑他是有影响的人物，才抓他，我们不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况且他杜月笙不过是一个流氓罢了，不能害怕他。全国的形势这样紧，不采取强硬手段，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蒋经国像是下了决心。

毛人凤不敢表态，只是一声不吭，他知道现在如果赞成的话，以后就是他的责任。杜月笙再厉害对"太子"还是无能为力，吃亏的还是手下人。

看着毛人凤沉默不语，蒋经国只当他同意了，下令连夜抓杜维屏归案。

没想到这竟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杜月笙得知自己的孩子被抓，十分伤心。他想到自己为蒋介石干了一辈子，1927年要不是自己的帮助，蒋介石根本无法在上海立足。以前蒋介石没有发迹以

前，要不是我杜月笙的资助，他只能流落街头。抗战时期，要不是我杜月笙出面掩护一批特务，上海滩根本就没有这批特务的立足之地。现在儿子干了几笔投机生意，就被抓，蒋介石太不讲交情了。杜月笙越想越气，把蒋经国和毛人凤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发誓要给蒋经国颜色看看。

杜月笙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召开公开大会，邀请蒋经国参加。毛人凤劝蒋经国注意杜月笙的阴谋，可蒋经国毕竟年轻气盛，反而表示自己要趁这个机会宣传政府的号召。

杜月笙首先发言说："我杜月笙是个坏事做尽的人，我丝毫不隐瞒。可是我儿子都是遵纪守法的人。现在两位认为杜维屏犯了法，犯法当然应该受国家法律制裁，如果能证实杜维屏犯法，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有意见。可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现在有的人犯了法，蒋先生为什么不处置？"

蒋经国急忙站起来说："杜先生，欢迎给我们收集证据，如果证据确凿，当然要一视同仁。"

杜月笙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现在闸北扬子公司的仓库堆满了物资，大家都知道扬子公司是孔祥熙开的，你查不查？"

在杜月笙的"将军"下，蒋经国说："好，现在就去查。"

到地点一看，果然市场急缺的紧俏物资，这里应有尽有，蒋经国在心里说："孔大少爷，我就不客气了。"下令查封仓库，等待下一步行动。



1945年6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右2）访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2）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消息传出，舆论为之一振，投机行为大为减少，对小蒋的评价也节节上升。可是上海市长吴国桢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用政治手段只能治理表面，不能持久。小蒋听了一阵冷笑，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

蒋经国还没有从胜利的喜悦中回味过来，南京就来了加急电报，要求蒋经国快快回去。蒋经国怀疑是宋美龄从中作梗，犹豫不决，不想离开"主战场"。他找来毛人凤，要他替自己去南京见蒋介石。

毛人凤知道此去定然没有好事，但"太子"的命令无法拒绝，只能硬起头皮去见蒋介石。

一见面，夫人的冷言冷语就抛了过来："毛局长此次去上海真是轰轰烈烈，很风光嘛。"

"夫人，毛人凤奉总裁和经国的命令行事，许多事情实在无法控制。"毛人凤表

白说。

"你不用这样说,我知道都是经国干的,可你为什么就不能劝劝他呢?"

毛人凤委屈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落下来,一言不发。正在这时,蒋介石走进来说:"毛局长是一心为党国操心,不关他的事情,蒋经国查扬子公司,是我亲自批准的。"

宋美龄一跺脚说:"他蒋经国这样做,还把我这个做母亲的放在眼里吗?他从来就不尊重我,这次明知扬子公司是大姐家开的,仍然不放过,分明是要给我们宋家难看。"

毛人凤说:"夫人误会了,蒋经国绝对不是对准扬子公司,只是杜月笙逼迫太厉害,蒋经国也是没有办法。"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孔祥熙跟我发的财还少吗?宋子文跟我发的财还少吗?现在都上哪里去了?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他们看局势不利,就知道捞钱,经国是对的。"

宋美龄可不怕蒋介石:"江山不保只能是你无能,怎么能怨恨我们宋家,我不管这些,如果你不让经国住手,我不饶过你。"说罢一扭腰走了。

毛人凤看到在家事面前,蒋介石也只有干着急的份。蒋介石围绕毛人凤转了几圈,最后说:"你去找杜月笙,要他不要逼得太紧。"

毛人凤听到这话,当天要了一架飞机,匆忙飞往上海,直奔杜月笙的豪宅。

杜月笙好像知道毛人凤要来似的,躺在烟榻上不下来,毛人凤不得不和他同坐烟榻。杜月笙拍拍毛人凤的肩膀说:"我戴笠老弟死得早,要不也不至于到这步。"说罢眼泪立即下来,慌得毛人凤急忙掏出手绢给杜月笙。

杜月笙又说:"现在的人心都坏透了,我以前对某某是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可是他一得势,连上我这坐坐都不愿意了。"



上海中央银行柜台前挤兑情景

毛人凤一听就知道杜月笙在骂他,忙说:"杜先生,你不要见怪,我们是一家人,总是变不了的。不过这次确实是蒋经国太猛了,不过你是明白人,现在的局势是大厦将倾,由不得人啊!"

杜月笙没好气地说:"我知道自己是老朽了,不中用了,委员长也把我忘了。"

毛人凤连忙说:"这次我就是奉

委员长之命来的。"

杜月笙眼睛一亮说："委员长说什么？"

于是，毛人凤把委员长的意思传达了一遍。杜月笙听了不置可否地说："我杜月笙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没有那么傻。现在东北、西北、华北都让共产党占了，委员长用不着我，我也用不着委员长了。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硬到底，看看是孔祥熙的儿子厉害，还是我杜月笙的儿子厉害。"

毛人凤眼看说不通，立即回去复命。

在上海，杜月笙操纵的几家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扬子公司的消息，要求逮捕孔令侃，这给蒋经国以极大的压力。

同时，上海的经济形势果然如吴国桢所言，刚刚平静下去，瞬间又被更大的动荡压倒。蒋经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上海的动向，蒋介石观察得很清楚，他急欲保住儿子的政治前途，想让他尽快离开。碰巧这时孔令侃给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

开始，孔家认为找宋美龄通融一下，躲过这个风头，就会了事。谁知蒋介石还是更疼儿子，没有买这个账，孔祥熙急了，又不好直接去找蒋介石，于是决定以攻为守。

孔令侃给他的小姨打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电话，声称如果蒋经国不放过他一把，他就要公布蒋介石夫妻在美国的财产。蒋介石害怕舆论对自己不利，只好就坡下驴，让蒋经国回南京。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是自回国以来第一次处于政治风潮的中心，结果失败而逃。这在自尊心极强的蒋经国看来，是自己的一次大失败，事后他总结教训，越来越觉得中了毛人凤的圈套，他觉得毛人凤是站在夫人一边，但在羽翼未丰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把自己的不快藏在心里。

对于毛人凤而言，蒋经国的怀疑真是太冤枉他了。伴君如伴虎，在毛人凤看来，无论是夫人、"太子"、委员长都可以要他的命，他都想把关系处理得八面玲珑，结果却一个也没有讨到好，这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三　向何思源下手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平津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在华北的几十万军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在北平、张家口等几个孤立据点。蒋介石为了守住华北门户，拼命给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施加压力，企图稳住已摇摇欲坠的败局。

凭实力，人民解放军第三野和第四野合力进攻北平并非难事，但要完整保存这座千年古都的风貌，就不可强攻只能采取和平解放的方式。随着蒋介石"不为己用，

何以资敌”的反动训令抛出，北平又面临着变成一片废墟的危险。此时，中共正积极争取傅作义为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而努力。同时，在北平的许多国民党有识之士也尽力规劝傅作义，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就是为和平而努力奔走最突出的一位。

1949年1月中旬，蒋介石得到密报：在北平的傅作义、何思源与解放军频频接触，尤其是何思源公然反叛投共，竟然劝说傅作义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八项条件，与共产党谈判。

这时候，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败退的蒋介石再也输不起了。他生怕傅作义阵前倒戈，不仅把华北拱手让与共产党，而且自己残存的几十万主力也会荡然无存。不但如此，这种状况还将对全国的其他战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想到这里，蒋介石决定拿何思源开刀，借此敲山震虎，警告傅作义。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负责人在平津前线司令部合影。前排左起：聂荣臻、罗荣本桓、林彪；后排左起：黄克诚、谭政、萧华、刘亚楼、高岗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紧急召见后，急速来到中山陵蒋介石官邸，帐前听令。

蒋介石见毛人凤来后，忿忿地说道：“目前华北局势十分危急，而我们党内有些人竟然置党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在傅作义面前竭尽谗言之能事，卑躬屈膝地向共产党献媚。这种人一天不除，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像何思源之流我们留着还有何用？”说到这里，蒋介石顿了一下。这时，毛人凤偷偷地窥觑了蒋介石一眼，发觉他的眼圈有些发红，且露凶光，不禁感到脚下有股寒意，不敢吭一声。

蒋介石继续讲：“在我们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有些人惟恐天下不乱，他们趁机巧言令色，蛊惑人心，推波助澜，妄图置我们于死地。因此，杀掉一个像何思源这样的人物，对别的人可以起到警告和威慑作用。”

蒋介石指令毛人凤，务必尽快铲除何思源，借此还可以警告傅作义及身边的人“不要走得太远”。

1946年，北平发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事件，引发了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反美抗暴示威游行，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并逮捕了许多学生。当下，全市十二所大学的学生代表聚集在市长何思源家抗议质问。何思源同情学生的行动，遂领着代表团闯进北平警备司令部和李宗仁在中南海的行辕，为学生请命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

后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与当地学生一起，又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向何思源请愿。何立即下令，给学生增加粮食，并允许他们在全市八所市立医院免费看病。此举触怒了蒋介石，于是新旧账一起算，何思源在1948年6月被撤掉了市长一职。

毛人凤当年到北平时，何思源已被撤职闲居在东城锡拉胡同十二号。毛人凤认为，何的举措太冲动而不识时务，迟早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毛人凤自那时起，就一直对何思源没有好感。

1948年，北平发生“七·五”血案，此时，何思源已对国民党绝望。他曾对“剿总”司令傅作义说：“蒋家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同样腐败。你所依附的根子都腐败了，还不如乘此机会脱离腐根，寻找光明。”对这些言行，毛人凤手下的特工早有汇报，但没有引起他特别的重视，毕竟何已是一名无官无职的闲置人员。

这次，何思源的举动终于引发了蒋介石的杀机。

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领到密令后，立刻着手布置。他召集了保密局的天字第一号杀手——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段以及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等人共同研究。

经过再三考虑，毛人凤怕北平的特务不能完成任务，误了大事，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派叶翔之亲自率领四名杀手，乘飞机赶往北平，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叶翔之行动。

1949年1月15日夜，带着暗杀使命的叶翔之秘密地飞到了北平。

翌日上午，在北平东城弓弦胡同十五号保密局北平站内，叶翔之召集北平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特务头目，传达了毛人凤的命令，接着叶翔之又询问了何思源的近况，并责成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和副处长佟荣功继续调查并密切监



北平学生的抗暴游行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北平率部25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国民党守军出城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视何思源，随时向他报告。会后，叶翔之又单独地向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副站长宋元和传达了蒋介石要处死何思源的密令。叶翔之让王、宋二人立即挑选几名精通暗杀技法的特务，提出暗杀方案。

1月16日晚，北平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会同组员研究制定了一个暗杀方案：全体特务化装成散兵游勇，由保密局特务夜间从房上下到院里，打开何家后门，闯进去把何家全部捆绑起来，就说他们由此路过没盘缠费了，向何市长借钱，将金钱财物抢到手就开枪将何思源打死，然后从后门溜走。

17日，他们将暗杀方案拟写成书面报告交给王蒲臣，并让特务们下午在谷正文家中集合听叶翔之的指示。

下午4时，在谷正文家中，叶翔之询问了暗杀何思源计划的细节后，颇觉高兴地说："计划得很好，祝你们成功，不过不希望你们有人牺牲，我已从空军那里给你们要好了专机，完成任务后就接你们全组人员和家属到南京，带不走的东西一切损失由局里赔偿。不过你们的行动一定要保密，绝不能暴露，否则会导致傅作义扣留我们保密局的成员，误了大事。"随后叶翔之看着这一切布置得差不多了，便悄然地飞离北平，返回南京去了。

晚上8点，参加暗杀的特务身穿没有番号的棉军装，静静地待命。

一会儿谷正文从警备司令部归来对他的组员说："不能按原来的计划办了，这样太危险而且何思源防范太严，一旦暴露了我们的身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保密局北平站将会遭到傅作义的报复，到时麻烦就大了，这点叶处长也提过。所以，我们决定用这个，"谷正文指了指自己刚放在桌上的定时炸弹。看着特务们有些失望的表情，谷正文正色说道："这是命令，就得放这个。把它放在何思源卧室的房顶上。"

18日凌晨3时，谷正文和侦防组的特务以及警备司令部技术总队派来协助的两人，悄悄地爬上了何思源的卧室房顶，把四个定时炸弹分两堆放在了何思源东套间的两间房顶上，把定时炸弹拨到4点50分，放完后，他们迅速地撤走了。

凌晨4点50分，何思源夫人何宜文和女儿们的卧室顶上发出了"轰隆"的一声

巨响，何思源和两个儿子被惊醒后急忙进里屋救人，他们刚刚走上几步，头顶上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结果，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炸死，其余五人全部受伤。而其中何思源的夫人受伤最重，头上中了四块弹片，神经受伤，始终未愈。


傅作义

何思源仅被瓦木砸伤，伤势不重，但为了防止再次遭到暗杀，何思源秘密地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

天亮后，警察局长杨清植和稽查处长毛惕园等人赶到何家，以调查爆炸原因为名了解爆炸的结果，暗中却将定时炸弹定时针的残骸拿走了，以防露出马脚。

同时，特务们却大肆地放出谣言，"城外解放军向何思源家打了两发炮弹"，以混淆视听。

何思源由于受伤，出城日期推迟了一天。

19日晨，在中共地下党员的保护下，何思源和其他北平代表一道走出了西直门，前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洽谈北平的和平解放事宜。

这边，蒋介石接报后，知道没有炸死何思源，异常生气，对毛人凤指责了一顿。

毛人凤受到蒋介石的指责，也觉脸上无光。毛人凤认为为了一两个特务的安全，而没有实行在路上狙击或闯进屋去刺杀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实属是叶翔之误了大事。不由得把叶翔之找来训斥了一番。按照毛人凤的观点。即使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还是值得的。叶翔之实在是太糊涂了。

1949年1月31日，中共军队进驻北平，傅作义率部起义，接受整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于是，毛人凤杀手的枪口又对准了傅作义。

1949年9月中旬，傅作义在三大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乘坐着美制吉普车，从北平前往绥远省府包头。

这位在平津战役中，命令扼守北平的二十万官兵放下武器，投诚共产党的国军上将，受中共领袖毛泽东委托，亲赴绥远劝说自己的老部下绥远省主席、保安司令董其武率部起义。

一路上尘土飞扬。

毛人凤在昆明获知了傅作义的行踪后，密令保密局特务，不惜一切代价，沿途截杀傅作义。

傅作义踏上了死亡之旅。

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赵思武，是保密局资深的特务，代号为"四号"，接受了毛人凤指示后，他立即开始布置沿途对傅作义的监视和暗杀。

归绥是北平到包头的必经之路。赵思武获知傅作义要在归绥住一宿，而且董其

武派去迎接傅作义的独七师师长张世珍已在归绥的万家春大旅店订下了房间。

赵思武前几天接到毛人凤的指令说，中统局派出了冷面杀手张庆恩从重庆赶到绥远，叫他好好地协助张庆恩完成暗杀傅作义的任务。赵思武当时就感到事关重大，早在戴笠的军统时期，军统和中统人员是互不相往的，稍有接触，还会被处罚，以至杀头。而今，毛人凤竟让他协助中统的特务，可见这事之重大。

原来毛人凤知道蒋介石对这些起义的将领十分的痛恨，他曾经多次询问叶翔之关于北平潜伏人员和暗杀的准备情况，但最终却因北平共产党方面防范甚严，而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张治中、傅作义等基本上又是深居简出。其行踪无从提供。当他一获知傅作义离开北平的消息，立即感到除掉傅作义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布置暗杀计划和人员，但最终蒋介石却派遣了中统的杀手张庆恩。

张庆恩是国民党中统西北区的总督导，赫赫有名的杀手，对绥远十分熟悉。于是张庆恩受命而行，前往绥远，拿着毛人凤的指令，会同保密局的“四号”赵思武共同策划对傅作义的暗杀行动。

张庆恩一到包头立即秘密地会见了赵思武，赵思武立即将傅作义将停留归绥万家春大旅店的情报，透露给了他，并为张庆恩在归绥安排了两名助手，一个号称络腮胡子，一个叫杨阿七。

张庆恩赶在傅作义到归绥之前，抢先一步住进了万家春大旅店，他们巧妙地把装有炸药的皮箱放进了傅作义住的房间下面的仓库里。

傅作义果然住进了归绥大旅店，张庆恩不禁喜出望外。深夜 11 点钟。络腮胡子和杨阿七悄悄地溜进了万家春大旅店的前院。

前院中有一栋独立小楼，底楼二楼各两间，底楼是仓库，楼上就是全旅店最好的店房，今晚傅作义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小楼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兵。楼上没有一点声响，络腮胡子和杨阿七想，可能是傅作义白天旅途辛苦了，这会儿早已进入了梦乡。于是络腮胡子悄悄地溜到哨兵身后，干掉了哨兵，把哨兵轻轻地放平在地上，摘下军帽套在自己头上，拿着哨兵的枪，照哨兵模样站在那里。



北平，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

杨阿七一看这边已得手，便轻轻地溜过去，捅开仓库门，点燃了炸药的导火线。

“轰隆”一声巨响，小楼坍塌下来，两个杀手不由得会心地大笑起来。

爆炸成功了。但却没伤着傅作义一根毫毛。

原来傅作义经不住归绥县长的再三邀请，当时正在归绥县政府赴宴，因而逃脱了劫难。

爆炸事件后，傅作义收到了北平和包头的慰问电，董其武催傅作义速赴包头，并命令张世珍严加保卫，万万不可失误。

次日晚，傅作义安全到达包头。

张庆恩见暗杀未遂，也带着络腮胡子等悄悄地尾随傅作义来到了包头。

在欢迎董其武、傅作义的宴会上，赵思武以警备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宴会。赵思武意外地获悉傅作义将住进警备司令部，不由得大喜过望，立即通知了张庆恩。

凌晨3时许，警备司令部招待楼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杨阿七、络腮胡子等三人准备铤而走险了，他们怀揣着手枪，身穿便衣，匆匆地奔至警备司令部大门口，向岗哨出示了证件，自称是侦察队便衣，有急事求见长官。由于侦察队经常雇用一些临时侦探，所以岗哨不太熟悉这个处的成员，平时都是认证不认人，当下验看了通行证，把他们放了进去。



周恩来（右3）和傅作义（右2）在一起

当杨阿七三人接近招待楼时，络腮胡子抽枪朝后院准备攀上楼，而杨阿七则从侧门强攻进去。

突然，埋伏已久的警卫一拥而上，从几处向他们奔来，顿时枪声大作。结果警卫人员被刺客打死打伤了四人，而杨阿七被生擒活捉，络腮胡子和另一刺客被当场打死，杨阿七被擒后当晚供出了全部情况，但杨阿七却不知道四号是谁。当张世珍驱车去擒张庆恩时，张庆恩已不知去向，悄悄地溜走了。

其实傅作义并没有住进警备司令部，吸取了万家春大旅店的教训，傅作义的吉普车在警备司令部转了一转后，悄悄地坐上了另一辆车，从后门离开驶进了董其武的官邸，而张世珍则派人在警备司令部设下了埋伏，准备将刺客一网打尽。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傅作义的劝说下，宣布绥远全省和平解放。

毛人凤听说行刺失败，不由得大骂中统人员和赵思武等人太不争气，错失良

机，连挪进窝的兔子都逮不着。

四 惩肃内部叛徒

1949年，保密局内部的特务已出现分崩趋势。先有徐志道假戏真做，妄图与毛人凤相抗衡，后有周伟龙、张严佛投靠程潜，甚至保密局在湖南整个的特务势力均有动摇倾向。

大敌当前，共产党在大陆节节胜利。毛人凤深感此风不刹，甚至将动摇保密局在大陆的整个根基。他于是决定：严惩内部叛徒，并将有投共倾向的程潜纳入一体化行动。

周伟龙，军统的老牌特务，与戴笠有生死之交，是戴笠的拜把兄弟。

1927年，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任宪兵营长。12月，戴笠为调查唐生智部的兵力部署和内部状况，只身潜入汉口在唐军中大肆活动，不料事不机密，此事被唐生智发觉，唐下令搜捕，并以十万元悬赏通缉戴笠，宪兵拿着戴笠的画像到处设关设卡……终于戴笠被宪兵活捉，戴笠此刻性命危在旦夕，突然想起了唐部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与自己有同学之谊，遂提出求见周伟龙。周伟龙立即释放了戴笠，并且还与戴一同投靠了蒋介石，成为戴笠军统“十人团”元老，由此而平步青云，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上海区区长、军统局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和别动军总指挥。



1949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孙科（右1）来溪口谒见蒋介石（左2）时合影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周伟龙得知戴笠死讯后立即驱车赶回军统局本部，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宝座”。他满以为凭他与戴笠的交情，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自己又是军统“十人团”的元老，取代戴笠之位应该很有把握。但他最终十分失望。论资历，他不及郑介民，郑是黄埔二期，而他是四期生。论关系，他又远不及毛人凤、唐纵。结果，他仅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因此他感到十分地失意和愤懑。

但自从毛人凤当上保密局长以后，周伟龙便风向一转，去巴结毛人凤，毛人凤也认了这个拜把兄弟。为了投桃报李，毛人凤还将郑介民的拜把兄弟、交通警察总局长吉章简赶走由周伟龙继任局长。

然而，这个周伟龙也是一贯阳奉阴违的。当毛人凤决定把交通警察总队投入到与共产党作战的前线

去时，周伟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直竭力避免把交警部队和野战部队一样直接投入正面战场。淮海大战一结束，他便率领人马撤回了南京。


张治中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周伟龙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回到长沙，在湖南停止征兵、征粮，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这时候，周伟龙派他的政工处长易珍回到湖南以加强联系。同时，他还一方面停办交警队的反共刊物《警钟》，并让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亲共倾向的《前进》月刊，另一方面周伟龙又邀请他的陆大同学董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负责与程潜、唐生明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稍后，他又把交警总队家属和2/3的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

当然，这一切都没能逃出他毛人凤的眼睛。于是，毛人凤下令对他实行严密监视。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引退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担任警卫任务。周伟龙在接到命令后，抽调了两个从前线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总队去奉化担任警卫，企图把大部分的交警部队开往湖南，他后来甚至还想把警卫蒋介石的这两个总队抽调走。同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他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在京沪一带待命。周不愿意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护路司令部。

毛人凤的整肃行动将拿周伟龙开刀，他当机立断，将撒向周伟龙的网迅速收拢，利用周伟龙企图经上海乘飞机去衡阳之机将他逮捕，并秘密押解到台湾，准备枪决。

与此同时，毛人凤又将打击之手伸向了张严佛。

张严佛，又名张毅夫，湖南醴陵东乡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过少校、中校科员、科长等职。第六军垮台后，由同乡邓文仪介绍，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课任中校股长。当邓文仪被撤职，由戴笠接管该课后，见张对情报业务很熟悉，且有大学文化程度，办事能力很强，便将张严佛调任为复兴社特务书记长。张感谢戴笠的知遇之恩，工作十分卖力。1941年，戴笠因西北地区工作重要，委派张严佛为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不久，又调张为军统局主任秘书。但由于张既非浙江人，又非黄埔出身，且生性耿直，不善吹拍，为戴笠的江山同乡所排挤，一度降为秘书。而原来的部属毛人凤反而成了他的上司，对此张内心十分不满，耿耿于怀。1946年秋，张被任命为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闲职，并无具体工作可做，心情极为苦恼。

张严佛在南京期间，陈明仁也正被贬为总统府中将参军，张严佛和陈明仁系小时同学，交情甚笃，同感国事日非，张便积极怂恿陈设法再谋兵权，以图兵变。

程潜竞选副总统期间，张积极为程拉票，程落选后回湖南任省主席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张亦为摆脱同毛人凤的关系，返湘谋职，程委以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后又升任主任，总揽湖南党政军和平解放事宜。

程潜在湖南停止征兵，立即让蒋介石觉察到程有"叛变危险"。曾指示毛人凤说："绝不能让湖南再出一个傅作义了。"言下之意甚是明确。

毛人凤心领神会，叫来毛钟新："湖南现在看来会落共产党手里。程潜、陈明仁等正在大肆活动，我刚才又接到了湖南站站长夏松的密报，军统的几个人也在那儿跟着起哄。张严佛、任建冰等都有叛变的迹象。现在我命令你立即到行动组去挑几个人，到湖南会同保密局夏松站长，在长沙组成湖南政局侦防组。伺机干掉程潜、陈明仁等人，另外对保密局的反叛人员一律格杀勿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是！"毛钟新一个立正。

"拜托了。"毛人凤又劝慰了几句，然后缓了缓语气说："我本来想安排你到北平去干掉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但北平现在局势实在是不好下手，共产党的防范太严了，算便宜了他们。"说完，毛人凤恨恨地叹了一口气。

"但是，在湖南，我们的势力还是不小的，万望你们到长沙后小心办事，不负总裁的栽培和厚望啊。总裁不希望让湖南再出一个傅作义。"

"是，我照办就是。"毛钟新又一个立正，匆匆地领命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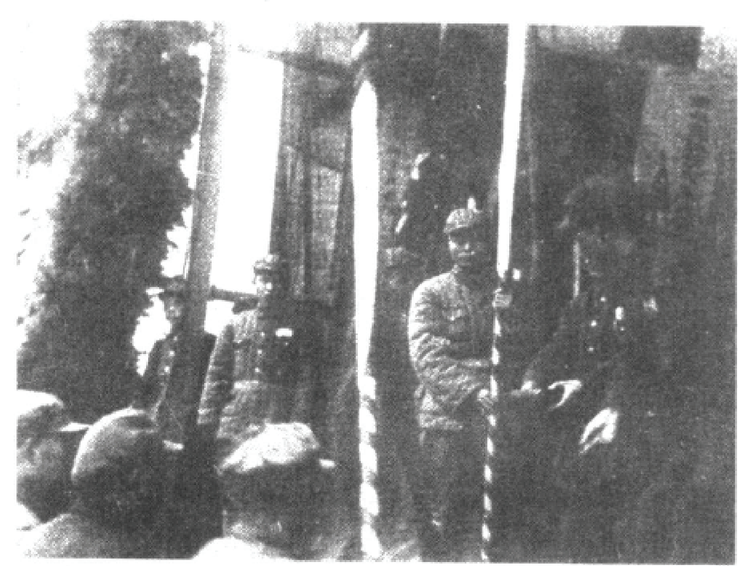
第二天。这位毛人凤手下的得力杀手，带着四个曾在军统局兰州特训班受过特训的特务悄悄地潜入了长沙。

5月的长沙，天气变得越来越热。

这个历史上的名城，曾经在军阀的手中颠来倒去，上演过一出又一出的惨剧，令人发指，耸人听闻。

而今，在共产党大军压境之际，这个城市在程潜、陈明仁的手中，却又在蕴酿着摆脱国民党、蒋介石的控制，准备继北平以后完成和平解放的历史使命。

当程潜回到湖南后，就做出一系列的摆脱国民党势力控制的措施，而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在三大战役中输得精光，连国民党的首府——南京也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程潜感到和平解放的时机已然成熟，正在多方地活动，加强与共产党的



陈明仁部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举行授旗典礼

联系。

但是，国民党的军统和保密局的特务早已是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上了，他们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等待着毛人凤的指令。

当毛钟新秉承毛人凤的旨意到达长沙时，保密局湖南站站长夏松急匆匆地把毛钟新接到自己的秘密巢穴，密谋暗杀活动。

毛钟新看着有些急惶惶的夏松，安慰着说："夏站长，鄙人这次到长沙还望得到你的鼎力支持啊。"

"这个自然。"夏松接口说，"不过，现在长沙形势可是一边倒啊，连原军统和保密局的人员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只怕程潜他们先下手为强啊。"

毛钟新恶狠狠地说："总裁曾经说过：除了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这些人过去的反共罪行的。因此，我们绝对的只有反共到底。该杀的一个不留。局长说过，叫你们在长沙好好地暗杀几个，然后撤回后方，去台湾，到时候局长自然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孙坤站了起来，"对，不成功便成仁，夏站长，我们是应该干几件漂亮事才对。"

夏松看了一眼这个为人凶狠，杀人连眼都不眨的特务，点了点头。他知道孙坤是在兰州受过特训的杀手，枪法又准又狠。把杀人任务交给他是令人放心的。

于是，在毛钟新的策划下，"湖南政局侦防组"这个暗杀行动小组成立了。孙坤被任命为行动组长，具体地执行暗杀任务。

一系列的暗杀计划就这样开始布置起来，并将枪口指向了程潜等……

殊不知，毛钟新、夏松的安排百密一疏，走漏了消息。当张严佛从保密局湖南站人事科员刘炳文那儿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尽管张严佛知道毛人凤迟早会派人来，但没料到来得这样快。作为一个呆在军统多年的高级特务，张严佛自然知道这些杀人如麻的特务是如何地不择手段和行为诡秘。于是，张严佛立即将这一消息密报程潜等人，同时他也开始布置计划来挫败毛钟新的暗杀阴谋。

一方面，毛钟新在策划详密的暗杀计划，孙坤也带着人昼夜伏击，追踪程潜等人的行踪，查找张严佛的住址；

另一方面，保持高度警惕的张严佛也在布置着反谋杀的计划。

为了彻底挫败毛钟新的暗杀计划，张严佛想起了自己的好友、曾任军统南昌站

副站长的陈达。陈达与毛钟新的私交很好，当时又不在长沙工作，由他来长沙必定不会引起特务们的猜忌，同时也好了解毛钟新的具体部署。

陈达经不住张严佛的再三恳请，悄悄地来到了长沙。

毛钟新果然没有怀疑陈达。于是，一次又一次的详密的暗杀部署通过陈达而泄露给了张严佛、程潜……

毛钟新的杀人计划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他不免心慌起来，而毛人凤那边也是一次又一次地来电催促他尽早动手，毛钟新明显地感到了毛人凤的不满和愤怒。

长沙，程潜的起义步骤也在迅速加快，形势也越来越倾向于明朗化。

毛钟新如坐针毡。

程潜已向他传递了一次又一次的警告。看来，他毛钟新已处于程潜的监视之中，不得已，他只好向毛人凤汇报，匆匆地逃离了长沙。当时，毛钟新在离开长沙之前，立即布置孙坤继续监视张严佛等，并伺机下手。



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成员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这一边张严佛通过刘炳文搞到了军统和保密局布置在湖南各地的一份潜伏特务名册，很快交给了程潜。

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解放。保密局在湖南的特务被一网打尽。

毛人凤在台湾得到消息后，更加愤怒不已，立即指示他的特务再一次潜入长沙。这一次毛人凤下了死命令："首先，务必将叛徒张严佛暗杀，其次，凡留在长沙的军统、保密局人员皆已叛变，都应干掉，以示惩诫。"

深谙此道的张严佛早已是秘密地把自己藏了起来，深居简出，以防不测。再一次让毛人凤暗杀计划落空了。

然而凶狠的杀手孙坤当然是不甘失败的，他们的目标又瞄向了刘人爵。

刘人爵在保密局内部的地位并不高，本来刘人爵没有列入毛人凤指令的暗杀名单上，但孙坤等几次暗杀计划都未成功，也怕回去后不好向毛人凤交代。于是，他们决定暗杀刘人爵。

长沙解放前夕，刘人爵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陈明仁起义后，刘被任命为长沙警察局局长。

刘人爵当时住在长沙浏阳门正街二十五号。他家隔壁有一个茶馆，每天生意兴隆。孙坤带着他的手下就常常悄悄地潜入茶馆，以喝茶为掩护，暗地里窥探刘人爵的行动，策划着暗杀方案。

一天，他们探听到只有刘人爵一人在家，孙坤便叫焦玉印（此人与刘人爵熟悉，是孙坤的手下）借口没有工作，请刘人爵帮忙安插工作为由，踏进了刘家大门。

刘人爵在家里二楼客厅里接见了孙、焦二人。孙坤趁刘人爵转身倒水之际，当即拔出手枪向刘射击，刘中弹后倒地身亡。孙坤赶上去察看，确认刘人爵已死，便同焦玉印一起从容下楼，并连夜离开了长沙……

毛人凤获知孙坤、焦玉印得手后，大加赞赏，随后马上指令发给他们三千元奖金，并每人晋职一级。再将这两个杀手派到云南保密局工作。当然，毛人凤对未能暗杀到张严佛、刘建冰等保密局的高级特务而大感遗憾，并密令各站特务对此二人严加监视，一有时机格杀勿论。……保密局对特务内部叛徒的暗杀构成了毛人凤在大陆最后行动系列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五　解放前夕，上海大屠杀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完了求和文告，却迟迟不引退，一再观望，一再耍赖。

1月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揭露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反革命实力。

1月10日，淮海战役全部结束，蒋军五十五万五千精锐部队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已被解放。

形势越来越对蒋介石不利，他腹背受敌，后面，有解放军的追击；内部，副总统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要将他逼下王座，不得已返回家乡浙江奉化溪口。

李宗仁担任代总统之后，很快把手插进了保密局，毛人凤不仅无能力杀他，李宗仁还要求保密局裁员，并要毛人凤提供详细的报告，把保密局的活动情况、外围组织、地方武装等档案材料整理提交总统府办公室，要求保密局随总统府迁往广州。

在这紧要关头，毛人凤带着他的情妇刘青芳、薛树华随他乘专车去溪口听蒋介石的命令。

一路上三人蓄足精神，向窗外望去，不知身在何地，只有异乡的风景从车窗闪过。三人又是一阵打闹，根本不去管只剩半壁河山、前途渺茫。人生欢乐几何，今夜有乐且乐他个痛快淋漓。

且不说毛人凤和刘青芳、薛树华如何风流，不知时间过的快。车子突然停下，司机回过头报告道："到了。"

毛人凤惊道："怎么这么快？没走多远嘛。"

刘青芳也道："我感觉到才离开南京，怎么会就到了奉化呢？"

然而，事实不得不令三位信服：外面天已大亮，车子停在一个山青水秀的古镇上，那街上涌现出了许多穿了军装的国民党兵，和一辆挨着一辆的轿车。

这正是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小镇。毛人凤等人这才恍然记起因一路快活，忘了时间路程，以至到了目的地还不知道。

毛人凤这才急了起来，飞快地整装准备面见蒋介石。毛人凤让刘、薛两女人在车内好生呆着，自个领了司机兼警卫去了“丰镐房”。

丰镐房是蒋宅之名，有楼房十余间，窗明几净，在这小镇之中，算是上好房屋了。此时，到处警卫森严，蒋介石虽已引退，但来找他的各类大员都是一拨一拨的，每天川流不息。他的势力依然在左右着形势的发展。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李宗仁打保密局主意之事。蒋介石沉默片刻，和毛人凤如此如此一番计议，想出一个敷衍李宗仁的妙计来。

毛人凤从蒋宅领旨回到车上，刘青芳、薛树华正在等着。

单说毛人凤从奉化一边搂着刘青芳、薛树华，尽情地享受连历代帝王都不敢企望的艳福，虽是千里之遥，感觉中只是须臾便回到南京。

回到南京便按照和蒋介石密谋的计划，首先向李宗仁提出辞职，由徐志道担任局长，造了一份只有九十二人的花名册，让徐志道拿着去了广州。

接下来毛人凤考虑到李宗仁会来追查保密局的档案，便将保密局抗战后新建的办公大楼浇上油料，然后谎称“失火”，南京洪公祠一号就这样燃烧了三天三夜，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

由于保密局的全部档案资料被毛人凤一口咬定“全部烧了”，李宗仁便只得到徐志道那份九十二人的花名册。

在焚烧保密局办公大楼的同时，毛人凤已悄悄把重要文献、档案全部迁往上海，把上海作为真保密局的指挥中心，保密局的生杀大权仍紧握在毛人凤的手里。

就这样，在国民党形成了以毛人凤为首的上海保密局和徐志道领导的广州保密局，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真假保密局”。

上海毛记保密局设在蒲石路一百一十八号。原计划能在上海坚持三五年，与共产党作对，事实上形势越来越严峻，解放军势如破竹，上海也岌岌可危。

在这关键时刻，毛人凤召集他的部下，向他们进行政治演讲：“各位辛苦了，我毛某人代表总裁感谢各位！”说着，躬身向部下致敬，然后语带激动地说：“同志们，现在党国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全国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疾风知劲草，动荡识忠奸，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相信各位都是忠于总裁、忠于党国的好同志。因此，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鼓足勇气，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总裁指示我们，保密局组织立即进入紧急状态。针对当前形势急剧变化，首先要求同志们精诚团结，努力工作，与党国共存亡。”说到此处，毛人凤用冷峻的眼神扫视了一下部属，非常沉重地



著名的申新纺织第七厂

说道："过去我们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据一些传来的风声，共产党叫嚷最恨特务，抓住了都要零刀碎剐。因此，我们没有退路了，只有更加多的杀人，杀一个保本，杀两个赚了，杀三个、三十个就是死也死得瞑目！"

毛人凤越说越激动，终至唾沫飞溅，挥着拳头道："同志们，共产党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对待他们，我们各位必须做到心要恨、手要毒。总裁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沦到今天的地步，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太少了。现在我们要猛醒过来，先从上海开刀，来一个大逮捕、大屠杀，血洗上海！同时，我们还要把上海毁平，不给共产党留下一样东西！"

毛人凤越说越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双眼里充满了杀机，装出一副恨不得把全上海人吞在肚里的样子。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血洗上海的行动方案已经基本形成，并拟定了屠杀对象、颁布了奖励办法。具体内容已成了正式文件：

一、凡杀得解放军师级干部和共产党县长以上的干部或起义投诚的蒋军军官、军统分子少将以上的，发给奖金银元五千～二万元。

二、凡杀害解放军团级干部及解放区局长的干部，或起义投诚的蒋军中、上校军官和军统分子的，发给奖金银元三千～五千元。

三、凡杀害解放军营级干部和解放区科级干部，或起义投诚的蒋军中级军官、军统分子少校级的，给奖金银元二千～三千元。

四、凡杀害解放军连级干部和解放区下级干部，或起义投诚的蒋军下级军官和军统分子上尉以下的，给奖金银元一千～二千元。

五、凡在解放区开枪暗杀未遂的，经查明，给奖金银元五百～一千元。

末了，毛人凤又扫视了一圈部下，只见他们一个个情绪不定，面带忧郁。毛人凤嘴角呈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明白这些人的心里，正考虑自己双手沾满了鲜血，一旦全国解放，必被零刀碎剐，因此，充满了临死前的恐惧与悲哀，根本不会去想钱的问题。

毛人凤沉吟片刻，轻咳一声道："关于退路的问题，总裁已经替我们想好了，现在各种重要文献、物资以及有用的人才，正抓紧运往台湾。一旦实在不行了，我们也要过台湾去。但是，不可能大家一窝蜂似的都过去，这不切合实际，一来这边还需有

人工作，二来运输工具也不允许。因此，我个人决定按同志们杀人的多少来裁定谁先去台湾，谁继续留下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毛人凤的话音一落，人群果然开始骚动，特务们交头接耳。这无疑给了他们一线生的希望，一条活路，因此，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毛人凤见自己的话产生了效果，继续道：“大家放手干就行了。奖金照发，我这里由秘书处备了案，到时以奖金的多少定考勤。”

接着，毛人凤又和特务们研究屠杀方案。规定：凡杀了解放军团级以上或起义投诚的国军中、上校军官和军统分子的，必须提了人头面交毛人凤；凡杀一般的解放军干部或国军投诚军官、军统分子，也得割下一只鼻子或一对耳朵，以免谎报。

一切布置完毕后，一时间，上海市一片腥风血雨，第一天，光上海市区一百八十五人命丧特务之手，他们的鼻子、耳朵或者舌头全部被割下，用塑料袋装了堆在上海南阳路一百四十五号保密局办事处，向毛人凤报功领奖。

特务们领了杀人所得的奖金，拼命逛窑子、下赌馆，花完后，又疯狂地杀人领奖。

由于杀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所有的特务发现了一个窍门：杀一个人把他的耳朵、鼻子、舌头、眼珠全部弄出来，谎称是杀了四个人。毛人凤这才发现自己的疏忽被部下钻了空子，才规定一律挖眼睛，奖金也减了一半。特务们杀人杀红了眼，杀上了瘾，杀到最后，不再局限于共产党，只要性起，工人、青年学生、店员也照杀不误，杀了后把眼珠挖下，趁天黑用车装到渤海湾扔在海里，让潮水卷走，让鱼虾吞食。

在这次大屠杀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杀人为乐的杀人恶魔，如徐远举、杨进兴、毛森……

共产党连连打了几个大胜仗，眼看上海就要保不住了，蒋介石马上命令毛人凤一边加紧屠杀，一边帮助汤恩伯抢运黄金、白银和物资到台湾去。

由于杀人发放了大笔钱，毛人凤渐渐感到手头吃紧，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召集毛森、叶翔之、潘其武等人商量，准备抢劫资本家的银行和绑架有钱的资本家。

一听到绑架资本家，毛森便来了精神，还在1946年4月下旬，他就绑架了上海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要挟荣德生的儿子备五十万美金赎人。那个时候他就如此胆大包天，如今国民党反正已经溃败准备逃往台湾了，他更是没有了顾忌，放肆起来。

头一天毛人凤把命令下达了，第二天，毛森就领着大帮手下，扮成劫匪，凭着他们长期居住上海对情况熟识的优势，大肆绑架资本家……当敲诈到钱后，又担心被认出来，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秘密杀害。

毛森是毛人凤的族侄，针对他的残暴和恶毒上海人有意把他名字中间加了两个字：毛骨森森。在上海，没有人不对他的名字谈之变色。为了宣泄他变态的凶残，

常常亲临他的监牢，无故提出犯人，用电刑、坐老虎凳、乘飞机（即吊鸭儿戏水）、灌荷兰水（即用辣椒面和酸醋灌鼻子）、拔指甲、烧红铁丝刺手指等二十多种刑罚一一过堂，看到别人痛苦万状和鲜血淋淋，他的心才感到无限舒服和畅快。

毛人凤对毛森的残暴最为欣赏，常常在公开场所表示道："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同志和部下。"

当有人告诉毛人凤，说上海人叫毛森为"毛骨森森"时，毛人凤得意道："很好，这说明我们军统有相当的威信，别人才怕我们！"

此话后来传到毛森耳朵里，毛森更是得意忘形道："我毛森就是毛骨森森，诸位请看，我满手血腥，连鬼见了我要掉头走，哈哈。"

毛森常常和人说话时，老强调做恶人的好处，同时还喜欢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饿鬼在饿得不行时发现一个屠户和一个乞丐正在野外路边呼呼大睡。两饿鬼商量后一致决定吃屠户，因为屠户一身的肥肉，而乞丐瘦得皮包骨，嚼在嘴里硌牙齿。两饿鬼走近去动手钩魂，屠夫以为是蚊子咬他，顺手一巴掌，同时打一个雷响的呼噜，把两个鬼吓得倒退几丈远，道："不得了，不得了，这么恶的人别说吃他，动都动他不得。"于是回头把乞丐吃了。

话说毛森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很快弄得一笔经费交到毛人凤手里。毛人凤拍着他的肩笑眯眯道："贤侄，真有你的，帮了叔叔的大忙了。"

毛森见毛人凤表扬他，嘴一撇，道："这没什么，很简单的，越是有钱的人命越是要紧。"

毛人凤听了，伸出右手大拇指道："很好，很有道理，可惜的是党国中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个个如你一样，我们绝对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说到这里，毛人凤长吁一气，然后声音略带哀伤道："国共和谈已经破裂了，上海又是一场恶战啊。今天，汤司令（汤恩伯）在金神父路主持保卫大上海的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到时可能有人蓄意破坏，你负责维护会场治安罢。"毛人凤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一下，道："现在会议已正式开始，你快点去，不管发生什么，在这非常时期，你一定要狠、要凶，有责任我来承担！"

毛森领命走了几步，又停步走了回来，道："叔叔，同志们都在问什么时候去台湾?"

毛人凤一愣，很快，他从毛森的眼神里看出他亦存一线贪生怕死的痕迹……心里道：杀人魔王也有贪生的时候。毛人凤想了想，为了稳住他的情绪，道："汤司令开完会，马上回来和我研究。你转告部下，要他们好好干，党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毛森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悻悻离开，回到单位，火速召集部下奔赴金神父路，一路上，手下少不了要问什么时候去台湾，毛森只好敷衍道："快了，完成今天的任务毛局长就会有明确的答复。"

毛森率众来到金神父路，老远，就被黑压压的人群、大幅的标语、喧天的口号惊

得呆了。

一会儿，先去的特务回来向毛森报告，说有人听得汤恩伯要在这里举行保卫大上海的会，煽动工人、学生说上海又要打仗，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如潮水般涌到这里，高呼口号，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解放上海。

毛森爬上车篷顶，看得上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口号震天，有的呼喊"上海人民不需要战争"，有的呼喊"打倒特务"。毛森竟从如云的横幅上看得有"打倒毛人凤"、"打倒毛森"的标语。

毛森火起，恶性又发作了，咬牙道："看你们如何打倒老子！"

说着，带领特务冲入人群，一路挥着早备好的皮鞭，逢人就抽……如此抽打了一气。自己也被砖块、石头、水果打得鼻青眼肿，不禁更恨得牙齿痒痒，于是，马上去附近的电话亭与毛人凤联系，叙述工人、学生众多，无法开展工作。

毛人凤在那头吼道："你一定要想办法压住、压住！"

毛森也叫道："人太多，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停了片刻，毛人凤在那头咬牙切齿道："你先不要动，稳住他们，我马上替你想个办法出来，你等着看热闹好了！"

毛森放下电话，搔着皮头，看一眼越来越多的抗议人群，说什么也想不出毛人凤会有什么妙法。

耳朵里都是震天的口号，满眼都是晃动的人群，毛森摇摇头手脚无措，杀人魔王遇上了难题。

抗议的群众越来越多，连正在准备主持会议的汤恩伯都被围困在屋里反关了铁门无法出来。口号声直震九霄。毛森等准备用枪扫射，但一回想起刚才用皮鞭抽打都激怒了群众被砸得鼻青眼肿，一旦开枪，激怒了群众，肯定会被撕成肉片，因此不敢造次，只是等着毛人凤来替他想办法。

正想着毛人凤会用何"妙法"时，突然井然有序的人群开始骚乱，紧接着只见一队全副武装的装甲车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人群……

毛森兴奋得拍手叫道："高，高，毛局长实在是高！"叫罢，便领着手下躲在阴暗处向人群放冷枪。

人群被冲散后，有跑得慢或绊倒的很快就被车轮辗成肉泥。又有被枪弹击中的倒在地上，装甲车辗过，一块块的肉粘在履带上！

半个小时后，人群散去，只留下一地模糊血肉和零零散散没被车轮、履带辗死的伤员在呻吟……

对毛人凤的"绝招"毛森非常佩服，在他当晚向毛人凤汇报请示工作时夸道："别人说我是杀人魔王，比起叔叔来小侄自愧弗如，那么，您就是王中王。"

毛人凤笑道："这种雕虫小技算不了什么，几秒钟的灵感，不过对付这种大规模

的暴动还是很管用的,我们就把它起名为'飞行堡垒'罢,今后还有用得着的时候。"

毛森道:"妙,这名字很妙。"

毛森汇报完金神父路的善后处理情况,毛人凤马上又指示道:"为了有利于前方作战,暂时稳定上海,以前的逮捕和屠杀还远远不够,从明天开始,全上海再来一次规模浩大的逮捕,凡有嫌疑者一律格杀毋论,已经逮捕的人也全部杀掉,一个也不留,铲除后患!"

毛森领了命,还不愿离去。毛人凤会意,拍着他的肩膀道:"善森(毛森的别名),不要急嘛,去台湾的事,今晚和汤司令研究,等你完成了逮捕屠杀任务,我马上安排。"

毛森红着脸道:"我都没所谓,既然干了杀人这一门职业就不怕被人杀,这一辈子杀了这么多人,就是死,也赚了。问题是下面那帮同志,都说有儿有女的,所以……"

毛人凤道:"好一个'就是死也赚了,'我就欣赏这句话,好好回去劝慰同志们,他们妻子儿女也是党国的妻子儿女,总裁会时刻记在心上的!"

毛森下去后,一面安慰手下,一边带领他们先按警备司令部拟定的名单,在全市范围内大逮捕,带人冲进宋公园,指挥逮捕正在那里聚会的上百名"嫌疑犯",押解回来后全部枪毙了,紧接着,又急命上海南市看守所,枪决所有在押犯。

此时,解放军百万雄师已过了长江,毛人凤、毛森及所有保密局特务们已听到了上海市郊外激战的枪声……

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这些平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轮到别人杀他时,便惊慌起来,尤其想到双手已沾满了鲜血,更盼望着毛人凤放他们一条生路,一齐聚集到指挥所,听候命令。

毛人凤待众人安静了,拿出一份材料在手里挥了一下,表情严肃道:"共军已兵临城下,大家都听到枪炮声了,再过一天,也可能是一个小时,上海就成了别人的城市。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诚战士,这次一共屠杀了各类进步人士一万三千多名,平均一人杀了几十名。这种成绩是巨大的,总裁也是很赞赏的!针对这些情况,委座很关心同志们,现在,我向大家报个喜:你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已到了台湾,在那里安定下来了!"



几十万上海人民参加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南京路上长长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众人莫名其妙地面面相望，都如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形势远比估计的还要严峻，这时，有一颗流弹已飞临了指挥所的瓦上，落下时发出乒乓的滚动响声。特务们都是用枪的专家，懂得步枪、机枪的最大射程，都惊得张口结舌。

这时，有一个特务最先省悟，请示道："毛局长，先不要说别的了，快安排我们撤退罢！"

毛人凤把手一举，宣布道："凡是上海站的同志们，你们不能走，留在上海做潜伏工作！"

国民党自大陆抢运黄金到台湾



众小特务惊恐万状，嘴巴张得像碗口。

突然有人省悟过来，掏出手枪对准毛人凤道："好呀，你这么黑心，原来是想把我们当肉填老虎口！

省悟过来用枪对准毛人凤的正是毛森。

说时迟，那时快，毛人凤身边的叶翔之、徐远举、杨进兴等人也掏出手枪对准了毛森。

毛人凤冷笑示意叶、徐、杨等人放下枪，道："你们大可不必这样，量他毛森也不敢动我，不仅他的家人，同时也包括他手下人的家人都已运到了台湾，全在我的控制之下，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是老老实实忠于党国，一心一意潜伏下来和共产党作对，你们的表现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你们家人在台湾的生活待遇和前途。年轻人，别激动，替生你养你的父母想想吧，替你生你养的儿女想想吧，也替你爱的妻子想想吧！谁无双亲、谁无子女，人心都是肉长的，难道你们忍心让他们受苦受难？"

毛人凤的一席话，把毛森说得放下了枪，把几名想动手的毛森部下说得打消了念头，把一些特务说得流下了眼泪……

毛人凤这才平静地道："请同志们体谅我的一片苦心，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我和汤司令一起研究决定的。为了安全转移你们的亲人，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就用船送走了。同时，也请同志们相信总裁，相信党国，要不了多久，我们会打回上海，和大家团聚的！"

这时，有人小声埋怨道："送走我们的亲人，也得先招呼一声嘛，说不定这一别就成了永远，连一句话都没谈。"

又有人道："他要让你知道就不会这么做了，这明显是把我们的亲人当人质，逼着死心踏地替他卖命。"

……

毛人凤装作没听到的样子，继续他的"演讲"和"训话"。

原来，自从把各位特务的家人送往台湾后，为了稳定情绪，一直没有告诉他们。那一次运送是秘密进行的。

同时蒋还决定：

1. 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尽数运往台湾；

2. 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

3. 棉纱、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

4. 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5. 帆船及大小木船三千多艘，其中约有一千五百艘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6. 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两个总队专门护运；

7. 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长江榴杓处理公务；

8. 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

这批货物和特务家属很顺利地到达了台湾，并得到妥善的安置，毛人凤才放下心来，布置上海结束前的大屠杀。

枪声骤起了，掉在瓦上的流弹不再像初时那样疲软，已显出了它的力度，有的甚至穿透过来，给特务们造成了不安的骚动。

毛人凤见时机已到，向文强、徐远举等人递一个眼色，几位手下会意，拥着毛人凤走出门去。

这时有留下来潜伏的特务问道："毛局长，你去哪？"

毛人凤挥着手微笑道："同志们，好好干吧，



武汉街头

再见!"说着,车门早由徐远举关上了。

有的特务省悟过来,摸着头道:"糟了,我这张脸蛋,有很多上海地下党认识的!"然而,毛人凤的防弹车已经开出了很远,扬起一串灰尘。

车上,毛人凤闭目养神。徐远举侧过身来,夸道:"局长,你这一招着实厉害,这些家伙今后不得不老老实实替党国卖命了。"

毛人凤的双目没有睁开,但脸上得意的笑容是显而易见的。车辆已开出了市区,再也听不到城北的枪声了,这时,特务们紧张的心总算安定下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后座的叶翔之探过身来问道:"局长,我们准备去哪?"

毛人凤的眼睛仍然没有睁开,只简单地说了两个字"重庆",身子随着车辆的颠簸而摇晃。

本来,他计划在上海再多杀一批人才离开的,没想到解放军的攻势那么猛烈,弄得他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原想离开时带几名上海名妓在车上,一路调情解闷,度过长途跋涉的寂寞。

凭感觉,车子已开出了上海进入到郊县一些偏远的地方。毛人凤睁开眼,果见外面青山绿水,小桥古村,显出几分古朴的幽雅。

望着这秀丽的风光,毛人凤来了情趣,坐了起来,打开了车窗,任由风吹进来拂着面孔。

突然,一道鲜艳的颜色映入了眼帘,毛人凤双眼一亮,心灵涌起了一丝幽幽的快感,这丝快感越来越明显、扩大,升华成了悠长的渴望。

那是一位去井边浣衣的乡村少女,穿着一件乡下少有的大红上衣,装束着已经成熟的胸部低头走路……

然而,车辆一闪过去,那位穿红衣服的浣衣少女已从视线中消失,毛人凤搓着手,心中生出无限遗憾。

遗憾过后是亡羊补牢的念头,毛人凤命令司机道:"停下,停下,开回去!"

司机只好停下,莫名其妙地望着毛人凤,众人也不明白毛局长为何下令停车。

毛人凤道:"把车开回去,刚才右手边的那位红衣女人很好,给我弄上车来。"

这时,特务们才明白毛人凤的意思。司机伏在方向盘上,望着外面,脸上露出为难之色。原来在这种小镇上,路面非常窄小,车调头必须要到了尽头才能找到地方,而且不知道要开多远。

徐远举道:"局座,刚才那穿红衣服的女人我看得最真切。"

毛人凤问道:"噢,你也看到了?她长得怎么样?"

徐远举道:"不知局座看真了没有,我是看得很仔细的,身材是不错,只可惜脸上的麻子……"

毛人凤一听那位令他心动魂荡的红衣少女竟是一位麻脸，就没有兴趣了。

徐远举道："不过局座要是憋不住时，我可以去把她抓了来，和你玩玩。"

毛人凤连连摆手："罢，罢，你当我没见过女人似的！"

徐远举见毛人凤又闭目养神，窃笑了。原来那位红衣少女到底长的啥模样徐远举并没有看清楚。但他知道，车已开了这么远，路上又不能调头，到时劳动的还是他这手下，再有，这青天白日的在异乡他地抢一个女人会遇上什么麻烦是不得而知的，因此，只好用了这个计谋。

这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毛人凤初来军统时就是他去崇德县接迎的。不久，他就奉戴笠之命随同班禅去了西藏。几经周折，吃尽苦头，在青海途中还差点丢了老命，幸好强盗们只将班禅活佛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磬、金锣等法器抢去，不曾害他们一行性命，只吓得个半死，留下一辈子的惊悸。

徐远举从西藏回来后，仍在军统工作。一开始，他是郑介民的人，后发现毛人凤表面一副笑脸，内心却很有城府，而且极会伪装，本身是凶神，倒能扮成菩萨模样出来。从这一点，徐远举看出毛人凤将来一定能把郑介民踩在脚底下，因此，就决定弃郑投毛。

后来，毛人凤帮助徐远举渡过婚姻难关，徐远举便正式成了毛人凤手下最得力的杀手。

关于徐远举的婚姻风波，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过。徐远举在老家原是订了婚的。岳父姓马，名直斋，也是大冶县有名的富户之一。民国初年，马直斋病故，留下排行六、八两女，其中八女马紫英、人称马八妹的，就是徐远举的未婚妻。她比徐远举大，见徐远举到南京后来信日渐减少，加之自家家境每况愈下，担心未婚夫官做大了，一纸休书将自己抛弃，有失体面。于是马家便三番五次地去找徐雍生，让他给儿子尽快完婚。然而徐远举对父亲的再三催婚，置若罔闻。徐雍生和马家商量后，决定亲自带着马八妹去南京给儿子完婚。这样，一来可免伤两家的和气，二来也可迫使他就范。

可是，徐远举自加入军统组织后，深知本社的规矩。凡该社人员的婚事，必须经过审查批准，才能办理结婚，否则，就要以破坏"团体规矩"论处，他自己确实也难得做主。徐雍生得知此情，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戴笠，说远举和八妹从小青梅竹马，又是父母所定的娃娃亲，两家都是大冶县有名的富绅，不仅门户相配，而且郎才女貌等等，说了一大堆。戴笠见八妹情真意切，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结婚后不会对徐有什么不良影响，便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于是他们即在南京完婚，于1934年生下了长子兴慰。

1940年徐远举调赴西昌，充任西昌行辕三处处长。行辕主任张笃伦带着妻儿和寡居的妹妹张笃和及外甥女一同赴任。正是这种巧合，引出了徐远举婚姻生活的

戏剧性变化。

张笃伦的妹夫耿丹(字仲钊)与张是同乡,又是同学,早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读书时,耿丹的忠厚耿直,聪敏干练,就赢得了张笃和的爱慕,以后二人在北京成了婚。

1914年,耿丹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北大任教;其妻笃和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1926年耿丹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恽代英派遣,在武汉策反原湖北二师师长刘佐龙倒戈,配合北伐军攻城。城破后,该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五军,刘任军长,耿丹任党代表兼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刘佐龙在蒋介石的唆使下,杀害了耿丹。张笃和失去耿丹,顿觉失去了希望,她痛不欲生,万念俱灰,遂遁入空门,终日与青灯黄卷相伴。后经女儿和同事们的苦苦劝慰,才还俗回家。

1937年冬,日本军队进入了中原,武汉不时遭到日机轰炸。张笃和带着三个女儿逃到四川,然后随同张笃伦来到了西昌。就在张笃和母女来西昌不久,徐远举便来到了西昌行辕。徐远举经常出入于张的官邸,结识了耿家姐妹。这时,他既然要飞黄腾达,就需要有一个有靠山的妻子,他的发妻马紫英虽说从南京也逃到了四川乐山,但她并不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于是他便有意追求耿家的女儿。

耿丹的兄长耿伯钊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声望很高,党国要人都敬畏他三分,其弟耿心与徐远举共事,在西昌行辕任上校总务组长,再说张笃伦的二弟张仲宣是民社党的重要成员,三弟张笃先是陆军少将。张、耿两家在宦海中人多势众,徐远举心想,若能和耿家联姻,岂不为自己飞黄腾达提供一片肥沃的土壤?

可是正当他把感情的触角伸向耿家三女时,耿、张两家发现情况异常,遂将三女出嫁。然而徐远举生就了一个不安分的性格,马上将触角射向耿家的另一个女儿耿五陀。她比徐远举小11岁,不仅貌美,温柔多情,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风度颇带几分洋派,只是父亲早亡,虽有舅父接济,总不免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也十分渴望找个如意郎君,好有个依托和归宿。她见徐远举一身戎装,不苟言笑,但往往以目传情,使她怦然心动,就这样耿五陀不知不觉地落入徐远举精心编织的情网之中,两人经常出入舞厅、剧院。耿、张两家见状,只好同意他们结婚。

可是,正当徐远举沉浸在婚后的甜蜜中的时候,有人将他俩的婚事告到了军统直属的督察室,同时也传到了宋美龄那里。其实停妻再娶这种事在党国政要中可说司空见惯,怎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说起来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军统尽管在镇压革命方面一致,但内部向来充满矛盾,所以宋美龄一向对军统很注意。她听说徐远举停妻再娶,便让毛人凤"彻查具报"。这时的毛人凤,正和郑介民、唐纵争夺局长职位。为了争取黄埔生的支持,毛人凤接到宋美龄的指示后,认为这是拉拢徐远举的好机会。于是急忙电令徐远举火速来京,二人经过两度密商,毛、徐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交易。毛人凤便指使徐远举绝口否认停妻再娶,瞒天过海保徐过关。

第十三章　卑鄙手段:大屠杀,大爆炸

南京、上海相继丢失,蒋家政权土崩瓦解,毛人凤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企图以西南为根据地,希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事与愿违……眼看西南不保,毛人凤开始指挥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云南省主席卢汉决然起义,毛人凤用尽离间暗杀等手段,仍不能避免云南的和平解放……

一　烹煮小孩喂狼狗

话说毛人凤来到重庆,国民党已节节败退,整个中国很快只剩下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和西藏还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这五省区,地形十分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贯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横川、鄂、湘、黔边境,成为西南诸省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尤其四川盆地周围,都是山地和连绵起伏的丘陵,山陡路窄,崎岖曲折,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谓。而长江自万县以东,穿巫山流入鄂境,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二百多公里的峡谷地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极为险要,交通极其不便。因此,毛人凤自信在这里可以稳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国民党蓄足精力或美国来支援,就可以进行反攻。

自从当上局长后,据心腹们在暗地搜集的民意测定,一致反映他毛人凤比戴笠还毒辣十分。毛人凤听后,心里不仅没有反感,甚至还有几分得意。他计划这辈子就以凶残和恶毒让自己名留千古,塑造中国历史上的恶人形象……

在凶残的同时,他也准备放纵自己,尽量玩乐。回想起来,这辈子玩的女人不少,但没有一段能像唐太宗拥有杨贵妃、戴笠拥有胡蝶那样的艳遇。

此生,毛人凤的最高目标是京戏皇后于素秋,但两个人的缘分一直未到火候。

当初,于素秋在重庆演出,毛人凤本来不管如何要和她见上一面的,无奈蒋介石恰巧下令还都南京,他作为军统的当家人当然无法抽身。

后又听说于素秋在重庆长期演出,把向影心的朋友周伟成的国风戏院挤得倒闭。那时候,也想去一趟重庆——结果,国民党内有人趁机起哄取消军统,毛人凤的色心又被忧心取代了。等斗垮了郑介民,登上局长的位置后,内战又爆发,李宗仁逼蒋介石下野……这一连串的阴差阳错,有时候真使毛人凤失去信心,怀疑自己这辈



戴笠随同蒋介石检阅中美合作所全体学员

子都只能瞻仰于素秋的玉颜,不能与之会晤。

从上海回来后，由于战事频繁，四分之三个中国已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对于素秋真个是彻底失望了……如果此生非要缘上于素秋,除非奇迹发生:反攻共产党,夺回江山,于素秋就会来到他的怀抱……

人,总是抱着希望的,纵使国民党只剩下西南五省区,毛人凤还是一边期待奇迹出现,一边负隅顽抗。

这一天,毛人凤刚和薛树华厮混罢从密室出来,徐远举便进来向他请示工作。到最后,徐远举想起一件事来,道:“局座,中美合作所留下了一大群军犬,这些宝贝一天要吃很多东西,是否把它们处理掉?”

毛人凤明白徐远举“处理掉”的意思,忙止住道:“不行,这些东西不能杀,对付共产党还有用得着的时候。”同时,他还吩咐对各项工具都要严加爱护保管,说保密局还会扩大恢复到最强盛的那种局面。

徐远举道:“可是,可是这些宝贝以前是吃惯了肉的,现在肉价那么贵,又缺乏,哪有喂它们的?”

毛人凤听罢,沉默良久,想出一个办法来,招手让徐远举附耳朵过去,如此如此一番权授。

徐远举听得,先是一惊,继而点头表示赞同。

毛人凤问道:“管军犬的是哪一位?”

徐远举道:“是杨进兴。”

毛人凤点头,道:“嗯,这同志不错,为党国什么事都敢干。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同志。”

杨进兴是浙江宣平人,身材高大,长得浓眉横眼,一脸横肉,他是军统特务中的后起之秀,其凶残不在徐远举、沈醉、毛森、赵理君之下,曾经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杀害于松林坡原戴笠的车房前,并浇上六加仑汽油焚尸。

杨进兴出名是在 1947 年 9 月 13 日,将尚承文、朱念群、张占鳌骗出白公馆看守所,说是“到南京安排工作”,解到钟家山中美合作所的一间房子里,想试验电刑

杀害,谁知电压不足,把几个人电得跳起来。杨进兴杀性起,将这些曾经是他“朋友”的人用十字镐一个个啄得脑浆四溢……

毛人凤对他的手下越是凶残会越器重,因此,杨进兴很快升到中美合作所看守所所长。

中美所是国民党在重庆设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犯的集中营，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它属下的两个看守所。

从外观上看,中美所位于歌乐山缫丝场,方圆四五十里,建有几百栋房屋,有办公室、特务学校、电台、监狱、军火库、射击场、汽车场、修车场、坟场、医院、酒吧。不管什么时候,这里戒备森严,它用围墙、碉堡、岗哨、警卫严密地包围起来,任何外人不得接近。

1941年，国立六中有四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从歌乐山的小路下山，误入中美所禁区,被抓了起来,首先严刑拷打,见不是什么“间谍”时,才没有杀,但长期关在这里,至今未释。

中美所所占用地,全是当地土居,各有其姓,以钟姓居多,因此,中美所的主要房屋都耸立在钟家山。

建所之初,军统先划了范围,范围内的民房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拆除,否则强行驱赶。

因为这些居民在极短的时间内不能建好新房，和军统发生纠葛后被枪毙的事也时有发生。

有一位钟姓人家的媳妇,因为刚生孩子,没有马上搬走,特务们强行把屋顶拆去,将她家的男人投进监狱。没想,当晚狂风大作,大雨倾盆,产妇因为产后虚亏,加之没人照顾,第二天产妇和她新生的婴儿竟活活被雨水淋死了。当时戴笠知道后,说道:“这是一个好榜样,以后看有谁还敢赖在房子里!”

以后,拆除钟家山东面步云桥一带几十间民房时,有些老人舍不得离开住了几辈子的老家,被特务推倒在地,有位70岁的老人当场中风死去。

当时,在中美所附近一带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看中自己的房子,弄得马上无安身住处。

一天,戴笠一行去看仓库用地,因仓库是放弹药的,所以得离得越远越好,便走出中美所的范围察看。

在返回的路上,经过一处农民住的草棚,戴笠看到一个小男孩在逗玩一对嫩黄的小鹅。戴笠觉得很好玩,便走近去看,和小男孩一起玩,问他的名字,几岁了。小男孩回答他叫木大红薯,快9岁了。戴笠一听“木大红薯”这名字有意思,大笑起来。

这时,这一家人都惊慌起来,因为一看那副前呼后拥的气派,加之天天在担心拆房子,所以当听得戴笠大笑时,全家人便一齐向他跪下来,连说他们家里人多,找

不到房子，请开开恩准许住下去。戴笠先是莫明其妙，继而又放声大笑，笑够后向他们解释不是来要房子，是看看这对小鹅，全家这才爬了起来。戴笠离开后，那家的大人狠狠地掴了“木大红薯”两耳光，骂他不该这时候去外面放鹅，接着，又把鹅摔死了。

仓库建好后，梅乐斯又从美国运来一批良种军犬，在离仓库不远处修建了警犬屋，计有一百多条。戴笠原来认为这些活教材可以由军统警犬室来繁殖，美国人看过军统的警犬后，连戴笠最称赞的那条名叫“小琳”的第一号警犬，都认为品种不纯，不够条件，便决定全部由美国运来。

中美合作所解散后，这些警犬由于管理不善和水土不服死去了大半，到现在只剩下三十多条，每天需吃大量的熟肉。杨进兴觉得这些警犬没有多少用处，便报请徐远举，建议杀了吃狗肉。徐远举做不了主，只好请示毛人凤，毛人凤不同意，针对徐远举提出的“狗食”问题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又话说中美合作所钟家山外围有一个大村庄，居住了以钟姓为主的两百多户人家。最近，村子里连连发生了一件怪事：平均每隔一二天就有一个小孩失踪。

农村人迷信，以为是附近出了妖精，专吃童男童女，闹得有小孩的人家惶恐异常，白天把小孩锁在家里才敢出门做事。

结果，这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好玩耍是小孩的天性，父母把他关在家里，稍大一点的总会想办法出来，或爬窗户、或钻地脚、或用锄头打洞……于是，还是无法避免小孩失踪。

传说和谣言越来越神奇，说是有一位蛇精快要修炼成仙了，在成仙之前必须吃一百位童男童女，否则将前功尽弃……蛇精会飞天遁地，会变化成飞虫，因此，谁也阻止不了它吃一百个小孩……说得有鼻子有眼，令人汗毛倒竖。这时候，父母们不再掉以轻心了，轮流在家看管，到了晚上也换班守在床边。一段时间小孩没有再失踪，结果，邻村的小孩又开始失踪了……弄得到处人心惶惶，大家集资请道士治妖，有的还建议在峨嵋山请高僧。

在中美所仓库不远的草棚里有一户人家，也姓钟，这家有一个 13、4 岁的大男孩，叫名钟大红，因为他的头长得特别大，又喜欢吃地瓜，因之被人起了个绰号：木大红薯。

木大红薯从 12 岁开始做烤红薯生意，每天挎一只竹篮到附近各个特务居所的外面卖，因此和特务混得熟了，可以自由出入像仓库岗亭、警犬场厨房之类的场所。

一天，木大红薯卖完烤地瓜返回，因为热，流的汗多，口干得厉害，附近又没有水井，只好忍着去警犬场讨口茶喝。

在警犬场木大红薯认识一位名叫杨进兴的汉子，这位汉子从小就喜欢抱着木

大红薯玩耍,摸他的小鸡鸡,要他叫"爸爸"、"爷爷"和祖宗。叫"爸爸"给一个铜板,叫"爷爷"翻倍,如此混得熟了。

合该这天有事,杨进兴被毛人凤叫去屠杀一批"坏人",离开了警犬场。

木大红薯一连叫了几声"杨所长",见没有人答应,径直去了厨房,寻得水缸喝饱了水,本该离去,突然闻得一股熟肉香,四下里一寻,见一口大锅里炖着一锅什么,肉香正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

木大红薯想着该是警犬场又死了警犬,以前凡死了警犬都由特务们炖熟"打牙祭",他也捞过不少油水。

木大红薯自言道:"今天杨所长不在,我多偷一篮子回家给全家打次牙祭!"说着,寻了勺,揭开锅盖,一股热气和着肉香扑鼻而来……

木大红薯摇摇头,待热气散尽,只见一锅肉汤像母乳一样白,肉全没在汤里。木大红薯用勺在里面捞,先捞出一块肉来,像小猪的腹部,又不像,放下,想捞块大的,这一回捞出的竟是一个小孩手,五个指头张开……木大红薯大吃一惊,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正欲逃离此处时,门外已有脚步声,接着又有人的说话声。

木大红薯吓得呆了,逃也没处逃,唯一的办法是藏起来,藏在何处呢?对门灶边有一大堆柴禾,先躲进里头再说。

木大红薯藏好后,说话的人已经进来——正是杨进兴和另外一个人。

杨进兴道:"徐处长,你先去看警犬罢,我来看看犬食炖得怎么样了。"

那个叫徐处长的人说:"别急,天太热了,先坐一会儿,歇口气。"

两人座定后,那个徐处长吸了一下鼻子,道:"怪呢,人肉熟了也有香味。"

杨进兴道:"不仅是气味香,味道也可以,每次我都吃了那颗心,炖、炒、蒸都有一番风味。等会儿你尝块肉罢,要吃心,等有了我再留给你。"

徐处长道:"你该收手了,最近四处风声很紧,待事情败露,不好收拾哟。"

杨进兴道:"这是毛局长指示干的。有事你不是说由他顶么?"

徐处长道:"毛局长只指示用人肉喂狗,并未指定你逮小孩喂狗嘛。"

杨进兴道:"大人小孩反正是一回事,杀大人费事,杀小孩用一枚糖果或者一只汽球就哄来了,省事的事不干才是傻瓜呢。"

徐处长道:"好了好了,见好就收,出了事吃不了兜着走。"

杨进兴道:"不会的,我干得非常秘密,用小东西把孩子骗了来,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不哭不闹,谁会怀疑?等进了屋,门一关,就万无一失了。"

一会儿,徐处长道:"杨所长,我口渴,你寻些茶来我吃。"

杨进兴道:"这里从来不吃茶,水是地下摇出来的,跟泉水一般。"

又一会儿,杨进兴道:"啊呀,我的水缸盖有人动了,谁会到这里呢?"

接着,徐处长又道:"杨所长,你是怎么搞的,连锅盖都忘了盖,万一给人撞见怎

么办?”

杨进兴扔下手中缸盖,奔至灶后,拾得一只竹篮,认出是木大红薯的,变色道:“不好,这事给木大红薯知道了,我得想办法寻他出来杀人灭口!”

木大红薯听得,吓得牙齿打架,身子发抖。

接着,杨进兴道:“徐处长,你先把屋里搜一遍,我去把他全家杀了!”

徐处长道:“不可,不如一齐搜了屋里,再去杀他全家不迟,不然,青天白日,一个人对付一家不好办。”

木大红薯只觉得天旋地转,世界末日来临了。

那位徐处长正是杨进兴的上司徐远举。两人先在门角、柜内、地洞里寻了一会,见寻不着,杨进兴道:“快,去他家里,离这不远!”

两人出了门,又听得脚步声急促地由近而远,木大红薯才惊魂未定地从柴禾里出来。想一家人马上遭杀害,不禁又急了起来,后悔一时贪心未思及家人,欲出门回家报信,马上又想道:这不好,他们要杀的是我,如果去家里见不着我,只要探得他们不知此事,说不定还不会打草惊蛇,我且用报纸包一只手绕道通知村里人,唯有如此这般才能救家人和自己。

木大红薯从一张厨柜上拿了几张军统办的《新华时报》,由锅里捞出手来,也顾不上烫手,包好放在竹篮里绕道奔钟家庄去也。

再说杨进兴、徐远举来到木大红薯家的草棚外面,见一家正在吃午饭,便小声商议。

徐远举道:“这样冒冒失失杀人不妥,先探个虚实,若木大红薯在家里,证明他们已经知道内情,我们就潜伏在附近,只要他们不外出通报,就稳到半夜才行动。这些农民,你没必要把他们想得很复杂。”

杨进兴觉得有理,便不打草惊蛇,装成随便走走的样子暗中窥视着茅棚的动静。

徐远举、杨进兴分析,农民人家,没有经历过什么,如果一旦得知“蛇精”出在保密局里,一定会惊慌。

俩人静心观察了半小时许,见茅棚中人吃完饭后全都泰然自若,不惊不慌,对两位特务的注视置若罔闻。

杨进兴于是断言道:“木大红薯这小子没有回家!”想着时,突然一拍大腿,惊道:“糟了,我们上当了!这小子平时极鬼精灵怪,说不定已绕道去村庄报信去了!”

徐远举闻知,也连连搔头,道:“麻烦了,麻烦了。这次责任应全由你承担!”

杨进兴听得,知道到时候毛人凤为了推卸责任,肯定会假正经拿他开刀平民愤的。在这种时候,他仍抱最后一线希望道:“别急,我俩先回去把炖着的人肉销毁了,到时来一个死不认账,凭他一个小孩说也不会有人相信!”

徐远举点头，认为这还有点道理，转而又想："万一他拿了一样什么证据呢？"

杨进兴搔头皱眉道："这小子可能没有这么厉害罢？"

徐远举道："先不管他是厉害还是蠢货，回去看看再说。"

两位回到警犬场，只见灶门口的柴禾散开了，灶后的竹篮也不见了。登时明白了一切，杨进兴连叫"苦也"，道："到处都寻了，当时我本想着去柴禾里寻，又想天这么热，又是灶台前，可能不会在里头，没想正是这疏忽酿成了大错！"

徐远举道："你别大错小错的了，快查一查少了什么。"

杨进兴这才醒悟过来，用勺在锅里捞了起来，捞出一件，没地方摆，叫道："徐处长，帮我去厨柜上取几张报纸来垫一下，免得弄脏，这外国狗像人一样懂得卫生，粘有灰尘的不吃。"

徐远举寻了一回，寻不见，不耐烦道："什么鸟报纸，我没看见！"

杨进兴道："是薛树华办的那种《新华时报》，一共三张，走时还在厨柜上的。"

徐远举道："出这么大漏子了你还瞎讲究个×，摆地上得了！"

杨进兴只好一件件捞上来，头呀、身呀、腿呀地数了几次，偏偏就少了一只手，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这种惨绝人寰的恶迹放哪个国家都得碎尸万段，想着如何对策时，外面已打杀声起。

杨进兴道："不好，徐处长，我们快逃！"说着拔腿便跑。

徐远举命令道："你找死呵，快把人肉毁了！"

杨进兴无奈，只得操起勺子将人头脸上的肉全刮下来，使人认不出面目，然后才拼命逃奔——前面，徐远举已像兔子似的早跑得不见了影子。

话分两头，那木大红薯绕道来到钟家庄，拿出一只炖熟了的小孩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番，立即钟家庄的男女老幼全部聚拢来，一个个义愤填膺。那些有小孩失踪了的人家更是呼天号地，拿锄头、柴棒、扁担、菜刀出来，发疯一般叫喊着要报仇。

没多久，全村人老到八十多岁的大爷，小到才开始知事的十几岁男孩，一个个手里拿着家伙，聚集到大院里，在族长的统一指挥下，一路呐喊着浩浩荡荡拥向警犬场。

愤怒的人群来到警犬场，杨进兴、徐远举刚好离去。为了宣泄满腔仇恨，不容分说，先把警犬场的锅、灶、水缸、木桶等等用具全部砸了，又来到警犬室，用鸟铳、石头、砖块等物，把几十只美国警犬打死，把屋子柱头推倒、踏平，然后才浩浩荡荡开赴局本部。

因为人多势众，守门的没法拦住，对天鸣了几枪，全无作用，也只能由他们去了，免得吃了眼前亏。

且说徐远举、杨进兴逃离警犬场，回到局本部，径奔毛人凤办公室。徐远举率先报告道："不好了，局座，钟家庄纠集附近一些村庄的村民杀进来了！"

毛人凤一惊，问是怎么回事。徐远举如此这般如实叙述一遍，杨进兴吓得在一旁低头垂手大气不敢出。

毛人凤听了徐远举的叙述，离开太师椅，阴着脸，来到杨进兴身边，从头至脚看了一看，突然抓起他的腮帮，命令道："抬起头来，看着我！"

杨进兴自知难逃一死，办公室内的叶翔之等大特务也替他捏了一把汗，都把目光投向别处。杨进兴环视四周，见没有人替他说话，心一横，说道："局座，附近的小孩都是我一个人炖了喂警犬，要杀要剐我心甘情愿。只有一事相求：不要为难我的老婆和女儿，能让她们活得下去。"

毛人凤突然一阵怪笑，"乒乓"两记耳光掴得杨进兴眼冒金花，当着众特务道："好样的，就为这我得奖你两记耳光！"说罢，又把杨进兴拉到身边，拉着他的手对众人道："同志们，杨进兴同志不愧为我们保密局的骄傲，我要他用人肉喂警犬，他竟创造性地执行了我的指示，用小孩喂警犬……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党国每一个同志都能这样，别说是老乡，就是共产党也奈何我们不得！现在，中华民国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了，我希望每一位同志都能成为共产党闻风丧胆的英雄！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要狠、要毒、要凶、要残暴、要杀人如麻……"

毛人凤越说越激动，这时，外面有人进来，小声向毛人凤报告钟家庄的群众已冲进局本部。

毛人凤皱了皱眉头，刚受到表扬有点飘飘然的杨进兴道："局座，架起机枪把他们全部干掉吧！"

毛人凤抬手制止道："不，党国越是到了这种时候，越是要在人民群众中注意影响。就让他们来吧，无非要求惩罚凶手，我自有办法对付。"说着，招手让叶翔之过去，附着耳朵一番权授。

旁边的杨进兴见了，以为毛人凤又要玩什么阴谋，"扑通"跪在地上，叩着头道："毛局长，你一枪毙了我罢，千万别把我交给他们！"

毛人凤笑道："进兴同志，你放心，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你的，现在党国正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呐喊声由远而近，人群很快就拥到毛人凤办公室的大门口，黑压压一大片，都睁圆了愤怒的双眼。

杨进兴听得外面的人叫嚷着"把毒蛇精交出来"，吓得浑身筛米般抖着，求助地望着毛人凤。

毛人凤的嘴角浮现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拍了一下杨进兴的肩，吩咐身旁的卫兵道："你领杨所长去密室躲一阵罢。"

杨进兴去了密室之后，毛人凤在众人的簇拥下，从客厅来到门外，脸上带着平日常见的笑，举起双手道："乡亲们，乡亲们，请安静，安静！你们这样吵吵嚷嚷，到底让我听谁的呢？"

农民们估计前面这位说话的小个子就是保密局的头头，因此，也就安静了。

毛人凤道："乡亲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请派几名代表吧，保密局是拥护领袖、保卫你们的组织，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人群中走出一位约六十来岁的老者，用带有沉重土音的四川官话道："我们听不懂你的大道理、官腔，只会说实在的，点着盘子讲菜。近段时间，我们的小孩经常失踪，还以为是出了'妖精'。今天，'妖精'被我们识破了，就是你们保密局里的人干的！"

毛人凤听了，装出万分惊讶的模样，道："乡亲们，真有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吗？在哪里？你们说出来，我一定查办！"说罢，又摇摇头，自言道："不，不，这不可能，谁做得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谁无子女，谁不是从小孩长大的？谁不是父精母血变成，这这……"

老者道："照你这样说，那么我们就是无理取闹吗？"

毛人凤摆摆手，道："别误会，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这号事世上太少有了，只要你们拿赃证出来，别说是乡亲们，就是我也容不得有这种恶人活在这世上！"

老者拿出那只炖熟的小孩手递了过来，毛人凤接过，鼻子一酸，泪水纵横，哭了起来，边抹眼泪边说道："乡亲们，这个人是谁，请你们告诉我，我一定替你们做主，把这个没有人性的恶魔碎尸万段！"

毛人凤一边表演，一边鼓动着如簧巧舌，竟把群众劝说得服服帖帖，把怒气全集中在警犬场的特务们身上。

毛人凤见时机到了，咬牙吩咐卫兵道："警卫，去把叶翔之叫来，我有任务交给他！"

卫兵没去多久，在后面已等了一阵的叶翔之马上就到，小声报告说："事情已经办妥。"

毛人凤装作没听到，命令道："叶翔之，你马上带人去把警犬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抓来！"

叶翔之领命去了。毛人凤回过头对农民说："乡亲们，这些恶魔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抓出来，要杀、要砍、要剐全听你们的。大家说吧，该怎么处置他们？"

黑压压的人群一齐举起手来，声音却五花八门，有说剁成肉泥的，有说千刀万剐的，有说枪毙的。

毛人凤又举起手来，笑道："安静，安静！既然乡亲们各执一词，那么，我就替大家做主了——用酷刑弄死他们！"

人群一起欢呼，拍起巴掌来。

正说着，叶翔之等一干特务，押解着十几位五花大绑的年轻男人，只见他们统一剃了头、穿着同样的新军服，一个个表情各异，莫明其妙地看着这场面。

毛人凤道："乡亲们，这些人就是杀害孩子们的恶魔，我马上送他们上西天去，替你们报仇。"

这时，一直站在人群前面的木大红薯突然叫道："没有这么多人，那个凶人不在里面!"

人群开始了骚动。

话说毛人凤处理"烹煮小孩"事件，为了敷衍愤怒的群众，采用了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计谋，令叶翔之去囚牢里挑选一批"犯人"，给他们理掉头发，换上服装，五花大绑速解到局本部，充当警犬场的"替身"。

清末京居花旦戏装

这些"坏人"因为不知内情，个个懵懵懂懂，呆头呆脑，听任特务摆布。

在快要把众人骗了的时候，木大红薯眼尖，见这些"恶人"中没一个认识，尤其不见了主凶杨进兴，便叫喊凶手不在里头，人群一时骚动了。

毛人凤见状，发挥他的口才，说杨进兴已畏罪逃跑，保密局将尽一切能力追捕，说这些人是杨进兴的亲信部下，是一丘之貉，先把他们处决了，以平民愤。

毛人凤下令把这批糊糊涂涂的人枪毙了，农民虽有怀疑，但因势单力薄，加之也没有证据说那些被枪毙的人不是警犬场的，因此也不了了之。

木大红薯一家向来知道特务的恶毒，害怕报复，只得举家迁往他乡。半路上，被毛人凤早派去的人把他全家杀了，尸体就地掩埋，不在话下。

且说毛人凤杀了木大红薯一家除去心头之患后，从报纸上看得一条消息：于素秋没有加盟共产党，已启起程赴重庆演出……

看得这则消息的时候，毛人凤激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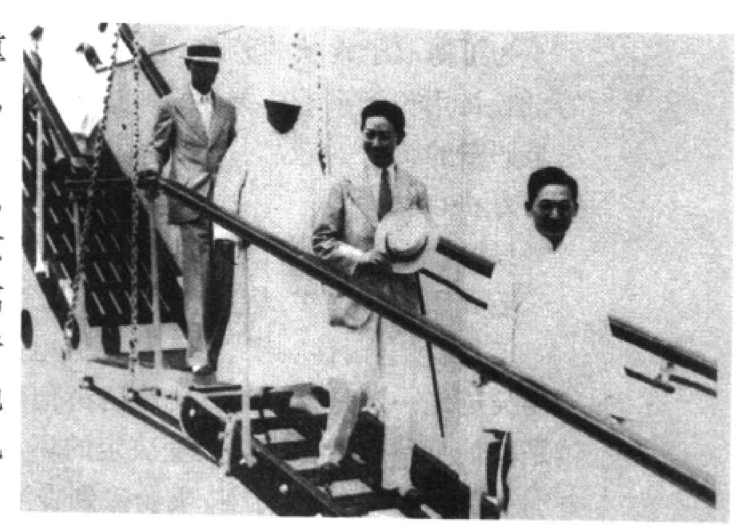
消息公布之后，重庆各种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刊登新闻：于素秋，你的忠实戏迷想念你。

此外，各大戏院紧锣密鼓，打扫戏场，组织迎接队伍，暗中较劲，讨好重庆官员支持最先请得于素秋去他们戏院演出。

毛人凤每到一个地方，无论街头巷尾，无论朱门大宅，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总少不了于素秋重回重庆。

据传,于素秋前几年每次来重庆,重庆市的达官贵人们争相捧场,竞相吃醋,有的甚至大打出手。

就在毛人凤当上保密局长的时候,在南京就听得于素秋把周伟成的国风京戏院挤垮,周伟成巴不得于素秋快点离开重庆,甚至为此事通过向影心求助于毛人凤。但是,因为重庆上层社会疯狂地迷恋于素秋,一留再留,在重庆一呆好几个月。



梅兰芳出访欧洲归国

毛人凤自忖,过去自己条件不够,没有机会认识于素秋。如今以保密局长的身份追于素秋,恰如当时戴笠追胡蝶一个样,有一定的条件和把握。

毛人凤知道追于素秋的人在重庆市里大有人在,但对他来说,这些人都不会成为障碍。保密局是个一跺脚重庆市就要摇三摇的单位,于素秋在这里,没有保密局的支持,她无法正常演出。

为了博取于素秋的芳心,毛人凤下达命令,要机场、车站以及每一个要道要塞的特务站,务必高度地振作精神,随时准备迎接于素秋,为她开路护航。

同时,毛人凤令叶翔之等特务把戴笠住过的戴公馆收拾干净,从家具、卫生设施到衣、食、住、行的各种物品以及勤杂服务人员等,全部布置妥当。

叶翔之等大特务知道毛人凤对于素秋的痴恋,下去悉数照办了,只等于素秋一到,便可迎接进来。

一切妥当后,毛人凤又找来叶翔之、潘其武商量,于素秋一来到重庆,必须抢在所有人的前面迎接她,如果有人非要争风,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措施"。

接着,毛人凤又通过各地特务组织调查得出,在内战全面打响后,于素秋就离开了大陆取道香港,去了欧洲等地演出,然后返回香港,在香港又应重庆戏迷的邀请,坐飞机准备来重庆满足戏迷的心愿。

毛人凤马上通知重庆机场检查所所长吴茂先,令他以保密局的名义命令机场和香港机场联系,询问于素秋的座机几时起飞,几时到达。

吴茂先领命后,火速办理,很快问得于素秋抵达重庆的具体时间大约在明天早晨。毛人凤获悉,心踏实了。忙从抽屉里拿出大堆于素秋的剧照,逐一赏玩,放在鼻底下面,用两片厚厚的嘴唇亲吻。在他心目中,于素秋扮演《贵妃醉酒》,她就是杨贵妃,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之美;扮演《昭君出塞》,于素秋就是王昭君,天资聪明,色貌倾城;扮演《霸王别姬》,她就是虞姬,可以用姿色镇住盖世英雄……

为了博取于素秋的芳心，毛人凤准备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亲自去机场迎接的，然后，用长溜系着彩绸的轿车前呼后拥地迎送到戴公馆，让她能够安心休息，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戴笠对胡蝶也是这样的，要赢得女人的芳心，就要舍得下功夫、花费精力和心思。

只要让她住在戴公馆，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毛人凤想着这些，马上吩咐叶翔之命令迎宾队做好准备，随时听候命令。

正想着，电话铃响了。毛人凤抓起电话，传来吴茂先从机场打来的电话。毛人凤猜测吴茂先一定是为于素秋的事告诉他什么。毛人凤很紧张，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是害怕听到于素秋突然改变决定的坏消息……

吴茂先道："报告局座，机场接到香港方面的通知，因重庆明天可能下雨，飞机提前起飞，大约在下午6点钟抵达。"


上海市政府欢送梅兰芳访欧

毛人凤把电话放下，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记起该马上命令部下紧急布置。他按住心里的惊喜，让卫兵把叶翔之等人唤来，又是如此这般一番吩咐。

小特务领命下去的时候，摇着头小声对叶翔之道："局长这回是吃了于素秋的迷魂汤了。疯一般把我们忙得晕头转向。"

小特务道："这也难怪，局座暗恋于女士半辈子了，好不容易爬到今天的位置，够档次接近了，可偏偏事不凑巧，党国不幸，山河落入敌人之手，以为这好梦此生无法圆了，谁想又天赐良机，于女士奇迹般要来重庆，能有不激动的道理?"

众特务按毛人凤的指令写标语的写标语，备车的备车，织彩球的织彩球。迎宾队由于久未搞大型活动，本已解散，下到各处室。现在被紧急招来，从仓库里翻出积满尘垢的乐器来，吱吱呀呀地抓紧排练。

毛人凤不时看表，不时给吴茂先打电话，不时出来催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当从电话里问得飞机已起飞，马上命令大家一齐去机场等候。

临走，毛人凤吩咐潘其武道："我去机场接人，如果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就不要打搅我!"

十几辆轿车浩浩荡荡一路招摇过市去了机场。

吴茂先早候在那里，见毛人凤来了，便报告飞机已进入广东上空，顺利的话一个小时可以到达。

在毛人凤和吴茂先说话的时间，迎宾队在叶翔之等人的吆喝声里很快列队进

人角色。那些拿欢迎横幅的特务们也分成两行,把标语亮了出来。

机场工作人员见状,纷纷探头探脑,窃窃私议,猜测是什么大人物来重庆。

迎宾队开始试曲子,先奏一首《桃花江》定调。

桃花江上美人多

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毛人凤挺喜欢这首曲子,听着它,仿佛置身于美女如云、桃花盛开、春江水暖的桃花江上……

二 毛人凤神经了

就在毛人凤的眼睛一眨不眨望着东边云天的时候,潘其武急匆匆从未停稳的车上下来,径奔毛人凤身边,结结巴巴地报告道:"局、局座,急急电……"

毛人凤万般不愿地把目光从云天收回来,见潘其武拿了急电,吃了一惊。

拿过一看,是蒋介石发来的密电,令他连夜赶去云南,有重要任务面授,十万火急,不得有误,军法从事……

这份来得不是时候的急电,如当头棒喝,敲碎了毛人凤的美梦,令他懊丧万分。

既然军令如山倒,那么他毛人凤也就没有犹豫和拖延的权力。望断云天上,估计魂系梦萦的恋人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抵达,来了见面后更难舍她离去,不如狠狠心就此离开。想着,把所接待于素秋的巨细事情向叶翔之交代清了。上车时,觉得不留下点什么给于素秋心里总会不平服,从公文袋里取出一张白纸,咬破指头,写了四个血字:等我回来!

毛人凤把留给于素秋的血字交给叶翔之,嘱咐一定转达他的心意,然后乘蒋介石早命安置在机场等候多时的专机飞昆明去了。

昆明机场,毛人凤一下飞机,云南站站长沈醉早已奉旨等候在那里。

自从国民党只剩下西南五省区后,蒋介石有心想把云南建成他的"大后方"。此时,云南的军政大权集于卢汉一身。在这种时候,蒋介石采用了"欲擒故纵"的办法,以云南人治云南,对卢汉百般迁就,先是答应把警备司令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调走,继而又把保密局云南站、云南电台支台、一些半公开的特务组织连同特务武装交警总队,一起撤走。云南站撤走后,留下的部分精干特务,全留在沈醉住宅——三节桥靖园新村五十一号。

这次蒋介石急电毛人凤来昆明,为的就是要他尽全力如何确保云南,使云南成为大陆上最后一块基地。恰好蒋介石由贵州经云南准备飞香港回台湾去,因此急电毛人凤火速由重庆赶来见他。

蒋介石此时显然没有往日的精神，仔细注意，还能发现他眼中布满了细细的血丝。毛人凤人室后，蒋介石示意他坐下。毛人凤便有点不太自然地坐下了。

蒋介石道："我这次召你来，就是交给你一项很重要也很艰巨的任务。云南省能不能稳住，全看你了。"

毛人凤不安道："委座过奖了，人凤没有这么大的用处。"

蒋介石挥手制止，道："稳住云南，关键人物是卢汉，只要你做好了卢汉的工作，也就等于做好了云南的工作。卢汉这个人我比较了解，生活讲究享受，喜欢新潮，他的两个儿已经在美国入了籍，最近他的家眷都自动送往了香港，而且，在国外，他还存了很多钱。从这些迹象看出，他没有背叛我投降共产党的意思。但是，情况是不断在变化的，万一他要哗变怎么办？因此，你必须暂时留在云南，以云南工作为重点，做好卢汉的工作。"

毛人凤应道："人凤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蒋介石又道："你打算怎样做好卢汉的工作，先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共同研究。"

毛人凤想了一会儿，道："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惯用的办法；让卢汉多杀人，使他双手沾满共党和进步人士的血，欠下血债后，共产党就不会放过他，这时候，不用我们争取，他都会自动和委座站在一起，一致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听了，点头道："很好，这办法很好！你赶紧下去布置，我在台湾等你的好消息。"

这一次蒋介石没有训斥毛人凤，也没有居高临下下命令，主要他是路过，正忙着赶路。没多久，俞济时进来替他拿了行李，准备去机场。

毛人凤出来后，仍由沈醉接走，并替他找了一所西班牙的华丽新住宅。

毛人凤住下后，想起已在重庆的于素秋，心里便生起不遂人意的忧烦来。离开重庆时，自以为最多一天就要回去，没想竟就此住了下来，而且还不知要住多久。

是夜，毛人凤早早就寝，做了几个好梦，一觉醒来，梦全忘了。估计可能是和于素秋有关的梦，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昨天下午沈醉说一早起来向他请示工作，直等到上午 11 点才来。

沈醉一进来报告道："局长，昨晚我接到一个名叫于素秋的打来电话，说是准备乘飞机飞过昆明来找你。"

毛人凤立即全身兴奋起来，忙问道："你怎不告诉我？"

沈醉道："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以为你去了其他地方，只好代你去机场接人。"

毛人凤直问道："她人呢？"

沈醉道："还在我家睡觉，现在睡醒了，要我请你去接。"

毛人凤听得，不管三七二十一，令沈醉带他火速去三节桥靖园新村。

一切是那般顺理成章，当缘分到了的时候，那神秘的面纱、浪漫的情调如花蕾一样，慢慢盛开、剥散……

毛人凤来到沈醉的住宅后，于素秋正从沈醉内人住过的卧室里梳妆出来，还来不及施粉。

毛人凤走过去，握住于素秋的纤手道："你的本来面目比戏装更可爱。"

于素秋道："你就是毛人凤先生吧？我叫于素秋，昨天重庆下榻后，你的情意很令我感动，所以不顾一切地追随你而来，表示我对你的谢意。"说着，把四个血字从怀里掏出还给毛人凤。

毛人凤把另外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插入于素秋如云的青丝里，讷讷道："我终于得到你了，这不是梦吧？"

于素秋道："先生不要把我想象得太高贵了，不然到时会让你失望的。"

毛人凤摇摇头道："不会，想你想了很多年，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思想里、在我的意念里……今天，当梦幻成了现实时，我还是没办法一下子醒过来。"

于素秋摇头道："像你这般情深义重的男人，天底下太难找了，太难找了。我也想着这次机会若失去，将会成为永远，我没有道理不认真把握争取的。"

毛人凤道："我身材矮小，长得没有男人味，也没特殊特别之处，和你的美丽和超凡的技艺没法匹配。"

于素秋道："你说错了，有你的情义做垫底，身材、长相对我来说已显得很次要。如果你没有特别之处，我怎会大老远追上来？"

毛人凤搂紧于素秋，心里有了满足和惬意快感，使他的感情超越了所得到的价值和境界。

一会儿，沈醉在外面报告道："于女士，马先生已经到昆明了，要我通知你去接他。"

毛人凤感到非常恼火，但对沈醉又不敢像对待其他小特务一样严加训斥，不悦道："你不能替于女士去机场接一下么？"

沈醉又问道："接来以后怎么安置？"

毛人凤道："沈站长一向是聪明过人的，这一回反倒变蠢了，你不会替他找个住处么？房租向我报销行了。"

沈醉咕叽道："我以为让他和于女士住一处。"

且说马连良来到昆明，被沈醉安排离毛人凤住处不远的地方，这样便于于素秋在马连良和毛人凤之间自由走动，省去许多时间。

是戏子就离不开演戏，于素秋在大戏院演出几场，场场爆满，消息传开，戏迷争先恐后，一时间，票价一涨再涨，仍然供不应求，对于一位有造诣热爱艺术的演员来

说，无疑是最大的安慰和满足，这种满足，和某些满足有异曲同工之妙。

于素秋几天以后就把戏演疯了，把戏迷也迷得疯了，真可谓万人空巷，排队买票看演出。

毛人凤是这批戏迷中的最幸运者，每天，戏院都给他留下中间十几个最好的座位。毛人凤也看得疯了。从《打渔杀家》到《昭君出塞》、《贵妃醉酒》、《苏三起解》、《孔雀东南飞》……毛人凤一曲不落。

于素秋为了报效热心的戏迷，每天演出五六场，累了，就在大戏院内休息。

已经十来天了，毛人凤只能在白天观望于素秋大雁西去，孔雀东南飞，不得同衾，心里非常非常想念。

这一天，白日场降下帷幕后，毛人凤没有离去，直到偌大的戏院只剩下他和十几个随从，才起身，走向后台。

后台，于素秋正在卸妆，凤冠、金钗、耳坠一件件卸下来，放在案上。卸假发时，和真头发缠到了一处，正要找人帮忙，从前面的镜子里看得毛人凤站在后背，启朱唇一笑道："劳驾，帮帮忙。"

毛人凤满怀痴怨地帮她卸下假发，问道："素，今晚有空吗?"

于素秋摇头道："有夜场，干嘛?"说着，回过头，瞪着眼睛看着毛人凤，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毛人凤垂下眼睑道："今晚你不要演戏了，陪陪我。"

于素秋咬着嘴唇，想了片刻，道："不是我有意推诿，真的，票已经卖出，有的人已经等在门口了。这样吧，今晚不行，我先跟老板商量，过几天休息陪你。"

毛人凤强咽下口水，皱眉道："你是为观众、为戏院老板才不愿意陪我的?"

于素秋摇摇头道："不是的，为我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在文艺界中的声誉。"

毛人凤点点头，道："这还过得去，若是为了别人时，我马上派警察砸了戏院、赶走戏迷。"

于素秋道："这就叫几败俱伤，既损害了警察形象，也对我的名誉不利，戏迷挨打、戏院挨砸还在其次。"

毛人凤道："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不会让警察装成流氓?这样一来，对你更有利，报纸会推出'戏迷迷恋于素秋大动干戈'的文章，这样，你的名声就传得更远了。"

于素秋叱道："天底下就特务的心最黑!喂，对了，明天我们演的新戏《霸王别姬》首场开演，你来不来?"

毛人凤道："演首场我能有不来的道理?"

于素秋道："你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以为你抽不出身。"

毛人凤笑道："工作再重要，也没有给你捧场重要。"一提到工作，毛人凤的脸色便不悦起来。

于素秋见状走过来，小声问道："怎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毛人凤摇头，但还是说道："也没什么，就最近遇上两件不遂意的事。一是派沈醉杀杨杰因迟迟不下手，结果给他逃跑了；另是最近我拟定一批人的名单要卢汉签名批复枪毙，他就是不肯买账。"

于素秋道："这就怪了，我听说军统杀人从来就是不问地方政府的，这一回怎么就问起卢汉来了？"

毛人凤道："这是政治，你不懂。懂了反而不好。"

于素秋听得撒起娇来，倒在毛人凤怀里用头蹭来蹭去，道："不嘛！我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

毛人凤无奈，只好告诉她要卢汉签名批准为的是想让他双手沾满人血，没有背叛的余地。

于素秋果然对这些不感兴趣，又开话题，要毛人凤明天一定要来，要多带一些军政要员来，说《霸王别姬》是她演得最好、最拿手的压轴戏。

毛人凤答应着，不想离去，只愿和于素秋久坐一会儿，多说些话儿，他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大约又坐了半个小时，沈醉形色紧张地来向他报告，说是卢主席有请，毛人凤这才记起下午还约了卢汉商谈杀人的具体细则，这会卢汉催他来了。

毛人凤临走时向于素秋保证，明天一定来捧场。

毛人凤和卢汉的这一次约会非常重要，通过他对处决人犯的态度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他的思想底细。如果他一心跟着蒋介石，那么，不管杀多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他都不会打折扣，否则，他就存了私心。

这次试探卢汉的诱饵是"九九事件"，逮捕到的人不但没有什么书面证据可以定罪处死，按惯例，这批人要解往重庆，然后一次性地秘密处死。但毛人凤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心想借卢汉的名义公开执行枪决。

毛人凤从戏院出来，令沈醉替他取来这几天整理的材料，准备面交卢汉。为了这些材料，这些天他加了几个夜班，给几百人定罪状。

因为这些被捕的人不但没有什么书面证据可以定罪处死，要用刑逼供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便采取了惯用的"多、快、省"的办法，用笔像构思小说似的拟出一条罪状，每个人只有几十个字的罪名，末了加上"拟予枪决"四字。

一会儿来到卢汉府上，把大堆判决书呈给卢汉，坐下来。毛人凤了解到卢汉有鸦片瘾，想利用这闲聊的办法一直聊下去，到他支撑不住打呵欠的时候，再让他在判决书上签字，这种情况下他一般是不会细看的，只要一张批一个"可"字就大功告

成，可以在昆明公开进行一次规模浩大的屠杀，其影响之深远，将会使全昆明人倾巢出动、万人空巷，去观看有史以来最大的杀人场面。

毛人凤先说起明天于素秋首演《霸王别姬》，道："这是于女士的压轴戏，她要我多约些像你一样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去捧场。"

卢汉不知道毛人凤与于素秋的关系，随便地恭维了几句，并没有往心里去，随手从案上拿了一叠《判决书》，只粗粗一看，见"拟予枪决"的四个字颇醒目，左瞧右看，然后赞道："这四个字确实写得好，很有功力，非三两月可练就的。佩服佩服！"

毛人凤道："不瞒卢主席说，我的字不算好，偏这四个字还算拿手。原因嘛，主要是写得多，天天都不离手，有时不杀人，伏在案上写东西，一走神这几个字就写了出来，有次，我给崇德县的旧同学江振兴写封礼节性的回信，因没有查阅就发出了，结果，江振兴看到信里有'拟予枪决'四字，莫名其妙，特来信询问是何意思。"

卢汉笑问道："你后来怎么回答了？"

毛人凤道："这没什么，就照实说了。既是干的杀人职业，在朋友面前就没必要扮成善人或者菩萨。末了，我还写上几句，要他好好跟随国民党，不要迷失了方向，你若不追随蒋委员长，到时我写这四个字写上了瘾，耐不住也在江振兴的名字后面也写上这四字，可别怨我无情无义。结果，吓得他再也不敢跟我联系。"

卢汉听得，笑得前仰后合，说这故事真他妈精彩。

坐在旁边的余程万则拍起了巴掌。道："这细节若给张恨水先生知道，绝对能写一本畅销全世界的好小说，说不定还可以评上诺贝尔文学奖。"

余程万此时在云南任二十六军军长，部队驻扎在昆明，是卢汉家的常客。这余程万在抗日战争期间，任五十七师师长，担任湖南常德城防，他这个师的代号是"虎贲"，所有官兵都佩戴这两个字的臂章，作战很勇敢。当时，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去过常德，和余程万有过一段往来，便写了一部以余程万守常德为题材的小说，叫《虎贲万岁》。小说出版后，有不少新潮女子对余程万非常爱慕，其中有位苏州小姐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描写的虎贲英雄，直接找了张恨水，求他做媒，心甘情愿地做了余程万的姨太太。

毛人凤是知道余程万的，得意地笑道："假如张恨水先生真要为我写本小说，就叫《毛人凤》，得诺贝尔奖不敢保证，给人练胆量是绝对有奇效的。因为这世上杀人的不少，但有我杀得这么多、这么艺术的人还没有第二人。不过，我可没有余先生那么好的艳福，《虎贲万岁》出版后会有那么多女人追你，如果张恨水的《毛人凤》一出版经他大笔加工渲染，我毛人凤不吓得女人变态才怪呢！尤其那些小姐，读了《毛人凤》知道男人那么凶恶、残忍，这辈子都不敢嫁人了。"

在毛人凤和余程万聊天瞎扯的时候，卢汉拿起那叠判决书从头至尾，认真地看起来，边看边皱眉头。

毛人凤见了，甩开余程万，把身子就过来伏在卢汉肩上，问道："卢主席觉得怎么样，这些人该杀罢？"

卢汉摘掉眼镜，苦笑道："本是该杀，只是证据还不够充分，既然是公开枪毙，就得郑重一点。"

毛人凤不悦道："在我所拟定枪杀判决书当中，这一次是最慎重、最认真的，绝对不会有差错。"

卢汉叹道："毛局长不知道我的难处，我哪里敢和你比。你抓人都是密捕的办法，究竟抓了多少，除了你自己，恐怕连蒋总裁都弄不清楚，而且你的白公馆、渣滓洞，戒备那么森严，就算你一天杀几百几千，别人都不知道。我呢，你应该清楚，当了一方土皇帝，总得留个好名声在这里，免得遭万人戳背、骂名千秋。'九九事件'逮捕的这几百人，大多是新闻记者、学生、工人，据沈醉用刑审讯，没有一个共产党。加之报纸已经公开了，我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他们，这，这……"卢汉显出非常为难的样子，拿起最上头一张判决书念道："马伯安，男，云南省×县人，傣族，××岁，其诬蔑政府、煽动暴动罪成立。经审讯供认不讳，针对其所犯罪行，拟予枪决……毛局长，马伯安是傣族首领，在云南还算有一定名望，连这种人都可以用诬蔑政府、煽动暴动定死罪，那么，其他人犯又是怎样的定罪呢？"

毛人凤听得，脸上的肌肉搐动了几下，欲发火，但一想到卢汉是云南土皇帝，连蒋介石都对他很客气，把火气强咽下去，道："一个傣族首领算不了什么，和我杀的人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像张学良、杨虎城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我要杀，也只须报请总裁批核。这样罢，材料还是留在你这里，等考虑清楚了，再回复我，你的意见我向来还是很尊重的。这些人中，你若觉得有不可杀的，可以留几个下来。"

毛人凤的话既是自搬台阶，同时也是一种带有威胁性的最后通牒，话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可以给你卢汉留点面子留几个下来，但是，这些人是非杀不可的！

毛人凤起身示意沈醉随他走。出得门，司机连忙把车开了过来，停在毛人凤身边，然后下车开车门。开了几下，开不了，才记起车门的插销没有取下来，正伸手去取时，毛人凤的皮鞋已踢了过来，踢中尾骨，痛得龇牙咧嘴，转过身看是怎么回事，只见毛人凤一脸怒气，咬紧牙，左右开弓地向司机扇起了耳光，打得他眼冒金花，还嫌不够，吼叫着拳脚相加起来。

司机冤枉挨打，委屈得哭了起来。这更惹火了毛人凤，从腰上拔出手枪，打开保险，把子弹推上膛，顶住司机的太阳穴……

沈醉见状，忙上前劝道："局长息怒，局长息怒。"

毛人凤正有气无处出，把枪掉过头来，吼道："你啰嗦我毙了你！"

沈醉笑道："如果局长毙了我可以出口气，我倒是心甘情愿挨这一枪。"

毛人凤面部狰狞地扭曲着，咬着牙，叫喊了几声，然后朝天打了几枪，枪声响

时,附近的几条狗吓得飞跑。毛人凤这下寻着了出气的地方,追了过去,追不上,却意外地发现墙角有两条狗。毛人凤这下总算得意了,“砰砰!”两枪,先把两条狗打倒,再把枪膛里的子弹全部打在狗尸上,这才肯罢休,回车上去。

这时,沈醉小声对司机说:“这次算你走运,有两条狗替你挡灾,不然你死定了。”

司机吐着舌头道:“局长是不是经常这样?”

沈醉道:“那倒不是,只有憋了什么气没办法出时才这样的。”

两位还要说时,毛人凤回到寓所,回忆起卢汉的表现,越想越不对劲,一咬牙,想出最后的招数来,马上把沈醉召到内房单独密谈。他拍着沈醉的肩膀道:“沈站长,你算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了。我曾经多次在委座面前保举你,若不是形势的变化,说什么也得提升你。”

沈醉对毛人凤的这类话已听得多了,到目前为止,他已不存在任何幻想,甚至他隐隐约约感觉到,毛人凤并非像他本人所说的“保荐沈醉”,说不定还在蒋介石面前有意压制。说实在的,对毛人凤,沈醉心里总是怀着一种潜在的仇恨、一种潜在的报复欲。

毛人凤见沈醉不爱听,便切入正题道:“今天的情况你都见到了。这一辈子凡经我签发的拟予枪决的人犯没有一个可以活命的,今天,卢汉竟敢公然否决。我觉得他否决的不止是对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有意背叛党国、背叛总裁。我已经想清楚了,卢汉不可靠,我决定对他实行制裁。”

沈醉惊道:“卢汉是云南的重要人物,如果制裁了他昆明发生混乱怎么办?总裁都不同意杀他呀。”

毛人凤道:“总裁是老糊涂了,我们来个先斩后奏,先一步下手,不然云南的局势就无法挽回。至于卢汉死了以后,可以让余程万协助李弥取代他。李弥是云南人,又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手,他一向和云南的一些官员关系不错,而且与卢汉的部下也很要好,有这些先决条件的存在,一旦把卢汉干掉以后,他的部下便因为蛇无头而不能行,李弥完全可以收拾残局,使云南的局势稳定下来。”

沈醉知道毛人凤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更改,只好顺从地点了点头。此时,他沈醉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无条件服从命令。

接着,毛人凤用极为严肃的态度说:“这一次我下给你的命令,你不能再坚决执行,如果还和上次对杨杰一样,你就没办法交代了。团体的纪律你是非常清楚的,到时候我能容你,这个没办法容你!”说着,拍了拍腰上别着的手枪。

沈醉顿时浑身打了个冷颤,他明白毛人凤的意思,估计他是绝对做得出来的。

两人的目光对视片刻,毛人凤一手搭在沈醉身上道:“我要杀的人是不会放走一个的。杨杰他就是飞上天,我要用飞机打他下来,就是遁了地,也要变成穿山甲挖

出他!他暂时跑掉了,那是因为我那时在重庆抽不出身,这一次,除了解决卢汉,杨杰我也把他当成重点工作来抓。你安心去布置你的吧,杨杰的事我自有办法。"

毛人凤下达暗杀杨杰的命令,是在保密局云南站刚撤走不久。其实,所谓的"撤走",实际上是把站部组织缩小,采用汰弱留强的办法,把一些心狠手毒的特务搬在沈醉家。杀杨杰的目的,据毛人凤告诉他,蒋介石认为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为患,卢汉虽有点靠不住,但还不会马上有所举动,卢汉本身兵力有限,只有十几个装备不好的保安团。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早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昆明,对付卢汉有余,只要能使卢汉不与共产党有来往,就可以稳定卢汉、稳定云南。因此,毛人凤向蒋介石建议,先杀掉在卢汉身边的几个"危险人物"就可以万无一失。

毛人凤拟定第一批杀害的人有杨杰、陈复光、安恩溥、谢崇文、龙泽江。杨杰是黑名单的首位人物。

杨杰是一位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将领,在蒋介石身边曾红极一时,自南京政府成立时被蒋介石任为新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参加军事委员会后,在五年之间,竟历任第十八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洛阳行营主任兼第十军军长、长江要塞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中央陆军大学校长。

杨杰红得连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何应钦、陈诚等人都嫉妒得眼红,而他自己却偏偏又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于是他们不失一切时机在蒋介石面前对杨杰进行诋毁、栽赃。结果,蒋介石对他由倚而疑,由重而轻。抗战开始后,国家正需要他这样的杰出将领,蒋介石却派他去苏联做起了大使。而他竟"近朱者赤",认为"苏联的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蒋介石得知,于1940年初将其免职。

从苏归国,杨杰一落千丈,只任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杰逐渐走上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革命之路。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总参谋长陈诚召集各报记者谈话,狂妄不可一世地叫嚣:"只要三个月时间,可以击溃共军主力,五年内可以完全肃清残余。"

事后,《重庆日报》记者就陈诚的谈话采访了杨杰:

记者:"你看过陈诚将军对记者的谈话吗?"

杨杰:"看过了,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三个月打垮共军主力、五年内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十年打不倒,百年肃不清。"

蒋介石因此而更恨之入骨。

杨杰的反蒋活动,有对蒋介石的谴责、抨击,也有对其将领的宣传、策反。前者对蒋来说,已习以为常了,而后者却使蒋介石免不了要心惊肉跳起来。

这样一个人在云南,蒋介石岂能听之任之、由他随心所欲地拆自己的台呢?

以保密局在昆明的势力,毛人凤认为,虽然云南站已撤走,但留下的特务有戴季庸、杨文智等几个人一向都从事暗杀工作的。而他派去的王汉文、秦景川也是搞

暗杀的硬手,再加上沈醉"领导有方",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沈醉接到密令后,迟迟没有动手。

由于国民党大势已去,沈醉已失去了以往的劲头,因而顾虑重重。一方面,这些人一旦被暗杀,毫无疑问就是他干的。卢汉马上会翻脸不认人捕杀他,即使他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跑了有家在。另一方面,卢汉很有可能铤而走险,马上倒向共产党。本来是为了保住云南,结果却因此反而早早断送掉了。

毛人凤发出密电后,十多天过去了他没得到沈醉的"复命",便有些着急,又发去一封亲译密电:

奉总裁面谕:杨杰正在大肆活动,替民革拉拢国家的高级将领。首先将此人除去,以免后患。限三天内执行,否则,按团体纪律严惩。

沈醉马上回电称,他正在进行部署。

沈醉当然谙熟保密局的纪律,特务不执行命令是要受严厉处分的。当此垂死挣扎而内部动摇之时,杀一儆百是大有可能的!

所以,沈醉尽管满心不愿,还是做了一些布置。

杨杰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每天从家出来总要经过他家对面的大草坪。遇到沈醉的几个孩子在坪上玩,他总爱停下脚步,逗他们玩玩。沈醉的孩子也喜欢他,称他"杨伯伯"。沈醉与杨杰也很熟,由于杨杰几乎每天都到"沱茶大王"严燮成(云南大资本家)家吃饭,沈醉有时也去,两人相见,总要聊一聊。沈醉准备等他深夜回来时,在通往草坪的一条巷内予以狙击。

陈复光住在篆塘新村住宅区,在沈宅后面,大门临马路,连围墙也没有。沈醉觉得暗杀他轻而易举,没太放在心上。

其他三人均为现职官员,出入有汽车,家中有警卫,下手比较困难。

沈醉深思熟虑后,让第四运输处副处长兼运输总队队长李家杰以其领导的司机、装卸工帮会"杰社"这个云南站的外围组织中,挑选了四个暗杀有把握的人,准备在安恩溥经常来往的路上动手。沈醉发给他们每人一支美造曲尺手枪和十两黄金的"活动费用",并答应事成后每人再加十两。

谋刺谢崇文,沈醉找的是保密局特务余兼掌握的洪帮组织中的几个亡命之徒。

至于龙泽江,由于沈醉与他私交不错,当时还没打算杀他。

尽管做了布置,接到毛人凤第二次命令,要他先杀掉杨杰后,他仍然疑虑再三:

不杀,毛人凤在蒋介石面前无法交差,自己非受处分不可;杀,卢汉也许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他与杨杰虽有交情,但对其从事的民主活动并不支持,只要不同时暗杀他的心腹部下,他就不会为了一个杨杰而翻脸不认人。

思前想后,沈醉知道不杀肯定不行,杀了他也不定会怎样。

为了防备万一,他准备暗杀了杨杰后,把家眷送到重庆,自己则携带电台迁到北校场二十六军军部。

当天下午,沈醉在家中召集了几个参与暗杀的行动员,要他们当晚执行已布置的任务,在一间小会客室里,他们秘密商定了两个行动方案:

第一个方案:在杨杰晚上回家经过大草坪时,用弹头注入毒药的无声手枪射击其头部。

第二个方案:如果他没有出去,就到家中狙击。

这两个方案都万无一失。在草坪上行刺,杨杰在明处,特务在暗处,只要发现他胖大的躯体慢慢走来,特务就可走上去和他擦身而过,顺手一枪;在家中行刺,杨杰家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附近的邻居都是高墙独院,几个训练有素的特务,纵身翻墙,登堂入室,也是从从容容。

特务们领命而去。

恰在此时沈老太太推开小客厅阳台的门,怒气冲冲走了进来。

原来,沈老太太就坐在阳台上看书,他们说的话,她听了个一清二楚。

老太太不明儿子的底细,不知道沈醉多年来一直在干抓人、杀人的勾当,气得咬牙切齿,上气不接下气:

"我多年来一直教育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还要杀人,你还像个人吗?我问你:你把杨先生杀了,明天你的儿女问你,谁把杨伯伯杀了,你怎么回答?如果他们知道是你杀的,他们对你这个随便杀害好人的爸爸会怎么看?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这些后果你都不想,只想自己做官,不想做人!我不要你这个儿子,我马上到台湾你哥哥姐姐那里去!"

忠孝不能两全。杀,有悖于母亲;不杀,则违反了组织纪律。

沈醉是孝子,当即答应母亲:宁可受处分,也不杀杨杰,请老人家息怒。他急忙将几个去暗杀杨杰的特务叫了回来,说道:"我刚接到急电,毛局长说情况有变,刚才的布置暂不执行。"

再说在重庆的毛人凤见迟迟收不到杨杰的死亡报告,猜想一定是沈醉有什么顾虑,一边将沈醉的家眷骗到香港,然后挟持到台湾,让沈醉没有退步之地,一边派杀手徐远举、杨进兴乘专机飞往昆明。

徐远举来到昆明后,马上带着杨进兴等人去沈醉家,用毛人凤的手令要沈醉领着去逮捕杨杰,没想扑了个空。

原来杨杰正好在徐远举下飞机的同一分钟,刚刚搭上当天才恢复的中航公司班机飞往香港去了。徐远举火了,指着沈醉的鼻子大骂,使他没办法向毛人凤复命。

当徐远举、沈醉等人在杨杰家抄查文件时,陈复光送上门来。他是受杨杰的嘱

托来料理家务的，被沈醉一眼认出来，连同他所乘坐的吉普车一同扣留，带到沈醉家严刑逼供。陈复光是读书人出身，哪里受得了军统的刑罚，才签了几个指甲，出现几声凄厉的惨叫，就马上招供了。

徐远举用匕首的利刃按住他的脸厉声问道："老实招供，杨杰是怎么走的？"

陈复光发抖道："是、是云南的另一个民主人士代他购好票去香港的……"

徐远举把匕首动了一点点，陈复光的脸就划了一道口，流出血来，追问道："说清楚点，这个民主负责人是谁，他总不会没名没姓，不详细交代，我把你脸上的肉全剐下来，剩下几块骨头！"徐远举说着，又狞笑一下，道："割了脸上的肉，女人就会躲开你，这一辈子你别再想搞女人了！"

陈复光尖叫道："长官饶了我，我说，我说，给杨杰购飞机票的民主负责人叫朱剑飞，还用他的汽车把杨杰送到飞机场。临上飞机时还交代朱剑飞，要他转告我去杨家料理家务，还叮嘱不要带女人去他家厮混，还说——"

徐远举把匕首松开，制止道："好了，好了，别还说还说的，你马上把杨杰、朱剑飞和你在云南搞什么民主运动的事详细写清楚。尤其哪些人参加了要一个不漏地写出来，待我查出漏一个，就割一块肉！"

陈复光道："是是是，我一定遵命。"

徐远举根据陈复光的招供，当天就在云南逮捕了多人，然后顺藤摸瓜，仅一夜间就逮捕了三百八十多人，由于徐远举乘专机来到昆明的这一天是 9 月 9 日，因此，史书便称之为"九九事件"。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前头谈到毛人凤已下了死命令要沈醉暗杀卢汉，沈醉心中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一想到家眷已被毛人凤挟持到了台湾，也就不得已而为之了，只好回家布置。

沈醉召集手下人，把任务分配下去，准备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这时，门哨进来报告道："局座来了。"

全体特务"哗"地起立，果然，毛人凤在几名小特务的陪同下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径奔首席，落座之前，做手势示意众特务坐下。

沈醉道："刚才我们讨论一阵了，现在请毛局长给大家做指示。"

毛人凤显得高兴，像有什么喜事。果然，毛人凤在沈醉离开他不久，他把徐远举从杨杰家抄出的日记及一些来往的信件逐一认真翻阅了，终于从杨杰女儿的日记中查得杨杰全家于 9 月 9 日去香港轩尼诗道二百六十号同乡李昆家里。

毛人凤获得了这个重要线索，马上发急电令重庆的叶翔之领人速去香港，然后，来到沈醉家，亲自督促暗杀卢汉，直至沈醉把一切巨细问题布置完毕，才放下心来，转而一心想着于素秋和首场《霸王别姬》。

毛人凤离开后，沈醉根据布置的部署。在卢汉住宅附近翠湖东路八号租下一幢

房子,让特务们带上凶器潜伏在那里作为据点,暗杀守伏地点则选在云南督办王晓峰的房子里。原因是王晓峰本人不在,此房由他的小老婆守着,楼上楼下有很多空房。王晓峰的小老婆和沈醉的老婆很要好,还拜了干姐妹,沈醉一说借用她的房,满口赞成,于是,一批心狠手毒的杀手就潜伏下来了。

卢汉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在早晨9点和下午4点,他的汽车进出门拐弯时,可以用汤姆生机枪和炸弹狙击。

为了执行毛人凤"越快越好"的指示,沈醉选择了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说在王晓峰的屋里布置停当以后,还有一个小时,卢汉的车就要路过这所房子……

沈醉此时特别紧张,万一出差错不好交代,毛人凤是说到做到的,自己身家性命事小,妻子儿女的安全事大。在这一个小时以前,沈醉在实地反复察看,觉得万无一失时才放心回王晓峰的房子,督促手下上子弹、备炸弹……一切停当,专等卢汉的车进入伏击圈,沈醉把手表取下来,一秒一秒地读……

估计卢汉4点下班,若无意外发生,开到这里刚是4点15分左右的样子。已经到了4点了,全体特务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门外的车路。

一辆小轿车出现在视界了,沈醉自言道:"怎么这么快?是卢汉提前下班了?各位,听我的命令!"

小轿车很快进人了伏击圈,在拐弯处果然放慢了速度,并且停了下来……好机会!沈醉暗叫好,举起手,下达射击命令。

突然,车子停下了,汽车里走出一个人来向沈醉这边边挥手边叫喊。沈醉一愣,暗道:"莫非卢汉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三　向杨虎城下手了

话说毛人凤端起了浸了毒药的汤碗,楼下便传来急促的电报声。

毛人凤放下碗,这些天,局势极不稳定,共产党已将湖南、广西等地占领了,重庆已危在旦夕。因此,他对这几天的电报特别注意。

电报声停止后,接着,传来了收报员的脚步声,来到二楼餐厅,打一个立正道:"报告局座,总裁急电!"

毛人凤接过,脸色大变,交给沈醉看了。

原来,重庆已危在旦夕,蒋介石命令毛人凤火速处理中美所的囚犯。

军令如山倒,此时,毛人凤虽有一百个不愿离开于素秋,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再演一曲《霸王别姬》的活剧。

毛人凤昆明一行,唯一的收获是于素秋和杀了一个杨杰,其余,他血洗昆明的计划因卢汉的不肯合作而落空。

至于沈醉这里，他本欲戕之，无奈形势所迫，他也不能不暂行放弃，并假惺惺称同道志，鼓励他好好干，忠于党国、忠于领袖。这沈醉自毛人凤离开后，一直在云南从事特务活动。在后来卢汉起义时被扣押，投诚，但因不是本书之列，故一言带过，不提。

话说毛人凤从昆明回来，马上召集徐举远、周养浩、杨进兴等杀人魔王开会布置。

毛人凤道："老头子就是不听我劝，这些人早就该一个不留了，还是在8月份杀杨虎城的时候，我就建议把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的犯人全部杀掉，他犹犹豫豫。现在怎么样？我的话应验了吧？我们今天之失败，就是过去杀人太少，把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上一次，我建议把杨虎城杀掉，他还说怕引起台湾的张学良不安，还要把杨虎城全家解到台湾去。我说别占了我们的空运位置，最好是把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杀掉最好。我左劝右劝，总裁才同意杀杨虎城。"

杀杨虎城是毛人凤令周养浩、杨进兴等人干的，那时候，杨虎城还在贵阳，由周养浩去解押。据他们汇报，9月1日，周养浩去贵阳，当他走进麒麟洞宾馆的院落见到杨虎城时，马上道喜说：

"委座已到重庆，说是要见见你，然后送你到台湾和张学良一起释放。"

杨虎城没有反应。自回国被囚后，蒋介石从未露过面，现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他不相信蒋介石会见他，放他。

周养浩于是鼓舌如簧，把杨虎城说得似信非信、非信似信。

随后，周养浩又陪杨虎城、宋绮云在贵阳自由自在地游览了几天，终于使杨信以为真。

9月5日，杨虎城答应去重庆，次日即起程。

周养浩于是按事先约定，秘电毛人凤，通知离开贵阳和抵达重庆的时间。

毛人凤接电后，立即命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连夜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任何人不许进入这个区域。

第二天，杨虎城一行在周养浩和杨进兴特务队的押送下，分乘三部汽车，离开麒麟洞，向重庆疾驰。

第一辆车上坐的是周养浩；

第二辆是救护车，杨氏父子并排而坐，杨进兴坐在驾驶室里；

第三辆车上是阎继明、张醒民、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振中和杨虎城的女儿拯桂。

中午，杨虎城一行到达川贵交界的松坎。

周养浩见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虎城休息一下，在一小客栈睡了一个午觉。

下午4时，三辆车速度明显加快，黄昏时分抵达重庆海棠溪渡口。

一个特务已等在那里，交给一张由毛人凤亲笔写的纸条：先回家休息，一切后事由来人接洽。

过后，周养浩命司机把他送回中美合作所钟家山的家里，等待消息。

黄昏时，杨进兴领着十几个特务簇拥着杨虎城父子过江，拯桂怀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

汽车过江后，在杨进兴的指引下，朝松林坡指定地点急驰而去。

随后，第三辆也过了江。杨虎城的车到达"戴公祠"。

车停后，杨进兴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煞有介事地告诉杨虎城：

"杨将军先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委座接见，一方面等去台湾的飞机。"

这是一个没有夕阳，没有晚霞的黄昏。寒冷的秋风拂过中美所的参天古松林，挟着松叶，从枝头纷纷抖落。

此时，杨虎城将军由两名特务搀扶，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石阶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松叶，以致杨虎城的皮鞋踩在上面没有发出应有的响声。

走完石阶，来到东边歌乐山半山坡上。这里松林围绕，幽静异常，平日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这清冷的傍晚，更显出了它的阴森和恐怖。

年老体弱经过几年囚禁的杨虎城已显出倦意，他回过头，看一眼紧随其后的大儿子。

此刻，搀扶他的杨进兴一改刚才客气礼貌的嘴脸，推搡道："别磨磨蹭蹭，毛局长已等了很久了！"

杨虎城一个趔趄，登时全身一个激灵，一个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在杨公子后面走着的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个7、8岁的孩子——他们在杨虎城父子到达目的地之后，被安置在汽车附近的平房里。

来到戴公祠，杨虎城父子被特务引向左右两边正房，杨虎城意识到他的预感将成为事实。

一切按计划好的进行。

特务们准备行动了，这时候杨进兴最怕的是二十多岁的杨公子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的一只脚踏进门坎，预伏在门后的特务用一把锋利的匕首扎入了他的胸膛。

杨公子脸上的肌肉扭曲，惨痛地惊叫道："爸——"

杨虎城听到了儿子的叫喊，此时，他已进入房内，不顾一切地转身出来，眼睁睁地看着一群特务用匕首、用利斧在他儿子身上乱砍乱扎……

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杨虎城的灵魂受到了人世间最残忍最痛苦的折磨和煎熬。望着爱子惨遭杀戮，他想呼喊、想流泪，然而，几把利刀同时扎入他的腹部、他的

后背——一切慈爱和仇恨化作了一声痛楚的"哎哟",旋即倒在地上。

特务们在杨虎城父子倒在地上后,又用斧子把头劈烂,确认没有问题了,然后转身。

他们提着血淋淋的匕首和利斧,踏进了宋绮云夫妇房内。

眼见特务们一个个杀气腾腾凶神恶煞的模样,宋绮云夫妇知道在劫难逃,闭起双眼,做好了死的准备。

突然,宋夫妻俩听到了儿子小萝卜头和杨将军8岁的女儿杨拯桂的争吵声。宋绮云夫妻睁开眼,看见了两个孩子正在争抢一枚漂亮的卵石。这枚卵石是小萝卜头在刚下车的时候在车路上捡的,它光滑,扁圆,上面有彩色的图纹,煞是可爱。小萝卜头拾起后,杨拯桂哭着想要,宋夫人从儿子手里抢过来给了她。进入房子后,小萝卜头想一起玩,不想杨拯桂好强,偏要一人独占,因此争吵起来。

特务们提着刀斧堵住门,有几个已向宋绮云夫妻逼近,两个孩子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候仍然懵懵懂懂地争玩卵石。

宋夫人望着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两行清泪夺眶而出,向杨进兴哀求道:"随便你们把我们怎么样弄死都无所谓,只求求您高抬贵手,放过这两个孩子!"

杨进兴晃动着血迹未干的匕首逼近宋夫人,一语不发。两个孩子看到这情况,停止玩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吓得全身发抖。孩子们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特务把两个大人逼得退到墙边没有了退路,又看着他们用力狠狠向大人胸膛扎去,当殷红的血随着痛叫声喷涌而出的时候,杨拯桂和小萝卜头惊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杨进兴一边用刀和利斧刺劈着宋氏夫妻,一面厉声对两个孩子喝道:"不许哭!"

小萝卜头和杨拯桂立即把哭出的声音咽了回去,搂抱得更紧了,看着杨进兴把匕首拔出向他们走来……求生的欲望,令两个天真的小孩子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合着小手,连连作揖。

杨进兴狞笑一下,一刀从小萝卜头的背上扎进去,直刺穿到胸部,此刻,杨拯桂急了,扑上去抱住小萝卜头哭喊道:"你不要死,你不要,我还你石子——"

话音未落,周养浩举起了利斧向杨拯桂的头上劈去……

这时,未断气的宋夫人苏醒过来,看着自己的亲骨肉和杨将军的孩子被惨杀,愤怒到了极点——然而,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紧紧地咬紧牙齿,双眼充血。杨进兴提着刀迟迟不动手有意识地增加宋夫人临死的痛苦,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惬意。

事后,毛人凤对杨进兴大加赞赏,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并发给二百银洋奖金。

毛人凤道:"这一次的大屠杀工作先从白公馆开始。为了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惊慌,你们必须想想办法。"

杨进兴道:"这个很容易,用斧头劈脑袋很快,且没有响声。"

毛人凤道:"一次杀那么多,又不是三五几个,并非每一个同志都有你那么大胆量。只要不用步枪、机枪等响声大的武器,其余扼死、刺死、砍死都由你们,个别的还可以用手枪。"

毛人凤这句看似责备,其实是夸奖的话,杨进兴听了非常高兴,得意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直到毛人凤问他白公馆现存多少人犯,才忙从抽屉里拿出文件档案来。

白公馆原是杨森的师长白驹修的一座别墅,能囚禁一百人左右,因它以前的主人姓白,所以叫白公馆。在1946年的时候,最多的一次关过二百多人,因房屋太小,拥挤不堪,闷死了不少"犯人",到了1948年成立了渣滓洞看守所,这才移出一百多人。剩下的一百多犯人多是政治犯,都是关了几年或十年以上的。

毛人凤从杨进兴手里接过档案,徐远举忙从案上抽出笔,蘸饱墨水,递了过去。

毛人凤提起笔,在每一份档案下签上四个龙飞凤舞毛笔字:拟予枪决。

徐远举见签到他手下几个小特务,忙道:"局长,这几个人只是贪污几块银元、敲诈一些小东西,对,还有这一个是吸鸦片发现入狱的,这些人还是把他们放了罢。"

毛人凤把笔一搁,回过头笑着对徐远举道:"留下来也是给我们添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

徐远举是了解毛人凤性格的,决定了的事,除了蒋介石,谁也没办法使他更改。想想自己和那几个手下交情也不是很深,道:"我只是随便说说。"说着,又帮毛人凤蘸饱了笔墨。

毛人凤接着签杀了1941年从歌乐山小路误入中美所禁区的四个15、6岁的学生。

这时,杨进兴走过去,趴在徐远举背上,搂着徐的脖子看毛人凤写字。

轮到签周均时,杨进兴记起一件事来,道:"局长,你去了昆明,朱家骅来了好几个电话,说是委座同意释放周均时了。"

毛人凤手起笔落,"拟予枪决"四字已写了上去,答道:"不要理睬他,先杀了再说。"

周均时是同济大学校长,因散布反蒋言论而被捕,关禁于白公馆。国民党权贵朱家骅是周均时的留德同学,曾多次向蒋介石保周,没获批准,朱家骅只好请求军统局优待。

毛人凤一会儿就签杀了所有白公馆的人犯,抬起眼,问杨进兴道:"怎么,就这几个人?"

杨进兴道："嗯啦，以前杀的杀了，还有牢房潮湿阴暗，跳蚤太多，病死了不少，还有些人被保释出去了，像杨森的侄女杨汉秀……"

毛人凤不悦道："总共还剩下多少人？"

杨进兴道："不多不少，三十八个。"

毛人凤摇头道："太少了，太少了，这不行，除了这三十八人全部杀掉之外，那些释放的也要抓回来一起杀——包括那位杨汉秀在内！"

徐远举惊道："局长和杨将军可是深交呀！"

毛人凤道："要干革命就得大义灭亲，杨森那里我马上挂个电话去，你们只管捕来就是。"

"报告！"

毛人凤转身，见是贴身卫兵，问道："什么事？"

卫兵道："朱院长来找局长。"

毛人凤骂道："混账，你不会说我在昆明还没回来吗？"

卫兵涨红着脸，正要解释，朱家骅在几位警卫的簇拥下已走了进来，拱着手作揖道："毛先生好，我一路找你找得好苦。我来重庆，你去了昆明，我去昆明呢，你又回重庆来了，哈哈……"

毛人凤马上换一副笑脸道："人凤真是罪该万死，有什么事有劳朱院长如此兴师动众来找，一个电话不就得了？真是担当不起，担当不起！"

朱家骅道："还是周均时的事。此人呢，说话不太注意，可都是有口没心的，得罪了委员长。现在呢，他本人已经悔改了。听说最近要处决，他的双亲妻儿哭哭啼啼上门来求我，真是凄惨啦。以前呢，我和周均时在德国留学，关系太好了，亲兄弟一般，这时候，我若不出面救他，恐为天下人耻笑。委员长那里，我基本上说得差不多了，毛局长这里，还请高抬贵手——"

毛人凤喝退左右，连连摆手道："朱院长说哪里话，我若有这特权，别说是朱院长亲自来重庆，就是捎个口信最多打个电话，我都会把周教授放了。"毛人凤边说边忖道："你当我是傻瓜，若委员长同意放人，还能亲自上门求我？"接下去又道："朱院长，这样罢，我以前也为你努力过，这回我就再尽最后一次努力，力劝委座原谅周教授。"

朱家骅听得，喜道："谢谢毛局长，我等的正是这句话！"

朱家骅离开后，毛人凤觉得很有必要和蒋介石通次电话，请示请示。

电话挂通了。蒋介石问道："喂，哪里？"

毛人凤打一个立正，哈着腰说："校长，我是毛人凤，在重庆给您打电话。"

蒋介石："有什么重要事情？"

毛人凤道："没有。只遇上点小小麻烦，我正要执行您的指示处决重庆留下的人

犯，不想，朱副院长一而再再而三来保释周均时。"

蒋介石道："我知道了，放掉罢。"

毛人凤急了，害怕对方放电话，忙道："校长，校长，您听我说，这周均时在这里受到我们的优待，还天天骂您。"

蒋介石道："噢，有这回事？朱家骅还骗我说周均时已经悔悟。好罢，我找朱家骅去。"

毛人凤脸上急出了汗，顾不上擦一把，道："校长，您不要放电话，我还没说完，周均时因为骂您太凶，我已提前处决了，朱家骅我只能暂时稳住他，等您的指示再回复。"

蒋介石道："既然已经处决，只好如此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毛人凤道："只有一件事，杨森是我多年的朋友，交情很深，前些天我不在，他把他的侄女杨汉秀保释了，可杨汉秀是共产党，若共产党不杀，影响太大了，所以，我已下令抓她回来。"

蒋介石道："你做得对，就是要这样！"

毛人凤刚把手中的话筒按下，还来不及松手，电话铃就响了。不用猜，毛人凤已知道是谁打来的。

果然是杨森为他的侄女再次被捕找毛人凤。

毛人凤没有发话，任杨森噼里啪啦说一大通。待他说够以后，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毛人凤哭够以后，开始抽抽答答和杨森说道："杨森兄，我对不起你，你恨我、罚我、打我……我反而心里好受一些，我白当了这个保密局局长，连令侄都救不了，刚才委员长又打电话来催问，一再命令把释放的人犯抓回来，并特别提到令侄是女共党，我……我……"

毛人凤还要演戏，那边已放下电话。毛人凤冷笑一声，哭过之后，居然脸上没有半瓣泪。恰好朱家骅来电话催问，他又少不了如此这般一番表演，不在话下。

话说在白公馆里还关了一位军统汽车队队长刘笃一。

刘笃一是军统局兰州训练班毕业生，驾得一手好车，因此，很快获得汽车队队长之职务。

解放军大军南下的时候，负责保密局一部分职员、家眷撤往福州的运输工作，没想到，福州又解放。在逃往广州途中与保密局总务处一职员的老婆好上了。

当时，在车上很拥挤，刘笃一让这位漂亮的女人坐驾驶室，一边驾车，一边摸一摸，捏一捏，见没有反抗，胆子就大了起来……一路旅途那么漫长，车上又不好动作，经过一荒山野岭时，刘笃一把车停下来，要大家大小便，于是和女人偷偷钻进密林里……谁知，这事被一位副官注意发现，当场抓获，并以此要挟想也占份，没想这

副官长得奇丑,不中女人意。回到重庆后,这位副手向毛人凤打小报告。

毛人凤一向认为搞女人只能是大人物的专利,小特务搞这名堂当然得严惩,于是命令徐远举将刘笃一扣压起来,囚禁在白公馆看守所里。

毛人凤刚刚应付了杨森和朱家骅,又见徐远举急匆匆进来,道:“局长,刘笃一是不是也要处决?”

毛人凤道:“你刚才没见我已经签杀了吗?”

徐远举道:“都是自己人,还是放了罢。”

毛人凤不悦道:“又不是我要杀人,是总裁的指示。”

徐远举道:“您可以向总裁求情嘛!”

毛人凤道:“总裁近日的脾气很大,刚才我为朱家骅保周均时、为杨森保杨汉秀碰了一个大钉子,还挨了骂,人又没救下,弄得我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现在我谁也不保了。”

徐远举道:“局长,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何况刘笃一是你多年的部下。”

毛人凤道:“谁叫他六根不净,稀里糊涂乱搞女人?女人是谁都可以搞的吗?”

徐远举趋前一步道:“局长,刘笃一老婆哭哭啼啼求上门来了,说她上有老下有少,全靠她丈夫养家活口,怪可怜的。”

毛人凤皱眉道:“凡是要杀的人哪个不可怜?哪个没老没少的?同志,我们是干杀人职业的,不是慈善机构!”

徐远举从正面说不通,附着耳小声说:“刘笃一老婆好漂亮哟,局长要不要——”

毛人凤听得,马上眉开眼笑,道:“你叫她进来罢。”见徐远举欲出门,又招手叫住道:“慢!我不能趁人之危,你先问她,若愿意时,就进来,不愿呢,就成全她做贞节女子。”

毛人凤这一招为的是省时间,如今是大兵压阵四面闻楚歌的时候了,凡事讲求快和省,谁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调情玩浪漫。

一会儿,刘笃一老婆进门来了,垂着头,脸上挂着泪水。这种时候,她没有选择贞节的权利自由。

毛人凤见着女人,马上就有了反应,边走边道:“为刘笃一这号用情不专的人,你不值得一哭,新时代男女平等了,他乱来,你也有权利偷人养汉,这才公平。”

毛人凤走近刘妻身边,用手端起她的下巴,发现确有几分姿色,咽了口水道:“这么漂亮的老婆,刘笃一还去外面乱来,真是没心没肝。来。”

毛人凤搂着刘妻,一边剥她衣服,一边命令道:“徐远举,帮我把了门,不要让人进来!”

原来，刘笃一和徐远举一向关系很好，徐远举因此占了车队不少便宜。刘笃一被关后，刘妻也三番五次求他，到了这节骨眼上，不得不建议刘妻用色相救夫。

半个小时后，刘妻头发零乱地开门出来了，徐远举问道："事情说妥了没有？"

刘妻说道："他要我等一等，具体事项要和你商量。"

刘妻走了后，徐远举进门来，见毛人凤正打着呵欠斜靠在椅子上养神。

徐远举等了一会儿，毛人凤道："干这玩意真是好累，不干又做不到。"

徐远举道："局长，刘笃一是不是马上就放？"

毛人凤立即坐了起来道："不行，我签杀的绝对不可以更改！"

徐远举一惊，道："那、那他老婆这里如何交代？"

毛人凤想了想，招手要徐远举过去，如此如此一番。徐远举边听边点头。

毛人凤小声说完话，突然提高声音问道："徐处长，现在几点钟？"

徐远举抬起手，看了表，答道："快11点半了。"

毛人凤点点头，沉默片刻，道："嗯，还早，你马上通知杨进兴，要他开始行动，免得夜长梦多。"

徐远举打了一个立正，应道："是！"退了下去。

杨进兴接到命令，说："一切都早已准备妥当了。"

杨进兴来到白公馆牢门口，叫道："黄显声，毛局长找你谈话。"

人群里马上站出了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此人就是黄显声将军，他原是东北军张学良部下副军长，因"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兵谏"被扣留，十多年来，一直关在白公馆里。

黄显声出了门，杨进兴探头对里面的人说："现在时局变化了，毛局长准备释放大家，想单个谈谈话，出去以后为他美言几句。"

杨进兴说罢，转身对黄显声道："黄将军请走罢，毛局长在步云桥那边的办公室等你。"

步云桥离白公馆不到半里，过了桥要经过一个小山坳才能到毛人凤的局本部。

黄显声在前面走，过了桥，来到山坳前，见平时要过的小路前面已挖了个大坑，正想着怎么过去时，后脑勺已中了一弹，眼前一黑，被身后的杨进兴一脚踹下坑去……

杨进兴杀了黄显声，对潜伏在附近的手下道："你们去一个一个给我把他们骗过来，看我的！"说着，弯腰从松土堆里寻出那把三十斤重的大板斧。

第二次被骗出来的是四名国立六中的学生，这四个孩子一时贪玩、好奇，从歌乐山小路上下来误入中美所禁区被毛人凤扣押，家长学校到处寻人都寻不着，早当失踪处理了。此时，这些孩子认为自己没有罪，对杨进兴的谎言深信不疑。

步云桥这边他们是来过的，被特务骗出后来到这里，见杨进兴坐在那里，以为走错了，欲转身，杨进兴道："没有错，从这里下去有条路。"

四个孩子走过来，杨进兴"噔"地站起，一斧头把后面的一个劈倒，轮起斧来又劈倒第二个，前面两个吓得调头就跑。

杨进兴对部下吼道："你们死了是怎的！"

部下这才醒过来，拔枪打倒一个，杨进兴也追上另一个把头劈下来，因担心后面的已经来了，忙命令道："快，把尸体拖进坑里去！"

杨进兴边拖尸体边骂道："我说一次解决一个，谁叫你把四个一次叫来的？"

部下道："我是只叫一个的，可他们非要一起出来。"

正说着，后面又来人了，杨进兴一脚踹在部下屁股上，骂道："你他妈的误我的事，我把你也砍了！"

杨进兴抬起头，见来人是刘笃一，便放下心来，刘笃一见了学生的尸体，吓得全身发抖，求饶道："杨所长，高抬贵手……"

杨进兴道："毛局长已吩咐了，不杀你，但你得自己跳下坑去和死人呆到天黑，到时你老婆会领你回去。"

刘笃一这才大喜过望，连连称谢，帮着杨进兴拖尸体，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装成死人。

接下来是周均时，他走近坑边，马上转过身来对杨进兴说："你们不能杀我，我同学朱家骅会对你不客气的！"

杨进兴狞笑着道："我怕死朱家骅了，我不敢杀你的。"说着，猛蹿上去，手起斧落，把周均时的头劈成两半，一脚踹下坑去……

……

已经杀到第三十六个。杨进兴放下斧头，活动着手关节，自言道："累死了，累死了。毛局长也是小气，杀一个人才给两块银洋。"

最后一个是一位女士，名黎剑霜，她是同丈夫一起关进来的，因此，在狱中怀孕生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她抱着孩子，走过步云桥，来到小山坳，见杨进兴提着利斧站在那里，双手沾满了血，顿时心里凉了半截。

走近后，因杨进兴刚从黄显声将军身上搜得一支金笔、一只游泳表，此时正往怀里揣，就在这时，黎剑霜向坑下一看，不禁惊呆了：三十多位与她朝夕相处的难友，全倒在血泊中，其中有的尚未断气，正在挣扎着呻吟……

她自知难免一死，双腿跪下地求道："杨所长，这个孩子命苦，一出世就在阴暗的监狱里，现在还不到周岁，根本不曾知道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我求你留下她，愿代他多挨几斧，杨所长，你慈悲慈悲吧，你也有孩子呀……"

黎剑霜道："你就当多养了个女儿，不行时，也可送人，放她一条生路。"说着，抱

住了孩子,泪水如泉一般滚下来,狠狠地在小脸蛋上亲吻一口。

杨进兴弯下腰,从黎剑霜手中接过孩子,此时,孩子睁着一对黑豆似的眼睛看他,咧着嘴,无所顾忌地笑了……杨进兴打一个响口,逗了一下,道:“挺可爱的。”突然,脸一沉,露出凶相,举起孩子向地下掼去——



逃离大陆前,国民党军警枪杀政治犯

黎剑霜奋不顾身扑了过去,用凄厉的、悲惨的声音叫道:“宝宝、我的宝宝——”

黎剑霜见到孩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伟大的母爱驱使她叫喊着,奋不顾身地扑过去与杨进兴拼命,就在这一瞬间,杨进兴的手下抽出匕首刺向她的腹部,随即倒了下去……

因为没有杀中要害,黎剑霜还在蠕动,伸出双手,用沙哑的、无力的声音叫着,向她的孩子爬来。杨进兴从地上拾起斧子,当着黎剑霜的面把还哭叫的孩子劈死,剁成几块,这才回转身,把斧背砸向黎剑霜的脑袋……

杨进兴杀完最后两个,把斧子扔下,坐下去喘着粗气。就在这时,听得步云桥那边有人叫好,并拍着巴掌。

抬头一看,见是毛人凤在徐远举等人的簇拥下走过桥来,拍巴掌道:“好,干得好,这才是我们的好同志!”

毛人凤走近又道:“好同志,不要坐下,站起来,前面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你去杀、去砍!”

天色渐渐黑了起来,毛人凤亲手给杨进兴发了奖金,又指示道:“明天血洗渣滓洞,今晚先去洗个澡,好好睡一夜。这些尸体明天一早再来处理。”

毛人凤等人走了以后,刘笃一心惊胆颤地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恰好他老婆叫着他的名字寻来了,不提。

话说渣滓洞看守所,名义上是隶属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不属保密局。因它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领导,而二处是由保密局领导,实际上等于就是保密局领导的。

渣滓洞原关押约三百人,在此之前已屠杀一次。上一次屠杀的具体时间是1949年8月中旬,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关押张学良、杨虎城的息烽监狱长周养浩（即《红岩》里的沈养斋）

这些地下党员，是1948年春徐远举搜查《挺进报》，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而被捕的，《红岩》中有详述，此处略之。

因杨进兴屠杀白公馆的人手段残忍，得到毛人凤的表扬，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看守长徐贵林很不服气，准备干个“更漂亮”的让毛人凤看看。为此，他俩叫了一个名叫钟铸人的杀手一起研究，终于想出一个“绝招”来。

第二天一早，钟铸人驾着一辆大卡车，带了十几名小特务去重庆市购买了十大桶汽油。

上午钟铸人从重庆回来了，问李磊和徐贵林道：“准备得怎么样了？”

李、徐二人点头道：“嗯！差不多了！”

钟铸人跑到牢房一看，见每间都有犯人，火道：“什么差不多了？还是老样子！”

李磊道：“我是说那间大牢收拾得差不多了。”

渣滓洞集中营是一长列监牢，共有十八间，另外还有单独的一栋女牢，全是砖石结构，铁门、铁窗，可以囚禁三百人。

钟铸人领着李、徐两人，逐个对十八间牢房的监守特务道：“把你们房里的犯人全解到女牢中去，我们要开个大会，毛局长亲自训话。”

约四十分钟后，十八间牢里的犯人全部集中到女牢里了，钟铸人命令李磊道：“快，把铁门关上！”

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了。顿时，牢里的犯人骚乱起来，一时间人声鼎沸、吵吵嚷嚷。

按预定计划，关上铁大门后，钟铸人、李磊、徐贵林端着汤姆生机枪冲过来迅速散开，一人占着一个窗口，对着房内疯狂扫射：“哒哒哒……”

一时间，女囚牢里一片惨叫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和着机枪声，在中美合作所的上空久久回荡着。

枪声停止了，房内一片血肉模糊。当徐贵林指挥着一群小特务把汽油用水管往里喷浇时，钟铸人抱着机枪，“哇”的一声吐了……然后，他把枪扔掉，刚好毛人凤也亲自来督阵。钟铸人跑过去叫道：“局长，让我快点去台湾吧。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可是，在这里用机关枪扫射人犯，看着他们手无寸铁，又锁在牢里乱窜惨叫，心里实在难过。但是，这是你的命令，我们只能这样扫射，这个玩意真不好干啊！我们这样杀人，如果共产党捉住了我，对我们还会饶恕吗？共产党打到重庆来了，局长，快安排我去台湾吧！”

这时，一个小特务跑了过来，对钟铸人说：“钟队长，他们命令我点火烧人，我下

不了手呀,我也是人,里面还有很多活的……"

毛人凤脸上的肌肉跳动了几下,叫道:"徐远举,把杨进兴叫来!"

恰好杨进兴听到机枪声过来看热闹,听到毛人凤叫他,跑步过来,道:"局长,有什么吩咐?"

毛人凤指着那个不敢放火烧人的小特务道:"把他投进牢里,一齐烧死!"

小特务听了,杀猪般嚎叫道:"钟队长,救命啦——"

毛人凤听得火了,从腰上拔出手枪,"砰,砰"两枪打死了小特务,恶狠狠地对钟铸人道:"谁胆小,这就是榜样!"

钟铸人捂着面孔,"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转身边跑边叫道:"我要去台湾,我要去台湾!"

毛人凤动了杀机,对着钟铸人的背影举起了手枪。

徐远举一眼见了,叫道:"局长,不可以!"

毛人凤这才没有扣扳机,回头对徐远举道:"有什么不可以?如果都像这些人一样贪生怕死,我们面临的这一大堆任务谁来完成?"

徐远举道:"不就是新世界监狱还有一批人没杀么?我已经派人在松林坡挖好了坑,等会儿杨森派人解到这里来,用机枪一下子就解决了。"

毛人凤道:"你以为新世界的犯人解决就没事了?可以去台湾了?同志,没有这么简单,接下来的任务比平常要多一百倍。"

徐远举道:"我们的任务是屠杀嘛。局长,说句心里话,不是我胆小,实在是我们杀的人太多,给共产党抓住,谁的脑袋都保不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尽快过台湾去。"

毛人凤和徐远举说话的时候,钟铸人已经跑远,毛人凤提着枪还要追,突然,杨进兴举着一个火把,怪声狞笑着尖叫道:"哈哈,烧大火了,哈哈!"

毛人凤循声望去,只见杨进兴将火把扔进浇了汽油的大牢里——"轰"地一声火光冲天,周围的人被窗口和门缝里蹿出的大火烤得没法忍受,纷纷退了回去。

一开始,牢房内还发出囚犯临死前的惨叫,随火光的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惨叫声没有了,变成了浓烈的肉糊味……大火持续烧了一个多小时,直至房子轰然倒塌,才渐渐微弱、熄灭,剩下一堆瓦砾,冒着夹杂肉糊味的青烟。

几百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火葬了……

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比炸雷还要威猛百倍的响声,毛人凤感到像地震一样的震撼,中美所所有的窗户玻璃震得哐哐响。

徐远举把耳朵堵住,叫道:"飞机来了!"

话音未落,又是几声巨大的爆炸响起,这爆炸声更近,渣滓洞十八间牢房的瓦片在滚动,玻璃几乎全被震碎,那些来不及堵耳朵的,耳膜被震得嗡嗡响。

毛人凤见徐远举这样子,笑道:"你放心,共产党还不会这么快。"

"毛局长,毛局长,共产党打进来了,我们快逃吧!"爆炸声一停,杨进兴一改刚才放火杀人时的威风,哭叫着跑过来要求毛人凤放他去台湾。

此时,毛人凤已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害怕共产党报复,因众心所向,他不好再发脾气,只好改口道:"你放心,共产党还不会来,而且也来不了,总裁亲自在重庆坐镇,胡宗南、宋希廉防御作战,重庆的防务固若金汤,这响声是杜长城在执行炸毁大渡口钢铁厂、铜元局兵工厂、郭家沱五十兵工厂、二十兵工厂、磁器口发电厂。"

杨进兴道:"既然有把握固若金汤,这些家当为何要毁了?"

毛人凤自知难圆其说,只好道:"这是总裁的策略,我们不必细究。我们现在还不能跑,新世界的犯人还没有处理,这批人一定要杀!"

杨进兴一听说要杀人,马上又来了精神,道:"局长,等杀完人,我们可要逃走了,这里不能久留。"

徐远举也在一旁道:"是呀,局长,我们这些杀人的人,共产党都是存了档案的,不比其他部门的人。"

毛人凤道:"好吧,好吧,等完成任务再说!"

这时,有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年轻人东张西望,见了这边有人,跑过来问道:"请问谁是毛局长?"

毛人凤干咳一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找他有什么事?"

来人道:"我是杨森将军的副官,他令我把新世界的几百个犯人用车队送来,不知怎么处理?"

杨进兴走过来道:"你他妈的办事拖拖拉拉,我们已等了多时了。瞎了你妈的狗眼,这位就是毛局长!"

来人忙脱下军帽,向毛人凤点头行礼道:"对不起,对不起,下官有眼不识泰山!"

毛人凤摆摆手道:"不客气,你把人交给这位同志吧。"然后命令徐远举道:"你带杨将军的人把车开进来,带到松林坡,就在那里解决算了。"又对杨进兴道:"你回去多带些子弹另外还带几个同志帮你,用机枪扫射,等完成任务再点尸体,每个人也是两块银洋。"

杨进兴舔着嘴唇道:"是!这就去准备。"

毛人凤拍着他的肩笑道:"今天这便宜给你捡了,我的枪我的子弹,杀一个人还有两块大洋,这比长工帮地主种田强多少倍。他们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天都挣不了两块银洋,你只需扣动一下扳机。"

杨进兴道:"要是天天有这么多人杀就好了,这辈子还能发个财,可惜的是只能杀今天一天人了。就好比大年三十喂猪——长不大了。"

毛人凤道："少啰嗦，快去罢。"

杨进兴离去后，六七辆汽车已开到松林坡附近的车路上停下了。那位杨森的副官从前一辆车的车头上跳下来，向后面边跑边叫道："到了，到了，以后你们就搬到这里住下！"

接着，每一辆车上押送的人呼喊同样的话。

犯人从车上下来了，都提着行李，他们相信杨森副官的话，是"换一个地方"。

犯人全下来以后，徐远举已吩咐特务荷枪实弹成两列站着，命令犯人沿着杨虎城全家走过的那条路，迎着夕阳的余辉，在寒冷的秋风里鱼贯穿过参天古松树，然后一级一级爬那三百多级石阶。

在犯人们爬石阶的时候，杨进兴已领着十几名特务已抵达松林坡，只见他身背弹夹，腰别了三支手枪，怀抱一支汤姆生手提机枪，探头向坡下望去。

这个山坡已记不起屠杀了多少人了。特务们挖人坑的时候，每一铲都能铲起几根人骨头，随便抓一把土，都有紫黑色的血块。有的尸体还没有全化，衣服一件件完好无损，到处弥漫了死人的臭气。为了避臭，徐远举派人从重庆市购来大量石灰，和在泥土里，撒在尸体上……

下面是铁丝网、电网、水沟、围墙，一层层障碍，在这种地方杀人，不用担心犯人逃跑或反抗。

大队的人群上了台阶，走过戴公祠。上松林坡的路坎坷不平，有一些生病的犯人跌倒了，同伴忙将其扶起，一步步爬上山去。

到了尽头，领头的犯人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没有路了呢？"

众人停步面面相觑，突然，松林后面跃出一个人来，狞笑着叫道："我给你指一条路，马上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话音未落，几支汤姆生机枪同时喷着火焰，射向手无寸铁的囚犯……

杨进兴狞笑着越打越上瘾，打完一个弹夹又换上一个，当他听到囚犯们的惨叫声、口号声、嘈乱声，看到一片惊慌失措的混乱场面、活人临死前的绝望、枪弹穿过肉身后流出的血……

杨进兴狞笑着嚎叫道："过瘾，好过瘾！"

枪管打红了，杨进兴打完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扔在地上，从旁边的小特务手中夺过一支，接着又打……

第一遍枪声过后，松林坡剩下遍地的尸体和痛苦挣扎的负伤囚犯。

这时，徐远举命令道："时间来不及了，共产党打过来了，快，快把这些尸体拖进坑里去！"

特务们七手八脚的拖尸体。这时，有一个没有打死的囚犯央求道："好痛呀，求求你行行好，再给我补一枪！"

那个拖他的小特务过意不去，欲开枪，杨进兴见了，喝道："把他活埋了！"

远方，传来了枪炮声。这时，毛人凤的卫兵跑过来对徐远举道："局长说来不及了，这些尸体不用掩埋，派几个人用汽油淋了烧掉，所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去局本部开会。"

徐远举意识到，此地已不能久留，必须马上过台湾。他先通知杨进兴等人去局本部，自己则回处长办公室给昆明打电话，通知沈醉给他办飞往香港的机票，然后由香港飞往台湾。

再说杨进兴杀完了人，兴奋期过后，听得远方枪炮声，马上害怕起来。现在，他唯一的出路是到台湾去，当徐远举通知他，他满怀希望地认为一定是研究到台湾的事。

毛人凤在局本部会议室踱着步，待众人到齐后，把杨进兴叫到一边附着耳朵道："你带些人负责警卫工作，我开会是宣布大家的去留布置任务。台湾不可能都过去，一来时间来不及，二来飞机太挤。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带走。"

杨进兴这才放了心，暗道："看来我杀人没有白杀。"

会议开始——具体地说，这算不上会议，因为毛人凤把一切都已布置、安排好了，容不得部下争辩。

毛人凤道："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再隐瞒，重庆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地方，这不奇怪，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是暂时退让——有退，才有进，这是自然规律。"

"现在，很多同志们以为重庆该炸毁的已经炸毁了，该杀的人也杀得差不多了，以为马上就要到台湾去。同志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没有远见的。根据总裁指示，我们必须全部留下来！"

话音一落，会场一片嘈杂声、骚乱声。毛人凤给杨进兴使了个眼色。杨进兴一手握着一把手枪干咳一声，语气凶狠地说："闹什么闹？你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是不是要造反呵？有种的站出来！"

这些特务见周围站满了持枪警卫，明白这是毛人凤策划好了的，又见他一副笑里藏刀的样子，只好把气咽下了。

毛人凤见已经静下来了，接着说道："同志们的去处我都安排妥当了，保证大家满意，根据情况的不同，分四个方案安排。第一是搞潜伏工作，这项工作由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担任，分配到各大中城市里，组织将发给高津贴，每人每月二两黄金。你们的任务是解放后搞共产党的情报。总裁特别希望这些同志能混入共产党里面去。名单、经费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会儿交各处具体安排。

"第二是搞还乡运动。这部分同志可以自愿报名，返回自己的家乡进行单个活动。你们可以说这些年在外面做生意，随便扯什么谎，都可以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地

方立下足，生下根。"说着，毛人凤扫视了众部下。这一条妙策是毛人凤想出来的，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安排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没法安排，这种一举数得的办法提出来后，蒋介石非常赞赏。

毛人凤道："从事还乡运动的同志要安下心来，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你们要相信总裁，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的。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到时一定可以得到重用。

"另外，你们回去以后，估计骗不了共产党的，可以向当地共产党坦白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出卖其他同志，不准揭发别人的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严重的我会马上派人来进行纪律制裁！

"其实呢，自首交代一些历史，可以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共党机关得到工作，那时我自然会派人来联系的，在没联系上以前，可以相机行事。凡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台湾，我一定重奖！

"第三是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的，我们也懂得这一套，在这一方面要比正规部队强得多，要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是绝对可能的。凡是没有参加潜伏工作和返乡的同志，都可以加入到这个组织来，再在各地发展一些杀过人、越过货、霸人妻的好汉，这样总不会少于几万人罢。

"最后，就是所有中共叛徒一个也不许去台湾，连张国焘都要留下来。因为叛徒去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用不着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了台湾后，我们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来的好处有很多很多——"

说到此处，毛人凤弯着手指头，一件件数道："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我们还要好得多。

"第二，留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支出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同志便可以减少一些麻烦。

"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利用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

"第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我们。"

毛人凤还要往下数,"轰"地一声,不远处有了爆炸声,他吓得一惊,把想好的话全都忘了。接着,有流弹落在瓦上,众人都惊愕不已。

杨进兴出去看了一会儿,进来小心对毛人凤道:"局长,共产党打到重庆来了,再不逃就来不及了。"

毛人凤于是宣布道:"同志们,大家的工作就安排到这里,散会吧。"

有个特务突然问道:"局长,你安排我们,那么你自己呢?你可以留下当游击队总司令嘛!"

杨进兴骂道:"放屁,局长身负国家重任,怎会去当个流寇司令?他自然要过台湾去!"

毛人凤见情况危急,令杨进兴、徐远举护着,出了局本部,直奔车库。

早有司机等在那里,毛人凤与徐远举耳语几句,然后,徐远举上了一部小车,毛人凤则由杨进兴等一干特务护着,上了一辆大卡车。

流弹在天空中呼啸着,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时刻,杨进兴死抱着毛人凤认为绝对万无一失。

走了一阵,毛人凤突然对前面的司机道:"停一下,我尿急了。"车停下后,毛人凤拍拍杨进兴的肩道:"稍候一下,我一会儿就来。"

毛人凤下去后,杨进兴等很久不见他再上来,急了,跳下去,见徐远举倚在后面的车上抽烟。

徐远举见了杨进兴,打开车门,探出头道:"杨所长,毛局长要我转告你,希望你安安心心上山打游击。"

杨进兴自知上当了,嚎叫着大骂毛人凤。

徐远举见状,幸灾乐祸地说了句什么,把杨进兴惹得火了,拔出手枪就是一枪。

四 破坏!破坏!破坏!

毛人凤利用完杨进兴后,将他骗至中途又甩掉。杨进兴自知上当了,嗷嗷嚎叫着:"毛人凤,你骗了老子,等有机会我宰了你!"

徐远举见状心里涌起一股幸灾乐祸的得意。道:"杨所长,安心打游击罢,大陆要杀的人多得很,你可以过一辈子瘾,等你当上了大英雄来台湾领奖,我们再见!"

杨进兴听出徐远举的话是有意刺他,火了,拔出手枪就射了一枪,谁知徐远举早有防备,关上了车门,此车乃戴笠乘坐过的防弹车,子弹"嘣"的一声飞溅开了。车

辆冒一股青烟，吱溜一下掉过来，向另一条路上开去，然后才爬上卡车向西南逃窜。

徐远举令司机把车开往成都。

原来毛人凤为了甩掉杨进兴,要徐远举派两部车尾在毛人凤的大卡车后面,到半路接应,然后一齐去成都,指挥成都大破坏。

且说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撤离大陆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大破坏活动。主要是炸毁桥梁、机场、工厂等。先从广州大爆破说起。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

正在忙于安排屠杀计划、暗杀行动的毛人凤突然接到蒋介石紧急召见的命令,急匆匆赶去面见蒋介石。

"破坏!破坏!我以前就吩咐过你,不为己用,何以资匪?"蒋介石一看到毛人凤,便气急败坏地大声咆哮,"现在连美国人都来指责我们了,把完整的城市拱手让人,你们保密局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匆匆赶来的毛人凤,连气都未喘定就挨了蒋介石一顿骂,不禁感到有些茫茫然不知所措,其实毛人凤在这方面向来是有精心布置的。就在去年秋天,蒋介石特别准许毛人凤在保密局增加了二千八百八十八人的编制预算。而毛人凤把这二千多人的编制预算大部分用于建设新成立的技术总队。这支由杜长城任总队长,胡凌影任副总队长的特别队伍就是专门从事各大城市在失守前进行大破坏活动的爆破队伍。这支队伍在成立以前,毛人凤在苏州专门举办过一个爆破人员的培训班,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各种爆破技术培训。以后,毛人凤就把大部分学员作为骨干编入了"技术总队"。这支部队成立以后,曾参加了阻止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的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爆破活动。南京、上海失守前,毛人凤也曾布置这支队伍参与爆破破坏,只是由于共产党军队来得太快了,而国民党军队又撤得太慢了,一时没有完成较大的破坏而已。

看到毛人凤有些茫然而又内疚的神态,蒋介石稍稍地缓了调子。

"现在你把其他的工作安排好,抓紧让你的总队干一两件大的破坏事件。不能太便宜共产党了!"

"是,我一定抓紧办理。"毛人凤忙回答应诺下来。"我已布置胡凌影在台湾抓紧训练,随时可以把他们调出去执行任务。"

"这就好,"蒋介石点了点头,"目前,共产党对广州方面攻得较紧一点,而李宗仁我看是顶不住的,你可以先从广州开刀。回头你去布置安排好,我等着听你的消息!"

毛人凤急忙赶回办公室,立即通知保密局台湾本部:命令胡凌影立刻率领一个爆破组驻扎广州,并从台北运去各种爆破器材,执行蒋介石下达的命令。

广州爆破拉开了国民党在逃离大陆前夕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序幕。破坏活动亦由此成为这一时期毛人凤在大陆与暗杀、屠杀、安排潜伏特务鼎足而立的三大活动之一。

在接到毛人凤命令之后第三天，胡凌影便从“技术总队”里面挑出一些得力人员，组成一个“广州爆破组”乘飞机开进了广州市。

“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毕业于兰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行动系，他在兰州特训时各门功课考核皆优，受到了校方及军统局的重视。另外，他特别擅长爆破技术。这一特长为毛人凤所看重，后被派往苏州主持举办一个“爆破人员培训班”。他本人随后便被任命为专管爆破的“技术总队”的副大队长，一下变为毛人凤手下的心腹干将。

这次他被毛人凤亲自派往广州，可见，毛人凤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本人也决心在广州做出一番轰天动地的“杰作”，于是踌躇满志地来到广州市，“爆”气十足。

胡凌影一到广州，顾不上去欣赏美丽的花城秀色，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国民党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事前毛人凤指示他来到广州之后马上与卫戍司令李及兰接洽，并具体商量行动方案。所以，他来到司令部后径直走进了李及兰办公室。

胡凌影与李及兰见面一阵寒暄之后，便直入正题，胡当即掏出毛人凤的命令并要求李对其大力协助。

李及兰一面看着信，一面对胡凌影说：“兄弟我一定全力支持，绝不把广州好端端地拱手让给共军，你在广州需要什么就尽管给我讲。”

胡凌影脸上堆满笑容，奉承道：“李总司令效忠党国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这次我来广州，毛局长指示我一定要在撤出广州之前，将全市的重要工厂、水电设备和交通桥梁做彻底破坏。绝不要再重复南京、上海、武汉的结果。美国人对此事意见很大，总裁也因此非常重视。所以，我这次责任重大，还希望李总司令大力支持。”

李及兰连连说：“当然，当然，如今国难当头，理当精诚团结。”

后来，两人又凑在一块密谋，计划首先炸掉广州自来水厂、广州发电厂和海珠大桥，然后又对其他一些厂矿、桥梁做了一番计划。根据胡凌影的预算，要对广州来一次较大程度的破坏，所需的炸药量要好几百吨。对此，胡凌影本人毫无办法，他只能依靠李及兰的实力。

胡凌影考虑了一下，对李及兰说道：“李总司令，根据我们刚才的商量结果，对广州的爆破可真算得上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如果能够完全按计划实施的话，不仅总裁会对此通令嘉奖，肯定美国人也会赞不绝口，应该说这对我们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李及兰兴奋地说：“那是不在话下。”

胡凌影又接着说道:"但是,要完成这项计划谈何容易。首先,我们从台湾带来的爆破器材非常有限,据我计算就算只炸掉那几个重要目标也不够,何况还有其他方面。因此,我希望总司令能够为这个计划提供充足的炸药。"

李及兰信口地接过话:"这没问题,炸药方面的收集,我交给卫戍总司令部的后勤补给处长谭南光,让他去负责,应该没有问题。"

胡凌影深深地吸了口烟,重重地吐出了浓厚的烟雾,又说:"这是其一。另外我从台湾带过来的爆破小组人数太少,又不大熟悉广州的地形。根据我们毛局长的意思,我来这里要与你们联合成立一个秘密行动小组,来专门负责这次爆破工作。当然这一切工作都在您李总的领导之下,我只负责具体的技术工作。"

李及兰顿了一下,随即又说道:"这也没问题,我可以抽调一些精干人手来具体协助你的工作。"

胡凌影高兴地说道:"太好了!有李总司令出面,这次爆破计划一定能完成得惊天动地!"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从卫戍总司令部出来后,胡凌影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想这次行动还得依靠他的力量。随后,他立即打了个电话,约定了两人的会面地点。

胡凌影想到的这个人正是保密局的一名高级特务——程一鸣,这时,他担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总保防处处长兼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

说起程一鸣,他与胡凌影还有一段师生之情。当年胡凌影在兰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学习时,程一鸣正在该校执教。两人彼此间还谈得比较投机。

在程一鸣的办公室里,胡凌影拜会了程,并进行了一番久别重逢的寒暄。程一鸣不知胡凌影突然来到广州有何使命,而胡因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避而不谈。晚上,胡凌影盛情邀请程赴宴。

广州太平饭店内,程一鸣和胡凌影正在里面边吃边谈。

程不解地问道:"你这次是经广州到台湾去,还是在广州工作?"

胡低声地回答道:"这次是毛人凤派我来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受总司令李及兰指挥,成立一个秘密的行动组,准备在广州撤退时,将广州市的一些重要水电设备和桥梁炸毁。"

程疑惑地问道:"李宗仁在广州,他手下也有一个什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就是原保密局副局长徐志道,为什么不让他来负责破坏?"

胡凌影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谴责我们在战场上不战而逃,撤退时又没有将工厂、水电设备等彻底破坏,因此,总裁才命令毛人凤局长派人将各重要城市的工厂、水电设备以及交通桥梁加紧破坏。"

胡凌影继续说道:"眼下我来广州已经同李及兰联系上了,近期内即开始布置

行动，我希望在我行动的过程中您能给予大力支持。”

程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不久，两人席散离去。

胡凌影在得到李及兰的支持后，便开始着手行动。

9月下旬，他本人带领行动队员分几路对广州市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把广州的兵工厂、自来水厂、发电厂、海珠大桥、缫丝厂等许多重要目标都标在爆破图上，准备在撤退前夕安装炸药。因此，他们必须算出具体目标所需炸药。

行动组特意对自来水厂、发电厂和海珠大桥进行了一番细致的勘察，决定首先把这几处列为重点爆破对象。

经过一个星期的考察，各个地点的爆破方案都最终汇聚在胡凌影手中，他在几经统筹之后，最终制定出了一个完整破坏广州市的爆破计划。

万事已备，现在胡凌影的秘密行动小组只是等待机会实施动作。

他们万没料到人民解放军的南下推进速度是如此的迅速，以致打破了胡凌影的“破坏广州计划”的全部实施。

1949年10月3日前后，白崇禧将他指挥的三兵团的第七军和四十八军调守衡宝线，力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南下。

10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将第七军的一七一师、一七二师和四十八军的一三八师、一七六师全部歼灭。

白崇禧惊悉自己的四个师被歼灭，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为了保全实力，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部队撤回广西。于是，人民解放军挥戈直下广东，对于国民党来说，广东局势岌岌可危。广东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不战自溃，连广州卫戍总司令兼兵团司令的刘安祺也闻风丧胆，慌忙在10月12日晚，将整个兵团撤往海南岛转运台湾。一时间，广州城内外到处都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

在昆明的毛人凤连做梦都没料到，国民党军队之溃败是如此的神速，他急忙电令在广州的胡凌影，迅速实施对广州的爆破计划，若实施来不及，也得把重点目标炸毁，绝不能把广州完好地交给共产党。

广州方面，李及兰、胡凌影也被突如其来的情势弄得头晕目眩、张惶不知所措。在接到毛人凤的连续几次电令之后，才匆匆忙忙地布置炸毁广州市自来水厂、发电厂和海珠大桥等几个重点目标。

在10月初，保密局从台湾运来了一批爆破器材，经胡凌影清点，根本不能炸毁所拟的全部目标，而原指望从广州卫戍总司令部能弄来的炸药也迟迟没有到位，在万般无奈之下，胡凌影只好实施重点爆破。

李及兰眼下在广州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他的部下走的走，逃的逃，弄得他要派出一个像样的队伍去掩护“行动小组”安装炸药也捉襟见肘。

胡凌影带领爆破队员准备冲进广州自来水厂安装炸药，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他们自动组织起来进行保护工厂的斗争。

在发电厂,爆破队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试图在武力的掩护之下强行冲入电厂,该厂工人英勇护厂,在厂门口工人护厂队借助铁槛为屏障,多次阻止了敌人的冲击,使电厂完整地保存下来。

炸厂未遂的胡凌影气急败坏地来到李及兰的办公室，要求他增派兵力掩护行动队进厂安装炸药。李及兰这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他更怕若炸掉水厂、电厂,恐怕自己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便对胡建议道:“先去把海珠大桥炸掉。其他地方再做打算。”

10月12日黄昏,胡凌影只好率领他的队员乘车来到海珠大桥。

望着这座古老庄严的大桥，胡凌影咬牙切齿。他原本打算在广州干出一番成就,但事到如今却一一都成了泡影,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他只有把一腔忿恨全都发泄到这座桥上。

这时,一个队员向他报告:原定炸桥的炸药不足。胡凌影一听,气得双脚乱跳,如果在广州一事无成,他还有何面目回军统复命?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李及兰,无论如何要搞到点炸药把海珠大桥彻底炸毁。

李及兰接到电话后,当即给谭南光下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要弄到炸药给胡凌影运去。

这可难坏了谭南光，在这种节骨眼上到哪去搞炸药呢？最后挖空心思终于想到:第四补给区尚残留部分炸药,于是他慌忙指挥乘车前去搬运。到了仓库里面,他发觉只有少许炸药,于是他索性将所有废弃的手榴弹以及一切可以爆炸的物品,都给胡凌影运到了海珠大桥。

当谭南光把刚刚搜集到的爆炸物品交到胡凌影手里时,已经临近深夜。胡凌影连忙把这批东西直接运到桥上,随着已经安装好的炸药的引爆,桥上的炸药也发出巨响。一瞬间,这座大桥沉重地往下落,在一片闪亮的火光中消失。

1949年11月中旬,毛人凤跟随蒋介石再次来到山城重庆。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以摧枯拉朽之势,快速向这座西南重镇推进。重庆已是四面楚歌,朝不保夕了。

11月20日,毛人凤召集在重庆的保密局高级特务传达蒋介石的最近指示。

“我们得到报告，广州撤退时，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对广州的建筑和空军的物资,破坏不彻底,致使空军三千多吨物资都被共军得去了,总裁对此极为震怒。”说到这里,毛人凤停顿了一下,故意把声调又提高一个高度:“现在总裁指示:在重庆撤退前,将重庆的各兵工厂、水电厂、广播大厦及飞机场等大楼建筑物予以破坏,总裁叫我负责主持。各位,此事责任重大啊!”

毛人凤讲完后，眼睛环顾四周，在座的特务各自神情不一，但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在这种情况下，特务都不愿说些什么，只是每人心里都在想：谈何容易，重庆这么大，这么多兵工厂、水电厂，如何着手，这不是说干就干得了的。况且，时间又这么紧迫。一句话：难啊！

顿时，整个会场静了下来，场内烟雾缭绕，毛人凤看透了众人的心思，说道："当然，这个计划是非常庞大的，光靠我们的力量是无法办到的，无论人力、物力都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将同重庆的有关单位共同实施。具体问题待日后商定，但核心是以我们保密局为主，望各位精诚团结，以党国利益为重，做好这次重大的爆破工作。"

11 月 21 日，毛人凤又在他的住所嘉陵新村六号再次召集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周养浩、交通警察局局长马志超、重庆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第五区公路工程局警卫稽查组组长陈粟冬、保密局第七处处长成希超及保密局第五处处长兼重庆办事处处长郭旭等几方单位参加的会议，对重庆爆破进行全面布置。

会上，毛人凤首先发话，他说："为了执行好这次重庆大爆破计划，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重庆破厂办事处，或者叫破坏指挥部。为了便于在重庆各地自由行动，不受任何阻挠，这个机构名义上让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任总指挥，但实际上仍是由我直接负责领导。"跟着，毛人凤又确定了破厂办事处的各个分支机构及其负责人。

接下来，毛人凤又宣布："根据总裁指令，这次大爆破计划主要针对重庆市的十个地区：第十兵工厂；第二十兵工厂，包括磁器口詹家溪分厂在内；第二十一兵工厂，包括鹅公岩分厂在内；大渡口钢铁厂；第五十兵工厂；南岸第三十、第三十一兵工厂；第二十五兵工厂；长寿水电厂；军械总库；小龙坎广播电台；重庆大溪沟电力厂。此外，还有白市驿、九龙坡和珊瑚坝三个飞机场，在这十个地区之内，共计划破坏十七个单位。每个地区设指挥官一人负责。各飞机场的破坏，由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负责指挥。"

说到这里，毛人凤呷了一口茶，眼睛瞅了瞅离他不远处坐着的徐远举，然后正声道："这次整个计划的具体拟定，由徐远举负责。要把决定破坏的目标，绘成蓝图上交核定。"

最后，毛人凤严厉地指示："对于各兵工厂的破坏程度，要以一年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对于水厂、电厂、广播电台则是彻底摧毁。破坏所需经费由郭旭预算交国防部财务处。爆炸所需的黄色炸药，估计二百一十一三百吨由国防部第四厅发给。"

这次会议一散，破厂办事处随即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工作。

11 月 23 日，在焦急不安中度过了两天的毛人凤再次把分散工作的破厂办事处各部门的人员汇集起来，敲定最后的计划：(一)决定破坏目标五百余处；(二)派

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为掩护部队总指挥;(三)确定各兵工厂的破厂指挥官;(四)破厂炸药规定预先搬运到指定位置,随同武装部队进厂,由交警第一旅在涪陵招募的一千新兵搬运炸药,每人发给奖金银元一元。(五)武装部队进厂和发出破坏命令,通用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的命令。(六)长寿水电厂的破坏,先派员前往。(七)军械总库所有大批武器,可在破坏时抢运一部或全部,以作保密局武装之用。(八)执行发火命令后,地区指挥官即率领交警部队和各厂稽查人员以及技术总队技术员等立即向预定安全地点集中。

以上计划,毛人凤一边报蒋介石审批,一边则开始着手实施。在等待批准的时候,毛人凤如坐针毡,他在考虑这个计划实施的最佳时间,但他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如果破坏迟了,又会和广州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如果破坏早了他又恐蹈1938年长沙大火惨案的覆辙。何去何从,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毛人凤禁不住想到:难道我毛某如别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平庸之辈么?他越想越苦恼,越苦恼越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求教高人。

当晚,毛人凤在杨森的公馆里设宴招待参谋次长萧毅肃、陈良,兵工署署长杨继曾和杨森等人,要他们帮忙商量研究破坏时机。席间,负责作战的参谋次长萧毅肃嘴里嚼着东西,借着酒劲,满脸涨得通红,口齿含糊不清地讲道:“兄弟以为等共军到达南川附近时进行破坏为最佳时间。”话音一落,在座的人都连连随声附和。这时,毛人凤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不断地说:“高见、高见。”

又过了一天,蒋介石的批复下来了,同意照办并批准破坏费用银圆券十七万九千一百元(其中搭发银元三万元),由郭旭去找参谋次长陈良批交国防部财务预算署发给具领,并请陈良通知国防部第四厅拨大卡车十辆备用。

就在蒋介石批复下来之际,毛人凤的重庆大破坏计划已经全部布置就绪,只待时机。

谁也没料到,解放军向重庆的推进是如此的迅速。

从贵州方向进入四川境内的一支解放军先头部队正在綦江附近同国民党队伍展开激烈的战斗,准备通过綦江大桥,挥戈直逼重庆。顿时綦江告急!

重庆嘉陵新村六号,毛人凤公馆内。他正躺在睡椅上,眯着双眼,像是在考虑着什么。桌上的收音机正在传出一阵软绵绵的女人声音: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自总裁坐镇行都以来,胡宗南、宋希濂部,联防作战,效果良好……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贵州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告捷……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使毛人凤惊吓一跳,他忙抓起听筒,对方传来了蒋介石的声音:

“宋希濂部不知干什么吃的,把共匪都要引到重庆了,眼下共军进展速度非常

迅速，你火速派人去把綦江公路大桥给炸掉，以防止其直抵重庆。”毛人凤立即回答：“是”，一边掏出手绢擦去额上的细汗。他当即给技术总队副总队长下达了执行命令。

很快，胡凌影带领二十多人随着载满炸药的两部卡车风驰电掣般地往綦江奔去。

一路上，胡凌影迎面看到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凭感觉，他料定前线肯定战事吃紧，不由得心急火燎起来，忙叫司机加快速度。

快接近綦江时，已经能够很清楚地听到枪炮声了。他慌忙来到第二军陈克非那里，与陈一道赶往綦江九孔大桥。待他们走近大桥桥头，桥对面已经出现了解放军的影子了。一阵枪响，胡凌影手下有两名特务当即倒在地上，这时候他们根本顾不得炸桥了，慌忙上车调转车头，狂奔回重庆。

胡凌影窜回重庆后，立刻又被毛人凤派往长寿，去炸毁那里的水电厂和第二十五兵工厂。

11 月 27 日，胡凌影这次在一个武装交警班的护送下，带领十几个爆破技术人员杀气腾腾地冲向长寿。他们先来到第二十五兵工厂，刚一到厂门口就被迅速赶来的工人护厂队拦在那里，长达一个多小时。双方发生冲突，情急之下，带队的中队长侯佳酱即命交警开枪镇压，武装护送胡凌影等人进厂安置炸药，几十分钟后，第二十五兵工厂便被炸毁，下午他们又赶到长寿水电厂实施爆破，致使长寿在很长时间内缺水断电。

11 月 28 日中午 12 时，毛人凤赤膊上阵，亲自前往破坏指挥部下达命令：令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通知掩护部队进厂安装炸药，等候他的命令然后全部引爆。鉴于先前工厂的抵抗，毛人凤叫各个掩护部队带去国防部长阎锡山的命令：

“各兵工厂厂长：因战争接近重庆市郊，兹命令停工，将厂区警戒勤务交给交警部队接替，违令不遵者，军法从事。”

彭自强在接到毛人凤命令，加之有阎锡山的“尚方宝剑”，于是急令他的交警部队——掩护破厂部队立即行动，当晚 8 点左右，全部到达各自指定的兵工厂，安装好了炸药，只等毛人凤一声令下。

徐远举独坐在长官公署二处的办公室，眼睛注视着山城美丽的夜景，陷入了思考：留在西南的日子不会很长了，急转直下的战局，使许多党政要员人心涣散，即使老头子坐镇重庆也无法控制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军队之间严重的派系之争，各单位又彼此互相拆台，造成这种江河日下的惨淡场面又能怪谁？连他按计划到国防部四厅去领取预计的黄色炸药及引爆雷管都被那帮官员刁难，以致无法全部满足，到现在为止，小龙坎广播电台和军械总库两处的预计安放炸药，仍未到位。

想到这里，一向暴躁的徐远举把桌上的一只杯子向墙角处扔去。突然间，他的

强烈不满的情绪统统都倾注到了毛人凤身上，这个被人认为“守成有余、创业不足”的局长，一向做事缺少魄力和思考，以致他不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去办事。

猛地，徐远举把电话摇通了毛人凤住宅。

“报告局长，现在我们领到的雷管和炸药与按计划所需还差得多，目前小龙坎广播电台和军械总库还没有炸药安装，但据我们所知，国防部还存有大量炸药。”

“混蛋！有炸药为什么不给我们？难道放置不用，留给共产党用吗？我立刻呈报总裁。另外你马上组织人到各兵工厂检查一下炸药安置情况。说不定最近两天就会接到总裁点火爆破的命令。”

11 月 29 日，蒋介石在他们居住的防空山洞里，突然召集陆、海、空军头目紧急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顾祝同、王叔铭、钱大钧、杨森、晏玉琮、萧毅肃、蒋经国、俞济时以及毛人凤。在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军队及政府各部门全部撤出重庆，同时对重庆的大建筑予以破坏。蒋介石问毛人凤：“爆破计划安排得怎么样？”毛人凤站立答道：“大部分地区已经布置完毕，只等总裁命令。”蒋介石厉声命令：“你马上通知各部执行！”

毛人凤在散会后，于当日下午 2 点从蒋介石的山洞中打电话给“破厂办事处”，下达了破坏命令。下午 6 时，各兵工厂、水电厂、广播电台都收到了破坏命令，随即开始点火爆炸。



1949 年 10 月 14 日，人民解放军第 4 野战军进入广州市，市民夹道欢迎

黄昏时候，大约 7、8 点钟，一阵铺天盖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山城上空。

据亲身经历了那场爆炸的一位老人介绍：那天大约 7 点多钟，刚吃过晚饭，我们一家坐在屋里，突然，一声炸雷似的爆炸从远处袭来，窗户的玻璃被震得当当响。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飞机来轰炸，但紧接着，又有几声巨大的爆炸，听声音很近，墙上挂的东西被震落在地，玻璃几乎全被震碎。当时，我们的耳膜被震得嗡嗡响，现在回想起还十分害怕。

那些兵工厂所在地，化龙桥、小龙坎、南岸等地，爆炸声隆隆不绝，大火把整个天空都映得通红，著名的雾都在顷刻间成了火海，不少人在爆炸中丧生，更多的人葬身火海。大街小巷，拥满了逃难的人，扶老携幼，其呼号声不绝于耳，情景令人惨不忍睹。

当时的报纸对这次大爆炸有如下记载：

《大公报》12 月 3 日载：“30 日夜解放军入城时，南岸六公里老厂附近的伪国防

部兵工署所属火药厂被破坏。一时红光闪烁,爆炸声震动全市。该厂附近民房倒塌不少。”

《大公报》12月8日载:“伪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和重庆广播电台,……交警所十人执枪,28日晨8时半入台,至晚6时许,先后有一吉普车、两台大卡车进台离去后,约十五分钟一声巨响,两个电台即被破坏。”

《新民晚报》12月6日载:“电力公司第三发电厂……在六箱TNT炸药的威力下,洞中设备全被破坏,大锅炉爆炸。六个正在工作的工人殉难。……据统计,此次受蒋匪军破坏之动力厂除电力公司外,尚有大渡口钢铁厂,铜元局兵工厂,郭家沱五十兵工厂,二十兵工厂,磁器口发电厂……”

《商务报》12月8日载:“29日……夜10时,洞子口火药爆炸,山崩地裂,附近几个台子成为平地,随即二十一厂刘家台电厂爆炸,3时新电厂也爆炸,……(这一地区)整个损失:全烧户一千二百一十六户,半烧户一千三百一十六户,重伤九六人,轻伤五十人,死亡三百八十八人,全部灾民九千一百六十九人。将近一万的灾民无家可归。”

这次爆破,使整个重庆的兵工厂全部遭到破坏。小龙坎广播电台和军械总库两处,由于炸药没有运到,幸存下来了。

重庆大溪沟发电厂,是供应整个城市电力最主要的发电厂。这个电厂也被毛人凤列为重点破坏对象。在那里,电厂的工人同特务之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11月28日,毛人凤命令下达后,彭自强率掩护部队强行进厂安装炸药。该厂工人在知道他们要进行爆破时,就组织起来进行护厂斗争。他们巧妙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没有武器,便用工具代替,把破厂掩护部队及安装炸药的特务全部赶出了厂门。破厂掩护部队面对工人护厂队的坚决反抗,无计可施,便向当地警察局的分局长宣善舆求援。宣立刻带领大批的武装警察赶到现场,企图以武力冲进厂内安置炸药,并下令开枪警告,而工人并没有被穷凶极恶的敌人吓倒,反而更坚决地与之拼死抵抗,他们一直把反动警察阻拦在大门口外,没有后退半步。在经过几次冲突之后,工人虽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却把重庆水电厂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占领上海

在其他的兵工厂,也发生了类似护厂工人与掩护破厂部队之间的激烈冲突,致使敌人的原定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11月29日,蒋介石从山洞逃往白市驿机场,沿途他看到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段,不禁感慨万千。八年抗战,他已经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

记得在抗战时期，有人告诫他“胜不离川”，但抗战胜利后，他似乎忘记了这一教条，匆忙返都南京。如今，又再次离开此地，不禁想起了那句话，但一切都为时过晚。“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也许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到这里来了！想到这里，他落下了几滴辛酸的眼泪。

不知不觉，车子已来到机场，在他走下车后，突然瞅见停在机场内待修的四架飞机，他心里一动：“不能把这些都留给共产党！”他从机场打电话通知毛人凤：“把通往白市驿机场道路的所有涵洞及机场的四架飞机统统炸掉。然后到成都。”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命令，即命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率爆破技术人员立刻执行。

胡凌影接到命令后，即派出二十多名技术人员从市区内出发至白市驿机场。他亲自带队分乘三辆卡车，路上每发现有涵洞便命令人员下车安置炸药，待车过后再引爆。就这样一路炸到白市驿机场。到了机场，发现一片混乱，胡凌影不顾一切，忙指挥人员在机场周围安放炸药，同时也在那四架飞机上安置了炸药，待一切准备好后，他们急忙乘车离开，几分钟后，白市驿机场发出一连串响声，火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

从白市驿机场返回，胡凌影一行又星夜驱车九龙坡飞机场。这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在重庆扩建的一个军用机场。该机场面积不大，但起的作用并不小，因此，这也是计划中要毁掉的建筑。

胡凌影等人赶到九龙坡机场时，正是半夜时分，但这时候的夜晚并不宁静，国民党正准备撤出重庆，机场此时也非常喧闹。胡凌影见过机场守卫军官，立即出示命令，要他们协助爆破。对方表示：要等最后两架飞机起飞，机场的重要物资搬走后再行爆破。

胡凌影一听急了，因为解放军眼下随时都有可能冲进城来，如果他们这样折腾，到时便有可能被解放军俘虏。

“怎么办?”手下一人问道。

“管他娘的，老子也是在执行公务！”等那军官走开后，胡便骂骂咧咧开来，“到时候他们一飞了事，我们可就惨了！”

胡凌影马上把人集中起来吩咐道：“先把机场周围安置好炸药，候机室、地勤站先不管，以免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

引起骚乱，到时更不好办。”

当下，二十几个队员趁着黑夜冲上了机场跑道，迅速地放好了炸药。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胡凌影便下令引爆炸药，随即他们驱车消失在机场，身后的九龙坡机场发出了有节奏的巨响。

在炸毁了白市驿和九龙坡机场后，胡凌影带着手下人乘汽车狂奔逃向成都。

毛人凤一到成都，就匆匆忙忙地拉开了“成都大爆破”阴谋的序幕。

重庆大爆炸，仍在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来。尽管蒋介石表面上极力吹嘘：重庆爆炸是如何如何壮举，“那爆破声仿佛是为我们离开重庆而燃放的硕大礼炮”，然而，背地里他责备毛人凤：“重庆的爆破还不够理想，还应该多炸几个地方，炸得再彻底一些。”这使得毛人凤感到十分委屈，毕竟自己是竭尽全力，虽不说死而后已，但完全是鞠躬尽瘁。在重庆的日子里，从策划到行动，甚至每一个爆破点，他都亲自过目，难道还有什么地方自己仍没做到吗？



人民解放军部队追歼南逃之国民党军队

独自站在自己住宅的房顶上，望着正处于硝烟弥漫的整个城市，毛人凤陷入了自烦的苦思。

他绝不承认别人所攻击他的“创业不足，而守业有成”。然而，自从他当上保密局长以后，他的这个特务机构已经绝对没有了军统那往日的声威，那时，军统摧垮中统之后在政府部门中是何等威风，要钱有钱，要实力有实力，甚至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这一切已经随着戴笠的死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仔细品味着“守业有成”这句话，越想越感到有些酸溜溜的，这不明摆着挖苦人吗？保密局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能怪谁呢？连总裁整天都东躲西藏，几乎弄得无立锥之地，他毛人凤又有多大能耐，他想到这里，便想不下去了。

望着这座处于沉睡中的城市，他享受着深夜的宁静。这时，他又不禁想起了他的前任：军统局长戴笠。他非常羡慕戴笠所处的年代，又嫉妒戴笠是如此的幸运。那时国民党多么强大，为戴笠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多么好的机会，所有这一切为什么就轮不到他呢？而当他出任之时，正是国民党江河日下，风烛残年，在这种情势下，他又能有什么作为。毛人凤越想越气，不由得长长地叹惜，“生不逢时！”

但他紧跟戴笠多年，到底死死地认准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取信于蒋介石。他坚持认为这个人掌握着自己的生杀荣辱，他一句话既可使自己位极人臣，亦可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须死心踏地地效忠，所谓“伴君如伴虎啊”！弄不好自己就会惹火烧身，何况这个人又是如此喜怒无常。既然干了这一行，他就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时间已是凌晨。他望着这座沉睡中的古城。突然,眼睛一亮,精神随之一振,完全没有任何睡意。他十分清楚他要干什么,而且必须完全彻底。他对此信心十足,胡凌影虽然在重庆干得不尽人意,但表现也是相当出色。况且,他又从台湾把“国防部爆破队”的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调到成都,加上副总队长胡凌影配合,是绝对的双剑合璧。他们都是一流的爆破专家,这一点毛人凤毫不怀疑,他想,用不了多久,成都就会在地图上消失了。

他决定第二天就去见蒋介石。

1949年12月2日,川西平原上空,乌云密布,阴风煞煞,像是预示着成都将有一场灾难的凶光。

这天凌晨,毛人凤特地起了个早,两眼通红。他出门叫上保密局五处处长郭旭,一同前往成都北较场的军校,去见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参谋次长陈良。

当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黄埔楼下蒋介石官邸时,正瞧见胡宗南与蒋经国在接待室里谈话。原来胡也是准备求见蒋介石的。蒋经国一见状,像是立刻明白什么,忙起身向里屋通报。几分钟后,蒋经国出来了,对毛人凤说道:“总裁要单独见你。”说完后,蒋经国眼睛转向胡宗南,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半个小时左右,毛人凤从蒋介石办公室里出来了。他眉头紧锁,表情十分严肃,把郭旭拉到一边悄声说道:“情况比较紧急,总裁叫我马上派人将内江至成都的公路大桥破坏掉,以阻止共军直达成都。同时,要把对市内的破坏迅速布置好。总裁还特别提出,以后我们撤出成都时,要将成都、新津和双流的飞机场毁掉,所需费用立刻去找顾总长和陈次长。”

随后,两人带着蒋介石的手谕匆匆赶到军校教务处和经理处见到了顾祝同和陈良,同他们聊了一阵之后,陈良当场批发了费用六万元(一半银元,一半黄金)。还未及领到现款,毛人凤随即回到自己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时间已近正午,时间紧迫,毛人凤顾不上吃饭,就匆忙拨通了“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办公室的电话:

“你迅速派人赶到内江,把内江公路大桥炸掉。总裁对此事非常重视,你亲自带人去。”毛人凤命令道。

“什么时候动身?”胡凌影问。

“立刻出发,不要耽误。”毛坚决地说,“务必在今天要把桥炸掉。”

这边,胡凌影在接到毛人凤的紧急指令后,忙不迭地把正在吃午饭的爆破队员召集起来,传达了毛人凤的指示,当即指定二十名队员分乘三辆卡车,携带着炸药,于中午12点半左右风风火火地向内江直奔而去。

内江公路大桥,是连接成渝公路的交通要道,所有从重庆撤出的车辆及人员都必须经过此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从11月29日蒋介石下令撤退开始，这座大桥就没有平静过，连续四天四夜，车辆人员川流不息。由于桥面狭窄，人流量又大，以致造成大量的车辆人员拥挤在桥上，缓慢地通行。

从重庆撤往成都的不仅有大量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官兵，而且还有许多政府部门的人员。由于车辆运输十分有限，许多军队的辎重和政府部门的"家当"须肩挑人扛。因此，他们不断沿途拉丁做挑夫，这批人夹杂在人群之中，扛着沉重负荷，缓慢行进，更加影响了撤退速度。

下午5点钟左右，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胡凌影等人终于到达内江。他们满目所见尽是兵荒马乱，混乱不堪。小小的内江市，竟充斥了数倍的人口，街上到处可见国民党官兵，解体的内江市已成为一座兵营。而其他撤退人员更是鱼目混杂，大量的人占满了窄窄的街道，任凭汽车怎么鸣笛，他们仍是各行其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走得慢，你也休想跑得快。

好不容易，他们把汽车开到了离大桥不远的河坝街，离大桥很近了。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由于车辆实在难以通行，胡凌影决定把车停在旁边，带人步行到桥头查看。

一到桥头，那情景惊得胡凌影目瞪口呆：已经夜晚了，桥上的拥挤状况依然如故，路灯、车灯、马灯把整个大桥照得通亮。人的喧嚣声吆喝声，汽车喇叭声更是吵闹得沸沸扬扬。"好几天了，怎么还是这般拥挤！"胡凌影寻思道，"毛人凤叫今晚把桥炸掉，我现在总不能连人一块送上天吧！况且人多也不好下手。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他心里急了起来。

突然，他果断地下命令："先把炸药安置好。找好位置，等待机会行动。"爆破人员得令后立刻分头行动。这时，他一边注视着桥上的动静，一边焦急地看着表。不多会儿，手下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儿了。等候他的命令。

直到凌晨2点左右，大桥终于安静下来，胡凌影连忙向队员下达爆破命令。随着一声巨响，内江大桥从中断裂倒塌，火光照亮了整个内江城。

跟着，胡凌影连夜带着人马返回成都。

毛人凤在把胡凌影调往内江去炸公路大桥以后，他估计这件事没有什么问题，心里稍稍地安定了一下。但立刻他又紧张起来，成都的大爆破应该立即动手实施，否则又将十分被动。想到这里，他拖着疲乏的身躯给在玉带桥稽查处的"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立即挂了个电话，要他立刻到东大街稽查处处长周迅予的住宅开会。讲完后，毛人凤又马不停蹄地奔向周迅予家里。

一出门便步入了一个喧嚣混乱的世界，成都的形势越来越恶化，尽管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仍无法维系早已涣散的军心，毛人凤心里寻思："前几天吩咐杜长城早做准备，预备好足够的炸药和汽油，并把对成都的爆破拟个图出来。不知这小子做



人民解放军与赣南游击队在赣粤交界的梅岭关会师

得如何?"这样想着想着,很快就来到了周迅予家。

周公馆门口此时热闹非凡,吉普车、小轿车络绎不绝。

毛人凤一踏进会客厅,发现徐远举、郭旭等人早已等候在此了,便向众人点头示意,接着就坐下来主持保密局的临时紧急会议,主要议题仍是成都破坏。毛人凤首先把重庆的爆炸做了一个工作总结,并指明这次爆破工作仍不彻底,需要在成都方面弥补。接着又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会上一直由毛人凤唱独角戏,其他保密局的高级特务只管猛抽香烟,一言未发。

会议正在进行中,门外有人通报:杜长城到了。毛人凤立即停下会议,与周迅予一道急忙召见杜长城。

刚坐安定,毛人凤急切地问道:"你现在召集了多少爆破队员?准备了多少炸药和汽油?"杜长城回答道:"只有带到成都的十二名骨干爆破队员,其他人未予召集。炸药总共只收集到五吨而汽油也只有二千二百七十三升,因为时间太急……"

毛人凤一听,心突然凉了半截:"太少了!这么大座城市,仅五吨炸药,简直是杯水车薪啊!在重庆用了二百多吨炸药才炸成那个样子,成都无论如何都要高于这个数。"杜长城默默地听着,一声不吭。

毛人凤越说越激动:"原来我的想法是:先用几百吨炸药把重点区域炸毁,然后动用救火车,里面装着汽油用水龙头喷射出去,这样可以加大破坏程序。而现在汽油也才只有二千多升,能搞出什么名堂!这不是笑话么?成都大爆破,靠几吨炸药岂不是笑掉人大牙。"

杜长城仍未发一言,但肚子里却憋了一股窝囊气。他想:光动嘴皮子,谁不行?问题是现在战争吃紧,上哪儿搞这么多炸药、汽油?

毛人凤此时根本不理会杜长城在想什么，立刻又劈头盖脑地吼道："杜长城，你把爆破图绘出来没有？"

杜长城这才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没有，绘图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况且……"

毛人凤一听，差一点肺都给气炸了，立刻打断杜长城的话，厉声吼道："不绘图绝对不行！就算你杜长城有能耐把成都炸成粉末，图也要给我绘出来。时间充裕得很，现在总裁亲自坐阵指挥，成都外围还有胡宗南八个兵团，几十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守个成都市绰绰有余，这点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画，你立刻回去就画。"

毛人凤此时已经怒不可遏。他看着这位办事不力的部下，最后胖胖的身躯一下瘫倒在沙发上，无力地说："我上午从总裁那里回来，得知广州撤退时，卫戍司令李及兰对广州的建筑和空军的物资破坏不彻底，致使空军九千多吨物资来不及炸毁烧掉，被共军得去。为此，今天早上总裁还极为震怒。"

说到这里，毛人凤喝了口水，又缓缓说道："我中午回到办公室时，总裁又打电话给我追问爆破计划订出来没有？他再三强调，等我们全部撤出成都后，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全部炸掉。因此，爆破图要尽快绘出，送交审阅。"

这时，杜长城终于鼓足劲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局长，我刚到成都人生地不熟，不要说弄几百吨炸药，就算搞到手我怎么搬？搬到什么地方？现在这种时候，人心惶惶，找人、办事都非常困难。局长最好找一个比较熟悉情况的人帮助一下。"

毛人凤听完之后，顿了一会儿，便扭头向周迅予说："你们办事处负责帮助多弄一些炸药和汽油，再调一些人帮助杜长城，协助他完成这次计划。搬炸药运汽油，我们可以花些钱招募人来干。汽油、炸药这些东西可以尽可能多地挖掘出来，不把它烧掉、炸掉，难道还留给共产党？"

毛人凤在说完话之后，气色好多了，情绪也明显地恢复正常。他邀请杜长城、周迅予、徐远举共进晚餐。然后，一行人便驱车离开了周公馆，来到毛人凤家里。

席间他们的主要话题仍是爆炸，爆炸离不开杜长城，因此，整个晚宴像是为杜长城一人所设。

毛人凤端着酒杯，看着杜长城笑眯眯地说："长城，你当上校有几年了？"杜答道："三年。"毛人凤马上说："你真是年轻有为，少年得志，在完成这次爆破后，我毛某定保荐你晋升准将。"杜高兴地答："谢局长栽培。"

这时，周迅予接过话说："长城从南京、上海、广州、台湾，一直奔波到成都，为党国可谓立下汗马功劳，也为我们保密局团体争辉不少。来，我代表大家敬你一杯。"

杜长城在一片奉承声中，不知不觉得意忘形。站起来挺胸脯借着酒力大声吼道："兄弟我一定不负众望，望大家鼎力相助。"

最后，杜长城回到了玉带桥稽查处住所。

第二天，杜长城便率领爆破队在周迅予的指引下，沿成都市区的大小街道

进行实地勘测调查，做详细的记录，经过五天的工作，杜长城终于标出了爆破图。

杜长城的整个成都市区爆破图有两条大的爆破线路：一条粗红线由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直指东门外的九眼桥，该线路的两侧标着许多小红点和小红圈，这是需要安装炸药的重要地点和区域。有兵工厂，造币厂，裕华纱厂，椒子街发电厂，四川大学，望江楼，东门大桥等；另一根粗红线由市中心直指南门外万里桥，该线路的两侧和末端也是打了无数的小红点和小红圈，在这些红圈红点上连着少城公园，武侯祠，万里桥，航空机械站，气象观测站，双流和新津机场等。

12月7日晚，杜长城连夜画好了这个爆破图，当他画好之后，已是凌晨。这时，他从桌案前起身推窗望着整个市区，心情起伏澎湃，成都已不再宁静，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仿佛要敲醒这座沉睡的古城。

“多美的城市啊！”从高处观望夜景的杜长城不禁感慨道。“可惜，它就要消失在我的爆破浓烟和烈火中。”杜长城低头看着自己的绘图，在想象：如果真的按照图上的点和线布置爆破，再用救火水龙头把汽油喷出去，那么，这个风景如画的所谓“九里三分锦官城”也就会顷刻间不复存在。

想到这里，杜长城心里反而得意起来。因为他的“杰作”本身就是破坏。待这一切完成后他就可以到毛人凤那里去邀功请赏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特别轻松愉快。

另一方面，周迅予的工作也在全面展开。

他从毛人凤那里领到命令后，在二三天内就收罗到好几十人，来协助杜长城的工作。除了他本身办事处的成员外，他还从撤退到成都的其他地区特务中招募了一批。爆破人手问题得到了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搞到足够的炸药和汽油了，但这个问题着实让周迅予伤透了脑筋。

经过好几天的努力，周迅予所能收集到的炸药和汽油仍非常有限，距预定的数额仍有较大差距，这使他焦头烂额。

最后，他准备到几个飞机场的油库里搞到足够的汽油，炸药也打算到军队的工兵团去要。然后出一块银元一个人，招募部队里的士兵，把这些东西运到离东门大桥不远的一个仓库存放。

12月8日上午，杜长城把爆破图送到了周公馆，要周迅予把绘图交给毛人凤，待蒋介石审阅后再进行具体布置。

等杜长城走后，周迅予立即回到保密室把爆破图展开，顿时，他惊呆了。

映入眼帘的是他十分熟悉的地方：望江楼，裕华纱厂，武侯祠，少城公园，九眼桥，春熙路，万里桥……

突然，他心一横抓起爆破图，准备提笔在图上代毛人凤签章批令，决定天亮后

就把图交杜长城去执行，反正他和共产党是誓不两立，索性把成都炸成一处废墟，烧得个片屋不存，绝不把成都轻易拱手与人。

其实，此时此刻蒋介石、毛人凤已经秘密地到了凤凰山机场，随时准备从那里起飞离开成都。临走时，毛人凤吩咐周迅予：由他直接指挥炸毁成都。毛人凤离开成都的消息，杜长城根本不知道。

周迅予想：就算利用现有的炸药、汽油已经完全可以使成都面目全非。但当他第一次拥有对如此干系重大之事的审批权时，他却是思前顾后，犹豫不决。他感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仿佛有千钧之重。

他再次展开地图，望着那些红线、红点、红圈所标记指示的地方，他明白里面不仅有自己的家，还有亲戚朋友的住所，而一旦实施爆炸，他们很有可能葬身火海。他脑中突然又浮现出1938年长沙的那次大火，烧毁了无数房屋，死伤者甚众，但酆悌最终还是被蒋介石杀了，而他周迅予决不愿去步其后尘。

思前顾后，周迅予望着桌上的爆破图，最后下决心通知杜长城：爆破之事要等待总裁定夺，他奉毛人凤的命令指示各爆破队暂时原地待命。

12月上旬，解放军从川北和成渝公路线南北突击，以极快的速度向成都挺进。成都此时已处在四面楚歌声中。

北边胡宗南部自从汉中退进四川后便节节败退，兵败如山倒。南边，解放军在占领重庆后只用了二三天时间，即把战线推至内江简阳一带，夺取成都已是指日可待。

12月7日，蒋介石闻风而动，急忙由成都前往新津机场，随时准备乘飞机逃走。

12月8日清晨，毛人凤偕郭旭、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又前往新津机场，准备从这儿逃往海南岛。

至此，由毛人凤一手策划指使的成都大爆破阴谋，随着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和蒋介石、毛人凤逃跑到台湾而陷入破产。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周迅予未敢轻举妄动，杜长城也只顾亡命而去。

成都终于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这属于毛人凤的意料中，并没有往心里去，因解放军的火速进城，反而还能逃脱责任，不挨蒋介石训骂。

毛人凤想着昆明两件大事，准备打电话，蒋介石的侍卫官俞济时来了，进门就说道："毛局长，总裁决定马上离开成都，令你组织人员保护他的安全。"

毛人凤道："是去昆明还是西康？"

俞济时道："台湾。"

毛人凤愕然了，想起这一去由于形势的紧急，说不定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忙

道："我先给昆明打个电话，问沈醉把卢汉解决了没有，另外，我还准备把于素秋带过台湾去。"

俞济时刚欲说话，一名译电员急匆匆跑进来："报告局长，急电——"

毛人凤接过急电一看，顿时心郁气结，把持不住，晕倒过去。

叶翔之忙扶住他，叫道："局长，你这是怎么了？"

约有三五分钟，毛人凤回过气来，挥手道："快，快叫人集合，保护总裁去凤凰山机场！"

叶翔之、俞济时齐声问道："密电是什么内容？"

毛人凤非常痛苦地说道："昆明的卢汉投降了，徐远举、沈醉还有很多同志都已扣压，电文是潜伏的同志发过来的。我的于素秋也去不了台湾了。"

叶翔之道："局长别伤心，台湾的女人多的是，比于女士漂亮的也大有人在。"

毛人凤摇着头："不要再耽误时间了，共军已兵临城下，再晚一点恐怕连我们也逃不了啦。"

大队特务来到了门外待命，然后分乘十几辆卡车由俞济时指路，来到蒋介石的住处。

一会儿，蒋介石身披风衣，手持文明棍在蒋经国的搀扶下从宅内走了出来，抬起头，看一看庭院上空飘扬的国旗，看一看在前面等候的毛人凤。然后挥挥手，坐进自己的小卧车里。

毛人凤把车分成前后两部分，把蒋介石的卧车保护在中间，然后，才下令开车。

在汽车启动的时候，毛人凤回过头从后窗看后面那面青天白日旗，无限感慨地对叶翔之道："叶处长，我们所以失败，就是这面国旗犯了错误。你看，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这很不吉利，像征国民党要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是红。如果把它改过来，改成和国民党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把满地红缩小成一个红点放在正中间，那么，我们绝对可以吞并共产党。"

叶翔之道："嗯，局长说得很有道理，何不向总裁建议？"

毛人凤连连摆手道："晚了晚了。"说道，把身子向后靠，闭目养神起来。



蒋介石退往台湾登机时的情形

叶翔之点点头:“这真是一件憾事,等局长发现了也实在是迟了,可惜可惜!”

半个钟头后,毛人凤、叶翔之、俞济时与蒋介石父子等来到成都凤凰山机场,这里,早有专机等候在那里。

飞机起飞后,没有再在大陆的城市着落,而是直接飞往台湾。

闲话少说,毛人凤来到台湾后,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台湾太小了,没有大陆那么大的空间和活动范围,那感觉恰似住过深院大宅的人突然移居斗室,心里总是闷气、憋气和碍手碍脚。

还有,范围缩小以后,和蒋介石贴得更近了,他又觉得像猴子和老虎关在一起。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野兽界历来都是弱肉强食,自己不也是对张严佛、马汉三等人张牙舞爪么?

人是靠希望赖以生存的,来到台湾的毛人凤希望在美国的支持下反攻大陆,为了这种希望,他在大陆布置了很多潜伏特务,形成一张遍布全国的潜伏网。当有一天卷土重来,他就可以大开杀戒。

不过这一种希望是模糊的,渺茫的,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是傍一个好后台,在台湾站稳脚。

第十四章　老魔残日，却如困兽犹斗

大势已去，毛人凤随蒋介石来到台湾，整肃政府、军队、特务组织，指挥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组织发动武装暴乱，暗杀中共高层领导人，配合空军轰炸大陆沿海城市，以此来“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一　末日又高升

1949年6月间，毛人凤在上海失守后旋即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开始为寻找退路做准备工作。

毛人凤熟谙：数十年来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纵横捭阖，消灭政敌，而有今朝地位，完全是依靠两大法宝，一是军队，另外就是特工活动。故毛人凤绝不愿效法他的两个顶头上司郑介民和唐纵，心存二心，身处特工行当却向往军旅要职。毛人凤专心致志于特务生涯，因为他深信，特务工作的无形威力并不弱于军队力量，特别是大陆兵败后，真正能够与中共进行顽固抵抗的，就只有特务人员。因此，毛人凤也相信，特务工作必将愈来愈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从而也能加重他在国民党内部的砝码，奠定其稳固地位。

蒋介石这次携毛人凤到台湾，就是決定在台全面推行特务工作。

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核心组织，该组织的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这次会议，按照蒋介石的意思：要把自己的大公子蒋经国安插在特务系统，以加强控制。因此，出席会议的除了一些老牌特工如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毛森等人外，一向不关心特务工作的蒋经国也赫然出现在会议上。此时，毛人凤立刻意识到：自己系统的特务工作在经历了戴笠、郑介民和他本人的活动之后，蒋氏父子已决心亲自插手干预，这样，保密局的工作必将出现新格局和一些重大变化。当然，对于毛人凤本人来说，只是他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而已。

8月，“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式在台北圆山成立。果不出毛人凤所料，蒋经国被蒋介石指定为委员会的负责人。会上，毛人凤阐述了保密局近期在大陆的“潜伏计划”、“应变措施”及在台的“保安防谍”工作，他的这番“表忠”博得在座新主子蒋经国的好感，改变了对毛人凤的看法。

1950年1月1日，溃败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破例地没有搞“团拜”活动。这一天，毛人凤接到蒋氏父子的邀请，前往日月潭涵碧楼与总裁一起“欢度”节日。

日月潭地处台湾中部的南投县鱼池乡，是当地最大的天然湖，北半湖状如日轮，南半湖形同残月，由此得名日月潭。潭的四周山峰叠翠，环抱的湖面十分辽阔，周长不下七十华里，放眼望去，潭水湛蓝，堤岸曲致，景色宜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休闲胜地。老蒋飞赴台湾后，第一个圣诞节就在这里度过，虽说不乏美酒佳景，却凄于孤岛冷月，兴味索然。据蒋经国在日记中所云：当时，老头子（指老蒋）已被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自以为谋事“竭尽心力，但天不佑人”，工作徒劳，其实是“知其必败而为之了”。几天后，果有消息传来，成都失守；向昆明反攻的李弥、余程万部下落不明；30日那天，蒋介石电令逃往海南岛的胡宗南马上飞赴西昌，搜罗从四川“退”下来的残军，死守三个月，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命令的口吻坚决得近乎冷酷，成败与否，老蒋不抱奢望。因此，元旦迎新日，深深陷于不堪回首、无法割舍的怀旧伤感中，老蒋哪里还有搞“团拜”活动的兴头？

这一天，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大家陪伴着蒋氏父子荡舟潭上，垂钓解愁，突然，水面“哗啦”一声作响，银线连着鱼钩的那头，拽起一条大鱼，老蒋不禁为之惊喜，于是大家学那谶纬的老套，极尽演绎之能事，这个说“好兆”，那个说“吉祥”，总而言之“年年有余（鱼），否极泰来”，说得老蒋脸上有了笑容。

吃过午饭，闲情淡去，切入主题。老蒋先用低沉的音调叙述了近日反省的体会，大意是回顾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无不彻底失败而绝望，现在要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接着老蒋又说了开创“新历史”的打算——首先要重新造党，要旨是洗雪全党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和领导方式，凡不能在思想精神和行动生活上怀有破釜沉舟之斗志者，一律应该自动退党。其次是重新组织力量，积极有效地开展反攻斗争，鼓舞斗志，获取国际支持，最后达到光复大陆的目的。

说到国际支持，老蒋按捺不住地指责起了美国政府，说他们不讲信义，落井下石。毛人凤知道内情，颇有同感。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间有一部分内容是严厉指控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说老蒋是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援助，都无法挽回由蒋介石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人还暗中游说，怂恿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陈诚，抛弃老蒋，另立山头。陈诚表面上虚与委蛇，回头却把老美的不良居心告诉了蒋介石。气得老蒋大骂美国人无耻！

当然，骂归骂，想归想。毛人凤知道老头子争取的所谓“国际支持”，其实也就是老美的支持，这情景与“恨之切，爱之深”的道理暗合，正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矣！

然而，元旦过后没几天，即1950年的1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到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时，杜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美国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啻是对蒋介石的迎头重击，所谓"国际支持"的图谋，顿时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的尴尬，悲愤之下反而激起了"雄心"。此时，老蒋急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尽快复职，名正言顺地统揽党、政、军大权；二是显示力量，让岛内外所有的反共人士重新认同：蒋氏政权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独一无二的领导权威。

蒋介石急于图谋，客观上凸现了毛人凤的特殊地位，那情景，颇似潮水退去礁石露的状况，道理亦浅显：盘踞大陆时期，国共抵牾，军事斗争是主战场，将军们"叱咤风云"，毛人凤只是个配角。眼下，退缩孤岛，明枪明炮干不成了，主要的手段就是开展"敌后斗争"，不断地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制造麻烦。于是，统率几十万潜伏人员的毛人凤倒成了贯彻总裁使命的首要干将，这对经历数十年宦海沉浮，一朝跨越诸多资历者的毛人凤来说，真正是时来运转。未几，"显示力量"的指示化成无数个行动密令飞向各潜伏点，反革命的武装暴乱随之突起——

1950年2月，潜伏在成都平原北郊什邡县三河乡一带的赵洪文，一个手持双枪的老土匪婆，接到密令，立即打出"西南反共游击军第二路绥靖司令"的旗号，发动暴乱，周围二十多个县的土匪纷起响应，老太婆到处张贴布告，声称："还我之民主主义，自由、民主、繁荣、强盛之伟大中华……"

同年2月，潜伏于成都市郊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龙潭寺支队"司令巫杰，奉令暴乱，伏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某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和他的警卫班，朱向璃一行二十余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动一时的"龙潭寺惨案"。

同年3月，所谓"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曾绍华，于贵阳附近拦截交通，袭击干部，杀害民众，乃至纠合匪徒万余人，围攻贵州大学。

同年3月，以"川甘陕反共救国军"顾问，川北、江油、平武、广元、剑阁等八县的"反共游击联队"总指挥自居的黄清源，拥"兵"万余人，于川北之地发动暴乱七次，占领并捣毁县区政府二十多个，杀害了许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

另外，还有潜伏于黑龙江省依兰县黑瞎子窑沟一带的余大柱子，奉命暴动，先后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官兵一百多人，并剥下人皮做成马鞍，专门派人去台湾，送给毛人凤当"礼品"。

据贺龙给中央的报告称，当时仅是川西地区，就有各种公开活动的土匪一百零四股之多。与此同时，反革命的武装暴乱还由农村波及到城市，比如，1950年2月，

四川南充市发生了暴乱，市内大片民宅，以及川北地区行署机关办公大楼全被炸毁。又如，广州中央医院隐藏着一个名叫"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的反动组织，从主治医师、护士到茶炉工二十名成员奉命暴动，将许多送到这里疗伤的解放军官兵杀害，有的官兵被拔去输血管；有的坐在轮椅上被推下楼梯；有的被闷在棉被里窒息而死。

其中最最险恶的还属"北京暴动案"，领衔人物是保密局特工江洪涛。江洪涛原先的公开身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教会门组织——先天妙莲会的会长。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地下工作者曾打入过这个组织，并利用其特殊的影响，做了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后，江洪涛凭借这份"功劳"顺利地潜伏下来，同时，还掩护了一批国民党"地下工作队"的成员，其中有个叫马宗元的特工直接打入公安局二处，当上了情报员。随后，江洪涛伙同马宗元以协助纠察总队（北京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工作为名，设法让"地下工作队"一半以上的成员混进了这个组织。不久，江洪涛接到毛人凤的指示，要他不惜代价，在北京搞一次暴动，目标是袭击市公安局二处，烧毁王佑胡同的秘密机关档案。这一手足够厉害，一来在共产党的首都闹事，影响巨大；二来，烧毁档案，等于是搞掉了共产党反特挖潜的本钱。为了确保行动有效，毛人凤命令江洪涛亲自督阵。

江洪涛潜伏组的活动，全部是按"敌后"工作的要求开展的，因此，"地下工作队"的一般成员，都不知道江是他们的领导。江通过马宗元控制队伍；马通过一个姓孟的医生与台湾进行联系，这个姓孟的医生的诊所就开在宣武门牛街，事实上成为秘密联络的地点。

暴动计划尚在酝酿中，牛街的秘密联络点被我公安部侦破，公安部一局一处的侦察科长曹纯之先将来牛街联络的莫力奇秘密逮捕，经审讯，莫交代了与马宗元、孟医生的关系，并同意立功赎罪。此后，凡马宗元交莫力奇转给孟大夫的信件，曹纯之都先看过，最终掌握了全部"地下工作队"成员的名单，以及有关暴动的计划和联络暗号，并在举事前的一天，公安人员收网兜捕，自江洪涛以下全部被抓获，于是"北京暴动"的阴谋胎死腹中。毛人凤不甘罢休，又唆使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工，夜间放火，一次烧毁电车五十九辆，但无论其规模还是可能造成的后果来看，均不足与"北京暴动案"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勉力而为，丢了西瓜捡个芝麻的勾当。

与反革命武装暴乱相呼应，强化破坏活动，也是"显示力量，扩大影响"的一个步骤。自 1950 年春季开始，国民党空军连续对上海、福州等沿海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1950 年 1 月 25 日 12 时 27 分，国民党空军的十二架飞机从定海起飞，由长江口上空进入上海市区，以江南造船厂（解放军海军基地）为主要目标，实施轮番轰炸，共投下五十二枚五百磅至一千磅的炸弹，炸毁十八艘军舰和运输舰。小东门、陆家嘴、杨家渡、杨树浦一带，民房被毁四百余间，死七十余人，伤二百五十余人。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十七架飞机，从岱山定海起飞，分四批进入上海，向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水电公司投掷一千磅炸弹七十余枚，致使电厂瘫痪，市内一半工厂停产，不少地区断电停水，另有千余间民房塌毁，居民死伤千余人。据董显光《蒋介石传》一书透露，龙华机场当时也被炸毁。

国民党空军的"一·二五"轰炸、"二·六"轰炸目标认定之准，投弹命中率之高，决非偶然。事后查明，是得到了保密局潜伏特工的积极配合，此人名叫罗炳乾，于1949年7月被毛人凤任命为上海潜伏独立电台台长，化名吴思源。当年8月，罗携带收发报机，经舟山抵吴淞口登陆，潜入上海，于妻兄施家瑞处立足，然后用保密局发放的经费，替施家父子开了一爿"振记瓷器店"，自己以"跑街"名义厕身其间，白天搜集情报，晚上通过电台发往保密局本部。"一·二五"轰炸中有关目标方位的情报就是罗一手提供的。后来，罗炳乾的电台被我公安人员破获，自此，国民党飞机便瞎了眼，空袭的盲目性骤然上升。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职"文告，恢复"总统"职权。

蒋介石在复职"总统"后，公开成立了一个"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由彭孟缉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政、军、警、宪、特各特务机构。此委员会权力之大，令蒋介石难以放心，他的目的是要由蒋经国来掌握情报机构。因此，这就决定了"台情会"的命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与此同时，原来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改名为"总统府资料室"。开初，蒋介石怕人议论，指令由原空军司令周至柔担任主任。周担任主任只不过是挂名而已，实际负责人是蒋经国。对此，周至柔很清楚老蒋的用意，所以根本不去假戏真做。除了在一年一度的工作检讨会上，他象征性地露一次面外，其余所有事务概不过问。果然，没多久周至柔这块"遮羞布"便被老蒋一把撕开，蒋经国粉墨登场，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总统府资料室"主任。

蒋经国取代周至柔后，很快又在其父的帮助之下，接管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掌握了由军统发展而来的"国防部保密局"、由原中统演化而来的"内务部调查局"以及"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情报机构的权力。这样，"总统府资料室"变成了台湾国民党最大的特务机关。

为了加强对所属机构的严格控制，蒋经国把原军统大特务张师调来任第一书记，李叶任书记，并明文规定：所有情报机构收集到的情报一律送到"总统府资料室"处理。同时，为了便于指挥这些情报机构，蒋经国又将这些机构的工作范围做大致划分，"内政部调查局"以岛内的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漏税等为主；"国防部保密局"以对大陆的情报收集和在各地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的各机构也大都以岛内的"防共"与"防暴"为主要工作。

这样，蒋经国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各个特务机关。

蒋经国同他的父亲一样，十分看重特工的特殊力量，认为特务组织对于稳定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十分重要。因此，他主持情报工作以来，其工作重心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特务机构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要打乱昔日特务机构的内部秩序，重建特工组织的新秩序。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开始着手对党、政、军全面改造，并专门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进行全面清理。

蒋经国则秉承父命，侧重于情报系统的整肃。不久，国民党特工系统的新格局便重新形成，各种功能也在全面恢复，初步成立了以国防部保密局、内务部调查局、保安司令部、宪警、台湾警务处、国防部政治部及国防部二厅等七大特工系统。

在七大系统中，保密局备受青睐，对此毛人凤内心十分清楚。很显然除了他本人受老蒋器重、与小蒋私交很好以外，他还拥有其他情报单位所绝对没有的强大特工网，特别是在大陆共产党占领区。"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毛人凤感叹道，在离开大陆前夕，他所进行的种种潜伏布置，今天便成了他的某种政治资本。现在，他只要在台湾把电令发往大陆的任何一个潜伏小组，立刻就会获取当地各类情报。想到这里，毛人凤心里有些自鸣得意起来。

"必须尽快启动这批潜伏力量"，毛人凤暗下决心。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多次召见他并明确指令：保密局要利用自己的力量，在近期内制造"轰动"事件，借此鼓舞台湾人心，打击中共气焰。毛人凤认为，这将是他本人在台湾崭露头角的好时机。

毛人凤回忆起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任前，在蒋经国授意下，他们竟在弹丸之地的台湾岛内，连续几个月"破获"了以洪国式为首的所谓"中共总潜伏组织"、以裕台贸公司为首的所谓"中共经济潜伏组织"，以李朋和汪声为首的"苏联间谍组织"等数十起重大"共谍案"。虽然这些案件轰动了整个台湾，但每每一想到这些，毛人凤心中却有些说不出的酸楚，他不明白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究竟于事有何裨益？或许，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吧？不管如何，他已下决心要抓几个"真实材料"的大案，来为人们业已丧失信心的特务组织注入一支兴奋剂，重新恢复昔日的荣光。

1950年3月1日，在国民党国防部内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吴石案"。

事情的起因是：早在1949年底，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组织相继被国民党台湾特务机构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遭枪杀。此后，该案并没有了结，因为它在台湾的波及面十分广泛。

毛人凤率国防部保密局退到台湾后，也奉命继续追查此案。

2月中旬，毛人凤得到密报：国防部的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与"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有密切联系，并与"工委"核心成员频繁接触。毛人凤闻报后，大惊失色，慌忙向蒋氏父子汇报，另一方面差人继续调查。

蒋经国听到汇报后，立即指令毛人凤要把此案弄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把所有涉

嫌人员一网打尽。

3月1日，毛人凤根据蒋经国的指示，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吴石及有关人员吴石妻、王壁查、珠谌之、陈宝全等人秘密逮捕。后来，吴、陈二人被移交台湾特别军事法庭，以“通敌罪”被公开执行枪决。

在国民党刚逃到台湾之初，毛人凤的保密局为蒋家政权的稳固，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他本人深受蒋氏父子的赏识，也正因为这样，激发了毛人凤内心多年积压的政治欲望的膨胀。

毛人凤经过一番考虑，认定他本人既不像戴笠那样“隐名埋姓”不问政事，到死也只是个代理局长领少将衔，虽然劳苦功高，但仍被那帮权贵所唾弃。毛人凤认为一定要在政治上抛头露面，多捞些资本，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对整个保密局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同时他又不赞成郑介民、唐纵二人的做法：把保密局只作为晋阶的跳板，“好高骛远”。他曾私下对叶翔之讲：“别看郑、唐现在很风光，他们的结局是不会太好的。”

因此，毛人凤不赞成戴笠的那种“默默奉献”，也不想具有唐、郑二人那种勃勃野心，他要走自己的道路。

他明白，蒋介石目前所进行的对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是为今后国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七大”将会重新推选新的中央委员，这将对在台湾国民党人来一次实力检验。这时的毛人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具备了参与角逐争夺的实力。他决心在台湾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在政坛上。

毛人凤素与蒋经国的交往很多，而走上层路线也是他的一贯做法。这次他要圆梦也要依靠这位大公子。蒋经国告诉毛人凤：“七大”调整国民党，主要清除一些老而无用、心怀异心的官僚，国民党要有生机必须输进新鲜血液。所以“七大”将选出的三十二名中央委员、十六名候补委员会有较大的变化。

经过一番权衡、比较，毛人凤自知要选为中央委员尚有一定难度，不要说他本人，就连郑介民要想获得此殊荣也是希望渺茫。为此，必须紧紧依靠蒋经国这棵大树。蒋经国特别告诫毛人凤，在“七大”之前，保密局一定要做出一个“耀眼”的成绩，一方面能够在台湾树立某种信心，另一方面对毛人凤而言，也是一笔政治资本。

也算天遂人愿，“泽生号”事件无形中加大了毛人凤的政治砝码，他居然在1952年国民党“七大”中，被推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对于蒋经国“耀眼的成绩”，究竟如何具体落实，毛人凤当初仍苦苦地思索。

一天，他找到心腹部将张炎元、叶翔之等人共同磋商。两人都很能体察毛人凤的苦衷，并积极为他们的上司出谋划策。毛人凤说道：“最近，朝鲜半岛局势呈现紧张状态，美国人正有意插手。而中共方面也好像在忙乎什么，你们所掌握的情况都有些什么？”张炎元接过话：“近来有不少外籍商船，通过香港把大量货物运进大陆，

我看长此下去，对我们很不利。”

毛人凤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何不在这上面做文章。搞掉它一两艘，既会对中共有威慑作用，加强对大陆的海上封锁，又会给在台的中华民国带来实际利益。一举两得何不为之。待想定之后，毛人凤便告诉张、叶二人，两人也点头称是，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办法。

这时毛人凤又想起了保密局的爆破专家杜长城，他对此人一向有好感，特别是在大陆时期，杜长城只身率领“技术纵队”深入华北共产党占领区，艰苦作战，炸毁不少设施，给共产党后方造成了巨大混乱。无论从才能、组织等方面，杜长城都受到毛人凤的高度赏识。人才难得啊！此事非杜长城出马不可，毛人凤已下定了决心。

杜长城在接受毛人凤的指令后，立刻带领几名技术人员携带爆破器材悄悄地进入香港。

香港的码头上停泊着来来往往的多国商船，一片繁忙景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来了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的杜长城，此刻，他带领一名助手，徘徊在码头附近，暗中调查摸清情况。

经过仔细打探，杜长城终于获悉：一艘英国商船——“泽生”号巨轮，将载满货物开进大陆。他遂立刻到现场进行勘察，弄清“泽生”号轮所停泊的具体方位，甚至上船同英国船长用英语交谈，了解到了该船启航的时间，船的内部构造等一系列情况。

回到住地以后，杜长城迅速召集队员进行商议，布置任务，由于“泽生”号轮船第二天中午就要启锚，因此安装炸弹的事必须在今晚进行。杜长城匆匆地在会上讲了几句，便率领队员携带器材连夜直奔港口。

趁着夜色的掩护，杜长城指挥几个队员悄悄地登上“泽生”号，并把炸弹与货物混装在一起。据估计，他所安放的定时炸弹及炸药已足以把该船炸沉。他把爆炸指针拨到第二天下午3时整，估计此时，船已驶入深海区。

待一切都安排妥当，杜长城又带人迅速返回台湾，以避开香港皇家警察的追捕。

果然，在第二天下午3时许，“泽生”号在刚离开港口不久，便因爆炸沉入海底，显然这是一起人为的爆炸事件，英国政府责成港英当局全力追查此案。事后查明：该船爆炸与台湾特务机构有关。

不久，新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台湾当局的暴力行为。

毛人凤在得知“泽生”号轮船沉掉之后，乐不可支，称赞杜长城的行为“是反共救国的壮举”，并重奖了杜长城等人。蒋经国为此也亲自向毛人凤祝贺，说：“保密局已经走在了反共救国的最前线。”

留港飞机被炸的过程稍稍复杂一些。1949年初，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

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奉国民党政府令，陆续迁离上海，“中航”一分为二，总公司迁台南，机航基地迁香港；“央航”则迁往广州。到了5月份，“央航”也迁到香港九龙。当时，“中航”在香港的飞机有七十多架，“央航”有四十多架，总体规模在亚洲地区屈指可数。1949年10月，保密局获悉：两航（指“中航”“央航”）长官有意追随李宗仁打算把这批飞机和资材弄到广西去。为此，老蒋急召“中航”与“央航”的总经理来台北，当面询问。结果“中航”的刘敬宜来了，“央航”的陈卓林称病未到。刘对老蒋发誓说，绝无此意，请总裁放心。到了11月，保密局又得到两航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再次电召刘敬宜、陈卓林，结果两人都没去，老蒋顿觉不妙。原来，刘、陈并没打算去广西，而是悄悄地与新中国派往香港的代表接上了关系。

1949年11月9日，“中航”、“央航”同时宣布起义，并驾驶一批飞机飞往北京，降落于西苑机场。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起义人员。盛赞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与巨大影响，抵得上二百万军队，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主席也给两航全体起义人员写了贺信。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派“交通部长”端木杰前往香港处理此事。接着，“外交部长”叶公超也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职务，另外任命沈德燮为“中航”总经理，戴安国为“央航”总经理。随后，沈、戴两人马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冻结两航在香港的资产（两航当时在启德机场泊有七十架飞机，另外还有新建的发电厂、仓库以及各种机航器材）。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两航起义人员迅速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对在港飞机和器材实行全权管理。

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沈德燮、戴安国的“当然地位”未立已废，于是台湾方面又改变手法，串通陈纳德，以两航早将这批飞机和资材卖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获取两航的留港飞机和一切资产。2月23日，法庭宣判美方败诉，同时宣布解除“临时禁制令”。3月上旬，新中国民航局特地抽调一部分飞行人员来香港，准备将飞机逐批开往内地，这下台湾方面发了猴急，毛人凤正式向保密局驻香港机构下达命令，立即实施爆破计划，不得延误。4月2日，停泊在启德机场上七架属于两航的飞机被炸毁。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这一罪恶的破坏行径。与此同时，两航通知港九进步工会组成二百人的纠察队进驻机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才扼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　阴谋刺杀中共要人

1949年10月，毛人凤应蒋介石的紧急召唤，曾从昆明飞赴台湾，接受了老头子亲自布置的五项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当时，由于西南

省份的工作繁重，以及种种节外生枝的不测事件的发生，牵扯了毛人凤的主要精力，这项任务便被放在缓一步的位置上加以考虑。眼下配合老蒋“显示力量”的工作要求和开展“敌后斗争”的需要，刺杀中共领导人的行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在毛人凤的刺杀名单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位居榜首。为此，毛人凤不知做过多少努力，付出过多少代价，事后想来仍为不知尽头的失败记录而寒心。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行动专家崔铎的失手，再一次证明了任务的艰巨性。

崔铎是“赛狸猫”段云鹏的徒弟，武艺高强，人送绰号“赛金豹”。这家伙轻功不及师傅，但为人凶残，以狠辣著称，双手都能使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1949 年 6 月，毛人凤收到一份来自北平的密码电报，告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最新行踪，预计会参加 7 月 1 日在先农坛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集会。毛人凤闻讯大喜，马上着手筹划布置，决定派保密局的高级杀手崔铎前去执行。

崔铎奉命进入北平，前脚刚到，中共中央的保卫部门就已有察觉，说来也叫打开窗户吹喇叭——名（鸣）声在外，北平一解放，中共中央保卫部便对段云鹏、崔铎等“老牌特工”的行踪予以密切的注意，首先查清了他们在北平城郊的社会关系，计有一百多处，然后，逐个布控，严加监视，因此，崔铎一进北平，等于落入了一张事先张开的网。不久，公安部的特情人员通过调查，证实崔铎住在前门外大街六十九号，遂决定立即将其逮捕。

前门外大街六十九号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一座四合院，门楼紧闭，崔铎住在北房，东西两屋空着，院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负责执行任务的公安部一局一处侦察科长曹纯之是个老手，先指挥侦察员登上西屋、北屋，占据火力控制点，同时关照侦察员李玉核带两块石头上去。当时除了李本人谁也摸不清石头有啥用场。接着，曹纯之步入门楼，朝北房扔了一块瓦碴，故意弄出声响，好引“赛金豹”出洞。

崔铎此时正在屋内闭目养神，忽听门外有动静，顿时警觉起来，但没有贸然出屋，而是稍停片刻，用竹竿挑开窗帘角，通过屋内的镜子观察院里的情况。曹纯之一见，心想果然名不虚传，便拿起喇叭筒朝房里喊话：“崔铎，你听着，我是公安局一处侦察队长，我的任务是来抓你崔铎的，我知道你枪法很准，百发百中，但我告诉你，我也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望你丢掉任何幻想，因为你周围已埋伏着几十个侦察员，你走不了啦！如果你开枪，我们就会把你当场击毙！”

崔铎仍不露面，屋里跟没人一般。

曹纯之继续喊话：“你要主动投降，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你要投降，就把枪给我扔出来，不要啰嗦！”曹纯之话音刚落，只听“噗、噗”两声，一前一后扔出了两支盒子枪。侦察队外线组组长王庆义顺墙角滑下，准备上前捡

枪，两脚一落地，崔铎便从屋里朝外开枪，由于射击角度限制，王没有被击中。这时曹纯之一使眼色，北房顶上的李玉核立即按照先前的吩咐往烟囱里丢下大石头，“咚、咚”两声巨响，犹如扔下了炸弹，惊得崔铎忙不迭地闪避。说时迟，那时快，几个侦察员破门拥入，死死扼住崔铎的双手，下了他的家伙。毛人凤寄予重望的一次刺杀行动，就此化为泡影。

毛人凤正坐在台北草山别墅，秘书突然闯进。毛人凤连忙停止用餐，从秘书手中接过电报，他知道这是他在北平的潜伏特务发来的密码电报，他匆匆看完电报后，神情十分紧张。突然，他转过身来对秘书命令道：“立即把布莱德上校请来，说有重要事情商量。”

秘书领命走后，毛人凤再次把密电展开。这时，毛人凤的脑子又在飞速运转，一个罪恶的阴谋又呈现在脑海里。“随即，他用力把密电捏成一团。毛人凤于是与美国顾问布莱德通电话。毛人凤拿起话筒神采飞扬地说：“顾问先生，我已按我们前几天所商量的计划着手准备了，我对行动处挑选的几名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进行了短期培训，准备再过两天就把他们派往东北，直接参与那边的行动，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好戏看了，哈哈。”

在毛人凤收到那封密电的同时，北京公安部门反特监听台已截获此电报。

1949 年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 70 寿辰。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就中苏两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并签订有关的条约、协定等。当毛泽东接到公安部的报告时，立即挥笔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任务紧迫，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领导，全力破获此案。

杨副部长上任立即请一处侦察处的侦察科长曹纯之具体负责，他认为潜伏特务的经费定会是从香港汇过来的。想到这里，他心里一亮，立刻打电话给留在侦察科的成润之副科长：“老成，你赶快进行布置，把在北京所有能办汇兑的银行、邮局统统进行秘密检查，凡是从国外往北京汇款的票据，全部摘录下来，逐一进行严格的审查，时间范围就在最近一两个月内的汇款票据之内。”

成润之安排的查汇工作进行了一个白天。

晚上，曹科长把各路人马所收集的情况综合审查，但在北京收汇人员的名单中并没有查出可疑对象。他心一惊：莫非判断失误，他当即用电话向杨奇清汇报，对方考虑了一下说道：“敌人有可能玩了花样，很有可能他们取款地点本来就不在北京，而是附近某个地区。这样，老曹，你先到天津走一趟，说不定取款的地点就在那儿。我这里先向天津市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协助你。干脆明天你就直接去天津。”

第二天一早，曹纯之就乘火车赶到天津。站台上，市公安局二处的阎铁副处长已等候在那里。

在回市局的路上，阎副处长告诉老曹："昨晚我们接到部里的紧急电话，知道你要来。同时，今天一早我们就已派人出去查寻了。"曹纯之对兄弟单位的鼎力支持非常感动，"谢谢了。"

下午，出去查寻的各侦察小组陆续返回，经曹、阎二人再次分析，果然，查出了一个重大线索。

这是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查出的。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一名叫计采楠的女人最近收到了从香港九龙汇来的一千五百元港币汇款，领取汇款对象是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的，另还有计采楠印章。而且，在这户头上还有二千五百元港币尚未取走。

"看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曹纯之兴奋地说："阎处长，我去那家银行再看一下就返回北京。这边的工作就靠你了，一定要盯住这个点。"

曹纯之一回到北京，就收到公安部转来的又一份破译密电："保密局嘉奖0409，由中尉台长升为中校台长。"他看完之后，兴奋地对在一旁的成润之说："破案指日可待了！在天津找到了特务的活动线索，现在又有这份电文，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现在可以对这个潜伏特务进行全面侦察活动了。老成，我们立马选派一名精干的侦察员，携带一笔巨款迅速打入那家新侨贸易公司，秘密跟踪调查计采楠及其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同时组织一批人进行调查，把她的社会关系彻底弄清楚，案情定会水落石出。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谈笑间，公安电讯侦察组长李鹏打来电话："北京到台湾的电讯号相思线交叉点初感应在天坛范围。"

老曹放下电话，正色说道："现在我们开始撒网，看这条'鱼'往哪里逃。"

杨奇清副部长同意了曹纯之关于派人打入新侨贸易公司的设想。

老曹和成润之又坐在办公室里商量，究竟派谁打入进去最合适。经过一番合计，成润之提出："我认为我们的侦察员冯铁雄比较合适，他对北京很熟悉，社会活动经验丰富，人又非常聪明灵活……"老曹当即打断话，兴奋地说："对，这人蛮不错。明天你就给他布置任务。"

没过几天，冯铁雄果真摇身一变竟成了新侨贸易公司的股东。为了更进一步开展侦察工作，经公司一位很有地位的董事介绍，他准备去拜见公司董事长司徒美良先生。

在家里，司徒美良先生和夫人热情地接待了冯铁雄，并给他在公司里安排了一个交际秘书职务。冯满心欢喜，第二天便走马上任。

冯铁雄一进公司，就仔细查看全公司的入股职员名册及股份资料。册中确有计采楠和其母计赵氏化名计爱琳入股的户头，同时经过他的观察发现：该公司的股东兼公司事务处秘书孟广新与计采楠的关系特别密切，计采楠不到公司来，有什么事都是孟广新代办。据公司的职员讲，孟广新常到计采楠家里去，好像他俩打得十分

火热。

冯铁雄迅速把这些情况向曹纯之汇报。

老曹听了汇报，非常高兴，“很有成绩！你仍然密切注意孟广新在公司的活动，尤其要注意孟广新在公司请假离京外出活动的情况。计采楠在天津的银行里尚有二千五百元港币未取，她很有可能支使孟广新去取。”

计采楠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解放前在辅仁大学学音乐，后与一个美国籍的英国商人姘居了几天。解放后，那英国商人携款逃往香港，她只好独自住在那商人家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结识了孟广新。孟本是温州的小商，为了逃避家中的妻子，只身来到北京，不久就投进了计采楠的怀抱。他贪恋上了计小姐的姿色和不时从香港寄来的大笔汇款，从此他便对计小姐言听计从。

这天晚上，孟广新又来到计采楠的家里，两个睡在一块儿。计采楠躺在孟广新怀里娇嗔地说：“香港的汇款又来了，明天你走趟天津吧。”

第二天，孟广新向公司请假。冯铁雄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就通知了曹纯之。曹估计他肯定是去天津取款，便提前赶到天津，会同阎铁副处长进行了一番安排。

侦察员们随后就赶到天津市黑龙江路银行等候着。临近中午时分，孟广新果然出现了。只见他戴了副墨镜，口罩遮住了半个脸，十分警觉地走到汇兑台，说话声音极轻。汇兑员早有准备，故作听不清，孟广新只好摘下口罩。侦察员立刻从暗处按下快门。此时，站在内室的曹纯之又通过步话机，命令对面饭店楼上的摄影机做好准备。孟广新领完款一出门，就被照下了在银行门口的全身像。这次行动，老曹收获很大，取得了汇款证据、号码、印章等破案资料，满载而归。

回到北京后，曹纯之马上向杨奇清副部长做了汇报。与此同时，冯铁雄又火速向他汇报发现最新情况，冯说：“据了解，计采楠还与新侨贸易公司的一位叫李超山的大股东关系暧昧，而且是经常秘密来往，我看这里头定有名堂。”听完汇报之后，曹纯之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说道：“我们亲自去会一会这位叫李超山的朋友。”

隔了一天，老曹以华北贸易货栈董事长的身份，冯铁雄仍是新侨贸易总公司交际秘书身份，二人驱车来到了李超山所居住的河难东高房3号住宅。

由于冯铁雄提前通知，李超山夫妇在约好的时间出门迎接了。

“幸会！幸会！”冯铁雄递上一张名片：华北贸易货栈董事长曹纯之。双方在经过一番客套之后，李超山夫妇忙引客人进门细谈。

就在他们说话间，屋里电话铃响了。

“请原谅，我先接个电话。”李超山对老曹抱歉之后，便走到旁边的桌上拿起话筒。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口非常标准的北京话：

“喂！超山吗？我是计采楠。”

“哦！你好，”李超山一下乐得眉开眼笑，“——我正在会客，……是，我一定按你

的名单打电话。……好!就按你的意思,我立即给你弟弟打电话,让他们按时到北海漪澜堂。”

打完后,李超山又拿起电话,准备拨号。这时老曹立刻右手伸入口袋。

电话通了,李超山说:“计旭吗?你姐姐替你准备好了,……”李超山放下电话后,不好意思地说道:“对不起,琐事繁忙,失礼了!”

曹纯之见状,便顺水推舟地告辞了。

曹纯之刚一出门,就直奔电话监听所。开始与冯铁雄核查计旭此人。

杨奇清副部长又打来电话:“据悉,国民党保密局最近又有活动,他们准备破坏毛主席访苏,而且已经准备行动了。对此,为了加强力量,部里李国祥处长、苏玉涵副处长已亲自上阵。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拔掉敌人潜伏电台这根钉子,切断他们的空中通讯!

在接到杨奇清副部长的命令后,老曹就赶到档案室,发现了在北平特警训练班最后一期毕业生名单中“计兆祥”三个字。

预审机关汇报:在押特务中林志宝、马会川二人是计兆祥的同学,并且还很熟悉。老曹想:既然如此,就让他俩去认一认这个计旭吧!

下午,在北海漪澜堂监视的辛立学回来汇报情况,他说,计旭已被侦察员盯上了。经跟踪查明,他住在南池子九道湾××号。据街坊反映,他每天上午9点左右都要骑自行车上东单市场买菜。老曹听完后,一个计划浮现在脑海里。

第二天一早,老曹和辛立学等两个侦察员,押着那两个特务在一家商店仓库的窗户静候。8点钟,计旭果然骑着自行车,提着篮子迎面而来。特务林志宝轻轻地说:“这人就是计兆祥!”另一名特务马会川也点头称是。这时,曹纯之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捉住了这只狡猾的狐狸。

“敌台又在发报了,相思线交叉点就在南池子上空。”杨奇清副部长正在考虑如何有绝对把握地抓住电台。坐在一边的公安部一局侦察处的苏玉涵副处长对李国祥处长说:“我看那个旧警察可以利用。从户籍上了解,他与计兆祥同住一个院子。”

“在职吗?”站在办公桌旁的杨奇清急着问。

“在职,现在是一名邮电工人。”苏副处长接着说:“计兆祥住大院南东头。从他的房子窗户里可以看见计兆祥的房门。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到计兆祥住户的结构、内部摆设,寻找隐蔽电台位置。另外,若在这个旧警察的北房内安一盏微小灯泡监视,夜间,计兆祥若发报,小灯受电流干扰,就会自动闪亮。我们再有另外的情况印证,判断电台在计兆祥屋里就确定无疑了。”

杨奇清连连说:“好,好!”并对苏玉涵说:“你们把那个旧警察叫到公安局,亲自谈谈,这事只让他一个人知道。这项工作做得好,得到证实,破案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另外，"杨奇清郑重地说："部里决定，让我跟随主席，亲自做好保卫工作。因此，此案移交中央社会部，由李克农部长直接领导。你们通知曹纯之，从明天起就去社会部报到，如何破案由李部长来决定。"

李国祥处长问："护送主席工作，还需要我们帮助吗？""不用了。"杨奇清副部长缓缓说道："我们部里已经动员了沿线各省、市公安机关，中央军委还从部队调集了兵力协助。你们的任务就是守住北京，不要在京城内出现意外，同时要加强与福建、广东沿海省市同志的联系，协同作战，严密注视台湾方面的动向。敌台已将毛主席访苏的情况告诉了台湾方面，肯定那边会采取行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请杨部长放心！"李、苏二人立即起身回答。

在毛泽东出访前夕，周恩来总理召见了杨奇清副部长，询问了有关情况，并叮嘱："奇清，我们国家刚刚解放，对隐蔽的国内外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除。这次你们随主席先行，我随后赶到，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

"请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北京火车站，一辆编号为9002的专列，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使命，向北驶去。车头上悬挂着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非常耀眼醒目。

专列所经过的路线，护路军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专列上的乘务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了的。车厢一共三节，前卫是警卫连，后卫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有丰富经验的老英雄。

专列上，担任护卫工作的杨奇清和铁道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经等人正进行着紧张的工作。列车每到一站，他们总要下来检查并及时与前方车站交流，不敢有半点疏忽。

这天中午，毛泽东派人把杨奇清叫到自己列车办公室，问："你们对潜伏敌台的侦破案落实得怎么样？""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进一步侦察，敌人还要搞破坏活动，我们已做好了周密的布置。此案目前我已转交给李克农部长，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点点头，他吸了口烟又问："你说，敌人要搞什么破坏活动呀？"

杨奇清小心地说："据悉：台湾保密局在主席您访苏前后，搞阴谋活动。我们会到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

"好！"毛泽东笑着说，顺手将烟蒂用力地灭在烟灰缸里。

下午2时，专列停靠在山海关车站。

杨奇清见毛泽东要下车，便关照在一旁的中央警卫团长汪东兴："我先下去看看。"说完就与滕代远问候了一下，率先第一个走下列车……

毛泽东在列车每停一个站，都要请沿途各地负责同志上车，询问当地情况并指

导工作。他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草山别墅。

在台北，毛人凤正在密谋在大陆的行动。这时，秘书匆匆忙忙地进来报告。

毛人凤听完后，下达指令："按行动计划执行。"另外，进一步加强空中联络。

北京，中央社会部办公楼。

李克农部长正坐在部长办公室里，接手从公安部转过来的破案工作。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反特专家，曾长期在"国统区"内做地下工作，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和胡北风、钱壮飞一起，被周恩来誉为"三杰"。

不一会儿，在第一线肩负着侦破潜伏台湾特务工作的曹纯之到李部长办公室报到来了。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同，提出了党在革命胜利后的总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

听了曹纯之的汇报后说："一定要摧毁他们在大陆的潜伏电台，而不是只抓住几个人。而且，在政策上要严格掌握好，不要扩大打击面，要一拳击中敌人的要害。"

苏联，莫斯科。

2月14日上午，在莫斯科大饭店宴会厅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两手相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两国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拉开了中苏友好的帷幕，对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表示：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同情和支持，并说："……为了世界和平，发展中苏关系，加强中苏友谊，对我们都至关重要。"

斯大林坦然地笑着说："我们将尽力支持中国的建设……"

毛泽东真诚地表示："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来说，我们的建设，都需要苏联各方面的援助。"

斯大林说："中国和苏联利益是相互关联和相同的。我们能够且能很好地合作！"

不久，毛泽东就将率代表团满载而归。

北京，正准备迎接毛泽东的归来。

毛泽东出国时，没有发生问题，但在归国途中，敌人会不会进行罪恶的阴谋呢？

眼下最要紧的问题，就是抓获敌台，这是致胜的关键，况且，离毛泽东回国只有三天了！

凌晨1点多，那个旧警察匆匆忙忙赶来报告："计兆祥凌晨1点钟又在发报了！"曹纯之听完后，立即命令辛立荣："速唤电侦组组长李鹏来。"话音刚落，说曹操，曹操到，李鹏竟不约而至："经与各电侦情况核对，敌台发报时间与电侦监收到的时间完全一致。"

三方情况，相互印证，敌台就在计兆祥家里。

凌晨3点，曹纯之将情况立即向李克农部长汇报，李部长指示：明天上午，大家都到社会部办公室集中，做结案准备。

上午9点钟，大家都不顾一夜的疲劳，陆续赶到了李克农的办公室。会议由李克农主持，经过大家讨论，都认为，所谓"万能潜伏台"，就是敌台台长、报务、情报、译电回执，集于计兆祥一身，原来提出：引蛇出洞，将敌人一网打尽，从实际情况来看只能捕计兆祥一人。

会后，李克农单独留下了曹纯之，说道："搜出敌台之后，你要特别留心敌人的情报。到时，请来个电话，我要到现场看一看。"

曹纯之回去后，向大家传达了会议内容，侦察员们一听就要结案，不分昼夜苦战了半个多月的同志们都禁不住欢呼起来。

下午2点，李国祥处长签发了关于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一案的命令。

"只捕计兆祥一人。"

曹纯之刚在办公室打个盹，桌上的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抓起听筒，是成润之的声音："老曹，我们捕住了计兆祥，发现了镇流器，但却没有搜出电台。""这样，你们继续搜查，我随后就到。"

曹纯之放下电话，心里嘀咕：查不出电台等于没有破案。他心急如火地乘车赶到南池子九道湾四十三号，计兆祥家里。

一进屋，曹纯之看到：侦察员正押着计兆祥规规矩矩地在屋里站着，计的妻子则站在一旁吓得浑身发抖。

曹纯之在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外，然后回到正屋坐在沙发上抽起香烟来。他以习惯的抽烟方式在思考着。只见他吸一口后，仰头喷着烟圈，他的目光也随着烟圈升腾的方向向上挪动，看见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张手绘的色彩绚丽的《牡丹图》。

突然，他用手一指那《牡丹图》，对身边的侦察员命令道："上去，把电台取下来。"

站在一旁的辛立学抢先拉过一张板凳，猛跳上去，用力将《牡丹图》一推，发现

竟是一个黑大窟窿，里面什么也看不见。辛立学立即掏出手枪，一纵身爬上天花板。另一名侦察员也跟着爬了进去。

一会儿，他俩便从里面取出了美制 SST－I－E 型 25 瓦电台一部，美式手枪一把，以及书写在一本《古文观止》里的密码证据。

这时，曹纯之快步走上前去，迅速地拿起一叠情报底稿，仔细地翻阅。当他翻到最后一份时，双眉突然一蹙，立即对身旁的成海之说："老成，你马上回公安部去，向李国祥处长报告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命令哈尔滨公安局配合行动，粉碎敌人的阴谋。"

计兆祥夫妇俩见状，顿时吓得呆若木鸡。

曹纯之与成润之分头行动。他出门后立刻赶到李克农住地，向他汇报这一情况。曹纯之一见到李克农就说："我已经派人火速飞往东北，从敌情资料看，他们想趁主席回国之际，来一次大的阴谋，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也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他个一塌糊涂一网打尽。"

李克农听完详情之后，沉思了十分钟，对曹纯之说："现在，我们返回现场。"

很快他们到了计兆祥家，李克农仔细地看了计兆祥的犯罪物证，目光慢慢地转移到计兆祥身上。计一见这严厉的目光，顿时吓得抖个不停，以为死期将至。

李克农缓缓地走到计兆祥跟前："你不要怕，我来是看你这位上校台长的发报技术。你就用这架电台，使用你原来的方式，给你们的保密局长毛人凤拍个电报去，如何？"

计兆祥一听，已不像先前那样浑身发抖，忙说："愿意效劳。"说着，他很熟练地摆弄着地上的东西，一会就架好了电台。

李克农问："可以了吗？"

计兆祥慌忙戴上耳机，"行，可以了。"

台北，国民党保密局大楼。

毛人凤焦虑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怎么搞的，按规定联络时间已经超过，可现在还没得到大陆任何反应……"

坐在一旁的布莱德立即敏感反应："要么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迅速转移。"

毛人凤手摸着后脑："恐怕问题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共产党再厉害，凭他们手中的那点破玩意儿，不会这么快就能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再等一等……"

突然，"嘀嘀嘀……"计兆祥发出的呼叫讯号传过来了。

"来人！"毛人凤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在急着等待接收译电。

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计兆祥发来的电报译出来了。毛人凤急不可待地接过一看，顿时脸色苍白："毛人凤，任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

能台，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活动到哪里，我们就会在哪里侦破，你们如果再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告诉你，给你讲的是李克农，你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现'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究既往。你若率部归降，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正是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心惊肉跳地再次拿起原文扫了一通，气得青筋暴胀，不知所措。

李克农曾在"国统区"做电讯情报工作时，就把毛人凤和戴笠整得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悬赏十万元，捉拿李克农，但始终一无所获。

毛人凤想，计兆祥的电报被截获，那么他寄予希望的东北技术纵队也要被破获，这怎么向蒋介石交待?

想到这里，他一下子缩在沙发里。

初春，东北。

暮色时分，一架神秘的飞机，正悄悄地沿着朝鲜东海岸向北飞行，它穿过鸭绿江，又越过吉林，在离哈尔滨不远的一座山林中，低低的盘旋，试图寻找着适当的空降地点。

片刻之间，两个怪物降落在地面。

已先期赶到黑龙江的成润之、侦察员沈继宗和哈尔滨的侦察员，正在这里等候着。

"不许动，举起手来!"两个怪物根本没料到刚刚潜入大陆就成瓮中之鳖，只好束手就擒。他们就是由台湾来领导地下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爆破活动的两个行动队员。从他们的衣物中，搜出了美国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检测器等特工用具。

经过突击审讯，得知：这两个特务名叫张大平、于冠群，按计划，他们在次日上午 8 点，将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示鼓励。

翌日清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

在 201 号房!一位戴墨镜，留小胡子绅士打扮的人，似乎在等谁。

突然，有人敲门。

"找哪位?"

"204 的!"

"请进!"

绅士模样的人一开门，见门外站着三个人，敲门的中等个进来了，指着那"绅士"向另外两人介绍："这位是局本部的张大平先生。"

"幸会！幸会！"其中高个献媚。

中等个子又向局本部来人介绍："这位就是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

"我奉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局长的命令……蒋总统的饬命，此仗不成功，便成仁。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升官三级。"局本部来人向马耐等人宣布后，说道："马司令，你谈一下你们的行动准备情况吧？"

马耐说："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点可到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等地进行三路攻击。

"有响货吗？"局本部来人问。

"有。香港来的黄色炸药，明天我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埋炸药。到时候只等炸药一响……"马耐谈得唾沫飞溅。

"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局本部来人又问。

这时马司令有些吞吞吐吐，但最后还是讲出了东北技术纵队人员一共一百七十人的名单。

局本部来人正是成润之，他看了看，便装进自己的口袋，起身慢慢地说道："戏该收场了。"马耐顿时感到情况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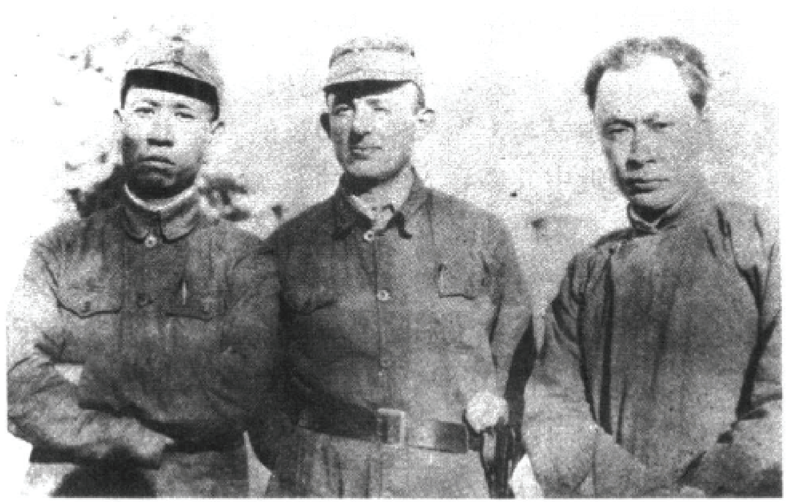
突然，中等个子又从门外进来，后面还有一批陌生人，他走到马耐身边递给他一张纸，马耐接过一看，是"逮捕令"，试图抗争，但被立即拿下。

毛泽东的专列顺利地通过东北回到北京。

在台湾，蒋介石与毛人凤谈到上海在短时间内便被解放军攻占时，常常对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防守不力十分不满，但对毛人凤在上海撤退时的应变计划却大加赞赏。特别是毛人凤帮助蒋经国把大量黄金送往台湾，为国民党全面撤到台湾敛聚到一笔可观财富，对此，蒋介石心里颇感安慰。同时蒋介石指示毛人凤，上海虽然被"共匪"占领，但保密局一定不能沉默。要充分利用各种潜伏力量，与上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开展一场"隐形"战斗，借此向世人表明：国民党即使在共产党沦陷区，仍然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

毛人凤对蒋介石的指令当然心领神会，他跟随老蒋多年已经习惯了那套惯用手法。他心里十分清楚，仅靠保密局发动几次"轰动"性的谋杀活动，根本无法扭转国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也不能证明国民党仍有强大的力量，可以与共产党抗衡。也许这一切是徒劳无益，其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而已！然而，毛人凤也深知蒋介石的苦衷和用心。在退往台湾后，老蒋必须对业已涣散的人心做巨大的维系工作，靠什么呢？他终于亲自体会到了什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退而思之，毛人凤感到，在国民党全部退往台湾后，他本人及保密局的地位又指望什么呢？也许，保密局的行动在这次党国的一片惨败中能显出几分辉煌，这无



1941年，刘少奇（左）、陈毅（右）和到中国参加抗战的奥地利医生罗生在苏北盐城合影

疑会使他头上的桂冠平添一圈耀眼的光环。毕竟，在大陆丢失以后，只有他的潜伏特务才是真正和共产党对抗的力量。

即便是飞蛾扑火、惹火烧身，也要铤而走险，全力去争取微小的成功。想到这里，毛人凤不禁苦笑出声。“萤火虫虽小却能在一片黑暗之中发出一点光亮。”他想，也许正是这朦胧的光亮能点燃他心中巨大的希望。除此而外，他还有什么法子呢？他没有戴笠那么幸运，处在那个令他羡慕的年代！

不久，毛人凤召见了保密局的老牌特工封企曾，并亲自下达秘密潜伏任务。

毛人凤在仔细地审阅了封企曾所拟定的“沦陷区活动计划”后，对封讲道：“你的计划很好。现在的问题是你要尽快潜回大陆，抓好苏浙地区的情报工作，并且与先期在上海的潜伏人员朱山猿接上头，共同实施行动计划。我期待着你们能在匪区落地开花！”

封企曾在得到毛人凤命令后，很快到总务处去领了二十支枪、二部电台。之后，又去海军司令部那里调拨了两艘帆船。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时机潜返大陆。

临行前，毛人凤再次召见封企曾，秘密下达这次行动的重要任务——暗杀中共华东局的上海市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其中有陈毅、朱学范、荣毅仁、张承宗和刘靖基等人。毛人凤把这一行动计划代号取为“萤火虫行动”，其意已不言自明。这时，保密局已准备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了。

封企曾秘密潜回大陆后，迅速与先期潜伏在上海的朱山猿取得联系，并向他下达了毛人凤的指令。

朱山猿在得详情后，当晚便龟缩在自己房内（上海康乐村十六号），思索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当初，毛人凤在离开上海时，亲自安排了他的潜伏工作，并委派他为上海地区特别行动组长，要他在上海“沦陷”时，隐埋下来，耐心等待他的指示。这次，封企曾带来了毛人凤的旨意，要他在上海市制造爆破事件，多杀几个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匪”区造成恐怖混乱。并且悬赏：杀掉陈毅获奖金十万元，杀掉饶漱石、潘汉年得奖金三万元。

第二天，朱山猿在自己房内召开会议，与他手下组员共同商讨行动的方案。

会上，朱山猿手下成员纷纷讲道，上海刚刚解放，解放军防范甚严，靠几个人的

力量不要说干掉陈毅等人，就连接近他们都几乎不太可能。朱山猿也感到事情非常棘手，满脸无奈神情。这时，一行动队员突然说，他有一情妇在上海越剧团当演员，而她又与上海某剧团团长的女秘书是同乡，关系很好。可否通过这些关系，来达到接近中共领导人的目的。

朱山猿一听，茅塞顿开。他高兴地说："对！对！这是一条妙计。诸位，共产党在占领上海后，陈毅为拉拢一些社会名流，经常到一些剧团去拜访。因此，只要打通那个剧团团长女秘书的关节，就完全有可能了解陈毅的行踪，进而伺机动手。"讲完话后，朱山猿立即下达任务，然后分头行事。

当天下午，朱山猿乘火车去苏州，与封企曾会晤，联手开展行动，封企曾了解到朱山猿行动方案后，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便把此方案电告毛人凤。由于封手头只有少量的卷式手榴弹等爆炸物品，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搞到一定数量的爆破器材来实施计划。他们通过一些商界熟人购置了一批制作炸弹用的原料，暗地自己动手制作起大小不同的炸弹。

朱山猿从封企曾那里带了一批武器和自制炸弹悄然返回上海。这时，他把目光盯在那个剧团团长那里，准备在此打开局面。他们谋杀的列车已经启动……

通过团长的女秘书，朱山猿他们对团长家里的布局和各个通道情况都了如指掌，并且还绘制成图，进行详细研究。为了不致遗漏某些细节，朱山猿甚至亲自在晚上爬到团长家的砖墙上，借着室内的灯光进行实地勘察。回来后，他花了几天时间，特地制造了一个能藏在热水瓶底的烈性炸弹。只要外界稍稍给予震动，炸弹便会在五六秒内自然爆炸。这种炸弹既便于伪装，又容易在接待应酬的场合中杀人。按照朱山猿的想法：一旦陈毅等中共要人到此，便让那位女秘书参与行动。这样计划便不难最终实现。这下，朱山猿心境轻松了许多，仿佛那金灿灿的金元宝正在眼前。

在实施暗杀行动的同时，朱山猿为了转移视线、确保行动顺当进行，他们又策划了一系列阴谋——

上海闸北火车站附近，在一幢楼房的房顶上，突然飘下了大量反动传单，当地居民和广大外地游人被弄得人心惶惶……

位于市中心的大世界游乐场，楼上的窗口又散出不少反动传单，人群沸沸扬扬，延安路、西藏路口顿时出现混乱，车辆堵塞，造成多人受伤……

市区几家银行储蓄所，接连发现伪造的人民银行用以包扎人民币的封签夹人。这种制造人民币缺额的现象，使上下之间相互猜忌，怨声载道……

……

尽管朱山猿的行动小组费尽心机，却始终没能如愿。

毛人凤在台湾，迟迟没有收到封企曾、朱山猿等人得手的消息，便按捺不住，准备再派杀手潜回大陆。

这次毛人凤吸取上次教训，决定再押上自己手中的"王牌"，拟派遣干练、凶狠、胆大的保密局有名的杀手刘全德。毛人凤在台北城外的保密局大楼内，给刘全德下达命令，要他率领一个六人小组，限期完成任务。毛人凤这下拼出血本，他从十分紧张的经费中，硬在第一批行动经费里挤出二千美元，并允诺事成之后，赏黄金二十两。为了增大这次行动的成功率，他还把刘全德叫到台北美军基地去学习特种爆破技术。

又一辆杀人"战车"开出了。

一大清晨，陈毅刚刚走进市长办公室，开始着手处理公务。这时，秘书长推门进来，交给他一封匿名信。陈毅把信封一拆开，从里面掉出一颗子弹。很显然，这意味着什么。但这位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长却神色镇定地道："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怕这小小的子弹？"说完，便不经意地把信和子弹丢进字纸篓里去了。

警卫处的人却不敢懈怠，什么人竟如此胆大妄为，行动之前竟然先"打招呼"？看来此刺客还真有两手。

随即，警卫处与公安部门立刻着手侦破。

的确，毛人凤这次派遣的杀手并非一般的特工，他还有一番复杂的经历。1929年，陈毅在红四军当政治部主任时，此人便在某团任特务连连长。1935年，刘全德在汉口被"复兴社"特务逮捕，从此，他便改换门庭，投于戴笠门下，长期从事绑架暗杀活动。手段十分残忍、毒辣，绰号"老狼"。

"老狼"刘全德刚刚潜回上海，就风闻朱山猿、封企曾在南京路准备炸毁大新、永安、先施、新新四大公司时，被当场逮捕。为了安全起见，他便切断自己与外界的联络，深居简出，很少外出活动。但他又必须活动。一天，这条"老狼"出动了，他开始沿着外滩徒步行走。来到市政府大楼前，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混了进去，进行一番查看，并诡秘地把那封匿名信丢进了信筒。之后，"老狼"又从容地窜出了市政府大厦。

到上海已近半月，"老狼"一直住在山西路七号，一间租用的民房。

一天，一个人手推自行车来到门前，有规则地在七号门上敲了几下。片刻，门开了。

一进门，来人便发觉满脸阴森、狰狞的刘全德立于门口，手里端着枪，满腹狐疑地朝他打量，半天没说一句话。此刻，"老狼"已经认出来人是上海潜伏特工，曾接过一次头。

来人进屋后，似乎显得十分轻松，他见屋内的桌上摆着酒菜，便毫不顾忌地坐将下来，独自喝酒。不一会儿，"老狼"便同他聊了几句，这时"老狼"心里已经算好，准备把来人灌醉之后，迅速撤离此地，以确保安全。

酒过三巡，来人便渐渐地显得有点醉意不醒，不久，又双眼发直舌头变大言

语含混。此刻,来人立身打算往外走。狡猾的"老狼"疑心他装醉,便拉着他,并点燃一支香烟,放进对方嘴里含着,想测试他有何反应。来人见势悄悄地用牙咬下一截烟尾,连烟丝并烟纸吞进肚里。一会儿,他便张口大吐,嘴里的那支烟随着肠胃里的东西,洒满一地。最后,来人踉踉跄跄地跨出七号门。"老狼"虽然把他放走,但望着他逐渐消逝的背影,心中疑团越来越重。他当下决定翌日便搬离此地。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谋深算的刘全德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当天夜里,一张无形的大网已悄然向他撒开。

那位神秘来人名叫高香圃,是毛人凤在逃离上海前夕潜伏布置的一名特工。上海解放后,处于极度惊恐中的他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上海市军管会。此后,他便按照军管会的安排继续"潜伏"下来。

这天晚上,高香圃摸到山西路七号投石问路,就是试图弄清"老狼"的行踪及探明他们这次行动的计划内容,结果,他已从屋内紧张恐怖的气氛中,隐约感到有丝杀气,事不宜迟,必须尽快汇报。他从刘全德屋内出来后,已是午夜时分,高香圃估计,狡猾的"老狼"一定从他的这番打探中嗅出了某种"异样"的味道,很有可能立刻转移挪窝。若果真如此,要再发现其踪迹就困难多了。于是,高香圃马不停蹄风风火火地赶至军管会……

很快,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包围了山西路七号。

此刻,"老狼"正与毛人凤电报联络,不料解放军已破门而入,只好束手就擒。至此,毛人凤一手策划的华东地区的暗杀计划宣告破产。

"萤火虫"行动是一系列暗杀、破坏行动计划。毛人凤直接秉承蒋经国旨意,接二连三派遣特务潜回大陆,在各大城市暗杀中共首脑,破坏重要设施。在安排完华东地区的行动计划后,立即又指挥在华南的暗杀行动。

毛人凤找来了他的心腹干将、保密局布置处处长叶翔之,两人共同商议了保密局近期活动的大致计划。叶翔之明白:按照毛人凤的意思就是要不顾一切在大陆制造"轰动"事件,引起普遍关注,从而抬高保密局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叶翔之小心地问道:"局长,前些日子派遣到华东地区的封企曾等人有消息吗?"毛人凤没有回答,他以阴鸷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叶翔之,半晌才语调深沉地说:"依照目前这种状况,我们要指望在大陆沦陷区遍地开花,是不切实际的。但只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对我们来讲就是巨大战功。对此我有信心。听着,你立刻调动香港方面的力量,潜回大陆,在南方实施行动。只有这样多派些人返回,才能增大成功的把握。"

叶翔之意识到,毛人凤目前的做法已几近孤注一掷,漫无目的撒大网,他认为这种赌徒的方式是无济于事的。但除此以外,谁又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呢?此时此刻,叶翔之更加深深地体会到毛人凤的苦衷,也明白保密局目前的处境。若不努力去争

取，恐怕连一点希望也没有。

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叶翔之飞赴香港，亲自在保密局香港秘密站坐镇指挥潜返特工的行动计划。

3月底，广州市公安机关不断地截获台湾保密局发往香港的密电；要求香港站的特工刺探广东省市中共领导人的行踪。4月，又截获一份绝密紧急情报——台湾保密局下令在香港的特务机关派员到广东，近期内执行暗杀行动计划。

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这一重大情报后，联想到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敌情，因此，连忙布置力量，对所有机场、港口、车站都进行严密监视，并组织力量限时侦破。一张反特大网在广州拉开。

4月17日，位于广州北京路的红棉歌舞厅。一位港客模样的人走进了惠如茶楼。此人身高虽只一米七，但体格健壮，身材匀称，行为举止显示出其受过某种严格的训练。在他西装上衣的口袋上别有一枚回形胸针。他选择了一个靠窗的座位，独自品茗，那胸针在透过窗口的阳光照射下闪光，并不引起旁人特别注意。他像是在等什么人。

他正是叶翔之从香港派来的行动队员，名叫黄强武，原是保密局香港站的特工。这次他受叶翔之指派来广州，与当地的潜伏特务取得联络，并传达局本部毛人凤的命令，共同实施在广州的行动计划。

不一会儿，一个穿西装的高个青年也上了惠如楼，待取下墨镜后，他的目光对茶楼的茶客扫视了一遍，很快注意到了独自一坐的黄强武。这时，两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停在了彼此上衣的左上侧。暗号对上了，高个青年转身便下楼去了。

片刻，高个青年再次上了惠如楼，这时，他的身后跟着两名广州本地人。这次他领着两人照直坐在了黄强武的桌旁。

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了解到：高个青年名叫钟嘉，那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都是保密局在广州的潜伏特务。

随后，黄强武与钟嘉等人驱车来到了广州市郊一秘密据点，进行商议。

黄强武首先传达了毛人凤的指令。他说："为了配合台湾方面，本部命令我们在广州市制造恐慌局面……"说着，他又压低嗓门："毛局长亲自下达广州的第一号暗杀目标，干掉叶剑英。"讲完这句话，黄强武以阴森狰狞的目光扫视了在座的钟嘉等几名潜伏特务。这时，几名特务都不禁感到脚下冒出一股寒气，真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

紧接着，黄强武对几名特工做了具体的任务安排。会毕，几人便分头依计行事。

为了摸清叶剑英市长的活动情况，黄强武领钟嘉四处悄悄打探情报，终于找到了一丝痕迹。

这天，黄强武与钟嘉清晨便来到江边守候着，准备具体摸清叶剑英这几天的活动规律。上午8点整，叶剑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在随员的陪同下，他走下“珠江轮”，往西郊黄埔一带巡视工作。中午一般也在西园就餐。黄强武了解到这一情况，也摸清了叶剑英周围的情况，遂立即动手布置方案。

就这样，魔爪渐渐地伸向了叶剑英。

据实地考察情况，黄强武初步确立了两个暗杀方案：第一方案，让特务乘汽艇设法接近“珠江轮”，拟使用手榴弹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这个方案比较冒险，一般船是很难接近“珠江”号的，再者强行接近该船，又无法保证能准确地加害于叶剑英。第二方案，鉴于叶剑英习惯在西园酒家用餐，暗杀小组成员郭禄已先期混进了酒家当厨师。因此，可利用他在叶剑英用餐时，在饭菜内施放毒药，同时再在叶剑英的那个座位下面安置定时炸弹，形成双保险，以保万无一失。

两相比较，黄强武觉得后一种方案比较切实可行，当然前一种也不失为一法。最后，他把两套方案一并呈报保密局。

没过两天，香港方面转来了毛人凤的进一步指令：“两套方案一并进行，双管齐下，待机而动。”

黄强武在得到毛人凤下达的最后指令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随时准备动手采取行动。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卿卿性命。狡猾的黄强武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坚固的堡垒已从内部不攻自破了。

话说钟嘉奉黄强武之命，外出搞炸药。本来他就对暗杀叶剑英一事没有信心，况且，一旦事发，不论成功与否，他都感到自己的性命之忧。为此，他自己整天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一天，他在路上碰见了一位在军管会工作的熟人，有意无意地聊起最近广州的形势。熟人谈到最近肃反工作的广泛开展，更使钟嘉如惊弓之鸟。回到家里，他思前顾后，终于在当天夜里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军管会……

根据钟嘉所交待的情况，广州市公安局火速出动，全面出击，很快将毛人凤派往广州的暗杀小组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

这样，毛人凤一手策划的在大陆南方地区的暗杀计划也陷于流产。广州局势变得更加稳定。

“萤火虫”行动基本上劳而无功。

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虽然遭到失败，但在整个国际性的事务中，仍然排斥、孤立新中国。全球局势呈现冷战状态。当时，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处境十分艰难，除了与苏联为首的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外，在亚非国家中只跟印度、缅甸等极少数国家建立了关系。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孤立不利的局面，积极寻求打开面向世界的大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阵营一直拒不承认已成立六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仍坚持认为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权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美国海军派出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实行军事封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远东情报处也与毛人凤的保密局携手合作,共同对抗新中国政权。力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隔离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之外。

1955 年 1 月,北京。

中国政府在 1 月 15 日收到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来电,他代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五个发起国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 4 月下旬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将有二十九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率代表团出席。

这个邀请使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政府非常兴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他敏锐的政治目光深刻地意识到,这次会议对我们太重要了!它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它将成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亚非时代的结束,亚非国家独立自主的开始。紧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行磋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新中国最高级领导人全部出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这次亚非会议将为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提供一次'亮相'的机会。目前,我们的国际局面尚未打开,既有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从各方面围追堵截,也有更多的国家在拭目观望着我们。而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心要继续以'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形象。因此,中国代表团出现在首次参加的这一大型国际会议上,其重要意义绝不可低估。"

周恩来的发言博得与会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赞同,最后经过认真研究,毛泽东亲自拍板:这次会议我们非参加不可,会议当场决定派遣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赴万隆。

2 月 10 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复电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谨接受阁下的邀请,中国政府届时将派出代表团出席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

初春的北京,充满了祥和与欢快的气氛。

2 月,台北。

毛人凤行色匆匆地奉命前往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应邀出席万隆会议之后,心如乱麻。这样一次重要的亚非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台湾国民党竟被排斥在外。他更害怕国际社会因承认共产党政府而遗弃他这个末落王朝。因此,他急忙在官邸会见毛人凤,下达旨意。

"'共匪'竟然取代民国政府去参加这一次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这置我们于何地?娘希匹!"蒋介石非常气愤。

"总裁的意思……"毛人凤谨慎地试探着蒋介石的态度。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希望看到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现在万隆,去跟亚非各国的政府首脑握手言欢,称兄道弟。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

"我明白了,马上去布置。"面对蒋介石的狂怒,毛人凤显得十分小心,自从退守台湾以来,老头子的脾气越来越坏。

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后,毛人凤驱车返回市郊保密局办公大楼。

路上他一直在思考采取什么方法来阻止中共代表团的行动。联想到退到台湾以后,他指挥保密局对中共高级领导人采取的行动,他决定:借周恩来这次外出的机会,暗杀周恩来。这样既可以阻止中共代表团的行动,同时,对中共本身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想到这里,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不知不觉已达保密局本部。

他刚踏进办公室门,机要秘书即送来一份通过特殊的渠道获得的情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将在4月11日乘飞机到香港,然后转乘包租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当日中午12点左右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

情报准确无误,毛人凤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该动手了,他立刻打电话把保密局布置处处长赵赋丞叫到办公室,进行具体商量。

早在1953年,还在朝鲜战争时期,毛人凤便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的头目柯林斯上校联合组成了一个名叫"求爱行动小组"的特别行动队。该队由赵赋丞任组长,专门对付中共等活动,以此谋害中共高级领导人。但由于当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找到下手的时机。这次,机会终于来了。

赵赋丞接到毛人凤的电话,估计有重大行动,便忙不迭地直奔局本部而来。

毛人凤见赵赋丞来了,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把中共代表团这次赴万隆之事以及蒋介石的旨意详细告诉他。并命令赵赋丞亲自带队潜入香港,伺机动手。一定要成功地阻止中共代表团去万隆。

赵赋丞在得知整个事情梗概后,想了一阵对毛人凤说道:"这件事关系十分重大,我想等到香港以后,再确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当然,我们的注意力肯定放在那架飞机上,但如何动手,现在还无法敲定。"

毛人凤听后,对他的心细感到满意,吩咐道:"你现在马上回去做好准备,近两天就去香港,有什么情况随时向局本部报告。我等待着你们的消息。"

赵赋丞领命而去。

就这样,在毛人凤的一手导演下,一个震惊世界的罪恶阴谋杀气腾腾地拉开了序幕。

北京,中共中央正在为代表团准时出席亚非会议做最后的准备。

4月7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以周恩来为团长，陈毅、叶季壮、黄镇为成员的中国代表团即日起程取道广州，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当天，周恩来一行离京去广州，准备在那里逗留几天，然后经香港前往印尼的首都雅加达。由于中国民航尚未开辟国际航线，因此，中国代表团决定包租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这件事得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友好关照，亲自指派"克什米尔公主"号恭候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一切准备就绪，周恩来准备在4月10日率团动身从广州前往香港……

香港，毛人凤的阴谋正悄悄紧张地进行。

在九龙弥敦道一保密局秘密据点，赵赋丞率领从台湾潜伏而来的"求爱行动小组"与香港的保密局特工碰头，他传达了毛人凤的命令后共同策划行动。会上，一香港的特工提出他认识一名香港航空公司的雇员，通过对此人的收买利用，完全不难接近"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赵赋丞听后也觉得这个方案比较可行，遂叫人第二天就把那名雇员请来。

次日晚上，一位身着笔挺西装的青年人被带到了保密局秘密据点，他就是在香港航空公司上班的那位雇员，名叫周梓铭。赵赋丞亲自与周梓铭进行了一番谈话。

"你在航空公司做什么事？"赵赋丞不经意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一边轻松地问道。

"做地勤，主要给飞机加油。"

赵赋丞一听，心中一阵窃喜，这不就意味着可以随时接近机场的任何一架飞机么？他按捺住心中的喜悦，继续询问道：

"你知道我们叫你来的目的吗？"

"具体的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我这位朋友是干什么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周梓铭自作聪明的回答。

"哦！"赵赋丞若有所思地应道，然后，进一步地单刀直入：

"你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这回事吗？"

"知道，不就是中共方面包租的那驾专机么。4月9日到达启德机场，然后在10日送中共代表团赴印尼。"周梓铭顺口答道："皇家警察已通知，要对这架专机实行隔离，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赵赋丞点点头，想了想突然问周梓铭说："你愿意同我们合作？"

周梓铭立刻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他紧张地把头埋了下去，长时间沉默不语。

赵赋丞见状，轻轻拍了拍周梓铭的肩膀，说道："听说你要结婚，手头有点紧，这……"边说边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支票，上面写有六十万港币的金额，递到周梓铭手中。周梓铭看了看支票，用力把它捏在手里，最后终于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赵赋丞立刻把他们的行动计划电告台北，毛人凤再次电令重申："只要

能阻止中共代表团的行动，决不要吝惜任何代价。"同时毛人凤对行动组的活动进行了一番赞许，认为其工作进展迅速，很有成绩。

在得到毛人凤的首肯后，行动组决定在飞机上动手。他们专门做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模型，精心研究，决定将高效能塑料炸药安装在飞机上。

这样，保密局特务的策划活动已进入最后阶级。

1955年4月5日，广州市。

珠海大桥附近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艘显眼的渔船正朝岸边停靠。船刚一停稳，从里边冲出一位渔民装扮的中年人。他一上岸就神色严肃地直奔广东省公安厅而去。

在内务保卫处，"渔民"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到香港执行特殊任务的侦察员，要求直接同中央联系，他说他带回了重大而紧急的情报。需立即汇报。当天晚上12点整，一架从北京飞来的军用飞机停在广州白云机场，不一会儿，又载着那位"渔民"返回北京。

据他透露：美蒋情报机关已经获知我出席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代表团的行程，并且，已经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有关部门仍火速向最高领导做了紧急情况汇报。

次日凌晨，北京。

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了该项情报的详细汇报之后，立即做出指示：公安部、社会部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同时迅速派人再去核实这个情报的准确性，以便做出对策。

另一方面，暗杀这类事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凭他锐利的直觉，他感到，台湾方面肯定会对这次行动做出反应。果不出其所料，虽未查证，但也反映出事情不祥的兆头。

紧接着，周恩来又在6日上午召集了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卫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参加的"敌情会诊"分析会，以便进一步地商量对策。

会上，周恩来指出："这次参加万隆会议，无论对我们还是台湾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台湾特务机关肯定会进行百般阻挠。而我们必须加倍小心，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他仔细地回想了他们此番行程的各项事宜，认为并没有什么漏洞，而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只有香港机场。他果断地说："我们从印度包租的飞机，会在香港机场停留两天，所以，应该敦促港英当局加强机场的保安工作，绝对保证飞机在这段时间里的安全。不过，我们与英国没有外交关系，问题有些复杂，这里却又是最有可能被台湾方面利用的地方。"

这时，中央警卫局的一位负责人插话："是否可以请求印度政府允许飞机改道，代表团由北京飞到印度的新德里，再从新德里直飞雅加达。这样，便可避免飞机在

香港逗留而导致危险的发生。”

周恩来摇摇头：“这里面有个外交礼仪问题，如果我们途经新德里，人家怎么接待你?况且现在已是6日，时间很紧迫。”

坐在一旁的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又发出疑问：“代表团出访的行程，连我们都不太清楚，台湾方面又是怎样知道的呢?”

周恩来听后，严肃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们尽快弄清楚，我们的出访行程，只有中央少数几位领导同志知道，我连邓颖超同志都没有告诉……”他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看来问题出在航空公司方面，如果有人被台湾方面收买，麻烦就大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跟印度和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商有关保安问题。”

当天下午，周恩来下班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由于明天就要出发去广州，他这才向邓颖超说：“这次去印尼出席万隆会议，包租的是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虽然有过一点小麻烦，但问题已经解决了。”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乘飞机从北京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准备在广州市停留两天后再乘飞机到香港，转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直飞印尼雅加达。

在广州，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港英当局：希望加强对启德机场的专机安全保卫工作，谨防有人进行破坏活动。当即，香港方面反应非常积极，随后派人加强了机场的保卫措施。

香港当局的积极姿态，使周恩来感到十分轻松。这位新中国的总理，此刻，外表依然镇定从容，他非常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绝不能退却，不仅是全国人民，而且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行动。

起程的时刻就要到了。

香港，启德机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4月10日，这天机场内外的哨兵和安全检查人员明显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当天，所有的乘客都受到比平时更加严格的检查，尤其是那些从台湾方面的来客全被严密地监视起来。

在机场的东南角，停靠着一架星座式豪华客机，机身通体银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高贵而又静静地挺立在那儿，更加显得气度非凡。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终日守在它身边，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人员向其靠近，为这架飞机凭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这就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中国代表团所指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第二天它就得载着周恩来、陈毅等中国代表飞往印尼的雅加达，去万隆参加亚非首脑会议。

尽管港英当局对机场的防范是如此的严密，但仍出现了小小的疏忽，就是这个疏忽，终导致了一场机毁人亡的严重事件。

这天中午过后，按照机场的规定，要给那架为中国代表团准备的专机加满燃料，为第二天的飞行做好准备。

加油车慢慢地向飞机靠近，两名持枪的士兵看过车上的那名加油工出示的证件后，便挥手放行。油车停在了飞机旁，加油工从车上跳了下来，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守卫士兵的身边，径直爬上飞机右翼加油。这时，加油工背对着守卫的士兵，突然掉头，见士兵并没有注意他的行动，便迅速取出塑料定时炸药，把它安装在飞机右翼的轮仓内。待一切都完成之后，他很快地离开了飞机，当他走出机场时，再次回头望了望仍停靠在那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此人，正是被赵赋丞收买了的周梓铭。

周梓铭在出机场后，给赵赋丞打了个电话："事已办妥。"赵赋丞闻迅后指示道："你马上辞职，随便找个理由，但一定不要露出任何端倪，以免引起猜疑而前功尽弃。之后，你立刻来我这儿。"

赵赋丞放下电话后，脸上露出一番得意的神情，他镇定了一下，迅速把香港这边的情况向台湾方面汇报。

台北，草山别墅。

毛人凤在得到赵赋丞的密电后，大喜过望神采飞扬，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向赵赋丞指示道："你们把一切都弄好之后，立即准备返回台湾，要注意：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之前绝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线索。另外，把周梓铭也带回台湾。这样，在飞机爆炸之后，他们也不会发现与我们有任何联系的线索。一切都要秘密、迅速地进行，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到时候，飞机的爆炸就会被看成为一次机械事故的坠毁，进而成为一桩无头案。"

毛人凤在下达完指示令后，轻松地躺在沙发上，一想到马上就会发生一起由自己导演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眼里闪射出两道异样的光彩。一会儿，他又抓起了电话筒，拨通了蒋介石官邸：

"报告校长，阻止中共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的行动工作已经布置完毕，刚刚接到赵赋丞的汇报，他们已成功地把炸弹装上了周恩来等人的专机上……"

蒋介石听完后，口气也明显地有些高昂："很好，只要专机一炸，中共就无法继续参加万隆会议，这对我们十分有利。眼下，中共急于参与世界性事务，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击碎他们的意图。在这方面，你干得很不错，就要不断给中共造成威胁。另外，你们的工作要做得天衣无缝，不要为我们其他的工作造成被动，你明白吗?"

"报告校长，我明白。我已经通知香港的行动组尽快返回台湾，不留下任何痕迹。"毛人凤充满信心地回答。

蒋介石问道："中共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毛人凤说："明天中午12点左右。"

放下电话筒后，毛人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近几年来他一手策划的对中共领导人的行动都是功败垂成，令他悔恨不迭。今天他终于碰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不使他激动万分。只要明天中共的专机一炸，他可就成了党国的功臣。想到这里，毛人凤不禁自鸣得意起来。

广州市。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做好动身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只等第二天即4月11日前往香港转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去万隆参加会议。

万事俱备，突然，一道急电发到广州。

这是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周恩来，邀请他先赴缅甸的首都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埃及总理纳塞尔以及尼赫鲁本人等先期举行会谈，就万隆会议的主要事项进行磋商。就是这封急电，阻挡了周恩来的代表团赴香港的行程，于是他们便转赴印度，准备从那里直接取道去万隆参加会议。

此时，"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炸弹定时指针已经开始转动了，它并没有因代表团的改道而停止。

1995年4月11日中午12点15分，香港启德机场上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仍按预定的时间起飞了。

在这架专机上，载着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石志昂、李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国、董作梅、杜宏、李华、郝风格，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共十一人，以及担负本次航行任务的印度高级驾驶员贾格尔上尉及机组人员共七人。他们随着飞机一道冲上了蓝色天空。

飞机起飞后，一切都正常，飞机的引擎在均匀运转。这天，天气很好，机组人员心情也不错，飞机与地面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

下午4点50分，飞机在靠近北婆罗洲的南中国海上空飞行时，机身右下部传来一声沉闷爆炸声，定时炸弹按预置时间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涌入机仓，火势迅速蔓延，火苗顷刻间吞噬了行李间，这时飞机与地面上的通讯也中断了。

不久，舱外也冒出了一股火苗，很快蔓延到了飞机的右翼，整个飞机的内部，包括驾驶舱内亦是浓烟弥漫。在这危急关头，机长贾格尔试图想选择附近的机场做紧急降落，然而飞机此时已完全失去控制，只能向水面迫降。贾格尔艰难地操纵着飞机，一会儿，飞机又失去平衡，下降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飞机腹部已猛烈地触及水面。虽然水是柔软的，但与高速而来的物体相碰，也具有相当的破坏力。飞机在撞击水面的那一瞬间，机头与机身被分裂成两段，机上所有人员只有三个人从两段的空隙中被巨大的力量抛了出去，其余十五人则随着机

头和机身在瞬间被卷入海底,无一生还。

被抛出的三个人是:副驾驶员狄克亚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长尼亚,三人在水中游了一阵,很快就被英国的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救起,并送到附近的新加坡一家医院治疗,后来,这三位幸存者成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有力证人。

4 月 11 日晚,台北。

这天,毛人凤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因为这天的事情对他来讲,十分重要。他早已派人出去,密切注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动向,各种监听、监视机构全部都行动起来了。他一整天都闷在办公室里紧张地等待着。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根本没有上这架飞机。

傍晚 7 点钟,消息终于送到了毛人凤手上,当他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正按照预定的时间在下午 4 点 50 分左右在北婆罗洲上空成功地爆炸,几乎兴奋得蹦跳起来,他激动地对办公室其他人员说:"周恩来的死,使我们不仅阻止了中共去参加万隆会议,而且,这也是我们反共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

毛人凤连夜把这个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闻讯后,对保密局的工作大加赞赏,并通令嘉奖有功人员。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即 4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早在飞机起飞的前几天,中国政府就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阴谋杀害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代表团成员,破坏亚非会议。4 月 10 日上午,中国政府又将这一情况通知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转告港英当局,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仍然发生了上述事件,港英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中国政府要求,查清凶手,严惩罪犯。

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也震惊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次针对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的谋杀阴谋。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他本人对飞机失事的遇难者们表示悲痛和哀悼,并要求港英当局对造成这次灾难的原因进行充分调查。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港英当局经过大量的侦破工作,终于使此案大白于天下。

在事隔九个月的 1956 年 1 月 11 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声明呈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他们的调查结论是:

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被台湾当局特务机关重金收买,趁飞机起飞加油时,在飞机内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在飞行时爆炸,导致飞机失事。

对此,港英当局的处理结果是:香港当局已发出传票,指控周梓铭犯有故意杀人罪,但因该犯已逃至台湾,台湾当局给予包庇,而英国与台湾之间无引渡条约,故无法提出引渡要求,但英国政府已要求美国政府协助从台湾引渡周犯。

港英当局的这种处理结果自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然而，通过这次事件使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昭然于天下。

1955 年 4 月 16 日，印印，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中国代表团的飞机经缅甸首都仰光，在万隆会议开幕的前两天，在玛腰兰机场缓缓降落，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机舱门口……

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周恩来则成为云集在那里的世界各国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可以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使世界各国认清了台湾当局的面目，甚至许多曾经反共的国家首脑也愿意与中国政府坐下来冷静地对话，进一步地了解、认识共产党新中国。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周恩来收到邓颖超的来信，信中关心他的行程安全和尚未痊愈的身体，这使周恩来感慨万端。他当即回信写道：

"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但是'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4 月 12 日台北郊外，草山别墅。

当毛人凤得知周恩来并没有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时，他惊得目瞪口呆，这太出人意料了。他一直以为：这次行动不仅是代价最大也是最有把握的一次。然而，周恩来没有死，他真无法想象这是事实。

究竟在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难道事先走漏了风声，毛人凤深感迷惑不解。他忙拿起电话，接通了赵赋丞的住宅，要赵立即赶到草山别墅来见他。

这时，又一个罪恶的计划闪现在毛人凤紧张运转的大脑里……

台北，蒋介石官邸。

面对国际上沸沸扬扬的指责，蒋介石并未像以往那样大为光火，比起刚退到台湾那时，他的情绪明显好多了。周恩来竟死里逃生，这使他吃惊不小。

他看着站在面前的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心里暗想：这位戴笠的后任工作作风非常严谨，讲求效率。关于这一点，他比相信戴笠更为相信毛人凤。只是因为时运不济，才使得他许多事情半途而废，功败垂成，蒋介石认为，毛人凤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不简单了。

"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你去查过了吗？"蒋介石终于打破沉寂。

"报告校长，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周恩来在准备来香港之前，收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封急电，正是这个原因，中共代表团才临时改变计划，转道去了缅甸仰光，目前，看来这件事倒没有什么深刻背景，而只是一般的偶发事件。"毛人凤回答道。

"唔！"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应道："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这次行动并没有失败。"

毛人凤看着蒋介石，并没有说话。

蒋介石继续讲道："中共参加这次亚非会议一定会抓紧这个机会，亮亮身段，广

交朋友，他们多一个朋友，多一个邦交国，我们就会少一个外交舞台，如果长此下去，将对我们十分不利，以后的环境会更加恶劣。”

一旁的毛人凤像明白似地点点头，自责地说：“学生不才，没有完成校长的指示。但是我们已经做了另外的安排，继续完成这次未完的任务。行动小组立刻就去万隆。”

蒋介石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他十分欣赏眼前这个人的坚韧工作作风，仿佛再现曾国藩那种“屡败屡战”的顽强斗志，最后，他对毛人凤勉励一番。

从蒋介石那里回来以后，毛人凤急忙把布置组组长赵赋丞叫到自己办公室，下达自己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指示……

早在1953年初，毛人凤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的柯林斯上校勾结一起，建立了一个中美情报合作所。他们共同拟定了一个暗杀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计划，首先把暗杀的目标指向周恩来总理。他们认为，周恩来在中共众多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最多，所以也就最容易下手。

在和柯林斯密谋后一个星期，毛人凤就命令保密局布置处长赵赋丞拿出了一个具体谋杀周恩来的计划。经过蒋介石本人批准后，他便立刻着手组建了一个代号为“求爱”的五人行动小组，并筹划实施行动的具体办法。毛人凤任命赵赋丞为组长。这个小组在成立之后，根据毛人凤的授意，专程到国外用重金购得了一条刚断奶的德国纯种警犬，取名为“凯利”。赵赋丞专门为这条警犬提供了一间特殊的饲养房，使其从小除嗅到食物气味以外，不接触任何其他气味，就这样，凯利慢慢被他们驯成了一个杀人的“武器”。

1953年4月，毛人凤秘密派赵赋丞到香港策划暗杀周恩来，因考虑到中共代表团只是在香港转乘飞机，“凯利”派不上多大用场，便没有把它带去。

这次，毛人凤把赵赋丞叫来，就是要把“求爱”行动小组派到万隆，并要他们带去手中的秘密武器——“凯利”，企图借这只警犬来达到暗杀周恩来的目的。

4月16日，周恩来到达万隆后，随即就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

在4月18日，万隆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开幕以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展现出他杰出的外交手段和潇洒风采。他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会场内外，他处处表现出十分和蔼、谦逊友好的姿态，大大减缓了不少国家代表团的反共仇共情绪。他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解决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而奔走。他特别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为了缓和远东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岸对峙，达成中国的统一。

然而，就在周恩来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地区之间的争端时，台湾特务机关头子毛人凤派出的“求爱”行动小组却悄悄地潜伏到了他的身边，暗杀的阴影再一次笼

罩在这位共和国总理身上。

当赵赋丞率领“求爱”行动小组带着“死神”潜到印度尼西亚万隆时，已是4月20日，亚非首脑会议进行了两天。

他们以旅游商人的身份做掩护，四处活动，打探中共代表的下榻地点。最后他们弄清了代表团所住的宾馆后，也跟着在附近埋伏下来，准备行动。

印尼政府鉴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大力加强了各代表团的治安防范工作，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问题，尤为重视。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内外四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及便衣暗探，宾馆的楼上楼下也住满了安全人员，对凡进驻该宾馆的旅客及来访客人都要认真登记，严格审查，一旦遇到有可疑的人，都严加盘查，并拒绝进入宾馆，这样，“求爱”行动小组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靠近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而只能远远地观瞻。

赵赋丞见无从下手，便把万隆的情况向台湾毛人凤做了密报，毛人凤闻知后，立即对赵赋丞下达指令：“正面接触不行，可以迂回靠近，即使他们防范再严，也会发现漏洞，万隆会议召开的时间有限，必须尽快制定出方案。”

“行动小组”在接到毛人凤的紧急指令后，也慌了。赵赋丞经过一番考察和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靠近中国代表团的计划。由于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正确主张受到了各国代表的钦佩；“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中国代表团有一种神秘的传奇色彩，打开了知名度，而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更是以特有的外交家风度而赢得公众倾慕，在万隆市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赵赋丞正是利用这样一种条件，来达到接近代表团的目的。

4月21日下午，从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走出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她是里面的服务员，正准备下班回家。

突然，一辆豪华轿车飞奔过来，停在她的身边。里面驾车的小伙子风度翩翩，探出头来对这位服务小姐问道：

“小姐，回家吗，我送你。”

小姐被突如其来的邀请，搞得有些不知所措，正在犹豫间，车内的小伙子又说道：

“我是专门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开车的，经常在这个宾馆进出，早就见过你了，只是每次匆匆而过，没有机会与你打招呼！怎么样，上车吧！”小伙子显得落落大方。

终于，小姐顺从地进了小车内。

一上车，两人便开始攀谈起来：

“你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之事吗？好像中国代表团就住在你们那里。”小伙子发话了。

姑娘也说了："可真玄啊！要是代表团乘了那架飞机，就来不了万隆。现在，他们就住在我负责的那层楼。"

小伙子愣了一下，继续又说：

"周恩来可真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经历、风采已使他成了万隆市的新闻人物。"

"嗯，每天晚上，来宾馆拜会他的人可真多，直到深夜都还有人找。"小姐附和道。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说道："我挺爱收藏知名人物所用过的物品，我是个收藏爱好者。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替我收集周恩来所用过的物品。"说完，他看了她一眼。

小伙子见状，便把车停在路旁，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美钞，递到小姐面前，说道："就算我求你帮个忙，这是我给你的酬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行不行？"

小姐迟疑了一下，终于接过那叠钞票，问道："你需要什么物品？"

小伙子兴奋了，又把车继续开走，缓缓地说道："不管什么，只要他用过的东西，像毛巾床单之类都可以，我想越快得到越好。"

姑娘说道："那么，明天晚上，你就在宾馆门口等我吧。"

这时，小伙子高兴得几乎想凑过去亲吻那小姐的脸。

送走那位服务小姐后，小伙子急忙把车开回来，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向赵斌丞汇报。原来他本人就是"求爱"行动组的行动队员。

第二天晚上，那位服务小姐果然把周恩来房间里换下来的床单、毛巾以及餐桌上使用过的刀、叉等物品偷偷地送了来。

赵斌丞在得到这些物品后，如获至宝。慌忙在驻地对警犬"凯利"进行秘密训练，以熟悉周恩来的气味，尔后又通过各种手段，到周恩来外出过的地方搜集其所用过的物品再度对"凯利"进行强化训练，直到把它训练得可以在一英里外，准确无误地快速辨认出周恩来的气味。

最后，行动小组确定了暗杀方法，在"凯利"身上藏着烈性炸药，当它跑到周恩来面前时就迅速引爆。

赵斌丞迅速将此方案密告台湾方面，毛人凤很快做出指令："一有机会，便立即行动。"行动组在得到命令之后几天，一直在寻找机会下手。

"凶神"就要出动了！

但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声极大地唤起了人们对台湾特务的高度警惕。中国国内也急切地关注着远在万隆的周恩来，担心他的安全，毛泽东经常打电话询问，指令有关部门：在万隆会议期间，一定要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做好总理的安全保卫任务。邓颖超也在公主号事件后来电关心周恩来的安全及尚未痊愈的病体，这使周恩来感慨万千。

在万隆的中国代表团，也明白台湾特务主要是冲着周恩来而来的，因此他们也把他的安全保卫工作放在首位。尽量让他深居简出，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

印尼政府方面，也不断接到中国政府的照会：希望尽一切努力，做好周恩来的保卫工作。万隆政府反应也很积极。

面对中国代表团铜墙铁壁似的严密防范，尽管“求爱”行动小组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进行暗杀活动。

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随着万隆会议的结束，周恩来在严密的保卫下平安离开万隆返回北京。毛人凤所指使的暗杀阴谋，再次被摧毁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人凤死后，他所布置的这个暗杀周恩来的“求爱”行动小组，却继续保留了下来。历经了几十年变迁，行动小组的成员换了两批，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训练着第二代、第三代“凯利”。第三代“凯利”比前两代更加灵敏和凶猛。这个行动小组的暗杀目标仍然瞄准外事活动繁忙的周恩来。

1971年，又一个暗杀机会来了。行动小组得知周恩来将在这年10月访问法国。8月，这个小组的一名副组长带着经过严格训练的第三代“凯利”出现在巴黎，在凯旋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以厨师身份潜伏下来。按照法国惯例，凡是来访国宾，一般都是夹道欢迎，在凯旋门前停车，接受巴黎少女的献花。如果周恩来来访，这位行动队员就可趁机放出“凯利”，在他冲到周恩来的身边时，即刻遥控引爆藏在狗身上的烈性炸药。

但是，法国保安总局获悉，这个从台湾赶来的厨师“来法国动机不善”，对其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同时，由于国内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周恩来遂取消了这次法国之行，从而使这个延续了十几年的凶杀计划最终落空了。

三　困兽犹斗，反攻大陆

1950年6月，作为强化“整肃”气氛的一个步骤，蒋介石突然下令审判陈仪。其时，陈仪已被保密局押赴台湾，一直幽禁在基隆的要塞司令部。汤恩伯不敢去看恩师，时常派陈大庆携带一些日用品前往请安。等到蒋介石宣布审判陈仪后，汤黑子知道不妙，叩门求见老头子。传谕者告示，蒋介石已去台中，留下话来说，俟陈仪审判后再接见。汤恩伯听罢，号啕大哭，矮下身来，到处求人说情，为此，他找过谷正纲、雷震、陈良等人，央请他们去老蒋那里通融。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此事恐怕不好办。”谷正纲也说：“老头子要用陈的脑袋镇压人心，陈仪死定，求也无用。”汤恩伯又去求毛人凤，说毛当年转告自己，老头子答应留陈一命，怎么今天食言？毛人凤同意立即面谒总统，提醒旧誓，尽力施以援手，感动得汤黑子差点没给毛人凤鞠躬。几天后，毛人凤亲自造访汤府，连称惭愧，谓：“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

没有用。”

据毛森回忆，他曾就此事埋怨毛人凤不担肩胛，他说：“当年汤讲好的，惟一的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蒋公既曾允诺，你应该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耸了耸肩膀说：“你怎么了，陈仪是杀本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毛森批评毛人凤为人之事不够尽力，隐衷在于公报私仇，其实，撇开这段宿怨，毛人凤也未必肯尽心尽力劝说老蒋开恩，不信，读一读陈仪的判决书就明白了。

1950年6月18日凌晨1时，陈仪于马场町刑场行刑，当天“国防部”随判决书发布新闻云：……卅七年冬季，东北、华北、徐蚌全线失利，战局迅速恶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发动局部投降攻势，诱惑我军政长官投降，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班投机分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致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旋卅八年元月30日和2月1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汤恩伯将军以陈仪身为高级官吏，担负地方重任，不思竭智尽忠报效国家，挽救危局，居然勾结匪党，煽惑部队叛变，实属罪大恶极，此时若不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将私人情感关系置之度外，革命事业前途实不堪设想，遂不顾一切，采取断然处置，将陈逮捕，转解来台，交付军法会审，经过详密侦讯，陈承认派遣亲信，策动叛乱不讳，依照修正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一条规定，叛处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一部分做他的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判决书业经呈奉核准，于6月18日将陈仪提庭宣判，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可见，枪毙二级上将陈仪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意义，作为蒋介石整肃决心的表现，陈仪为之铺垫，事实上成了政治斗争的殉葬品，就像祭祀中的牺牲一样，它的象征意义取代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因此，毛人凤在这件事上的不够尽力，私怨是一说，审时知趣也是一说。

用枪毙陈仪“镇压人心”，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小。接踵而来的“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弥漫着温情顿失，人人自危的肃杀气氛，尤其是带兵打仗的将领，差不多全是“罪臣”，殃及深重者，莫过于老头子在大陆的宠儿——“黄埔系”的将领们，先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原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老蒋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扣押，交令军法审判，李延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李天霞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毛人凤不带兵打仗，难与“罪臣”有染，但落脚台湾后修建的集中营，却成了收容“罪臣”的所在，其间最著名的就是台东的绿岛监狱，规模和地位相当于大陆时期的息烽、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这里，开始关押着大量的中共或“共嫌”人

员，后来成为“失职官员”与“异己力量”的服刑地，如果要追溯变换的界点，“整肃”运动是个发端，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毛人凤触景生情，忆及当年饱受“黄马褂”凌辱的往事，直视仕途沉浮，祸福难测的颠簸，心里道不出是何滋味。要说与“罪”无染吧？并不觉有幸；要说积怨可吐吧？心中犹不觉畅快。总之，作为一段历史的结束，毛人凤毕竟与“黄马褂”是同时代的人，兔死狐悲，落日徐徐，多少要牵扯出几许迟暮的惆怅。

不久，李延年、李天霞案累及到了汤恩伯，一来汤恩伯是福建绥靖公署的主任，不可能对失去福建不负责任；二来，有人趁机发难，向行政院告发，指称汤恩伯在上海抢运物资去台湾省时曾私自将一船金银运到日本，为此“财政部”准备立案调查，党内的攻击势头也由此日益强劲，纷纷陈情中央，要汤黑子承担丢失京、沪、杭的责任，承担丢失福建的责任，否则于理不公（指办李不办汤）。此时的老蒋已对汤恩伯失望之极。

1949年10月解放军即将攻打厦门，蒋介石临阵换将，撤了朱绍良的官，让汤恩伯接替。当时，老蒋确实对汤寄予厚望，曾单独找他谈话，希望汤能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以唤起血性，激励斗志。谁知交火不足一周，汤恩伯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而是于厦门丢失前，逃到了金门，丢下西北军的刘汝明在那里负隅顽抗。这事对老蒋的刺激很大，从此不再视其为股肱砥柱。汤恩伯回台湾后，老蒋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以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名，将汤闲置起来，时不时地还加以斥骂。比如，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家里设牌位哭奠，老蒋知道后，劈头痛责，并严令其止哭停奠撤牌位。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逝于日本，7月5日，老蒋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上有一段肺腑之言，十分坦诚地说出了他对汤恩伯的看法。老蒋说：“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的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在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感慨与懊悔，与其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因此，追溯起来看，汤恩伯受多方责难时的处境，概括为凶多吉少，不失恰当，这点连汤本人也以为在劫难逃了。

常言道：落难朋友贵如宝。在汤恩伯的问题上，毛人凤似乎是做到了。他不顾舆论汹汹，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汤对党国、对领袖的忠诚无可怀疑，检举陈仪通共谋降就是明证，这事，我和毛森同志可以作证。”又说：“京、沪、杭失守，罪魁祸首是

李宗仁，还有张治中，汤有过失，主观上是竭尽全力的。"当有关部门调查私运金银一事，毛人凤主动作证担保，"决无此事"，因为抢运工作，保密局自始至终都参加了，"要不是汤将军尽其努力，撤出这么多物资和金银来台湾，我们哪来今天反攻大陆的物质基础？"类似的话，毛人凤还在蒋介石和蒋经国面前陈述多次，终于使汤恩伯免遭"罪臣"之惩。

毛人凤为汤恩伯解难，明里是感于同宗同脉，未忘戴笠时期缔结的袍泽之谊。暗里，确实也有同病相怜的心态在起作用，他看到汤恩伯的"英雄末路"，难免会触动"老臣暮年"的通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谋事的老道，确信汤恩伯绝非第二个陈仪，只要老蒋不置汤于死地，其他人的非难算不了什么。事实证明，毛人凤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蒋介石最后还是采取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容态度，未把汤列入"整肃"范围。所以，当回忆起这场死里逃生的劫难时，汤恩伯口口声声说，不忘毛人凤的援手之情。

"整肃"时期，胡宗南的境遇并不比汤黑子舒坦，一开头便露凶兆。"监察院"四十六个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由是："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要论失职罪错，胡比汤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9年5月算起：先是不战而弃西安；二是不愿配合青、宁、甘的"马家军"反攻咸阳，致使关中尽失；三是不撤兰州，丢弃陕南，整个大西北不保；四是退守四川，不坚守职责，先逃往海南，丢失大西南；五是"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全部概括起来，也就是胡宗南从丢失大西北到丢失大西南，直至"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即西昌），真可谓：半壁江山尽毁其手，其实在是罪责重大！因此，监察院发难弹劾，除了李宗仁为第一号弹劾案外，第二号就是胡宗南了。

另外，还有一点十分相像，那就是老蒋对胡宗南的失望。1949年12月，老蒋离开成都，曾三次找胡宗南谈话，暗示他做出个杀身成仁的榜样，好歹给黄埔同辈们争个脸（此时，汤恩伯丢失厦门，擅自逃命，已辜负了老蒋的期望）。胡宗南当面信誓旦旦，向老蒋保证与西南共存亡，谁知节骨眼上拎措起性命来，悄悄地钻入飞机逃往海南。相比之下，倒是王陵基这帮杂牌，在胡宗南"离开"后，又坚持了一个星期。

汤恩伯、胡宗南本是老蒋最信用的部属，关键时刻比不上刘汝明、王陵基，这颗苦果叫老蒋怎生下咽！便生出了愤怒，一道手谕下往海口，不许胡宗南回台湾，只能去西昌，无论如何死守三个月，否则就无需相见。按照当时的战况，四川一丢，西康不保，死守三个月简直如天方夜谭！因此，谁都以为，老蒋的做法是惩罚胡宗南，是以送死来惩罚其怕死，由此可见老蒋愤怒的程度。然而，天不灭曹自有路，胡宗南竟然不可思议地坚持到了三个月，最后一天，许多事前为胡宗南捏把汗的同道袍友们（其间也包括毛人凤），开始向老头子说情，呈请同意派飞机接胡宗南回台湾。老蒋阴沉着脸半晌不语。于是大家又变换方式，说飞机已备好，总统没有特别的关照，就

起飞了。老蒋仍没有言语，但从缓和下来的面色看，是默许了，就这样，胡宗南侥幸走出死局。当接他的飞机离开数小时后，解放军攻进了西昌。

胡宗南逃出西昌，先飞海南，躲在海口不敢回台湾，挨到4月初，眼看海南朝不保夕，才硬起头皮飞回台湾，第一站到台南，住了一夜，第二天飞台北，大受冷遇，刚"复职"总统的蒋介石不见，"行政院长"陈诚也不接见，胡宗南想想无趣，带着老婆叶霞翟和儿子跑到东部的花莲窝了下来。没多久，大整肃开始，胡宗南从花莲返转台北，借住锦州街汤恩伯家，一对难兄难弟，愁眉相视，不得不四处走门子、托关系，少不了要踏毛公馆的门槛。毛人凤不支不吾，爽快地答应帮忙，还拖上俞济时，全力向老蒋游说。说得蒋介石重新惦记起宝贝门生，同意不予追究。剩下来的四十六个监察委员怎么对付呢？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让他们自动撤回弹劾案子。为此，毛人凤联络上胡宗南的同窗同僚，分头说服监察院大佬，结果人家不买账，迫不得已再另起炉灶，打出"民意"对"民意"的旗帜，重新发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使尽浑身解数，纠集了三十多人，号称一百零八人，联名上书，替胡宗南粉饰，终于把声势扳了过来。随后，由"国防部军法处"出面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被征询者有的是胡宗南的旧属同僚，有的经毛人凤招呼在先，大多提供了于胡有利的证词，"国防部军法处"最后做出了"应予不付军法会审"的结论。

胡宗南逃过了一劫，不久便被任命为大陈岛"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这一天他去毛公馆辞行，不知怎的，毛人凤 回忆起了抗战初期胡宗南到重庆的往事，顿生感慨。当时，戴笠正巧外出，分管总务的沈醉请示如何招待？毛人凤不加思索地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那一副小心翼翼，唯恐闪失的巴结模样，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十年风云，天旋地转，当年视为巨擘的胡长官，一夜之间，桂冠落地，"西北王"居然成了指挥海盗、流寇的"土匪头子"，真可谓：得之如登，失之如崩。时乎？运乎？毛人凤不堪细想。

向影心知道胡宗南是特殊的朋友，有意将饯行宴准备得十分精心。偏偏主人与客人胃口不佳，谈的话题也不着边际。因为毛人凤确实说不出仕途发达，再造辉煌之类的恭维话，落在这里，对客人无疑是个刺激。反过来，怜悯、抱怨、同情的意思也不宜渲染。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宗南人在泥里，气在云端，仍不乏"英雄"气概。最后还是胡宗南说起戴笠的周年，道出一通肺腑之言。当时，他正从西昌跑到海南，惶惶无可安宁，没有烧纸祭奠，直到前几天，才定下心来为雨农默祷，忽觉英雄与粪土咫尺天涯，轰轰烈烈也罢，百折不挠也罢，晚节失风终为遗憾，想想还是雨农兄了断得麻利，没有蹚偏时背运的浑水，盖棺立论已成定局。眼下，年华迟暮，新人辈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有出撤。胡宗南说完，连饮三杯，告别而去。那一番字字如"金"的言语，回肠荡气，一直在毛人凤的脑际萦绕。

这些天来，毛人凤总觉得心底里埋着一种若有所失、削弱自信的东西，起初以

为是大局吃紧，岌岌可危所致，但比及西南的动荡、成都的涉险，似乎不至于今不如昔。接着目睹旧人一个个落为罪臣，牵出几多物伤同类的感怀，心境大起波澜，但缓过神来细想，又觉得不幸之有幸，上有总统的信任，陈长官（指陈诚）的支持，旁有俞济时等老友为奥援，今日阿毛位呈现上升之势，理该庆幸，何必自扰呢？继而又想起戴笠殉难前的情景，因患于功高震主的气势，差一点落到了墙塌众人推的地步，是不是盛极必衰，高处不胜寒呢？毛人凤记得有一句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琢磨良久，深以为谨慎容忍的可贵。后来苦于身心劳累，觉得体弱多忧虑，也是一个原因。总之，想得很多，都没点中要害，直到今日恭听胡宗南一席话，才幡然醒悟：心病其实是困在"晚节"一脉上。

1950年6月25日，岛内的整肃运动开展得正酣，保密局"汉城组"突然发来急电，说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详情有待细查后禀报。为此，老蒋异常激动，认为翘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特意关照毛人凤要为迎接新的战略转变做好准备。6月25日夜，"国民党"驻韩大使邵毓麟的详细报告送到，证实了保密局"汉城组"的情报无误，毛人凤心情陡然松缓，如同掀除压顶巨石一般，兴奋得彻夜难眠。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宣布武装干涉朝鲜。第二天，太平洋舰队的十三艘军舰开入台湾高雄港，伴之还有一道冠冕堂皇的总统声明，称："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海空活动。"7月里，麦克阿瑟飞赴台湾与蒋介石磋商共同防御事务；8月，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自此，孤岛求得老美庇护，上下惶惶不安的气氛渐趋淡薄，接踵而来的则是为促成新的战略转变，即反攻大陆而摩拳擦掌。

从6月29日起，台湾"外交部"就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意派遣三万三千精锐部队参加"联合国军"赴朝作战，趁机把战火引向大陆。美国政府的意愿恰恰相反，只希望通过"台湾中立化"，阻止中国军队解放台岛的步伐，并不想以此激怒中共，成为战争中的对手，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7月份，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到台湾访问，老蒋以自己的部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为理由，再次提出赴韩参战的请求，仍然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然而，从各自的战略需要出发，老蒋依然把配合"韩战"的文章与反攻大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从毛人凤的特工部门出发，第一个"杰作"就是阴谋策划"炮轰天安门"的事件。

"炮轰天安门事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加紧反共，暗中勾结的产物，参与制造事件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李安东，意大利人，二战期间住在北平，专为日本侵华当局收集情报；另一个叫山口隆一，日本人，二战时期来到北平，曾任日伪华北航业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搜集华北沿海船舶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抗战结束

后，李安东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因为有了改换门庭，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表示，美方出面斡旋，让李安东出狱，接受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的领导，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山口隆一则被军统局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罗，后来也为包尔德所用，成了服务于美蒋的双重间谍。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安东、山口以侨民的身分留住下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山口隆一还分别向美国与台湾传递情报。与美国的联络方式是将情报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转送东京美军总部；与台湾的联络方式是经台北日侨自治会转保密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与保密局准备联手在北京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于是由美方授意，李安东策划，保密局配合，炮制一个叫"炮轰天安门"的方案。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国庆大典的那天，于李安东居住的甘雨胡同乙17号大院内架设一门迫击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当大典的礼炮鸣放时，连续发射三颗炮弹，每发的爆炸威力是120平方米，只要有一颗击中，天安门城楼就会变成废墟。由于甘雨胡同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灯市口南侧，只要计算得准确，命中率无需担忧。因此，方案一经上报，立即获得美国情报机关与保密局的肯定，并许以五十万美金的重奖。毛人凤为了确保此举成功，还决定动用一个潜伏在公安部的特工，届时制造干扰，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如果获得成功，再设法策应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大陆撤退，或是到台湾，或是去香港。

计划拟定，一切都在积极的准备之中，9月中旬，山口隆一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被我公安部门截获，发现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图中画有两个箭头，一个指向城楼中央的小人，旁边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第二个箭头指向天安门楼顶，附记："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再看看信的内容，也有类似的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过去，是为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的一小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压至毛泽东立着的台子附近……"

早在北平解放之前，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已注意到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关驻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便对与该机关经常联系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李安东、山口隆一等。解放后，公安部门发现这些间谍大多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暗中对他们实施了监控，山口隆一的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截获的。1950年9月27日，中央北京市委书记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确凿证据下令破案，当天，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捕，在他们的住宅里搜出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一门，炮弹若干，以及手枪、剧毒药物、情报底稿等等。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为题，发布了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于是毛人凤第一个配合

“韩战”、迎接战略转变的“杰作”未立先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上开始变困守为出击，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于是保密局的潜伏武装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毛人凤冠之以美名曰“大陆总体游击战”。何谓“总体”？说白了也就是大面积、全方位，强调一个广度，突出一个力度。然而，实行起来，唱的不如想的，做的不如唱的，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显示力量”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到了1950年底，毛人凤手里剩的“王牌”（指潜伏武装）只剩三张了。

第一张是周迅予部。1949年12月，毛人凤在成都组建过六个反共救国军纵队。第一纵队胎死腹中，司令何龙庆在成都失守前，脚底抹油，率先逃跑了；第三纵队散沙一盘，司令罗国熙突然去向不明；其他如曾晴初、杨超群、刘崇朴等几个“司令”相继挑出白旗，向人民政府自首，队伍跟着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周迅予，赶在解放军进成都前，拉着队伍窜进灌县青城山区，后来又与原七十二军傅秉勋残部、原十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本初等会合，勾结当地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等，逐渐在川西北的清化、茂县、懋功一带形成气候，大本营设在地势险要的懋功。由于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政权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土匪活动。因此，这班反革命武装也就特别猖狂。他们封锁交通，办理捐税，自立法规，恢复国民党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扩充编制，把“纵队”的番号升格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开始以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义发号施令。王被捕后，再由台湾方面委以“甘肃川边游击根据地第一〇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西南游击一〇一路总指挥部”，周迅予任中将总指挥，何本初为中将副总指挥，称霸一方。

这股反革命武装从一开始起就直接听令于毛人凤。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50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在成都办了一个政训班，集中大批自首登记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学习，原军统分子、成都警察局外南分局长范白驹也在其中。范和周迅予有金兰之交，当年参加军统，周是介绍人。一个多月来，范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再加上周迅予的老婆央求范替自己找回丈夫、儿子（周迅予离开成都时，带走了儿子），争取宽大处理。范便只身进山，找到周迅予后，说明来意。周非但不听，还向台湾汇报，称：“范白驹前来诱降，已被软禁。”毛人凤立即回电，严令周“迅速制裁并复”。就这样，范白驹被自己的结拜兄弟杀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勾勒“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蓝图，周迅予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加紧了反共破坏活动。1950年8月，解放军川西军分区兵分三路，进攻懋功，周迅予未做任何像样的抵抗，率万余众逃之夭夭。不久，解放军的主力撤走，留下了三

个严重缺员的连队驻守懋功。周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超过我军将近一百倍的兵力围攻县城，经过三天的激战，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懋功失守。当天晚上，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内容是由保密局提供的，声称这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时为1950年9月20日。

面对反革命武装的猖獗，中共川西军区与西康军区联手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再度进军懋功，五五五团由西康宝兴县翻过夹金山直扑匪巢，五三二团经美诺沟长驱而入，于1951年1月底，重新夺回懋功。这一次，周迅予故伎重演，又是未做抵抗撤出县城，在达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设下埋伏，把后到的五五五团包围起来，激战四天。第五天，五三二团闻讯赶到，也陷入包围中，才知道原先对敌人兵力的估计偏于保守了，最后五三二团被迫做出放弃懋功的决定，集中全力救出五五五团。1951年2月6日，周迅予再次占据懋功，台湾电台、"美国之音"聒噪不已，只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改成了蒋介石"反共救国"战略的"辉煌成果"。

毛人凤的第二张"王牌"是流窜于西北夏河一带的所谓"甘青反共救国军"，匪首马良、马元祥纠集青海"马家军"的残部，凭借熟悉地形，擅长骑术的特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毛人凤为突出"大陆总体游击战"的效果，特意通过空投特工、电台对其加强控制与指挥，计划将马匪的地盘，搞成所谓的"甘青边游击根据地"，然后再跟周迅予部连成声气，构建西南、西北互相呼应的大格局。

第三张"王牌"是逃往缅北的残军。1950年1月，李弥的第八军主力在云南元江被解放军歼灭，该军所属第二三七师第七〇九团团长李国辉率千余官兵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再从三岛渡过楠垒河，穿越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于1950年4月中旬抵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捧，与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所率残部相遇，在此开荒种地，建屋修房，收税经商，落脚谋生。

小勐捧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日后这里便成为以种烟贩毒而闻名的"金三角"。当时，残军的不法行为，曾引起缅甸政府的愤慨，组织国防军进剿，残军以游击战的方式与缅军周旋，两次反击得手，将小勐捧夺回。缅方无奈之下，同意举行谈判，使残军获得了"合法"的基地。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的发展，引起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重视，决定给予援助，促使其向大陆窜扰。1950年8月，从云南逃到台湾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受命飞赴缅北，纠合这部分残军，正式打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的旗号，李弥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或许是考虑到毛人凤与李弥的"亲密关系"，以及防止美国人操纵这支队伍的可能性，老蒋决定把这股匪徒的"政治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线头都交给毛人凤。为此，毛人凤捧出夹袋里的亲信吕维英，推荐给李弥，一块儿从台北飞往缅北，在那里建立"滇缅边区情报总站"。1951年5月李弥率部八千余人，第一次大规模入窜云南，刚开始时，锋头颇健，兵分东西两路，东路攻

克孟连,西路连占沅县、岩帅、党坝、镇康,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在解放军云南军区的有力反击下,全线溃退,逃出国境。1951 年 7 月,李弥重整残旅,第二次入窜云南,又告失败,于是重返缅北,再度经营起"金三角"来。

与"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套,保密局对内地的渗透也投入了更大的力量,贯彻的要求,同样是大面积、全方位。交通发达的地方,派遣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利用美国飞机的帮助,直接进行空投。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空投不下几十次,计二百余人,每一批都携带电台、枪支、弹药和其他用品。空投的人员,大多是毛人凤赋予重任的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专门用来加强台湾方面对"敌后武装"的领导和控制作用。当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这一类空投基本上都能奏效,因此,号称有几十万游击队的反动武装,通过这类渗透,抓到了毛人凤手里。另外,对一些中心城市的渗透,突出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情报收集以及破坏暗杀活动的支持上,其中尤以北京为甚。

1950 年 10 月,保密局的高级行动专家、号称"赛狸猫"的段云鹏从香港来到内地,通过先前组织的情报网络,得到了五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这是段第三次来大陆从事情报搜集和破坏暗杀活动。为了说清这一类渗透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段第一、二次来内地的情况叙述一下——

1949 年 10 月,段云鹏第一次来大陆,任务是:利用社会关系,迅速在北京建立新的潜伏组织的情报网络,然后再拟定计划,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为了给"赛狸猫"打气壮行,毛人凤破格提升段为上校,还带他去士林官邸见了蒋介石。

段云鹏进入大陆的路线是:先到舟山群岛(当时的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手里),以此为跳板进入上海,去张允福家串门。张是保密局特工,现已随上海站撤到台湾,家里只留下妻子。段见到张妻时,发现还住着一位王小姐,本名王忆南,妓女出身,油头粉面,搔首弄姿,格外引人注目,一打听才知是保密局特工孙某的姘头。俗话说:和尚不亲帽儿亲,凭着这段渊源,饥男渴女顿成"眷属",王忆南便以段云鹏的"秘书"的身份与"赛狸猫"比翼双双乘车北上。

车到天津,段云鹏不敢马上进入北京(其时崔铎落网,段不敢轻举妄动),派王小姐前去探路。五天后,王忆南从北京返回,按照约定的地点——天津南马路二道沟二十九号于振江家与段碰头,进门未及汇报,先撞翻了醋坛子,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妇女伺候左右,与段的关系非同寻常。段见王"秘书"阴沉着脸,估计是女人肠子窄,犯了妒嫉病,马上把于振江、曹玉静(30 岁的年轻妇女)介绍给王忆南。原来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人物,专干窝赃、销赃的勾当,仰慕"赛狸猫"的名声,附逆为"地下交通员",并且引荐了在天津车站工作的王国庆,三人由段云鹏分派,成为华北行动组天津特别小组的核心成员,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破坏工厂企业和公

共设施，调查政府领导人和外国驻华使节情况，准备暗杀。

根据王忆南的汇报，段云鹏了解到：北京还有不少老关系未被人民政府挖掉，立即决定去北京开展工作。段云鹏来到北京，化名李馨斋，商人身份，在朝内南小街某客栈住下，先去找徒弟——保密局的“运用员”杨某，没找着，却碰上了魏金山。魏是个生意人，从前在北平经营一爿茶庄，暗地里兼做毒品买卖，有一次蚀了本，段慷慨解囊，匀出二两黄金，助魏渡过难关，自此结为莫逆之交。半年未见，魏已中年发福，穿着一件长衫，仍是一副商人模样。

互道契阔后，段告诉魏，自己这次从台湾回来，任务是搜集情报，搞到了，毛先生有赏。魏金山老脾性难改，只要说到钱，立刻来情绪，当下表示愿为段云鹏工作。段便关照魏，要注意中共高干的汽车，发现了记下车型、车号，顺着行走路线跟踪，直到住处。同时，还要魏发展眼线，扩大组织。

过了几天，段云鹏又寻找魏金山，魏说物色了一个人，在民航局当炉工，叫李万成，段说，民航局是要紧地方，能发现不少中共头儿的线索，于是让魏约李万成见面。段对李的印象不错，当场夸口许愿，说是回台湾后，立即上报毛人凤，委任魏金山为华北行动组北平小组的组长，李万成为组员，为了便于隐蔽，还给两个起了化名，魏叫魏玉峰，李叫赵芝圃，并规定，今后由天津的曹玉静来北平和魏联系，如果有要紧的事，可以直接通过香港的联络处跟自己通信，封皮上写李馨斋收即可。

除此而外，段云鹏在北京还联络了赵友三；在通县找到了开和平小店的刘珍，同时把刘的伙计张文起发展为“行动员”，把刘的老婆发展成为“地下交通员”，凑合成一个“通县小组”。

12 月里，段云鹏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建立组织的情况，毛人凤基本满意。

段云鹏第二次来大陆是 1950 年 4 月，他先到天津，仍落脚于南马路二道沟十十九号于振江家，布置完任务，只身潜入北京，无意间在朝阳门外看见沿街卖劈柴的张兰亭。张在日伪时期曾任文安县保安团的大队长，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搞过“三光”，欠有血债。日本投降后，张被列为汉奸。要不是段云鹏帮忙，向马汉三说情行贿，恐怕早就身首异地了，自此张追随军统局，武装袭击解放区，捕杀中共干部和进步群众，坏事干了许多。段云鹏第一次来北京时，找过张兰亭，由于张搬移住处，未能见着，这一次意外邂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段云鹏确认张兰亭无疑，便悄悄地盯了一程，见张走进家门，上前认清门牌号码，决定另选一个日子登门拜访。说来也巧，那天，张兰亭的弟弟张熙亭也在，索性一网兜进，全部发展成为“行动员”。接着，段又问起张的妹夫秘静轩近况。秘以前是自卫团的司务长，被段网罗为保密局情报员，并从中作伐，将张兰亭的妹妹介绍给秘，撮合成一段姻缘，段第一次来北京时，也曾找过秘，同样是因为搬迁，没能找到。张兰亭见段云鹏关心妹夫的情况，便自告奋勇地代秘打“保票”，接着再由秘静

轩"发展"陶天林，四人组成了新的行动组。

北京之行小获成功，回到天津又有个叫程沛然的，等着与段见面。程在日伪时期，当过"新民会"股长、科长、宣传室主任，属于汉奸的范畴。抗战胜利后，也是靠着段云鹏帮忙，没有列入通缉名单。眼下，就住在北京新开路的一个独院内。他有两个老婆，小的叫夏华媛，以街道"积极分子"的面目示人，隐蔽得很好。这一次是赵友三告诉程，段已来大陆，程急着要见，便结伴来到天津南马路于振江家。段听完叙述，当下任命程沛然为"保密局北平行动组"组长，赵友三为副组长，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尤其是有关中共领导人的住址、车号的情报，伺机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根据段布置的工作要求，程沛然先后"发展"了自己的小老婆夏华媛、妹夫闵泽普；赵友三"发展"了外甥苑景芳，朋友宋林森；张兰亭也"发展"了当年自卫团的中队长张振中、伪专署的特务队长王惠民等等。1950 年 6 月，段云鹏"完成"任务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时，玩弄夸张技巧。原来，段住在北京朝内南小街客栈时，附近有个火药厂发生爆炸。段想反正无法查证，索性将功劳贪为己有，"有鼻子有眼"地对毛人凤说，这是他手下的"行动员"干的。毛人凤大喜，发了三万港元，以资奖励。

当年 10 月，段云鹏第三次受命来大陆，正是基于此前的基础，准备在北京搞一系列大行动，以显示里应外合的"反攻"战略。和前两次一样，段先到天津，魏金山通过曹玉静给他送来了五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程沛然通过中南海的一个工人，绘制了一张关于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与住处的详细草图，段云鹏大加赞赏。程还说，为了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先后去民宅抢劫六次，劫得大量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此外还搜集了不少企业干部枪支配备的情报、天坛粮库的储粮和警卫设施的情报，正准备在中央领导人常去的长安戏院搞爆炸。段云鹏听得连连叫好，并说毛先生已发下话来，刺杀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得黄金十条，随后又告诉程沛然，由毛人凤批准，正式任命程为少校组长。

程沛然感激涕零地走了，段云鹏静下心来研究情报，准备统筹下一步的行动。正在这时，全国性的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那股迅猛的来势吓坏了"赛狸猫"，临时决定取消预计的打算，匆匆离开大陆，唯一的交代，便是通过香港给程沛然等行动组寄来了一笔经费。

1951 年初，秘静轩在北京被捕，根据他的交代，张兰亭、陶天林、张熙亭相继落网。稍后，魏金山和赵友三暴露，连带出于振江、曹玉静、王忆南、李万成等。而早在 1950 年 4 月，程沛然的"北平行动组"，刘珍的"通县行动组"全被我公安部门破获。至此，段云鹏渗透大陆的结晶——"华北行动组"网络，全线完蛋。这一切，躲在台湾的段云鹏一点也不知道。

这时，我公安部门考虑到段对首都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危害极大，不加铲除，后患无穷。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指示，要想尽办法抓住段云鹏。为此，布下三环套：第一

环是通过段的至友张某的老婆做工作，打动张为我公安部门提供段在香港的活动情报；第二环是逆用魏金山，继续与段保持联系，以此造成“华北行动组”依然在活动的假象；第三环是对段在北京的所在关系布控。但段十分狡诈，突然间动极思静，打消了弄险念头（也是毛人凤痛于接二连三的惨重损失，有意保存“王牌”），两三年内足迹未及大陆。

1951年，一方面是大陆反特、镇反、剿匪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对郑介民的支持，迫使毛人凤在主管“大陆工作”上逐渐偏离“中枢”。郑介民的作用日益突出，反映在工作路线上，体现郑氏特色的“跳板”战术也逐渐取代了毛人凤的“大陆总体游击战术”。

所谓“跳板”战术，说白了，归结为四句话，即以大陈、金门、马祖等岛屿作为台湾向大陆进攻的跳板，在东海、南海组建“反共救国军”，通过渡海登陆与空投相结合的方法渗 人大陆，形成“游击走廊”。1951年冬，郑介民为此组建了六个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他们分别是：广东省东区总指挥部，张炎元任总指挥；广东省西区总指挥部，王作华任总指挥；广东省南区总指挥部，张瑞贵任总指挥；广东省北区总指挥部，容有略任总指挥；广东省中区指挥部，李福林任总指挥；广东省海南总指挥部，吉章简任总指挥。每个总指挥部统辖三路军，各路军的头儿，大多是军统局时期的“广东派”班底，此番卷土重来的阵势，一言以蔽之是“大珠（猪）小珠（猪）落玉（肉）盘”。郑介民的“大陆工作”颇有改观的地方，首先是派头比毛人凤要大，因为美国人有钱。比如“国防部”第二厅的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通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在台北市近郊张店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电讯业务机构，专门用来侦测解放军的无线电台与无线电话，从中窃取情报。平常的空降跳伞训练，也少不了美军顾问的“关心”，至于吃的、用的，都有气象一新的感觉。但是，成效如何呢？在毛人凤看来，同样是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而且蚀本更大，称得上是：登陆一批歼灭一批，有的干脆在海上就“玩完”。郑介民苦心经营了两年，“游击走廊”的计划濒于破产。

1952年美国大选揭晓，在野二十年的共和党入主白宫。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一上马就改变了民主党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他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2月5日，蒋介石发表声明，盛赞这一政策“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紧接着“反攻大陆”的战略由暗转明，成为公开的叫嚣。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人凤居偏不闲，于大陆方面的工作，仍然采取了有所作为态度。比如西南、西北的三张游击“王牌”，他仍然抓住不放，联络和空中支援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由于各种因素，手中的王牌数量越来越少。比如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曾调动包括军区警卫二团（原先是贺龙在晋绥时的部队，骁勇善战，十分厉害）在内的几支精锐部队，趁一个雪夜，全线出击，重创周迅予部，使之

一蹶不振，被迫钻进了卓斯甲和黑水的深山老林里，顽抗到当年的秋天，这股匪徒大部分被消灭，只剩下周迅予、何本初等几个光杆司令，加上马良残部百余人，流窜于川西高原一带。1953 年 3 月份，毛人凤配合"反攻大陆"的公开化，想搞一次影响大一点的"行动"，特派张祗山以少将中央特派员兼电讯大队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去周迅予部，协助周扩大川西游击根据地。毛人凤跟以往一样，亲自陪张到桃园机场，目送飞机升空。这次空投的地点是川西高原松潘县郎母寺。周迅予按照事先的约定，半夜里在郎母河畔点燃十堆大火。空投十分成功，"周总指挥"不仅迎来了"中央特派员"，还得到大量的银元、武器和食品。唯独张祗山暗暗吃惊，原来号称几万大军的"西南游击一〇一总指挥部"，竟是百把人的散兵游勇！于是，此前酝酿的"雄心壮志"大受挫折。没多久，由于当地土司的通风报信，解放军于郎母寺内将这股匪徒全部擒获。至此，毛人凤引为得意的"王牌"只剩下缅北一张了。

然而，"好景"难长，蒋经国突然又提出要抓这支部队，毛人凤不敢与其争锋，只能"自觉"地让出指挥大权。好在小蒋"领情"，从顾及毛人凤的利益出发，对这支残军实行政治和情报的分治，部队的特工和谍报系统仍旧归保密局"滇缅边区情报总站"领导，给毛人凤留足了面子。这样一来，毛人凤手里的"游击武装"事实上已丧失殆尽。

"反攻大陆"闹得轰轰烈烈，岛内形势却阴云重重。近来，老蒋心情乖戾，或喜或忧，忽晴忽雨，这是什么道理呢？说到底还是陈仓烂谷的霉味不除。早先，老蒋苦于孤立，一心指望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今盼来美援，却又陷入了前隙纠缠、后路受制的磨难之中。日前，偶有小恙，夜来头沉如铅，信手拈过一本"闲书"，伴灯而读，一则悬梁鬼索命还魂的故事，撩动心肠。说是某县城有一吊死的女鬼，结绳为环，诱人观看，亭台楼阁，美妙如画，观者若是贪恋，将头伸入环内，绳索骤然收紧，顿成新鬼，女鬼便可还阳了。这类故事，蒋介石小时候就听说过，玩味的意义就是自警莫要贪恋，真正以为自投罗网的，还是眼前的尴尬，说白了也就叫：没有美元（援）想美元（援），求来美元（援）多美元（怨）。

怨在哪里呢？老蒋扪心而问，觉得越来越无法容忍的是车辙易轨。初入台岛，他已有城府，决定扶植小蒋，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顺利交接，这也是当时岛内开展"整肃"运动的一个目的。然而，"韩战"爆发以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湾，同时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岛内的亲美势力由此崛起，并且占据了军政要位。先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跃居陆军总司令，亲美色彩浓厚的吴国桢当上台湾省政府主席。孙、吴二人背景相近（美国人欣赏），私交甚好，舆论谓其曰：文武双星，最佳拍档。接着，亲美派人士俞大维和王世杰又分别当上了"国防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如此气象壮观，着实令人瞠目。

如果说这只是交易，那么蒋介石可以把割权相让当作是对美援的一种补偿。可

事实上，政治交易并不是市场交换，仅仅遵循等价的原则，而且还蕴藏着更长远的战略图谋，这也是老蒋与美国人的分歧所在。在老蒋这里，美国人的价值在于帮助他光复大陆；在美国政府那里，台湾的价值在于它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方面，尽管反共的共同立场使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但不同的战略目标，又决定着他们各行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强行制定"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与老蒋明里"配合韩战"，暗中加紧"反攻大陆"的举动，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典型例证。这样一来，分歧就会演化成新的矛盾斗争，亲蒋与亲美自然也成为台岛政坛上的一种分野。

看着亲美派的"茁壮成长"，蒋介石心里是不悦的，客观上他是自己属意的蒋经国时代的一个障碍。但托庇于美国人的保护，又迫使蒋介石尽量采取妥协容忍的态度，一张一弛下，亲美派日趋嚣张，亲蒋派积怨日甚，就拿"整肃"中的清算"罪臣"来说，老蒋希望通过洗雪错误，开创新的历史，同时也为蒋经国的脱颖而出，开辟道路。但亲美派却趁机大肆削弱蒋的羽翼，孙立人拿黄埔系开刀，力度之强，手段之硬，看得不少亲蒋派人士颤栗，纷纷跑到老蒋那里诉说唇亡齿寒的忐忑心境，表现出了对孙立人等权势倾天的强烈不满。对此，老蒋除了苦笑，还是苦笑。因为，目前他离不开美国人。

其实，凭过去的经验，蒋介石何尝不知老美的援助历来是附有条件的！至于代价多大，倒是估计不足。他一直有个希望，总以为通过顽强的表现，可以改变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印象，从而获得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他觉得希望近似于奢望，至少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中很难实现。这几天，他正在考虑改变方向，把做美国人工作的重心移到共和党身上，促使他下这个决心，除了岛内的亲美派势力得势不饶人外，再就是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支持，已从毛人凤呈送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的证实。他把这个想法跟蒋经国一讲，小蒋举双手赞成，并说这件事由自己去办，不获成功，决不收兵。

所谓"第三势力"，说到底也是华府（指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摆布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伎俩。早在1950年，美国国务院曾经召开过对华政策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菲利普·杰塞普。当时，会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派表示反对，司徒雷登建议折衷，于是国务院出面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拟定一个临时的对华政策。这个三人小组研究的结果，仍旧认为蒋介石没指望，从而提出了策划扶植"第三势力"的政策。这里的第三势力，其实就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旧官僚班底。这批人既不去北京，也不去台湾，因此相对中共和国民党而言，简称为"第三势力"。美国人认为，挽救美国的在华利益，最好的选择是扶植小党派或自由主义者。于是，他们跑到香港，那里麇集着许多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一经怂恿，个个血热，首先由原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和老改组派头目顾孟余出面，组成"自由民主大同盟"，欲举李宗仁为党魁。李宗仁似乎无意抛弃名存实亡的

地位，表示暗中予以支持，暂不公开亮旗。美国人生怕奇货不居，“友好”地把老李接到美国，以“总统”待遇奉养起来，留待后用。与此同时，他们还拉拢了旅美华侨组织“民宪党”的伍宪子、李大明和“民社党”的张君劢，共同结成“第三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重新合作，但出于取代老蒋的图谋，美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第三势力”的扶植，尤其是随着岛内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斗争不断公开化，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扶植也加大了力度。这都促使老蒋反省“美援”，丢掉幻想，重订对策。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分野的划线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特工部门。从1951年开始，美国方面就露骨地向蒋介石示意，要郑介民代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老蒋乍得美援，自然不愿与老美顶撞，于是郑介民顺顺当当地做上台湾对大陆的主角岗位。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叫“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处长，副处长由钮先铭、何龙庆、叶翔之担任。钮先铭原来是老郑搞“军调”时的军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有同僚之谊。何龙庆则因为成都时的逃命劣迹，遭毛人凤的冷落，挂职在设计委员任上。这次投靠老郑，以图东山再起，十分主动。至于叶翔之，说轻了是郑介民挖毛人凤的墙角，说重了是叶翔之叛主求荣。

叶翔之在保密局向有“重量级行动专家”的称谓，评功摆好，不是居冠，也是屈亚，时日一长，傲气便超过了和气，常常与毛人凤、潘其武唱对台戏。这一点毛人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生性隐忍，不露声色。这时，恰巧由叶翔之领衔的二处出了一桩贪污舞弊案，牵涉到副处长侯定邦。毛人凤一道命令下来，将侯副处长投入大牢，后经讯问，祸水似乎有了往叶翔之身上引导的迹象。老叶一看毛人凤要整自己，暗叫不好，忙去老上司、原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那里求援（叶原在王的手下当过科长），湖南“三李”中的李崇诗（他是叶的妻兄）也在场，三人一合计，叶翔之便被推荐给了郑介民。郑介民筹划大陆工作处，正担心挤兑毛人凤后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利？一见有叶翔之前来投靠，大慰心怀，郑介民知道叶是毛人凤的一员大将，收入麾下，等于是把毛的“大陆本钱”掠走一片，既削弱了对方，又强壮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大陆工作处”成立以后，传统的“猪猡”风格涂了一层美国“奶油”，机构编排也无例外。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下有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再加上位于台北市郊区的“中美办公处”，大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这里工作，美其名曰：掀开美台情报合作新的一页。其实，老美并没有改变控制操纵的本性，这也是他们压毛（人凤）抬郑（介民）的原因。

相对过去，毛人凤已偏离“大陆工作”的中枢，被郑压低了一头，但此刻的心情远没有戴笠去世后的那种惶恐。一年幼畜，十年老狐，百炼成精，且不说老蒋的绝对信任，就是特工系统徒子徒孙的繁衍，亦是桃李芬芳，瓜瓞绵绵，树大根深，岂是一

朝一夕就能摇撼的？为此，对眼前的“贬黜”，毛人凤以平常心待之，不暴不跳，静则旁观，动则有为，恐怕这也是毛人凤老道的地方。一年多来，主持“大陆工作”的经验不少，教训也多，使毛不得不正视一种现实：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有利于开展“大陆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少，如果此前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此后只能是小失败连着大失败。毛人凤号准了脉，退而旁观就是要看郑介民如何收场。另一方面，毛人凤手里有“王牌”不放，不可能在“反攻大陆”的主战场上毫无作为，而是选准时间，伺机而动，这就是动则有为。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不乏机智的。为此，有人把毛人凤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对方式，称之为居“闲”不闲，其实骨子里还是“沙蟹哲学”忍、等的翻牌，不同点在于存乎一心，运用之妙，更见火候，更为老道而已。

当然，居“闲”不闲，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接受老蒋的秘密使命，把脱出“大陆工作”的精力，投到对付“第三势力”之上，而且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美国人要在菲律宾拨一个小岛做基地，为“第三势力”培训军政人才。那还了得！毛人凤震惊之余立即着手破坏，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伍宪子，然后安排伍“秘密”访问台湾，并让伍出席了一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集会。集会中，集会的美国官员，存心造成与伍早有沟通的假象。美国人果中圈套，以为菲律宾训练基地的事已经泄露，于是为了避免激怒蒋介石，只得忍痛放弃。对此，张发奎、顾孟余遗憾不迭，仇视老蒋的情绪更见激烈。不久，在整肃内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并选定1952年10月10日，即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发表“反共反独裁”宣言，公然与老蒋对抗。接着，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开展军政特工干部的训练，总部设在日本的神奈川，下属总务、情报、干部、作战、后勤等处，基地放在塞班岛，全部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各机构都派有美国指导员。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老蒋不能跟老美翻脸，只得求助于特工的力量，对“第三势力”进行破坏。方式上，不搞大张旗鼓，实施时却应十分有效。由此，毛人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让许多特工混迹于招募人员中，钻入“战盟”，有的甚至钻进了塞班岛的训练基地，一边窃取情报，一边从事瓦解组织的勾当，真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用。比如，当时港英当局禁止各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一些混入“战盟”的保密局特工，便故意向港英当局匿名举报该组织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最后弄得顾孟余到处碰壁，无法在香港立足。再往后，毛人凤利用“战盟”增选中央委员的机会，让自己人混入该组织的“中央”机构，逆向发挥作用，致使“第三势力”因苦于内耗的烦恼而锐气大减。

毛人凤忙碌于居“闲”不闲的奔波中，收获颇丰——单是涉外的地盘和力量就足足扩充了一倍不止。这相对于“大陆工作”的失落，算得上是得失相抵，还有进账。就拿香港来说，原先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香港综合情报站，按甲种站编制，设站长，派遣业务官、情报业务官、行动业务官、无线电台台长，

以及翻译、文书、交通、联络等专员，站下有情报组、行动组、交通组等；第二个部分是大陆文书研究组，专门负责搜罗大陆出版的报刊书籍，从中获取情报；第三个部分是直属本部的情报组。另外，在东南亚各国，也广设网点、延伸耳目，南越有“西贡情报组”，泰国有“曼谷情报组”，反正“第三势力”足迹所到之处，毛人凤都有理由布设眼线，就这样，一直把秘密的情报网络铺架到了美国，由此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烧身之“祸”。

1952 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蒋经国为完成父亲交办的大事，加紧了对共和党议员的收买，在美国国会附近搞了一个乡村俱乐部，专供争取对象们吃喝玩乐。当时，共和党为大选取胜，正以“谁丢失中国”的问题向民主党发难，其间有个叫诺兰的参议院议员，“亲蒋情结”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除却反共立场的顽固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是一个隐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诺兰就有了花钱找老蒋的习惯，作为回报，他一手操持成立“院外援蒋集团”，攻击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认为国务院对国民党怀有偏见，没有给蒋介石以积极的支援，致使中共取胜而损害了美国利益。民主党为辨明是非，维护执政形象，专门由国务院出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申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白皮书的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李宗仁于 1949 年 5 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证明蒋介石并没有正当地使用美国政府对他的巨额援助，然而，证明归证明，丢失中国的事实，总是民主党政府气短的地方，共和党死死揪住不放，到了大选年更是声浪汹汹，甚嚣尘上。

蒋介石看中共和党偏爱自己的政治倾向，十分希望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以金钱笼络，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明里由“民国”驻美公使陈之迈、武官皮宗敢把玩，背后的牵头人物却是蒋经国的特使毛邦初。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靠着小蒋孝娘的秉性，沾了爱屋及乌的光，备受信用，眼下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常驻美国，表面上主持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的工作，即向美国洽购飞机、器材等等，实质上主管着这等大事，一架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就装在他的购料处里。

蒋介石笼络共和党与共和党支持蒋介石，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要归结为美国的政党政治。解剖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哗众取宠、勾动选民的同情倾向历来是政党团体操持政治的伎俩。道理很简单，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形式上必须是选民意志的选择，却不排斥如何诱惑民意，乃至愚弄民意。因此，在野的党派要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将执政的党派当作靶子，大肆攻击；执政的党派则要捍卫政府的政策，尽量证明自己的高明来驳斥四面八方的攻击，其间，受功利所驱，追求心理爆炸效应，就成为一种摆布民心的技巧较量，最典型的手法莫过于“丑闻”效应。

1952 的美国大选也无例外。首先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作为民主党弃蒋政策的对立面存在，再辅以丢失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结果，事实上已成为大选中有利可图

的话题。因此，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老蒋，不如说是为了自己上台执政。其次，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并不信奉"忠实"于朋友的原则，在亲近蒋介石的同时，共和党还不乏热情地拉拢李宗仁，要李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材料，如果有"丑闻"当然更好！

或许是观念上的差别，李宗仁还不适应将朋友的敌人当作朋友的时尚（更何况民主党政府还在执政），拒绝了共和党议员的拉拢。反过来，民主党要求帮忙，他倒爽快地答应了，第一个进攻对象就是毛邦初。于是频频约毛吃饭聊天，好酒好肉，好烟好茶，几次三番，"交情"大增，这一切，当然都由毛人凤的美国眼线记录在案。不久，发生了一桩事，起因于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他曾向蒋介石表示，愿意负责台湾空军在美的装备采购工作。老蒋有求于共和党的帮忙，哪有不答应的道理？随后就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这可是一笔泡在油里的买卖啊！毛邦初尝过了滋味怎肯撒手，却又缺乏抗旨的胆魄，只得闷在购料处里倒酸水，从老蒋到共和党的议员挨个儿埋怨，怨到酸水发了苦，突下横心，准备弄个鱼死网破，大家没有好果子吃的两败之局。于是，就把台湾如何向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向老蒋提供情报的隐情，一古脑儿端了出来，这正是民主党求之不得的"丑闻"。几天后，以"中国游说"之重大内幕揭秘为题，民主党向共和党发起了反击，所有的资料、图片，都制成锌版，印在报纸上，接着，民主党议员又提议，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见祸事闹大，不敢向小蒋复命，索性举胳膊挡脸，先顾一头，卷上替空军保管的两千多万美金，一溜烟逃到墨西哥隐居起来，这件事对孤岛的外交和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人凤不敢隐匿不报，很快将整理好的详细情报，送到了老蒋的案头上，蒋经国为此挨了老头子的训，好一阵抬不起头来，心里直埋怨毛人凤。

毛人凤没考虑这事产生的后果，波及到夫人派（宋美龄）和太子派（蒋经国）的矛盾，牵扯出元老与新进之间的瓜葛（因为这件事客观上成为对手们攻击小蒋的把柄），违背了把蒋氏父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处事原则。不久，毛人凤便尝到了遭受报复的滋味。事情起因于周至柔的图谋，他想把自己的亲信刘国远塞进国防部，顶替郑介民那个次长的"缺"，这件事背后有宋美龄的支持，具有夫人派与元老派的双重色彩。另外，周至柔也知道郑介民的背景非同小可，决心揭老郑的疮疤，损害老郑的形象以达到目的，于是想到了毛人凤。当时，老蒋正在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毛人凤轻车熟路，一把揪住了郑太太违背"领袖"精神的过错——早在大陆时，军统的工程都由"陆根记营造公司"统包。戴笠死后，陆老板巴结的对象自然转移到郑介民身上，关系之密，如胶似漆。后来，郑介民当上国防部次长，利用手中发包防卫工

程的权力，给了陆老板数不清的生意，郑太太从中吃回扣，陆老板又偷工减料，赚了不少昧心钱。由于当时局势吃紧，毛人凤自顾不暇，这笔账暂时吞在肚里。然而，“好伴”不散，到了台湾，陆老板与郑太太的勾结依然如故，先由郑介民将手中的“国防工程”发包给陆根记，陆老板再将盈利与郑太太拆账，这乌七八糟的勾当，都没逃过毛人凤的眼睛，既然周至柔要派用场，毛人凤索性送个顺水人情(其实，整郑介民他是巴不得的，有人代劳，岂非快事?)。

周至柔拿到材料，十分感激毛人凤，当天晚上就上报给宋美龄，宋美龄再转给蒋介石，蒋介石又批给蒋经国查办。小蒋拿到批件，突发灵感，产生了一个借郑介民之手警告毛人凤，打击夫人派、元老派的念头，于是原汤原汁地把文件交给郑介民看。郑介民仗着“美援”，腰杆正粗，怎咽得下这口气，马上恨恨地说：“我家那口子吃黑，他家那口子（指向影心）也不见得干净……”小蒋见郑介民情绪高昂，怂恿郑揭发问题。郑安排人调查，果然摸着对方的一桩黑事。

原来，杜长城的技术总队撤到台湾后，陈诚拨了大量黄金为其扩编队伍，期望杜在防守台湾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陈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爆破”的军事大演习，杜长城、胡凌影趁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有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向影心。郑介民弄到这些材料，高兴得手指发颤，立即向老头子汇报。蒋介石因循前例，转批给小蒋查办。蒋经国二话没说，将杜长城、胡凌影扣押，交军法审讯，一俟核实，批准枪毙。

小蒋一家伙敲掉了毛人凤手下两员大将，令毛人凤着实吃惊，闭门思过，深以为毛邦初那件事，自己处理得有失恰当，如果事先向小蒋“汇报”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个教训必须记取。老蒋即便再信任自己，至亲莫如父子，不可能以影响小蒋成长来庇护近臣。杜长城的死就是一个例子，老蒋为了维护小蒋的威信，根本不存在打狗看主人的顾全。毛人凤越想越觉得，老道亦有失手时。

不久，又发生了一桩事，更加深化了毛人凤于这方面的体会。当时，蒋经国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人称“小国民党”的组织。这一计划遭到了陈诚的反对。他是“三青团”的创始人，结合过去的教训，以为国民党失败就失败在党团之争上，所以现在不宜再搞什么另外的“小国民党”了。但老蒋支持蒋经国，逼迫陈诚让步，并出席了“救国团”的成立典礼。

看来，亲美亲蒋是个分野，蒋与非蒋也是个分野，这两件事力透指尖，算是把毛人凤点化透了。好在小蒋也极明事理，知道毛人凤于蒋氏家族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杜长城一案中，丝毫没有牵动向影心，这个恩威并济的招术，落在毛人凤这里，三分是情面，七分是感激。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阳明山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七十五人，列席三百三十余人，老蒋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

纲》、《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对敌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老蒋继续当选为“总裁”，不同的是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与中央评议委员会，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阎锡山等一班元老，全部进“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人数大减，相比六全大会的阵容，尚不足十分之一二，毛人凤荣幸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国民党七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质上是蒋经国两年来“改造党务”的结果，体现了吐故纳新的宗旨，也标志着国民党向蒋经国时代转变的初步完成。七全大会后，“改造委员会”被撤消，作为改造委员会的骨干唐纵，以中央委员的身份跻身于太子派行列。虽然高出毛人凤一头，但相比过去的起点（唐纵是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毛人凤什么也不是），毛人凤跨的步子更大，七全大会后，蒋氏父子还让毛人凤参加了所谓《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的起草，这又意味着毛人凤对“大陆工作”的独特地位，仍是郑介民的“大陆工作处”无法统揽的。

毛人凤坚实而又无法摇撼的卓越地位，激起了毛派分子的无比兴奋，就连有叛主之嫌的叶翔之也大生悔意，暗中托人传话，流露出了重归故里的乡恋情结。毛人凤大度、热情地表示欢迎，一来惜其有才；二来毛人凤需要有人在郑介民身边卧底。于是隔阂消去，叶翔之又成了毛人凤的股肱。

七全大会解决了新老交替的接班问题。随后，亲美势力又成为蒋氏父子必须扫清的障碍，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台省主席吴国祯。

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65岁寿辰，因为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奉行节俭，老蒋携夫人跑到台北附近的一个别墅里“避寿”，临时打电话邀吴国祯夫妇前来吃饭，当天还留他俩过了夜。翌日，吴国祯因台北有约会，婉言谢绝宋美龄的再三挽留，告辞下山，突然发觉开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从老蒋的车队里借一个驾驶员救急，说来也巧，那天吴国祯的夫人黄卓群闹肚子，开了几分钟，非要下车方便不可，司机便把车子停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等到吴国祯夫妇方便完回来时，发现那位司机脸色惨白，一问，才知有人在汽车前边的两个车轮以及后边的一个车轮上动了手脚，如果不是车子停得早，开到前面的拐弯处，车轮必然滑出无疑，届时，吴氏夫妇连同司机便会摔下深渊，跌得粉身碎骨，而看起来竟像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吴国祯当下醒悟，知道蒋氏父子向自己下毒手了。

1953年1月，美国政府易主，对台政策发生变化；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支持老蒋；3月鉴于后台老板的变化，吴国祯自请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

蒋经国为什么首选吴国祯开刀呢？说来话长，早在大陆时期两人就结有疙瘩，当年，小蒋到上海搞限制物价、金融管制和“打老虎”运动，吴国祯是上海市长，没有

很好地支持小蒋。运动失败后,小蒋对吴有怨言。到台湾后,吴国祯仗着美国人的支持,占据台省主席的高位,客观上走到了与小蒋对立的前沿,两人经常发生矛盾。比如,小蒋总揽全台特工,搞"保密防谍",搞"整肃",大抓"共谍"、"共嫌",弄得风声鹤唳,吴国祯时常以"民主政治",强调"法制"为由加以阻挠。1950年的"王哲甫案件"就是一个例证。王哲甫是台湾火柴公司的经理,总公司原设在上海,董事长姓吴。上海解放前夕,总公司迁往台北,但吴董事长没有跟来,仍留在大陆,并制作了一部电影叫《民国四十年》,对蒋介石多有不恭之词。对此,蒋氏父子十分愤怒,命毛人凤调查。调查中,毛发现王哲甫与吴的关系密切,便以通共罪把王抓了起来,交司法审判,拟准死刑。谁知,吴国祯知道后,出面阻挠,并以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放人。毛人凤不敢做主,请示蒋氏父子,最后迫于美国人的背景,做出妥协,把死刑改成了七年有期徒刑。但这口气小蒋一直鲠在喉头,不吐不快。

到了1952年,台湾进行第二次县市长选举,蒋经国为操纵选举,赶在投票前抓人,其中有市县参议会的一些议员,吴国祯身为台省主席,挺身出面干涉,说话很不客气,很可能这就是促使蒋经国早下决心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毛人凤表现出了鲜明的坚定性,毫不犹豫地站在小蒋一边,尽管对吴国祯的谋杀事件内幕没有详尽的披露,但由蒋经国指使,毛人凤的保密局动手似成公论。

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又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正酝酿要搞一个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春,台湾即将召开"国民大会",美国政府换汤不换药,依然在控制台湾政权上做文章,示意老蒋多容纳一些亲美分子进入"政府",其中包括允许"第三势力"归队参政,老蒋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久,"第三势力"的代表梁寒操,经陈诚批准,抵达台北,住在招待所里。第二天一早,发现衣服、书籍全被偷掉,十分狼狈。这件事是蒋经国指使毛人凤干的。目的是给"第三势力"一个警告——回台湾来,莫要说性命,就连随身物品的安全也靠不住!为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跑到蒋介石面前大叫大嚷,一边骂"小人无耻",一边催老蒋赶快批准让顾孟余、张君劢等来台湾参政,蒋介石本来就积怨在胸,怎容得下王世杰如此嚣张,盛怒之际,把王世杰的秘书长职务撤了。

王世杰是岛内亲美势力的代表之一,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又属于新政学系,跟张群一党。为此,张群、吴铁城等联袂去找老蒋说情,老蒋开始拒见,后来见了,非但不宽恕王世杰,反而指着吴铁城骂,国家的事都坏在你们这班人(指政学系)手里,一气之下还摔了一只茶杯,最后,几乎要把吴铁城赶出大门。吴铁城回家后,情绪激烈,无法入睡,多吃了几片安眠药,居然一命呜呼!

美国驻台大使见老蒋敢撤王世杰的职,马上呈文向华府报告,说这是小蒋干的

好事，如果由他任性下去，岂非第二个"铁托"？美国政府本想趁"国大"召开之机，进一步扩充岛上的亲美势力，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于是一边对老蒋施加压力，让他履行让"第三势力"归队参政的承诺，一边又怂恿呆在美国的吴国祯对蒋经国发动攻击。未几，吴便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第一次公开了自己辞职的原因（指谋杀事件），并指斥台湾没有民主，是一党专政。台湾方面毫不示弱，由"立法院长"张道藩出面，列举吴国祯包庇贪污，营私舞弊，苟取巨额外汇（清查王世杰的罪过时，发现王批过一笔巨额外汇给吴国祯）等罪状十三条。接着，隔海对骂升级，吴国祯索性发表《上总统书》直指蒋经国大名，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送到美国留学。同时又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祯一闹，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朝野对蒋氏父子的反感。老蒋怒不可遏，厉斥吴国祯"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与自由"。为此，还迁怒于宋美龄（因为吴当初以赴美讲学的名义要离开台湾，老蒋不答应，美国方面施加了压力，宋美龄同意放行），据说他把宋美龄叫到房里，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宋美龄又惊又气，回身便走，老蒋跟在后面追赶，追了几步，见卫兵站在门口，才愤然作罢。此后，宋美龄飞到美国一住就是半年。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吴国祯事件"。它暴露了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暴露了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深刻矛盾。但这一次蒋介石没有退让，以总统令的形式，宣布免去吴国祯的一切职务。国民党中央随之做出开除吴国祯党籍的决定。同时，暗中还加快了扫除亲美排蒋势力的步伐，矛头直指孙立人。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紧随"主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54 年 3 月下旬，"国民大会"在台湾召开，蒋介石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副总统"是陈诚，"太子派"的俞鸿钧为"行政院长"，唐纵兼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7 月，蒋介石下令组成"国防会议"，性质等同于"总统的最高决策机构"。"国防会议"主席由老蒋自任，秘书长是周至柔，实质性负责的是副秘书长蒋经国。"国防会议"下属的常任机构有"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的职能，翻版于原先的"总统府资料室"，按照老蒋的意愿，仍由蒋经国兼任局长。这时，恰值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小蒋当"国安局"局长，并且搬出"后台老板"，声称：美国人不赞成蒋经国总揽特工。那么，位归何主呢？宋美龄马上建议，让郑介民干，同时强调，这也是美国人的意思。接着，便有了下面的一幕。

1954 年 10 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老蒋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到总统的士林官邸来。郑介民驱车前往，在官邸的客厅里，看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争论。蒋介石见郑介民来到，用手一指沙发，要郑坐下。郑坐定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美国不同意，我认

为还是你任局长好。"郑介民连忙站起身来推辞:"我身体不好,请总统另选别人。"蒋介石说:"好,好,你任局长也好。"蒋经国板着脸,没有说话。郑介民告辞出来,宋美龄送到门口,对郑说:"你做局长辛苦,我介绍一人帮你的忙,他是军统老同志阮清源。"郑捣蒜般地点头称好。可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定亲信陈大庆当"国安局"副局长,郑介民无从抵制,只好委屈阮清源,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班主任。宋美龄很不高兴,结果弄得郑介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国家安全局成立后,局址设在台北市圆山附近的剑潭,建制是一个办公厅、四个处以及人事、联络、预算、监察、资料、技术、研究、总务八个室,外加一个电讯总台。郑介民新官上任,开山的第一"斧"就是改制,即把保密局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把内政部调查局改名为司法部调查局。同时还标定工作上的界限与分工:"司法部调查局"主内,专门从事台湾省的"保安防谍"业务,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各重要城市设立"保防站"。"国防部情报局"主外,专门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根据这个分工,原"保密局"在台湾岛内所有的秘密保防组织,都必须向"司法部调查局"移交;反过来,原"内政部调查局"设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秘密组织,也全都向"国防部情报局"移交。

形式上这个分工与移交是对等的,骨子里却把毛人凤剥夺得只剩下门面了。试想,三年前郑介民接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时,毛人凤就料定郑介民不会有好的收场。三年下来(其实不到两年),郑介民碰得头破血流,本钱蚀光。反过来,再拿烂摊子"掉换"毛人凤的精兵强将,即"保防家底",手段比三年前的剥夺还要恶劣。其一,当时大陆工作是台岛战略转变的主战场,上峰重视,实力可观。尽管蕴含着碰壁的趋势,毕竟不是人人看清楚的。其二,丢弃"大陆工作"的主持权,毛人凤还有退居其他阵地的出路,尤其是岛内的保防工作。相比现在的剥夺,一方面把毛人凤苦心经营的家底抽去,另一方面又把赤条条的毛人凤搁在"主外"的"钉板"上,备受熬煎。对此,毛派分子愤愤不平,竭力怂恿毛人凤从中作梗。

不久,又听到一个更荒唐的决定,即"第三势力"垮台后,在塞班岛培训的人马以及整个情报、通讯交通网必须予以接管,按照过去的惯例,毛人凤一直分管这方面的工作,理应负责到底。但郑介民却不顾这一事实,宣布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简称"中二组")接管,因为"中二组"的主任由他自己兼着。由此可见,郑介民是下决心不让毛人凤在特工圈里"居大称肥"了。

面对僚属袍泽的愤愤不平,毛人凤不急不躁。其实,他心里明白,郑介民这两个"剥皮抽筋术"根本奈何不了他。说说道理,不多不少,整整四条:第一,毛人凤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地位之高,堪胜以往;第二,蒋经国暂时丢失特工大权,通过"国防会议",居高临下地控制特工,毛人凤不管在哪里,总是担纲人物;第三,毛人凤浸润特

工行当二十余年，盘根错节，私蓄庞大，已是无需“老大”名义的“老大”；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即蒋氏父子的无比信任，他们交办的事情以及附带的权力，莫要说郑介民无从干预，就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修炼到这个份上，毛人凤不再有争锋的情趣。反过来，看看郑介民的机关算尽，倒想起了一句老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毛人凤被屏离“大陆工作”的主导地位以后，有些相关的事，老蒋仍然要他办，因此毛人凤也有了不拘泥于名分的“自由”，他去大陆“销账”，并不在乎是否有“越界”之嫌。比如，前一个时期，老蒋突发思乡之幽情，凄切得茶饭不香。毛人凤知道了，派人偷偷潜入奉化溪口，把蒋母之墓、“慈庵”故庄、丰镐房旧居、妙高台风光全部拍摄下来，洗印成照片，拿给蒋介石，只看得老头子热泪纵横。又如，1953 年底，老蒋突然想念起戴 笠在大陆的遗属（解放前夕，戴笠的儿子戴藏宜没能逃往台湾，受到人民政权的惩罚，被判处死刑。留下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衢州城内花龙巷娘家，而后迁大上海），嘱令毛人凤一定要把郑锡英等弄到台湾来定居。毛人凤密派黄铎潜入上海，与隐藏在我公安部门的内线接上关系，“顺利”地替郑锡英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被送到青浦托人照料）办好出境手续。郑锡英化名为沈凤英，在黄铎的陪伴下，经九龙抵广州，再过境到香港。1954 年 1 月，郑锡英与两个儿子到达台湾。老蒋得知后，十分高兴，马上安排接见合影，此外还把戴笠的长孙戴以宽送到美国留学。



中、美军人在缅甸前线

这两桩事，显然讨了老头子的欢喜，但于“大陆工作”参与的程度还欠分量。不久，毛人凤亲自安排了一个“重量级”的行动，即密派段云鹏再次进入大陆（这也是老蒋十分关心支持的），一面恢复原有潜伏组织的活动，一面继续发展新的组织，从中挑选可造之材，送香港受训，再派往大陆，建立秘密交通点和秘密通讯台。与此同时，段还负有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特殊任务。段云鹏离开台湾前，发誓要杀身成仁，报毛人凤的“知遇之恩”，看来决心不小，并且还与毛人凤约定了密写通信和其他的联络方法，完全是单线式的“独家专营”。

1954 年 6 月，段云鹏到香港，即去张某处找老友叙旧，张某由此知道了段要进入大陆的动 向，马上通过公安部长罗瑞卿发出指示：“立即严密布置，防止走漏消息，对段务在必获。”并部署公安部队调用两个团在边界堵截，发现段立即抓捕。

起初，段想以偷渡的方式潜入大陆，但领路的“黄牛”夜间在九龙粉山岭边界踏



缅甸失守，一部分孙立人部越过原始森林，撤向印度

勘时，被港英警察发现抓走，无法成行。于是改用公开方式，由保密局香港站替段办好身份证及进入内地的手续。段化名张仁，是九龙“大轮行副经理”，专程去广州与和冒行洽谈“生意”

9月14日，段云鹏西装革履，商人打扮，从香港乘广龙线一进入深圳，立即被公安部门的监控点发现，并通知了广州。就这样，一张铺设了将近四年的大网，终于在广州收拢，罗瑞卿部长得知段被擒获的消息指示：“必须十分注意，不能出乱子，绝不能让他跑掉！”并下达命令迅速将段押解北京。为此，公安部队选派了十个身强体壮，有丰富擒拿经验的干警，用一架空军专机将段云鹏从广州押到北京。为隐秘安全起见，把段关在公安医院的急救汽车里，送到草岚子看守所。这里专门为段准备了一间单独的牢房，装上粗粗的铁栅栏，一盏照明灯，亮得刺眼，直射牢内，门口24小时不断岗，死死看住了带镣上铐的段云鹏。

毛人凤从香港站得知“段已平安潜入大陆”，十分高兴，特命香港站站长，出面款待有关的协助人员，就在众特务酒酣耳热之际，大陆一边，罗瑞卿部长正亲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活捉飞贼段云鹏的经过，毛主席风趣地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个样子看看嘛！”段云鹏在大陆蹲了十五年牢，于1969年10月被押解到天津枪决。

查处“孙立人事件”是毛人凤涉足“岛内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请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随后，中央成立了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为委员的九人调查小组，负责对此案进行调查。两个月后，即1955年10月21日，蒋介石又发布“总统令”称：“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须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视后效。”与此同时，媒体发表了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结论有二：第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乱，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第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

未觉其为匪谍，且因为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入郭廷亮匪谍活动而不自觉”。

这就是所谓的“孙立人事件”，它由两个案子组成，一个是“郭廷亮案”，要害在于利用孙的信任与重用，执行“共谍”任务；另一个是“孙立人案”，要害在于利用郭在军队中的关系扩张势力，间接为“共谍”提供方便。于是，继吴国祯之后，台湾军界最富有实力的亲美派分子——孙立人彻底倒台，由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软禁生涯。

据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述，“郭廷亮匪谍案”是证据“确凿”，脉络“清楚”的，具体事实如下——

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1929 年，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成立由财政部缉私处指挥的税警团时，选中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出任团长。1938 年，税警团发展成为税警总团，还办了干部教练所。郭廷亮于 1939 年考入教练所学员队第二期，毕业后留所任区队长等职。1941 年 11 月，税警总团奉命改编为野战新编三十八师，孙立人出任少将师长，郭廷亮被其选中，出任中尉排长，自此一直追随孙立人前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按三国军事协定，三十八师编入中国远征军，于 1942 年进入缅甸抗日，郭廷亮在缅北两次战役中被提升为重炮营上尉连长。抗战结束后，孙立人以军长资格率新一军开往东北“剿共”，郭廷亮升为榴弹炮营少校连长。

1948 年 1 月，新一军奉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命令驻防沈阳，郭廷亮与连部驻地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来往密切。1948 年 4 月，郭廷亮部奉命开往前线作战后，白经武以“共谍嫌疑”罪名遭逮捕。1948 年初冬，郭廷亮所在部队被解放军消灭，当时孙立人已奉调台湾主持新兵编练事务，郭从前线化装逃出，潜入已被解放的沈阳，找到获释出狱的白经武，请他帮忙搞一张路条逃离“敌占区”。



1948 年，蒋介石亲赴沈阳督战

11 月 3 日，白经武把郭廷亮引到沈阳铁路局饭店会见其兄，即解放军东北铁路护路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白经文先后与郭谈话四次，得知郭为孙立人老部下，在“国军”中关系甚多时，有意发展郭为“共谍”，从事兵运工作，要求郭“长期潜伏，掌握部队”，“设法制造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变乱，同时俟机策

应解放军进台湾"。郭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并填写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及有关表格。白经文又介绍一位马科长，当面与郭约定，以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白经武先生收为通讯地址，今后中共派往台湾的联络人员以"白先生要来看你"为接头暗号。

1948年11月12日，郭取得路条一张和十两黄金偕妻子一同逃往天津，途中遇见新一军的同僚，结伴于年底来到台湾，由孙立人派往陆军训练司令部储训班第四队任副队长与第四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少校营长。

郭抵台湾后，曾向沈阳白经文、白经武兄弟写过一封信，报告到台湾的情况。1954年9月，一位姓李的"共谍"联络员来到台湾，要求郭展开工作，联络友人同学。恰巧，此前已交卸陆军总司令一职，调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也秘密召见了郭廷亮，要郭协助陆总第五署督导组中校组长江云锦联络从第四军官班毕业的学员，搞成一种"横的联系"。于是，郭廷亮便利用孙的名望和关系，从事"共谍"联络员布置的工作。不久，郭廷亮便在某部上尉情报官田祥鸿、刘凯英等人的协助下，搞成了一个愿意保持联络的校尉军官网络，一共有一百多人，在部队中形成了组织。

为了有效地开展联络工作，孙立人为郭廷亮等提供种种方便与经济上的资助，并且通过郭廷亮的安排，多次接见联络员。1955年5月，台湾军方计划在台南举行军事会操，其中有一项活动是于屏东机场接受蒋介石和美国顾问团检阅。郭廷亮遂策划，趁检阅时采取行动，活捉总统。为取得孙立人的同意，5月15日那天，郭去见孙立人，称：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因部队中存有一股不良现象，拟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并说准备借某部于5月中旬由营级教练结束转向团级教练之间的10天内为采取这种"呈递意见书"行动的时间。这次谈话没有提出"兵变"概念，孙立人没同意，但表示：同学勿轻举妄动，如有意见，等自己于5月25日左右到屏东再说。

但郭廷亮决定行动，并对自己联络的对象假传是孙立人的意见，行动时间定在5月底6月初，在南部某地设立指挥部。然而，临发难前，不少被联络者得知要搞兵变，分头向上级和特工、特勤部门报告，旋有毛人凤突然乘飞机南下，统一指挥行动，将孙立人在各部队中的联络员一网打尽。

综观九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不难看出，"孙立人案"的实质是军队内搞宗派，图谋不轨。与其相关的严重性，却在于被"共谍"利用，客观上成了制造变乱的帮衬。因此，"郭廷亮匪谍案"的罪证"确凿"，其实是孙立人咎由自取的前提。另外，"报告书"也突出了毛人凤在平息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九人调查委员会的"官样文章"其实做了很大的隐瞒。根据若干年后披露的内情来看，孙立人的倒台涉及到美蒋关系的演变，他和吴国桢一样，完全是这种演变的牺牲品。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美国人欲拉拢陈诚叛蒋，没有成功，便开始垂青

孙立人，同时还出台了一个倒蒋扶孙的计划，有三部分内容：先是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名义免掉陈诚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接着，美国以长期租借台湾、澎湖海军基地为条件，支持和援助孙立人；并且通知蒋介石，只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留居台湾。1949 年秋，美国国务院主持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派出曾与孙立人共事过的莫瑞尔到台湾，就此征询孙立人的意见，孙以未置可否的方式婉拒了美国方面的计划。据知情人分析，当时老蒋在台的势力强大，孙有顾忌，不敢冒进。

美方见孙立人退缩，便决定自行其是，由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出面，对老蒋施加压力，要么离开台湾，要么不干预台湾军政，两条中允诺一条，美国就给台湾以武力保护。蒋介石大愤，断然拒绝。表面无从对美国人发作，暗中却把孙立人、吴国祯等亲美分子恨到了骨里。1950 年春，麦克阿瑟派飞机来台湾接孙立人，招呼都不跟老蒋打一声，那神情好像是挑战式的宣示：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军政大权早晚是孙立人的。这下，把老头子刺激得厉害，自此埋下了于孙立人不利的祸种。

1950 年春夏之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分别拟定了一个政变计划，目标都是用孙立人取代蒋介石。做法上，国务院鼓动孙立人发动政变；中央情报局认为，孙已经在策划政变，重要的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促其成功。不久，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得到印证：孙立人两次向驻台湾以及前来台湾的美国官员表露了想采取“剧烈行动”的意图，这使美国务院大为兴奋，但计划一经讨论，立即遭到了美国防部的强烈反对，这当然和美国会“院外援蒋集团”的积极影响分不开。

美国政府的这些动向，通过“友好”的共和党议员以及毛氏特工系统驻美情报人员“通道”，让老蒋了然于胸。只是苦于无奈，被迫采用一边示弱容忍，一边另谋他途的方法。为此，老蒋曾向法国政府放出试探气球——中共一旦渡海作战法国能不能帮助保卫台湾？法国拒绝了。接着，老蒋又与韩国、菲律宾秘密接触，准备去那里建立流亡政府，甚至还派人向麦克阿瑟建议，愿意接受麦帅以盟军总司令统辖整个远东地区（包括台湾）防务的事实，但绝不把权力交给孙立人。同样遭到拒绝。

1950 年 6 月 19 日，美国务院在总统的支持下，正式制定出一个在台湾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要点与程序是：第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协议，必须迫使蒋介石及其党羽离开台湾，将所有的权力交给由美国人支持的中国人领袖。第二，完成上述步骤后，美国海军驻防台湾海域。第三，如果蒋介石抵制，美国就派出密使以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愿意发动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说来也巧，计划中的“密使”还未去台湾（这个计划中的“密使”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孙立人便主动向柯克投来一封密函，呼请美国支持他实行政变，并表示：自己掌权后，将制止腐败。柯克收到这封密函，马上转交腊斯克。腊斯克看了

内容，觉得事关重大，为防止泄露，将信烧了，只是口头上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四十年后，当有人问起此事，腊斯克仍然守口如瓶，咬定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

正当美国方面紧锣密鼓地盘算台岛军政大权之际，朝鲜战争爆发，迫使华盛顿把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投到朝鲜战场上，倒蒋的计划只得暂时缓一缓了，除却明里支持岛内的亲美派，暗中支持岛外的"第三势力"外，并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蒋介石与之周旋，明里多容让，暗中小敲打，也基本是这个时期的主调。一直维持到1952年10月底开始搬动吴国祯时止，才有了向亲美势力发动攻击的转变。因此，"孙立人事件"就是这类大清算中带有总结意义的一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毛人凤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用"一以贯之，举足轻重"来概括，不失恰当。

从1950年起，孙立人等亲美派人士的一举一动就在毛人凤的特工系统监视之下，包括孙立人去日本、美国访问，都无法躲过保密局的耳目。其间，诸多有关孙立人与美国官员勾结，并且在军队建立组织的重要情报，均是由毛人凤直接向老头子提供的。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在挫损、打击和剪除孙立人及其党羽的行动中，毛人凤是最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就拿1950年到1952年那段时间来说，孙立人权势倾天，如日中天，蒋介石表面容忍，暗里算账，时时不忘敲打孙立人。比如1950年7月，孙立人的嫡系部属、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以"共谍"罪被逮捕，后被处以死刑；又如1952年2月，孙立人的老部属、原新七军军长李鸿以"共嫌"罪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李鸿夫人则以"共谍"罪被处死刑等等，这些欲加之罪的罗织勾当，全出自毛人凤之手。这个李鸿"共嫌案"，便是一例。

李鸿，黄埔五期工兵科毕业。孙立人在中央军事教导队任排长时，李是班长，由此建立上下级关系。孙于税警总团当团长时，李鸿为所属团的团长。后来，税警总团改编为陆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当师长，李鸿在其所辖第一百一十四团当团长，并且随孙参加远征军，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第三十八师师长。此时新三十八师已编入新一军，孙立人为军长。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奔赴东北，军长孙立人兼任东北第4绥靖区司令官，李鸿以三十八师师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东北剿总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和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死守长春，李鸿以新七军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1948年10月17日，李鸿因患伤寒，部队由副军长史锐指挥。18日夜，在大势已去的绝境中，史锐和参谋长龙国钧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李鸿被送到哈尔滨，经治疗，伤寒症痊愈。1949年秋，李鸿回湖南老家，住在长沙，平时沉默寡言，不谈时势，不论政治（当时长沙已解放）。

1949年12月，先赴台湾的孙立人派人潜入大陆，要李鸿归队，李便约了陈鸣人（原新三十八师师长）、彭克立（原新三十八师副师长）、曾长云等十几个孙立人的

老部属一同前往。1952年2月，这些反共之志未泯，报效之心犹盛的老顽固们历尽艰险，辗转抵台。孙立人闻讯大喜，专门设宴接风。不久，刚复职"总统"的老蒋在官邸召见了李鸿等，对其率同僚属"万里跋涉，间关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并且当场端出两个职务来供李鸿挑选：一是出任"成功军"军长；二是出任中央军校校长。对老蒋的"垂青"，李鸿十分感激，但左等右等不见下文，随后便有了所谓李鸿"共嫌案"，涉及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十几个一块从大陆来台湾的同僚，均被毛人凤一网兜尽，虽有拷讯连连，却众口一辞，声称："只拥护领袖、冒死而来"，最后以"共嫌"案成立，李鸿被判二十五年徒刑。

1975年老蒋去世，李鸿刑满开释，垂垂老矣，不久，中风瘫痪、长期卧榻。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七个月后，李鸿也赴黄泉，旧属袍泽、同窗故友在屏东为他"送行"，忆当年"冤狱"，愤愤不平，跃然于字里行间，其中有一副挽联倾吐极为淋漓，把老蒋、小蒋、阿毛全都骂了进去。挽联云：

格老子啊，你坐牢，我坐牢，统统坐牢。皇上喜欢哪！

龟儿子呀，老归阴，少归阴，个个归阴。天下太平啰！

当然，相比其他，收拾孙立人还是整个过程中的重头戏。当时，孙立人在军队中拉帮结派的行为已经暴露，郭廷亮又"受命"进行发难串联，引动二十多人向当局告密。于是毛人凤接到小蒋的指示，迅速采取行动，一边让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台北秘密逮捕郭廷亮，一边亲自指挥对各部队中"联络员"的围捕，一共抓了三百多人，最后立案有罪者一百多人。

常言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一场涉及几百名少壮军官的大逮捕，总该对外界有个"像样"的交代吧。如果说是台岛的"西安事变"，美国人会出面干预，弄不好孙立人还可逃脱制裁；如果说是阴谋政变，震荡太大，势必会引起岛内海外对台湾政局稳定与否的猜测，而且由此牵带出孙立人搞的意见书、改革方案，其中涉及到制止腐败的内容，肯定会博得方方面面的同情和支持，"负面"效应实在是太大了。为此，老蒋心事重重，最后选择了以"共谍案"连累孙立人的方式平稳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此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究竟发端于何人？根据现有的资料，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孙立人"事件的关键——"郭廷亮匪谍案"是毛人凤一手罗织的。为此，毛人凤软硬兼施，多次找郭廷亮密谈，要郭顾全大局，承认自己是"共谍"，最后擒得郭廷亮臣服。

"郭廷亮匪谍案"成立后，由军事法庭判郭为死刑。当天总统出面核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在原保密局的看守所内。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的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由无期徒刑减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其时，郭已服刑二十年)，获得释放。但情报局出于特殊的考虑，没有让他出狱回家，而是直接押送到绿岛，以

“分配工作”的名义延长监禁。到了1988年小蒋去世，不久孙立人又恢复自由，郭廷亮才通过传媒，公开发表了以前写给张群和蒋经国的“陈情书”，接着分别于1991年11月17日至11月25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以及“总统”李登辉的“陈情书”，详细地披露了罗织此案的内情，其间毛人凤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据郭廷亮陈情：1955年5月25日，他被秘密逮捕后，关在台湾南部的凤山，昼夜接受拷打，“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奸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从25日起，他被放到老虎凳上，直到6月4日放下来，已“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做生死的挣扎”。6月20日，特工人员突然改变审讯方式，开始要求他“扮演匪谍自首”。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对他说：“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上，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7月14日，情报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他接到毛公馆谈话。毛人凤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接着，毛人凤故意提到了郭的妻子和年在垂髫的儿女，使他产生顾虑，并说：“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毛还说：“本案是以你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据郭廷亮的“陈情书”所述，由于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他屈服了——“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惕园）主任等杜撰编造的。”

1955年9月9日，毛人凤首次在侦防组召见郭廷亮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九人调查委员会成员）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郭廷亮在“陈情书”中还回顾说，当时毛人凤曾向他交底：“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

9月10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乘车去“国防部”军法局，接受王云五委员的约谈，内容全都按事先编定的口径应对。到了10月份，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见诸于媒体，这就是本节开头的那段“官样文章”。至此，“郭廷亮匪谍案”已告成立。

然而，事情并不像毛人凤说得那么简单。郭廷亮在“陈情书”中又披露了一些情

况——1955年12月初，毛惕园突然通知他说："你的自首虽获上级批准，但仍需经过军法审判。"郭廷亮当即争辩说："上级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应该再军法审判；既要军法审判，就是自首没有批准。"为此，两人争论不休。接着毛人凤第三次出面约郭廷亮，时为12月26日。毛人凤对郭说："由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及新闻界的传播，上级不得不决定依法来处理，因此本案必须移送军法局办理。但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我再度向你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不致受到丝毫的影响，将来无论军法局对你的判决如何，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于是，郭廷亮又屈服了，并按原先的陈述在法庭上"供认不讳"，具结按了手印。

事后，郭廷亮背着"黑锅"去服刑，毛人凤倒也守信用，对郭的家属给予了尽心的照顾。1956年初，毛人凤命毛惕园将位于圆山的房子腾出来，让郭廷亮的妻子儿女搬进去住。毛人凤死后，但这种照拂继续得到贯彻。1981年，台湾警备司令部出资三十万元新台币，买下永和一处房产，产权归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1982年，郭廷亮被批准回家探亲，台湾警备司令部又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六十万元新台币，直到郭的一系列"陈情书"陆续公布于众，才知是交易的代价。可惜，此时孙立人已死去一年多矣！

从国民党退到台湾开始，毛人凤就在盘算着自己保密局的发展前途。他一直都在考虑：国民党特务机构比起共产党的情报机关，不知要强大多少倍。但为什么在双方的较量中，国民党却屡屡处于下风？他认为其原因就是，内部派系之争激烈，内耗严重，因此，特务机关的工作效率低下，他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必须严格各单位的职责范围。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就职总统后，决心统一特务组织。他派出他的长子蒋经国任所谓"总统府资料室"主任，规定各机关所搜集的情报都要送到总统府资料室处理，实际上，这个时候蒋经国已控制着国民党的各个特务机关。

然而，毛人凤仍然认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许多弊端并没有彻底革除。譬如，延续了近二十年的"军统"与"中统"之争还在继续，这无疑在消耗着国民党本身的实力。毛人凤深感，内部的耗斗实在是教训太深刻了……

抗战时期，毛人凤任军统局本部秘书时，发生了一起军统与中统之间的最大火并，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

1943年，戴笠到淳安视察工作。当时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发现杭州来的二艘商船满载私货，内中夹带大批钞票，商船持有中统局的证明文件，戴笠发现之后如获至宝，把钞票用飞机运往重庆，给中央银行检查，确认是伪币。

后经审讯，押运员只道出钞票是中统上海负责人命他运到后方买货运回上海的，但钞票来源并不清楚，他只知道领钞票的地点。在长时间调查后，仍无法核实。后来，戴笠通过杜月笙和通济公司负责人徐采永查明，原来上海中华书局代中央银

行印刷钞票的铜版，在上海沦陷前，运往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拿到上海仿印，印的钞票交中统的地下特务偷运后方，抢购物资外运。

戴笠把这件事立刻向蒋介石汇报，蒋闻后大怒，下令撤销了中统局长徐恩曾的职务。中统受此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当时，毛人凤并没有沉浸在军统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争斗，因为这种争斗常常会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不过，当时的毛人凤不可能改变那种状况。待毛人凤升到保密局长后，又值国共大战，亦无暇顾及。尽管在军统与中统的多次争斗中，军统始终处于上风，但毛人凤却认为，为什么不利用中统的力量珠联璧合，一定要互相倾轧呢？当然，这个问题只有蒋介石本人才清楚。

大陆解放后，中统组织仍在香港及台湾澳门有着十分强大的特务力量。这一点毛人凤十分清楚，因为他的行动队员在这些地区执行任务时，不仅得不到全力支持，甚至有时还遭到刁难，这使他吃够了苦头，他当时就想，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归他统一指挥，那么行动起来就会如虎添翼，顺当多了。

毛人凤多次找到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陈述自己的意见。而蒋介石本人也逐渐意识到，各特务机构之间工作界线不明，虽然可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但是互相之间的扯皮及明争暗斗也会弊大于利。终于，他对蒋经国吩咐道：各情报部门之间应明确划清工作界线，以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各部的责任。

1955 年 3 月 1 日，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该局和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划清工作界限。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就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日战争结束后，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后与国防部情报局合并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调查局到台湾后，还从事大陆的特务活动，在香港、澳门等设有情报组。他们的不少活动都与原保密局发生冲突。

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后，按规定专门从事大陆的特务活动。而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后，只能专门从事台湾的“保安防谍”工作，镇压台湾各地的反叛活动，它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设立保防站。国防部保密局在台湾设有秘密的保防组织，凡属该局的保防组织，全部移交给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而内政部调查局则把原来设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人和秘密组织，也全部移交给了国防部情报局。

从此以后，业务划分上国防部情报局对外；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对内。国防部情报局仍由毛人凤任局长，局址还是在保密局的原址。

毛人凤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军统与中统之间的争斗，而且还借助原中统的力量，大大增强自身的实力。可以说毛人凤在这场权力斗争过程中，赢得了大满贯。

四　毛人凤死了

1955年元旦前夕的一天，蒋介石秘密把毛人凤召至官邸。毛人凤不知这次老头子又有何事，便在当天夜里赶去。

毛人凤又见到蒋介石那满脸阴云，十分严峻的模样，不禁暗暗揣测：莫非又有什么紧急任务，或者是秘密行动，对象不知是谁，他被弄得满腹狐疑。半晌，蒋介石邀请毛人凤到屋外的阳台上就座，一副很轻松的神态，像是朋友一样一起欣赏美丽的夜空。这更使毛人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天没敢讲一句话。

"你知道最近郑介民在干什么?"蒋介石终于发话了。

毛人凤立刻揣摩到了蒋介石的用意。他对他的这位前任上级非常了解。自从郑介民离开保密局担任国防部次长后，靠着与美国情报局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当上了国家安全局长，掌握了台湾所有的特务机构。仗着有美国人撑腰，郑介民越来越飞扬跋扈，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忌恨，生怕大权旁落。

毛人凤想了想说道："最近，他与美国人打得火热，美国国防部也多次邀请他到美国考察、访问。据报，美国人对他十分欣赏。"

"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他郑介民现在居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娘希匹。他以为有美国人在背后，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蒋介石越说越生气。

蒋介石继续喋喋不休："郑介民很有野心，当时，他当保密局长就不安心，一心要到国防部当部长，当个次长不甘心，现在想借着美国人来达到目的，我看他危险得很！"

毛人凤在一旁听得不寒而栗。

"真是不晓得天高地厚。从现在起，你要多加注意他的动向，随时向我直接汇报。我倒要看他有多大能耐。"

当天晚上，毛人凤回到住所，对老婆向影心讲道："郑介民这回可遇到麻烦了，他这人锋芒太露，早晚会吃亏。"向影心不解地问道："怎么?他现在不是官运亨通，很受赏识吗？难道老头子……"毛人凤此时长叹一声，发了句感叹："只有天晓得，'伴君如伴虎'啊！"

果然不久，就在12月上旬一天上午，蒋介石从台中市日月潭给郑介民打来电话，要他立刻到日月潭来见面。

郑介民隐约感到事情有些突然，但又不好不去，便硬着头皮驱车前往。郑介民去后，蒋介石与他一同坐船到日月潭中心谈话。郑介民见蒋介石态度十分和蔼，就像平时聊天一样，心境顿时轻松许多。

蒋介石随便地像唠家常似地问了问郑介民最近的情况，并要求他"多和美国人

接触，这很有利于今后的工作"。郑介民点了点头，非常感激，这时，蒋介石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块西瓜递给了郑介民，郑接过后只吃了一半觉得味道好像有点不太正常，便把另一半投入潭中。待他们谈完话后，郑介民感到身体不舒服，遂赶回台北家里，将在日月潭与蒋介石会面的情况告诉了老婆柯淑芳。晚饭后，郑介民的身体不适有些加重。刚好此时，柯淑芳被几个女友拖去看电影，半夜回来，发现郑介民已死在卧室的地板上了。

1955 年 5 月初的一天，毛人凤在草山别墅听取赵赋丞汇报他们"求爱"行动小组在万隆的活动时，突然，肝部一阵剧疼，毛人凤想咬咬牙挺过去，但最终蜡黄的脸上冒出了大颗汗珠，当即就被送往位于台北的陆军总医院。

医院的检验报告表明，毛人凤患了肝癌，这可把向影心吓坏了，她清楚地知道这种病意味着什么。毛人凤的生命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他就像被宣判了死刑的囚犯。

毛人凤在台湾住了一段时间的院，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的扩散使他痛不欲生。一代特工巨枭此时已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枯槁，与以前判若两人。他知道自己的病情，虽然内心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但表面上他仍然显示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态，只是病痛在扭曲着他的这种镇定。

一天，情报局张炎元、叶翔之来医院探望毛人凤。

看着他的两位旧部属，毛人凤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这时，他已清楚地感到，有些事不得不做最后的交待，于是，他强忍着剧疼，一字一句地吩咐道：

"我的病情现在一天天加重，而目前最使我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的团体组织。以往，我们在工作时，得罪了不少党内、军内的要人，待我归天之后，他们肯定要发难，因此，你们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情报局……"

突然，一阵巨痛袭来打断了毛人凤的讲话，只见他脸色苍白，不停地抽搐着。坐在一旁的张炎元、叶翔之已意识到毛人凤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这时，叶翔之忙起身叫护士进来，给毛人凤打了一支止痛针。

很快，毛人凤舒缓过来了，继续讲道：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及时向老头子汇报，力争得到老头子首肯，这样你们办事就主动多了，退一万步讲，果真你们有什么闪失，别人也奈何不了你们。一定要记住背靠大树好乘凉，否则，你们很快就会被别人整垮。"

张炎元、叶翔之在病床前听完毛人凤的临终吩咐后，很快就离开了医院。

望着两人的背影，毛人凤想着自己苦心经营十年的特务组织，委实有些眷恋！他想：如果情报局的大权旁落，别的不用多说，单是自己的身后事，便有可能被践踏，弄不好，还有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能。想到此，他不禁感到一丝凄惨。

没过多久，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医院来看望毛人凤。

一进房门，这位第一夫人几乎认不出，躺在病床上的就是昔日威风凛凛的毛人凤。她不禁掏出手绢擦了擦自己红润的双眼，说道：

“毛局长，总统派我来看望你，希望你好好养病。”

毛人凤感激地说了句：“谢谢蒋先生和夫人的关心。”

第一夫人又问道：“毛局长，你有什么话要我转告蒋先生吗?”

毛人凤欠了欠身，努力地坐了起来，对宋美龄讲道：“请您转告蒋先生，在我住院期间让张炎元代理情报局长，同时，也请您帮忙在蒋先生面前推荐他。”

宋美龄关切地说：“毛局长，你真是太操心了，干吗在生病住院期间还惦记着工作。”她转过头，对守候在一旁的毛人凤的妻子道：“还是把毛局长送到美国去安心治疗吧！那里的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比这好，这件事就由我来安排好吗?”

向影心感激地点了点头。

9月，在宋美龄的一手操办下，毛人凤被送往美国接受治疗。在机场，他对前来送行的张炎元叮嘱：“在我走后，你一定要加强情报局的工作，我已向总裁提议，将来让你接替局长的位置。”张炎元哽咽着说：“谢谢局长，您放心去养病吧！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毛人凤这才上飞机离开台湾。

在美国，毛人凤住进纽约一家医院，虽然在这里各方面条件都比台北好，但无奈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回天乏术。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时，向影心害怕毛人凤客死他乡，一月之后，慌忙又把他护送回台湾。

10月中旬，毛人凤回到台北后，没几天便在医院里悄然死去。

正如毛人凤生前所愿，他死后，国民党“国家安全会议”秉承蒋介石旨意，任命张炎元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毛人凤死时，军阶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张炎元为了抬高情报局地位，同时也为了报答毛人凤的恩惠，决定向蒋介石进谏：追认毛人凤为陆军上将。

宋美龄在得知此事后，念及旧情，便也亲自向蒋介石求情。在征得蒋介石御批之后，国防部下文：追赠毛人凤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叶翔之在获悉此事后，立刻指派人在毛人凤的墓碑上特意率先刻上：“故陆军上将毛公人凤之墓。”

然而，此事并没有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却在国民党内掀起一阵轩然大波。

按惯例，国防部追赠毛人凤为陆军上将的提案，须递交行政院会议通过，麻烦正出自这里。

早在戴笠主持军统时，这个特务机构就在其他国民党要员眼中，成为必须拔掉的钉子。陈诚、孔祥熙、陈果夫等人本身的利害关系与这个机构就有冲突，他们对戴笠的军统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因此，戴笠一死，他们便提出要裁撤军统。后来，由于蒋介石、宋子文、胡宗南等人的支持，这个特务组织才以保密局的名义改头换面

地保留下来。毛人凤在担任保密局长后，更加秉承蒋介石旨意办事，为虎作伥，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连当时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的账都不买。由于有蒋介石庇护，这帮人也就只好忍气吞声。

这一回，行政院这帮人终于可以一泄私愤了。

国防部的提案交到行政院会议后，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御批，来此走过场，但彼此都心照不宣，各自心里都在算计。情报局张炎元等也只认为这是在例行"公事"，所以心情也极度轻松，没把这当回事。然而，表决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追认毛人凤为陆军上将的提案，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竟没有被通过。

这一下，张炎元慌了，垂丧着跑到蒋介石那里想讨问"公道"，蒋介石闻讯后，也吃了一惊，随后又镇定下来，只好顺水推舟，对张炎元说："行政院已经表决了，我也没办法。"其实，这个时候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意为了一个死人再闹得天翻地覆。追认毛人凤为上将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毛人凤墓碑上的碑文却成为其他人热嘲冷讽的笑柄，说是：故陆军中将戴笠在阴间要向陆军上将毛人凤敬礼。

尽管如此，国防部情报局仍然我行我素，在内部仍把毛人凤作为上将，凡他们所编印的材料、文件中提及毛人凤一律称"毛故上将人凤"。为此，他们还专门编著了一本《毛故上将人凤悲叹录》。

参 考 书 目

1.《保密局头子——毛人凤》 杨春光编著 团结出版社
2.《军统教父——毛人凤》 陈雪奇 江峰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3.《军统巨枭毛人凤》 李海生 完颜绍元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4.《上海特工战》 沈立行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5.《阎锡山特工内幕》 史法根主编 群众出版社
6.《十大特务秘史》 袁南生编著 华文出版社
7.《蒋台特工简史》 张卫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8.《中国特务概观》 李继星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9.《军统四巨头》 金峰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0.《国民党超级特务谱》 戚任编 团结出版社
11.《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 逢复主编 北京出版社
12.《国民党特务暗杀纪实》 刘会军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3.《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 潘嘉钊等编 群众出版社

参 考 书 目

1.《保密局头子——毛人凤》 杨春光编著 团结出版社
2.《军统教父——毛人凤》 陈雪奇 江峰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3.《军统巨枭毛人凤》 李海生 完颜绍元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4.《上海特工战》 沈立行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5.《阎锡山特工内幕》 史法根主编 群众出版社
6.《十大特务秘史》 袁南生编著 华文出版社
7.《蒋台特工简史》 张卫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8.《中国特务概观》 李继星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9.《军统四巨头》 金峰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0.《国民党超级特务谱》 戚任编 团结出版社
11.《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 逄复主编 北京出版社
12.《国民党特务暗杀纪实》 刘会军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3.《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 潘嘉钊等编 群众出版社